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柒輯·拾叁册目錄

考訂河洛理數便覽不分卷 〔清〕紀大奎撰 一
如來香十四卷 〔清〕唐時輯 二五

〔清〕紀大奎撰

考訂河洛理數便覽不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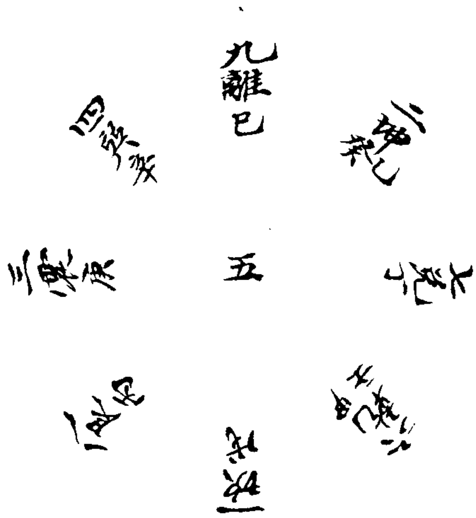
清鈔本

考訂河洛理數便覽

臨川紀大奎向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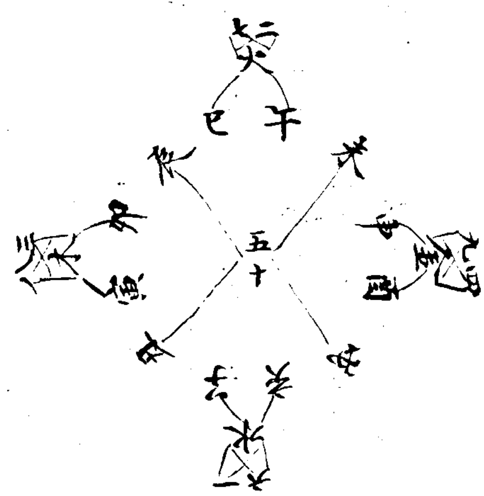
十干納甲。本于先天方位。逆轉相生。納甲既定。自隨後天五氣順布之機。以應洛書地符之數。人受其數以生。故以年月日時四天干。按此圖取數。如甲得六。乙得二是也。十干數既定。再以後圖內。所得四地支河圖之數。合而計之。分其陰陽。各以陰陽所得餘數。按此圖取卦。如得餘一得坎。餘九得離是也。若餘五數。則分三元甲子寄宮取卦。如上元。則男艮女坤。以男女分陰陽也。中元。則陽男陰女艮。陰男陽女坤。以順逆分陰陽也。下元。則男離女兌。以震男居先天之離。巽女居先天之兌。數至下元。則返先天而用之。此中數之所以統河洛之緼。貫先天後天之機也。若餘十數。則併作一數。餘二十。併作二數。若餘十以外。則除十不用。只用零數也。

天干先天納甲隨後天位配洛書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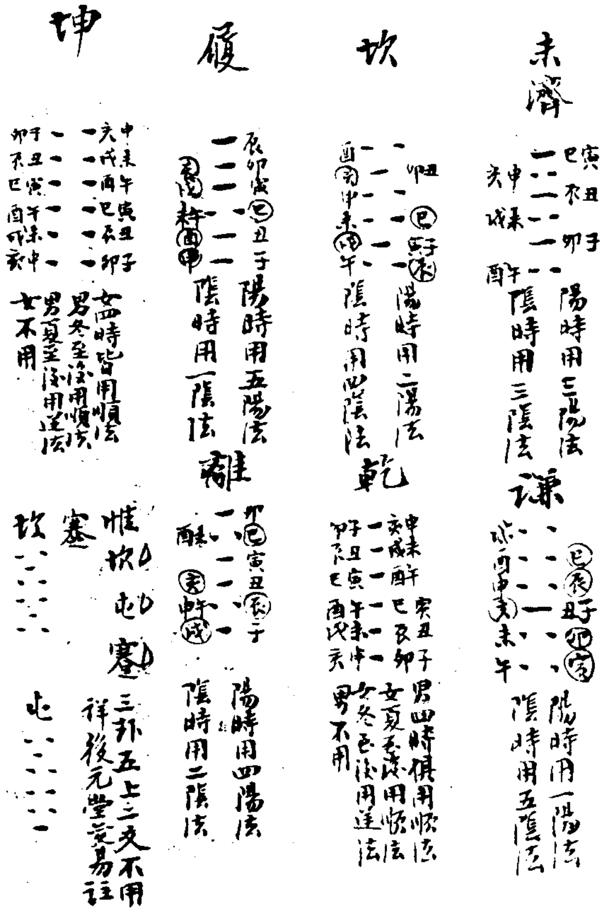
人受天地絪緼之氣。以生。故以天干應洛書地符以取數。以地支應河圖天苞以取數。木得三八。火得二七。金得四九。水得一六。土得五十。四地支之數。既定。合前圖內所得四天干數而計之。以一三五七九之天數。總計得若干。除正數二十五之外。餘幾數。以二四六八十之地數。總計得若干。除正數三十之外。餘幾數。按前洛書圖取卦。若不足正數。即以所得數。除十不用。以零數作卦。復以二數所得之卦。疊為重卦。男陽年。女陰年。則天數在卦上。地數卦在下。如天數餘一。地數餘九。即得水火既濟。若男陰年。女陽年。反是。則得火水未濟也。

地支五氣順布配河圖數圖



元堂者，于前河洛圖內，所得卦中，取生時所值一爻，為身命之爻也。時分陰陽，陽生于子，極于巳；陰生于午，極于亥。子丑寅卯辰巳六陽時，先順數陽爻，立元堂，陽爻不足，則寄于陰。陽爻少，則重數，而後寄陰。三陽則不必寄，皆自下而上。午未申酉戌亥六陰時，先立陰爻，倣此。惟乾坤二卦，陽時，皆重數內卦；陰時，皆重數外卦。自下而上。若女得乾卦，在冬至陽生後，則用逆。陽時重數外卦，陰時重數內卦，自上而下。男得坤卦，在夏至陰生後，亦然。若乾女夏至以後，坤男冬至以後，仍照前法用順數也。圖謙履七卦為式，餘可例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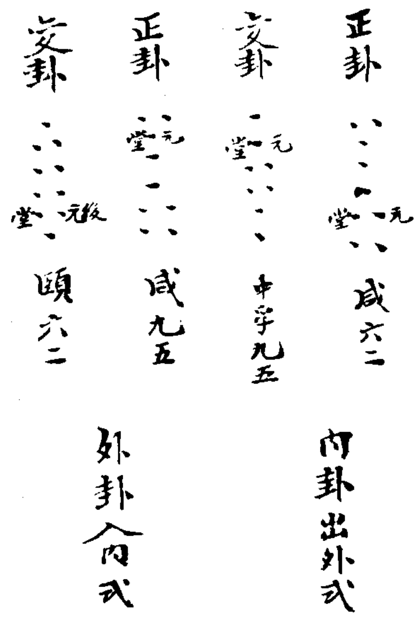
十二時分陰陽爻立元堂式



卦有正卦，有變卦。前河洛圖內所得卦，為正卦。正卦元堂既立，則此爻當動。陽變陰，陰變陽，變則易。如元堂在下卦，則易而在上卦；上卦則易而下。是為變卦。圖咸卦二爻為式，餘可例推。合正變二卦，終身之顯晦已定，再以十二爻，遊按年遊變。而吉凶悔吝之幾，消長進退之理，可以省矣。

變易之法，惟坎屯蹇三卦，五上二爻不同。如九五元堂生值陽令，上六元堂生值陰令，則變易如常。若九五值陰令，上六值陽令，則雖變而不易。蓋居尊而在險之中，位高而當險之極，非其時不可輕舉易動，此濟險之道也。

元堂變易式



八卦五行

乾兌屬金、離屬火、震巽屬木、坎屬水、艮坤屬土、

春月之卦、木盛及時、名位並隆、水盛則發生無窮、火盛則孟子孫榮盛、金(則盛)木被金克、而刑傷破損、土盛則木去克土、而諸事遲留、早皆不固、若辰月當令有土、不為害也、

夏月之卦、火盛及時、快利順達、木盛則英特豪邁、土盛則名利兩全、水盛則火被水克、而頓挫孤刑、金盛則火去克金、而殘忍蹇剝、

秋月之卦、金盛及時、福澤寬洪、土盛則名利顯達、水盛則協濟成功、火盛則金被火制、而勞苦傷害、木盛則金去相克、而憂愁乖戾、

冬月之卦、水盛當時、豐亨豫泰、金盛則光輝顯越、木盛則生合遂志、土盛則水被土克、而貧愁困苦、火盛則水去制克、叢悔尤、傷仁義、

元堂爻位

元堂在陽爻。逢陽令為得時。居陽位為得正。在陰爻。逢陰令為得時。居陰位為得正。陰陽在二五皆為得中。陽盛而居三為過剛。居上為亢。陰盛而居三為不正。居上為窮。陽弱而應以陰。陰弱而應以陽。為有應。應爻卦體吉為得援。得時則順。失時則逆。得正則安。失正則危。得中則吉。亢窮則災。得援則利。無援則困。

元堂變體

元堂乾變巽。春風融和利物。夏風散雨收雲。秋風物物收斂。冬風寒水成冰。乾變離。春日和煦。夏日炎威。秋日焦枯。冬日可愛。乾變兌。春澤滋息。夏澤長育。秋澤有西成之慶。冬澤有寒凝之苦。

坤變(雷)震。出地中。奮達疾速。春夏品物咸亨。冬則失令。或有災眚。坤變坎。水由地中行。通達之象。然亦為易中變險。安中伏危之象。故春夏之土。陽氣內攻。防有虛陷崩損。恩中生怨。秋得水而炎退。土氣不浮。冬得水。乾培值焦熱。冬至化工在坎。勞役凋散之餘。有橫發之機。坤變艮。山起于地。積小高大之勢。春生夏長。秋成之機。冬則草木凋零。消長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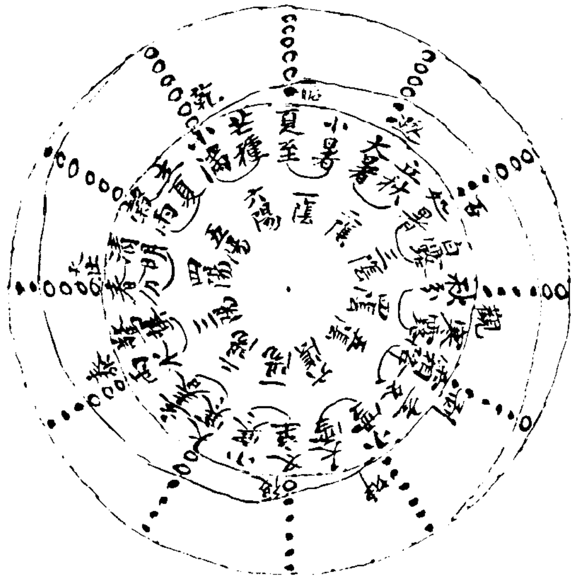
震變坤。雷入地中。雨澤不施。乖戾無識。春夏不利。秋冬得宜。震變兌。春夏雷澤交施。萬象滋息。秋澤以濟枯槁。冬則失令。萬物憔悴。震變離。震雷散日出。器識高邁。春則雷奮日和。萬類發生。冬則雷隱日暖。溫飽稱意。秋夏雷興日熾。損物焦類。美中不足。

巽變乾。風收雲靜。寥廓一清。春暖夏炎。秋爽冬溫。四時俱美。萬物咸亨。巽變艮。風勢入山。動搖山岳。令行人畏。春風入山。樹木榮茂。人多賢豪。把麾揚節。夏木成林。峯巒蓊鬱。秋冬木落枝枯。山風憔悴。丑月困中得異達。巽變坎。風入水面。為浪為波。飄泊勞碌。或混濁之乖。少全清節。春風水縠成文。人多奇巧。鮮榮華茂。夏風水漸

日乾。慳貪悔吝。秋風水浪滔天。思患時防。冬風水竭。流遲寒凝伏滯。
坎變兌。水入澤中。內塞不流。秋冬不利。春夏為霖為澤。自盈自滿。橫流充溢。利敗相兼。或先憂後喜。坎變坤。水入地中。防浸滲之乖。有壅塞不通之兆。春夏暄乾不利。水人多夭折。秋冬合理。坎變巽。水氣乘風。春夏為霧。滋助長養。秋露凋零。毒物招殃。冬為霜雪。艱辛勞苦。
離變艮。日入于山。光輝晚照。春日明暗相攻。喜怒多煩。夏日入山。草木成林。遮陰有賴。秋日入山。焦燥亢厲。冬日入山。煎逼愁顏。萬事闌珊。離變乾。日落于天。晚景逼迫。春物難生。榮中有辱。夏暗火滅。一暴十寒。秋冬雨雪愁嗟迍邅愈甚。離變震。春日雷電並行。震動發生。夏秋雷施物利。冬則非宜。
艮變離。日出于山。為朝為旦。洞徹升榮。夏秋酷烈。山木焦損。春冬融暖。山木舒暢。艮變巽。風生巖谷。春夏生蠱。秋冬損物。不如天風和睦為美也。艮變坤。舍高從卑。脫險履易。土命逢之溫厚和平。成始成終。春夏土膏肥厚。生物榮華。無往不利。
兌變坎。雨澤交施。川流盈溢。所至俱直。物物得利。春夏萬彙滋榮。秋禾雙穗。冬亦有慶。兌變震。雨澤加雷。啟悴發枯。普六合滂沛。春生夏長。秋成之利。冬則非時。恐致災眚。
兌變乾。雨收澤竭。天籟清虛。人物從容。衆情多悅。春得熙和欣榮。巧麗。夏秋雨澤不施。饑歉怨望。冬則寒凝少作。歲內豐稔。人亦富饒。自然亨泰也。

以上諸條、不過舉卦爻之大畧、更當通考象數、參究全體、審其消息、盛衰之機、窮其交互、變通之情、不可執一而論也、

十二月辟卦陰陽消息圖



陽生于冬至。極于芒種。陰生于夏至。極于大雪。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氣有盛衰。數有強弱。相順相逆。而吉凶生。人受天地陰陽之氣。以所得年、月、日、時。河洛之數。核其陰陽多寡。按之所值月卦。消息之氣。考其強弱盛衰之逆順。而後印之正變二卦爻位理體之象。而吉凶之機。思過半矣。一三五七九、五陽之數。合之二十五。二四六八十、五陰之數。合之得三十。故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為河圖之正數。正數以上為有餘。有餘之極為太過。正數以下為不足。不足之極為至弱。我弱而彼亦弱。為陰陽俱羸。我強而彼亦強。為陰陽相戰。我餘而彼無餘。有孤陽孤陰之患。彼足而我不足。有陽偏陰偏之損。或陽數得盈而陰不足。則以陽凌陰。陰數得盈而陽不足。則以陰犯陽。二數既定。而後合之十二辟卦之氣候。大抵自子月至巳。天數宜漸盛。地數宜溺漸弱。自午月至亥。地數宜漸盛。天數宜漸弱也。今列之如右。

陽至弱數

天數自四至八、為至陽弱。陰多而陽至弱者。當一陽之候。不為甚病。如卦值陽爻得位者吉。當二陽之候。則為非宜。事多缺陷。當三四陽盛長之候。而得此數者。心志卑役。艱難困苦。眷屬睽違。若陰再過盛。應遭橫夭。否亦非良善之徒。或盜賊娼妓之流也。當五六陽、及一二陰之候。必主夭折。三陰之候。貧困無依。四陰之候。其病尚淺。五陰六陰之候不為害。

陰至弱數

地數自八、至十二為陰至弱。陽多而陰至弱者。當一陰之候。不為病。卦值陰爻中正者吉。當二陰之候。雖病尚淺。三陰四陰之候。則慳貪鄙窄之徒。卑寒夭折。鰥寡孤獨之輩。五六陰、及一二陽之候。更夭折不堪。三陽之候。貧蹇無聊。四陽之候。亦多虧損。五六陽之候。不為甚病。

陽不足數

天數自九、至二十四為陽不足。陰多而陽不足者。當一陽二陽之候為宜。三四陽之候為不吉。更爻位不當無援。則行止非時。動靜非節。機會不投。碌碌貧賤之輩。五陽之候。孤苦無成。甚者夭折。此時卦爻、或陽居陰位。是猶君子居小人之列。或陽倚陰援。是以君子附小人之勢。寒暄相索。成敗相兼。戰敵交爭。名利俱損。乃自取困窮者也。六陽之候。多主夭折。否亦一事無成。一陰之候。亦困苦懦弱之人。二陰之候。陰數得中則吉。否則非宜。三陰之候。亦有虧損。四陰之候。為宜。卦爻體理佳則吉。而五六之陰之候。為福。大抵陽弱及不足者。淬厲神明。以志帥氣。庶幾能有為焉。

陰不足數

地數自十三、至二十九、為陰不足。陽多而陰不足者。當一陰二陰之候為合宜。三四陰之候不吉。更卦爻體理不當。貧苦之人。六親疎絕。失時淺蕩。委靡不振。五六陰之候。當夭折。一陽之候。亦多虧損。二陽之候。不為病。三陽至六陽之

侯俱佳。大抵陰弱及不足者。困勉自勵。不慕榮華。庶幾能有立焉。

陽有餘數

天數二十六、至三十九、以下。為陽數有餘。當一陽二陽之候不為美。三陽之候吉。四五六陽之候。更為合宜。卦爻復得位當權。則大吉。一陰之侯亦吉。二陰之候。陽當知幾。稍有餘者不為病。多則悔吝不免。三四陰之候。多致愆尤。不可不慎。五陰之侯。更逢陽生人。卦爻體理不當。不免妄行取困。僥倖致凶。乍富乍貧。或作或廢。六陰之侯。更屬淺薄。失時之人。百為皆不利。卦爻不當。則自取災殃而已。須詳其餘數之差等以分之。大抵陽有餘者。持盈之道。宜兢兢焉。

陰有餘數

地數三十一、至四十九、以下。為陰數有餘。當一陰二陰之侯為非宜。三陰之侯。稍餘者吉。多則為病。四五六陰之侯。為合時。卦爻理體得當。則大吉。一陽之侯亦佳。二陽之侯。亦不為病。三陽之侯。稍有餘者尚可。多則有春寒之兆。百作俱遲。失東風解凍之令矣。四陽之侯。陰寒尚多。則春行冬令。時物乖傷。華而不實。吉未成而凶或兆。事未合而毀已隨。五六陽之侯。妄行取凶。並以餘數差等。及卦爻當否以分之。大抵陰有餘者。審幾之道。宜兢兢焉。

陽太過數

天數四十、至六十者、為陽太過。一陽之侯。失之太過。冬行夏令。必有傾敗橫夭。凶暴毀折之患。二陽之侯。亢而非時。動靜有悔。雖貴而不得其壽。雖安而不免于危。三陽之侯。亦主剛決好勇。驕亢奢淫。豈得為福。四陽之侯。春行夏令。必致大旱。酷氣早來。蟲螟為害之象。雖榮不久。雖吉終凶。宜防有非妄之災。五陽之侯無害。卦爻吉。理體安。亦主聰明富貴。六陽之侯。雖宜陽盛而亢極則凶。蓋是時陽極而陰將生。苟不知幾。難免災患。雖卦爻得吉。亦富貴難久。如卦爻過剛不正。體理凶惡。則强梁黥配之徒。甚則悖逆斬戮之輩耳。一二三之陰之侯。陽不知幾。縱其奔逐。凶咎難免。四陰之侯。秋行夏令。蟄虫不藏。五穀難結。災害莫救。五六陰之侯。凶悖失時。不可問矣。大抵陽太過者。無論卦爻當否。皆宜惕厲省躬。慄慄危懼。庶幾免焉。

陰太過數

地數五十、至六十以上者。為陰太過。一陰之侯。失之太過。卦爻不吉。必輕薄卑小之人。孤寡離散。終身困窮之輩。二陰之侯。亦貧窮困苦賤惡凶險之徒。三陰之侯。驕居不節。患難時生。四陰之侯。盛而不檢。福豈能長。五陰之侯。卦爻當。亦為佳。是時陽氣已微。得陰為援。亦屬清吉。大抵陰雖當盛。亦要陽數得中。否則孤陰不自立也。然苟陰盛而反賴援于陽。斯是苟容妄倚。當為鼠竊狗盜偷凶徒惡隸之輩耳。六陰之侯。雖宜陰盛。而過則凶。極蓋陰極而陽將生。過盛不止。必

有戰爭傷血咎之。三陽之候。凍極寒甚。非微陽所能堪。卦爻不當。必有驕很殘暴浮躁奸狡之病。或不得善其終。三四陽之候。陰不知時。妄行取凶。五六陽之候。百事傷殘。悖戾之氣。自取刑禍。大抵陽太過者。無論卦爻吉否。皆宜惕逈懼。如在氷淵。庶幾免焉。

陰陽正數

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皆無餘不足。謂之安和。自寧之數。若卦爻理體佳。主富貴福澤。如卦爻不佳。亦安逸良善。非凶惡之比。得此數者。能履中蹈和。以無負天地數之。其斯為吉人矣乎。

陰陽得中數

二數合乎時令。應多而多。應少而少。無偏勝之疵。是為得中。兼以卦爻得當。富貴久長。百無不利。若徒得中而卦爻理體皆凶。則亦貧賤之輩耳。得此數者。任天而動。順時而應。窮達不失其理。其斯為君子哉。

陰陽俱羸數

天地二數皆不足。皆弱者。為陰陽俱羸。主心志卑隘。作為淺陋。一陽一陰之候。陰不能養陽。陽不能御陰。六親難靠。名利不全。福力淺薄。天年不久。若二陽二陰至六陽六陰。氣愈盛。則羸數愈凶。或刑官克剝。利己損人。男多僧道。女多妓妾。若卦爻吉。得時有援。尚可立卓。但亦不免為志願失義之人。若卦爻凶。無援失時。必配隸之徒。或乖戾夭橫窮苦難以存活者也。又當視其不足與至弱之差等。以審其重輕。得此數者。勤于修己。順受其正可也。

陰陽相戰數

天地二數俱多。則戰。多之極。則戰之甚。九族離散。妻子難全。錢財不積。禍福相繼。更卦爻不佳。則軍吏之輩。如爻佳位當。亦得無害。然惟二陽二陰三陽三陰之候。二氣相敵。審其卦象安吉。能解釋戰爭之氣者。可得吉祥富貴。四陽四陰之候次之。其卦體爻位不吉。或亦有戰克及反覆等象者。則不吉。若當一陽一陰之候。宜安靜而戰爭。或五陽五陰六陽六陰之候。兩不相伏。必至兩敗俱傷。貴者亦多毀折。富人必啓爭訟。卦爻雖吉。又安得為美乎。得此數者。汲汲于懲忿修慝。改過遷善可也。

孤陽數

地數恰滿三十。而天數得二十六以上者。乃陰無餘。陽有餘。謂之孤陽。孤陽所餘之數。有三等。

如餘得偶數者。是陽中有陰。只以有餘太過。照前例分等論之。不必謂之孤。

如餘得奇數者。是純陽無陰。謂之孤陽。不偶。陽氣太燥。萬物枯槀。如歲旱之狀。刑克多端。更卦居陽爻。不中過亢。必主剛强好辯。浪語狂言。寡合招怨。女子悍淫不道。男子鬥很欺瞞。百事乖違。若陰爻陽令。卦吉詞安。亦得福壽。又當視其有餘太過之深淺。以詳之。得此數者。宜謙以自牧。不逞

其剛乃無咎也。

如餘得天五之數，或十五、或二十五、三十五者，五得五而成十，謂之孤陽。自耦河圖天五居中，陽孤而歸于中，則陽極自生其陰。此亢剛反和之象。早年不免孤苦，勞神辛勤，自立。先難後易，先貧後富，先微後貴。六親先離後合，卦爻有援當位，體理順吉。必主橫發，或得妻財。但女子得之，須防再嫁之虞。凡得此後數者，堅守其正，終始不渝，必得吉也。

孤陰數

天數恰足二十五，而地數得三十一以上者，乃陽無餘，陰有餘，謂之孤陰。孤陰所餘之數，亦三十等。

如餘得奇數者，是陰中有陽，亦只以有餘太過，照前例分差等論之，不必謂之孤。

如餘得偶數者，是純陰無陽，謂之孤陰。背陽此陰，氣凝結蟄困不伸之象。積陰之數，無陽不成，雖富貴亦難久恃，當有災殃。女人損夫傷子，刑害重重。男子志不忠良，多虛少實。閨見寡隱，室而不通，或遺妻抑，或在離鄉。甚至鰥孤淫亂。男逢陽令，多主悖逆；女逢陰令，或為娼婦。若得陽和之卦，陽爻得位，詞體皆吉，亦可獲福。亦視其有餘太過之深淺以詳之。得此數者，宜親賢愛眾，誠一不貳，乃無咎也。

如餘得地十之數，或二十、三十者，數過十而歸一，謂之孤陰向陽。河圖地十居中宮以抱天五，陰孤而歸于中，則陰極自歸於陽，有寒谷回春之機。六親睽隔，自成自立。卦爻得當，晚歲光輝。陽令出人，多主橫發。偶成所獲之

財有小往大來之意。但陰極向陽，恐言行未孚，而可信托，心存矜稱。事多欺瞞，好是非，偭規矩。卦體陽盛居陽，應能改過。若陰多居陰，則必為盜之輩，淫配之流耳。此數女子尤非所宜，恐有奔出之意。陰爻陰令，尚不妨；陽爻陽令，恐有淫亂風声。卦体陰多而不正，娼妓之流耳。凡得此數者，閑邪存誠，見利思義，方為美也。

陽偏數

地數足三十，天數只二十四以下者，陰足而陽不足，謂之陽偏。女子尚可，男子非宜，有妻無子，有子刑妻，名利虛名，事多勞碌。或有福無壽，有官無權。秋冬陰令，尚或可喜。若三四五六陽及一二陰之候，孟主孤睽。卦爻吉佳，尚可底裁。爻否位失，則有零零之禍，陷危之厄。仍當視其強弱不足之差等以分之。凡得此數者，修德以自强，堅守以立身，可以得吉。

陰偏數

天數足二十五，地數只二十九以下者，陽足而陰不足，謂之陰偏。陽令卦吉，多致富貴。三陰五二陽之候，多主貧賤，刑傷母妻。卦爻不吉，尤甚多災。女得此數，婚嫁失時，謀事多不利。亦當視其強與不足之差等以分之。凡得此數者，安順以審時，安貞以待時，無不利也。

陽淩陰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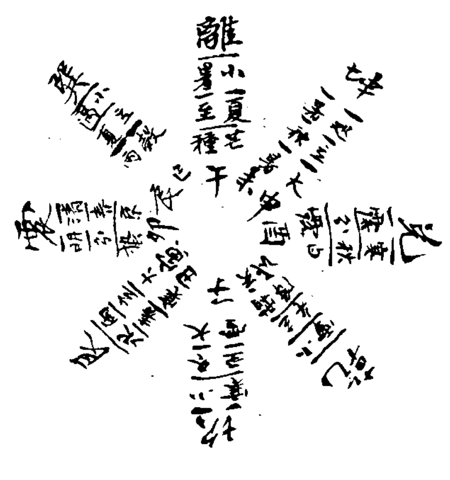
天數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得盈數；地數只二十九以下，謂之陽淩陽陰。以強伏弱，以勢逼人之象。陰陽本有勝陰之理，然勝之以理則服，勝之不以理則必致悖亢。雖富貴亦暴敗不終。陽令卦吉，尚可無妨；陰令爻凶，恃勢取禍。仍當視其強弱差等以審之。凡得此數者，當知禍福伏之機，滿必招損，謙必受益之義，乃无

咎也。

陰犯陽數

地數四十、五十、六十、得盈數。天數只二十四以下。謂之陰犯陽。以弱敵強。以图下上。以小人犯君子之象。陽令生人。甚為可憂。更文位理體無援。詞義多乖。或強梁之徒。竊盜之輩。悖逆之小人。必至滅頂之凶。若在陰令。憂危尚少。更得卦吉凶有援。仍當富貴。主有聲權。或任勇武之職。下之或亦濁富健訟之徒。並視其強弱差等以審之。凡得此數者。恭順以自持。敦厚以接物。審幾度理。去其躁妄。乃无咎也。以上強弱各數。為得卦之根。故必先審其數。與陰陽消息之候。或順或逆。而後觀其卦體爻象之吉爻凶。大抵數順而卦吉者上。數不順而卦吉者次之。數順而卦平常者又次之。數順而卦凶者不利。數逆而卦凶者下。然惟數不順而卦吉者。尤當審其卦與數之相涉與否。如數凶而無礙于卦理。則于數得刑克。于卦得富貴之類。事應並見。各不相涉。如數凶而害于卦。如正變得坤復。以微陽得安靜。故有漸長之吉。而數或相戰。則失其安靜之養。而不得長矣。如數凶而卦能解之。如陰陽相戰必傷。而卦得陰陽之和。如天地交泰。水火既濟之類。又當陰陽均平之候。則卦理足以解其戰爭之氣。必得大吉矣。如斯之類。當以意通。非可執一。故物生有時。有氣。有數。有理。由數以審氣。可以順天地時之時。由氣以察數。可以窮性命之理。修身寡過。茲不其有助矣乎。

二十四氣化工之圖



化工者。後天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也。帝者、天之主宰。氣化而神妙萬物之機。一故神。兩故化。一以宰二。而陰陽流行。于四時。故八卦二十四爻。以應二十四氣之發育。後天所以為造物之化工。人以所得卦。按其生月二十四氣候。依此圖以驗其化工之有無。如立春元堂得艮中爻。雨水元堂得艮上爻之類。是為真化工。次則元堂雖不在其爻。而但大寒立春雨水三候生人。卦中有艮體者。即為得化工。化工主名譽科甲子息之喜。最為驗也。

天元氣納甲

乾納壬甲　坤納癸乙　艮納丙　兌納丁

坎納戊　離納己　震納庚　巽納辛

天元氣者。以生年天干。按此圖納甲之卦。驗其所得卦中有無元氣者也。納甲之說。昔人取之月象。然實出于先天。先天之氣主于歸藏翕聚。五行對待。相錯。為後天之根基。故天干五行納于其中。甲乙陰陽之首。始納乾坤。以對待相錯之氣。逆轉相翕。甲乙逆生丙丁。卦值兌艮。丙丁逆生戊己。卦值離坎。戊己逆生庚辛。卦值震巽。庚辛逆主壬癸。復歸于乾坤。皆陽干納陽卦。陰干納陰卦。生氣翕聚。而後天十二支。流行之機。循環不息矣。乾坤以甲乙藏于壬癸之內。故曰納甲。亦天德不可為首之意。人卦中得此。先天元氣者。乃富貴之根柢也。

地元氣分年

子年　四季皆坎

丑年　春季坎　夏秋冬艮

寅年　春夏秋艮　冬震

卯年　四季皆震

辰年　春震　夏秋冬巽

巳年　春夏秋巽　冬離

午年　四季離

未年　春離　夏秋冬坤

申年　春夏秋坤　冬兌

酉年　四季兌

戌年　春兌　夏秋冬乾

亥年　春夏秋乾　冬坎

地元氣者。以生年地支。按此圖分年之卦。驗其所得卦中有無元氣也。後天之氣。主于流行。五氣順布。承先天之氣。而運旋之。而十二地支。周流于八卦之位。分年以相應。子午卯酉。得四正卦之純。而四隅則倚乎四正。故丑寅得艮隅。而丑之春屬坎。寅之冬屬震。辰巳得巽隅。而辰之春屬震。巳之冬屬離。未申得坤隅。而未之春屬離。申之冬屬兌。戌亥得乾隅。而戌之春屬兌。亥之冬屬坎。而八卦十二支。順布之氣。循序而不忒。人卦中得此後天氣元者。乃富貴之事業也。

上爻	中爻	下爻
子年冬丑年春屬坎上爻⚊	子年夏秋屬坎中⚊	亥年冬子年春屬坎下爻⚊
寅年夏秋屬艮上爻⚊	丑年冬寅年春屬艮中⚋	丑年夏秋屬艮下爻⚋
卯年冬辰年春屬震上爻⚋	卯年夏秋屬震中⚋	寅年冬卯年春屬震下爻⚊
巳年夏秋屬巽上爻⚊	辰年冬巳年春屬巽中⚊	辰年夏秋屬巽下爻⚋
午年冬未年春屬離上爻⚊	午年夏秋屬離中⚋	巳年冬午年春屬離下爻⚊
申年夏秋屬坤上爻⚋	未年冬申年春屬坤中⚋	未年夏秋屬坤下爻⚋
酉年冬戌年春屬兌上爻⚋	酉年夏秋屬兌中⚊	申年冬酉年春屬兌下爻⚊
亥年夏秋屬乾上爻⚊	戌年冬亥年春屬乾中⚊	戌年夏秋屬乾下爻⚊

地元氣分爻。即前圖中地元氣。逐爻分列。地支十二年一周天。以二十四爻。按之。每二季得一爻。故凡每年之冬。必與次年之春共一爻。此可見天地終始無間之機。元氣之所以周流不息也。卦中按此圖。得所值生時之爻。立元堂。如子年春得坎。初夏秋得坎中之類。是為真元氣。次則元堂雖不在其爻。而但子年生人卦中有坎體者。即為得地元氣。如前一圖所列是也。夫天元氣本先天藏用之理。地元氣本後天顯仁之機。富貴皆受之于天。得之者。可不凜然敬承乎。不得者。可以昧然强求乎。

化工元氣統論

化工元氣乃天地陰陽生生化化之理。人受其氣以生。必所得卦中。有此二體。而後能致身功名富貴。利益萬物者。理也。故陰陽二數。强弱既定。即須看其卦中有無化工元氣。如化工與本命五行相生相比。或與本命納音相生相比。必主科甲。元氣得本命納音之氣。及納音相生之氣。或得生月旺象之氣。必主富貴顯達。或化工與本命及納音相克。元氣當月令四絕之時。則力量淺薄。數順者尚好。數逆者則不佳。若無化工元氣。或爻位得當。詞義吉。卦體五行無克剝之病。亦中人能自立者。若爻不當。詞又不吉。五行相悖。則為貧苦之人。

凡卦中無化工。而合四旺時氣。如春得震巽。夏得離。秋得乾兌。冬得坎。四季十八日得坤艮。內有合化工者固吉。不盡合化工者。亦與化工無異。當得功名順利。舊說以坎離震兌按二分二至起化工。本易緯卦氣之說。不甚驗。又以坤艮附四季。四氣斷續。非帝出神妙之全理。且七月金令。而以離火為化工。宜不驗者之多也。

凡卦中無元氣。而金人得乾兌。木人得震巽。水人得坎。火人得離。土人得坤艮。亦與元氣無異。金人謂庚辛申酉生人是也。又或得本命納音。及納音生氣。亦與元氣無異。如納音水。得坎及乾兌是也。

凡上下二體無化工元氣。而互體有化工元氣者。與正體同論。互體者。二三四爻合一體。三四五爻合一體。與上下二正體共合四體也。

凡正互四體之外。更有包之一體。如咸恒皆坤體包乾。損益皆乾體包坤。蹇解坤包離。家人睽乾包坎。晉之艮包艮。明夷之震包震。震需之兌包兌。訟之巽包巽之類。如需卦若兌為化工元氣。則力異量愈大。重重喜慶。若震為化工元氣。或木命人。則兌金煞中藏

然大為不妙矣如恒卦若巽為化工元氣下卦得巽似吉然乾在坤中成其相包之體坤體成于外則巽為乾所破不成化工元氣乾金坤土皆與巽木克戰斯真不妙矣若坤為化工乾為元氣是化工包元氣真大器量大事業之人雖震巽木體豈能與之克戰哉

凡卦內無化工元氣有得夬體化工元氣者力量尤大夬體凡小過為夬坎中孚為夬離臨為夬震觀為夬艮遯為夬巽大壯為夬兌是也得夬化工者科甲最利得夬元氣者富貴最隆或數不甚佳氣候不合亦得福壽行年得之必大有喜慶

凡無化工而元氣秀麗或卦體有文明清秀氣象及爻位中正詞義爾雅者亦得科甲又有無化工而行年得化工體理凝重有力者亦利科名大抵化工固主科甲亦不得遽執本卦之有無以定之也

凡正卦有化工元氣變卦無之甚或除上一爻下五爻皆卦畫相對以與除初一爻上五畫皆相對除中一爻上下五畫皆相對以與正卦化工元氣相沖相破者皆不吉或一事無成或先成後敗或乖戾取凶若正卦不吉變卦得化工元氣則先難後易先貧賤後富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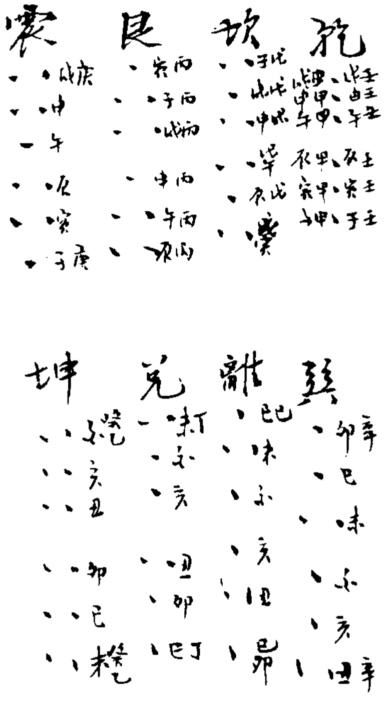
凡化工元氣皆忌反體反體有四震反兌兌反震巽反艮艮反巽是也先天四正卦有正對無反對惟四隅震艮相反巽兌相反反者動之極動極必變震反為艮則艮變成兌而陰金克陽木矣艮反為震則震變成巽而陰木克陽土矣巽反為兌則兌變成艮而陽土戰陰木矣兌反為巽則巽變成震而陽木戰陰金矣故震為化工元氣而卦中得兌兌為化工元氣而卦中得震之類為大忌化工反則功名難遂若氣旺更多克戰必逢災咎或嗣續多敗或無子息若無克戰尚不為害元氣反則名利虛事多屯蹇若氣旺多克戰破敗刑傷多病夭亡若氣虛逢月令四絕不相戰克刑無害又當詞吉亦得財壽也

舊說反體謂震巽相反艮兌相反坎離乾坤相反此正對非反對也先天皆正對相錯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正造化之妙故人卦體及行年往往或有艮為化工而得兌兌為化工而得艮與震得巽巽得震坎得離離得坎乾得坤坤得乾而得登科甲百事亨通者以此先天相錯二氣交通之故此安得謂之反耶故凡六畫卦正對相沖行年遇之雖或不吉而至八純卦及六夬體卦往往或得大吉者亦以其卦象不雜故得先天相錯之妙耳故化工元氣震兌巽艮有反乾坤坎離無反也

凡化工元氣有有象之反更有無象之反化工為天地生育之機所謂仁也元氣為川流敦化之理所謂誠也不仁者或失其本心或傷殘害物此化工之反不誠者或忘于自修或悖理而行此元氣之反有象之數雖吉能勝此無象之反之凶耶故卦中之震兌巽艮易防心中之震兌巽艮難測必涵養化工而合元氣而後可順以天地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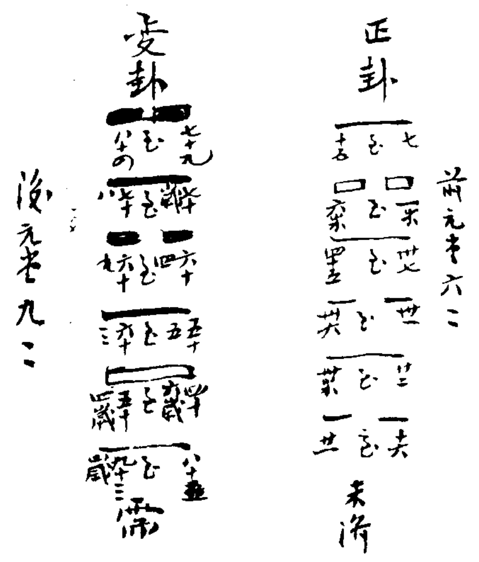
納音者、先天之理也。河圖中宮五十。為洛書地符之所由衍。洛書逆轉先天逆應之翕聚五數。為河圖後天順旋之本。大衍之數河洛中宮之所衍也。五行干支順布六十。為河圖後天流行之機。以其數納于大衍數中。以中十之餘。取其子數。應先天五行之序。以見流行之必本于翕聚。故納音者。歸藏之理也。其法以大衍用數。盡除地十得九。自九遞降之。得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之數。取干支所合。配于大衍用數中除之。視其地十外餘數之所生。如餘五屬金。餘三八屬火之類。得五行凡六。又以亥子及巳午之間。交互合數。如前法取之。得五行凡二。蓋亥子巳午一陰一陽。動極靜靜極之動際。歸藏翕聚之真機。故至此必交互相續。為納音微妙之理也。先天八卦五行。以金火木水土為序。納音得此交互之法。則五行次第。正合先天之序。而周而復。始亦凡八。而八五行之順而衍者。由于交互兩五行之逆而藏。故曰納音者。先天之理也。八卦得本命納音及相生之氣。為妙。更屬化工元氣。尤妙之至矣。

八卦上下体六十納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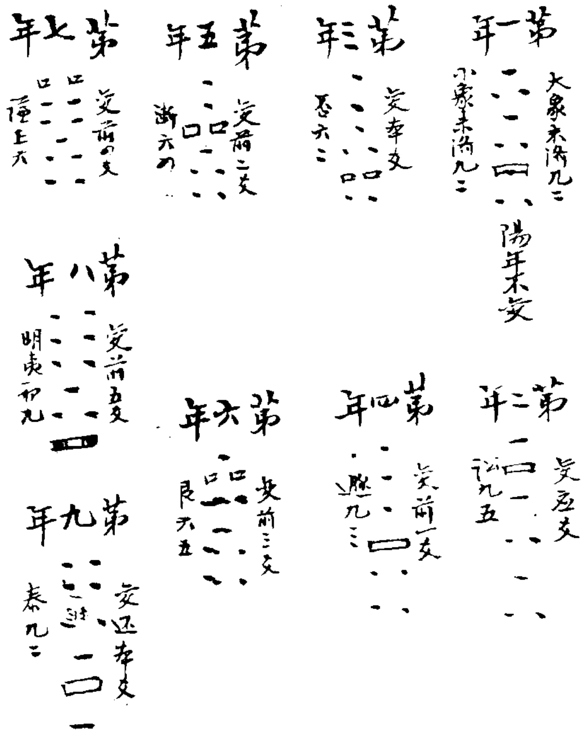
八卦、六十納甲、飛伏之說。出于漢人。占卜家用之。此言數者之所不可廢。人所得卦中。有本命納甲者吉。更得元堂居之。又合化工者。必功名富貴之人。行年之爻。得此亦大利。若行年之爻。得流年太歲納甲者。須審其吉凶。如封卦象詞義吉。則吉之力愈大。若卦象詞義凶。則凶之力亦愈大也。

大象行年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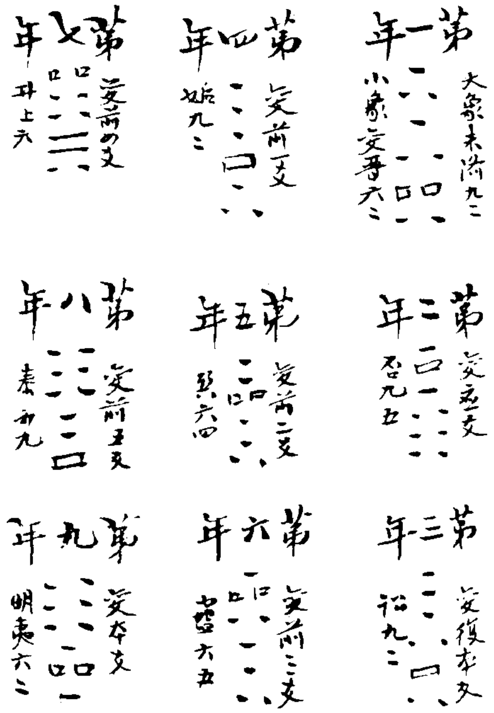
大象行年之法。自正卦元堂爻起。自下而上。陽爻大象。管九年。陰爻大象管六年。正卦行畢。即行變卦。亦從後元堂起。自下而上。圖未濟六五。元堂一局。為式。可以例推。若變卦行畢。年壽高者。復從正卦元堂再行起也。

陽爻陽年起小象遊变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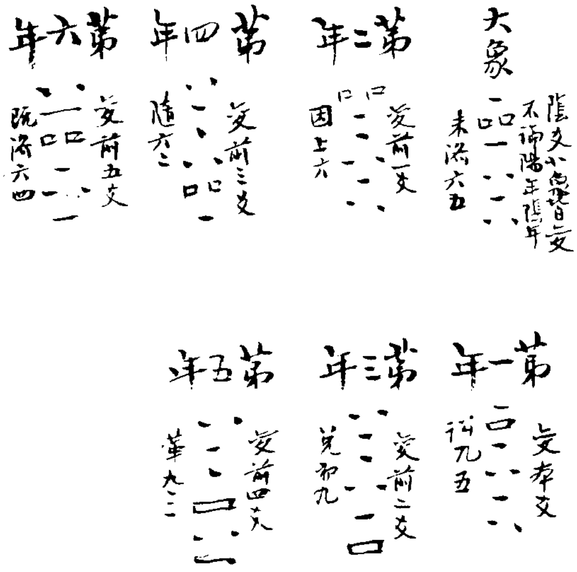
陽爻逐年小象遊變之法。有二例。如大象爻初行之年。是陽年。則不必變。即以大象陽爻為本年小象。第二年變應爻為小象。第三年則變本爻。為小象。第四年變本爻前一爻。為小象。以後逐年遊變自下而上。復變至本爻止。共得九年。而畢。另換上爻大象。圖未濟九二大象為式。餘可例推。

陽爻陰年起小象遊爻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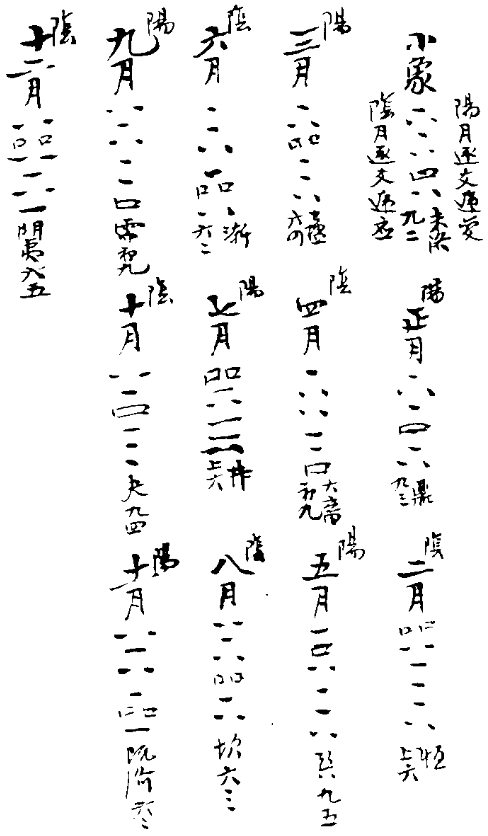
陽爻大象初行之年。如是陰年、則本爻變陰為小象。第二年變應爻。為小象。第三年再變本爻。復還于陽。為小象。第四年變本爻前一爻。為小象。以後逐年遊變。亦如當前陽年行例。亦圖未濟九二大象為式。其餘例推。

陰爻小象遊爻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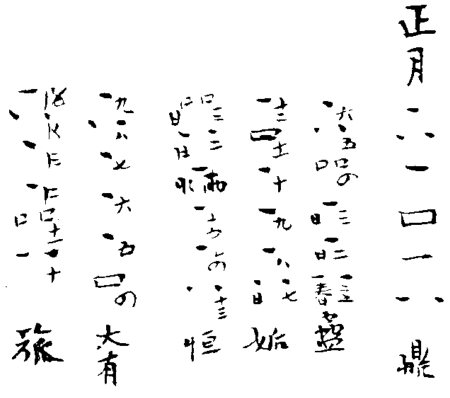
陰爻、逐年小象遊變之法。無論初行陽年陰年。皆從大象本爻變起。一年變一爻。自下而上。六年遊變畢。另換上爻大象。圖未濟六五大象為式。餘例推。

月卦遊變例圖



月卦遊變之法。正、三、五、七、九、十一、六陽月。依次序從本年小象前一爻變起。自下而上。變至小象本爻止。為六陽月卦。二、四、六、八、十、十二、六陰月。則變陽月卦之應爻。如變正月卦之應爻。為二月卦。變三月卦之應爻。為四月卦之類。圖未濟九二小象為式。可例推。

日卦爻例



日卦變法。從本月卦爻。前一爻變起。次變本月卦前第二爻。次第三爻。自下而上。至本月卦內一爻止。凡五卦。皆只變一爻。與小象月卦遊變不同。五卦共三十爻。每一爻。當一日。皆自初爻起。應每月三十日。圖鼎九三正月卦為式。餘可例推。然日卦須依各月節氣交接時候起。不論初一。其節氣長短。或不足三十日。或過三十日者。須按時刻多寡均勻。三十爻以應之。不可執定一卦六日也。

行年論

行年之理、大小象皆吉更佳、大象不吉、而小象吉者、亦佳、大象雖吉、而小象不吉者、不佳、大小象皆不吉者、凶咎難免、如卦體大象、無天地元氣、而小象得之者、吉慶可知、如得化工者、士可成名、官得恩眷、如卦體有化工而小　象反之克制之、防有災咎、或致獄訟、重者橫禍、嗣續功名、化作灰塵、如卦有元氣、而小象反之克制之、憂危消耗、疾病刑傷、更得正對反對之卦、體理凶逆者、多至死亡、並兼看其爻詞、如象吉而詞吉、象凶而詞凶、即看其詞之吉凶字義、斷章取驗、其卦象無甚吉凶、而詞有吉凶者、亦取其字義斷之、若象果吉而詞或凶、象果凶、而詞或吉者、詞即不應、不當泥詞求驗也、又視其詞與大象、詞義闊涉與否、以斷章驗之、又參看大小象納甲、與年命相關涉處、審其休咎、仍當與八字大運吉凶合看、總之變動多端、不可拘泥、凡行年得本身卦、大象之正對反對者、亦不可便謂之不吉、如與本卦反悖克戰、或本卦有化工元氣、而行年正反對破之、更兼詞義乖戾、自是凶咎、若並無克戰、或本卦無化工元氣、而正反對得之、更詞義吉者、反當得吉、又陰爻變至六年、未有不正對者、故不可以此便言凶也、

六十四卦中、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有正對、無反對、餘五十六卦、皆有正對、有反對、六爻皆變為正對、顛倒觀之為反對、如蒙卦正對、為革、反對為屯、屯卦、正對鼎、反對為蒙之類、

月卦日卦之法、姑以舊說存之、不必拘泥、大抵君子審幾度理、只須看行年小象、足以知一年內吉凶悔吝之機、省身寡過、于此已得其大端、若必逐逐于日月諸卦、瑣屑推求、便是溺于術數、不免得失利害之私心矣、

凡爻詞吉凶悔吝、多有並見者、在人之應之、如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君子吉、小人否、嘻嘻嗃嗃、腓凶居吉之類、吉凶禍福、皆由自取、蓋天地原有一定不可易之數、亦原有隨人轉移之數、所以易兼三才而兩之、數之自人、與自于天地、確然有並行不悖之理、孟子謂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修身以俟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惠迪從逆之言、出于錫洛演疇之聖、故理不違數、數亦不違理、易為萬古言理數之祖、天地人之道、貫通一致、人不能求其理、則強者心多徼倖、弱者多自暴棄矣、司馬溫公、謂此數有益吾輩、又謂看卦須法其大象、傳行之、如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以果行育德之類、李文靖公得坤六二曰、余平生所為、要必當合聖經范文正公得大有九二、慨然以經世為己任、富鄭公、大書行年卦、戒子弟曰、爾等切勿生事、其恐懼修省如此、然則得吉象者、不知勉于為善、得凶象者、不知勤于省過、又烏足以言河洛之數哉、是故不知命者、不足以知義、不知義者、不足以知命、

六 甲午 七二
九 己巳 七二
六 壬辰 十五
二 乙巳 七二

天數三十五
地數三十
小滿
化工巽
天元乾
地元離
納音金

正卦 ䷂ 屯六三

變卦 ䷿ 未濟上九

六陽之候、天數盛、地數無餘、為合時、元堂先震東、後離南、得巳月春夏間生長之氣、與太歲甲午相生、正卦之詞、四德皆備、變卦之象、坎離互交、調和燮理之命、

六三為元堂、除兩六三外、上下五爻皆正對、以六三聯二四除之、得山澤通氣、以六三聯四五除之、得雷風相薄、以六三聯初二除之、得水火不相射、而未濟則乾坤混合之象、此得先天相錯之全局者、

震巽交則變卦得巽坎、離交則變卦得離、乾坤合則元堂得乾、此化工元氣之自無而有者、

二 癸卯 八三
二 癸亥 六一
七 丁卯 八三
二 癸卯 八三

天數十七
地數三十六
立冬
化工乾
天元坤
地元震
納音金

正卦 履九五

變卦 革六二

立冬五陰之候、地數有餘、天數不足、為合時、正卦乾兌純金、得本命納音之氣、變卦乾在震中、乾元出震之象、卯命合之、得生氣之純、正卦大象上天下澤、辨上下、定民志、變卦、卦象春統四時、卦詞元統四德、宰相之命、

六 壬戌 十五
六 甲辰 十五
六 甲戌 十五
二 乙丑 十五

天數二十
地數六十
清明
化工震
天元乾
地元兌
納音水

正卦 復初九

變卦 坤六四

天地二數、以弱敵強、于陽令似為大忌、不知四天干皆乾坤納甲之氣、四地支皆河圖中宮之氣、天地數、皆合中宮五十之積、而得坤體之卦、正卦一陽乾復、元堂衆宗、為震兌乾化工元氣渾然直達之機、變卦小象六年一周、歸于純乾、為化工元氣循環不息之機、此奇格也、

二 癸亥 六一
四 辛酉 九四
二 癸丑 十五
二 癸亥 六一

天數十六
地數三十六
白露
化工兌
天元坤
地元乾
納音水

正卦 乾上九

變卦 履六三

陰長之候、地數有餘、而不過為宜、卦體純金、得納音生氣、辛酉月生人尤宜之、變卦元堂衆宗、得化工元氣之純者、此與前壬戌一造、為辛丑同科鼎甲、一得純坤、一得純乾、造化自然之數如此、孰謂科名可強求乎、

辛丑、小象包無魚、起凶、與大象或躍在淵、斷章相應、或者疑詞、至是則躍而起矣、元魚者、登龍之謂也、

三庚戌十五
七丁亥六一
一戊午七二
六甲寅八三

天數二十七　地數三十二　小雪　化工乾　天元震　地元乾　納音金

正卦 ䷁ 坤六四
變卦 ䷗ 復初九

純陰候、得坤復之卦、震為天元、似應富貴、然卦根于數、坤復微陽、利在安靜、乃天地二數、俱以有餘而爭、致坤復微陽、不得安靜、與括囊不遠、復之占大相反、元氣敗矣、貧賤勞役之命、

二癸丑十五
二癸亥六一
七丁巳七二
八丙午七二

天數二十七　地數三十一　立冬　化工乾　天元坤　地元艮　納音木

正卦 ䷁ 坤六三
變卦 ䷖ 剝上九

此亦亥月得坤、天地餘數、與上庚戌造同、然坤艮為天地元氣、變卦山附于地、元氣數厚、年月納甲于正卦四五爻之位、故卦數雖同、而氣局大異、科甲富貴之命、但剝陽之候、究不免為爭氣所累、是以忽起忽躓也、

四辛亥六一
二癸巳七二
六甲辰十五
二乙亥六一

天數十四　地數三十六　立夏　化工巽　天元巽　地元乾　納音金

正卦 ䷑ 蠱六五
變卦 ䷸ 巽九二

立夏五陽之候、而天數不足、卻喜山風變重巽、為化工、為先天元氣、春夏得此、乃宣布命令、長養萬物之風、所以助陽數之不足者至矣、真功名富貴之局、

二乙亥六一
三庚辰十五
六壬午七二
三庚戌十五

天數二十四　地數三十六　清明後四日　化工震　天元坤　地元乾　納音火

正卦 ䷫ 姤九四
變卦 ䷸ 巽初六

此將交穀雨五陽之候、亦天數不足、而得巽體之卦、變重巽者、然非化工元氣、既不足以助陽數之不足、又得陰生消陽之姤卦、非惟無助、而且欲消之、非所宜矣、但本命春生、得變巽卦、亦當為勤力豐裕之命、

三庚申九四
七丁亥六一
二乙巳七二
七丁亥六一

天數三十五　地數二十　小雪　化工乾　天元震　地元兌　納音木

正卦 ䷇ 比九五
變卦 ䷁ 坤六二

純陰之候、地數不足、天數反多、當主夭折、此陰陽逆時、以眾宗之卦、而反成其眾疾之凶者、

七丁卯八三
七丁未十五
九己丑十五
九己巳七二

天數五十二　地數三十　大暑　化工坤　天元兌　地元震　納音火

正卦 ䷏ 豫六五
變卦 ䷒ 臨九二

卯命得豫變臨、化工元氣有力、以名科得官、但地數無餘、天數過多、時當大暑、孤陽太盛、亢旱難堪、元堂乘剛、又變剛長之卦、貴而不壽、

二癸未十五
九己未十五
二乙酉九四

天數三十六　地數三十八　小暑　化工離　天元坤

正卦 ䷃ 蒙初六

三 庚辰 十五（地元坤 納音木）
變卦 咸九四

小暑一陰之候、二數皆多、陰不安于微、而與陽爭、卦除元堂初六之外、五爻皆相對、正卦中互復上互剝、變卦中互姤上互夬、一陽復而陰即剝之、一陰遇而陽即決之、此乖戾不和、以成其數之爭者、

六 甲寅 八三
四 辛未 十五
七 丁丑 十五
一 戊申 九四
（天數三十 地數四十二 大暑 化工離坤 天元坤乾 地元坤兌 納音水）
正卦 剝六三
變卦 艮上九

大暑二陰之候、二數皆多、而有爭意、卦當中央東令之時、得艮坤二體、又屬寅命、化工元氣敦厚、凝固、正卦艮體、為附地之形、變卦艮體、為兼山之勢、方藏崇隆、有撫綏節制之象、此陽以厚下、敦艮而止其陰之爭者、

九 己酉 九四
八 丙寅 八三
九 己卯 八三
八 丙寅 八三
（天數三十六 地數四十四 雨水 化工艮 天元離 地元兌 納音土）
正卦 渙上九
變卦 坎六三

三陽之候、天地交通、陰陽俱盛、不得謂之戰、卦得渙變習坎、春風水面、自然文章、木天清華、風流學士、真絕秀之局、

六 甲申 九四
七 丁卯 八三
六 甲午 七二
六 甲戌 十五
（天數三十一 地數四十一 驚蟄 化工震 天元乾 地元坤 納音水）
正卦 否六二
變卦 需九五

此亦三陽之候、天地交通、二數俱盛、不得謂之戰爭、乃得陰陽不通之否卦、以成其爭、否卦天地閉塞、是當春而得冬氣者、否又七月卦、變需、兌中包兌、是當春而得秋氣者、

三 庚辰 十五
七 丁亥 六一
八 丙子 六一
九 己亥 六一
（天數三十七 地數三十六 立冬 化工乾 天元震 地元巽 納音金）
正卦 泰上六
變卦 遯九三

立冬五陰之候、二數皆餘、陽不安于剝而有爭意、得泰卦二氣交通以解之、正卦元堂、化工天元氣交應、變得夬巽、地元深厚、科甲富貴之局、與上甲申造二數皆餘而得否者異矣、

二 癸巳 七二
一 戊午 七二
（天數二十 地數二十六 芒種 化工離）
正卦 否九四

三 庚子 六一
八 丙子 六一
（天元坤 地元巽 納音水）
變卦 升初六

此二數皆不足而得否者、芒種六陽之候、二數不足、又得否卦、陰陽愈隔絕、無復相交之理、貧苦孤獨之命、雖有天地元氣、僅可延其年歲耳、

四 辛未 十五
三 庚子 六一
三 庚申 九四
七 丁亥 六一
（天數二十九 地數三十 大雪 化工坎 天元巽 地元坤 納音土）
正卦 恆上六
變卦 家人九三

大雪六陰之候、地數無餘、天數不宜于多、心志不免于亢、正卦亢乾積于太歲未坤之中、變卦亢乾浮于月令子坎之外、雖有元氣、亦為

亢乾所破矣、又除九三過剛之外、餘五爻皆相對、此以亢而成其沖者、

三 庚申 四九
九 己丑 五十
六 甲寅 三八
三 庚午 二七

天數三十九 地數三十 大寒 化工艮 天元震 地元兌 納音木

正卦 益六二
變卦 大過九五

二陽之候、地數無餘、天數過盛亢、非其時、卦得乾體包坤、陽來就陰、虛中以化其亢、得震艮化工元氣交互之機、為富貴之局、變得大過、則陽氣積中、沖坤以成其亢、九五枯楊生華、貴而不壽、行至變卦次年、大過並以小過本命流年兩太歲、納二五兩爻、過甚而終、正當化工應元氣、官運大顯之時也、

四 辛未 十五
一 戊戌 十五
六 甲子 一六
六 甲戌 十五

天數十七 地數二十三 寒露 化工兌 天元巽 地元坤 納音土

正卦 萃九四
變卦 師初六

女土命、得坤體陰多之卦、為得宜、但正卦坤包巽、變卦坤包震、秋風蕭瑟、木落歸根、賢而不壽、

四 辛酉 四九
一 戊戌 十五
七 丁巳 二七
六 甲辰 十五

天數三十四 地數三十六 寒露中 化工兌 天元巽 地元兌 納音木

正卦 同人上九
變卦 睽六三

辛酉金命、得乾體之卦、而正卦乾包巽、變卦乾包坎、文德在中、秋水時至、學行淵深之象、乾變兌為化工、澤及于民之象、但四陰之候、二數皆餘、陽不服陰、而有爭意、又得同人變睽之卦、喜睽互既濟、坎離交而爭端化、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丁酉得重艮以通兌、止其所而爭息、癸丑得山天以互兌止其健而爭愈息、此兩年科甲之應、大畜六四小象、童牛為癸丑之應、己卯得剝六四、陽不勝爭而至于剝、是㊆㊎十九而壽終、

八 丙辰 五十
四 辛丑 五十
四 辛巳 二七
九 己亥 一六

天數二十七 地數四十四 大寒上三日 化工艮 天元艮 地元巽 納音土

正卦 升九三 元
變卦 比上六 元

丑月辰命、多得坤體、正卦坤下遇巽、變卦坤內藏艮、化工元氣、蘊藏深厚、功名富貴之局、但二陽之候、兩數皆餘、不免爭意、卦中二陽、自臨進于陰為升、而爻居三位、過剛以臨坤、二歲變坤為艮、艮巽相反、早孤之應、乙亥益卦乾包坤、陰順陽、而爭氣息、入學成婚、乙酉復卦陽潛陰而爭、氣又息、得拔貢、庚寅蹇九五、坎離交于化工之上而爭氣愈息、本命丙辰納來譽之位、登鄉薦、辛卯升九二、升得井、上反而下、歲干兼納井泥不食、井渫不食之位、為內艱之應、乙未未濟上九、坎離互交、乾坤混合、爭氣盡消、和氣盎然、成進士入翰苑矣、上九有孚飲酒、離火通明、瓊林佳宴之應、壬寅乾九四、陽氣已純、陰不與爭、太歲納九二利見之位、京察一等矣、癸卯大有六五、一陰衆宗、出守黃堂、丙午需九三、坎離欲交于上、而九三下合乾體、交道不成、居過剛之位、需泥致寇、又為兌中之兌、為巽之反對、艮之正對、化工元氣、不免乖

戾、爭戰復起、盡乾三陽之候而終、大抵卦數成戰爭之象者、遇年得九三而有乾體、必當慎之、此局辛丑得小畜九三、以其五陽畜陰、不戰而和、故不惟无咎、而子登翰林、又接庚子中孚九二鶴鳴子和之後、此氣所以和、而子得聯捷之應、此外皆未逢九三、直至丙午之九三而爭氣遂作也、

九 己卯 八三	天數三十七	正卦 ䷁ 坤初六
六 壬申 九四	地數三十二	
二 乙巳 七二	處暑壯	變卦 ䷏ 豫九四
六 甲申 九四	化工坤	
	天元離	
	地元震	
	納音土	

二陰之候、地數有餘、天數太過、而與之爭、喜純坤協納音之氣、柔順足以息爭、變豫為和、一陽象衆宗、爭端化矣、己酉、庚戌得剝頤二卦、艮坤震化工元氣敦萃有力、頤為大離、天元煥發、此鄉會聯捷登翰苑之應、三十七交變卦豫四、大象為雷出地奮之象、衆宗一陽、是年乙卯、變坤四括囊之占、納六三含章之位、為典試囊括人才包含文章之應、次年丙辰、復初陽動衆宗、出任黃堂之應、戊辰乾九三、過剛不中、與正卦坤對、而本數爭戰之氣作矣、此罷官之應、癸酉大有九三、亦陽盛而過剛不中、爭戰致傷、此丁憂之應、丙子震初九元氣發動、補官之應、癸未恒九三、坤中包乾、坤雖化工而天數太過之、乾在其中、為生中藏殺、九三以乾之中陽、居過剛之位、戰極而壽終、此數正卦純坤、能息爭戰、故四歷乾體之九三而不害、變卦陽氣奮出之後、得乾體九三者五、而失職死喪居其三、故陽數過而爭者、九三之文、宜慎也、

〔清〕唐時輯

如來香十四卷

清康熙孫丕璨刻本

唐宜之先生手輯

如來香

識小齋藏版

如来香序

客曰禪悅羅來無正句宣非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佛法世法拈是法身哉今子專摘義味之語以為如来之香毋乃未圓乎菩薩樂成佛樂度衆生即是貪瞋癡况專摘義味非貪乎專取義

味之語而揀其平薄之言非瞋乎如来無定法可說而定取其有義味者非癡乎三障宛然胡以度世答曰凡夫起心動念即是塵勞貪瞋癡之過何敢辭也祇為我輩生生死死於貪瞋癡海中欲出甚難莫若就貪瞋癡

尋一出頭之路。憐予自幼墮入筆墨知見中，貪著滋味，一生受其鈍置。然却知筆墨中人與余同病者不少。非義味不能攝其心猿，非義味不能折其慢幢，非義味不能使其倒心塌地，畢命皈依。故欲即從義味引之深入，

如來香　序　二

冀其耽味之深，乃或與全義味者稍然相會耳。昔孟子告齊宣王，好色可王，好貨可王，好勇可安天下，好樂惟恐其不甚。而又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夫誠使好色而見天下之曠寡，好貨而見天下之饑寒，好勇而見天下鬱

折鬱聊之氣，好樂而見天下憂愁痛苦之聲，則貪瞋癡之作略與戒定慧之作略奚別？豈非就貪瞋癡中指一出頭之路？但此等道理若不曾聽孟子說過，不知聲色貨利中有轉身之路，則千古來沉湎於聲色以致敗亡

如來香　序　三

者接踵，而是豈可謂好貨好色盡是興王之具也哉？人不學佛法，豈知貪瞋癡即戒定慧？序客曰，夫學則何可廢也，但入有利鈍，而學之深淺隨之。是故中士學而後知，上士知而後學，學在知先，便須由小教入。如行人未

見大路。歷險阻過重關。始達國都耳。胡不直提向上、乃尚語言、答曰、孔子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尔。他日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夫既任不厭不倦、而又辭默識之不厭不倦、豈非知在學先

如來香　序　四

者學則無相誨則如如。雖上聖猶難之哉。今天下即不乏聰慧之士、何至遠軼仲尼、不由學問頓見法身者、抑不勝屈也。且圓與不圓存乎其人、豈在句哉。謂孟子貨色通王道之語爲圓、而孔子遠色賤貨戒鬪放鄭之語

非圓。謂圓覺經淫房酒肆無非道場之語爲圓、而楞嚴經先佛如來說定明戒之語非圓、可乎。世尊阿含小教之會。何嘗不華嚴哉。又仲尼六十而耳順。尔時風聲鳥語無非法音。假若蒙童初上學時、便謂不必讀古人書

如來香　序　五

一味吟風聽鳥、謂是法音、豈有少分之干涉乎。吾幼喜讀蘇子瞻之文、經時不讀、覺乎腕枯澁、輒飽讀數日、如病後服補中益氣湯、肺氣一充、四臟皆有生色、文字尚能補氣、豈不能補理哉、吾輩無始以來、六塵外感六識

內傷其耗理也久矣。人參本草言患人虛而多夢，加而用之，氣滿則夢歇，此補中之驗也。人以氣虛作夢者，夜間懸刻而已，只今剎那皆夢，都從理虛得來，非修法豈能峻補其根本乎？理足則内壅自通，向來三萬六千毛

孔中邪氣充塞久矣，茲得大補之劑，衝其壅蔽，忽聞遍滿界一草一木皆作如來香，與吾毛孔吞吐動盪，便從一切毛孔出過人天優鉢羅華上妙香氣，普熏法界。尓時病去藥亡，一字不立可矣。

七十老人唐時力疾題於龍潭之上妙意庵中

黄山查士標書

如來香序二

余生平筆墨、孟浪居多、惟如來香一書、似略有補益、嘗謂宇宙間若無佛法、遍大地無快活人矣。無貧賤患難与富貴功名、各有戚々者存。誰是解脫者、自佛法流通、但沾其纖毫涓滴、皆有轉身之地、甚矣、佛法之不可不知也。夫佛法之在人、如水之行地、雖不讀佛經、佛經故在、然不讀佛經、不能知身中有佛法、如賢人行地、不知地中有水也。甚矣佛經之不可不讀也、而世間之不能讀佛經者、蓋有多種之

人焉。少年進取、自有功名之書、一登王途、遂有職掌之事、富翁理家、不暇會稽之苦、即有志看經、而無清淨之時矣。即有閒暇之時、而無潔淨之地矣。如外典盈几、可与佛經涵雜乎。如葷酒滿座、可與佛經對越乎。如貴人傳驛星程、如肩輿騎騾、宵卧楊航、展佛經於何地乎。夫此數種之人、幾乎半天下、々聰明才智可以入佛乘、半天下之權力資財、可以莊嚴佛事、々之人也、而皆不能与於佛經之觀、豈不重可惜哉。予因妄思如來密語、定須

齋戒沐浴方可持誦否則招愆而世間文人富貴人驟難齋戒鮮無緣入佛法之閫奥矣世尊特開準提咒一門謂不持齋戒苟一念淨心一水漱口即房闈之中許其持念此如來方便中之方便也而恰合於不分淨穢

之大乘然則別有一書焉不出於一時之金口而半滿無非如來之意獨非方便之津梁乎哉藏中有弘明兩集梅氏有釋文紀頗具精言第弘明集主於衛法辯諍之文居多釋文紀兼之記事收羅不得不廣二端畧超

讀者之厭惓況二書皆止於六朝唐宋以來之佳文未載讀者又有責備未暢之感焉予故不揣於弘明文紀中刪其辯諍紀事之言而抽其至精至微之語其唐宋以至于今則虔咨耆宿旁搜典籍拈其秘妙以成一書

展卷之間世尊一代之時敎周秦以來數千年善知識之精神帝王卿相闡揚道法之義味槩然畢陳於前矣覽此書者雖未能讀大藏而三藏之大意居然可見雖未能齋戒而持戒之萌蘖油然而興雖未能證佛知見

而慧命之延知、躍然欲露。若謂
讀此書竟而猶之未讀之時、吾
不信也。至於文士得之而思入
玄微、筆無庸語、仕路得之而襟
期開拓、事無難處、巨室得之而
因果了然、錢無業事、特此書之
剩事耳。譬之準提咒、力原是明

心地、取淨土之權輿、然求壽求
子、求科名、求富貴、皆可如意而
得、不為準提之所擯棄。譬如江
海巨浸、不拒溝壑之涓、此書亦
有然者歟。又況置此書於外典
之林、覽此書於傳書之暇、携此
書於車塵馬足之間、皆未若褒

內典之招徠也。然則此書流通
於人間、豈不與準提咒之遺
意乎。此予輯如來香之初意也。
憶十年前、豫章楊內翼屢遣書
肅伯玉、向余取此書、欲梓於淮
上。爾時序部失於襄陽亂離之
際、傳部未有定本、不便付梓。荏

苒十年、庚寅冬、予力補序部、竟
辛卯重病頗危、不能親筆石。每
以此為未了之願、幸語幻師兄
憐我病中繫念、禪定之餘、相與
料理、又得雪照故人之蓮史、於
道友蓮生家、雖其佛菩薩紀中、
裁節佛經以成篇、非予初意、而

慧日炳然庶幾成書矣安得內
義伯玉其人忽然來吾眼底使
此書沛然流通俾天下讀書人
皆得入佛法海中豈不大快矣
乎有緣念佛衆生當時又題

康熙丙午修禊月

查士標載書

如來香目錄大綱

三藏選敘第一
蓮池海會紀畧第二
佛法中論辨第三
佛法中書啓表答第四
佛法中碑銘讚偈頌文第五
佛法中說記疏祭文紀事等第六

如來香凡例

各部皆以作者之時代爲先後唯序部以世尊說法之時爲先後

一華嚴時序二阿含時序三方等時序四般若時序五法華時序六淨土乃爲如來異方便另爲一門序七附論序集序詩文諸序

集中惟佛經不敢擬議去取其經敘論說碑銘之類皆通選於藏內藏外之書獨紀傳一門則宗門之傳浩繁將欲盡載則不勝其載將欲選擇又恐

有遺珠之恨且世間既有五燈會元指月錄傳燈錄僧寶傳諸書昭然揭日月而行矣兹單拈淨土一門發皇提唱以紹雲棲之意云

淨土紀傳如佛祖統紀中之淨土志雲棲之往生錄所載姓名詳矣第二書皆詳於人而畧於事蓋欲見往生者之多動人欣羡又節畧簡要使觀者一見了然也今予此集詳於事而畧於人第擇其姓名之最著者詳載其始末使覽者閱一傳即見其人之用心處得力處可依樣修行也

向聞佛經不可節畧取捨故諸門中不敢載佛經也頃欲輯淨土紀傳於道友丁菡生處見故友雪照之蓮史良工苦心不忍使其泯沒第雪照引用經文間有裁節以成篇者揆之以律未知有過無過若不以過論則仍其舊貫可矣若以過論則望海內大知識融會經文運以巳筆如佛祖統紀中載釋迦佛本紀之例以行世某教典未精年又衰邁不敢動筆不能不翹首於法門之尊宿也

凡宗門正脉與弘法大僧暨高僧神僧之類大藏

中皆有成書行世故此集專紀淨土之一門惟邇來二三修行大僧雲棲巳入淨土矣而達觀憨山普門諸師未經入藏恐後來或致遺忘將錄其傳附於此焉

如來香卷之一目錄

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序　李通玄 唐
附 唐沙門志寧序
附 唐沙門慧研序
附 明李贄小序
附 李長者事迹
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序　李通玄 唐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　釋澄觀 唐
附 清涼國師疏鈔緣起
附 詔清涼講華嚴宗旨
附 上問華嚴法界
華嚴經綱要序　釋觀衡 明
安般守意經序　康僧會 吳
安般守意經序　謝敷 晉
安般注序　釋道安 晉
法鏡經序　康僧會 吳
正法念處經序　失名 後魏

陰持入經序　釋道安 晉
了本生死經序　釋道安 晉
大十二門經序　釋道安 晉
緣生經并論序　失名
佛說興起行經序　失名
比丘尼大戒序　釋道安 晉
八關齋制序　簡文帝 梁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竺法汰 晉
阿毘曇心序　釋慧遠 晉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　釋慧遠 晉
舍利弗阿毘曇序　釋道標 後秦
關中出禪經序　釋僧叡 後秦
內典序　沈約 梁
金光明經序　釋宗臥 宋
勝鬘經序　釋慧觀 宋
十法句義經序　釋道安 晉
刻千佛名經序　釋觀衡 明
刻月上女經序　管志道 明

終

如來香卷之一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序上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序

李通玄 唐

論夫以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今此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明衆生之本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爲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爲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即

毗盧遮那也以本性爲先智隨根應大悲濟物以此爲名依本如是設其教澤滂流法界以潤含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菩提場內現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子舉果德於藏身文殊小男創啓蒙於金色以海印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之法門覩塵中之刹海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彰十刹以重重取離垢之摩尼明十身而隱隱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其爲廣也以虛

空而爲量其爲小也處極微而無跡十方無卷匪虧於小相之中纖塵不舒含十方而非礙於智海果德殊分於五位之門常住法堂示進修於九天之上此方如是十刹同然聖衆如雲海會相入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玄開果德之門百萬億之妙言咸舉佛華之行海十身十會闡十十之法門十處十方啓十通而疏十辯出現品內示因果以結始終給孤獨園利人天之明法界目連鶖子隔視聽於對顔六

千比丘啓十明於路上覺城東際五衆咸臻古佛廟前同登十智善財發明導首用彰來衆齊然又成五位法門具德行其軌範令使啓蒙易達解行無疑還信首文殊之前正證妙峯之頂經過五衆成一百一十之法門至慈氏之園結會一生之佛果返示文殊之初友明以果同因後入普賢之妙身彰體用圓極此經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以無方爲義方以理智爲功廣則毫刹相含佛乃體用無作華喻行門可樂能敷理事之功嚴即依正莊嚴經即貫穿縱緻世

王妙嚴品者菩薩示生皆爲世王同臻海會故號妙嚴品者類會同流法門均隔爲品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此品建初故稱第一是故言大方廣佛華嚴經世王妙嚴品第一

附 唐沙門志寧序

大中載福州開元寺沙門志寧復以論入經仍自述曰華嚴經者蓋非羅漢結集亦非小聖傳持大本華嚴非佛不能知見中本華嚴任地菩薩乃知小本華嚴即十萬之偈今之所傳只獲四萬五千

餘偈經云如人化心化作佛化與不化等無異一切諸佛成菩提成與不成無差別善財童子成道只在一生六千比丘發智不因多劫白牛之駕將悟即以超於大乘金色世界現前文殊之智全證法華龍女成佛只在刹那妙峯見佛光明使登正覺大唐忻代之間有長者李通玄造斯經論四十卷志寧覽此論文得其大意今見此方君子以論與經難爲和會志寧不揆衰邁將此論文注於經下使後之覽者無費乃心纔始開經便得見論論從第八卷起討入經兼論與經共成一百二十卷其會釋七卷寫附於前

附 沙門慧研序

乾德歲沙門慧研又撰爲序曰此教非貝葉所編乃文殊結集總三部一部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一部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一部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隱乎龍藏未擅閻浮逮從正法光餘年將五百則第十四代祖師龍樹運神海藏覩前二部非世人

所及乃誦後部歸於五天傳布千年方垂華夏東晉初譯地湧靈泉唐朝次翻天降甘露玄宗開元中太原有逸士李通玄者窮八十卷之眞詮括四十軸之玄論夜驅神筆舒玉齒之祥光日探幽玄感天童之給饍張皇教海羅列義天大中載無諸有高僧志寧緬思後進之披尋難測法門之豐富遂合經論文旨相須然其義類繁衍未圓品藻慧研因叅雲水叨覽指歸敢揾牋毫罄斯湍略列經論以標擧彰教理而相收義朗文淸不假覩臺而

拖帙神輝，智發何勞鷲嶺，以尋師。

附 明李卓吾小序

卓和尚曰：備矣，先佛爲經，後佛爲論，佛志寧合經論而爲一，佛慧研釐經論以標綱，皆不過爲後代佛子便於觀覽故耳，其用心勤矣，然一百二十卷之繁，吾恐一切賢聖終未敢輕易也。破夏以來，獲聽學佛者袁文煒細讀華嚴合論一遍，乃知善說華嚴無如長者，因節其尤要者錄之，倘有大心衆生欲乘如來乘直至道場，則此二百紙簡要之論

文便是華嚴無盡藏之法界也。自心是毘盧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賢差別萬行智，自誦是佛音聲，自聽是佛觀世音力，自語是佛開不二之法門，自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皆佛也，吾何幸身親見之。

附 李長者事迹

李長者，諱通玄，莫詳所自，或有詢其本者，但言滄州人。開元二十七年三月望日，曳策荷笈至於太原盂縣西四十里同穎鄉，村名大賢，有高山奴者，尚德慕士，長者詣其門，山奴諦瞻神儀，知非常器，遂磬折禮接，請歸安居。每旦惟食棗十顆、栢葉餅子如七大者一枚，自爾不交外人，掩室獨處，含毫臨紙，曾無虛時，如是三稔。一旦捨山奴南去五六里，至馬氏古佛堂，自搆土室，寓於其側，端居宴默，亦又十年。後復囊挈經書，遵道而去二十里餘，次韓氏別業，即今冠蓋村焉。忽逢一虎當塗馴伏，如有所待，長者語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言畢，虎起，長者徐而撫之，遂將所挈之

囊挂於虎背，任其所止。於是虎望神福山原直下三十餘里，當一土龕前便自蹲駐，長者旋收囊裝置於龕內，虎乃屢顧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圓廻，廣袤尋丈，自然而有，非人力成。龕之四傍舊無泉澗，長者始來之夕，風雷暴作，拔去一古松高三百餘尺，及旦，松根之下化爲一潭，深極數尋，廻環五十餘步，甘逾瑞露，色奪琉璃，時人號爲長者泉，至今澄明，未曾增減，愆陽之歲，祈之必應。長者製論之夕，心窮玄奧，口出白光，照耀龕中，以代燈燭。居山

之後、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可笄年。俱依大布之衣。悉以白巾幪首。姓氏居處、一無所言。常爲長者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輒具淨饌、甘珍畢備、置長者前。齋罷撤器。莫知所止。歷於五祀、曾不闕時。及著論將終、遂爾絕跡。謹按華嚴舊傳、東晉三藏佛䭾跋陀羅於江都謝司空寺譯經。有二青衣童子、忽自庭沼而出。承事梵僧、焚香添瓶、不離座右。每欲將夕、還潛沼中。日日皆然。率爲常事。及譯畢寫淨、沉默無迹。長者感通。事符曩昔。長者

身長七尺二寸、廣眉朗目、丹脣、紫肥、長鬚美茂、脩臂圓直、髮彩紺色、毛端右旋、質狀無倫、風姿特異、姝妙之相、靡不具足。首冠樺皮之冠、身披麻衣、長裙博袖、散腰而行、亦無革帶、居常跣足、不務將迎、放曠人天、無所拘制。忽一日出山、訪舊址之里、適值墅人聚族合樂、長者徧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去、衆乃罷樂、驚惶相顧、咸皆惻愴、必謂長者却還滄州、揮涕同詞、懇請留止、長者曰、縱在百年、會當歸去、於是舉衆却送長者入山、至其龕所、復語

之曰、去住常然耳。汝等可各還家。及衆旋踵之頃、嵐霧四起、景物不分、行路之人、咸共駭異、翌日長叟結徒登山禮候、但見姿容端儼、已坐化於龕中矣。時當三月二十八日、報齡九十六、有一巨蛇、蟠當龕外。張目呀口。不可向近。衆乃歸誠致祝、某等今欲收長者全身將營殯藏、乞潛威靈、願得就事、蛇因攝形不現。耆舊潸泣、舉荷擇地於大山之陰、累石爲墳、即神福山逝多蘭若、今方山。是也。初長者隱化之日、及成墳之時、煙雲凝布、巖谷震蕩、有

二白鶴哀唳當空。二鹿相叫連夕。其餘飛走悲鳴滿山。鄉原之人、相率變服、追攀孺慕、若喪所天、每當建齋、即墳上雲起、七七如是、至大曆九年二月六日、有僧廣超於逝多蘭若、獲長者所著論二部、一是大方廣佛新華嚴經論四十卷、一是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傳寫揚顯、遍於幷汾、廣超門人道光、能繼師志、肩負二論、同遊燕趙、昭示淮泗、使後代南北學人、悉得參閱論文、宗承長者、皆超光二僧流布之功、比歲僧元覩、特抵方

山求長者遺迹初禮石墳次尋龕址龕前有松三株俱是長者手植長者將化之月一株遂枯至今二株常有靈鶴結巢於頂又於壽陽南界解愁村遇李士源者乃傳論僧廣超之猶子也示長者眞容圖瞻禮而廻斯爲滿願矣雲居散人馬支纂錄

○○畧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序

唐　李通玄

夫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是一乘圓教佛果之門佛果者體無成壞以化衆生故示現自成正覺佛果之樣舉自五位因果及攝化境界報得莊嚴示與後人令其發志依法倣學令修行者所歸不疑若不曉解發心初因如何發意修其成佛之道設畏罪修福及息妄任心及願生淨土乃至二乘得果永超三界且是求自免苦之心未有以十方三塗人天苦道及自心之境便成智境與一切衆生及以諸佛同一智海之門三乘之流但且說空破有說一切衆生有自性清淨又說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報境又云無數劫修菩薩行成佛又說他方有淨土此間是穢土皆是隨情接引皆是化城非眞實說此一乘智境皆非邊量云十佛刹微塵數身土交叅意明如虛空無盡無限智境相入故化儀利物皆如是故三世劫量無去無來無時可遷不見三世不見世間及以衆生不見成佛及不成佛不見有佛處無佛處亦無正法像法末

法時分法故但以自性普光明無作大智如虛空平等無作大悲住衆生見應根利物而無失時無所造作法如是故智由三昧觀照迷解顯得不是修成悲由願興不是自然以願興成功終願廢五位之中十住第八十行第八十廻向第八十地第八分分無功智悲任運利物故皆至等覺方終智悲道滿時亦不改法亦不移但爲生熟不同時法元來不異如三乘一乘境界殊別事廣難量今但略敘紀綱廣申難盡意令行者順轍不枉其功於此一部之經略立十門

以知進修之軌望得免其未得謂過歸眞約立十門者

長者言西方淨土是權非實情存取舍非法界如如之體也然華嚴本經中善財初發心悟道時德雲比丘教以憶念一切諸佛法門及入彌勒閣後普賢菩薩爲發十大願王導生極樂即本經已如此矣何況諸大乘經讚歎淨土乎所以古人辨論至詳宗鏡錄云初心成佛者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譬泉川如海纔入一滴即稱周大海無始無終如經說普莊嚴童子一生得聞善熏習二生成其解行三生得入果海同一緣起而此三生只在一念猶如遠行到在初步然此初步之到非謂無於後步也蓋初念即成者與佛同位未具究竟禪門悟達之士正當親覲彌陀直至成佛故經曰親睹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蒙彼如來授記已化身無數百俱胝智力廣大遍十方普利一切衆生界夫華藏世界一刹一塵具含無量國土豈有西方不入塵刹塵刹不含西方耶斯不必泥於

權實之論矣宋陳瓘云普賢大士親覲無量光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親覲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旨哉言乎

〇〇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

唐 釋澄觀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歟剖裂玄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汪洋冲融廣大悉備者其惟大方廣佛華嚴經焉故我世尊十身初滿正覺始成乘願行以彌綸渾虛空爲體性富有萬德蕩無纖塵湛智海之澄波虛含萬象皎性空之滿月頓落百川不起樹王羅七處於法界無違後際暢九會於初成盡宏廓之幽宗被難思之海會圓音落落該十剎而頓周主伴重重極

十方而齊唱雖空空絕跡而義天之星象粲然湛湛亡言而教海之波瀾浩瀚若乃千門潛注與衆典爲洪源萬德交歸攝羣經爲眷屬其爲旨也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用繁興以恒如智周鑒而常靜真妄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理隨事變則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則千差涉入而無礙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六位不亂以更收廣大即入於無間塵毛包納而無外炳然齊現猶彼芥餅具足同時方之海滴一多無礙等虛室之千燈隱顯俱成似秋空之片月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法門重疊如雲起長空萬行芬披比花開錦上若夫高不可仰則積行菩薩曝鰓鱗於龍門深不可窺則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師子奮迅衆海頓證於林中象王迴旋六千道成於言下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南求因圓不踰於毛孔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則塵塵行滿真可謂常恒之

妙說通方之洪規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也尋斯玄旨却覽餘經其猶杲日麗天奪衆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羣峯之高是以菩薩搜秘於龍宮大賢闡揚於東夏顧惟正法之代尚匿清輝幸哉像季之時偶斯玄化況逢聖主得在靈山竭思幽宗豈無慶躍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世主妙嚴品第一者即衆篇義類之別目大以曠兼無際方以正法自持廣則稱體而周佛謂覺斯玄妙華喻功德萬行嚴謂飾法成人經乃注無竭之涌泉貫玄凝

之妙義。攝無邊之海會。作終古之常規。佛及諸王並稱世主。法門依正。俱曰妙嚴。分義類以彰品名。冠羣篇而稱第一。斯經有三十九品。此品建初。故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清涼國師疏鈔緣起

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瞬。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內。敕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

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詵禪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

清涼宗賢首

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顒顒。因以手捧咽而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遍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為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為龍。矯首南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為流通之象也。

初為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為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詔清涼講華嚴宗旨

己卯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大師號。進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盡塵習。寂寥於

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眞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眞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教者。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分。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

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如於無心。卽萬法動而常寂。海湛眞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扣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而雙入。雖四心被廣。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爲南方。盡南矣。益我爲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黷聖聰。遐塵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羣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眞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淸涼朕心。仍以淸涼賜爲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爲甚倒。羣臣再拜稽

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之。凡歷九朝。爲七帝門師。是爲六祖。玄宗至文宗

上問華嚴法界

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體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

等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敕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涼國師

○華嚴經綱要序 刪

釋觀衡 明

華嚴大經者乃毘盧遮那佛稱法界量顯現自性因果本妙莊嚴究竟圓頓總持法門也文豐義富事渺宗玄要而收之不出四法界而已蓋四法界者一理法界此界也真性法中本無生佛名言豈有自他影像世出世法染淨因緣當體全空究竟清淨不可思議是謂理法界也二事法界斯界也卽理法界至虛而靈淨極而妙不動本然循業發現頓變相見二分幻開迷悟兩途情與非情聖凡依正熾然同異究竟

所有不可思議是謂事法界也三理事無礙法界是界也卽理外無事事外無理理不拒事縛脫歷然事不拒理生滅寂爾波濤萬殊而全彰水體水性一味而徧示波瀾空有並施性相不二不可思議是謂理事無礙法界也四事事無礙法界茲界也合上三界圓入一真理事既不相違彼此自是無礙以事入理理無盡而事事無盡以理收事理無殊而事事無殊舉一念而三世圓明吹一毛而十方炳現正中有依一毛孔中有無量無邊世界依中有正一微塵裏有

無窮無盡如來一多互融延促自在不可思議是謂
事事無礙法界也是則世出世間色心諸法不出此
四種法界又此四界唯是一心離心之外無法可言
此心亦是强名不可言議不可思議即一眞大法界
也如來證此法界性示此法界相廣此法界量放此
法界光攝此法界機彰此法界會盡此法界理演此
法界經是經一名而有三部品偈旣廣卷數勝多人
間難於秘藏龍宮久爲密護像法住世龍樹大師博
盡世間琅函因搜海中寶藏逢斯妙典無上眞乘慨

大法不聞何以見自心現量圓宗未會豈能開法性
光明注神淵記得下部之始終竭力宣揚廣上根之
知見初流布於于闐次傳演於支那自經出典此方
禪教發無礙辯才得無師智慧皆從此經法化而出
者也或在諸餘經典及師友因緣一念相應得見自
性亦須從此經印證方能弘自性圓通所以古人云
無不出乎此法界無不還歸此法界斯之謂歟是經
疏論代有當家唯清涼大師獨超越諸作體法界觀
開合此經實文殊之應身乃毘盧之徧照以六相十

玄發其幽旨以五周四分收其全文分章别義逐句
揭宗是疏鈔與經可謂君臣道合也疏鈔一出自唐
至明代不虛講至於我朝神宗年次亦講未歇時奈
何二十年來皆貴指點本文講解漸於虛浮疏鈔將
同湮沒使如來一字法門書海墨而不盡破塵經卷
包法界以無餘全若無聞良可惜哉我憨山大師乘
法界大願示生此際痛惜時蔽注意大經游心古疏
提綱挈要斷義分文全經大旨首尾昭然此綱要之
所以作也是清涼大師爲本經之勳臣我憨山大師

又爲疏鈔之導師也正閣筆之日適曹溪堅請經疏
源流未敘綱要起止無題不期大師示寂曹溪此種
公案遂成缺典幸益公法屬竭力募刻丁丑春衡爲
大師掃塔因緣特之匡山法雲蘭若得此新刻如獲
舊藏法法現前受用不盡感斯大惠無可爲酬謦此
微言用以鳴後云爾

○○安般守意經序　康僧會　吳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以濟衆生之漂流也其事有
六以治六情情有內外眼耳鼻口身心謂之內矣色
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也經曰諸海十二事謂內
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餓夫夢飯蓋無滿足也
心之溢盪無微不浹怳惚髣髴出入無間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妙形無絲髮
梵釋僊聖所不能照明默種于此化生乎彼非凡所
覩謂之陰也猶以晦曀種夫粢芬闓手覆種孳有萬

億旁人不覩其形種家不知其數也一朽乎下萬生
乎上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
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以行寂繫意著
息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
日寂無他念泊然若死謂之一禪禪棄也棄十三億
穢念之意已獲數定轉念著隨蠲除其八正有二意
意定在隨由在數矣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
也又除其一注意鼻頭謂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
趣五陰六冥諸穢滅矣煚然心明踰明月珠婬邪巧

心猶鏡處泥穢垢汚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聰叡聖
達萬土臨照雖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覩所以然
者由其垢濁衆垢汚心有踰彼鏡矣若得良師剗刮
瑩磨薄塵微曀蕩使無餘舉之以照毛髮面理無微
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
猶若於市馳心放聽廣采衆音退宴存思不識一夫
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心思寂寞志
無邪欲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
所由也行寂止意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

自頭至足反覆微察內體汚露森楚毛竪猶覩膿涕
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
衆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
也穢欲寂盡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般行者厥心
即明舉眼所觀無幽不覩往無數劫方來之事人物
所更現在諸剎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誦習無遐
不見無聲不聞怳惚髣髴存亡自由大彌八極細貫
毛氂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剎
八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之由也世尊初

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質者、於是世尊化為兩生、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于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讓國與叔、馳避本土、翔而後進、遂處京師、其為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鍼脈諸術、覩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仁、愍黎庶之頑闇、先挑其耳。卻啓其目、欲之視聽明也。徐乃陳演正真之六度、譯安般之秘奧、學者塵興、靡不去穢濁之操、

就清白之德者也、余生末蹤、始能負新、考妣徂落、三師凋喪、仰瞻雲日、悲無質受、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沒、會見南陽韓林、頴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余從之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陳慧注義、余助斟酌、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也、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眾賢、願共臨察、義有肬腨、加聖刪定、共顯神融矣、

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移交趾、出家、礪行、博覽屬文、吳孫權赤烏中、至建業、為營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興、當武初寺、時於吳朝、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賻、義旨微密、並見重後世、

安般守意經序　謝敷

夫意也者衆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遂無涯若狂夫之無所麗愛惡充心耽昏無節者戎狄之無君微矣哉即之無像尋之無朕則毫末不足以喻其細迅矣哉儵蹻惚怳眴帀宇宙則奔電不足以比其速是以彈指之間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必響報成生死栽一身所種滋蔓彌劫凡在三界倒見之徒溺喪淵流莫能自反正覺慈愍開示慧路防其終凶之源漸塞忿欲之微兆爲啓安般之

要徑泯生滅以冥寂伸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縶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制伏麤垢拂刻漏結者亦有望見貿樂之士閉色聲於視聽遏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禎祥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於華樂昔習沒於交逸福田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迴五趣億劫難拔嬰羅欲網有劇深牢由於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至於乘慧入禪亦有三輩或畏苦滅色樂宿泥洹志存自齊不務兼利者爲無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遺無不建大悲練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有本暢因緣無達本者有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住理而有非所縛非縛故無無所脫苟昏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內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四禪也若欲塵翳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馳想猶農夫之淨地明鏡之瑩刻矣然則耘耨不以爲地地淨而種滋瑩刻非以爲鏡鏡淨而照明故開士行禪非爲守寂在遊心於玄冥矣摩自發心悲

盟弘普秉權積德忘期安衆衆雖濟而莫脫將廢知而去筌矣是謂菩薩不滅想取證也此三乘雖同假禪靜至於建志厥初各有攸歸故學者宜恢心宏模植栽於始也漢之季世有捨家開士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之太子也審榮辱之浮寄齊死生乎一貫遂脫屣於萬乘抱玄德而遊化演道教以發朦表神變以源之于時俊乂歸宗釋華崇實者若禽獸之從麟鳳鱗介之赴虬蔡矣又博綜殊俗善衆國音傳授斯經變爲晉文其所譯出百餘萬言探暢幽賾淵玄難

測此安般典其文雖約義關衆經自淺至精衆行具舉學之先要孰踰者乎行者欲凝神反朴道濟無外而不循斯法者何異刖夫之陟太山無翅而圖昇虛乎釋迦如來妙慧足於曩劫歷無數以潛化至于衆生運會圓滿告成而猶現行六年以爲教端者誠以鎮一紛邪莫尚茲也由是而觀可不務歟敷染習沈寘積罪歷劫生與佛乖弗覩神化雖以微祚得稟遺典而情想繁蕪道根未固仰欣聖軌未一暫履夕惕戰懼惄焉如擣是以誠心諷誦以鍾識習每遭明叡

輒咨疑滯然寘宗已遠義訓小殊乃採集英彥戢而載焉雖粗聞大要未悟者衆於是復率愚思推檢諸數尋求明證遂相繼續撰爲注義并抄撮大安般修行諸經事相應者引而合之或以隱顯相從差簡搜尋之煩經道弘深既非愚淺所能裁衷又辭意鄙拙萬不暢一祇增理穢敢云足以闡融妙旨乎實欲私記所識以備遺忘而已耳儻有覽者願亮不逮正其愚謬焉

○○○安般注序 禪定

晉 釋道安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無往不因德之所寓無往不託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也無爲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因故能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成務者即萬有而自彼開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雙廢者守乎唯守也故修行經以斯二法而成寂得斯寂者

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斯皆乘四禪之妙止御六息之大辨者也夫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有何難也安般居十念之一於五根則念根也故撰法句者屬唯念品也昔漢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聞稽古特專阿毘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此經其所譯也茲乃趣道之要徑何莫由斯道也魏初康會爲之注義義或隱而未顯者安竊不自量敢因前人爲解其下庶欲蚊翮以助隨藍霧潤以增巨壑也

安姓衛常山扶柳人窮覽經典注般若道行密跡
安般諸經序致淵富妙盡深旨博涉經義南投襄
陽化行樊沔後歸苻堅建元中終長安五級寺

○法鏡經序　　康僧會　三國

夫心者衆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異名禍福分流以
身爲車以家爲國周旋十方禀無勸息家欲難足猶
海吞流火之獲薪六邪之殘已甚於蒺藜網之賊魚
矣女人佞等三勉其善僞而信寡斯家之爲禍也尊
邪穢賤清眞連叢瑣謗聖賢輿獄訟喪九親斯家之
所由矣是以上士恥其穢懼其厲爲之懾懾如也嘿
思遁邁由明哲之避無道矣鬄髮毀容法服爲珍靖
處廟堂練情攘穢懷道宣德開導聾瞽或有隱處山

澤漱石枕流專心滌垢神與道俱志寂齊乎無名明
化周乎羣生賢聖競於清淨稱斯道曰大明故曰法
鏡騎都尉安玄臨淮嚴浮調斯二賢者年在束齔弘
志聖業鉤深致遠窮神達幽愍世蒙惑不睹大雅竭
思譯傳斯經景謨都尉口陳嚴調筆授言既稽古義
又微妙然時干戈未戢志士莫敢或遑大道陵遲内
學者寡聞睹其景化可以拯塗炭之尤險然義壅而
不達因閑竭愚爲之注義喪師歷載莫由重質心憤
口悱停筆愴如追遠慕聖涕泗幷流今記識闕疑俟

後明哲、庶有暢成、以顯三寶矣、

○正法念處經序　小敎　失名　後魏

夫域中之名四等、道之所生萬㛰、名。蓋。衆名之所生。非有生之寔然則修促共盡。小大同期。而金字絲編。術文素篆分途列道。門張戶設。旣晓斷惑之境。未接息言之路。詎能探賾測妙。苞總無邊。有聖將應。靈因曠遠。志遺髮膚、施單城國、及繁星駐綵。夕馬騰空。出四門以結念。屬三夜而圓果。十方在己、八解俱照、智兼一切。慈洽萬方。旣而法吼傍震。甘露降洒。鷲山祇樹之下。鹿苑連河之地。衆出恒沙。徒繁林竹。反窮迷

於升極。啓重昏於燈炬。雖鵠林興慕。檀薪已燃。敎義不忘、風聲逾被。壽陵仰丹素之工。清臺寫金玉之質。承骨流輝、園閭加等、遺羿餘音、薄傳前載、幽宗絕唱。方備茲辰。使持節大將軍領中書監攝吏部尚書京畿大都督渤海王世子高公、道風虛邈、神衿峻遠、負日月於中衢。擊雷霆於上路。德表生民。作舟梁於華夏。器含羣物。制天淵於廟堂。姝流共委、酌而不竭、異軫同騖、仰以知歸。黃扉南闢、鈴閣東啓、則有高士通才、幽人偉器、懱其漢爵之重、鄙其南岳之遊、曳裾高

步自得門下俱申前趣之禮並應却行之會蓋以尋柰多方術呈異等或披卷而止或一貫獨得每留神釋典洞叩玄門以夫照璧瀉瓶遺文必舉非徒九部寧止十二遏矣西方路超百宿精力苦心不憚重繭故能法藏流行異聞俱奏爰有舍城妙說時將感通法螺良藥嚮授斯在從善業之本極身念之際標品有七明義者五至如達俗絕世託想菩提眷彼天人深嗟鬼畜鑒茲因果冥心是緣篤誠修行又悟前古載懷依仰形殊理一大覺下臨照然獨曉四攝六通

網羅羣智贊揚妙德事屬斯文直以風殊俗舛詞翰乖絕傾耳注目隔若山河將恐靈教有虧玄旨多墜有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比丘曇林僧昉等鉤深索隱言通理接延居第館四事無違乃譯明茲典名正法念處起自興和歲陽玄默終於武定淵獻之年條流積廣合七十卷微言不沫弘之在我大崇覺典尅宜靈迹此乃濟四部於法橋溺六塵於定水心般業重無德而言龍樹不追馬鳴目遠申法尊道夫豈異昔所以緇素擊節雅俗傾首義有存焉永法三界云爾

四諦十二因緣

〇陰持入經序

晉　釋道安

陰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馳騁人心變德成狂耳聾口爽耽醉榮寵抱癡投冥酸號三趣其為病也猶癩疾焉入骨徹髓良醫拱手猶顛蹶焉來則冥然莫有所識大聖悼茲痛心內發忘身安赴塗炭含厚德忍舞擊觀羅密於重雲止罝網于八極洪癡不得振其翼巨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拔兇頑於虎口以大寂為至樂五音不能聾其耳矣以無為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曜形濁世拯擢難計陟降教終潛

淪無名諸無著等尋各騰逝太弟子衆深懼妙法混然廢沒於是令迦葉集結阿難所傳凡三藏焉該羅幽廓難度難測也世雄授藥必因本病病不能均是故衆經相待乃備非彥非聖罔能綜練自茲以後神通高士各為訓釋或攬撰諸經以為行式譬瓔璣歟擇彼珠珍以色相發佩之冠之為光為飾喻繪事歟調別衆彩以圖暉列諸明叡者所撰亦然此經則是其數也有捨家開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譯梵為晉微顯闡幽其所敷宣專務禪觀醇

玄道數、深矣遠矣、是經其所出也、陰入之弊、人莫知苦、是故先聖、照以止觀、陰結日損、成泥洹品。自非知機、其孰能與於此乎、從首至于九絕。都是四十五藥也。以慧斷知、入三部者、成四諦也。十二因緣、訖淨法部者、成四信也。其爲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統斯行者、則明白四達、立根、得眼、成十力子。紹胄法王、奪澤大千。若取證、則拔三結、住壽成道、徑至應眞、此乃大乘之舟、檝泥洹之關路、于斯晉土、禪觀弛廢、學徒雖興、茂有盡漏、何者、禪思守玄、練微入寂、在取何道、猶覘于掌、墮替斯要、而希見證、不亦難乎、安末近積罪、生逢百罹、戎狄孔棘、世乏聖導、潛遁晉山、孤居離衆、幽處窮壑、竊覽篇目、淺識獨見、滯而不達、夙宵抱疑、諮諏靡質、會太陽比丘竺法濟、幷州道人支曇講、陟岨冒寇、重繭遠集、此二學士、高朗博通、誨而不倦者也、遂與析槃暢礙、造茲注解、世不値佛、又處邊國、音殊俗異、規矩不同、又以愚量聖、難以逮也、冀未踐緒者、少有微補、非敢自必析究經旨、

○了本生死經序　四諦　釋道安　晉

夫四、信、妙、輿者、衆、祐之、實、軒也、以運連縛、倒見衆生。凡在三界。罔弗冠、癡、佩、嬰、行、舞、生、死。而趣陰堂。揖、讓、色、味、驂、惑、載、疑。驅、馳、九、止、者也。既則狎賢侮聖、從其姦慝、貪、刎恚、鉞、梟截玄路、羣誹上要、殃禍備嘗矣、世雄顧愍、深圖變謀、法、矜曜於重霓。道、鼓、震於雷吼、寂、干、障乎八紘。慧、戈、陷乎三有。於是碎、癡、冠。決、嬰、佩。升、信、車。入、諦、軌。則因緣息。成四喜矣、故曰、了本生死也、了猶解也、本則癡也、元也、如來指。舉一。隅。身子仲敷高旨。引輿幽讚、美矣盛矣、夫計。身。有。命。則隨。緣。縛。謗佛毀信、若彌綸於幽室矣。夫解空無命。則成四諦。照然立信、若日、殿之、麗、乾、矣。斯乃五十六藥之崇基、淵乎蓋衆行之宗也、開微成務、孰先者乎、佛始得道、隆建大哀、此經則十六之一也、其在天竺三藏聖師、莫不以爲教首而研幾也、漢之季世、此經始降茲土、雅邃與邈、少達旨歸者也、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爲作注解、探玄暢滯、眞可謂入室者矣、俊哲先人、足以折中也、然童蒙之倫、猶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釋

來訓非苟穿鑿以紫亂朱也儻孤居始進者可以辯惑焉

大十二門經序　禪定　晉　釋道安

夫婬息存乎解色不係防閑也有絕存乎解形不係念空也色解則冶容不能縛形解則無色不能滯不縛者雖天魔玉顏窈窕豔姿莫足傾之之謂固也不滯者雖遊空無識泊然永壽莫足礙之之謂眞也何者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雖羣居猶芻靈泥洹猶如幻豈多制形而重無色哉是故聖人以四禪防淫淫無遺焉以四空滅有有無現焉淫有之息要在明乎萬行之未始有百化猶逆旅也怨憾之興興於此

彼此彼既興遂成仇敵仇敵適成勃然赫怒赫怒已發無所不至至不可至神幽想獄乃毒乃辛欣之甘之是以如來訓之以等等所難等何往不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豈非爲之乎未有圖難於其易者乎夫然則三事凶兢廢然息矣十二重關廓然闢矣根立而道生覺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門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也大人揮變榮光四塞彈撥安明吹沫千萬默動異剎必先正受明夫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

有也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此經世高所出也辭旨雅
密正而不豔比諸禪經最爲精悉案經後記云嘉禾
七年在建鄴周司隸舍寫緘在篋匣向二百年矣冥
然不行無聞名者比丘竺道護於東垣界賢者經中
得送詣濩澤乃得流布得經之後俄而其家遇火護
若不覩爲灰炭矣自然將晉斯禪也後死者不得與
聞此經也此經也八音所議四道作訓約無乏文重
無簡矣精義入神何以上乎前世又爲懸解一家之
傳故筌而次之然世高出經貴本不飾天竺古文文
如來香　卷一　四十一
通尚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今爲略注繼前人之末
非敢亂朱冀有以寤焉

緣生經幷論序（大藏華字函亦云緣生論序）　失名

原是一心積爲三界癡流漫遠苦樹鬱高欲討其際
難測其本理極實相之門筌窮假名之域五因七果
十有二分緣生之法總備於此凡則迷而起妄聖則
悟以通眞下似兔浮上如象度大哉妙覺淵乎洞盡
十地與雙林俱暢鬪城共稻芉咸敷至若此經獨苞
彼例彼所未說此乃具演攀緣爲首對治爲末總則
一十一門別則百二十門其旨微而密其詞約而隱
經之綱目攝在茲焉幷有聖者鬱楞迦附此經旨作
如來香　卷一　四十二
論顯發其論也遍取三乘之意不執一部之筌先立
偈章後與論釋偈有三十故亦名三十論也大業二
年十月南賢豆國（舊名天竺者訛也）三藏法師達摩笈多與
故翻經法師彥琮在東都上林園依林邑所獲賢豆
梵本譯爲隋言三年九月其功乃竟經二卷論一卷
三藏師究論開明義解沉審琮法師博通經論兼善
梵本共對華本更相扣擊一言靡違三覆逾審辭頗
簡質意存允正比之昔人差無尤失眞曰法燈足稱
智藏願窮後際常益世間云爾

○佛說興起行經序 說戒　　失名

所謂崑崙山者則閻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寶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黃金常五百羅漢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圍山山內平地泉處其中泉岸皆黃金以四獸頭出水其口各繞一匝已還復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則黃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三厥劣一厥劣者七里也泉中有金臺方一由延臺上有金蓮華以七寶爲莖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宿緣後以十五日

時將本弟子說訖乃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問而九荅者以木鏘之對人間償之欲示人宿緣不可逃避故也又阿耨泉中非有漏礙形所可周遊雖有阿難爲如來所接也所以殷勤告舍利弗者欲化諸龍故也

比丘尼大戒序　　釋道安 晉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之干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具此三者於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爲基址也何者戒雖檢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矜不莊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欲求不入三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來舉爲三藏之首也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

相率說戒說戒之日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鳥雀也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乏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怏怏不盡於此至歲在鶉火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毘曇於律特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爲譯慧常筆受逕夏漸冬其文乃訖考前常行世戒其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潛得一部戒

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規矩與同、猶如合符
出門應轍也、然後乃知淡乎無味。乃眞道味也。而嫌
其丁寧文多反復稱、卽命慧常令斥重去複。常乃避
席、謂大不宜爾、戒猶禮也、禮執而不誦。重先制也。愼
舉止也。戒乃遝廣長舌相、三達心制。八輩聖士、珍之
寶之。師師相付。一言乖本。有逐無赦。外國持律。其事
實爾。此土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質。無敢措手。明祇
先王之法言。而愼神命也。何至佛戒聖賢所貴、而可
改之以從方言乎、恐失四依不嚴之教也。與其巧便、

寧守雅正、譯梵爲秦東教之士、猶或非之、願不刊削
以從飾也、衆咸稱善、於是案梵文書、唯有言倒時從
順耳、前出戒十三事、中起室與檀越議三十事、中至
大姓家及綺紅錦繡衣及七因緣法、如斯之比、失旨
多矣、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
爲、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外國云
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叉
罽賴尼、尸叉罽賴尼有百七事、明也如斯則七篇矣、
叉侍尸叉罽賴尼、有百一十事、余嫌其多、侍曰我持

律許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在丘慈國、佛陀
舌彌許得比丘尼大戒來、出之正與侍同百有一十、
爾乃知其審不多也、然則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
夷戒不止五百也、
比丘大戒本、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
庾跋門怒鉢羅鞞處、然後入唱行籌曰、頞簸舍陀阿
素舍羅遮麗吏布薩陀心密栗㮈婆揄鞞度舍羅姑
緣怒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
作爲荅說戒不來者、囑授淸淨說、說已、那春夏冬若

干日已過去、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求於度世道。
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
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譬如駛水流。日月不常住。
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

八關齋制序

簡文帝　梁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皺、自非識達眞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蓄慈根於未化、無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靜。高宇閒邃。香吐六銖。煙浮五色。目對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肅恭。類倚於鶩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虵。袪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睡眠籌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一、出不請刺罰禮十拜、二、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鄰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五、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卽糺舉、爲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六、白黑維那更相糺察、若有阿隱、罰禮二十拜、七、聽經契終有不唱讃者、罰禮十拜、八、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十、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竺法汰　晉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彫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僧）劒慕王新藍、（五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

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

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乃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彌是師徒、而舌彌阿含學）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輪若干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二十也、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不得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嶺以東王侯婦女、爲道遠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撿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舌彌乃不肯令此戒來東、僧純等求之至勤、每嗟此後出法整唯之、斯戒未乃得之、其解色以息婬、不在止冶容也、不欲以止竊、不在謹封藏也、解色、則無情於外、形何計飾容與不飾乎、不欲、則無心於珠玉、何

須慢藏與緘滕乎所謂無關而不可開無約而不可解也內德既爾外又毀容粗服進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不餐形如朽柱心若溼灰斯戒之謂也豈非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也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於男也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丘尼大戒了餘其文以此推之外國道士亦難斯人也法汰頃年鄙當世爲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匣持之自隨二

如來香　卷一　四九

十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於此也賴僧純於拘夷國來得此戒本令佛念曇摩侍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人不知斯人等能遵行之不耳

佛法
韻學

○○阿毘曇心序　釋慧遠　晉

阿毘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其人以爲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贍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于問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其頌聲也擬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形羣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

如來香　卷一　五十

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象趣不可勝言者矣又其爲經標偈以立本述本以廣義先弘內以明外譬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肢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以明本二謂定己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己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眞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則覩玄路

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擬蹤聖
門尋相因之數即有以悟無崖至當之極動而入微
矣屬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茲文味之彌久兼宗匠
本正闕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參亦已涉其津矣會遇
來遊因情令譯提婆乃手執梵本口宣晉言臨文誡
懼一章三復遠亦寳而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韻
難以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明哲正其大謬
遠姓賈鴈門樓煩人少爲諸生與弟慧持受業道
安義熙十二年終于廬山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　釋慧遠

夫三業之典以禪智爲宗雖精麤異分而階藉有方
是故發軫分逵塗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
所由則幽緒告微淵博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
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
照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
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於日用交養於萬法
其妙物也運羣動以至壹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
不無無思無爲而無不爲是故洗心靜亂者以之研

慮悟徹入微者以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
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遇非其
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像
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開罕闚
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
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其
那婆斯此三應眞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
所不辨必闇軏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
超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

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隳典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蹟妙動難尋涉麤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以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盛業其爲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乎唯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事之風原去聖古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典

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蹟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寄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彼僧那以至寂爲已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爲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疎入深緣起見生死際爾乃闢九關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闔衆篇於同道開一色爲恒沙其爲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爲澄源引流

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啓歸塗以領會分別陰界導以正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辯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於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動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

舍利弗阿毘曇序

後秦　釋道標

阿毘曇、秦言無比法、出自八音、亞聖所述、作之雖節、成命曲備、重徽曠濟、祕要莫比、眞祇洹之微風、反衆流之宏趣、然佛後闇昧、競執異津、或有我有法、或無我有法、乖忤淳風、虧蒙聖道、有舍利弗、玄哲高悟。神貫翼從。德備左面。智參照來。其人以爲是非之越大猷將隱、旣曰像法任之益滯、是以敢於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卽集、先巡隄防、撫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爲經也、先立章以崇本、後廣演以明義、明義之體四焉、

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緒分也。問分者寄信扣擊、明夫應會。非問分者、假韻默通、唯宣法相、攝相應分者、總括自他、釋非相無、緒分者、遠述因緣以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矣。非相無則相與用矣。法相宣、則邪觀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矣。四體圓足。二諦義備。故稱無比法也。此經於先出阿毗曇、雖文言融通而旨格各異、制叉截自空以明宗極、故能取貴於當時、而垂軌於千載、明典振於遠維、四衆率爾、同仰是使、徇有者袪妄見之惑、向化者起卽隆之動、迨迨

焉故冥宗之遺緒也、亹亹焉故歸輪之所契也、此經標明曩代、靈液西眕、淳教彌於閻風、玄問扇於東嶺、雖秦天王沖姿叡聖、冥根樹於旣往、實相結於皇極、王德應符、闡揚三寶、聞茲典誥、夢想思覽、雖曰悠邈、感之愈勤、會天竺沙門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義學來遊、秦王旣契宿心、相與辯明經理、趣起淸言、於名、教之域、散衆微於自無之境、超超然誠韻外之致、愔愔然覆美稱之實、於是詔令傳譯、然承華天哲道嗣聖躬、玄味遠流、妙度淵極、特體明旨、遂讚其事、經師

本雖闇誦、誠宜謹備、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至十年尋應令出、但以經趣微遠、非徒關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領悟、直委之譯人者、恐津梁之要未盡於善、停至十六年、經師漸閑秦語、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了、復所向盡、然後筆受、卽復內呈上、討其煩重、領其指歸、故令文之者修飾、義之者綴潤、并校至十七年訖、若乃文外之功、勝契之妙、誠非所階、未之能詳、並求之衆經、考之諸論、新異之美、自宜之文、惟法住之實、如有表裏、然原其大體、有無兼用、微文淵

富義旨顯灼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靡趣先達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以近質綜不及遠情未能已猥參斯典希感之誠脫復微序庶望賢哲以恕其鄙（出三藏記集 大藏羣字函）

關中出禪經序

後秦 釋僧叡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摩羅法師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從受禪法既蒙啓授乃知學准法有成修首楞嚴經云人在山中學道無師道終不成是其事也尋蒙抄撰衆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鳩摩羅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

門是婆須蜜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婬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益十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別時撰出夫馳心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波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

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旣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于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非明爾乃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出此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挍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里之謬詳而定之輒復多有所正旣備無間然矣

○内典序　沈約 梁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蠉動殊貫苦樂翻回智愚相襲莫不宅火輪騖擬燄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遥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遥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於大權

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亾身著乎非巳行符四等道升十地遥然自得漏累湮銷且精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趣忘懷屏欲殊途一致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色等雖秋食年至春餉時登而耿介長蔬忡恒在念故能藉智探虚乘心照理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廻聖迹寢息神光妙吼遐徹鸞音自遠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

天人瞻慕彷彿與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曜寶刹臨雲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緗圖夫乘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袠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

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是故曲辨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咸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况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巳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金光明經序

釋宗曉　宋

夫靈心絕待泯萬物而獨存妙行難思諸緣普現則實際理地雖不受於一毫而事相門中亦不捨於一法故如來出世說金光明經依清淨心建解脫行顯出塵之經卷永廓迷情示伏藏之寶王頓圓大用夫以信相爲起教之人則菩薩無滯空之行於堅牢有贊空之頌則法身非有相之求性相該通有無互建則一經之要義在於斯至於明諸佛法性之源探如來壽量之本金光普照發揚一切智門金鼓騰聲顯

示無邊妙用則菩薩發行之源也懺除罪障本如夢之法門讚歎如來舉修行之妙果摩訶薩埵之飼虎能捨能行長者流水之濟魚有始有卒則菩薩依真之行也譬之明月當天影沉衆水真金作器體應萬形主伴圓融一多自在能於一法受一切法則信如來之秘藏實爲三界之寶乘莊嚴性海之門趣向覺王之本是以十千天子聞而頓證於菩提一切衆生入者皆同於甘露則見聞隨喜讀誦受持於一念具了無上法門者豈小緣哉凡我同儔勉思佛意

〇勝鬘經序 方廣　　釋慧觀 宋

勝鬘經者、蓋方廣之要略、超昇之洪軌、故其爲教也、創基覆簣而雲峰已搆、冲想一舉而淵悟載豁、言踰常訓、旨越舊篇、故發心希聖而神儀躍靈、歸無別章而歎德斯備、誠感聲發而尊號響集、然後勤心切戒、曠志僧那、善攝靡遺、大乘斯御、馳輪幽轍、長驅永路、期運克終、誕登玄極、玄極無二、故萬流歸一、故曰二乘皆入一乘、所謂究竟第一義乘、一誠無辨而義有區分、名曰義生、故稱謂屢轉三五之典、蓋緣此也、爾

如來香　卷一　六三

其奧也、窮無始之前、以明解惑之本、究來際之味、抱泥洹之妙、文寡義豐、彌綸羣籍、宇宙不足以擬其廣、太虛不能以議其量、淵兮其不可測也、廓兮其不可極也、將求本際之源、追返流之極者、必至于此焉、

〇十法句義經序　　釋道安 晉

夫有欲之激、百轉千化、搖蕩成教、亦何得一端乎、是故正覺因心所遷、即名爲經、邪止名正、亂止名定、方圓隨器、合散從俗、隨器故因質而立名、從俗故緣對而授藥、立名無常名、則神通矣、授藥無常藥、則感而通故矣、即已不器、又通其故、則諸行泯然、因法而結也、二三至十、在乎其人、病有衆寡、以人爲目耳、譬藥分劑、有單有複、診脈視色、投藥緣疾、法參相成、不其然乎、自佛即幽、阿難所傳、分爲三藏、纂乎前緒、部別

如來香　卷一　六四

諸經、小乘則爲阿含四行、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毘曇者、數之苑藪也、其在赤澤、碩儒通人、不學阿毘曇者、蓋闕如也、夫造舟而濟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美、是故般若啓卷、必數了諸法、卒數以成經、斯乃衆經之喉襟、爲道之樞極也、可不務乎、可不務乎、於戲、前徒不忘玄數者、鶖鷺子也、于茲繼武、有自來矣、篤斯業者、或不成也、爰晉土者、世高其俊也、偉哉、數學淵源、流清抱德、惠和播馨、此域安雖希高迹、末由也已、然旋焉、周焉、藏焉、修焉、未墜地也、升一

不惑以成積習移志蹈遠移質緣以高尚欲疲不能也人亦有言曰聖人也者人情之積也聖由積靡爐鎚之間惡可已乎經之大例皆異說同行異說者明夫一行之歸致同行者其要不可相無則行必俱行全其歸致則同處而不新不新故頓至而不惑俱行故叢萃而不迷也所謂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異是謂大備也以此察之義焉廋哉義焉廋哉夫立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或寡矣明白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者鮮矣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

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文行未錄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倫儻可察焉

刻千佛名經序

明 釋觀衡

世界以音聲爲體道德以名言爲用而綱常倫理非名言無以立矣名言於世大矣哉是以古聖先賢垂名萬世千載之下俗流常品仰名尋德以華凡習則知聖賢非名無以垂化凡愚非名無以導心而成聖成賢不可不知名言爲重矣乃至出家妙法諸佛菩薩亦以名言爲常住法身名字不朽即廣長舌常轉法輪也原其三劫三千佛因聞五十三佛名而發菩提心俱成正覺而三千諸佛亦以洪名展轉開悟衆

生佛佛道同名於世亦一也有罪障之輩經微塵劫不聞佛名字菩提種子何由生焉悲夫我輩何幸得遇釋迦法中感我覺皇宣說諸佛名字凡一歷耳根永爲道種況復稱揚讚歎唱和禮拜各自淨信成佛無疑矣病僧自建五臺以來每率清衆日課千佛名經兼修諸佛懺法有俞居士宿植德本感悟佛恩刻千佛名經一報佛恩一化羣品一自爲佛種此居士刻經之本意余因言此使傍觀出家兒日日翹勤五體和聲禮拜知非虛勞也

文無甚深之義因果歴然

刻月上女經序

明 管志道

余留心大藏久矣未聞有所謂月上女經也歲乙酉秋七月里人盛在德爲厲鬼所祟再絕再甦甦後自言爲一皂衣隸攝去赴一公廨門堂階廡畧如郡大夫治事廳而弘廠過之上有緋衣貴人威稜懍懍然則所謂郡隍大神者也庭列吏卒兩造具備鞫訊拷掠較人間加烈焉盛子所對厲鬼則其族讐盛之化云其人桀黠亡賴盛子曾訐其不法事斃諸獄越八禩矣猶從東嶽投牒下郡隍逮對株連頗衆神覈先

年桼牘呵厲鬼曰若憝重法無赦何得挾私憾輒誣陷人責之二十下禁獄而命一吏檢盛子善惡簿盛子故賢大夫嚴州郡守應陽子也雅好善嘗叅善知識蓮池受優婆塞戒立法名曰廣存又習聽講師懸明與聞法要名在善簿中吏檢簿以上神喜命吏引入後堂則西方三大聖尊像在焉左鐘右磬供具甚都旁列黃白楮二榜書八屬善士姓名黃者俱冠蓋約有數人其姓名用金硃墨錯書白者畢通畢監生儒農圖醫卜等流約百有餘人其姓名槩用墨書而廣存名預其中吏稱神事佛甚謹晨起必禮拜三聖因向兩旁善士合掌作禮而後出視廳事一切禱祀受齋供不受牲供飭內外十鄉諸冥屬悉如之視事畢仍迴禮西方以爲常且曰神雖尊尚屬鬼趣今皈依三寶求往生路耳神命前隸引盛子縱觀獄囚獄去公廨頗遠盛子隨隸迤邐行若涉氤霧中不辨天日閒聞腥穢不可聞忽見大坑星列羣僧蹲其下裸程垢膩行者溺糞僧即接食盛子詫問獄卒曰此皆破戒僧也已而洞闢犴門獄纍纍不可窮盛子所歷

獄凡六男婦雜沓而髡流居半意斯土大都爲佛門魔子地耶中有一獄號轉輪司囚徒充斥至不可數錯疊馬牛犬豕等百獸皮王者三日一入判事蓋驅惡業罪人轉入畜生道者也其他剉燒舂磨等等具足疲叱叫嗥聲徹遠邇盛子不禁悽愴辭出復反前廨四顧森森士女手握念珠若動若定有冷然御風之狀豈求往生而猶未至者耶隸率盛子復命神顧盛子曰是不嫌宣播陽世爲作善者勸因誡曰勉旃勤修善果可越吾籍不者大限届期吾不汝貸隸乃

引盛子趨出循故道還入戶內若有人推背仆檻而甦則家人已移尸地上絕兩晝夜矣往復冥司恍如半晌甦無何前隸復以神命來召經一宿而復絕神降堦溫諭曰吾生前荆州人姓曹氏自登神籙而吾母張太夫人三轉人世矣並受女身而並弗育若爲我叮嚀懸明和尚虔誦月上女經五百部祈吾母轉男且渠既踞講師座而輒遊俗姓家拜懺何也渠往歲徇楓橋牙行陸某請講彌陀四十八願遷就染緣與汙戒沙門同調吾重譴陸某亦譴渠病足三年尚

不悔乎速懺前愆聽吾所囑足疹可待又曰法席毋輕踞哉人天禮拜未易承也講師入境不問有行無行賚吾曹若干文移申請上神允其代佛宣化則終席否則中廢又曰大哉曇陽度人無量三百年爲一劫愼勿蹉此機緣盛子因請於神曰某受讐鬼所搆自分必死幸不死願跪誦法華經十二部爵再生之德神曰可哉誦須高朗解義尋思彼此俱益盛子唯唯辭去至儀門見一罪人反縛懸兩楹間楚甚問門卒爲誰曰此齊關內宗羅道五部教弟子倪打紙是

也衣食於外道而假法華經以誑俗故受斯罰耳盛子甦亟令偵倪打紙作何狀則患重瘧昏瞶數日亦自恍惚如受冥罰然者俄而懸明至盛子爲述前因懸明愕然良久隨撿藏函果得月上女經展讀再三且悚且躍謂其事奇而核著而可風屬同衣書寫已將梓以行謁余一言爲徵余索經尋數一遍而知月上女因地遠矣自揣凡心漏習何足以仰摹神聖之踪而敢張皇變幻立左道幟乎噫嘻因果之說拘儒之疑冰也史牒中所紀男化女女變男之異漫曰不

祥云爾至如履帝武錫九齡載在六籍尚持疑信於其間烏知有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不可思議之用哉則於盛子所述種種將又詆爲矯誣附會之譚未必信也易不云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壽禪師之論曰鷹化爲鳩本性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故知有情無情各無自性但隨心變唯逐業生然則轉女爲男奚足怪者而況因地菩薩乘佛威神以不思議力示現世間希有事尤不當以情見窺求也原夫四聖六凡不離因緣因本自心而緣從外合以月上

女之曠劫修證不難自轉其身我郡隍之孝感陰騭不難轉母之身此非因乎然月上女必受如來記兼與諸大菩薩發明印證而女身頓轉郡隍必資月上女經仍托淨行比丘誦持廻向而母身斯轉此非緣乎雖有正因匪緣不發雖有勝緣匪因弗召因緣相感而三世成焉淪而之分段者謂之凡超而之變易者謂之聖等分段變易皆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其唯聖中之聖歟今有宗正學者守靈明而撥因果漸投于闡提之坑殆未知因之藉乎緣也皈佛乘者滯

色相而迷性宗誤入于天魔之網殆未知緣之本乎因也甚者入主出奴鬭諍日固相驅而墮泥犁尤有慊於盛子之所觀者得無重大神之悲愍歟其標斯經以風世豈專爲度一母氏已也世多疑女身不得作佛跡月上女之事正與龍女獻珠一律由斯以觀蓋作佛不受女身豈女身果不作佛哉夫女身須臾轉男則轉惡而善轉凡而聖轉小乘而大乘亦在剎那頃耳余故表而出之以足大神勸誡之意

如來香卷之一　終

如來香卷之二目錄

序

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釋僧叡　後秦

維摩詰所說經序　釋僧肇　後秦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蘇軾　宋

刻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蔣之奇　宋

附　德清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圓覺經序　釋宗密　唐

圓覺經略疏注序　裴休　唐

首楞嚴經義海總序　曾懷　宋

附　宋沙門惟淨謝王隨爲楞嚴義疏序書

首楞嚴經通議序　釋德清　明

首楞嚴懸鏡序　虞淳熙　明

首楞嚴經懸鏡序　釋德清　明

附　王應乾楞嚴見道分說

楞嚴經玄義序　釋智旭　明

首楞嚴經四依解序　釋觀衡　明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序　釋道安　晉

合放光光賛略解序　釋道安　晋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釋道安　晋
大般若經初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二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三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四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五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六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七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八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九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十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十一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十二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十三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十四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十五會序　釋玄則　唐
大般若經第十六會序　釋玄則　唐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序　釋法藏　唐
心經修行會義序　唐　時　明
心經修行會義序　冒起宗　明
金剛般若經論疏纂要序　釋宗密　唐
七譯金剛經序　楊　顒　唐
金剛經修行會義序　唐　時　明
何躰園金剛經偈論合注序　唐　時　明

如來香卷之二目錄終

如來香卷之二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中國…圖書館 藏書印]

序中

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釋僧叡後秦

此經以毘摩羅詰所說爲名者尊其人重其法也五百應眞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荅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於右掌内妙藥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其不可思議也高格邁於十地故彌勒

屈之而虛已崇墉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竝未有窺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總化本以冥想落落焉聾法鼓於維耶而十方世界莫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於一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啓蒙於此諷詠研求以爲喉襟稟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絕往之通塞也既蒙鳩摩羅什法師正玄文摘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爲辱來不見相爲相見未緣法爲始神緣合法爲止心諸如此比無品不有無章不爾然後知邊情險詖難可以參契眞言厠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日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卽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神識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自提婆以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預希位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

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煩而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卽於講次疏以爲記冀通方之言不咎其煩而不要也

〇維摩詰所説經序　　釋僧肇 後秦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絕妙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象所測、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羣數之表、絕有心之境、渺莽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象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羣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或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覩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而謂之權。天道之極

如來香　卷二　三

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毘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門、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議之跡也。然幽關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跡、非跡無以顯本。本跡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爲名焉。大秦天王儁神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萬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以爲棲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恐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右將軍安成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長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盡寰中、又善方言。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該、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矣。余以闇短、時預聽次、雖思乏参玄、然麁得文

如來香　卷二　四

意、輒順所聞、爲之註解、畧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聞焉。

維摩詰自云、衆生病故菩薩亦病、若衆生不病者、菩薩無病。一經之旨、盡於此矣。當知菩薩現病、都如幻化、實無病相可得、病相既然、則所行六度、所運慈悲、所談不二法門、亦如幻化、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亦如幻化、無本可據、無跡可尋、若言實有是事、卽爲謗不思議經、病比丘眞一識、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蘇　軾　宋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師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

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卷四偈發明心要軾遊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慧光渾圜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任

刻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宋　蔣之奇

之奇嘗苦楞伽經難讀又難得善本會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張公施此經而眉山蘇子瞻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持以見寄之奇爲之言曰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而其多至於五千卷方其正法流行之時人有聞半偈得一句而悟入者蓋不可爲量數至於像法末法之後去聖既遠人始溺於文字有入海算沙之困而於一眞之體乃漫不省解於是有祖師出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以爲教外別傳於動容發語之頃而上根利器之人已目擊而得之矣故雲門至於罵佛而藥山至戒人不得讀經皆此意也由是去佛而謂之禪離義而謂之玄故學佛者必詆禪而諱義者亦必宗玄二家之徒更相非而不知其相爲用也且禪者六度之一也顧豈異於佛哉之奇以爲禪出於佛而玄出於義不以佛廢禪不以玄廢義則其近之矣冉求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說豈有常哉救其偏而已學佛之敝至於溺經文惑句義而人不體玄則言禪以救之學禪之敝至於馳空言玩琦辯而人不了義則言佛以救之二者更相救而佛法完矣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從來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

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而楞伽遂無傳焉今之傳者寔自張公倡之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說楞伽因緣始張公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一日入琅琊僧舍見一經函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其殆神先受之甚明也之奇聞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謂之汝初無是物祜即自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祜之前身

爲李氏子也、白樂天始生七月、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諳識聲律、史氏以爲篤於才章、蓋天稟然、而樂天固自以爲宿習之緣矣、人之以是一眞不滅之性、而死生去來於天地之間、其爲世數雖折天下之草木以爲籌筋、不能算之矣、然以淪於死生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有如張公、以高文大册、再中制舉、登侍從、秉鈞軸、出入朝廷逾四十年、風烈事業、播人耳目、則其前身嘗爲大善知識、無足疑者、其能記憶前世之事、豈不謂信然哉、

故因讀楞伽新經、而記其因緣於經之端云、

附釋德清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觀楞伽寶經記、蓋爲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衆生識藏、卽如來藏、顯發日用現前境界、令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日注疏、而日觀經記、蓋以觀遊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爲發最上乘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况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量乎。昔達磨授二祖以此經爲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則此經不獨爲文字、且又束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者衆矣、惟我聖祖以廣大不二眞心、御寰宇、修文之暇、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僧得度、如儒科、特命僧宗泐等注釋之、頒布海內、浸久而奉行者亦希、清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貴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皆如推門落臼。固不難矣。因入山習枯

禪、直至一字不識之地。一旦脫然自信、回視諸經。果了然如視歸家故道、獨於此經、苦不能句、余居海上時、萬曆壬辰夏、偶患足痛、不可忍、因請此經置案頭、潛心力究、忽寂爾亡身、及開卷讀百八義、了然如睹白黑、因憶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記之、至生滅章、其患卽愈、及乙未春、因弘法罹難、幽囚困楚中、一念孤光未昧、實仗此法門威德力也、頃蒙恩遣雷陽、丙申春過吉州、遇大行王公性海、於淨土中請益是經、因出前草二章、公首肯、遂以正

受注、斧三擇本、稽首屬余、請卒業焉、余携之、以是年三月十日抵戍所、於四月朔卽命筆、時值其地饑且癘、死傷蔽野、余坐毒霧屍陀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了然如處清涼國。至七月朔甫完卷半、比與柯孝廉復元率諸父老、掩胔骼至四千頭有奇、建盂蘭會、說幽冥戒、普濟之時、天廼雨、而癘遂止、遂令茂戻車地、大生歡喜心、無乃借此性海一滴、潤此焦枯乎、余亦奉鎮檄來五羊、憩東郭壘壁間、又首事於十月朔、至明年佛成道日廼閣筆焉、

愚竊思多生以謗法因緣、今感斯報、荷蒙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使入其難入、期年之內、奔走居半、而能了此積劫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思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感聖恩、析骨難報也、稿成、觀察海門周公欲梓之、以入賀未果、戊戌冬、適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雷陽、與余同伍、道過仙城見訪、問雷陽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不在境。因出此草示之、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歎曰、信光明幢哉、願廣法施、

遂爲疏募衆、幸諸宰官長者居士、各歡喜成之、願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海中、仰憑慧光圓照、破此夙愆、蚤登解脫、莫見聞隨喜、用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以斯功德、上報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涅槃彼岸耳、第此經單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令生正智、以一心爲眞宗、以摧邪顯正爲大用。其所破之執、各有所據、皆載彼宗、以瘴鄉苦無經論察考、卽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務在融會三譯、血脉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指一

心、技詞異說、刷洗始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爲述其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日海印沙門德清記、

○○○圓覺經序

唐 釋宗密

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大矣哉、萬法資始也、萬法虛偽、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皆同

一性、性起為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方之海印、越彼太虛、恢恢焉、晃晃焉、迥出思議之表也、我佛證此、憫物迷之、再歎奇哉、三思大事、既全十力、能摧樹下魔軍、爰起四心、欲示宅中寶藏、然迷頭捨父、悟有易難、故仙苑覺場、教興頓漸、漸設五時之異、空有迭彰。頓無二諦之殊、幽靈絕待、今此經者、頓之類歟。故如來入寂光土。凡聖一源。現受用身、主伴同會、曼殊大士、創問本起之因、薄伽至尊、首提究竟之果、照斯真體、滅彼夢形。知無我人、誰受輪轉、種種幻化。生於覺心。幻盡覺圓、心通法遍、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頓除妄宰、空不生華、漸竭愛源、金無重鑛。理絕修證、智似階差。覺前前非、名後後位、況妄忘起滅、德等圓明者焉。然出廐良駒。已搖鞭影、蘊塵大寶。須設治方、故三觀澄明、真假俱入、諸輪綺互、單複圓修。四相潛神、非覺違拒、四病出體、心華發明、復令長中下期、克念攝念而加行、別遍互習、業障惑障而銷亾、成就慧身、靜極覺遍、百千世界、佛境現前、是以聞五種名、超剎寶施福、說半偈義、

勝河沙小乘、實由無法不持、無機不被者也、噫、巴歌和衆、似量騰於猿心、雪曲應稀、了義匿於龍藏、宗密髫專魯誥、冠討竺墳、俱溺筌罤、唯味糟粕、幸於涪上、針芥相投、禪遇南宗、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頃以道非常道、諸行無常、今知心是佛心、定當作佛。然佛稱種智、修假多聞、故復行詣百城、坐探羣籍、講雖濫泰、學且師安、叨沐猶吾之納、謬當真子之印、再逢親友、彌感佛恩、久慨孤貧、將陳法施、採集般若、綸貫華嚴、提挈毗尼、發明唯識、然

旨方萬品。宜選對治。海寶千般。先求如意。槪夫文富義博、誠讓雜華。指體投機、無偕圓覺、故叅詳諸論、反復百家、以利其器、方爲疏解、冥心聖旨、極思研精、義備性相、禪兼頓漸、勒成三卷、以傳強學、然上中下品、根欲性殊、今將法彼曲成、從其易簡、更搜精要、直詮本經、庶卽事卽心、日益日損者矣。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畧疏注序

唐　裴休

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衆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淸淨、不妄不變、故曰眞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閟、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

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廻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爲智、然後爲正智、依而爲因、然後爲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任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眞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蓋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然如來垂教、指法有顯密、立義

道無形、視者莫覩、道無方、行者莫能至、况文字乎、在性之而已、豈區區數萬言而可銓之哉、對曰、噫、是不足以語道也、前不云乎、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者、圓覺也、蓋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今夫經律論三藏之文、傳于中國者五千餘卷、其所詮者何也、戒定慧而已、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已、圓覺一法也、張萬行而求之者、何、衆生之根器異也、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此疏乃大藏之疏也、羅五千軸之文、而以數卷之疏通之、豈不至簡哉、何

言其繁也、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爲得也、固不在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人而不爲、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休常遊禪師之閫域、受禪師之顯訣、無以自効、輒直讚其法而普告大衆耳、其他備乎本序云、

按圓覺科分正宗十一章、文殊一章、令信解正法成本起因、普賢十章、令依解修行、隨根證入、而十有廣畧、乘時有先後、當機有深淺、非上根圓智、其孰能大通之、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而顯演、潛通而廣被、以印定其法、爲一切經之宗也、圭峯禪師得法於荷澤嫡孫南印上足道圓和尚、一日從衆僧齋于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禪師既佩南宗密印、受圓覺懸記、於是閱大藏經律、通唯識起信等論、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宴坐於圓覺妙場、究一

雨之所霑、窮五教之殊致、乃爲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畧疏兩卷、小鈔六卷、道場修證儀一十八卷、並行於世、其序教也圓、其見法也徹、其釋義也、端如析薪、其入觀也、明若秉燭、其辭也、極於理而已、不虛騁其文也、扶於教而已、不苟飾、不以其所長病人、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未至蓋人、故無胸臆之論、蕩蕩然實十二部經之眼目、三十五祖之骨髓、生靈之大本、三世之達道、後世雖有作者、不能過矣、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或曰、

章之內、又以普賢一章爲頓悟法門、曰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者是也、普眼四章爲上根修證、威德四章爲中根修證、圓覺章淨居淨觀𨔶下根修證、其說似矣、第參證修持、元是合併工夫、最上知幻卽離、不謂一知便可歇手、無修持中儘有修持、最下安居修行、不謂戒定中全無慧照、念佛人卽是本來人、以修持言則上根亦可言漸、以參證言則下根未嘗無頓、故余止欲隨章領畧、不分上中下三根。而袁生德玄謂當仍舊、亦

未爲不可、但要識得此意、則無問分合矣、觀心居主人雎陵王應乾識

首楞嚴經義海總序

宋　曾懷

大佛頂首楞嚴經、是諸佛之法印。群生之心宗。得此印者成正覺於十方、迷此心者淪生死於塵劫、是以釋迦如來、獨佩此最上乘之法印、而出現於世、全提直指、曲折開遮。五十年間、普印群生心地、末後再垂洪範、重起眞慈、故以阿難示遭魔娆、而啓發宣明、遂有楞嚴經王、無見頂法之稱、審問心見、揀辨圓通、宣勝義中眞勝義性、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現寶刹於毫端、無量爲一。轉法輪於塵裏。全彰頓悟、併銷權乘、發

眞歸元。入如來藏、以至天魔外道。咸悟心宗。無量法門、一印印定、所謂是名無上寶印者、不虛語也、已而般刺密諦持此印、逾海越漠、彌伽釋迦用此印、譯梵成華、相國房公秉筆授而潤其文、主法璿師立科條而疏其義、自唐至宋、閱五百年、凡箋註解釋者、故不可勝數、皆此印之力也、今有閩僧咸輝上人念佛祖之囑累、慨法道之陵夷、力於禪學之餘、綜集多書、圓成大部、且以楞嚴義海爲題、求檀鏤板、確志流通、實有助於王化、而補於宗教、以開悟後來、若非乘曩願

力安能及此、華嚴王山之神、所得法門、名出現無邊大義海者、誠有在於是焉、比因姑蘇定慧長老顯公、特以此經遠來相示、余三復其文、究其深旨、隨喜贊揚、乃爰筆樂與敘其大畧、書以授之、偉乎義海冲深、法流瀰漫、事理俱備、性相混融、唯心法之大旨、盡於茲矣、後世讀是經者、能頴脫名相、旋復根塵、脩然遊戲寶明空海、而直下取證楞嚴圓照三昧、豈非悟自本心而得此法印者歟。時皇宋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太中大夫叅知政事魯郡開國矦食邑一千

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曾懷序

附　宋沙門惟淨謝王隨爲楞嚴義疏序書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惟淨謹上書于中丞閣下、近蒙新製首楞嚴經疏序、特賜寵示者、鴻儒大士、嘉讚寶乘、淺學緇流、叨竊法句、身心適悅、種智增明、頂奉依歸、不任慶幸、竊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者、菩薩行門、諸佛心印、開有爲即塵沙妙用、歸無相即法界真源。不有不空。絕名相於言象之外。現因示果。分階位於神化之中。境不礙心。惑不礙智。七大之性、大無所待。八還之法。還無所從。所以了真如心。息虛妄本。起方便慧。宣秘密言。萬法以之圓融。諸佛以之自在。入不二之二諦。悟不空之三空。偉矣真宗、不可思議。聿有高士、著述疏章、煥決祕詮、簡談佛旨、恭惟中丞、入佛知見、解法因緣、學佛修行、袪拂有空之病、宜法性相融、明起滅之端、爲護法城、作不請友、高製序引、恢闡教乘、永代作程、長爲示炬、惟淨夙承道顧、忝預奇文、佩戴恩私、不任忭躍、不宣、惟淨頓首、

首楞嚴經通議序　明　釋德清

首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秘密心印、總攝一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眞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遺。修證邪正之階差。輪迴顛倒之情狀。了然目前。如觀掌果。可謂澈一心之源。該萬法之致。無尚此經之廣大悉備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捨此外無開導矣、故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窺蠡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白、各出手眼、而弘通者非一、崇尚已極、刻意已深、而披文釋

義、靡不參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俟其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是於學者未免摸象之歎、余昔居五臺冰雪中、參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疑正心。以照矚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交、光、之、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爲主。於文、則畧如華嚴法界之設、

意在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文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爲缺、故予久有議、蘊藉胷中、及投炎荒、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餘年、至萬曆甲寅、以投老南嶽、寓靈湖之萬聖蘭若、結夏蔣、粵門人超越、侍予最久、苦疾病患難、靡不同之。予感其精誠、因入室請益懸鏡、觸發先心、遂直筆成帙、較懸鏡雖多、無非廣發一心三觀之旨。而文不暇詳釋、題曰通議、蓋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辨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爲贅、其於

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或曰、佛不思議、法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然、法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爲論議、以折邪慢之幢、良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而破之、直使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因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

首楞嚴懸鏡序　　明　虞淳熙

首楞嚴者大定之總名也而世之受此經者有不定
之疑二焉其一曰傳經不定唐神龍初般剌密諦三
藏潛將梵筴私入廣州譯而授房相國融時本國責
其違制持筴遁去融亦奏上不行外則梵本無徵内
則目錄失載已不能無疑而智昇又謂沙門懷迪遇
梵僧於廣州共譯十卷較之融本並不差異豈迪與
融同時筆授耶智昇所記不詳如此何以傳信及考
法顯誦之於晉法聰持之於梁智者不得見之於隋

而融等乃始授之於唐或彼或此或隱或顯其傳經
不定起後世之疑一也二曰判經不定五時四教之
目攝一切經無不各從其判者而獨此經最爲難判
環師判入般若璿師判入方等智圓諸師判入法華
涅槃之間夫不夭慧命未獲法身非般若矣楞伽山
上破外自然非方等矣匿王父子生不逢受命之年
非法華涅槃間矣非漸非頓非秘密非不定非藏通
別圓如眞覺百問所列始終前後恍惚難憑其判經
不定起後世之疑二也宣灑常舉秀師内道場之所
書慈師故相家之所得相質以釋傳經之疑竊意世
人皆信二師亦皆信此經無惑也乃今四衆之信慈
師如二師則判以爲非一時頓說也者顧不足信哉
室羅筏城之說一時也迦毘羅城之說又一時也結
集者直欲顯一心三觀之指卽十世古今不離當念
而例何足以拘之雖然師已顯眞心明大定幾無餘
蘊矣又必名之曰懸鏡者豈無其意歟空中之鏡懸
而照壇中之鏡蓋持心咒之軌儀也昔者阿難與摩
登伽乘此咒心一念薰修超有漏而證無學世尊將

欲敷演大陀羅尼先順其多聞之習種種開示復剖
落其所聞於佛如語四衆文殊大慧比丘等種種多
法使之泰然蕩然皎然了然而終則快然於此金剛
三昧聞薰聞修之秘此惟能說神咒若觀世音始爲
當機故歷選圓通取其梵音潮音一形一咒可從中
修證者爲法耳如是修如是證獲金剛心中初乾慧
地地地皆以金剛觀察而此金剛心金剛觀察乃金
剛三昧自旦至暮音聲相聯從耳根入者也因門而
入得陀羅尼入佛知見不然心有未通佛爲妄語矣

魔有未降、呪爲唐捐矣、獨不觀世尊自立之五名乎、曰寶印、曰救護、曰密因而終之曰陀羅尼呪灌頂章句、所云灌頂者經中凡三四見焉岳師判爲天竺灌頂部、誠有見於三藏所傳、必爲密宗此之圓圓果海詎有時量而可以一時一教收之耶。或謂五密部中、無此顯說、殊不知彼云夜啝、即如是我聞我已聞佛金口誠言曰灌頂章句矣而難信受奉行、豈不謬哉是故愍師信受而標懸鏡也、得此呪心、無論登刀入火、雖安公破句讀經、珪公詆佛妄說無不可者、舍呪

心而談眞心。是增益多聞。非世尊意。亦非愍師之意矣。

首楞嚴經懸鏡序

釋德清

原夫首楞嚴經者、乃諸佛之秘藏、修行之妙門、迷悟之根源、眞妄之大本、而其所談、直指一味清淨如來藏眞心爲體、蓋此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平等如如、絕諸名相、聖凡一際。生佛等同、然迷之則生死無端、悟之則輪廻頓息。是以吾佛證此、愍物迷之、故假大權、發啓斯教、大開修證之門、曲示歸家之路。是以一部所詮、從始洎終、不出迷悟眞妄二法、然迷途萬狀、悟有多門、若非體窮源、不無其要、至若從迷至悟之方、返妄歸眞之指、端在楞嚴大定三觀妙門

若欲洞觀法界、徹見自心、覩體還源、莫斯爲要、慨夫文詞簡奧、義理幽深、雖諸家詮疏精暢發明、而學者貪程、罔知捷徑、致使理觀昧於陳言、修習失於正受、清不揆固陋、志嘗刻意斯文、杜絕見聞、窮歷冰雪、顧智識暗昧、非敢妄擬聖心、每於一線通途、麤述鄙意、庶潛修之士、若攬鏡以照形、願即事安心、頓融藏性者矣。

附王應乾楞嚴見道分說

楞嚴妙義悉具見道分此處參透其餘可沛然解矣蓋楞嚴廣合法界細剖鄰虛而其大要在於破世相之幻顯常住之真故發端徵心而即約眼見歸心見因眼根有因則有還如頭自動搖手自開合面有塵簸是物非物是見非見非因緣自然和合等論皆以破世相之幻也心爲見精無因亦無還如見無所動見無卷舒見性不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等論皆以顯常住之真也此常住真性

空言之則本來無物而色言之則物物具備故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皆歸之如來藏中妙真如性所以發明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之旨也阿難乃始身心蕩然不更認緣影幻聚一塵一漚之身心矣夫清淨本然則宜無諸相流遷既有諸相流遷則宜相陵不相容矣胡各各周遍無礙若是此富樓那發問意也不知清淨本然覺明爲咎能所既立塵勞斯起於是有世界於是有衆生有因果三種顛倒輪迴相續諸有爲相次第流遷而如來妙覺明空並不復生山河大地金純不襍木灰不燃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第此流遷之相原屬幻妄妄本無體如何得相陵滅此觀相之性原是真常真非滯象云何復不相容總之背覺合塵則見諸相相拒離塵合覺則見太虛融通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非心非空無之而非非也可即心即空無之而非即也可離即離非是即非即無之而非離無之而非非離也可此能轉物而不轉於物之妙

也阿難仍執因緣自然之說故如來復以演若達多之狂明之而以因緣和合自然等說歸於戲論以多聞自欺深警阿難可謂老婆心切矣中間反覆辯論或離妄以明真或即妄以明真而究至於離即是非無處摸索文義環廻首尾照應如層波疊浪無可分拆溫陵見道分內又科三分恐啓學人拘泥支離之病余所爲不揣而漫言之也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
嚴經玄義序　　釋智旭　明
大佛頂者、卽心自性之理體也、隨緣不變、融四科而
惟是本真、不變隨緣、妙七大而各周法界。喻水、水之
始終惟是濕性、譬太虛之羣相不拒發揮。十界一心、
事造與理具偏攝偏含、一境三諦、橫辯與豎歷、非並
非別、依此成自行因果、故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卽
此爲化他因果、故名諸菩薩萬行首楞嚴。因果妙修、
全歸性具、化他力用、寧隔體宗。二本明而金沙立辨、

二義決而華屋有門、圓通既陳、信方便之無非聖性。
圓根既選、知耳門之獨利此方、明誨殷勤、戒乘俱急。
道場安立、顯密互資、無漸次而立漸次、能歷之正助
圓彰、卽位次而非位次、所歷之轉依如幻、精研七趣、
秖因迷此大佛頂理、而妄受輪迴、誰達空華無別體。
詳辨五魔、本求悟此大佛頂理、而中途成惑、那知妄
想作根源。是誠一代時教之精髓、成佛作祖之秘要、
無上圓頓之旨歸、三根普被之方便、超權小之殊勝
法門、摧魔外之實相正印也。所以一念示人、滅業障
如翻大地、依教行道、成菩提、如觀掌果、智者大師閱
名遥禮、不憚其勞、般剌密者、剖膊遠傳、不辭其苦、智
旭生逢像季、獲遘雄詮、自非大士神功、曷繇染指。特
以文圓義妙、旨遠趣深、註疏雖多、宗極未立、悲了義
之尚隱、痛迷津之孰告、不辭固陋、聊殫隙明、偏採衆
長、折衷一理、研精竭思、再述玄文、不敢與前人苦較
是非、但自向斯經深求脈絡、願我同仁、虛心著眼、必
有如其同異淺深、違順得失者矣。

○首楞嚴經四依解序　釋觀衡 明

夫首楞嚴者。乃人人日用能見能聞能覺能知之自
性也。蓋此性即是常住真心。一真法界。聖凡不二。物
我同源。如是廣大圓明妙性。而衆生用之。能見能聞。
能覺能知。而不識知廣大圓明。實自狹自小自私自
昧。可謂日用而不知也。圓覺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
圓覺者。凡夫也。斯之謂歟。原此見聞知覺。常住真心。
照而常寂。名爲奢摩他。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非
即空如來藏。又此常住真心。寂而常照。名爲三摩提。

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即。即不空如來藏。又此常
住真心。寂照不二。名爲禪那。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
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即空不空如來藏。是則三藏本
乎一心。三觀原無二體。究竟常住。無壞無雜。故名首
楞嚴。苟能於此見聞覺知。薦得常住真心。性淨明體。
而首楞嚴大定。備在我而不在於經也。若然者。心外
無法。法外無心。舉心則念念真詮。觀經則字字本性。
豈容心法能所對待之分哉。孰能達此。又不唯一經
之文義不屬於他。盛矣盡眼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
所觸。舌之所嘗。身之所覺。意之所知。盡於虛空。徧於
法界。塵塵剎剎。事事法法。亦不出此見聞覺知六湛
圓明之外。是則十方法界。乃吾見聞覺知之性量。十
方諸佛。乃吾見聞覺知之心光。諸佛於衆生心中。轉
大法輪。衆生於諸佛光中。聞第一義。斯則一爲無量。
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
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
轉大法輪。如是妙用。衆生日用。個個圓成。豈唯諸佛
獨能哉。若爾廣大性量。廣大真用。即此日用見聞覺

知而不知不覺。不能廣大真實受用。孰之過歟。經云。
汝復欲知無始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唯汝六根。
更非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
寂淨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知此離吾見聞覺知。
別無片事可得。豈非十方世界。囫囫圇圇。是一輪見
聞覺知。妙真如性耶。第衆生日用不知。勞我覺皇出
現於世。將錯就錯。從迷指迷。將此見聞覺知分作五
時名教。總欲生住異滅。復歸一性圓常。因當機有淺
深。故乘時有先後。至於斯經也。開三乘之區宇。統五

教之宏綱權實並融性相俱徹初標常住眞心分別爲二種根本後明二決定義究竟歸常住眞心其究妄也卽處卽體以推心心本非心若同若別以分見見亦非見其究眞也無內無外以示圓圓自何圓不動不變以顯常常如所常或舉拳或垂手滿盤托放阿難目前或交光或灌頂親手撥在大衆口裏或剖剝於物象或直指於見精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掃除戲論而妄想自空曰淸淨曰本然曰周徧曰不動搖但不分別而實相全露發揮三種藏性

細釋深妙疑惑以應妙奢摩他之請詳明二決定義繼選耳根圓通以滿最初方便之酬復示壇儀法行以爲末世攝心重宜秘密伽陀以作當來護念見聞之眞宅既悟莊嚴之妙門已知借路還家由因達果立三漸次滅二倒因畨十二類生日用不知之沉習成十二聖位稱性圓明之妙覺當機舉果求因問荅事訖世尊依因示果修證義周隨請眞詮之名便示了義之目阿難末問七趣情想之昇降如來自說五陰迷悟之淺深總是日用不知未全道力是知一經所示所說大意不出當機所恨所請二關精研所恨未全道力之致使盡日用不知之愚發明所請得成菩提之因便克自性圓明之妙全經之旨旨盡於斯要其如來種種方便費盡多少婆心不過指示人人日用見聞覺知就是如來成佛眞體如能極盡擔當不唯當下與諸佛把手共行便能高跳毘盧頂額上去也可不快哉可不快哉是經自唐譯已還千有餘載傳疏相繼二十餘家犁文搜義曲盡幽微究妄研眞了無滯礙大觀諸疏似乎白日之下弗藉别燈細

閱本經實矣太虛之中不勞施點何乃自見未圓不能如龍游空超超於文義之外鈍根不猛偏好猶蠹蛀木曲曲於字句之中茲不揣沉冥妄作分釋自知不免聚笑於大方之口且圖取快於偏陋之心知我罪我我心一如是我非我各有高見衡不敢強知焉開章分門不越古式節文發義唯依本經故以四依名之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序　智覯　釋道安　晉

大哉智度萬聖資通咸宗以成也地合日照無法不周不恃不處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無形兩忘玄莫塊然無主此智之紀也夫永壽莫美乎上乾而齊之殤子神偉莫美於凌虛而同之涓滯至德莫大乎眞人而比之朽種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夢由此論之亮爲衆聖宗矣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爲之域耳非據眞如遊法性冥然無名也據眞如遊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也名教遠想者智

度之蘧廬也然存乎證者莫不契其無生而惶眩存乎迹者莫不忿其蕩冥而誕誹道動必反優劣致殊眩誹不其宜乎不其宜乎要斯法也與進度齊軫逍遙俱遊千行萬定莫不以成衆行得字而智進全名諸法參相成者求之此列也且其經也進咨第一義以爲語端追述權便以爲談首行無細而不歷數無微而不極言似煩而各有宗義似重而各有主璅見者慶其邇教而悅寤宏喆者望其遠標而絕目陟者彌高而不能階涉者彌深而不能測謀者慮不能規尋者度不能盡墜杳冥矣眞可謂大業淵藪妙矣者哉然凡論之者攻文以徵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者也何則考文則異同每爲辭尋句則觸類每爲旨爲辭則喪其卒成之致爲旨則忽其始擬之義矣若率初以要其終或忘文以全其質者則大智玄通居可知也從始發意逮一切智曲成決著八地無染謂之智也故曰遠離也三脫照空四非明有統鑑諸法因後成用藥病雙亡謂之觀也明此二行於三十萬言其如視諸掌乎顛沛造次無

起無上也佛泥洹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爲道行品桓靈之世朔佛齎詣京師譯爲漢文因本順旨轉音如已敬順聖言了不加飾也然經既抄投撮合成章音殊俗異譯人口傳自非三達胡能一一得本緣故乎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仕行恥此尋求其本到于闐乃得送詣倉垣出爲放光品斥重省刪務令婉便若其悉文將過三倍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爲繼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煥然闡幽支讖全本其亦應然何者抄經刪削所

害必多委本從聖乃佛之至誠也安不量末學庶幾斯心載詠載玩未墜于地檢其所出事本終始猶令折傷玷缺戢然無際假無放光何由解斯經乎永謝先喆所蒙多矣今集所見爲解句下始況現首終隱現尾出經見異銓其得否舉本證抄敢增損也幸我同好飾其瑕謫也

○合放光光讚畧解序 删

晉 釋道安

般若波羅密者成無上正眞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義焉法身也如也眞際也故其爲經也以如爲首以法身爲宗也如者爾也本末等爾無能令不爾也佛之興滅綿綿常存悠然無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名故於戒則無戒無犯在定則無定無亂處智則無智無愚泯爾都忘二三盡息皎然不緇故曰淨也常道也眞際者無所著也泊然不動湛爾玄齊無爲也無不爲也萬法有爲而此法淵默故曰無所有者是法之眞也由是其經萬行兩廢觸章輒無也何者癡則無往而非徼終日言盡物也故爲八萬四千塵垢門也慧則無往而非妙終日言盡道也故爲八萬四千度無極也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凡論般若推諸病之壇服者理徹者也尋衆藥之封域者斷迹者也高談其轍迹者失其所以指南也其所以指南者若假號章之不住五通品之不貢高是其涉百辟而不失午者也宜精理其轍迹又思存其所

指則始可與言智已矣何者諸五陰至薩云若則是菩薩來往所現法慧可道之道也諸一相無相則是菩薩來往所現與慧明乎常道也可道故後章或曰世俗或曰說已也常道則或曰無爲或曰復說也此兩者同謂之智而不可相無也斯乃轉法輪之目要般若波羅蜜之常例也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釋道安　晉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恒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叉羅等會建元十八年正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梵天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盧首盧三十二字梵數經法也即審數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字天竺沙門曇摩蜱執本佛護爲譯對而檢之慧進筆受

與放光光讚同者無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義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爲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爲一卷合五卷也譯梵爲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刻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

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
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相因時俗有易而
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
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
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
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
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
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梵爲秦詎可不愼
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大匠之

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
梵本難繫者也又羅支越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
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爲煩重以尚書爲質
朴而刪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
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實也其有方言古辭自爲解
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厭如
復析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外域之嘉會也於九十
章蕩然無措疑毫芒之間泯然無微疹已矣乎

○大般若經初會序 唐 釋玄則

大般若經者乃希代之絕唱曠劫之遐津光被人天
括囊眞俗誠入神之奧府有國之靈鎮自非聖德遠
覃哲人孤出則玄音罕貿圓教豈臻所以帝敘金照
皇述瓊振事邈千古理鏡三辰鬱矣斯文備乎茲日
然則部分二四昔徒掌其半珠會兼十六今乃握其
全寶竊案諸會別起每比一部輒復本以殊迹各申
一序至如靈峯始集宏韻首馳控蕩身源敷弘心要
何者夫五蘊爲有情之封二我爲有封之宅宅我而

舉則逐燄之水方深封蘊以居則尋香之堞彌峻焉
識夫我之所根者想想妄而我不存蘊之所繫者名
名假而蘊無託故卽空之談啓亡言之理暢閱紛俗
於非動置蠢徒於不生齊谷響於百名儔鏡姿於萬
像筌宰失寄而後眞宰獨融規准莫施而後冲規妙
立慮塗千泯言術四窮使夫淺躁投機拘攣解桎嬎
司南之有在同拱北以知歸義既天悠詞仍海溢且
爲諸分之本又是前古未傳凡勒成四百卷八十五
品矣或謂權之方土理宜裁譯竊應之曰一言可蔽

而雅頌之作聯章二字可題而涅槃之音積軸僂柔嘽緩其慈誨乎若譯而可削恐貽患於傷手今傳而必本庶無譏於溢言況搦扎之辰慨念增損而寬交之夕烱戒昭彰終始感覞具如別錄其有大心茂器久聞歷奉者自致不驚不怖爰諮爰度矣

〇大般若經第二會序

唐　釋玄則

觀夫委契中道摅妙軌於無垠流賞一歸漾玄津於有截何嘗不首情而汲悟即事以排疑疑繁而誨自廣悟初而訪逾篤所以重指鷲阿再扣龍泉慧命相聚則善現居宗法忍爲羣則妙祥端首既而搖區示警闢寓開嚴舌掩大千身分巨億光汎慈影而六趣霑和聲颺法言而十方動訊既駭殊覩方希秘獎或謂迹高類誕情昏佇析故嘗言曰殉蠢管之察是病高深執蟪菌之辰終欺歲祀夫以淺定微術猶擅五通小善片言實應千里況梃孕羣品彈厭衆靈萬期一會窮冥極遠是使微塵剎土不動而遊恒沙諸佛不謀而證非般若至賾其孰能致此是用十空瑩𥇖七如朗聽雖惱趣森橫寂岸層迴莫不同幻藥之開落不滅不生比夢象之姸蚩無染無淨森谷投響則譽毀共銷月池浸色則物我俱謝文優理詣感通悟永凡有八十五品七十八卷即舊大品光讚放光然大品之於光讚詞倍豐而加美即明此分之於大品文益具而彌亘攢輝挍寶豈不盛歟

○○大般若經第三會序　　釋玄則 唐

夫正理晦於率情。而情由理鏡。妙觀睽於循迹。而迹以觀寘。然情迹兩崇、假名相而躭習。則理觀雙拔、資漸漬於多聞、王城所以亟迁、聖席於茲復坦。是用入遊戲定。摛前會之神蹤。出微妙音、集向時之遥證。光敷法潤、藻沃心源、將欲利無利於情區。度不度於生品。運六通於即寂。流四辯於忘言。固當住不思議、得無分別、至如夢中重夢、尚縈馳徇之勞、即明覺後復覺、乃有發蒙之慶。何物物之殊炫。而如如之罕覯哉。

彼如復如者、非異所異也、在纏出纏而性淨。有佛無佛而體常、會之則歸來。號如來矣。乖之則流異。稱異生焉。前際空而累盡。後際空而德滿。爾其闢甘露門、坐金剛座、假名法外。無色而莊嚴、勝義諦中。無心而啓悟。故能斷以空滯空之惡取。開無説假説之善權。熈妙色之殊對、霈圓音之各解、莫非自般若以爲源。依般若以成學。譬山王之高妙、谷王之宗長、義必重深、辭亦豐祕、凡五十九卷三十一品。於舊無涉、號單譯焉。

○大般若經第四會序　　釋玄則 唐

若夫識之所識。曷嘗非識。如之所如。未始不如。是故能行與所行兼空。則攝受之理廢。自性與無性不興。則執取之念忘。若忘執而有恃。或存槃以隳業。知盛修而不行。乃虛已而制勝。恐野馬之情未戢。故靈鷲之談復敞。或曰、其在名也、每切有行之誡、其於實也、必誓無行之怠、塗致或爽、折中奚歸、竊應之曰、一切凡夫、剖名相之符。保癡愛之宅。所以措懷有著。擬議必違。至真反此。動寂斯會。由此言之、行亦不行。不行

亦不行、而宛然行矣。宛然不行矣。以假名般若。授假名菩薩、是持幻法與幻人。故無作亦無得。此又晨蜉之語。歲夢蝶之議。覺乎慨斯取之未傾、欣此教之方漸。凡二十九品。一十八卷。即舊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經。品之爲言分也、分有長短、故有大品小品焉、道行即分中之初品。譯者取以別經。明度乃智度之異言。即就總目爲號。實由殘缺未具。故使名題亦差。今大教克圓。鴻規允布、心術之要。可復道哉。

○○大般若經第五會序　　釋玄則 唐

蓋聞申申天天宴居而欲流誨憤憤悱悱離座而思請益況深慈之遠鞠遍知之委照妙感之潛通玄機之盛扣其於詵也何能已乎神運之來亟詣景集靈山之上復動希聲艮由心塗易蕪情霤難拂滯識象之爲識昧空色之卽空豈知夫法體法如不一不二性相𠰍寂言慮莫尋旣無一在而可舒又無不在而可卷諒非兆朕之可導又非塵躅之可隨斯則行不行矣住不住矣觀無二之性與二不二則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紛之則萬舛澄之則一如一如未限而義區之一義未易而名異之一名未改而想貿之一想未派而取亂之過此巳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與大心廻向之與隨喜忘之則戒定慧蘊存之則想心見倒夫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釋五花之授記乃證菩提撓七寶之校量方深福德天供天護加頂讚而徒殷神呪神珠語靈祥而不極痛惟此會未傳茲壤凡二十四品今譯充十卷其亹亹通韻新新湧奉者固當不以抵羽而輕積珍矣

○○大般若經第六會序　　釋玄則　唐

原夫控歸塗以彌綸。踐要極而端務、莫若警十度；於一施披六蔽於三檀、剏般若之大猷、固總領而高視誠庶心之局扃。積行之樞軸、故能範圍眞際、充塞塵區、汎之則無緣。綏之則無動、大悲抗其首、大捨維其末、恬五痛之苦、修倏三祇之遥序、願無近遠、遇物成資、善靡潙纖、觸塗必衍。憑無象而永日、輟有輪於長夜、窮幽盡妙、其般若之致乎。粤有天王、是爲最勝、指樂宜而下拜、況嘉名而上表、念茲在茲、爰究爰度、然

以位懸道隔、非目擊之能存、所以軌衆諧辰、寄言提而取悟、卽舊勝天王般若、今譯成八卷、一十七品、其發明弘旨、敞拔幽關、固已法寶騈映、義林交積、自性三種、鬱無性以芊眠、果德萬區、般不德而輝煥、凡鼓篋之士、猶希取質、況乘杯之客、如何勿思。

○○大般若經第七會序　　釋玄則　唐

聞夫卽相無覩、挺眞如之壯觀、卽慮無知、成種智之默識、但二塵且落、時逐見以輕濃、五翳將披、復因疑而聚散、是以騤明空道、給孤總旋憩之場、歷選時徒、妙吉昇對揚之重、忽無覩以瞻仰、俄不聆以餐悟、旣泯修而造修、亦絕學而趨學、狀其區別、則菩提萬流、斷其混泓、則涅槃一相。一相則不見生死、萬流則無非佛法、不壞假名之繁總、而開實相之沉寥、正明如來、法無況菩薩法、菩薩法無況二乘法、二乘法無況

凡夫法、法尚不有、何有菩提、尚無菩提、云何可趣、尚無可趣、何有證得、尚無證得、何有證者、是故有之斯殊、無之斯貫、洞之斯遠、沮之斯局、豁爾夷蕩、而無懈熾、然翹勵、而不精惱、祲與慈淨、分華劒林、將玉毫比色、皆其所也、何以易諸、觀其假言、路以便、便仰眞宗、而止、止奕奕珠轉。泠泠玉振、起予聖旨、莫尚於茲、騈體法王、不亦宜乎、然則探其義也、發秘藏之玄局、味其談也、包蜜語之殊轍、詞婉而旨蜜、卽舊文殊般若、矣、雖雙軸成部、而警策備彰、庶七衆所歸、較然無遠、

○○大般若經第八會序

釋玄則　唐

載惟清規外滌乃照晉於襟靈神理內康俄發揮於事業若不訊諸動寂將或謬以隨迎是故妙祥資舍衛之稟龍祥扣分衛之節挫舉下而迂足措屈伸而矯手慮不慮以思惟行無行以發趣食夫幻食反類懸匏資以無資翻同冽井俄而縱觀空術澄襟海定孕生靈爲水性罄功德爲珍府晏六動而不搖走三乘以終駐無宰不宰黜心王而利見無親不親恢善友而遙集是令近事取鉢駭循臂之不存應供投襟

兀撫心其已滅譬蜃樓切景知積氣以忘躋鸞鏡含姿悟惟空而輟攬故能自近而鑒遠由真以立俗識危生之露集知幻質之泡浮電倏青紫之輝雲空軒蓋之影文約理贍昔秘今傳雖一軸且單譯而三復固多重味矣

○○大般若經第九會序能斷金剛

釋玄則　唐

竊尋浩汗其源者必總靈怪之儲紛糺其峰者自動鬱冥之觀况冲照倬存逸韻遐舉規真附體紐玄立極根大衍於初會華小成於後心蓄靈蘊福信哉宜矣故其承閑語要三問禁其標節理情塗兩如肅其致窮非想以布想弘不濟之大勳攝衆度以檀度勵無行之廣德願侔瞰日格虛空而未量信異隨風汎聲香而不住忘法身於相好豈見如來分剎土於微塵誰爲世界河沙數非多之多福山王比非大之大

身法性絕言謂有說而便謗菩提離取知無授而乃成皆所以拂靄疑津剪萌心徑賞觸類而不極悋緣情而必盡然金剛之銳賞二物之可銷對除之猛雖一念其無墨詞必舉凡故率言每約理好鉤賾故屬意多迷前聖由之著論後賢所以般學非直有緣震旦實亦見重昌期廣畧二本前後五譯無新無故逾鍊逾明然經卷所在則爲有佛故受持之跡其驗若神傳之物聽具如別錄爾其刷蕩二邊彰明九觀雲飄絲鬢愁含變滅之影電轉珠日榮遷倏忽之光星

夜編而曉落則邪見難保露陰泫而陽晞則色蘊方促以有為之若此加無相之如彼寧不荷付囑之遥恩躬受行之美謚矣

大般若經第十會序

釋玄則

般若理趣分者蓋乃㝡諸會之旨歸綰積篇之宗緒眇詞筌而動眷燭意象以興言是以瞬德寶之所叢則金剛之慧為極晞觀照之攸炫則圓鏡之智居尊所以上集天宮因自在而為心表傍開寶殿寄摩尼而作說標明般若之勝規乃庶行之淵府故能長驅大地抗策上乘既得一以儀眞且吹萬以甄俗行位兼積聳德山而秀峙句義畢圓吞教海而澄廓爾其攝眞淨器入廣大輪性印磊以成文智冠嶷以騰質

然後即灌頂位披總持門以寂滅心住平等性滌除戲論說無所說絕棄妄想思不可思足使愉忿共情親怨等觀名字斯假同法界之甚深障漏未銷均菩提之遠離信乎心凝旨夐義皎詞明言理則理遂環中談趣則趣冲垓表雖一軸單譯而具該諸分若不留連此旨咀詠斯文何能指悟迷津搜奇寄藏矣

○大般若經第十一會序 布施　　釋玄則 唐

蓋萬德相照統之者三身萬行相資都之者六度若冲虛之六翮伺塵之六情矣故每因別會各彰其分焉至如利物之基捨著之漸詳其要也無出施乎但施有淪昇良資誘折所以室羅復集檀那肇唱欲令三堅失守十度成津卽當攝四誓之修期拼七空之秘鍵縶二乘之直上摧三輪以遐鶩紀以雖識何國城之可依斥以假名豈頭目之爲我推之以隨喜則不植而自滋矣終之以廻向則不勸而自覃矣控之

以菩提則不遷而自致矣權之以方便則不念而自融矣故不患物之少也患夫用心之不弘不患施之難也患夫忘取之不易其有嚴心以爲淨是未臻其嚴矣趣寂以爲真是未會其寂矣又况名譽福樂之求王賊水火之慮其於致極不亦彌遠然則大覺之士弘願所歸其財施也畢生品以充足其法施也罄含識而出離然後忘其所以爲之失其所以利之洎乎無感矣巍乎有成矣惟斯文之允被欣此念之方恢雖盧至之不拔卜商之難假亦冀慈音漸染鄙悋推移自此而還孰能無變其文句贍溢誨喻殷明凡勒成五卷并重譯矣

〇〇大般若經第十二會序　淨戒　　釋玄則　唐

夫欲儲淨法先滌身器將越愛流前鳩行檝居共遥也特有戒焉所以復指名區更申玄集切身口而流訓則一言一行斯佛事矣因動靜以研機則舉足下足斯道場矣誠喻道之夷陘闇室之凝釭度疾之仙丸出苦之神馭鑒德者之明鏡嚴心者之寶鬘涉象季之大師處塵俗之善友雖目之無朕搏之不觸而芬郁布寫類迷迭之盈空潔眹澄華比醍醐之洞邑含靈所以埏埴法界所以彌綸善逝法王抗之以爲

明足具壽尊者養之而爲淨命但簡以行處或非處而難遵格以正乘或他乘而致爽十七羣之喧俗尚動王機五百生之掉影仍貽佛誡矧復嗅蓮馥而爲盜分釧響以成婬涅槃爲求保專精而尚犯菩提入願受欲樂而猶持輕嫌與重性同科意防與身遮共品諦故住故能行所行導以隨喜融以法性豈止草繫情般木又義遠毒龍眷毒怖鴿忘怖將被之黎蠢棲之常樂使八寒流煦五熱浮涼辟荔失其炎河輪圍發其闇渚行門允備種智克圓其五軸單譯一如施分凡息心之士豈不謌焉

○○大般若經第十三會序　安忍

釋玄則　唐

惟夫擅等覺之靈根膺廣慈之奧主焉闇海而利往籠蒼品以遐征則忍波羅蜜爲無與競是以玄明匯萃神謨繼闡將夷道梗爲沮心怨播親親於蠢徒闢蕩蕩於情路雖毀甚矛鏃害窮虀粉必當內觸我想外詆人相目鄰虛之有間投刃曷傷念機關之無主觸舟奚若我無自我物復誰物譬夫大浸稽空而空無溺懼積洿歸澤而澤無垢忿況已謝之聲毀譽一貫既遷之色損益同科大欲僥之以樂豈復加之以

苦不有來損則攝受之路無從不有往慈則菩提之行無主翻爲善友更領深恩聞詈劇絲竹之娛得捶驗捧戴之恍太子之二目兼喪曾靡二心仙人之七分支解方酬七覺其感通也則百矛集體百福之相開萬惱嬰身萬德之基立其致用也則遠契無生俯遠塵於證淨遥賚大捨均左塗於右割比懇愧而爲衣則龍衮不侔其麗禦煩惱而成鎧則犀渠有謝其堅語其大力則拔山無以喻談其無畏則賈勇弗之倫始即事而爲三卒階行而成五莫不具依方便斯著圓音詞吉殷勤理義詳覈一軸單譯比於勤分規弼之美不其要歟

○大般若經第十四會序 精進　　釋玄則 唐

觀夫至運無動妙警伊寂梵輪真退轉之規慈航虛下濟之影斯進德所以爲貴勤音所由而作也其有揭情匾而遠荷指覺地以高驤比擐甲之精堅同策駟之遄夙則必任善以爲輗引之無窮之路委身而作隸驅之罔極之期微五欲之宴安乃三塗之酖毒從四修之勞悴實萬德之光敷惟夫淺溜穿石小滴盈器鑽燧之勤斷幹之漸皆積微不已故在著可觀蚓弱質而飲泉蟹壯容而寄穴驊騮怠矣駑駕先之

矧乎摩訶衍心波羅蜜行其於勉刻豈忘動靜故能千界如毀詢一句以投之萬流方割拯一命而派之假使駐補處以三祇終競勇於初發雖復澹即空於萬行乃均熾於昔耽不端倪其所欲行不翹佇其所當證撫塵劫之修如瞬仍如渴日視沙界之赴若鄰猶般夙夜故精進之於諸度也若銜捶之在羣馭焉正勤之於道品也若鹽梅之資列鼎焉正法源底由之而至聖人能事於茲而畢然後聞舍利之談覺支則輟賞無地億底沙之流讚頌則勃興斯在三練之業允該六意之修奚極緬惟景躅豈遑寧處載詠玄章益荷昭趣文乃單卷事非重譯庶將貿寸陰以尺璧甘夕死於朝聞矣

○○大般若經第十五會序 靜慮　　釋玄則 唐

夫心之用也其大矣哉動之則舛競聿興靜之則衆變幾息大之則充乎法界細之則入於鄰虛故海嶽寰區心之影也形骸耳目心之候也生死邅迴心之迷也菩提昭曠心之悟也三界唯此寔曰難調一處制之斯無不辦所以仍給孤之勝集開等持之妙門明夫定品克遷心源允晏沉掉雙斥止觀兩澄朋棲欲界之表孤騫有頂之外境緣滅而逾明因枝翦而更肅湛乎累盡動與德會故統之則一如權之則二

相敵之則三脫依之則四神行之則五印檢之則六念聚之則七善流之則八解階之則九次肆之則十遍其餘四念四等之儔五根五力之類莫不亘諸禪地蒨蒹乎根本儲之定激磊砢乎邊際譬泥之在均金之在鍜唯所用耳豈有限哉故能力味精通神妙揮忽日月上掩川嶽下搖身遍十方聲覃六趣水火交質金土易形殫變化之塗出思議之表具微妙定不受快已之勝生闕惡趣門而甘利他之獄苦至有八禪分用三昧異名曰旋星光月愛花德遊戲奮迅清淨照明或百或千難階難極咸資詭力具啓嗣編凡勒成兩卷亦未經再譯星入禪秘其誰捨諸

○大般若經第十六會序　般若

唐　釋玄則

尋夫理舛奏以司方坦一歸而揆務何嘗不鎔想真際弭執幻塵雖檀戒之崇嚴忍進之訓銑卒悟寵於實慧假道於真詮將開象觸之迷復有鷺池之會所以光導五之迹昇第一之乘甄陶二邊洞希微而聽聯擬議四句仰滓寂以韜音剪諸見之萌則緊蘂星落褰積疑之網則障殺雲披了性空而常修悟生假而恒利四魔由之亂轍六度因而彙征施以之不捐而難捨能捨戒以之不檢而難護能護忍以之無受而堪於不堪進以之無行而發於不發定以之亡靜而三相不相慧以之亡照而三輪不輪故體之則動而逾寂謬之則寂而彌動法不即離於非法行豈一異於無行其覺證也真心混而一觀其出生也法寶駢而萬區故有二智焉三身焉四辯焉五眼焉六通焉七覺焉八正焉九定焉十力焉加十八不共八十隨相十二緣智二十空心皆挻以咽多成之羅若聚以玉毫之表流之金吻之誨勒成八卷元非再譯則以不敏謬齒譯徒緬諸會之昌筵嗟既往而莫奉眷

言舛獎載表遺音本慈吹以紛騰因聖期而頂戴將使家傳妙寶人握靈珠洗客塵於八區霈玄滋於萬葉福庇宸極帝后延齡慶洽黎蒸法教增闡庶狹中之士罷疑於驚怖之辰上慢之賓輟謗於充詘之際自非恒沙歷奉宿代累聞何能啓篇投悕忘言入賞者哉悲夫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畧疏敘　　唐 釋法藏

夫以眞源素範、冲漠隔於筌罤。妙覺玄猷、與廓超於言象。雖眞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亡、一味常顯。良以眞空未嘗不有、即有以辨於空、幻有未始不空、即空以明於有。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不空之空、空而非斷。不有之有、有而不常。四執既亡、百非斯遣。般若玄旨、斯之謂歟。若歷事備陳、言過二十萬頌、若撮其樞要、理盡一十四行。是知詮眞之教、乍廣畧而隨緣。超言之宗、性圓通而俱現。般若心經者、實謂

曜昏衢之高炬、濟苦海之迅航、拯物導迷、莫斯爲最。然則般若以神鑒爲體、波羅蜜多以到彼岸爲功、心顯要妙所歸、經乃貫穿言教、從法就喻、詮旨爲目、故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心經修行會義敘　　明 唐時

如來說法總要、衆生自見本心。故不空譯此經云、菩薩有般若波羅蜜多心、名普遍智藏。又云、菩薩白言、我欲於此會中、說諸菩薩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蒙佛聽許。則般若波羅蜜多心七字、是觀世音菩薩所安之名、不當舍此義而別求心字之解明矣。經言色空不異、即楞嚴經中所謂性色眞空、性空眞色、非普遍智藏之義乎。

何以謂之智藏、此心遍滿法界、第非觀不照、見非般

若不能觀、非深般若不能觀之徹底。菩薩依此觀門、即五蘊以究竟涅槃、諸佛如來依此觀門、即五蘊而成正等正覺。然則曰五蘊、而世間法盡矣。曰照見五蘊皆空、而出世間法盡矣。是五蘊皆空一語、即金剛經佛法非佛法、一切法皆是佛法、即法華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之義。可見得此一觀、遍法界總是一個光明藏海、故曰大神、曰大明、豈非普遍智藏哉。所以千聖修行、離不了觀字、故唐譯開卷第一個字、即出一觀字、謂其爲修行之要義也。特爲文簡易持

未見此經之源委驟然讀之不知此經爲佛語爲觀世音語西竺施護譯世尊入甚深光明宣説正法觀世音在此會中已能修行甚深般若舍利子承佛威神爲衆生啓請修學之法大士代佛宣揚世尊出定讚歎可見觀正是修行則修行二字仍宜拈出者也賢首大師深領此義畧疏中釋色空相卽與生滅垢淨等類舉天台觀門蓋色是假觀空是真觀空色相卽是中觀三觀圓修卽是如來出現於世故盡力發明而連珠慧燈二記又發明賢首之意皆於修行二

字不輕易放過者也恐讀經者求速解倘見經簡而疏繁疏敘又繁二記繁而又繁不無望洋之歎

故予小子以三譯先列於前而經中名相則引他經以解之隨揀近解之精要者以翼之是爲一卷此經之源委了然而後讀賢首三家之疏記自津津其有味矣賢首疏全載不遺連珠慧燈二記集其精言附於賢首疏下雖未知於佛旨如何而賢首家精意粲然畢陳於前矣是爲二卷

此經解者甚多予從道友丁菡生借閱諸解但曾見賢首書者解多可觀出自胸臆者則有以蜂蜜之蜜解蜜多者或有以房舍之舍解舍利子者僞爲大顛呂祖之筆殊可浩歎予因勗六法師之語細看賢首疏記始知解經畢竟讓修行人出口深厚

○○○心經修行會義敘　　目起宗　明

金剛經結句一個觀字押底、心經開首一個觀字領頭、三世諸佛法門、盡未來際修行人入路出路約畧可見、愚謂佛門之觀照、即儒家之致知、夫知也、何以謂之致、故曰在格物、蓋觀不空立、即觀五蘊、照見五蘊、是致知在格物也、照見五蘊皆空、是物格而知至也、一人發眞歸元、十方世界永消隕、是國治而天下平也、菩薩即五蘊而證涅槃、如來即五蘊而成正覺、聖人即好色惡臭而與民同好惡、共道一而已矣、五

蘊者衆生之生死海也、迷五蘊而無觀、則隨衆生於生死海矣、避五蘊而立觀、既避生死、豈能出衆生於生死海中乎、凡夫迷蘊、到處罣礙、無非恐怖、所謂苦厄衆生也、淺智空蘊、如發兵討賊、賊退嚴守、然時時防賊、此便是罣礙、此便是恐怖、深智照見於未五蘊之先、純一妙明眞性、因一念妄動而成蘊、則蘊原是妙明中出、知賊原由子作、則子不復爲賊、不動干戈、世界太平、此謂深般若耳、以其徹盡源底、故謂之深也、然則觀之一字、非即菩薩之行乎、所以古人言心經數百字、能包舉大藏、而心經首三句、能包舉全經、職此故也、此經解者多、而會心者鮮、道友唐宜之首列三譯、以明出經之本、隨引諸經中佛說、以證此經之義、又全載賢首之疏、取精連珠慧燈之解、以悉此經之蘊、予反復覽賢首家疏紀、頻舉天台圓觀、以釋色空不二、可見千古聖賢傳心之法、一觀字而已矣、

○○金剛般若經論疏纂要敘　　釋宗密　唐

鏡心本淨。像色元空。夢識無初。物境成有。由是惑業襲習。報應綸輪。塵沙劫波。莫之遏絕。故我滿淨覺者。現相人中。先說生滅因緣。令悟苦集滅道。既除我執。未達法空。欲盡病根。方談般若。心境齊泯。卽是眞心。垢淨雙忘。一切清淨。三千瑞煥、十六會彰、今之所傳、卽第九分。句偈隱略。旨趣深微。慧徹三空。檀含萬行。住一十八處、密示階差。斷二十七疑、潛通血脈。不先遣遣。曷契如如。故雖策修。始終無間。由斯教理皆密。行果俱玄。致使口諷牛毛、心通麟角、或配入名相。着事乖宗、或但云一眞、望源迷派、其餘胷談臆注、不足論矣、河沙珍寶、三時身命、喻所不及、豈徒然哉、且天親無着、師補處尊、後學何疑、或添或棄、故今所述、不攻異端、疏是論文、乳非城內、纂要名意、及經題目、次下卽釋、無煩預云、稽首牟尼大覺尊、能開般若三空句、發起流通諸上士、冥資所述契羣機、將釋此經、未入文前、懸敘義門、略開四段、第一辨起教因緣、第二明經宗體、第三分別處會、第四釋通文義、初總論諸

教、謂酬因酬請、顯性度生也、若據佛本意、則惟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別顯此經有五、一爲對治我法二執故、由此二執、起煩惱所知二障、由煩惱障心、心不解脫、造業受生、輪轉五道。由所知障障慧、慧不解脫、不了自心、不達諸法性相。縱出三界、亦滯二乘、不得成佛、故名障也。二執若除、二障隨斷。爲除二執、故說此經。二爲遮斷種現二疑故、遮未起種子之疑、斷現起現行之疑、卽經中荅所問已便躡跡、節節斷疑、乃至經終二十七段、三爲轉滅輕重二業故、轉重業令輕受、滅輕業令不受、四爲顯示福慧二因故、佛成正覺、未說般若之前、衆生由無妙慧、施等住相、皆成有漏、或滯二乘、故談般若、顯示妙慧爲法身因、五度爲應身因、若無般若、則施等五非波羅蜜、不名佛因、故須福慧二嚴、方成二足尊矣。五爲發明眞應二果故、未聞般若之前、但言色相是佛、不知應化惟眞之影、不如實見眞身應身、故此發明二果、令知由前二因、證得。第二明經之宗體有二、初宗、統論佛教因緣爲宗、別顯此經、則實相般若、觀照般若、不一

分別處會

不二以爲其宗以卽理之智觀照諸相故如金剛能斷一切卽智之理是爲實相故如金剛堅牢難壞萬行之中一一不得昧此是故合之以爲經宗二體文字般若卽是經體文字卽合聲名文句文字性空卽是般若無別文字之體故皆合攝理無不盡統爲敎體第三分別處會有二初總明佛說大部處會六百卷文四處十六會說一王舍城鷲峯山七會二給孤獨園七會三他化天宮摩尼寶藏殿一會四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一會此經則第處第九會第五百

七十七卷後別明傳譯此卷時王前後六譯一後秦羅什二後魏菩提流支三陳朝眞諦四隋朝笈多五唐初玄奘六大周義淨上六人皆三藏今所傳者卽羅什弘始四年於長安草堂寺所譯天竺有無着菩薩入日光定上昇兜率親詣彌勒禀受八十行偈又將此偈轉授天親天親作長行解釋成三卷論約斷疑執以釋無着又造兩卷論約顯行位以釋今科經唯約天親釋義卽兼無着亦傍求餘論採集諸疏題云纂要其在茲焉

○七譯金剛經序　　楊　顒　序

金剛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然貝葉皆自西來而五天音韻非一傳授者所貴道存褒貶義切錙銖如小失佛心卽大訛秘印今合諸家之說撑言寡而理長語近而意遠者卽當纂集況如來演敎本爲大乘之人中下狐疑聞法不能曉了或立無破有或取實損空爭馳妄車背跡中道曾不知有爲者是無爲之體無爲者是有爲之用若以有實有此見未常以無實無此心斷滅夫眞如之理都在有法無法之間證現

涅槃不離妄相實相之內似考擊金石知理亂之風者聲本乎樂而應在音非樂不能流其聲非聲不能振其音非音不能顯其樂音之者入耳不知所自無象而感人心求之于樂無聲何以審音求之于聲無樂聲從何有善趣其用者不可捨其聲不可捨其樂善得其理者不可取其聲不可取其樂今者以樂比法敎以聲同修行以音喻佛性如光㷔合體明在其中絕㷔求光明不可得卽老聖有無相生我佛非法非非法之義也是故全功者物證理者心心昧卽物

無所歸物昧卽心無所守是以心因法悟離法而存心佛在法中有法而非佛諸入菩薩乘者但勤修一切善法于此見中而不取相卽合無生最上之理頻迷夫也小渚傾襟豈洵塵惑衆源潤想方洗縈疑燃入闇之寶燈獲在領之無價所學爲已不足教人時太和元年也

金剛經修行會義序

唐　時明

無修無證此是絕頂之談然不善理會皆成毒藥思益經云諸佛出世不爲令衆生出生死入涅槃但是度衆生生死涅槃之二見故此經反反覆覆發明實無衆生得滅度然所以實無衆生者特謂衆生住於四相之中故見有衆生耳而四相本空故衆生可以成佛若四相是實相則佛當原亦是衆生何由成佛故達得四相本空自然無衆生無衆生自然無佛無衆生之妄想自然無世界此所謂實相也然此實相

決非住色聲香味觸法中人能悟能解心不清淨不見實相自然墮於胎卵濕化之中其望三十二相之佛自然迢然遠隔萬重豈有住色聲香味之中可漫言無佛無衆生者乎

予初讀此經每疑恒河沙身命布施之語竊疑一人那得許多身命作布施後讀悲華經載世尊爲轉輪聖王時以願力故自成肉山布施耳目鼻齒血肉身皮如恒河沙方知是世尊因中親行之事又復疑世界非世界三十二相非三十二相之語竊謂世界見

虛是世界如何言非世界竊謂佛現有三十二相如何云非三十二相後一日禮長干塔見塔光如鏡如雪如銀有金佛趺座光中又一日開窗見鍾山化大爲小化遠爲近生於金海之中金光浮艷爾時一切頹垣礎麓卉木叢林皆悉不見始感歎相好山河俱是虛幻不實之事恒沙身命布施俱是虛幻不實之法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山河與佛相皆如此矣然則衆生在六道中幻苦幻樂豈有實衆生者哉衆生無實滅度又豈有實乎

又復疑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經又云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夫一切法皆是佛法則淫房酒肆皆佛法矣所謂佛法卽非佛法則六度萬行皆非佛法矣此不可大疑乎無行經云貪欲卽是道恚癡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功德文殊云我是貪欲尸利我是瞋恚尸利我是愚癡尸利正謂貪瞋癡中性德具在示人於色聲香味觸法之中當下開眼證知實相勿被世界衆生三十二相莊嚴佛土諸相所眩亂豈許其竟住三惑十惡之中乎法華經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卽一切法皆是佛法之義然欲說法華者必安住四法金剛經後文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此卽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卽非佛法之本原而隨繼之曰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不言修一切惡法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乎

又復疑經中凡受持誦讀之下必有爲人演說之句矣却乃又云如來無所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卽爲謗佛何故佛頻頻教持經者爲人演說而佛則無說

及味經末云如何爲人演說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乃稍稍醒悟釋迦佛於菩提樹下成正覺時凡蚤虱之類皆自見佛爲蚤虱王佛亦不離菩提樹而現身於蚤虱中說法又華嚴經云菩薩坐道場一切草木叢林皆屈身低影歸向道場觀經云觀世音身光中五道衆生一切色相皆於中現夫不如蚤虱安能爲蚤虱說法不如草木安能爲草木說法不如五道衆生安能爲五道衆生說法若不空四相豈能法界爲身不能以法界爲身則度生豈能不作度生想有想

即是動心豈能度衆生入於不動可見不證實無衆生不能度衆生不證如來如所說不名爲人演說也豈有住色聲香味觸法之人可漫言爲人說法可漫言度衆生哉

所以須菩提代衆生發問問住問降伏問修行而佛亦三答之其問應住之下必有云何修行之句佛答應如住之下必有如是修行一句五譯皆然魏譯凡說受持讀誦之後必有修行二字一經中數見焉中間再言修行是經又言若有我見衆生見人見壽者

見於此法門能受持讀誦修行爲人解說者無有是處可見通經所重在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之句前後隨說隨掃總洗發以無四相爲修行而已秦譯以無住是降心無住降心正是修行實處故去修行而存降住正其深於言修行者也第經文止說大義渾合不露而闡發修行之最深者無過於彌勒之偈闡發彌勒之最精者無過無著天親功德施之論闡發偈論之最明者無過於圭峰之疏長水之記惟諸菩薩之偈論與魏經同故載於魏譯之下圭峰長水之疏記與天台無門及後來諸法師之解皆宗秦經故載於秦譯之下其餘四譯不能盡載其間有小小異同可與魏秦二譯互相發明者則載之又大藏諸經所說與此經相爲證佐者并載之務使先聖後聖之意了然指掌之間以羽翼修行之義而已嗚呼如來之千言萬語菩薩之各吐胸懷若除却爲修行人作眼目豈復有他义乎嗚呼不空四相何以言修行哉

〇何䟽圓金剛經偈論合注序　唐時明

佛以法界為佛法凡一切法界無非佛法凡夫認名世界為實世界小乘認名佛法為實佛法唯未見實相故經言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昆蟲草木地獄餓鬼山河大地盡無我人眾生壽者之相唯其盡無四相故實無眾生得度唯其盡無四相故皆是佛法唯其盡無四相故皆是法身彌勒偈云不達真法界起度眾生想及清淨國土生心即是倒果達真法界則豈但恒沙實施不足為喻即恒沙命

施亦不足為喻矣但眾生現在四相之中而佛言無四相難信難解然假若四相果實則昆蟲常為昆蟲地獄常為地獄誰是成佛者以此見實無四相較然不疑但不入佛知見不能親證不以無相修行不能開佛知見故無著入日光定上昇兜率親詣彌勒禀受偈語轉授天親天親約二十七疑以釋矣無著又自為一論約十八住以釋既於無說中通語言之脈又於無相中建修行之幢菩薩之婆心如此凡以開凡夫四相之執開小乘認名四相為實四相之執也第見住弟疑各標旨趣各分科段或一疑之中有四住五住或一住之中有二疑三疑茲欲會歸一治良難措手䟽圓先生靜心疑慮會祖宗伯叔之精義於一堂收江淮河漢之法流於一海清藤葛於深文出坦詞於奥義使初機瞭然可尋而深研積學之士沉潛其中會無相修行之義生淨心以見實相豈非繼往開來之書乎立乎釋迦以視乎兜率則彌勒為見知無著為聞知立乎䟽圓以仰乎彌勒則無著天親為見知而先生其為聞知矣乎

如來香卷之二終

如來香卷之三目錄

序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釋道宣　唐
妙法蓮華經添品序　失名　隋
法華經後序　釋僧叡　後秦
法華宗要序　釋慧觀　宋
附德清法華經懸判
附德清釋法華題
張邈姑書法華經序　唐時　明
觀無量壽佛經疏序　釋智顗　隋
華嚴念佛三昧無盡燈序　釋義和　宋
淨業禮懺儀序　釋元照　宋
阿彌陀佛新疏序　釋仁岳　宋
四十八願後序　釋齊玉　宋
天台淨土十疑論序　楊傑　宋
淨土十疑論後序　陳瓘　宋
直指淨土決疑集序　楊傑　宋
寶城易記錄序　陳瓘　宋

淨土寶珠集序　王古　宋
龍舒淨土文序　張孝祥　宋
淨土警策序　釋元頴　宋
淨土自信錄序　王闐　宋
西方合論序　袁宗道　明
西方合論引　袁宏道　明
往生西方略傳序　釋遵式　宋
淨土往生傳序　釋戒珠
大智論抄序　釋慧遠　晉
中論序　釋曇影　後秦
百論序　釋僧肇　後秦
抄成實論序　周顒　齊
大乘唯識論序　失名　魏
成唯識論證義自序　王肯堂　明
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序　釋智旭　明
弘明集目錄序　釋僧祐　梁
弘明集後序　釋僧祐　梁
出三藏記集序　釋僧祐　梁

出三藏記集雜錄序　釋僧祐　梁
法集總目錄序　釋僧祐　梁
十誦義記目錄序　釋僧祐　梁
釋迦譜目錄序　釋僧祐　梁
世界記目錄序　釋僧祐　梁
洛陽伽藍記序　楊衒之　後魏
重刻五燈會元序　釋廷俊　元
念佛三昧詩集序　釋慧遠　晉
遊石門詩序　廬山諸道人
釋子須知序　李贄　明
蓮華世界詩序　唐時　明
詩意法音序　唐時　明

如來香卷之三目錄終

如來香卷之三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中國書店

序下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釋道宣　唐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夏、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中、後秦弘始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後秦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故所非述、夫以靈嶽降靈、非大聖無由開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成、機分小大之別、金河顧命、道殊半滿之科、豈非教被乘時、無足覈其高會、是知五千退席、爲進增慢之儔、五百受記、俱崇密化之迹、所以放光現瑞、開發請之教源、出定揚德、暢佛慧之宏略、朽宅通入大之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墜、繫珠明理性之常在、鑿井顯示悟之彖

方詞義宛然、喻陳惟遠、自非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沉流、一極悲心拯昏迷之失性、自漢至唐六百餘載、總歷羣籍四千餘軸、受持盛者、無出此經、將非機教相扣、並智勝之遺塵、聞而深敬、俱威王之餘勛、輙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早淨六根、仰慈尊之嘉會、速成四德、趣樂土之玄猷、弘贊莫窮、永貽諸後云爾、

、妙法蓮華經添品序　　失名　隋

妙法蓮華經者、破二明一之指歸也、降神五濁、弘道三乘、權智不思、大悲難極、先設化城之迹、後示髻珠之本、車雖有異、雨實無差、記以正覺之名、許以眞子之位、同入法性、歸之於此、

昔燉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考詳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茲之文、余撿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茲則共妙法允同、護葉尚有所遺、什文寧無其漏、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偈也、什又移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並置普門之後、其間異同、言不能極、竊見提婆達多及普門品偈、先賢續出、補闕流行、余景仰遺風、憲章成範、大隋仁壽元年辛酉之歲、因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勘天竺多羅葉本、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塔品、陀

羅尼次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字句差殊頗亦改正儻有披尋幸勿疑惑雖千萬億偈妙義難盡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願四辯梵詞遍神州之域一乘秘教悟象運之機聊記翻譯序之云爾

法華經後序

後秦　釋僧叡

法華經者諸佛之祕藏衆經之實體也以華爲名者照其本也稱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旣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實之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喩焉諸華之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敷喩二道將落譬泥洹榮曜獨足以喩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

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爲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爲用權之爲化悟物雖弘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無數萬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照其不滅夫邁玄古以其今則萬世同一日卽百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足以言其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

宗以絕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嚮於三昧。則忘期於二地。經流玆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啓。談者乖其准格。幽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彌至、每思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鳩摩羅法師、爲之傳寫、指其大歸、眞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而俯眄矣、于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鶉火、

法華宗要序

宋　釋慧觀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則精麤異陳、於是心嚮競策、塵想諍馳、翳有淺深則昏明殊鏡、是以從初得佛、暨于此經、始應物開津、故三乘別流、別流非眞、則終期有會、會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法、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最無有上、夫妙不可明、必擬之有像、像之美者、蓮華爲上、蓮華之秀、分陀利爲最、妙萬法而爲言、故喻之分陀利、其爲經也、明發蒙不可以語極、釋權應之所由

御、終不可以祕深、則開實以顯宗致、權應既彰、則局心自廢、宗致既顯、則眞悟自生、故能令萬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會而爲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滅景澄神、乘之終也、雖以萬法爲乘、然統之有主、舉其宗要、則慧收其名、故經以眞慧爲體、妙一爲稱、是以釋迦玄音始發、讚佛智甚深、多寶稱善、歎平等大慧、頌曰、爲說佛慧故、諸佛出世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然則佛慧乃一之正實、乘之體成、妙之至足、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道玄像表、稱

之曰妙。而體絕精麤。頌曰。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故恒沙如來。感希聲以雲萃。已逝之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與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此經之謂乎。觀少習歸一之言。長味會通之要。然細思愈新。而幽旨彌潛。未嘗不面靈鷲以遐想。臨詞句而增懷。諒由枝說差其本。謬文乖其正也。有外國法師鳩摩羅什。超爽俊邁。奇悟天拔。量與海深。辯流玉散。繼釋縱以嗣軌。秉神火以霜燭。紐頹綱於將絕。拯漂溺

於已淪。耀此慧燈。來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與衆詳究。什自手執梵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卽文之益。亦已過半。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也。什猶謂語現而理沉。事近而旨遠。又釋言表之隱。以應探賾之求。雖寘屏未開。固已得其門矣。夫上善等潤。靈液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慨未聞。故採述旨要。流布未聞。庶法輪遐軫。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之云爾。

宋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初詣慧遠。北訪羅什。時稱精難。宋元嘉中。終京師道場寺。觀以序詣什。什曰所論甚快。君當南遊江漢。善務弘通。迴適荆州。

附　德清法華經懸判

佛說一代時教。古德分判淺深多少不一。賢首大師分而爲五。謂小始終頓圓。以此經爲終教。以華嚴爲圓教。天台智者大師分而爲四。謂藏通別圓。以此經爲純圓。以華嚴爲別圓。謂帶別明圓。是則二師似有相左。蓋各有所尊耳。天台以爲純圓者。

意謂此經純談實相。如大白牛。純一無雜。三乘同歸。五性齊入。理無不徹。事無不盡。究竟爲圓。而以華嚴爲別圓者。以四十二位之行布。謂借別明圓。此則未盡圓融果海事事無礙稱性之極談。故獨尊此經。不無貶損。以天台親悟法華三昧。得處稱尊。以顯法勝妙。非謂抑揚。賢首以華嚴爲圓。此經爲終者。蓋華嚴乃報身佛。據實報土。稱性所演圓圓果海法界圓融。自在法門。依正塵毛。一一稱性週遍。雖言諸位。義彰因果交徹。無障無礙。故稱爲

二七思惟是八相成

道之後所非說世尊說華嚴衆生不能領荷乃示兆率降王宮此段宜辨參之

圓而以法華爲終者以此經乃化佛所說拔方便
土曲引三乘同歸一極所謂如來以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
知見者乃一眞法界如來藏心舍那證之爲法界
海慧普光明智是謂一乘常住眞心初成正覺於
菩提場卽稱此心演說華嚴頓彰圓融無礙法界
獨被大機而小根在座如盲如聾所化不廣所謂
一門狹小未盡本懷故觀樹經行三七思惟將一
乘法分別說三故以同體大悲不起於座遍現十

方垂應化身示從兜率降王宮八相成道於鹿野（此處似有誤）
苑說四諦法度諸衆生而諸聲聞雖證涅槃而於
一乘佛之知見杳然絕分因此費佛四十年中權
巧方便彈呵陶汰之功至此法華會上衆志貞純
纔信佛心乃有成佛之分故一一授記方遂如來
出世本懷至此利生之緣將終故云終教此約化
儀事畢爲終而稱圓者乃收因結果究竟攝入果
海之圓非自住圓融果海之圓也故華嚴爲頓圓
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此經爲漸圓如合殊流而歸

於海若龍女成佛亦名圓頓大論所明二經歸趣
皎如日星請觀方便一品則如來出世本懷具可
見矣是知經中喻稱長者威德特尊指佛報身而
言也一眞法界長者家也華藏世界無量莊嚴長
者之富也一乘因果大白牛車也前至寶所法界
歸寧之地卽所謂妙莊嚴海也凡所施設皆歸法
界種種發露何所不明是故古德有判華嚴爲根
本法輪諸方便教爲枝末法輪法華爲攝末歸本
法輪而教中所顯不出理行因果以理行爲因證

入爲果愚謂四十年前方便引攝至楞伽會上說
自覺聖智識藏卽如來藏顯理圓心妙經云我大
乘非乘已有開權顯實之意至法華會上純談實
相一色一香皆歸中道顯行圓境妙理行既圓心
境皆妙佛之知見了此而已如來出世本懷無餘
事矣故三乘人開此知見故一一授記卽入涅槃
所以爲終引歸法界方爲究竟此賢首約化儀判
爲終教極爲盡理溫陵約與華嚴相爲始終最爲
有見第未盡發揚耳但諦觀經旨融會教觀妙契

佛心則了無剩法矣

附德清釋法華題

題稱妙法蓮華經者乃直指一眞法界如來藏心以立名也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總攝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而爲法界之全體一切聖凡染淨因果無不包含融攝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處染不垢出塵不淨是以舍那如來證窮此心故心境一如聖凡平等衆生本具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顚倒執著而不

證得良由諸佛悟之而爲普光明智名佛知見衆生迷之而爲無明業識生死根株一見此心當下是佛此心之妙也華藏世界依正莊嚴重重無盡微妙圓融塵毛草芥依心而立實相無相此境之妙也心境不二純是一眞故稱妙法然此妙法衆生迷之名爲藏識諸佛悟之名如來藏依此一心建立法界名蓮華藏是以眞妄交徹染淨融通因果同時始終一際故約喻則取象蓮華約法則直指心體也然而此心在佛則爲普光明智亦名實智又名一切種智亦名自覺聖智故名佛知見在衆生則爲根本無明以衆生本具佛之知見但以無明蔀部而不知故諸佛出世單爲揭示此心使其衆生自知自見而悟入之故曰諸佛如來唯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使得清淨故唯以此事爲大更無餘事是爲如來出世本懷甚矣此心之難悟也惟我舍那如來初成正覺於菩提場頓示此心演大華嚴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名爲一乘獨大根衆生見聞得益而

下根劣解身雖在塵如盲如聾故興同體大悲觀樹經行將一乘法分別說三故現應化身雙垂兩相二始同時於鹿野苑說四諦法度諸聲聞原其本懷特爲開示佛知見也以衆生根鈍自茲以來經四十年勞佛種種無量方便舉機不悟久被彈呵方有信佛之心直至法華會上見其根機既純諦信此心即爲一一授記成佛所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釋迦出世本懷今日方遂故盡情吐露歷敘一往同患之苦心以了利

生之能事。於此不久、卽入涅槃、所謂應跡之終也、故如長者將終委付家業、是知此經如付家業之囑書乃爲一代時敎之流通、以一向不說、謂之護念。今日乃說、是爲付囑。故事該已往。義在言外。苟非圓照法界、妙昇佛心。而以區區文字求之。則渺無歸宿。了此一題則於全經之旨思過半矣、

○張藐姑書法華經序　唐　時　明

釋迦如來、出現於迦夷、先說華嚴、後說法華、始終竝出本懷。乃判敎者、謂法華是化身佛所說、華嚴是毘盧遮那理智眞身所說、以至放光、及世界、弟子等種種不同。然世尊云我所說諸經、法華最第一、則世尊先已自判之矣。蓋法華非止一經、乃是一化之總結。經中急追窮子、機生悶絕、卽其現盧舍那身、與法身大士、宿世根熟天龍八部、說圓滿修多羅、而小機未入、如聾如瘂者也、經中着粗垢衣、令窮子除糞、是其現丈六身、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等敎於鹿野苑者

也、經中心相體信、所止猶在本處、是其說方等抽大出小、猶非佛本懷者也、經中窮子通泰、自鄙先心、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則其說法華而日光普照、高下均平、低頭小音、微善散亂、皆成佛道者也、前賢言之詳矣、而愚觀經中釋迦分身諸佛、在於十方說法華經、則是經不但此土釋迦之譜、亦十方無量釋迦如來之總譜矣。又觀經中云一切世間皆謂我今方始成佛、我實成佛那由他劫、又云我實曾於二萬佛所常

敘大法則是經不但此時釋迦之譜亦無量劫來釋迦如來之總譜矣又觀經中言十方菩薩影嚮者多是釋迦昔日同業則是經不但一佛之譜亦十方菩薩如來同此譜矣豈可執定釋迦如來成道之四十二年始說法華經乎如但以世間流傳之法華經爲釋迦之說法華則佛爲十六王子時八萬四千劫之說法華大通智勝如來二萬劫之說法華多寶佛之說法華二千億日月燈明佛之說法華二千億雲自在燈王佛之說法華其文字豈皆今日所流傳之法

華經乎蓋性本惟智體性無染但迷悟不同無有二性此千佛如來同一道理同一本懷同一說法而衆生機緣各別無可奈何所以大通智勝如來亦先說四諦十二因緣而後說法華此即是釋迦如來之家法威音王如來亦先說四諦十二因緣而後說法華此即是釋迦如來之師承本經言善男子善女人信如來智慧者爲演說此法華經令其人得佛慧若有衆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深法中示教利喜則爲已報諸佛之恩此又是釋迦如來以後諸弟子說法

之軌則也故善解法華者豈但佛得之而教化菩薩得之而利生即三皇之開天堯舜之授禪湯武之征誅伊周之相孔子之師夷齊之餓不拘一法皆是此法本經言世間相常住金剛經言一切法皆是佛法則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此法故云妙耳然則如來之說法寧獨四十九年鹿苑方等無非一乘當其示現兜率爲天王說在母胎中爲諸天鬼神說往昔因中八千返來此娑婆世界以世界言之何處非華嚴以佛慧言之何時非法華哉是故學者自顧根莖苟

能一念頓悟自心與佛無二當下頓斷無始無明彈指之頃歷億萬劫豈不休哉若其未能頓領則從阿含諸典漸入法華政是報佛深恩處仲尼以天縱之聖人然既現學者身其自敘學問之候自十五三十四十以至七十階次歷然況我輩足色凡夫通身在五濁中豈敢避除糞之位次不一抖擻垢衣哉拘拘之見笑於通人適藐姑先生見予所書法華經即自書一冊令予敘之先生謂予學人宜先讀阿含楞嚴諸經後讀法華方不生謗正與鄙意相合又與予言

佛經中法華如儒書中大易都是幾箇圖象令人自會予謂古人左圖右書固謂圖不能言者書能言之又謂書不能盡者圖能涵之耳即如周易一書文中之義豈能盡意所以有一聖人各自說一番道理不相沿襲雖然各聖人各說一番而圖中之義仍未有盡故善觀易者未觀聖言先觀大象如華嚴楞嚴皆以諸大菩薩諸大弟子言音共爲一圖共演如來第一乘法先生觀象玩圖之語又爲看經者開一法門矣故并記之

○○觀無量壽佛經疏序

釋智顗 附

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升沉行開善惡覩二方之麤妙喻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昬故知欲生極樂國土必修十六妙觀願見彌陀世尊要行三種淨業然化因事漸教藉緣興是以闍王殺逆韋提哀請大聖垂慈乘機演法曜玉相而流彩聳珍臺而顯瑞雖廣示珍域而宗歸安養使末法有緣遵斯妙觀落日懸鼓用標送想之方大水結冰實表瑠璃

之地風迎寶葉共天樂而同繁波動金渠將契經而合響觀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覩如來及其瞋目告終上珍臺而高踊文成印壞坐金蓮而化生隨三輩而橫截越五苦而長騖可謂微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師弘法緣畢在剡東石城寺將入滅謂弟子曰吾知命在此不復前進輟斤絕弦於今日矣唱觀無量壽佛經題竟復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矣智朗請云未審大師證

入何位没此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列人但登五品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唱三寳名如入三昧

○○華嚴念佛三昧無盡燈序　　釋義和　宋

六道凡夫三乘賢聖其根本悉是靈明清淨一法界心性覺寶光各各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衆生但此心靈妙自在不守自性故隨迷悟之緣作業受苦名曰衆生修道證眞遂名諸佛佛憫衆生顛倒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欲令衆生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至於善財證入法界叅諸知識最初吉祥雲比丘敎以無礙智慧念佛門又解脫長者敎以唯心念佛門又普徧吉

淨光夜神敎以觀德相念佛門其後華嚴諸祖慮念佛者莫得其要於善知識解脫門中復設諸門意使諸佛與衆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彼此皆收塵塵悉包徧法界相卽相入無礙圓融儻得其門則等諸佛於一朝不得其門則徒修因於曠劫夫不龜手之藥一也有終身洴澼洸者有裂土而封者葢用有工拙而利有大小念佛法門一也有涉時之久致力之多而平素失其指歸逮乎垂亡他境強奪尠能超邁此終身不免於洴澼洸之謂也唯華嚴觀行得

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内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至簡至易雖然諸佛拔苦與樂之心一也不思議力一也唯西方彌陀世尊接引娑婆衆生願力偏重即本師故是以流通經中普賢行願獨指彌陀極爲至切於是備錄法門著爲一編使見聞者不動步而歸淨土安俟階梯非思量而證彌陀豈存言念諸佛則背塵合覺故明衆生則背覺合塵故昏欲使冥者皆明明終無盡因目其篇曰無盡燈云爾

念佛三昧深廣微密世但以音聲爲佛事此書既出當有知津者乾道丁亥季夏七日吳郡范大成書

○淨業禮懺儀序

宋　釋元照

元照自下壇來便知學律但禀性庸薄爲行不肖後遇天台神悟法師苦口提誨始知改跡遂乃深求祖教博究佛乘而於佛祖微言薄有所領竊自思曰初心晚學寧無夙善但不遇良導作惡無恥虛喪一生受苦長劫於是發大誓願常生娑婆五濁惡世通達佛理作大導師提誘羣生令入佛道復見高僧傳慧布法師云方土雖淨非吾所願若使十二劫蓮華中受樂何如三塗極苦處救衆生也由是堅持所見歷

涉歲年於淨土門略無歸向見修淨業復生輕謗後遭重病色力痠羸神識迷茫莫知趣向既而病差頓覺前非悲泣感傷深自克責志雖洪大力未堪任仍覽天台十疑論初心菩薩未得無生忍要須常不離佛又引智度論云具縛凡夫有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無有是處譬如嬰兒不得離母又如弱羽秖可傳枝自是盡棄平生所學專尋淨土教門二十餘年未嘗暫捨研詳理教披括古今頓釋羣疑愈加深信復見善導和尚專雜二修若專修者百即百生若

雜修者萬千一二。心識散亂觀行難成一。志專持四字名號幾生逃逝今始知歸仍以所修展轉化導盡未來際洪贊何窮。方便多門以信得入如大勢至以念佛心獲悟圓通入三摩地復自思念已前所造無量罪業不信淨土謗法毀人業因既成苦果必克縱百千劫所作不亡業性雖空果報不失內懷慚恥曉夕兢惶於是躬對聖前吐露肝膽五體投地苦倒懺悔仍發大願普攝衆生同修念佛盡生淨土。欲常修習須立軌儀故集諸文布成此法從始至末第列十

門並準聖言咸遵古式事從簡要法在精專所貴自備修持豈敢貽諸先達後賢披覽知我志焉

阿彌陀經新疏序

釋仁岳撰

或曰虛空無涯世界無量其間有凡有聖有淨有穢何爲其然乎曰妄念而然也真則不然諸佛證真空界殞裂至論應化身土之事亦隨衆生妄念所感蓋使夫革凡成聖捨穢取淨然後純純乎如諸佛之證也噫衆生之妄也久矣故我佛能仁氏起無緣慈悲出堪忍世界以若干方便開諸度門繇是五時設教三乘授道雖頓漸不同同歸于理其有我佛未度而度在他佛者則曰補處之有慈氏極樂之有彌陀乃

至十方淨佛國土示若鏡像導如津梁隨其所應利有攸往然而補處雖近十方俱遠諸大乘經莫不稱讚乎極樂爲最彌陀爲勝依正既異壽命且長衆生信而願生者多矣神化之蹟粲在羣籍佛言將來法滅唯留無量壽經住世百年天台云當知彼佛于此惡世偏有緣爾茲經也始慈恩法師常有譔釋復有疏本亦題基公之名相傳云此無名師假托而行也校其文旨實大同而小別洎孤山中庸子章句後出盛傳于時以病中援毫詞簡意略凡用數訓似未盡

於方等之詮乎、走不敏探智者之教、頗歷歲紀、常欲以一字法要弁淨土諸說、覆述斯文、竊避人之多忌、未果所志、年逼耳順、退藏故園、伏念玉泉報恩九旬揮于犀柄、圭峯恩孝七月薦于蘭盆、緬挹淸芬、遂獲操染卷成析爲上下、以新疏目之、別舊章也、若乃言之無文、吾何敢以前說並駕、或言下之理、粗通大方、亦所不讓云、

、四十八願後序

釋齊玉　宋

或曰淨土乃聖人之權方、所以接鈍根化凡器也、苟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何藉于他力乎、對曰、佛世文殊普賢、滅後馬鳴龍樹、此土智者智覺、皆願生淨土、應盡是鈍根乎、釋迦勸父王淨飯、弁六萬釋種、亦願生淨土、應盡是凡器乎、此等聖賢、應皆不逮今日之利根勝器乎、況若以此爲權、指何爲實、權實之判、非止一途、自非教眼瞭焉、何以甄別、咨爾有識、當信佛言、招報非輕、切勿容易、昔孫莘老學士、始以此疑之、因

會楊次公玉客王敏仲侍郎、論道契合、遂釋其疑、故莘老云、四方言禪者、唯黃檗慧林爲最盛、臨濟之後、有慈明、慈明傳江西黃蘖之道、次公實傳之、雲門之後唯雪竇、雪竇傳懷、懷傳本、本公居慧林時、敏仲早得其法、次公敏中皆儒者、學禪得師如此、方且汲汲以淨土爲依歸、則知淨土非聖人之權設、直禪侶之棲止也、苟能卽心淨土本性彌陀、生則隨念往生、去則實無所去、則亦焉有彼此之異、而橫相是非于其間也哉、觀夫莘老之言、則信眞善知識、不違佛訓、不

欺自心事理俱圓實可宗仰願諸仁者當以死生大事爲心無以人情取捨自礙賴如是願力念阿彌陀佛發決定信誠超娑婆險惡之程作淨土水雲之客濯足于八種功德池水掛錫于七重行樹叢林入清淨海衆中叅彌陀善知識覽勝境而得不退轉聞妙法而易悟無生七寶樓邊四華池畔優游泮渙樂莫大焉庶以此願爲憑前程定無間阻苟或謂之不然則吾末如之何也矣

天台淨土十疑論序

楊傑　宋

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娑婆之壽有量彼土之壽則無量矣娑婆備諸苦彼土則安養無苦矣娑婆隨業輪轉生死彼土一往則永證無生法忍若願度生則任意自在不爲諸業轉矣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而衆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阿彌陀佛淨土攝受之主也釋迦如來指導淨土之師也觀音勢至助佛揚化者也是以如來一代教典處處丁寧勸往生也阿彌陀

佛與觀音勢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著此岸不留彼岸不止中流唯以濟度爲佛事是故阿彌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又無量壽經云十方衆生聞我名號憶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所以祇洹精舍無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淨土想蓋彌陀光明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聖凡

一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吾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恚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純一故諸惡已作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雖有衆善若無誠信心無深心無廻向發願心者則不得上上品生矣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衆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衆生何夫造惡業入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晉慧遠法師博通教乘出稱夙德嘗與耶舍尊者劉遺民諸英豪等結白蓮社於廬山蓋致精誠於此耳其後七百年梁周隋唐以至于國朝其僧俗修奉獲感應者非一咸見于淨土傳記豈誣也哉然贊輔彌陀教觀者其書山積唯天台智者大師淨土十疑論最為首冠援引聖言開決羣惑萬年闇室日至而頓釋羣陰千里水程舟具而不勞自力非法藏後身不能至於是也傑頃於都下嘗獲斯文讀示所知無不生信自遭酷罰感悟益深願廣其傳因為序引熙寧九年仲秋述

淨土十疑論後序

宋　陳　瓘

人心無常法亦無定心法萬差其本在此信此則徧信華嚴所以説十信疑此則徧疑智者所以説十疑出疑入信一入永入不離於此得究竟處淨土者究竟處也此處有説法之主名無量壽此佛（自性彌陀）説法未嘗間斷（豈有間斷）疑障其耳則聾而不聞疑障其心則昧而不覺不聞不覺安任惡習讚歎不念隨喜瓮心妄指蓮胞以爲虛誕終不自念此分段身從何而得自何而來胎獄穢濁真實安在信憑業識自隔真際於一幻境

非彼執此生生不靈永絶聖路以如是故釋迦如來起大慈憫於穢濁中發大音聲讚彼淨土上妙之樂於生死中爲大船師載以法船令超彼岸晝夜度生無有休息然而彌陀之岸本無彼此釋迦之船實非往來譬如一燈分照八鏡鏡有東西光影無二彌陀説法徧光影中而釋迦方便獨指西鏡故已到彼岸者乃可以忘彼此未入法界者何自而泯東西於此法中若未究竟勿滯方隅勿分彼此但當正念諦信而已此二聖之意而智者之所以信也信者萬善之母疑者衆惡之根能順其母能鋤其根則向之所謂障緣衆生聾可復聞昧可復覺未出生死得出生死未生淨土得生淨土順釋迦之誨往面彌陀隨彌陀之願來助釋迦在此而徧歷十方即西而普入諸境自二聖建立以來如是之人如河沙數云何不信云何而疑能自信已又作方便令諸未信無不信者此則智者之所以爲悲也明智大師中立學智者之道不順其文而順其悲所以又印此論冠以次公之序而請予申廣其説以助其傳元祐八年七月十一日

左宣義郎前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瓘序

○○直指淨土決疑集序　楊傑　宋

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往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者，何也？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十方。水清而靜，則月現全體，月非趣水而遽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遽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取捨去來。故華嚴解脫長者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是知衆生注念

定見彌陀，彌陀來迎，極樂不遠，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

夫行海無盡，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來有廣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試自忖量，孰與諸聖？謂不足生者，何其自欺哉！至如龍樹，祖師也，楞伽經有預記之文；天親，教宗也，無量論有求生之偈；慈恩通讚首稱十勝；智者楷理明辨十疑。彼皆上哲精進往生，謂不必生者，何其自慢哉！般舟三昧經云：跋陀和菩薩請問釋迦佛：未來衆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言：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又大寶積經云：若他方衆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廼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欺自慢，自棄巳靈，流入輪迴，是誰之咎？四十八願悉爲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旣信，巳投種于蓮池；衆善相資，定化生于金地。無輙悔墮，誤認疑城，即時蓮開，得解脫道。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大光明中，決無魔事。直

指淨土決疑集者，吾友王古敏仲之所編也。博采教典，該括古今，開釋疑情，徑超信地。其載聖賢之言，在淨土諸書最爲詳要，蓋安養國之鄉導也。若登彼岸，舟固可忘；來者問津，斯言無忽。元豐七年九月十日序

○寶城易記錄序　　陳　瓘　宋

安養不在彼浮雲非我有此涑水公所謂安樂土也余既得罪台州自壬辰八月捐書不復爲文華心改過專趣此土路長身老恨發心之晩也比閱晁文元公道院集論空不空三昧因繫之以辭而曰辭者貫心而易記耳其辭則四句偈也文元公深入佛海言無枝葉至於貫心之辭則亦未忘而且欲其易記焉公之所謂易記者豈主於記其辭而已哉余竊慕焉凡貫心之辭欲已而未能已者筆之于此名之曰寶

城易記錄云

了齋依延慶明智法師得台敎淵源晩歲專意西方誠爲得所其紀所行之法擬晁公貫心易記之辭者彼日吾卽今自定日用之法先入空三昧旋滅一切妄念如空花谷響經視聽而無流礙也又入不空三昧（卽中道）安任一眞法界如額珠髻寶常愛戴而無失墜也此法交濟更不異時精審久長百法無敵貫心易記因繫之以辭曰心空如太空豁然無可觸一眞法界中靈照常安任

○淨土寶珠集序　　王　古　宋

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則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勝劫長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瑶林矗地池含八德華發四光韻天樂于六時散祇華于億刹諸佛共讚十方來歸彌陀心内衆生新新攝化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超多刹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本非升降被圓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

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唯心之安養國眞實無生解脫苦輪十念亦超于寶地會歸實際三乘終證于菩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沉淪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難悟之則甚近而不遠迷之則益遠而無人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爲權小聞若存亾則以馬鳴龍樹爲未然天台智覺爲不逮不信當受菩提記不肯頓生如來家籠鳥眄魚翻爲游戲隙駒風燭妄記久長虛受一報身枉設諸苦趣豈知大雄讚勸金口叮嚀侶聖賢于刹那具相好于

俄頃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塗于此不知
是爲可憫自魏晉大經初出則有遠顯諸賢繼修事
列簡編驗彰耳目福唐釋戒珠採十二家傳記得七
十五人蒐補闕遺芟夷繁長該羅別錄增廣新聞共
得一百九人隱顯畢收緇素並列會江河淮濟于一
海融瓶盤釵釧無二金標爲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
之龜鑑元豐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其勤如此

龍舒淨土文序

宋　張孝祥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
速或者疑之余嘗爲之言阿彌陀佛卽汝性是極樂
國土卽汝心是衆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
天地懸隔佛爲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
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辯智而爲演說
令諸衆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
欲生其國卽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
當是念時不起于座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

如是修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
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諸佛菩薩卽我眷屬
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
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
業習非究竟法吾其惟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惟
念年且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
暑弗遑恤開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
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
宣城畱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

著具有顛末、將求信道者鋟木傳焉、誘余序其書、故
爲之題其端云、虛中名日休、十月旦歷陽張孝祥序

淨土警策序

釋元穎　宋

一切諸佛、歷劫修行、所成國土、安立衆生、蓋以衆生
流轉生死、未遇知識、阻聞法要、不獲脱苦也。而衆生
或宜以苦事迫切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折伏也。衆
生或宜以樂事誘引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攝受也。
攝受則有殊勝莊嚴珍妙樓閣大丈夫相安隱之事
也、折伏則有胎卵濕化、四生九有、百憂九惱、五蘊八
苦之相也、然於聖人之心、豈曰差別乎、且釋迦牟尼、
亦有清淨國土、如西方極樂阿彌陀佛、必有五濁世

界、如娑婆堪忍也、所以一期化物、有彼有此、有淨有
穢者、由諸佛結緣異也、由衆生誓願異也、若達彼岸
登果位、無必固也、世智下凡、不曰分別、其可知覺乎、
不曰取捨、其可造措乎、羣經廣有警策之語、偏讚西
方阿彌陀佛所居淨土、今纂集之、庶裨補遺化、激勸
士俗、嗚呼、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而世人或没於苦
海、則自甘其分、或迷於富貴、則自逞其得、而不知生
生死死於瞬息間也久矣、至有謂心淨佛土淨、空身
即法身、及大期忽終、無所安立、當是時也、與夫守志

精言

淳一、著相修行之人、億劫不逮、故覽斯文、其有發未發之心歟

淨土自信錄序

宋　王闐

古之大聖人、立言垂教、被于百世之下、其志猶鬱而未暢、晦而未明者、蓋有之矣、卽吾佛淨土法門是也、余徧覽諸經、深求其旨、往生功德、一言以蔽之、曰在凡夫獲不退而已矣、何則、此土修行圓教、與小乘初果人、其邪見及邪三毒、皆永不起、此爲斷。惑、發悟。翔入聖流、則越生不昧其所證、斯超四趣、不失人天、至于凡夫地中、雖伏惑發悟、菩薩一經生死、非常之變、則忘其所證所修、是故遇緣或退、仍墮苦塗者、容有之、乃若凡聖同居淨土、如極樂國等、雖具三界、唯有人天、故一切含識、獲生者、卽長辭四趣、又助緣大備、壽數莫量、縱至鈍根、一生熏修、無不證聖果、寧復有退失事乎、如來讚勸之本意、不過如此、且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導之、卽預優品、若夫愚朴輩、但能稱佛發願者、而莫不往生、嗚呼、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矣、彼守凝空之徒、効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末事也、何足道哉、可不哀邪、

○西方合論序

明 袁宗道

香光子避囂山刹修習淨業有一禪人闖視高步過舍而譚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若論此之法門原用接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根人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佛念佛獲生淨土如頑石附舟可以到岸誠宜念佛至于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卽是佛更於何處覓佛此心卽是土更於何處見土于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

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於此處悟得是自在閒人卽淫怒癡皆是阿彌平等道塲如如不動何乃捨却已佛拜彼金銅且謂悟與未悟皆宜修習無事生事吾所不曉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墜於火坑也生死無常轉盼卽至如何熟記宗門現成相似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常增得一分衆生墮三塗趣生死海本體未常減却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于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着至於進修法門于無修證中修證于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數他家寶已無分文於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其語言塞其解路撥

其情識令其苦參寄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劫寶藏却來看經看教一一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取寂證是謂佛種正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夜趨走攀荆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卽同極果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立萬仞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平實商量未嘗盡絕階級盡遮修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何曾言一悟之後不假

修行。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襍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宗門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茶飯也。自悞悞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便輕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修淨土、則曰卽心是淨、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言念佛則蹊之九地之下、全不思參禪念佛、總之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越界有之寶筏、事同一家、何勝何

劣、參門之中。所悟亦有淺深。念佛之衆。所修亦有高下。如何執定參者卽是上根、念者便爲中下、自達磨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似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迦陵破卵、香象絕流、或見根宗于片言、或顯威用於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飲冰吞蘖、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劄、偷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襍用心、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辯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遥爲授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於彼間、一剎那頃、亦證初

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縱使見離蓋纏、語出窩臼、豈能卽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蓋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於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于二乘。必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剎至一剎、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

止在鴈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
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
卽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爲
東坡、靑草堂再作曾公、隔陰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
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總般若緣深、不落三途。而出
房入房。亦大辛苦。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
喻其否泰矣。況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
發心既多不眞、功夫又不純一、偶于佛祖機鋒知識
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卽是處、意識行不到、

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卽不可得亦不可得處、
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卽得此相似之解。卽云
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
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
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聽隨而寘忍。言戒
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
何必舍亂取定。聽情順意。踏有譚空。既云法尚應捨、
何爲復取非法、既云眞亦不求、胡爲捨之求妄、既云
修觀習定、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爲之

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卽高。生老病死之風。微
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爲氣
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譎詐爲機用。以誑語爲方便。以
放恣爲游戲。以穢言爲解粘。偏顯理路。故窮玄極妙。
莫之踪跡。盡劃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使後生
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解、纔有所知。卽爲一超直入。
更復何事。輕狂傲慢。貢高恣睢。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父既報讐。子遂行刧。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
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

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自悞悞人、安免淪墜、若不
爲魔所攝、定當永陷三途、刀山劍樹、報其前因、披毛
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我是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謂
業不能繫、非謂有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既隨境
卽動。死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嗔相、卽是怪蟒
之形、眼前一念貪相、卽是餓鬼之種、無形之因念甚
小、有形之果報甚大、一念之微、識田持之、歷千萬刼、
終不遺失、如一比丘、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
口流蛆蟲、一言之微、得此惡果、雖有智慧、終不能消、

況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冀出三塗無有是處儻使此等不得少以爲足常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即心是佛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即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舍念誦智力行力雙轂並進方當踞上品之蓮臺坐空中之寶閣朝飯香積夕遊滿月回視胎生之品亍亍寶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難羣雞鳳非類何況人天小果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着空破有卒以偏執之妄

解攖非常之果報不與阿彌作子卻爲閻羅之囚不與淨衆爲朋卻與阿旁爲伍棄寶林而行劍樹舍梵音而聽叫號究其所受尚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行少善事作少功德生于人天者等毫髮有差天地懸隔可不哀歟然則宗門中人上之未必能超于上品上生而下之已墮三塗故知此道險難未易行遊成則爲佛敗則爲魔王虜分于彈指卿烹別于絲毫苦樂之分宜早擇矣況今代悟門一脈不絕如綫禪門之中寂寥無人止有二三居士在家路途端直可以流通此法既然爲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縛身方寘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于營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即極粗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之間安能脫然徒見豪奢如于頔奸惡如呂惠卿夏竦躐進如張天覺風流豔冶如白樂天蘇子瞻等皆列於傳燈便謂一切無礙不知從上諸人雖具正見若謂其從此不受分段業不能繫吾未敢許方當長夜受報未有了期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爲喫緊

業力雖重仰藉佛力免於沈淪如負債人藏於王宮不得抵償既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捐生死催人出息難保早尋歸路免致忙亂縱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況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門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爲穩實如此不信真同下愚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千言不踏祖師語句直從胸臆流

出活虎生龍無一死語遂亦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沉酣騷雅之業嬾慢疎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佛魔之分只在頃刻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滙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為行持以六度萬行為助因以深信因果為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遂得五人共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為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狂象去年洸洒之夜親遊鬲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譚空破戒亾僧形容尫羸跛足而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及寤身毛為竪遂亦發心歸

依淨土然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刻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于是禪人悲淚交集自云若不遇子幾以空見賺過一生子生我矣懇求案集作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西方合論引

袁宏道　明

夫滯相迷心、有爲過出、著空破有、莽蕩禍生、達磨爲救執相之者、說罪福之皆虛、永明爲破狂慧之徒、言萬善之總、是滅火者水、水過即有沉溺之災、生物者日、日盛翻爲枯焦之本、如來敎法、亦復如是、五葉以來、單傳斯盛、迨于今日、狂濫遂極、謬引惟心、同無爲之外道、執言皆是、趣五欲之魔城、不思阿難未得盡通、頭陀擯斥、摩達微牽結使、尊者呵譏、蟬翅薄習、寶所斯遙、丘山叢垢、淨樂何從、至若楞伽傳自達磨、悟

修並重。淸規創始百丈、乘戒兼行、未聞一乘綱宗。呵叱淨戒、五燈嫡子。貪戀世緣、昔有道士夜行、爲鬼所著、宛轉塚間、有田父見之、扶掖入舍、湯沃乃醒、道士臨別、謂田夫曰、爾客無以贈主人、有辟鬼符二張、願以爲謝、聞者笑之、今之學者、貪嗔邪見、熾然如火、而欲爲人解縛、何其惑也、余十年學道、墮此狂病、後因觸機、薄有省發、遂簡塵勞、皈心淨土、禮誦之下、取龍樹天台長者永明等論、細心批讀、忽爾疑豁、既深信淨土、復悟諸大菩薩差別之行、如貧兒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釋、會愚菴和尚、與平倩居士、謀余裒集西方諸論、余乃述古德要語、附以己見、勒成一書、命曰西方合論、始于己亥十月二十三日、成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既寡檢閱、多所脫漏、唯欲方便初心、尚期就正有道、

○往生西方略傳序　　　　釋遵式　宋

維西方淨土者、瓊林寶網、珠閣瑤池、超億剎於玉毫。耀千光於沙界。諸佛同讚、羣賢所宗。偏吉曼殊、咸願生乎其國。天親彌勒、皆誓往於彼方。大聖尚然。況常後者也。至若散因定業、少善多福、截五道而長鶩、睇九品以高升。直到薩雲、無復退轉。故彼佛本願云、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五逆者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阿羅漢殺父殺母也）今既幸無逆罪、不謗大乘、豈有願求而

不遂也。況復十六觀云、下品下生者、具足諸罪四重五逆、謗方等法。地獄火現、十念稱佛、地獄猛火、化爲涼風、即生彼土。斯則又許逆罪之輩、十念得生。況無此罪者乎。推此而言、宜各自信。凡願生者、無不遂心。故天台智者臨終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淨行道力、實不唐捐。又本願云、十方衆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迴向欲生。若不果遂者、誓不成佛。又應校量、業行久近者、十念信樂、尚生彼國。況復一日

信樂者。況復一月一年一生而信樂者邪。又應校量滅罪輕重者、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重罪者即前五逆也）況復一日一念稱佛。滅罪既爾。況復十念所滅罪邪。況復一日一月一年一生念佛所滅罪邪。重逆尚滅。況輕罪乎。又應校量念佛功德、比餘善根優劣之相者。經云、若人以四事極好之物、供養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阿羅漢辟支聖人、所得福德、不如有人一合掌一稱南無彌陀、如彼大千聖福、假使百分千分百千億分算數譬喻、皆所不及。一稱佛名者、功德無量。一稱佛名功

德尚爾。況復十念佛者。況復一日一月一年一生念阿彌陀佛者所得功德邪。復次應知念佛之人、現世安隱、衆聖守護、離諸災厄。且近校量、今時風俗、兢祭鬼神、求其福祐、望得安隱、信邪殺命、造罪結寃、必無福慶、而可利人。虛招來生地獄罪報。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殺生害命、祖承祭法、非一朝一夕、豈非積不善邪。殃咎何疑也。夫天趣在上、人居其次、修羅處中、鬼畜斯下。今以人事鬼、其猶俛首就足、抑君奉民。何逆之甚也。又鬼有邪力、事之既久、物黨方類、死

墮其中。世其迷哉。且三界大師、萬億慈父、歸之者罪滅、尚之者福生。諸經具說、若能暫歸三寶、受持一佛名者、現世當獲十種勝利、一者晝夜常得一切諸天大力神將河沙眷屬隱形守護。二者常得二十五大菩薩、如觀世音等及一切菩薩常隨守護。三者常爲諸佛晝夜護念、阿彌陀佛常放光明攝受此人。四者一切惡鬼若夜叉若羅刹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龍毒藥悉不能中。五者一切火難水難寃賊刀箭牢獄枷杻橫死枉死悉皆不受。六者先所作罪皆悉消滅、

所殺寃命、彼蒙解脫、更無執對。七者夜夢正直、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像。八者心常歡喜、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九者常爲一切世間人民恭敬供養歡喜禮拜、猶如敬佛。十者命終之時、心無怖畏、正念歡喜、現前得見阿彌陀佛及諸聖衆持金蓮臺接引往生西方淨土、盡未來際受勝妙樂。諸有智人請觀念佛所獲現世福利功德、豈同世人祠祀之法、現無福利、未來受苦邪。又復當信一切大乘經典、皆讚西方莊嚴淨土、勸令往生、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諸部諸經、皆示行相、及讚功德。又諸菩薩天親龍樹、皆各造論稱讚淨土。又此方諸法師禪師各造論著疏、光讚西方。道安法師往生論十卷、慧遠法師造觀經疏一卷、天台智者造十疑論、觀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道綽禪師撰安樂集三卷、善導和尚立五會敎、勸人念佛、造觀經疏一卷、二十四讚六時禮文各一卷、懷感法師得念佛三昧、造決疑論七卷、慈恩三藏撰淨土慈悲集三卷、慈恩法師造彌陀經疏二卷、鎭國沙門澄觀造觀經疏一卷。有誰聞此衆聖稱

揚誘勸往生、而不信樂、除彼不肖人、癡瞋無智者。斯更復引自古及今西天東夏道俗士女往來高人三十三條顯驗之事、具示將來諸有賢達、願共往生云也。

淨土往生傳叙

釋戒珠

給孤園中。聖賢之衆畢集、是時衆無一詞之請。如來遽然而告曰、過是西方十萬億國有淨土焉、其土廣博百寶成焉、又曰衆生思焉念焉、求而以生者皆如願焉、說者曰十二分教、以羅萬有、此乃無問自說之一分也。其義云何。猶母之拊嬰兒、不俟其請。但欲顧其手足。乳而哺之。腹而擁之也。然如來捨兜率、降迦維、其說法五十年、流慈振毓、隨機有授、其間龍天釋梵聲聞緣覺大菩薩衆、棄頭目捐髓腦外、於國城珍

實殷勤三請者非一、如來或辭或默、止止而不說者有之。至是而乃自說。誠悲五濁異生、流浪而不息者長劫、夫將厭五濁、期生於淨土、必在乎專念、念專之至、以繫乎想、十六觀、所以第賚焉、經稱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其故何哉、明其始也、舉其漸之之謂也、行始於有修。智始於有習。無上極果、必始於深心。深心者、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故一念轉三塗之苦、十念階九品之華、此雖大乘方等諸經皆所互陳、而互發非止一經言而發之也、漢魏已來、懇誠西向、茂聞其有人者、實以大法初流、經文之未備矣、西晉時劉曜寇蕩京雒、僧顯避地江東、始由三事因願、驟感祥異、然其拳拳之志、以遭亂世、遺風勝業、代或無聞、東晉之末、遠師憩跡廬阜、其同意法師釋道炳、竺道生、佛陀邪舍、洎在家英豪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一百二十有三人、締結方外之游、希風來集、遠以幻集之期、不克以常保。夢、游、之軀。不可以長存、因指無量壽國。結之遐游焉其已也、又言其國清淨、無三塗、無六趣、衆生依向不二、往而生者、寶幢爲之前導、金蓮爲

之受質、於是相與而有蓮社之稱焉、今之以蓮社云云、蓋其始也、或時以爲淨社、義亦詳矣、自遠而下、淨土之修益振、故宋有曇弘、齊有慧進、梁有道珍、李唐之間、頴悟通識之士、如道綽善導者、累復有焉、余以像季之餘、值佛遺法、緬懷淨業、其亦有年、每以前賢事跡、散於諸傳、淪於異代、不得類例相從、倏然以見、繇是歷考梁隋而下、慧皎道宣諸師、所傳撰記十有二家、洎大宋通慧大師新撰、且得顯等七十五人、其傳之作、理或有所暗昧、詞或有所叢脞、因復修正而

發明之外有鴻業慧明等六十二人在其生平想像
至於捨生之際不嘗以矚勝相備之不足起深信乃
無以備之後之明哲或患其所不足摭而備之者亦
余之闕有補焉

大智論抄序

釋慧遠晉

夫宗極無爲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謝以開
運而盛衰合其變是故知嶮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
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
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
而不深根固蒂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來
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亦漸
可識矣有大乘高士厥號龍樹生于天竺出自梵種
積誠曩代契心在茲接九百之運撫頹薄之會悲蒙

俗之茫昧蹈險蹟而弗悋於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
慨文明之未發思或躍而勿用乃喟然歎曰重夜方
昏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
誓落簪表容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
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
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啓神明以訴志將歷古仙之
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知有方等之學
及至龍宮要藏祕典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
位德備三忍然後開九津於重淵明鱗族而俱遊學

必止觀方後能悟非卽

徒如林英彥必集由是外道高其風名士服其致大乘之業於玆復隆矣其人以般若經爲靈府妙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奧厥趣難明自非達學抄得其歸故敘夫體統辯其淡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蘊於辭輒寄之賓主假自疑以起對名曰問論其爲要也發軫中衢啓惑智門以無當爲實無照爲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無照則智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羣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孰法輪而

再轉孰能振大業於將頹紐遺綱之落緒令微言絕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雖弗獲與若人竝世叩津問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欣於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辯請略而言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搆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卽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覩覩冥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

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之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遊其奧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閒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爲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又論之爲體位始無方而不可

詰觸類多變而不可窮或開遠理以發興或導近習以入深或闔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闢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以絕夫壘瓦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乃博引衆經以贍其辭暢發義音以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焉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邃矣若然者非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夫越名反數孰能與之淡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與之沖泊

哉有高座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羣籍翫服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于時秦主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以隆三寳德洽殊俗化流西域是使其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即勸令宣譯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爲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叄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爲繁咸累於博罕既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不珍神珠内映雖寳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玄樸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

淪長夜背日月而昬逝不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輒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以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僧共別撰以爲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哲

中論序

釋曇影　後秦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故至人以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內外並冥。緣智俱寂。豈容名數於其間哉。但以悕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無以領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召之。立數而辯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造極而非其極。苟曰非極。復何常之有耶。是故如來始逮真覺。應物接粗。啓之以有。後爲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二。流至末葉。像教之中。人根

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筌。存指忘月。覩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則謂之爲真。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諸邊。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號龍樹。爰託海宮。逮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真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真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則常等冰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析微所以爲論。是作者之大意也。亦云中觀。直以觀辯於心。論宣於口耳。

百論序

釋僧肇　後秦

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真諦之要論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獨悟、俊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十二之幽路、擅步迦夷。為法城塹。于時外道紛然、異端競起、邪辯逼真、殆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陵遲、俯悼羣迷之縱惑、將遠拯沈淪、故作斯論、所以防正閑邪、大明於宗極者矣。是以正化以之而隆、邪道以之而替。非夫領括衆妙、孰能若斯。論有百偈、故以百為

名、理致幽玄。統羣籍之要。文旨婉約。窮制作之美。然至趣幽簡、尠得其門、有婆藪開士者、明慧內融、妙思奇拔、遠契玄蹤、為之訓釋、使沈隱之義、彰於徵翰、諷味宣流、被於來葉、文藻煥然、宗塗易曉、其為論也、言而無當、破而無執、儻然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返本之道、著乎茲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邈、鑽仰累年、轉不可測、常味詠斯論、以為心要、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致令思尋者躊躇於謬文、標位者乖迕於歸致、大秦司隸校尉安城侯姚嵩、風韻清舒、沖心簡勝、博涉內外、理思兼通、少好大道、長而彌篤、雖復形羈時務、而法言不輟、每撫茲文、所慨良多、以弘始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沙門、與什考校正本、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宗致劃爾、無間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有五偈、後十品其人以為無益此土、故闕而不傳、冀曉識君子、詳而覽焉、（出三藏記集　大藏守字函劃作畫）

抄成實論序

周　顒　齊

尋夫數論之爲作也、雖製典於晩集、非出于一音、然其所以開家命部、莫不各有弘統、皆足以該領名數、隆讚方等、契闊顯益、不可訾言、至如成實論者、總三乘之祕數、窮心色之微闡、標因位果、解惑相馳、凡聖心樞、罔不畢見乎其中矣、又其設書之本位論爲家、抑揚含吐、咸有憲章、則優柔闚探、動開獎利、自發聚之初首、至道聚之本章、其中二百二品、鱗綵相綜、莫不言出於典、典義溺於邪門、故必曠引條繩、碎陳規

墨料同洗異、峻植明塗、禪濟之功、寔此爲著者也、既劾宜於正經、無染乎異學、雖則近派小流、實乃有變方教、是以今之學衆、皆云志存大典、而發跡之日、無不寄濟此塗、乘津騖永、本期長路、其書言精理贍、思味易躭、頃遂赴蹈爭流、重研相躡、又卷廣義繁、致功難盡、故敻往不旋、終妨正務、遲泥洹法華、雖或時講、維摩勝鬘、頗參餘席、至於大品精義、師匠蓋疎、十住淵弘、世學將殄、皆由寢處於論家、永均于弱喪、是使大典榛蕪、義種行輟、興言悵悼、側寐忘安、成實既有功於正篆、事不可闕、學者又遂流於所赴、此患宜裁、今欲內全成實之功、外蠲學士之慮、故銓引論才、備詳切緩、刊文在約、降爲九卷、删賒採要、取効本根、則方等之助無虧、學者之煩半遣、得使功歸至典、其道彌傳、波若諸經、無墜於地矣、業在心源、庶無蕪削之累、令典故全、豈有妨於好學、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謀而隨喜也、（出三藏記集）

大乘唯識論序

失名（魏）

唯識論者乃是諸佛甚深境界非是凡夫二乘所知然此論始末明三種空何者爲三一者人無我空二者因緣法體空三者眞歸佛性空我空者我本自無但凡夫之人愚癡顛倒於五陰中妄計爲有何以知無凡夫依心識妄想分別於五陰因緣法中見我爲有然此我相於五陰中實不可得若爾般若觀此五陰中一二離二實體不可得猶如兎角若有此我於一中住者應於一中見應於異中見應於和合中見

云何一中無我者以有常無常過故若有我與五陰一者五陰無常我亦應無常復有我若與陰一者我是常故陰亦應常若我與陰二者一邊卽同前無常一邊卽同前常若離二邊者此亦不然離於二邊別相不可得是故實無神我如是知者名入人無我空因緣法體空者謂諸色等因緣法以隨俗因緣起云何隨俗因緣起世人見牛起於牛想不起馬想見馬起於馬想不起牛想色等法中亦復如是見柱起柱想不起色想見色起色想不起柱想如薪火相待無實薪火以離於薪更無實火以離於火更無實薪於薪更無實火以離於火更無實薪於薪更無實火能作薪因以離於火更無實薪能作火因而見火說假名薪見薪說假名火以相待成故如是能成所成而不離能成因而有所成不離所成因而有能成如彼薪火能成所成亦實無是名因緣法體空眞如法空者所謂佛性清淨之體古今一定故經云佛性者名爲第一義空所言空者體無萬相故言其空無萬相者無有世間色等有爲法故無萬相非是同於無性

法以其眞如法體是故經云去八解脫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無法空也若如是觀是名解眞如法空唯識論言唯識者明但有內心無色香等外諸境界何以得知如人目有膚翳妄見毛輪犍闥婆城等種種諸色實無前境界但虛妄見有如是諸衆生等外諸境界故言唯識若爾但應言破色不應言破心此亦有義心有二種一者相應心二者不相應心相應心者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使相應名相應心不相應心者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

性清淨心、今言破心者、唯破妄識煩惱相應心、不破佛性清淨心、故得言破心也、大藏都字函○一名破色心論天親造魏國沙門統菩提流支譯

成唯識論證義自字

明　王肯堂

唯識證義、何爲而作也、爲慈恩之疏、亡失無存、學唯識者、倀倀乎莫知所從而作也、然則不名補疏、何也、曰、補疏則惡乎敢、吾敢自信無一語之與慈恩牴牾乎哉、有一語與慈恩牴牾、而謂之補疏、烏乎敢、且吾猶冀古疏之萬一復出云爾、其名證義、何也、曰、取大藏中大小乘經論、及華嚴疏鈔、宗鏡錄諸典、正釋唯識之文、以證成論之義、而非敢以已意爲之註也、所以然者、爲八識四智行相微細難可了知、乃聖智所

知之境、非凡夫心量可測。故不以至教量定之。未有不郢書而燕說者、今之師心自用、解釋紛紛、能無一得乎哉、然有一語之不經印證、不通商畧、則皆非量。而不爲比量。烏能窺測現量境界也耶。心一而已。裂而爲八、爲九。不病支離、何也。曰、一心之德、名爲眞如。眞如具有不變隨緣二義、以不變之心言、一不可得。況有八乎。以隨緣之心言、八萬四千。不足以盡之。乃以八爲支離哉。夫眞心卽事卽理。卽相卽性。卽空卽色。卽智卽如。卽圓融卽行布。卽眞如卽生滅、所謂一

法界也迷一法界而宛然成二矣由是能取爲見分所取爲相分見分爲自内我相分爲他外我我相一立而此相遂爲皋意動念之根於是乎起一念作一事雖淑慝攸分薰蕕各别而要之同歸於有我卽勉力而修六度萬行亦凡夫之六度萬行而非聖人之六度萬行也流浪生死之海不得出離轉徙白黑之塗無時休息三敎聖人深知病根在此故不約而同曰無我蓋善醫者必藥其病根而去之不得不同焉耳大學言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而致知在

格物物者對我而言之也物我對峙如二山然彼此各不相到格者到也峙則宛然成二到則一矣故格物亦無我之别號也向非我爲之祟則心何待正之而後正意何待誠之而後誠哉孟子以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良能而他日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有俱生而無分别正七識用事時也喜則人固愛其親謂之俱生貪怒則獸亦憎其親謂之俱生瞋以此爲仁義與孔門無我之旨悖矣西方聖人憫賊與子之難辯而眞與妄之易淆也故

不得已而分一心爲八九識就其迷一法界處而立爲第七識就其皋心動念處而立爲第六識就其不變之體受熏持種處而立爲第八識又以第八識之行相微細難可了知也就其在外門轉處而分爲眼耳鼻身五識以對色聲香味觸而成色心二法以使人了知第八識本無垢以第七識執之而垢故得賴耶名聖人捨之故立聖人之第八識爲第九識謂聖人不得已而强分之可也然實有迷一法界處宜有皋心動念處宜有不變之體持種受熏處宜有在外

門轉處則謂八種識自然而然而非聖人强分之亦可也此如黄帝岐伯論陰陽著藏腑經絡之原委俞跗之湔腸浣胃扁鵲之洞見五臟癥結華陀内照之圖醫者不知此則亦不可以言醫而療病起死人矣故學道者不明唯識之旨則雖聰明辨才籠蓋一世而終不免爲儱侗眞如顢頇佛性今談道者滿天下而見道者絕無一人非此之故哉然此九識皋其體則一第八識足以該之何者五識卽相分六七識卽見分八識卽自證分而九識卽謂自證分也皋其用

則一第六識足以盡之何者三性三量三境五十一心所無不具而凡聖染淨無不備故由散入定由凡入聖皆由六識能觀之力非餘識能也則雖分八分九而亦何嘗不一乎又何支離之有或曰俗詮之刻也子序之集解之刻也子又序而若深許之則證義可以無刻矣而汲汲事力疾校訂涸精竭慮以阽于危雖曰爲法捐生能免徼名之疑哉曰吾向於苓蘊璞篇中及之矣談佛法於今之世猶大市中賣平天冠有何人理著吾以老病一措大博得會禪之名滿

天下欲何爲乎俗論之作吾嘗預商訂焉及其刻則從與不從蓋參半也集解之見與吾合處爲多而不合處亦時有之吾見之未定者不敢不舍巳而從而吾見之巳定者亦不敢以苟同也此證義之所以刻也向使余不病得與二師反復研究辯論以歸於一以成一家言則證義果可以無刻而竟至不惜捐生校訂以爲流通計若與二師競名然者豈余之得巳哉學者鑒吾之誠而一刳心焉卽他日龍華會上之羔雉而此冊亦吾之縞帶紵衣也吾卽旦夕溘先朝露勝於驂鸞駕鶴凌倒景而朝太清不啻多矣

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序

釋智旭 明

夫萬法唯識，雖驅烏亦能言之，逮深究其旨歸，則耆宿尚多貿貿，此無他，依文解義，有教無觀故也。然觀心之法，實不在於教外，試觀十卷論文，何處不明心外無法，即心之法，是所觀境，了法唯心，非即能觀智乎。能觀智起，則二執空而眞性現，所以若境若教若理若行若果，皆名唯識，而五位五觀，一以貫之，紛而不雜，賾而不亂者也。慨自古疏失傳，人師異解，文義尚訛，理觀奚賴，鈍者既望洋而退，利者復蔑裂而求，

四分之旨未諳，一心之宗徒設，三性之理未究，二諦之致安歸，賴有開蒙問荅，梗概僅存，大鈔宗鏡，援引可據，而溯流窮源，則瑜伽顯揚諸論，尤似黃河之有宿海，於是紹覺法師爲之音義，一雨法師爲之集解，宇泰居士爲之證義，無不殫精竭思，極深研幾，然教道已明，觀道未顯，嗣有新伊法師爲之合響，力陳五觀，冠罩諸家，以其尚未刊行流布，故僅獲染指，不克飽飡，適二三同志，擬從能變所變差別之途，以開性具性偏圓融之鑰，漫爾饒舌，兼命管城，不敢更衍繁文，秖圖直明心觀，隨講隨錄，用質大方。

弘明集目錄序

釋僧祐 梁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天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典儒則拒爲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爲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鶡鴠鳴夜、不翻白日之光。

精衞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眎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衞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弘明集後序

梁　釋僧祐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撿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矇弗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酬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畔。隔牆壁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

上帝之貌。滋滋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畷、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謂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農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

伏石有舊像露盤、犍陀勒見槃鵄山中有古寺基墌、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爲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

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居夷、聃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

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逮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傅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

於關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縉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壹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寶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

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故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況矇矇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胷。謗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買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之。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與。因果義微。微奧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已正。聊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盤鑑。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大藏駕字函出三藏記集末載

出三藏記集序

釋僧祐 梁

夫眞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莫津、是以不二默酬、會於義空之門、一音震辯、應乎羣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至善逝晦跡而應眞結藏、始則四合集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資焉、然道由人弘、法待緣顯、有道無人、雖文存而莫悟。有法無緣。雖竝世而弗聞、聞法資乎時來、悟道藉於機至。

機至然後理感、時來然後化通矣、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隔、漢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初康會注述漸暢、道由人弘於茲驗矣、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慧士、曄曄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震其奧領。渭濱務逍遙之集、廬岳結般若之臺。像法得人。於斯爲盛、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翻轉梵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故題有新舊、而後之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繼踵。而不知經出之歲。誦說比肩。而莫測傳法之人。授之受道亦已闕矣、夫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載交譯。寧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以來、妙典間出。皆是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銓貫、歲月逾邁。本源將沒、後生疑惑、爰所取明、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鷲。於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

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竝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前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爲司南。聲傳未詳則文歸蓋闕、秉牘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自顯。庶行潦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於荆玉、但井識管窺。多慙博練。如有未備、請寄明哲。大藏跡字函

祐姓俞其先彭城人世居建業大精律部造立經藏齊梁間見重宮省抄撰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弘明集等行世天監中終建初寺

出三藏記集雜錄序　釋僧祐　梁

夫靈源啓潤、則萬流脉散、玄根毓萌、則千條雲積、何者本大而末盛、基遠而緒長也、自尊經神運。秀出俗典。由漢届梁。世歷明哲、雖復緇服素飾、並異跡同歸。講議讚析、代代彌精、注述陶練、人人競密。所以記論之富、盈閣以牣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宋明皇帝、投心淨境、載餐玄味、迺勅中書侍郎陸澄、撰錄法集、陸博識洽聞、苞舉羣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一百有三卷、其所閱古今、亦已備矣、今卽其

如來香　卷三　十五

本錄。以相綴附、雖非正經、而毗讚道化、可謂聖典之羽儀。法門之警衛。足以輝顯前緒。照進後學。是以寄于三藏集末。以廣枝葉之覽焉。

法集總目錄序　釋僧祐　梁

嘗聞瀝泣助河之談。捧土埋岱之論。雖誚發於古。而愧集於今矣。僧祐漂隨前因。報生閻浮。幼齡染服。早備僧數。而慧解弗融。禪味無紀。剎那之息。徒積。錙毫之勤。未基。是以懼結香朝。慙動鍾夕。菸邈塵劫。空閲斬籌。然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松清密。以講席閒時。僧事餘日。廣訪衆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雖復管窺迷天。蠡測惑海。

如來香　卷三　十六

然遊目積心。頗有微悟。遂綴其聞。誠言法寶。仰稟羣經。傍採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辯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詮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篇。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毘尼。旦夕諷持。四十許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爲律記十卷。幷雜碑記撰爲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蓋微啓於今業。庶有籍于來津。豈曰善述。庶非妄作。但理遠識近。多有未

周明哲儁覽。取諸其心。使道場之果。異跡同臻焉。

十誦義記目錄序

梁　釋僧祐

夫戒律者。葢四雙之雲梯。五衆之鎔範也。性以止制爲本。體以無作爲相。始袪十惡。終圓萬善。在昔覺世。因事制戒。心跡俱防。輕重備設。持戒堅淨。則羅睺惟最。曉律精明。則波離爲首。至于泥洹遺囑。慇懃金色。迦葉結集斯藏。洲渚所依。莫踰茲典。逮至中葉。學同說異。五部之路。森然競分。仰惟十誦源流。聖賢繼踵。師資相承。業盛東夏。但至道難凝。微言易爽。果向之人。猶跡有兩說。況在凡識。孰能壹論。是以近代談講。

多有同異。大律師頴上。積道河西。振德江東。綜學月朗。砥行冰潔。行以尸羅爲基。學以十誦爲本。且幼遐明師。歷事名勝。校理精窖。無幽不貫。常以此律廣授二部。教流於京寓之中。聲高於宋齊之世。可謂七衆之宗師。兩代之元匠者矣。是以講肆之座。環春接冬。禀業之徒。雲聚波沓。僧祐藉法乘緣。少預鑽仰。扈錫待筵。二十餘載。雖深言遠旨。未敢庶幾。而章條科目。竊所早習。每服佩思尋。懼有墜失。遂集其舊聞。爲義記十卷。夫心識難均。意見多緒。竊同芻蕘。時綴毫露。

輒布其別解錄之。言未盡意。率其木訥。指序條貫而
已。昔少述私記。辭句未整。而好事傳寫。數本兼行。今
削繁補略。以後撰爲定。敬述先師之旨。匪由庸淺之
說。明哲儻覽。採其正意焉。

釋迦譜目錄序

梁　釋僧祐

蓋聞菩提之爲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寧真謝於堅固哉。但羣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是以標號釋迦。擅種刹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宮。貞觀道樹。捨金輪而御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跡也。爰自降胎。至于分塔。瑋化千條。靈瑞萬變。並義炳經典。事盈記

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傳訊難該。而總集易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覽。遂乃披經案記。原始要終。敬述釋迦譜記。列爲十卷。若夫僧裔託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衆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抄集衆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願。

僧祐前禮最勝尊。稽首清淨無比法。次歸離垢應眞僧。三寶慈護永住世。像末少信信不純。邪見迷沒陷衆苦。三藏遐曠難究尋。懈怠障礙令法沒。故集本師源緣記。經律傳證增信根。仰承大士誓願心。敢厝弘意於後世。願同見聞隨喜福。法燈延照盡來際。

世界記目錄序

釋僧祐　梁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麤妙異容。苦樂殊跡。觀其原始。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喻之於大河。法華方之於火宅。聖人超悟。息駕反源。拔出三有。然後爲道也。尋世界立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興。數盈災起。復歸乎滅。所謂壽短者謂其長。壽長者見其短矣。夫虛空不有。故厥量無邊。世界無窮。故其狀不一。然則大千爲法王所統。小千爲梵主所領。須彌爲帝釋所居。鐵圍爲藩牆之域。大海爲八維之浸。日月爲四方之燭。總總羣生。於茲是宅。瑣瑣含識。莫思塗炭。沈俗而觀。則迂誕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經書。然辯括宇宙。臆度不了。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莊說蒼蒼。近在遠望之色。於是野人信明。謂旻青如碧。儒士據典。謂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體是同。儒野雖殊。不知一也。是則俗尊天名。而莫識天實。豈知六欲之嚴麗。十梵之光明哉。至於推步地勢。窮盡信章亥。圖度日月。則深委算術。未

值一隅差以千里雖復夏革說地不過戶牖之問鄒子談天甫在奧突之內煉石既誣鼇足亦詭俗書徒繁竟無顯說世士蒙昧莫詳厥體是以憑惠獨慮闊六合之相持桓譚拒問率五藏以爲喻通人碩學思鬱理窮況乃犢見其能辯乎嗟夫區界現事猶莫之知不思妙義固其已矣竊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惟長鈴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難卒檢究且名師法匠職競玄義事源委積未必曲盡砥以庸固志在拾遺故抄集兩經以立根本兼附雜典互出同異撰爲五卷名曰世界集記將令三天階序煥若披圖六趣羣分照如臨鏡庶溺俗者發蒙服道者瑩解共建慧眼之因俱成覺智之業焉

洛陽伽藍記序

後魏 楊衒之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竝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時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始知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祥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

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記遠近凡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重刻五燈會元序

釋廷俊 元

原夫菩提達磨迦大龜氏於釋迦文佛瞬青蓮目而得教外別傳之旨之二十八代之祖也既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東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迺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爲宗六傳至曹溪大鑑支而爲南嶽青原又分而爲雲門臨濟曹洞潙仰法眼五宗支分派列演溢于天下矣圭峯密公禪原詮曰禪之目有五曰外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乘禪曰最上乘禪若古高僧之功用與夫

他宗之所謂禪者則皆前四種禪惟達磨展轉相傳者頓同佛體逈異諸門蓋最上乘禪也紫陽朱文公曰達磨盡翻窠臼倡爲禪宗視義學尤爲高妙矣又曰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用是知文公深明別傳之旨要非言教所及世之人徒見公衛道極教之語而於吾氏未能窺斑嘗嚮輒肆詆訾是不知公也近時淛人黃氏自負博洽以教外別傳爲非佛氏之學而別爲一學吁得稱通儒哉是又朱子之罪人矣別傳之道本無言說然必因言顯道顧雖明悟如釋迦

文佛。亦由然燈記別。故如祖祖授受機語。不得無述焉。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眞宗詔翰林學士楊億裁正而敘之。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錄。仁宗御製敘。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徽宗作序。淳熙十年淨慈㬢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淡齋李泳序之。嘉泰中雷庵受禪師作普燈錄。陸游敘。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迺集學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恩至渥也。國朝至元間于

越雲璺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爲詳盡。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下。致或人沮抑。不大傳于世。議者惜焉。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慈氏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昔王介甫呂吉甫同在譯經院。介甫曰。所謂日月燈明佛。爲何義。吉甫曰。日月迭相爲明。而不能並明。其能並日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爲然。介甫擊節稱善。吾

宗以傳燈喻諸心法。而相授受者。其有旨哉。會稽開元大沙門業海清公。叅佛智熙公于南屏。既得其旨。復典其藏教。久而歸故隱。闢一室以禪燕自娛。廣智訴公題之曰那伽室。而銘之。其鄉先生韓莊節公爲之記。公今年及八十。每慨五燈會元板燬。學者於佛祖機語。無所攷見。於是罄衣鉢之資。以倡施者。惟是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領行宣政院事康里公首捐俸貲。而吳越諸師聞而翕然相之。版刻既成。使其叅

徒妙嚴徵言敘其端。予覩清公。葢諸父也。嘗承其教戒。挹其高風。茲復樂公之所以爲惠來學之志有成。用不辭蕪陋而序之云爾。

〇念佛三昧詩集序

釋慧遠 晉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閒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茲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闚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修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廻景以移照天

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覿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俗之重迷若以匹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〇遊石門詩序　　　　　　　廬山諸道人　晉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絶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絶、逕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既至則援木

尋葛、歷嶮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岩、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岩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爲障、崇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至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綵、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閒邃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恆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迺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

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跡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

釋子須知序　　李贄 明

余自出滇卽取道適楚以楚之黃安有耿楚空周友山二君聰明好學可藉以夾持也未踰三年而楚空先生没友山亦宦遊中外去余悵然無以爲計乃令人護送家眷回籍散遣童僕依親隻身走麻城芝佛院與周柳塘先生爲侶柳塘友山兄亦好學雖居縣城去芝佛院三十里不得頻頻接膝然守院僧無念者以好學故先期爲柳塘禮請在焉故余遂依念僧以居日夕唯僧安飽唯僧不覺遂二十年全忘其地

之爲楚身之爲孤人之爲老鬚盡白而髮盡禿也雖余天性喜寂靜愛書史不樂與俗人接然非僧輩服事唯謹飲食以時若子孫之于父祖然未能遽爾忘情一至于斯矣今余年七十又五矣旦暮且死尚置身冊籍之中筆墨常潤硯時時濕欲以何爲邪因與衆僧爲區別語令其抄錄數種聖賢書眞足令人啓發者名曰釋子須知葢以報答大衆二十餘年慇懃非敢曰爲衆僧說法也

○○蓮華世界詩敍　　唐時 明

佛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則遍法界身是阿彌陀佛何淨何穢何樂何苦然淨度三昧經有云人生一念受一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百年中所造魂神逐種受苦遍大千刹土體骨皮毛亦遍大千刹土當其皮毛齒角森然變現時豈復能知遍法界異類身是阿彌陀佛當其鞭笞雨下屠割奏刀時豈復能知遍法界受苦異類身是阿彌陀佛當其鼎烹刀鋸犁

耕火炙時豈復能知遍法界餓鬼地獄受苦身是阿彌陀佛豈惟是卽儼然而人當其苦難忽逢刀兵乍遇爾時卽不能知我輩苦難身是阿彌陀佛豈惟是卽快然而得意五欲自娛榮華滿志爾時卽不能知我輩受享身是阿彌陀佛夫人世間在順在逆尚不能知此身是阿彌陀佛何況風刀解體八苦交煎之際何況改頭換面羽毛骨角之儔何況啖口針喉鑊湯洋銅之日然後不知我身是阿彌陀佛哉金剛上味經載文殊師利言一切凡夫以自繫縛故見地獄

相雖非實有而令受者受苦譬如夢中見身墮地獄萬火所燒鄉入鑊湯彼人夢中叫言極苦若知是夢虛妄不實身心得安所以法苑云觀罪性空者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今塵世中心空者幾人夢破者幾人所以如來教人念一句阿彌陀佛正攝其百念千念八億五千萬雜念於一念念至一念不起自然證見阿彌陀佛然後知一念百念千念八億五千萬雜念皆阿彌陀佛之念然後知一身百身千身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皆阿彌陀佛之身然後知畜

生餓鬼地獄皆阿彌陀佛之法界然則經云一聲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豈不深切著明矣哉故知一聲阿彌陀佛正是證明無淨無穢之淨土證明無苦無樂之極樂正是空其心之丹藥正是大夢中之霹靂也無奈我輩明知是夢却又尋夢明知是夢引我入鐵圍山却又迷昧故鄉道路豈可不用過來人語招之策之掖之涵濡之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者惟立禮爲堅定之力耳而興詩成樂則始終皆以韻事發其歡喜鎔其格扞所以淨土光

中不但如來所出音聲皆演妙法其水摩尼流注華間其聲皆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讚歎諸佛相好者也其鳥是如意珠王湧出金光所化皆和鳴哀雅常讚念佛念法念僧者也其樓閣中諸天皆作妓樂其樂器懸空又不鼓自鳴其衆音中皆說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者也總之水流光明及諸寶樹鳧雁鴛鴦皆說妙法所以行者出定入定皆聞妙法夫坐蓮華上者猶藉此音聲以增其進况其未到蓮池者乎小傳載張子房在漢軍中項兵雖挫猶自相持子

房乃教軍中作楚歌使楚人懷鄉而漢事遂成可見聲音一道可以補攻取之不及昔賢淨土之詠即子房之還鄉曲也試看詠淨土者多出於宗門之知識其殆佛門之子房也哉

、〇詩意法音序

明 唐時

天地間之品物其貴賤雖有等級然皆有限量惟文字音聲之一道則等級懸殊雖窮極霄壤不能比輸凡世間文詞不係於綱常不關於風敎雖華靡至極愈彰鄙穢譬如冶女倚門卽絕世之姿終是至賤之格所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者也聖賢之言所以貴重者以其爲人心風化也然聖人以人心風化之寄意被之金石布之管絃至於格祖考儀鳳凰所稱盡善盡美者而如來謂帝王萬種音樂不如轉輪聖

王諸音樂中一音之美進之而爲忉利天王之音樂又進之而爲第六天王之音樂豈止如世樂之美善而已哉然而如來謂第六天王萬種之音樂不如阿彌陀佛刹中七寶樹一音之美百千萬倍何哉豈非本領愈弘深者其波瀾愈浩渺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與之言能無悅乎聖人奏樂於圜丘則天神降奏樂於方岳則地祇出蓋巽與祖考言而祖考悅巽與鳳凰言而鳳凰悅巽與天地言而天地悅卽世音已如此矣而況乎本如來之寄意宣流法音者哉吾嘗總古今載籍而該括之大抵書者聖人之法言詩者聖人之巽言也周秦以來承佛威神著爲書者多矣予乃於其中擇其有音韻者彙爲一編名曰詩意法音恣人之諷詠淫泆試一唱三嘆儼然如木魚鐘鼓森森而動讀詩者心開意解時儼然與詩人一時供養十方微塵刹一切如來竟又儼然與水鳥樹林一時同演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供養十方微塵刹一切衆生竟更傾耳而聽之又儼然羽寂宮沉百音遏密十方億萬微塵世界化爲一佛世界十方

無量無邊衆生共成一佛矣

如來香卷之四目錄

蓮池海會紀略

本師示跡

釋迦牟尼佛示跡　阿彌陀佛示跡

觀世音菩薩示跡　大勢至菩薩示跡

三世示跡

過去示跡　現在示跡

未來示跡

實相念佛法門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德雲比丘　解脫長者

大威光童子　普德淨光夜神

觀相念佛法門

十六觀經　佛修立三昧觀經

觀佛入空觀　憶佛入忍地

馬鳴大師　龍樹菩薩

天親菩薩　天台智者大師

持名念佛法門

一心不亂　專持名號

十念往生　念佛滅罪

高聲念佛　定意念佛

中峰繫念法門示衆　廬山圓悟法師慧遠

長安光明法師善導　南岳般舟法師承遠

長安五會法師法照　新定臺岩法師少康

永明智覺法師延壽　昭慶圓淨法師省常

長蘆慈覺法師宗賾　廬山優曇宗主普度

雲棲蓮池法師袾宏

參究念佛法門

長蘆宗賾禪師　真歇清了禪師

優曇普度禪師　天如惟則禪師

西蜀智徹禪師　楚石梵琦禪師

天眞毒峰善禪師　空谷隆禪師

天奇[illegible]絕禪師　古音琴禪師

秘密念佛法門

佛說拔一切業障根本咒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儀軌 并拳印

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
不空羂索神變經
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大乘聖無量壽光明王陀羅尼經
無量功德陀羅尼經
無量壽大智光明陀羅尼

如來香卷之四目錄終

如來香卷之四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蓮池海會紀略

釋迦牟尼佛示跡

法華經化城喻品過去有佛名大通智勝滅度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聞父得成菩提往詣佛所請轉法輪皆以童子出家而爲沙彌時佛受請過二萬劫已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經

八千劫卽入禪定八萬四千劫時十六沙彌各升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爲四部衆廣說法華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令發菩提心一一菩薩沙彌所化衆生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彼十六沙彌今皆得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西方有佛名阿彌陀卽第七也第十六卽我釋迦牟尼佛在此娑婆世界說法

悲華經往昔劫中有轉輪王名無諍念大臣寶海爲善知識同於寶藏佛所發菩提心無諍念發願云我

修大乘、取於淨土、終不願於穢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界衆生無諸苦惱、我不得如是佛刹者、不成正覺、今既果滿、號阿彌陀、故現淨土、寶海大臣、願於穢土成熟衆生、今已果滿、號釋迦牟尼、於此濁惡世中、成佛菩提、

大雲經釋迦世尊、在方等會中、熙怡微笑、從其面門、出無量光、大雲密藏菩薩問故、佛言西方世界有國、名安樂、佛號無量壽、見在說法、告一菩薩言、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今說大雲經、汝可往聽、今彼菩薩將

來至此、則正當釋迦說法時、彌陀亦現在說法也、

宗鏡錄、總持教中說三十七佛、皆毘盧遮那一佛所現、謂遮那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自當中央法界清淨智、次從四智流出四方四如來、其妙觀察智、流出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如來、則一佛雙現二土、故清涼云、卽本師也、

卽本師者、如經第三十九云、或有見佛無量壽觀自在等共圍繞、疏判云、贊本尊遮那之德也、疏又云、華藏刹海、皆遮那境、無量壽佛去十萬億並未出於刹種之中、豈非本師隨名異化耶

阿彌陀佛示跡

寶積經過去無量劫數、有佛出世、號世間自在王如來彼佛法中、有一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棄國出家、號法藏比丘、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堅固不動、福智殊勝、人相端嚴、禮佛合掌、以偈讚佛德、而白佛言、我今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惟願如來爲我演說如是等法、令於世間得無等等成大菩提、具攝清淨莊嚴佛土、佛告法藏、汝應自攝清淨佛國、法藏白言、我無威力堪能攝受、惟願如來說餘

佛土清淨莊嚴、我等聞已、誓當圓滿、爾時彼佛、爲其廣說二十一億清淨佛土、具足莊嚴、說是法時、經於億歲、法藏比丘、於彼二十一億諸佛土中、所有嚴淨之事、悉皆攝受、既攝受已、滿足五劫、思惟修習、彼二十一俱胝佛剎、法藏比丘所攝受國、超過於彼、既攝受已、往詣世間自在王如來所、頂禮雙足、右遶七帀、却住一面、白言世尊、我已攝受具足功德莊嚴佛土、佛言今正是時、汝應具說、令衆歡喜、亦令大衆皆當攝受圓滿佛土、法藏白言、惟願世尊大慈留聽、我今將說殊勝之願、彼法藏比丘於世間自在王如來前、發四十八願已、大地震動、天雨寶華、鼓樂滿空、雨旃檀末、空中唱言、未來作佛、法藏比丘、發如是大弘誓願、皆已成就、世間希有、如實安住種種功德、具足莊嚴、威德廣大、清淨佛土、修習如是菩薩行時、經於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等億那由他百千劫內、初未曾起貪嗔及癡欲害恚想、不起色聲香味觸想、於諸衆生、常樂愛敬、猶如親屬、其性溫和、易可同處、有來求者、不逆其意、善言勸諭、無不從心、資養所須、取

支身命、少欲知足、常樂虛閒、禀識聰明、而無矯妄、其性調順、無有暴惡、於諸有情、常懷慈忍、心不詐諂、亦無懈怠、善言策進、求諸白法、普爲羣生、勇猛無退、利益世間、大願圓滿、奉事師長、敬佛法僧、於菩薩行、常被甲冑、志樂寂靜、離諸染着、爲令衆生常修白法、於善法中、而爲上首、住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不起不滅、無有憍慢、而彼正士行菩薩道時、常護語言、不以語言害他及已、常以語業利已及人、若入王城及諸村落、雖見諸色、心無所染、以清淨心不愛不恚、菩薩

爾時於檀波羅蜜起自行已、又能令他行於惠施、於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起前二行、皆悉圓滿、由成如是諸善根故、所生之處有無量億那由他百千伏藏、自然涌出、復令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無邊諸衆生類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無邊諸菩薩衆起諸妙行、供養奉事諸佛世尊、乃至成佛、皆不可以語言分別之所能知、或作輪王、帝釋、蘇燄摩天、兜率陀天、善化天、他化自在天、大梵天王、皆能奉事供養諸佛、及能請佛轉於法輪、若作閻浮提王及

諸長者宰官婆羅門刹帝利等、諸種姓中皆能尊重供養諸佛、又能演說無量法門、從此永棄世間、成無上道、然彼菩薩能以上妙衣服臥具飲食醫藥盡形供養一切如來、得安樂住、如是種種圓滿善根、非以語言能盡邊際、口中常出旃檀妙香、其香普熏無量無數乃至億那由他百千世界、復從一切毛孔出過人天優鉢羅華上妙香氣、隨所生處相好端嚴殊勝圓滿、又得諸資具自在波羅蜜多、一切服用周遍無乏、所謂諸寶香華幢幡繒蓋、上妙衣服飲食湯藥及諸伏藏、珍玩所須、皆從菩薩掌中自然流出、身諸毛孔、流出一切人天音樂、由是因緣、能令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衆生等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藏菩薩本所修行如是、今者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彼有世界名曰極樂、法藏比丘在彼成佛、號無量壽、今現在說法、無量菩薩及聲聞衆恭敬圍遶、彼佛光明普照佛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彼之光明清淨廣大、普令衆生身心悅樂、復令一切餘佛刹中天龍夜叉阿修羅等皆得歡悅、彼無量壽如來諸聲聞衆不可

稱量知其邊際、諸菩薩摩訶薩衆亦復如是、非以筭計之所能知、彼佛壽命無量無邊、不可知其劫數多少、聲聞菩薩及諸天人壽量亦爾、彼佛受生出世已來經今十劫、彼極樂界無量功德具足莊嚴、國土豐稔、天人熾盛、志意和適、常得安隱、無有地獄餓鬼畜生及琰魔王界、有種種香周遍芬馥、種種妙華亦皆充滿、國土莊嚴不能殫述、皆爲十方諸佛之所稱歎、

觀世音菩薩示跡

首楞嚴經往昔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觀世音、大士始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其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由大士供養觀音如來、蒙

彼如來授以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其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皆以三昧聞薰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復以此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衆生、同悲仰故、令諸衆生、於其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由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彼佛如來歎其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大士觀世音號、由其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偏十方界、

十六觀經釋迦牟尼佛、爲韋提希夫人說除苦惱法時、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大勢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熾盛不可具見、百千閻浮檀金色、不得爲比、觀世音菩薩、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身紫金色、頂有肉髻、項有圓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圓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釋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化菩薩、無量諸天、以爲侍者、舉身光中、五道衆生、一切色相、皆於中現、頂上毘楞伽摩尼寶、以爲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觀世音菩薩、面如閻浮

檀金色、眉間毫相、備七寶色、流出八萬四千種光明、一一光明、有無量無數百千化佛、一一化佛、無數化菩薩以爲侍者、變現自在滿十方世界、臂如紅蓮華色、有八十億微妙光明、以爲瓔珞、其瓔珞中、普現一切諸莊嚴事、手掌作五百億雜蓮華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萬四千畫、猶如印文、一一畫、有八萬四千色、一一色、有八萬四千光、其光柔輭、普照一切、以此寶手接引衆生、舉足時、足下有千輻輪相、自然化成五百億光明臺、下足時、有金剛摩尼華、布散一切、

莫不彌滿、其餘身相、衆好具足、如佛無異、唯頂上肉髻及無見頂相不及世尊、是爲觀世音菩薩眞實色身相。

法華經授記　阿彌陀佛正法滅後、過中夜分、明相出時、觀世音菩薩於七寶菩提樹下、結跏趺坐、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國土、自然七寶、衆妙合成、莊嚴之事、諸佛世尊、於恒沙劫、說不能盡、其佛國土、無有聲聞緣覺之名、純諸菩薩充滿其國、其佛國土號衆寶普集莊嚴、普光功德山王如來、隨其壽命、得大勢至菩薩、親近供養、至於涅槃、般涅槃後、奉持正法、乃至滅盡。

觀世音大士、自陳繇古觀音如來、授以三昧、錫以嘉名、而悲華經謂寶藏如來授記不瞬太子、字曰觀音、此乃發菩提心、非止一度、現前當來、三種記莂也、又授記等經、皆謂二大士從西方來、無量壽經乃謂二大士於此世界捨壽命已、往生彼國、據迹而論、則始從安樂世界來詣此土、終必繇此土示滅、歸於安養、實則大士十方世界、無所不在、諸佛會中、咸爲輔弼、衆生界內、盡作導師、方符上同下合之慈力悲仰耳、然大士位當補處、慈化旣隆、故不假轉敎念佛、但念大士名、卽得往生矣。

大勢至菩薩示跡

首楞嚴經　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敎大勢至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爲香光莊嚴、故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此念佛三昧之要旨也

十六觀經　大勢至菩薩、身量亦如觀世音菩薩、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圓光面各百二十五由旬、照二百五十由旬、舉身光明、照十方國、作紫金色、有緣衆生、皆悉得見、但見此菩薩一毛孔光、卽見十方無量諸佛、淨妙光明、是故號此菩薩名無邊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途、得無上力、是故號此菩薩名大

勢至、此菩薩天冠有五百寶華、一一寶華、有五百寶臺、一一臺中、十方諸佛、淨妙國土、廣長之相、皆於中現、頂上肉髻、如鉢頭摩華、於肉髻上、有一寶瓶、盛諸光明、普現佛事、餘諸身相、如觀世音等無有異、此菩薩行時、十方世界一切震動、當地動處、有五百億寶華、一一寶華莊嚴高顯、如極樂世界、此菩薩坐時、七寶國土、一時動搖、從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於其中間、無量塵數分身無量壽佛、分身觀世音大勢至、皆悉雲集極樂國土、叟塞空中、坐蓮華

座、演說妙法、度苦衆生、是爲大勢至菩薩真實色身相

法華經授記品、得大勢至菩薩、親近供養普光功德山王如來、隨其壽命、至于涅槃、般涅槃後、奉持正法、乃至滅盡、法滅盡已、卽於其國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如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國土光明壽命諸菩薩衆、乃至法住等無有異、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善住功德寶王如來名者、皆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世示跡

過去示跡

大寶積經往昔過阿僧祇無數大劫、有佛出現、號曰然燈、於彼佛前、極過數量、有苦行佛、出興於世、苦行佛前、復有如來、號爲月面、月面佛前、過於數量、有栴檀香佛、於彼佛前、有蘇迷盧積佛、盧積佛前、復有妙高劫佛、如是展轉、有離垢面佛、不染汙佛、龍天佛、山聲王佛、蘇迷盧積佛、金藏佛、照曜光佛、光帝佛、大地種性佛、光明熾盛琉璃金光佛、月像佛、開敷華莊嚴

光佛、妙海勝覺遊戲神通佛、金剛光佛、大阿伽陀香光佛、捨離煩惱心佛、寶增長佛、勇猛積佛、勝積佛、持大功德法施神通佛、映蔽日月光佛、照曜琉璃佛、心覺華佛、月光佛、日光佛、華瓔珞色王開敷神通佛、水月光佛、破無明暗佛、真珠珊瑚蓋佛、底沙佛、勝華佛、法慧吼佛、有師子吼鵞雁聲佛、梵音龍吼佛、如是等佛出現於世、相去劫數皆過數量、彼龍吼佛、未出世前、無央數劫、有世主佛、世主佛前、無邊劫數、有佛出世、號世間自在王如來、彼佛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法

處、彼佛壽量、滿四十劫、法處比丘、於彼法中、發大誓
願、云
云 自然燈逆遡而上、至世間自在王、遡爲阿彌陀佛發心之始、吳魏後漢諸譯、皆自定光相次而下、故王龍舒本列五十三佛、亦自然燈相次而下、至世自在王、唯法賢譯與此、是逆推而上、按然燈授記釋迦、是第三阿僧祇劫事、非甚久遠、故知遡源而上者爲是、定光即然燈、世自在王、即世饒王、法處即法藏、或云法寶藏、或云作法比丘、諸佛名號、前後多少互有同異、依西方合論、以寶積爲定本、
悲華經往昔過恒河沙阿僧祇劫、有世界名刪提嵐、
劫名善持、有轉輪王、名無諍念、主四天下、有一大臣、
名曰寶海、是梵志種、時生一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常光一尋、生時有百千諸天來共供養、因爲作字、
號曰寶藏、其後出家、剃除鬚髮、成菩提道、還號寶藏
如來、廣爲聖王、說於正法、王請如來及諸聖衆、三月
供養、王有千子、王及千子、如是供養滿二百五十歲、
各各向佛、及比丘僧、悔諸不及、爾時如來、即入三昧、
放大光明、現十方世界、或有世界五濁弊惡、或有世
界清淨微妙等、王白佛言、諸菩薩等、以何業故、取淨
世界、以何業故、取不淨世界、佛言、菩薩以願力故、取
清淨土、離五濁惡、復有菩薩、以願力故、求五濁惡、王
言、我今真實、欲得菩提、不願取不淨佛土、我已先於
十歲之中、端坐思惟莊嚴清淨佛土、我今發願、願成
道時、世界之中、無有地獄畜生餓鬼、衆生皆作金色、
人天無別、無有女人等、一化生、壽命無量、世界清淨、
無有臭穢、所有宮殿、種種莊嚴、如第六天、餘佛世界、
若有衆生、聞我名者、修諸善本、欲生我界、命終之後、
必定得生、唯除五逆、誹謗聖人、破壞正法等、輪王發
深願已、佛即告曰、大王汝見西方過百千萬億佛土、
有尊音王如來、世界清淨莊嚴、悉如大王所願、如是

四佛、出現入滅、過一恒河沙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
沙阿僧祇劫、是時世界、轉名安樂、汝於是時、當得作
佛、號無量壽如來等○爾時寶藏如來、尋爲第一不
眴太子授記曰、汝觀天人三惡一切衆生、生大悲心、
欲斷衆生諸苦惱故、欲令衆生住安樂故、今當字汝
爲觀世音、無量壽佛、般涅槃已、彼土轉名一切珍寶
所成就世界、種種莊嚴、安樂世界、所不及也、汝成菩
提道、號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又告第二
摩尼太子、汝今所願、取大世界、如汝所願、汝當成菩

提道號曰善住珍寶山王如來由汝取大世界故因是字汝爲得大勢至

安養記云悲華經備有二十四願但文畧耳又按念佛三昧寶王論云凡諸經中如名諸佛菩薩聲聞等皆昔之千子也其長太子名不眴觀世音也次子名摩尼大勢至也次子名王衆文殊師利也次子名能伽奴即金剛智慧光明菩薩次子名無畏即蓮華尊如來次子名菴婆羅即虛空光明菩薩次子名善臂即師子香菩薩次子名泯圖即普賢也次子名蜜蘇即阿閦佛也蜜蘇王子一自發心已來行時步步心心數法常念諸佛今登正覺生妙樂刹焉

觀佛三昧海經如來爲父王說昔有四比丘犯律爲恥將無所怙忽聞空中聲曰汝之所犯謂無救者不

然也空王如來雖復涅槃形像尚在汝可入塔一觀寶像眉間白毫比丘隨之泣淚言曰佛像尚爾況佛真容乎舉身投地如大山崩今於四方皆成正覺東方阿閦佛南方寶相佛西方無量壽佛北方微妙聲佛是四破戒比丘也

寶王論云如來名此觀佛三昧爲大寶王戒品海者可以滌破戒之罪垢得塵累之清淨也此四比丘一觀寶像僉爲世雄念佛之人豈得阻於破戒歟

一向出生菩薩經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號寶功德威宿劫王彼佛將入涅槃爲衆廣說法本陀羅尼時有輪王名曰持火王有太子名曰不思議勝功德生年十六從彼如來聞是法本即於七萬歲中精勤修習未曾睡眠亦不偃側端坐一處不貪財寶及以王位不樂自身得值九十億百千那由他佛諸佛說法盡能聞持修習厭家剃髮而作沙門作已復於九萬歲中修習此陀羅尼復爲衆生分別顯示一生之中力精教化令八十億百千那由他衆生得發道心積功累德住不退地爾時不思議勝功德比丘豈異人乎即阿彌陀如來是也

觀世音大勢至授記經乃往過去廣遠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時有世界名無量德聚安樂示現其國有佛號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中有王名曰威德王千世界正法治化號爲法王其威德王多諸子息具二十八大人之相是諸王子皆悉住於無上之道彼佛國土尚無女名何況有實其國衆生淨修梵行純一化生禪悅爲食彼威德王於八萬四千億歲奉事如來不習餘法佛知至心即爲演說無量法印彼威德王於其園觀入于三昧其王左右有二蓮華從地

涌出雜色莊嚴其香芬馥如天栴檀有二童子化生其中加趺而坐一名寶意二名寶上時威德王從禪定起見二童子坐蓮華藏以偈問曰汝爲天龍神夜叉鳩槃茶爲人爲非人願說其名號時王右面童子以偈荅曰一切諸法空云何問名字過去法已滅當來法未生現在法不住仁者問誰名空法亦非人非龍非羅刹人與非人等一切不可得左面童子而說偈言名名者悉空名名不可得一切法無名而欲問名字欲求真實名未曾所見聞夫生法即滅云何而

問名名字及語言皆是假施設我名爲寶意彼名爲寶上是二童子說是偈已與威德王俱詣佛所頭面禮足右遶七帀合掌恭敬於一面住時二童子即共同聲以偈問佛云何爲供養無上兩足尊願說其義趣聞者當奉行華香衆妓樂衣食藥卧具如是等供養云何爲最勝爾時彼佛即爲童子而說偈言當發菩提心廣濟諸羣生是則供正覺三十二明相設滿恒沙刹珍妙莊嚴具奉獻諸如來及歡喜頂戴不如以慈心廻向於菩提是福爲最勝無量無有邊餘供

無過者超踰不可計如是菩提心必成等正覺時二童子復說偈言諸天龍鬼神聽我師子吼今於如來前弘誓發菩提生死無量劫本際不可知爲一衆生故爾數劫行道况此諸劫中度脫無量衆修行菩提道而生疲倦心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瞋恚愚癡垢慳嫉亦復然今我說實語遠離於虛妄我若於今始起於聲聞心不樂修菩提是則欺世尊亦不求緣覺自濟利已身當於萬億劫大悲度衆生如今日佛土清淨妙莊嚴令我得道

時超踰億百千國無聲聞衆亦無緣覺乘純有諸菩薩其數無限量衆生淨無垢悉具上妙樂出生於正覺總持諸法藏此誓若誠實當動大千界說如是偈已應時普震動百千衆妓樂演發和雅音光曜微妙服旋轉而來降諸天於空中雨散衆末香其香普流薰悅可衆生心爾時威德王者豈異人乎即釋迦牟尼佛是也時二童子今觀世音及大勢至菩薩摩訶薩是也是二菩薩於彼佛所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按此經有華德藏菩薩白佛言、甚奇世尊、是善男子未曾發心、成就如是甚深智慧、了達名字、悉不可得、佛言是二正士、於彼先佛已曾供養作諸功德、善男子、此恒河沙、悉可數知、而此大士先供養佛、種諸善根、不可稱計、雖未發於菩提之心、而以不可思議、而自莊嚴、於諸衆生、爲最勇猛、

現在示跡

大寶積經無量壽佛、復有異名、謂無量光、無邊光、無着光、無礙光、光照王、端嚴光、愛光、喜光、可觀光、不思議光、無等光、不可稱量光、映蔽日光、映蔽月光、掩奪日月光、彼佛光明、普照佛刹、故得是名、○極樂世界、所有菩薩、於無上菩提、皆悉安住一生補處、唯除大願、能師子吼、擐大甲冑、爲度羣生、修大涅槃者、彼佛刹中、諸聲聞衆、皆有身光、能照一尋、菩薩光照百千尋、除二菩薩光明常照三千大千世界、彼二菩薩一

名觀自在、二名大勢至、此二菩薩、從娑婆世界、捨壽量已、往生彼國、

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阿難白佛、我今欲見極樂世界無量壽如來、幷供養奉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及菩薩衆、種諸善根、時無量壽佛、即於掌中、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俱胝那由他刹、彼諸佛刹、所有大小諸山叢薄園林、及諸宮殿天人等物、以佛光明、皆悉照見、譬如有人以淨天眼觀一尋地見諸所有、又如日光出現、萬物斯覩、彼諸國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侵婆夷、悉見無量壽如來、如須彌山王照諸佛刹、時諸佛國、皆悉明現、如處一尋、以無量壽如來殊勝光明、極清淨故見彼高座、及諸聲聞菩薩等衆、譬如大地洪水盈滿、樹林山河、皆没不現、唯有大水、彼佛刹中、無有他倫、及異形類、唯除一切大聲聞衆、一尋光明、及大菩薩蹹繕那等、百千尋光明、彼無量壽如來、應正等覺、光明映蔽、一切聲聞及諸菩薩、令衆有情、悉皆得見彼極樂界菩薩聲聞人天衆等、一切皆覩娑婆世界釋迦如來及比丘衆、圍繞說法、

鼓音聲王陀羅尼經、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刹利之種、阿彌陀如來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攬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寂靜、阿彌陀佛、於大寶華結加趺坐、有二菩薩、一名觀世音、二名大勢至、是二菩薩、侍立左右、無數菩薩、周匝圍繞、

孤山彌陀疏曰、鼓音王經既有女人及惡逆者、豈非彌陀現穢土耶、天竺決疑曰、天親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鼓音王經言、佛母且指初降生時、成正覺已、國土隨淨、必無女人、其母或轉成男子、如此方龍女、或復命終、如悉達母、二家所說、天竺爲正、以經初云、若有四衆、能正授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彌陀佛、即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慶悦、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得離胞胎穢欲之形、處妙蓮華、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光明赫奕、據此則女人惡逆、太子魔王、總是初降生後、未成道前、所示現耳、

觀無量壽佛經、韋提希白佛言、惟願世尊、爲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樂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唯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爾時世

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無量世界、還住佛頂、化爲金臺、如須彌山、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或有國土、七寶合成、復有國土、純是蓮華、復有國土、如自在天宮、復有國土、如玻瓈鏡、十方國土、皆於中現、有如是等無量諸佛國土、嚴顯可觀、令韋提希見、時韋提希白佛言、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爾時世尊告韋提希、汝今知不、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汝及未來一切衆

生觀於西方極樂世界、以佛力故、當得見彼清淨國土、如執明鏡、自見面像、見彼國土極妙樂事、心歡喜故、應時即得無生法忍、汝是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遠觀、諸佛如來有異方便、令汝得見、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除苦惱法、說是語時、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大勢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熾盛、不可具見、百千閻浮檀金色、不得爲比、時韋提希見無量壽佛已、接足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以佛力故、得見無量壽佛及二菩薩、未來衆

生、當云何觀無量壽佛及二菩薩、佛告韋提希、欲觀彼佛者、當知無量壽佛身如百千萬億夜摩天閻浮檀金色、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身諸毛孔演出光明、如須彌山、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圓光中、有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衆多無數化菩薩、以爲侍者、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復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其光相好、及與化佛、不可具說、

觀世音大勢至二菩薩授記經、西方過此億百千刹、有世界名安樂、其國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一名觀世音、二名得大勢、得是如幻三昧、若有菩薩、從彼正士七日七夜聽受是法、即便逮得如幻三昧、彼國有無量阿僧祇菩薩、得是三昧、華德藏菩薩白佛言、願以神力、令彼正士至此世界、又令彼此兩得相見、何以故、以彼正士至此刹故、善男子、善

女人成善根者、聞其說法、得是三昧、又願見彼安樂世界阿彌陀佛、令此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終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受彼請已、即散眉間白毫相光、遍照三千大千國土、於此世界草木土石大小諸山、乃至世界中間幽冥之處、普皆金色、莫不大明、日月暉曜、及大力威光、悉不復見、遍照西方億百千刹、乃至安樂世界、悉皆金色、大光右繞彼佛七匝、於如來前、廓然不現、彼國衆生菩薩聲聞、悉見此土釋迦文佛、與

諸大衆圍繞說法、猶觀掌中阿摩勒果、皆生愛樂歡喜之心、唱如是言、南無釋迦如來、於此衆會四衆八部釋梵諸天菩薩聲聞、皆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菩薩聲聞眷屬圍繞、晃若寶山高顯殊特、威光赫奕、普照諸刹、如淨目人、於一尋內覩人面貌、明了無礙、既見是已、歡喜踊躍、唱如是言、南無阿彌陀如來應供正遍知、時此衆中八萬四千衆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種善根、願生彼國、爾時安樂世界菩薩聲聞、見此刹已、怪未曾有、歡喜合掌、禮釋迦牟尼

如來應供正遍知、作如是言、南無釋迦牟尼佛、能爲菩薩聲聞、說如是法、爾時安樂世界、六種震動、觀世音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白彼佛言、甚奇世尊釋迦如來現希有事、何以故、彼釋迦牟尼如來少現名號、令無量大地六種震動、爾時阿彌陀佛告彼菩薩言、釋迦牟尼、不但此土、現其名號、其餘無量諸佛世界、悉現名號、大光普照、六種震動、亦復如是、彼諸世界、無量阿僧祇衆生、聞釋迦稱譽名號、善根成就、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衆中四十億

菩薩、聞釋迦牟尼如來應供等正覺名號、同聲發願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即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觀世音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詣彼佛所、頭面禮足、恭敬合掌、於一面住、白佛言世尊、釋迦牟尼、放此光明、何因何緣、爾時彼佛告觀世音、如來應供等正覺放此光明、非無因緣、何以故、今日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將欲演說菩薩珍寶處三昧經、故先現瑞、爾時觀世音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等欲詣娑婆世界、禮拜供

養釋迦牟尼佛、聽其說法、佛言、善男子宜知是時、時二菩薩、即相謂言、我等今日定聞彼佛所說妙法、時二菩薩受佛教已、告彼四十億菩薩眷屬、善男子當共往詣娑婆世界、禮拜供養釋迦牟尼佛、聽受正法、何以故、釋迦牟尼如來應供等正覺能爲難事、捨淨妙國、以本願力、興大悲心、於薄德少福、增貪恚癡濁惡世中、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爲說法、說是語時、菩薩聲聞、同聲歎言、彼土衆生、得聞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徧知名號、快得善利、何况得見、發歡喜心、

世尊我當共詣彼世界禮拜供養釋迦牟尼佛言善
男子宜知是時兩時觀世音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
與四十億菩薩前後圍繞於彼世界以神通力各爲
眷屬化作四十億莊嚴寶臺是諸寶臺縱廣十二由
旬端嚴微妙其寶臺上有處黄金有處白銀有處瑠
璃有處頗梨有處赤珠有處硨磲有處二寶黄金白
銀有處三寶金銀瑠璃有處四寶黄金白銀瑠璃頗
梨有處五寶金銀瑠璃頗梨赤珠有處六寶黄金白
銀瑠璃頗梨硨磲赤珠有處七寶乃至碼碯又以赤

珠栴檀優鉢羅鉢曇摩拘物頭分陀利華而莊嚴之
又雨須曼那華瞻蔔華波羅羅華阿提目多華羅尼
華瞿羅尼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波樓沙華摩
訶波樓沙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盧遮那華摩
訶盧遮那華遮迦華摩訶遮迦華蘇樓至遮迦華栴
那華摩訶栴那華蘇樓至栴檀那華栴奴多羅華他
羅華摩訶他羅華其寶臺上種種雜色炫爛煒燁清
淨照曜諸寶臺上有化玉女八萬四千或執箜篌琴
瑟箏笛琵琶鼓貝如是無量衆寶樂器奏微妙音儼

然而住或有玉女執赤栴檀香沉水栴檀香或執黑
沉水栴檀香儼然而住或有玉女執優波羅波頭摩
拘物頭分陀利華果儼然而住或有玉女執曼陀羅
華摩訶曼陀羅華波樓沙華摩訶波樓沙華盧遮那
華摩訶盧遮那華栴那華摩訶栴那華蘇樓至栴那
華遮迦華摩訶遮迦華蘇樓至遮迦華陀羅華摩訶
陀羅華蘇樓至陀羅華莊嚴而住或有玉女執一切
華果儼然而住諸寶臺上衆寶莊嚴師子之座座上
皆有化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嚴身臺上各懸

八萬四千衆妙寶瓶盛滿末香列置其上諸寶臺上
各有八萬四千衆寶妙蓋彌覆其上諸寶臺上各有
八萬四千衆妙寶樹植立其上各有八萬四千寶鈴
羅網羅覆其上諸寶樹間有七寶池八功德水盈滿
其中青黄赤白雜寶蓮華光色鮮映微風吹動衆寶
行樹出微妙音其音和雅踰於天樂諸寶臺上各有
八萬四千衆妙寶繩連綿樹間一一寶臺光明照耀
八萬四千由旬莫不大明爾時觀世音及得大勢菩
薩摩訶薩與其眷屬八十億衆諸菩薩俱莊嚴寶臺

悉皆同等、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彼國沒、至此世界、時彼菩薩、以神通力、令此世界地平如水、與八十億菩薩前後圍繞、以大功德莊嚴成就、端嚴姝特、無可爲喻、光明遍照娑婆世界、是諸菩薩、詣釋迦牟尼佛所、頭面禮足、右遶七帀、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阿彌陀佛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又現彼土莊嚴妙事、時此菩薩、及聲聞衆見此寶臺、衆妙莊嚴、歎未曾有、各作是念、此諸寶臺莊嚴微妙、從安樂國至此世界、爲是佛力、菩薩力耶、爾時華德藏菩

薩、承佛神力、白佛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今此娑婆世界、衆妙寶臺莊嚴如是、是誰威力、佛言、是觀世音及得大勢神通之力、於此世界現大莊嚴、華德藏言、甚奇世尊、不可思議、彼善男子、願行清淨、能以神力莊嚴寶臺、現此世界、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善男子、已於無數億那由他百千劫中、淨諸善根、如幻三昧、住是三昧、能以神通變化、現如是事、又華德藏、汝今且觀東方世界、爲何所現、時華德藏、卽以菩薩種種天眼、觀于東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見彼佛前、

皆有觀世音及得大勢、莊嚴如前、恭敬供養、皆稱阿彌陀佛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爾時華德藏菩薩見是事已、歡喜踊躍、得未曾有、而白佛言、甚奇世尊、今此大士乃能成就如是三昧、何以故、今此正士、能現莊嚴、是諸佛刹、爾時世尊、卽以神力、令此衆會、見是事已、三萬二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釋迦牟尼佛告舍利子曰、如我今者稱揚讚歎無量壽佛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佛土

功德、如是東方亦有現在不動如來、山幢如來、大山如來、大光如來、妙幢如來、南方亦有現在日月光如來、名稱光如來、大光蘊如來、迷盧光如來、無邊精進如來、西方亦有現在無量壽如來、無量蘊如來、無量光如來、無量幢如來、大自在如來、大光如來、光焰如來、大寶幢如來、放光如來、北方亦有現在無量光嚴通達覺慧如來、無量天鼓振大妙音如來、大蘊如來、光網如來、娑羅帝王如來、下方亦有現在示現一切妙法正理常放火王勝德光明如來、師子如來、名稱

如來、譬光如來、正法如來、妙法如來、法幢如來、功德友如來、功德號如來、上方亦有現在梵音如來、宿王如來、香光如來、如紅蓮華勝德如來、示現一切義利如來、如是東南方亦有現在最上廣大雲雷音王如來、西南方亦有現在最上日光名稱功德如來、西北方亦有現在無量功德火王光明如來、東北方亦有現在無數百千俱胝廣慧如來、如是等佛如殑伽沙、住於十方、自佛淨土、各各示現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帀圍繞、說誠實言、汝等有情皆應信受如是稱讚不可思議佛土功德、一切諸佛攝受法門、

未來示跡

大寶積經、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於此國界、不退菩薩當生極樂國者、其數幾何、佛告彌勒、此佛土中、有七十二億菩薩、彼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佛所、種諸善根、成不退轉、當生彼國、况餘菩薩、由少善根生彼國者、不可稱計、阿逸多、從難忍如來佛國、有十八億不退菩薩、當生極樂世界、東北方寶藏佛國中、有九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無量聲如來國中、有二十二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光明如來國中、有三十二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佛天如來國中、有十四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天力如來國中、有十二千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師子如來國中、有五百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離塵如來國中、有八十一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積如來國中、有六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人王如來國中、有十俱胝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華如來國中、有五百菩薩、具大精進、發趣一乘、於七日中、能令衆生離百千億那由他劫生死流轉、彼等亦當生極樂界、從發起精進如

來國中有六十九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到彼國已供養禮拜無量壽如來及菩薩衆阿逸多我若具說諸方菩薩生極樂界若已到今到當到爲供養禮拜瞻仰無量壽佛等者但說其名窮劫不盡

大寶積經爾時世尊說是經已天人世間有萬二千那由他億衆生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二十億衆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諸漏已盡心得解脫四十億菩薩於無上菩提住不退轉被大甲冑當成正覺有二十五億衆生得不退忍有四萬億那由他百千

衆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今始初發種諸善根願生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皆得往生彼如來土各於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有八萬億那由他衆生得受記法忍成無上菩提彼無量壽佛昔行菩薩道時成熟有情悉皆當生極樂世界憶念嚮昔所發思願皆得成滿

初發心即蒙授記正見導師成就之速當知凡能發心願生彼國皆彼佛行菩薩道時所成熟者

大寶積經佛告父王一切衆生皆即是佛汝今當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常勤精進當得佛道王言一切衆生云何是佛佛言一切法無生無動搖無取捨無相貌無有自性今可於此法中安住其心勿信於他爾時父王與七萬釋種聞說是法信解歡喜悟無生忍佛現微笑而說偈言釋種決定智諸法不可得是故於佛法決定心安住人中命終已得生安樂國面奉無量壽無畏成菩提

十住斷結經座中有四億衆自知死此生彼牽連不斷欲爲之源樂生無欲國土佛言西方此去無數國土有佛名無量壽其土清淨無婬怒癡蓮華化生不

由父母汝當生彼

法華經佛言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不復爲貪欲所惱亦復不爲嗔恚愚癡所惱亦復不爲憍慢嫉妬諸垢所惱得菩薩神通無生法忍

雲栖曰或者疑此方他界往生無量淨土何以容之噫滄海尚納百川虛空猶含萬象而無邊剎海不出普賢一毛孔中然則舉淨土針鋒之地而容無盡之往生不亦恢恢乎有餘裕哉

實相念佛法門

觀佛三昧經、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我念過去寶威德上王佛時、有長者名一切施、有子名曰戒護、子在母胎、以敬信故、預爲其子受三歸依、八歲見佛、恭敬作禮、一見佛故、卽得除滅百千萬億生死之罪、從是已後、常生淨土、得百千億念佛三昧、故今釋尊復記之曰、文殊師利、汝當往生極樂世界、證入初地、

文殊發願經、文殊師利菩薩發願偈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剎、生彼佛國已、

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嚴淨普賢行、滿足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菩薩行、

華嚴經光明覺品、爾時光明過十世界、乃至一切處文殊菩薩、各於佛所、同時發聲、說此頌言、一切威儀中、常念佛功德、晝夜無暫斷、如是業應作、

文殊問般若經、佛告文殊、欲入一行三昧者、應處空閒、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彼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續、卽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念一佛功德、與念無量佛功德無二、又大般若經一節文畧同此

文殊夙世爲無諍國王第三子、故次觀音勢至之後、雖示爲華嚴幼男、而智爲先導、所謂實相念佛者也、若夫妙光爲然燈之師、又號龍種上尊王佛、則古聖示現、不可思議矣、

華嚴經行願品、普賢菩薩告善財童子、十種大願、復云、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圓滿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如普賢菩薩、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一切珍寶、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

剎那中、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卽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受記已、以智慧力、隨衆生心、而爲利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衆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又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剎、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衆生界、彼佛衆會咸清淨、我時於勝蓮華生、親覩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

提記、蒙彼如來授記巳、化身無數百俱胝、智力廣大徧十方、普利一切衆生界、若人於此勝願王、一經於耳能生信、速見如來無量光、具此普賢最勝願、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沉溺諸有情、速往無量光佛刹、

普賢爲舍那長子、而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足見無量壽佛、爲舍那化現、故文殊普賢彌勒等菩薩皆在西方、又宗賾禪師、結勝蓮社、而普賢普惠二大士、夢求署名、其間則樂於引導衆生、歸於安養可知矣、

華嚴經入法界品德雲比丘告善財言、我唯得此憶

如來香　卷四　三六

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所謂智光普照念佛門、令一切衆生念佛門、令安住力念佛門、令安住法念佛門、照耀諸方念佛門、入不可見處念佛門、住於諸劫念佛門、住一切時念佛門、住一切刹念佛門、住一切世念佛門、住一切境念佛門、住寂滅念佛門、住遠離念佛門、住廣大念佛門、住微細念佛門、住莊嚴念佛門、住能事念佛門、住自在心念佛門、住自業念佛門、住神變念佛門、住虛空念佛門、

華嚴經入法界品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巳入出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我見十方各十佛刹微塵數如來、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卽見、乃至寶師子莊嚴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如是一切、悉皆卽見、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亦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及以巳心、悉皆如響、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

華嚴經毘盧遮那品大威光童子、見波羅蜜善根莊嚴王如來成等正覺、現神通力、卽得念佛三昧、名無邊海藏門、

如來香　卷四　三七

華嚴經入法界品普德淨光夜神告善財言、菩薩成就十法、能圓滿菩薩行、一者得清淨三昧、常見一切佛、二者得清淨眼、常觀一切佛相好莊嚴、三者知一切佛、無量無邊功德大海、四者知等法界無量諸佛法光明海、五者知一切如來、一一毛孔放等衆生數大光明海、利益無量一切衆生、六者見一切如來、一一毛孔、出一切寶色光明燄海、七者於念念中、出現

一切佛變化海充滿法界、究竟一切佛境界調伏衆生、八者得佛音聲同一切衆生言音海、轉三世一切佛法輪、九者知一切佛無邊名號海、十者知一切佛調伏衆生不思議自在力、菩薩成就此十種法、則能圓滿菩薩諸行、我得菩薩解脫、名寂靜禪定樂普遊步普見三世一切諸佛、亦見彼佛淸淨國土道場衆會神通名號法壽命言音身相、種種不同、悉皆明覩、而無取着、

華嚴念佛三昧無盡燈序曰、六道凡夫、三乘賢聖、其根本悉是靈明淸淨一法界心、性覺寶光各各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衆生、但此心靈妙自在、不守自性、故隨迷悟之緣、作業受苦、名曰衆生、修道證眞、遂名諸佛、佛憫衆生顚倒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欲令衆生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至於善財證入法界、叅諸知識、最初吉祥雲比丘、教以無礙智慧念佛門、又解脫長者、教以唯心念佛門、又普徧吉淨光夜神、教以觀德相念佛門、其後華嚴諸祖、慮

念佛者、莫得其要、於善知識解脫門中、復設諸門、意使諸佛與衆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彼此該收、塵塵悉遍法界、相即相入、無礙圓融、倘得其門、則等諸佛於一朝、不得其旨、則徒修因於曠劫、夫不龜手之藥一也、有終身洴澼洸者、有裂土而封者、蓋用有工拙、而利有大小、念佛法門一也、有涉時之久、致力之多、而平素失其指歸、逮乎垂亡、他境强奪、尠能超邁、此終身止於洴澼洸者也、唯華嚴觀行、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至簡至易、雖然諸佛拔苦與樂之心一也、不思議力一也、唯西方彌陀世尊、接引娑婆衆生、願力偏重、是以釋尊流通經中、普賢行願、獨指彌陀、極爲至切、義和晩年退席平江能仁、徧搜淨土傳錄、與諸論讚、未嘗有華嚴圓融念佛法門、蓋巴歌和衆、雪曲應稀、無足道者、嗚呼、不思議法門、散乎大經與疏記之中、無聞於世、離此别求、何異北轅而之楚耶、於是備錄法門、著爲一編、使見聞者不動步

而歸淨土、安俟階梯、非思量而證彌陀、豈存言念、諸佛則背塵合覺、故明、衆生則背覺合塵、故昏、欲使冥者皆明、明終無量、因目其篇曰無盡燈云爾、

乾道元年九月望日、臨安府慧因院傳華嚴教觀圓澄法師義和撰、

詳夫實相之旨、爲如來極則之談、所謂無相不相、不相無相、名爲實相、安住如是眞實相、已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故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意在不壞世間相、而顯第一義也、是以古人有云、除實相外、餘皆魔事、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然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非實相之旨而何、如華嚴一經、號爲圓頓法門、純談實相、而往往舉揚念佛法門、如德雲比丘、解脫長者、淨光夜神、以念佛爲

三昧、爲解脫門、乃至普賢大士、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深切著明、不啻諄諄言之矣、又如賢首品云、見有臨終勸念佛、又示尊像令瞻敬、俾於佛所深歸仰、是故得成此光明、又離垢幢菩薩云、以佛爲境界、專念而不捨、此人得見佛、其數與心等、十回向品云、願得憶念與法界等、未來現在一切諸佛、又十地品中、地地皆云、一切所作、不離念佛、又佛不思議法品云、如來有十種佛事、一者若有衆生、專心憶念、則得現前、如是比者、不可彈述、故清涼疏問云、不求生華嚴、期生極樂何耶、荅有四意、一者有緣故、二欲使衆生歸憑情一故、三不離華藏故、四即本師故、行願品別行鈔曰、有緣者、彌陀願重、偏接娑婆人也、歸憑情一者、若聞十方皆妙、彼此融通、則初心茫茫、無所依託、故方便引之、不離華藏者、極樂去此但十萬億佛土、華藏中所有佛剎、皆微塵數、故不離也、即本師者、如經第三十九云、或有見佛無量壽、觀自在等共圍繞、疏判云、讚本尊遮那之德也、疏又云、華藏剎海、皆遮那境、無量壽佛去十萬億、並未出於剎種之中、豈非本師隨名異化耶、又道純法師設問曰、普賢行願是華嚴流通、何故於世界海中、偏指極樂、既信解圓宗、十方佛剎皆可往生、結歸西方、必有深古、荅、普賢爲善財海衆說願王、已結歸西方者、蓋爲信解圓宗人、入文殊智、修普賢行、福慧事理、皆稱法界、此大心人、雖妙悟本明、頓同諸聖、然猶力用未充、未及如來出現、普利衆生、所以暫依淨土、親近彌陀海衆、直至成佛、故南齊有慧光法師、著華嚴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天衆來迎、而不願往、祈歸安養、化佛滿空、又唐道昂法師講華嚴十地論、稽洽博詣、志結西方、兜率陀天來迎、由來非願、西方靈相現前、高座而往、又圓淨法師結淨行社、刺血書華嚴淨行品、求生西方、又守眞法師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結無量壽如來往生秘密印、繫念西方、此皆習華嚴宗而生西土者也、況帝心著五悔文讚歎淨土、勸人念佛、賢首釋起信、清涼疏華嚴、圭峰鈔行願、而華嚴以十六願王導歸極樂、起信以眞如三昧、令生安養、故清涼指出彌陀即遮那化身、極樂與娑婆同界、欲見則隨意即見、欲生則決定往生、余謂賢首一宗、盡歸淨土、

觀想念佛法門

十六觀經、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偏知海、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諦觀彼佛、

天台疏云、法界身者、報佛法性身也、衆生心淨、法身自在、故言入衆生心想中、如白日昇天影現百川明佛身自在能隨物現也、又法界身、是佛身無所不偏法界爲體、得此觀佛三昧、解入相應故言

如來香　卷四　呂

入心想也、是心作佛者、佛本是無、心淨故有、是心是佛者、向聞佛本是無、心淨故有便謂條然、故言卽是、○妙宗釋曰、欲想佛身、須知觀體、體是本覺起成能觀、本覺乃是諸佛法界之身、以諸佛無別所證、全證衆生本性故也、○融心解曰、如來恐人着相觀佛、故於眞像之前、示乎觀體、令依此法而觀佛身○妙宗又曰、今之心觀、非直於陰覲本性佛、乃託他佛、顯乎本性、故先明應佛入我想心次明佛身全是本覺故應佛顯知本性明託外意成

唯心觀

十六觀經、當知無量壽佛身、如百千萬億夜摩天閻浮檀金色、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身諸毛孔、演出光明、如須彌山、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圓光中、有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衆多無數化菩薩以爲侍者、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復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

如來香　卷四　呂

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其光相好、及與化佛、不可具說、但當憶想、令心眼見、見此事者、卽見十方一切諸佛、以見諸佛故、名念佛三昧、作是觀者、名觀一切佛身、以觀佛身故、亦見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衆生、作此觀者、捨身他世生諸佛前、得無生忍、是故智者、應當繫心、諦觀無量壽佛、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極令明了、見眉間白毫相者、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現、見無量壽佛者、卽見十方無量諸佛、得見無量諸佛、故諸

佛現前授記是爲遍觀一切色身相

觀佛身

此色相是實報身應同居土亦名尊特亦名勝應而特名法身者爲成行人圓妙觀也良以報應屬修法身是性若漸教說別起報應二修莊嚴法身一性若頓教詮報應二修全是性具法身一性舉體起修故得全性成修全修在性三身融妙指一卽三○既指報應名爲法身卽顯行人心觀卽空假中空假是二修中觀是一性修性冥妙三觀圓

融同在一念一念無念三三宛然如此方名修心妙觀此觀能令四土皆淨若不爾者非是頓教所詮妙觀當以此觀觀彌陀身矣

八萬四千

妙宗鈔云總相別相總好別好總光別光皆云八萬四千者卽障顯德故成此數佛居凡地具於八萬四千塵勞於此塵勞皆見實相理智既合故能示現相好光明故節節云八萬四千行人今觀知心卽是能於塵勞皆卽佛

觀身見心

妙宗云由色而見於心者以心無形由色表故以圓人所觀色心不二既見微妙色豈隔大悲心故勝鬘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既三種慈體是三諦今三觀明故三慈顯以用果法爲觀行故故於位位見佛色心

無緣慈

妙宗云心與衆生能所既絕無我心想絕他衆生而一切衆生與我同體十界因果不離一心而此

一心是慈體故十界苦集四種道滅能於一時任運與拔故云無心攀緣自然現益○以佛性中成究竟智有何別理爲心所緣故云無心觀理境智既泯空有叉忘無住無依絕思絕議此名安住第一義心既無緣慈乃周遍入衆生性稱爲內熏或爲現身說第一義稱爲外熏以此攝生名無緣慈○生慈法慈約次第論則兩二乘及偏菩薩有修證分若此無緣唯圓唯極故云諸佛生緣妙有法緣妙空今是妙中故云無緣中必無緣故也天台

云不依三世者此之慈悲非四相故天台云知緣不實者了苦樂事即性德故天台云以衆生不知故實相智慧令衆生得之者此慈所被令衆生發即境之智方乃名得實相智慧得此智者方終離苦得於永樂

十六觀經當起自心生於西方極樂世界於蓮華中結跏趺坐作蓮華合想作蓮華開想蓮華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眼目開想見佛菩薩滿虛空中水鳥樹林及與諸佛所出音聲皆演妙法

十六觀經若欲至心生西方者先當觀於一丈六像在池水上如先所說無量壽佛身量無邊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來宿願力故有憶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無量福況復觀佛具足身相阿彌陀佛神通如意於十方國變現自在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丈六八尺所現之形皆眞金色圓光化佛及寶蓮華如上所說

妙宗云行人於前依正諸觀修雖不入求生之意彌加敦篤名爲至心故令此人捨勝觀劣未觀菩薩先想彌陀故云當觀於一丈六像行人欲託彼土蓮池故令觀像在池水上應知勝身既心作心是豈今丈六非作是耶圓人作爲皆了唯心全具而變全變是具具變不二故觀佛相勝劣皆然妙宗云觀法之初不託日水便觀此相斯蓋凡心可想之境故也若八萬相是彼如來現奇特身增進深位念佛三昧非是凡夫心力所及

妙宗云勝身觀法修雖不成而且得知廣大無量今聞觀小頓違前說寧免輕疑爲拂此疑故說彌

陀神通如意能大能小皆全法界但以重心觀令成就勿疑身謝不生西方

妙宗云觀經初令觀日天台疏釋齊於下品下生以驗想水至假想地屬下三品當名字人次得三昧見彼實地合入觀行初二兩品次觀寶樹及以池樓至總觀成當三四品寶座觀成當第五品以座上寶幢如百千萬億須彌山大比知座體其量難思非第五品三觀功成凡小事禪見莫能及此觀雖就經文未便許觀佛身乃令先想一大寶像

稱座而坐及二菩薩皆想坐座況復悉用作是不二妙觀觀之使心流利方令觀佛學者應知日觀已來所修三觀共於事禪艮以皆須想成相起故也事禪既勝三界思惑悉已被伏妙觀觀像見破即登第七信位得此位已方令觀佛真法之身八萬相顯乃得名爲念佛三昧即感諸佛現前授記生彼便證無生法忍經文如此明圓深觀所顯之相誠謂奇特實匪生身凡夫小乘常所見相

佛修立三昧觀經

方等大集經佛告賢護若欲成就諸佛現前三昧隨所念處即見如來如取清油淨水水晶明鏡用是四物觀已而目善惡好醜形影分明而彼現像不從四物出亦非餘處來非自然有非人造作但知彼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無有住所菩薩亦爾即復思惟今此佛者從何所來而我是身復從何出觀彼如來竟無來處及以去處我身亦爾本無出處豈有轉還彼復應作如是思惟今此三界唯是心有何以故隨彼心念還自見心今我從心見佛我心作佛我心是佛我心是如來我心是我身我心見佛心不知心心不見心心有想念則成生死心無想念即是涅槃所思既滅能想亦空當知菩薩因此三昧證大菩薩此經與般舟經同本異譯此中所載心不知心文相顯著故書此經

輔行釋曰經中佛字一自心三昧所見佛二西方從因感果佛具二義共爲一境爲順理故從初義釋三昧既成隨念即見見是心性名心作佛佛即心作故見佛時名見自心若見自心即見佛心以彼佛心是我心故此中意但觀自心及所見佛不

出法性故見佛心即見已心已心佛心即是中道

會宗問曰般舟經中令念念想阿彌陀佛此則心有想也而經後乃云心有想則癡無想即涅槃前後相違何耶答曰彼經初明觀想彌陀不可無念後約三昧功成見十方佛住立空中此時當了我心佛心同一真性不可思議故云有想則癡無想即涅槃非謂從初不得觀想也又復無念無生之智佛地方成今人未入觀行之門便說無生無念豈知馬鳴所教從念至于無念從說至於無說故

知以念止念以言遣言皆佛祖修行之正軌也。

觀佛入空觀

大集日中經、佛言、欲生淨土佛刹、不生障礙、而此衆生應淨洗浴着鮮潔衣茱食長齋無噉辛臭於寂靜處、生念結加、或行或坐、念佛身相、更莫他緣、或一日夜、或七日夜至心念佛、乃至見佛、小念見小、大念見大、乃至無量念者、見佛色身無量無邊色身、三十二相、於一一相、亦念亦觀能皆明了、隨所見相、見青光明、於彼光相專精繫意、無令心亂、彼光出已、從行者

頂入、爾時安心、謹莫驚怖、念此青光、於自身中支體徧行見身火然、乃至成灰、灰風來散滅、如是念時、無有一相、十方皆空、如是修者、能於一彈指頃到一佛刹、及無量刹。

憶佛入忍地

楞嚴經、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卽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一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

長水疏曰、念佛心者、初卽以生滅心緣佛相好、專注一境、心無間然、見佛相好、如鏡現像、復觀所念之佛、俱爲虛妄、本無自性、從念想現、能念之心、已起未起、自何而有、不見一法、畢竟空寂、本來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入無生忍、

貞元華嚴經、長者言、善男子、我若欲見安樂世界無量壽如來、隨意卽見、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所有如來、我若欲見、隨意卽見、我能知了一切如來國土莊嚴

神通等事、無所從來、亦無所至、無有行處、亦無住處、亦如巳身無來無去、無行住處、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皆如夢故、如夢所見、從分別生、見一切佛、從自心起、又知自心如器中水、悟解諸法、如水中影、又知自心、猶如幻術、知一切佛、如幻所作、又知自心、諸佛菩薩、悉皆如響、譬如空谷、隨聲發響、悟解自心、隨念見佛、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

清源貞元疏曰、無所從來下、正辨唯心、卽心無心、

便入眞如、了彼相虛、唯心現故、以我卽寂之唯心、叩彼卽體之妙用、能念所念、何動寂之相干、既了唯心、了心卽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況志一不撓、精研造微、佛應克誠、於何不見、四喻通顯唯心、夢喻不來不去、影喻不出不入、幻喻非有非無、響喻非合非散、四喻皆具三觀、唯心故空、唯心故假、唯心故中、三觀齊驅、以性融相、則入重重念佛之境矣、

欲達唯心淨土、先了諸法互融、世人不解、遂執方寸之心爲淨土、以經中佛說國土莊嚴、悉皆表顯皆無實法、自招謗法之咎、自知心外無法、故曰唯心、經云、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十方諸佛、九界衆生、色心依正、至於一塵一毛、隨擧一法、皆百千燈中之一燈也、行人一念、如在東一燈、彌陀淨土、如在西一燈、以其光遍滿故、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心外無土、土外無心、此卽事之理、唯心淨土也、以無壞無雜故、此燈彼燈、不相混亂、心自是心、佛自是佛、淨土自是淨土、卽此土衆生、

念彼土之佛而求往生、此卽理之事、西方淨土也、雖分事理、實非兩途、若拘於西方而不達唯心、則得事失理、雖未能稱理、佛力神故、亦得往生、雖居下品、亦無退轉、若拘自心而不求西方、則事理俱失、以不求生故、不得往生、此失事也、以不知心外無法故、定執方寸爲心、昧心法圓融之旨、此失理也、

馬鳴大師起信論云、若修止者、對治凡夫住着世間、能捨二乘怯弱之見、若修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

遠離凡夫不修善根、以是義故、是止觀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若止觀不具、則無能入菩提之道、復次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廻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眞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

賢首疏云、往生之人、約有三位、一如蓮華未開時、信行未滿、未名不退、但以處無退緣、故稱不退、二信位滿足以去、華開見佛、入十住位、得分見法身、住正定位也、三者三賢位滿、入初地以去、證遍滿法身生無邊佛土、如佛記龍樹菩薩等、住初地生淨土等也、此中畢竟得生住正定者、是後二位、

馬鳴大士、爲傳法第十二祖、化身爲蠶、演法教馬、非菩薩示現、何以臻此、然復廣造衆論、破諸外道、玆論雖略、乃宗百部大乘所造、則知百部大乘、莫不以止觀爲要行、淨土爲歸宿、故賢首云、止觀相

須、如鳥兩翼、車之二輪、二輪不具、則無運載之功、一翼若缺、則無凌虛之勢、但以內心既劣、外缺勝緣、信行難成、恐欲生退、故聖意善巧方便、攝護令生極樂、親近彌陀、庶不退此信心、終得成於正覺、

觀佛法身、是住正定、非觀想之宗歟、

龍樹大師造釋華嚴經論易行行品云、菩薩道有難行行、如陸地乘舟也、有易行行、如水路乘舟也、阿彌陀佛、本願之力、若人聞名稱念、自歸彼國、如舟得水、又遇便風、一舉千里、不亦易哉、又大智度論云、有諸菩薩、自念謗大般若、墮惡道、歷無量劫、雖修餘行、不能滅罪、後遇知識、教念阿彌陀佛、乃得滅障、超生淨土、又云譬如二人、各有親眷、爲水所溺、一人情急、直入水救、爲無方便故、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未得忍力、不能救衆生、爲此常須近佛、得無生忍已、方能救衆生、如得船者、又云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也離母、或墮坑井、渴乳而死、又如鳥子翅羽未成、秖得依樹傅枝、不能遠去、翅翮成就、方能飛空自在無礙、凡夫無力、唯得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以業成故、臨終斂念得生、決定不疑、見彌陀佛、證無生

忍已還來三界乘無生忍船救苦衆生廣施佛事任意自在故論又云遊戲地獄行者生彼國已得無生忍還入生死教化地獄受苦衆生以是因緣求生淨土願議其教故十住婆沙論名易行行也

按入楞伽經偈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大名德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然則如來已懸記於五百年前所謂聞而知之私淑聖統者也馬鳴中興正法龍樹中興像法世間典籍讀遍復入龍宮誦出下本華嚴而著廣論汲汲彰明淨土欲與大地衆生同歸樂國耳

龍樹大士著中觀等論盛談空假中三觀之理爲

台宗始祖

天親大師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云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我依修多羅眞實功德相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寶性功德草柔輭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隣陀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佛慧明淨日除世癡闇冥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如來淨華衆正覺華化生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爲食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衆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故我願往生阿彌陀佛國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臺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羣生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同地水火

風虛空無分別天人不動衆清淨智海生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天人丈夫衆恭敬遶瞻仰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羣生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佛諸功德無有分別心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無量壽修多羅章句我以偈頌總說竟論曰此願偈明何義謂

觀安樂世界見阿彌陀佛願生彼國土故云何觀云何生信心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五念門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云何禮拜身業禮拜阿彌陀佛爲生彼國故云何讚歎口業讚歎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云何作願心常作願一心專命畢竟往生安樂國土欲如實修行奢摩他故云何觀察智慧觀察正念觀彼欲如實修行毘婆舍那故彼觀

察有三種何等爲三一者觀察彼阿彌陀佛國土功德莊嚴二者觀察阿彌陀佛功德莊嚴三者觀察彼諸菩薩功德莊嚴云何迴向於彼觀一切世間苦惱衆生同願生彼安樂國土願心所有功德善根以巧方便作願迴向攝取衆生不捨一切世間故 偈中前八句頌三業 云何觀察彼佛國土功德莊嚴彼佛國土功德莊嚴者不可思議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寶性相似相對治故觀察彼佛國土功德莊嚴者有十七種事應知何者十七一者清淨功德成就 二句 二者無量功德成就 二句 三者性功德成就 二句 四者形相功德成就 二句 五者種種事功德成就 二句 六者妙色功德成就 二句 七者觸功德成就 二句 八者莊嚴功德成就 十二句 九者雨功德成就 二句 十者光明功德成就 二句 十一者聲功德成就 二句 十二者主功德成就 二句 十三者眷屬功德成就 二句 十四者受用功德成就 二句 十五者無諸難功德成就 二句 十六者大義門功德成就 四句 十七者一切所求功德成就 二句 略說彼阿彌陀佛國土莊嚴十七種功德示現如來自身利益大功德力成就利益他功德

成就故彼無量壽佛國土莊嚴第一義諦妙境界相次第說應知云何觀佛功德莊嚴成就觀佛功德莊嚴成就者有八種何等八種一者坐莊嚴 二句 三者身莊嚴 二句 三者口莊嚴 二句 四者心莊嚴 二句 五者衆莊嚴 二句 六者上首莊嚴 二句 七者主莊嚴 二句 八者不虛作莊嚴 四句 即見彼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無異淨心菩薩與上地諸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故示現如來自利利他功德莊嚴次第成就應知云何觀菩薩功德莊嚴成就觀菩薩功德莊

嚴成就者、觀彼菩薩有四種正修行功德成就應知、何等爲四、一者於一佛土、身不動搖、而遍十方種種應化、如實修行、常作佛事、四句 二者彼應化身、於一切時、不前不後、一心一念、放大光明、悉能遍至十方世界、教化衆生、種種方便、修行所作、滅除一切衆生苦故、四句 三者彼於一切世界無餘、照諸佛會大衆無餘、廣大無量供養恭敬讚歎諸佛如來、四句 四者彼於十方一切世界無三寶處、住持莊嚴佛法僧寶功德大海、遍示令解、如實修行、四句 ○已上共偈八十四句、又

說二種清淨、三種菩提相違、三種隨順菩提、五種成就功德門、詳見淨行志

無着天親、共傳慈氏之教、天親已曾生兜率院、却報無着、則此願未遂耶、當知慈氏雖在天宮說法、亦復現身西方、圍繞彌陀、安知無着天親、不同遊淨土哉、又慈氏既爲無量壽經當機、故天親依之造論、菩提留支譯之、留支嘗以十六觀經遺曇鸞、指爲金仙長生之術者也、而慈恩遠承彌勒天親、近稟戒賢、亦譯稱讚淨土佛攝受經、窺基復著小本彌陀通讚、余謂慈恩一宗、歸於淨土可也、至於賢首之宗馬鳴、天台之宗龍樹、慈恩之宗天親、所宗雖不同、而以止觀爲要行、則未嘗異也、此論專談奢摩他毘婆舍那、得非觀想之宗歟、

天台智者大師智顗、著觀無量壽經疏序曰、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與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升沉、行開善惡、覩二方之麁妙、喻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故知欲生極樂國土、必修十六妙觀、願見彌陀世尊、要行三種淨業、然化因事漸、教藉緣興、是以闍王殺逆、韋提哀請、大聖垂慈、乘機演法、曜玉相而流彩、聳珍臺而顯瑞、雖廣示珍域、而宗歸安養、使末法有緣、遵斯妙觀、落日懸鼓、用標送想之方、大水結氷、實表瑠璃之地、風吟寶葉、共天樂而同繁、波動金渠、將契經而合響、覩

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覩如來、及其瞑目告終、上珍臺而高踊、文成印壞、坐金蓮而化生、隨三輩而橫截、越五苦而長驁、可謂微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師弘法緣畢、在剡東石城寺、將入滅、謂弟子曰、吾知命在此、不復前進、輒斤絕絃於今日矣、唱觀無量壽佛經題竟、復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矣、智朗請云、未審大師證入何位、沒此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人、但登

五品、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

雲棲贊曰、大師道德崇重、一家教觀、萬代宗仰、而捨壽之際、惟西方是歸、乃至疏觀經、著十疑論、恒於此諄諄焉、意可知矣、或曰疏稱心觀爲宗、淨土其非實歟、噫、大師謂約心觀佛、不謂無佛、如其無佛、心觀何施、正報既然、依報亦爾、學台教者審之、

詳夫三觀圓融、互爲正助、寂靜奢摩他、雖屬初門、而通幻寂諸定、如幻三摩提、雖是假想、而爲大衆正行、觀諸菩薩無量神通光明、無量解脫三昧、無量香花供具、無量身語莊嚴、皆從假想、如幻觀中

流出、淨佛國土、成就衆生、皆入實相理境、然則觀想一門、是無量菩薩無量法門之根本、而於三昧妙觀海中、此念佛三昧爲第一、故華嚴稱爲菩薩父、良有以哉、其源自釋迦如來、爲韋提希等說十六妙觀、始三種淨業爲其因、九品蓮胎爲其果、心存佛國、聖境冥會、神遊淨域、凡境迴超、即染而淨、即心而佛、西方已在目前、何必捨報而後往、阿彌原居心內、豈待華開而後見乎、此外有觀佛三昧、般舟三昧等經、皆明此門也、梁曇鸞聞金僊長生之術、在觀經遂終身精修、親見龍樹接引、陳有南岳思大禪師、繼龍猛之道、紹文慧之宗、精修三觀、於禪定之內、親見彌陀、隋有智者大師、弘南嶽止觀、悟入法華三昧、親見靈山未散、天台教觀爲一代宗師、而著觀經疏、十疑論、羣疑論等書、極贊淨土、稱爲圓頓法門、臨終唱觀經題、復見往生、親見觀音領諸師友來迎、誠爲萬世之師法矣、蓋台宗種種觀門、無過於此、故自所修證、尤切於此、大師示化之後、門人往往倣此、章安左溪荊溪諸師能

光闡其道、而賢首慈恩曹溪諸宗、亦相繼大顯、時台宗不絕如綫、寄以淨觀自修者、皆獲往生、故從學宗之、尤多、如慧成道綽德美惟岸等、或修西方妙觀、或建九品道場、或習般舟三昧、或行方等懺法、皆從觀想一門得入、實由天台之教爲先導耳、至宋四明知禮法師、中興台教、復述妙宗鈔、大彰觀心觀佛之旨、又撰融心解、深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臨終建光明懺、念佛往生、又慈雲遵式懺主、行般舟三昧、以死自誓、夢見觀音、注以甘露、乃著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及往生淨土懺法、他如慈照宗主之四土三觀圖、懷則法師之淨土觀境集、皆繼弘台宗、偏贊往生者也、向非淨土一門、則台宗不絕者幾希、余故曰天台一宗、歸于淨土可也、此門以智者所論厭離欣願二法、爲初首方便、次修十六妙觀爲正行、三種淨業爲助因、或修般舟三昧、或修方等懺法、或三觀圓修、或次第別修、或統諸觀修、或爲一觀修、無不可也

持名念佛法門

一心不亂

彌陀經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

孤山疏曰不可以少善根得生正顯多善根得生也少善謂等閒發願散亂稱名多善謂執持名號

要期日限執謂執受持謂任持信力故執受在心念力故任持不忘

一心稱名有事有理若用心存念不間名事一心若達此心四性不生與空慧相應是理一心也

王仲回問楊居士曰經典多敎人念阿彌陀生淨土家祖則云心即是淨土其不同若此何耶楊居士曰實際理地無佛無衆生無苦無樂無壽無夭又何淨穢之有此以理奪事也人試自忖量果證佛境何淨穢苦樂之有若猶是衆生境界八苦交煎安得不至心念佛求生淨土于無念中起念無生中求生此以事奪理也故維摩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敎化諸羣生正爲此也又問如何得念不間斷答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也仲回欣躍後果生淨土

靈芝照律師自言初發誓願常在娑婆濁世拔濟衆生復見高僧傳慧布法師云方土雖淨非吾所願若使十二劫蓮華中受樂何如三塗苦處救衆生也由是堅執所見于淨土法門略無信向見修

淨業者復生輕謗後遭重病色力尫羸神識茫然莫知趨向既而病差頓覺前非悲泣感傷深自痛責志雖洪大力未堪任乃閱天台十疑論初心菩薩未得無生法忍要須常不離佛又智度論云具縛凡夫有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無有是處譬如嬰兒不得離母又如弱羽秖可纏枝自是盡棄平生所學專求淨土敎門初以心識散亂觀行難成一志專持四字名號幾生逃逝今始知歸仍以所修展轉化導盡未來際普攝衆生同持念佛

十疑論、問曰、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荅爲對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說、西方去此十萬億刹、但使衆生淨土業成者、臨終在定之日、卽是淨土受生之心、動念卽是生淨土時、如人夢身雖在床、而心意識徧至他方、生淨土亦爾、不須疑也、

自信錄云、極樂去十萬億刹、凡夫命終、頃刻至者自心本妙耳、楞嚴曰、汝猶未明一切浮沉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

別離、虛妄名滅、殊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性眞常中、求于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以此推之、當命終時、染濁緣離、故娑婆當處幻滅、清淨緣合、故極樂當處幻生、此滅彼生、間不容髮、亦何頃刻之可論乎、抑見終日取捨、而未嘗取捨者矣、

人初未嘗死、而死之名、乃自身體上得之、何則、以神之來而寄于此、其形由是而長、故謂之生、以神之去而離于此、則形由是而壞、故謂之死、是神者我也、形者我所舍也、我有去來、故舍有成壞、然則生者非生也、以神之來而形成耳、死者非死也、以神之去而形壞耳、世之人不識其神、徒見其形、乃悅生而惡死、可不悲乎、且神之來也、何自而來哉、蓋隨業緣而來、神之去也、何自而去哉、蓋隨業緣而去、業緣者何哉、其所作者、人間之業、神則隨之而生人間、所作者天上之業、神則隨之而生于天上、若作阿修羅之業、神則隨之生于阿修羅、若作三惡道之業、神則隨之生于三惡道、是輪廻六趣、

無有出期、然則神者、自無始以來、投胎易殼、不得久留於一所、所以然者何哉、以吾所造之業、非久而不盡者、故神之舍于業也、業盡則形壞、形壞則神無所舍、又隨吾今世所作之業而往矣、譬如人造屋宇、必居其中、人造飯食、必享其味、故造如是業、必受如是報、若不念佛、不廻向淨土、必隨業緣而往、地獄三途、其能免乎、

專持名號

文殊般若經、衆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

得往生佛國、

善導大師淨業專雜二修、問曰、何故不令作觀、直遣專稱名號者、有何意耶、荅衆生障重、境細心麤、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卽生、若能如上念念相續、畢命爲期者、十卽十生、百卽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何以故、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雖作業行、常

與名利相應故、

念聲相續者、慈雲云、雖歷涉緣務、而內心不忘于佛、及憶淨土、譬如此人、切事繫心、雖經歷語言、去來坐卧、種種作務、而不妨審憶前事、宛然念佛之心、亦應如是、或若失念、數數攝還、久久成性、任運常憶、又復覺心微起惡念、卽便憶佛、以佛力故、惡念自息、若見他人受苦、以一念佛心、悕憫於彼、願其離苦、普賢行願云、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如是相續念佛、繫心能辨一切淨因

功德、

十念往生

大阿彌陀經第二十七願、我作佛時、諸天人民、至心信樂、欲生我剎、十聲念我名號、必遂來生、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王居士所謂阿彌陀佛、自開念誦法門者也、他如文殊菩薩則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大勢至菩薩則曰、我以念佛心入無生忍、及觀歷代諸師、多以念佛三昧往生、至有日課五六七萬者、胡可嗤之

以爲愚也、

一切衆生、皆有如是淨性、譬精金冶爲釵釧、及溺器等、金性是一、溺器者、是器具穢、非金穢、故若加銷冶、爲種種玩好等物、金亦不易、生佛亦然、同一淨性、但以釵釧溺器而有差別、非是性異、是故博地凡夫、十念卽生者、以本淨故、阿彌陀佛、欲攝受是衆生、卽攝受者、以衆生本淨故、如鏡中之光、不從磨得、生淨土者、非是行願、及與念力所能成就、何以故、念行如鑪錘等、但能銷金、無別有金生、故、

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巳用于百川、念佛名者、必成于三昧、亦猶淨珠下于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亂心、亂心不得不佛、

念佛滅罪

十六觀經、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聞佛名、二菩薩名、除無量劫生死之罪、何況憶念、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爲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大智度論云、佛是無上法王、諸大菩薩以爲法臣、

諸臣所尊重者、惟佛法王也、有一菩薩、自念往昔謗般若、墮惡道、受無量苦、復經無量劫來、雖修餘行、不能得出苦海、後遇善知識、敎念阿彌陀佛、即得滅除罪障、超生淨土、我今應當禮酬阿彌陀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度我出離苦海、惟阿彌陀佛願力攝受、是以得出苦海、

靈芝法師云、陸地凡夫、業感纏縛、流轉五道、百千萬劫受諸苦惱、忽聞淨土、志願求生、一日稱名、即超彼國、可謂萬劫難逢、千世一遇、若人肯念阿彌陀佛、超過一切善根、縱然能行施戒禪誦、亦不如念佛功德

寶王盤桓日、持念佛名、有二種殊勝利益、內則令念者覺斯無量壽、即可解脫此有限生死之身、外則實有彼佛願力、以接引念佛者、臨終往生淨土、

蓮池大師曰、念佛一門、最爲方便、略陳有四、一不値佛出世、常得見佛方便、二不斷惑業、得出輪廻方便、三不修餘行、得波羅蜜方便、四不經多劫得疾解脫方便、

高聲念佛

寶積經、高聲念佛、魔軍散退、

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魔、二天魔驚怖、三聲遍十方、四三塗息苦、五外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往生淨土、又大集十藏經云、小念見小佛、大念見大佛、釋云、大念者大聲念佛也、小念者小聲念佛也、世人厲聲念佛、三昧易成、小聲念佛、遂多馳散、學者可以自驗、

壽禪師云、問行道念佛與坐念功德如何、答譬如逆水張帆、猶云得往、更若張帆順水、速疾可知、坐念一聲、尚乃八十億劫罪消、行念功德、豈知其量、故偈云、行道五百遍、念佛一千聲、事業常如此、西方佛自成、行道念佛、謂拜佛繞佛而念、如此念佛身口意俱到、故功德獨勝

念佛者、每一想佛、身毛俱豎、五內若裂、如憶少背之慈母、如落第孤寒、負才寂寞、每一念及、殆不欲生、又聞見覺知及與毛孔骨髓、無一處不念佛、故佛言世間人民得聞阿彌陀佛名號、慈心喜悅、毛髮聳然、淚即出者、皆前世常行佛道、或他方佛所嘗爲菩薩、固非凡人、若不生信心、乃惡道中來、餘殃未盡、愚癡未解、蓋聞佛名而淚即出、謂一聲佛號出我千生萬劫之苦海也、

定意念佛

大品經、若人散心念佛、亦得離苦、有福不盡、況定意念佛乎、

大智度論云、佛時有老人求出家、舍利弗不許、佛觀此人曩劫採樵為虎所逼、上樹失聲念南無佛

有此微善、遇佛得度、獲羅漢果、吁、一稱其名、尚得解脫、況終身念佛乎、

定意者、口中聲聲喚阿彌陀佛、以心緣歷、字字分別、稱佛名號時、無多少、並須一心一意、心口相續、如此方得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若不然者、滅罪良難、永明云、直須一心皈命、盡報精修、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戮、怨賊所追、水火所迫、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登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至誠、方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願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其懈怠、臨終望生、但爲業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如所云散心念佛、亦得離苦者、爲接引未知念佛人而說、既入此門、必須定意、方成正果、

中峰繫念法門示衆

古人言、清珠投于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此說乃喻念佛之念與佛無間者

也西天有實名曰清珠何以得名爲清謂此珠投入渾濁不潔水中珠入水一寸則一寸之濁水即便澄湛清潔此珠之入水自寸而尺此水隨珠下處變濁爲清改汙爲潔乃至此珠之沉墜不已以至於底則此木汚穢渾濁之貌應時澄湛故以清珠喻念佛之淨念濁水喻雜亂之業識也當雜識紛亂之頃能移一念觀想慈容而稱念之纔念一聲即一念之間散亂遠離隨念寂靜一聲之念既爾移念入第二聲中譬如清珠之入水二寸也自最初一念清淨至第二

念亦清淨乃至第三第四五五至于十百千萬億念念念清淨念念寂滅念念純眞念念解脫如教中所謂淨業相繼者也要知阿彌陀佛是甚麼人即能念佛之衆生也即今三界中循苦樂二境與輪迴結業日夜營營而不得休息者是甚麼人即是不能念阿彌之諸佛也要知此一聲佛非但今生不能念逆而求之由向多劫沉滯苦輪未曾開口念着所以至今日此念不能純熟方將勉強念得兩三聲則疑心頓起雜慮橫生虛煩頰舌之動搖徒使精神之馳散欲求與佛相應不異吹網之欲滿也因甚如斯蓋根本不深操志無定雖曰念佛其實此念不與佛俱也古人信心純至正因凜然重念生死切思輪轉萬緣寢削百慮氷消舉起一聲佛名直下更無異見原夫即佛之念如大阿劍橫按當軒即念之佛如大火輪星騰燄熾使萬物嬰之則燎觸之則傷久而念之念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念身心一致能所兩忘其到家之說不容有聲捷徑之詞何勞掛齒可謂空證修之神術超方便之正途破生死蟄戶之雷霆燭迷妄幽衢之

日月如使盡言念佛了生死之至理雖一氣吐微塵數偈終莫能盡果能三時繫念個個蓮風與口人人葵日傾心入耳皆七重行樹之玄音極目盡萬德慈尊之妙色承茲上善決定往生且道一念未萌已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更聽說偈此心空寂念何依故國云歸孰未歸花外王鷄啼曉日遠迎新佛奉慈威廬山圓悟法師慧遠常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恒道昺曇

詵、道敬、佛駄邪舍、佛駄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

長安光明法師善導、每入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流汗、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

莫能記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訖投身自逝、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捨身精至、賜號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畧傳曰、師阿彌陀佛化身、至長安、聞滻水聲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佛矣、後有

法照法師、即善導和尚也

南岳般舟法師承遠、始學於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於玉泉真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爲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

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從而媟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丕勸誘掖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宗朝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爲述碑、刻於寺門、

石芝竟以法照接善導、今准志磐佛祖統紀、以遠師爲三祖、明有所授受也、況敝衣侍佛於未化之

先則其精誠感通可知矣、
長安五會法師法照、唐大曆二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爲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它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

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覲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

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羣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爲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師於幷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於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雲棲贊曰、感夢於前、覩境於後、其可信明矣、然則

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文殊口授也顧不足信歟三載之前花臺預就所謂信心纔起蓮蕋標名隨其勤惰而或鮮或萎又不足信歟噫寔現靈蹤預符聖記化行五會音徹九重豈非乘悲願而生者哉

新定臺岩法師少康縉雲仙都周氏子母羅氏夢遊鼎湖峰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芙蕖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母携至靈山寺指殿中佛問之曰汝敬佛不遽荅曰我佛釋迦誰不爲敬父母愈敬異遂令出家年十五誦

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唐貞元年至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探之乃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它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臺三級集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

光數道而逝郡人爲建塔於臺岩漢乾佑三年天台韶國師勸人重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爲後善導云

雲栖贊曰或疑佛從口出似涉怪異噫世尊逢醉象時手五指端出金光獅子其言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以我無量劫來修慈忍力自然而有獅子現焉我亦不知也今康公現佛亦無量劫來心敬之所致耳何怪之有世有魔師教人黑夜習坐於香烟上注觀佛現以爲感應較此邪正實霄壤焉修淨業者不可不辯

永明智覺法師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爲掌稅務、知用官錢買魚鰕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部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當作大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岩、九旬習定、有鳥巢於衣祴、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鬮、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峰、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暮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爲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

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高麗國王、致書獻物、敘弟子禮、師以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三宗名賢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爲書百卷、名曰宗鏡、又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亡、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崇寧中追謚宗照禪師、

雲棲贊曰、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廣大行願、光昭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善導歟、

昭慶圓淨法師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塘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

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爲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旦爲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若此比丘同志復千餘衆有以見西湖之擬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孤山作白蓮社立碑以記盛績翰林承吉宋白撰蓮社銘漕使孫何爲之記天僖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

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塔於烏窠禪師之墳側

雲棲贊曰始遠公次善導既而南嶽五會永明臺岩終於法師號蓮社七祖勸化之盛蓋權古彌今矣雖然嚴其自修則罔不精勤刻勵如所以示人者今沙門知勸人而不知勸已欲竊附於前輩不幾狂乎

長蘆慈覺法師宗賾襄陽人父早亡母陳氏鞠養於舅家少習儒業志節高邁學問宏博二十九歲禮真州長蘆秀禪師出家參通玄理明悟如來正法眼藏宗說俱通篤勤化物元祐中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持念阿彌陀佛日以勤志始終七載母臨終際果念佛無疾吉祥而逝師自謂報親之心盡矣乃著勸孝文列一百二十位嘗云念佛不礙參禪參禪不礙念佛法雖二門理同一致上智之人凡所運爲不着二諦下智之人各立一邊故不和合多起紛爭參禪人破念佛念佛人破參禪皆因執實謗權執權謗實二皆道果未成地獄先

辦須知根器深淺各有所宜能隨所好皆得如心是故念佛參禪各求宗旨溪山雖異雲月是同也又著坐禪箴有葦江集行於世內列種種佛事靡不運其慈心蓋師自他俱利願力洪深故能遠紹佛化耳師居長蘆海衆雲臻爰念無常之火四面俱焚豈可安然坐而待盡乃遵廬山之規建立蓮花勝會普勸僧俗同修念佛三昧導以觀想申以程法凡預會者日課阿彌陀佛自百聲至千聲萬聲回向發願期生淨土各於日下標數記之以辨功課之勤怠師一夕夢

有人烏巾白衣風貌淸美可三十許揖謂師曰欲入公蓮花勝會告書一名師乃取會錄問曰君何姓名荅曰普慧書已白衣又云家兄亦告上一名師曰令兄何名荅曰普賢言訖遂隱師覺已謂諸耆宿曰華嚴經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吾今建會共期西方感二大士幽贊預會證明勝事乃以二大士爲會首云於是遠近莫不嚮化非所作所修契合聖心曷能至是故靈芝律主稱爲近代大乘師信乎其爲大乘師矣石芝曉公稱師紹隆大法行業

昭著繼遠爲祖孰曰不然乎

雲棲贊曰凡僧結社古聖書名甚哉淨土之非小緣也良由事出眞誠則冥通靈應一有僞焉人世自好者不屑而況古聖乎今之所謂佛會者瀆公見之當爲太息矣

廬山優曇宗主諱普度丹陽蔣氏子家世事佛弱冠辭塵初叅龍華寶山慧禪師慧深器之後歷叩諸方乃居廬山東林寺善法堂述念佛警要十卷列爲念佛正因正教正宗正派正信正行正願正訣正報正論諸科目曰蓮宗寶鑑天童東岩圓應日禪師深加歎賞繼而開法於京都法王寺灌頂國師捧其書進呈御覽降旨稱美有開導天人續佛慧命融眞混俗振復東林之語其他宿德賢士大夫跋讚品題不一而足號爲淨土中興云師嘗撰流通淨業願文其略曰切惟最初一念元從淨土中來汩沒多生未脫娑婆世界幸逢蓮社得遇正宗仰藉三寶餘庥感沐導師化育伏爲敎門之下多有錯路修行嗟信心盡作魔民致良善俱遭邪墜正因泯絕慧命難存反招謗

法深愆豈有誦持功德覩斯境界以長吁痛切身心而不忍是乃捜大藏之要旨用證本宗掃百家之是非開明大道並是依經辨理顯正摧邪照了無私故名寶鑑俾夫後學照心目而姸醜自知導彼迷途達家鄉而免諸流浪是集旣就鄙志當陳百拜祖庭重申大誓告白十方諸佛諸大祖師望賜慈光證明祈禱普度敬自發心立願照依所集蓮宗寶鑑篇章字數一字三禮每一禮念楞嚴咒心一遍三稱南無觀世音菩薩尊號望悲心而憐憫賜法力以冥加俾魔

外以皈依、冀眞乘之流布、與彼盲瞶開慧目、於諸病
苦作良醫、昏衢黑暗之中、爲燈爲燭、苦海洪波之內、
爲舟爲航、危險處作大橋梁、迷路中示其正道、普爲
十方蓮社諸上善人、同期懺滌於身心、各願消除於
業障、非法說法之咎、法說非法之愆、一智能滅萬年
愚、一燈能破萬年暗、妄意消而空花滅、正信生而淨
行彰、敬禮彌陀、普同回向、與諸大衆、並從今日發菩
提、盡於未來、永劫長行菩薩道、離非梵行、遠邪見師、
願盡此報身、同生安養國、發四十八願、如阿彌陀、得

念佛三昧、若大勢至、修普賢之行願、等觀音之慈悲、
學大智慧似文殊、次登補處如彌勒、頓入法界、圓證
上乘、分身遍至於十方、大悲普度於一切、父母師長、
俱登解脫之門、累劫怨親、盡出沉淪之海、云云

雲棲贊曰、始自百丈、終於優曇、歷代尊宿、無不奉
行淨土、嗚呼、盛哉、優曇宗主、居廬山東林之善法
堂、著蓮宗寶鑑、奉旨頒行、實爲淨土中典云、

雲棲蓮池法師祩宏、字佛慧、古杭仁和縣人、姓沈氏、
父德鑑、博學能文、隱居不仕、母周氏、均有懿德、師生
而穎異、十七爲諸生、卽嘖嘖有聲、德業文章、俱極一
時之選、然於名譽紛華、澹如也、其所以未拋鉛槧者、
養親志耳、故於燕居屏几之間、輒書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或長坐不臥、夜以繼日、繇是同學少年、業已知
其非功名之士矣、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亦喪、越
明年、葬事既竣、拜之墓所、不勝風木之悲、因大慟絕
而再甦、復自慶云、親恩罔極、此正吾報荅時也、何拘
世俗之服闋爲哉、意遂決、時繼室湯氏、年甫十九、克
全婦道、師弗之顧、瀕行囑曰、從來恩愛不常、設大限

到時、伊誰可代、汝自爲之計、吾從兹逝矣、湯亦洒然、
無牽衣繾綣之態、對曰、唱隨之義、巳熟籌之、君先往、
吾徐行耳、師出家、從西山無門洞性天理和尚祝髮、
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古戒壇受具足戒、進菩薩
戒、別號蓮池、志西方也、湯氏尋亦踐前約、爲比丘尼、
以所居爲庵、鍵關自修、師既得戒、徧訪名山、歷叅知
識、時辨融笑巖二禪師、宗風並振、師往叩入室、多所
契合、崎嶇六載、辛苦萬狀、行頭陀行、履險如夷、隆慶
五年、孤錫南還、愛雲棲塢、山水幽勝、臨流趺坐、有終

焉之志於是誦經念佛獨處荒蓁頹壁之間者累日寺固虎窟骸骨徧野自師入山虎不爲患村民怪其能久居也乃詣禳虎禱雨師發悲願諷經千卷設瑜伽施食以津濟之由是環村四十里虎不傷人而佳雨時注村民大悅以師之福庇一方也相與踴躍建寺遂成叢席師生平尚眞實而賤浮誇甘窮約而羞名利因共同志砥礪力行古道盟而後進犯而必退大都主之以淨土而春夏兼講誦秋冬兼坐禪日有程月有稽歲有表凛凛乎使無賴者不得叅乎其間

又以禪教二門末流多弊禪者執理而廢事講徒多岐以亡羊甚至竊佛語爲詞章拈機緣爲戲論如來慧命等於懸絲此非學者之過乃唱導之無方也師欲挽慧日於中天因闡淨土一門用作狂瀾之砥柱遂製彌陀一疏而性相雙融事理無碍俾賢智者不沉溺於偏空愚迷者亦知所向往耳於是約諸淨侶端秉一心刻志西方單持聖號遠公蓮漏六時聚高賢而禮空谷師以香分晝夜課緇白而老雲山提撕昏散訶罰懈怠海内𦆵風倣其勝化數十年間得念佛三昧不知其幾而往生法眷亦時時有之東林開化以來未有如師之盛者國朝中興淨土之教一人而已故　兩宮賜紫問法諸王請名訪道以至公卿藩臬受戒執弟子禮者甚衆及門高足幾徧天下莫不以淨土爲歸師臨終謂衆曰老實念佛莫捵題目乃西向端坐張目諦視而化鼻箸雙垂頂中拾煖世壽八十一僧臘五十圓寂之後長幼悲痛千里赴悼其室人湯氏先師一年而化兩塔空山竟酬初志其同爲西方之行乎亦大奇矣

師嘗誡學人云淨土一門乃十方如來之所共贊而天台永明諸大宗匠咸願往生有不信者非吾徒也予雖不敏蓋私淑大師之教者請奉大師爲蓮社十祖而敬述行業如此

詳夫憶持之功慧學所攝如來聖號義含無量實一大總持門圓收諸觀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此之謂也非夙具慧根精修白法者烏能明記不忘憶持不失哉其源自本師說大小二本無量壽經或賡陳行願深明依正莊嚴或專示持名力勸信受一心不亂發願往生信行願三缺一不可大勢至菩薩於楞嚴會上自說圓通云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故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

此勢至大士自將簡易法門普攝衆生爲其眷屬也文殊大士欲以返聞法門對治多聞故於念佛圓通畧加軒輊遂使學者往往致疑殊不知教迨機宜時抑時揚初無定法不然則文殊願生安樂之偈觀音次補安養之說自相矛盾矣且持名一門有事有理有正有助如經云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而淨覺疏云若達此心四性不生與空慧相應是理一心若用心存念念念不間名事一心真歇亦云一心不亂有事有理若事一心人皆可以行之由持名號心不亂故若理一心前後際斷一念不生飛錫云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此一心不亂之要旨也是則事涉小始理歸圓頓以發菩提心爲正因以廣修福德爲正行前攝實相觀想後實叅究秘密故知持名一門最爲廣大蓮宗諸祖舉以唱導石芝曉禪師以廬山遠公爲蓮宗始祖以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賾五師爲繼弘蓮宗之祖然未立定名也迨志磐師述淨土立教志乃以遠公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諸師定爲蓮宗七祖不知何故不立宗賾爲八祖且云依石芝所定而賛以意去取增南岳永明二師可也去長蘆賾師不可也况石芝明日五師盛弘大法行業如此繼遠爲祖就日不然而可去其五師之一耶雲棲著往生集因其所定判爲七祖而襍於稱人之中不加簡別且誠後學不應竊附前輩至長蘆賾公不列往生正傳而載諸聖同歸之科附見其名而已故雲棲化後門人爭上尊號或引中峯楚石及師例七祖而增爲十祖者或排去二師逕以雲棲爲八祖者皆不察石芝曉公定祖初意而仍志磐呈濫之誤也中峯楚石二師自是禪門宗匠兼弘淨土未甞率衆西歸此而可立孰不可者况天台天如弘讃猶盛皆未甞列名蓮社安可他援耶今依石芝初立之六幷志磐所增爲八祖又以雲棲所稱優曇宗主中興淨土之教爲第九祖旣云中興淨土安得不立爲祖况寶鑑之宏博願文之精誠非諸師兼揚淨土之比而天台已入觀想中峯天如楚

石諸師當入叅究仍以雲棲爲第十祖雲棲誠後學不應竊附前輩則自視缺然而後輩欲附十祖之次當超雲棲而上之可以不媿或云予雲棲後裔也烏得加二師於乃祖之上予應之曰我之罪與初立十祖者同但各有所本耳若立雲棲爲八祖未必非長蘆石芝之罪人也向使優曇不中興淨土于前雲棲安能中興淨土於後耶然蓮宗十祖皆異代唱導之師其如教奉行同歸安養者別見往生諸傳不以禪講律爲極則而獨弘淨土之教者其蓮宗諸祖之志也觀法界衆生無不當生淨土尊之爲祖不亦可乎

參究念佛門

長蘆宗賾禪師云、念佛不礙參禪、參禪不礙念佛、法雖二門、理同一致、上智之人、凡所運爲、不着二諦、下智之人、各立一邊、故不和合、多起紛爭、故參禪人破念佛、念佛人破參禪、皆因執實謗權、執權謗實、二俱道業未成、地獄先辦也、

眞歇清了禪師淨土說云、彌陀不離衆生心、是三無別、極樂遍在一切處、舉一全收、如帝釋殿上千珠寶網、千珠光影咸入一珠、一珠光影遍入千珠、雖珠珠

互徧、此珠不可爲彼珠、彼珠不可爲此珠、參而不雜、離而不分、一一遍彰、亦無方所、彌陀淨土、卽千珠之一、十萬佛國、各千珠之一、聖人善巧方便、示人專念阿彌陀佛、乃千珠直指一珠、見一佛卽見十方諸佛、亦見九界衆生、微塵刹海、十際古今、一印頓圓、了無餘法矣、又云、一心不亂、兼含事理、若事一心、人皆可以行之、由持名號、心不亂故、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此卽楞嚴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連攝中下二根之義也、若理一心、亦非他法、但將阿彌陀佛四字、做個話頭、二六時中、直下提撕、不以有心念、不以無心念、不以亦有亦無心念、不以非有非無心念、前後際斷、一念不生、不涉階梯、徑超佛地、

天如禪師評曰、不以有心念等文有四節、可配三觀、初節配空、次節配假、第三雙離、第四雙卽、雙離雙卽可配中觀、蓋彼中觀亦合遮照之義、合而言之、無非以修契性、顯其當處卽空、全體卽有、亦非空有、亦是空有、不可奏泊、不可擬議、心路絕處、卽

名爲佛、此理念者、與圓觀同、能破三惑、能淨四土、若事相念者、近感同居淨、遠爲上三土因耳、

優曇普度禪師云、念佛之人、欲參禪見性、要於靜室正身端坐、掃除緣累、截斷情塵、瞠開兩睛、外不着境、內不住定、回光一照、內外俱寂、然後密密舉念南無阿彌陀佛三五聲、回光自看云、見性則成佛、畢竟那個是我本性阿彌陀、却又照覷看、只今舉底這一念、從何處起、覷破這一念、復又覷破這覷底是誰、參之良久、又舉念南無阿彌陀佛、又如是覷、如是參、急切

做工夫勿令間斷惺惺不昧如鷄抱卵四威儀中亦如是與如是看如是叅忽於行住坐卧處聞聲見色時豁然明悟親見本性彌陀內外身心一身透脫盡乾坤大地總是西方萬象森羅無非自己靜無遺照動不離寂然後興慈運悲接引未悟悲智圓融入無功用行得生上品名實報莊嚴土得一切種智

天如惟則禪師云有疑叅禪與念佛不同者殊不知叅禪者圖明心見性念佛者悟自性彌陀然明心見性與自性彌陀豈有二理經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既曰現前見佛則與叅禪悟道有何異哉師嘗著淨土或問以祛禪人之惑且引死心新禪師勸修淨土文云彌陀甚易念淨土甚易生叅禪人最好念佛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彌陀願力接引往生又引真歇了禪師淨土說云洞下一宗皆㫖密修淨土者良以念佛法門徑路修行正接上上根器傍引中下之機宗門大匠已悟不空不有之法秉志孜孜於淨業者得非淨業之見佛尤簡易于宗門乎乃佛乃祖在禪在教皆修淨業同歸一源入得此門無量法門悉皆能入又引老宿云合五家宗派盡天下禪僧未有一人不歸淨土者以百丈清規看病送亡皆指淨土也

西蜀智徹禪師淨土玄門提要有叅究念佛一門其略云夫叅究一法此是最上玄門普請諸人着力若論此事只在當人一念之間若得相應當處解脫若未能領旨須設治方但凡所在之處須要端身正坐不得前跧後靠左傾右側一者睡魔得便二者久坐病生却成障難故不可全執於坐若執坐時誠恐正

念不切却被昏散二魔輥作一團滯滯蕩蕩無分無曉若坐時待喘息已定微微動口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或三五七聲默默返復一問這一聲佛從何處起問三五七遍又復一問這念佛底是誰又問三五七遍有疑只管疑去若問處不親疑情不切再舉個畢竟念佛底是誰如是問如是疑所以古德云有疑即悟無疑即不悟直須問這念佛底是誰問教親疑教切前識一問這一聲佛從何處起最尊最貴最妙最玄後一問念佛底是誰徹骨徹髓見膽見心又問

畢竟念佛底是誰、如痛上加鞭、似喉中一捏、便欲斷人命根也、於前一問少問少疑、只向第二問這念佛底是誰、諦審諦問、此一問正如就窠打劫、當處發機、於是學人命根未斷、至理不明、不得已而起模畫樣、說箇方便、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動靜寒溫、苦樂逆順、道在其中、若是動處鬧處、疑情不現、出聲念南無阿彌陀佛亦可、或念三五十聲、依前復疑、復問、問來問去、疑來疑去、不疑自疑、不問自問、寢食俱忘、不覺築着磕着、囫地一聲、心華燦發、夢眼豁開、目前總是故

鄉、本性彌陀獨露、唯心淨土、步步相隨、這邊那邊、應用不缺、

雲棲評曰、徑無前問、只看這念佛底是誰亦得、參究念佛莫詳於此、兼修禪淨者審之、

楚石梵琦禪師云、但將一句阿彌陀佛、置之懷抱、默默體究、常時鞭起疑情、這念佛底是誰、念念相續、心心無間、如人行路、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箇轉身的道理、囫地一聲、契入心體、

天真毒峰善禪師云、果欲了脫生死、先須發大信心、立弘誓願、若不打破所參公案、洞見父母未生前面目、坐斷微細現行、誓不放捨本參話頭、遠離善知識、貪逐名利、若故違此願、當墮惡道、發此大願、防護其心、方堪領受公案、若參究念佛、要緊在念佛底是誰、迴光返照、深入疑情、疑情不斷、切切用心、不覺舉步翻身、打箇懸空筋斗、

空谷隆禪師云、優曇和尚、令提念佛的是誰、而今不必用此等法、只平常念去、但念不忘、忽然觸境遇緣、打着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

不越自心、

天奇㷀絕禪師云、終日念佛、不知全是佛念、如不知、須看箇念佛底是誰、眼就看定、心就舉定、務要討箇下落、始得、

雲棲評曰、毒峰天奇、皆教人參究念佛、空谷何故謂不必用此等法、蓋是隨機不同、任便無礙、

古音琴禪師云、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

詳夫叅究一門出自禪宗歸於淨土直截高遠非中下之機所能混同唯接上根利智之人頓悟頓修見性卽見佛也或云叅究之說起自何典叅禪在疑念佛在信若岐而二之今乃合而一之其意何居予應之曰噫予曷爲不原始要終以觀其變乎自釋迦設教以來莫不舉揚念佛三昧如大集經賢護品云求無上菩提者應修念佛禪三昧偈云若人專念彌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卽是不生不滅法又坐禪三昧經云菩薩坐禪不念一切惟念一佛卽得三昧又大般若經文殊師利白佛言菩薩修行何法疾證無上菩提佛言菩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昧疾證菩提修此行者應離喧襍不思衆相專心繫念於一如來審取名字善想容儀卽爲普觀三世一切諸佛卽得諸佛一切智慧此如來禪之修淨土者也禪宗始於迦葉阿難二尊者而佛說淨土諸經時二尊者同居法會當機啓請親見彌陀身土莊嚴其發願往生如來勸進之說備在諸經至馬鳴龍樹二禪祖中興教法又造諸論以申明之此祖師禪之修淨土者亦卽宗教淨土合一之源也迨達磨東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直截高妙一洗文字知解之習而宗教禪淨若岐而二之乃禪宗一變局也然六代傳衣之際猶指楞伽四卷以印心但誦金剛般若而見性宗教未嘗離矣至五燈崢盛時諸大宗匠了手以後或自審修或以勸人如黃龍新天衣懷圓照本慈受深淨需大通法眞守納北礀簡天目禮等諸大老皆是禪門知識究其密修顯化發揚淨土之旨則不約而同此又淨土之禪禪之淨土也叅究之說則自眞歇始倡曇智徹楚石毒峰天奇古音皆教人叅念佛者是誰唯空谷不用此法只平常念去與眞歇所謂但將阿彌陀佛四字做箇話頭相似正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之旨也但不叅而悟者爲尤難空谷亦云不叅自悟上古或有之自餘未有不從力叅而得悟者故自南岳力叅八年黃檗教看話頭無人不借此爲敲門瓦子若於淨土不用叅究則學人畢

竟看作兩門取捨不決以叅禪最爲玄妙淨土更有歸着二俱不可偏廢要須深信淨土爲可歸而大起疑情發明自己信在佛而不在己疑在己而不在佛若能大徹大悟直下不疑方信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此方他界不隔纖毫天衣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之謂也嘗觀五燈漸衰之時人心紛擾禪病轉多各立門庭互相排擊學者是非莫剖不能一生取辦諸師始顯以淨土教人如中峰懷淨土詩天如淨土或問楚石西齋淨土詩月心四十八願偈莫不極口稱揚至優曇之蓮宗寶鑑智徹之淨土玄門乃以念佛作禪叅令人叅禪生淨土豈非合如來禪祖師禪而一之可謂淨土之禪矣嗟夫五燈殘焰耿耿借念佛三昧以至今日此又禪宗愈變愈簡愈變愈精而迴流窮源以歸於宗教淨土合一之始也余故曰禪宗一門盡歸淨土不亦可乎雲栖親見月心和尚禪開策進極拈念佛是誰嘗有問曰念佛叅究可融通否荅日若是兩物用得融通豈非禪淨不二之旨耶須知平常念去未免昏散交攻忽地猛着精彩直下一問曰這念佛底是誰便覺鐵壁銀山無路可入迸開昏散百倍精神此時正好念佛不然則口念心不念或不能純一無襍不若屏絕外緣獨叅心佛始而非心非佛終而卽心卽佛淨土之禪在是矣

秘密念佛法門

不可思議神力傳云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呪者乃宋元嘉末年末那跋陀羅重制譯合計五十九字一十五句龍樹菩薩願生安養夢感此呪耶舍三藏誦此呪天平寺銹法師從耶舍三藏口受此呪其人云經本外國不來若欲受持呪法嚼楊枝澡豆漱口然香於佛像前胡跪合掌日夜六時各誦三七徧所有四重五逆十惡謗方等罪悉得滅除現世所求皆得不為諸惡鬼神之所惑亂若誦滿二十萬徧

即感得菩提芽生若至三十萬徧即面見阿彌陀佛

呪曰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 多曷切一 他伽路 都餓切二 夜哆地 途賣切三 夜他阿彌利 上聲四 都婆毗 五 阿彌利哆 六 悉耽婆毗 七 阿彌利哆 八 毗迦蘭諦 九 阿彌利哆 十 毗迦蘭哆 十一 伽彌膩 十二 伽伽那 十三 枳多迦隸 十四 莎婆訶 十五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誦此呪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日夜擁護無令怨家而得其便現世常得安隱臨命終時任運往生此劉宋元嘉年中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奉詔重譯至陳天嘉年中盧山道珍法師於坐禪時見有數百餘人共乘七寶華舫往西方珍師遂求附載其船上人報云法師雖講得涅槃經亦大不可思議緣法師未誦得阿彌陀經及呪所以不得同去法師遂廢講業日夜專誦彌陀經及呪計應滿二萬徧未終四七日前夜向四更有神人從西方送一白銀臺來空中明過於日告云法師壽終當乘此臺往生阿彌陀國故來相示令知定生終時白黑咸聞空中如奏音樂并聞異香數月香氣不歇其終之

夕峰頂寺僧咸見一谷內有數十炬火大如車輪

珍師往生事跡傳記不同茲兩存之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供養儀軌云爾時金剛手菩薩在毘盧遮那大集會中白佛言我為當來雜染世界惡趣衆生說無量壽陀羅尼修三密門證念佛三昧得生淨土入菩薩位不以少福無慧方便得生彼刹依此教法決定得生上品初地應先入曼荼羅得灌頂已然後從師受此儀軌當於勝地塗拭淨室建立方壇上張天蓋周帀懸旛上壇分布八曼荼羅磨白

檀香、用塗聖位壇西安無量壽像、持誦者東坐面像坐卑脚牀、行者每日澡浴登壇三時散種種華、置二閼伽、或新寶器滿盛香水、置於壇上於壇四角、安四寶瓶、香華飲食、隨力所辦、一一加持、殷勤供養、行者卽觀察一切有情本性淸淨、爲諸客塵所蔽、不悟眞理、是故說此三密加持、能令自他淸淨、

石芝曉法師曰、儀軌一卷、不空三藏所譯、自此文後、列淨三業、及普禮結界獻座觀想、幷結印誦呪法、總二十四章、非不精切、顧依法行、持者檢之、今於中錄其簡而可行者三章於后、庶資廣淨業云、

次結無量壽如來拳印、以左手四指握拳、竪大指、以右手作金剛拳、握左大指、卽以此拳印地、眞言加持七徧、變其世界、無量壽如來拳印眞言曰、唵(引聲一)步欠(平聲二)由結此印眞言威力故、卽變此大千世界成極樂刹、七寶爲地水鳥樹林、皆演法音、無量莊嚴、如經所說、行者由數習此定、每於定中見極樂世界無量壽佛、在大衆會、聞說契經、臨命終時、心不散動、三昧現前、刹那迅速生蓮花中、證菩薩位、

次結無量壽如來根本印、二手外相叉作拳、竪二中指頭相拄、如蓮華葉形、結此印已、誦無量壽眞言七徧、以印於頂上散、陀尼曰、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夜(引)耶(一)娜莫阿(引)哩野(二合引)弭路(引)婆(去聲引)耶(二)怛佗(去)蘖路(引)夜囉曷(二合)帝(三去)藐三(去)没馱耶(三)怛你也佗(四)唵阿蜜栗(二合)帝(五)阿蜜栗(二合)妬(引)納婆(二合)吠(微閉切引六)阿蜜栗(二合)多三(去)婆(上)吠(七準上)阿蜜栗(二合)多蘖陛(八)阿蜜栗(二合)多悉弟(九)阿蜜栗(二合)多帝際(自曳切十)阿蜜栗(二合十一)多尾訖磷(引二合)

帝(十二)阿蜜栗(二合)多誐誐曩吉(引)底(丁以切)迦隸(十三)阿蜜栗(二合)多嬾(上)弩枇娑嚩(二合)隸(十四)薩嚩(引)囉佗(二合)娑(引)馱寧(十五)薩嚩磨訖禮(引二合)捨乞灑(二合)孕迦隸娑嚩(二合)(引)賀(引十六)

此眞言、纔誦一徧、身中十惡四重五無間罪、一切業障悉皆消滅、若苾蒭苾蒭尼犯根本罪、誦七徧卽時還得淸淨、誦滿萬徧、獲得不廢忘菩提心三昧、菩薩心顯現身中、皎潔圓明、如淨月輪、臨命終時、見無量壽、與大衆俱來迎安慰、卽生極樂上品上生、

次誦無量壽如來心眞言曰○唵引一阿蜜栗二合多帝
際賀囉吽引二　此眞言能誦十萬徧滿得見阿彌陀
如來命終決定得生極樂
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極樂
剎、大善法堂中坐、爾時無量壽如來、告觀自在言、一
切衆生疾病短壽者、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
法門、若人受持讀誦、速得無病、長壽安樂、卽時觀自
在請佛宣說、咒廣不錄若人書寫此法、安置塔中、廣大供
養、右繞千帀、恭敬禮拜、則獲智慧、若七日壽命、延至

七年、若七年壽命、延至七十、獲得如是長壽安樂、無
諸疾病、得宿命通、
無量壽如來總持法門云、爾時無量壽如來、入普照
吉祥三摩地、從定出已、卽說一切如來無量壽總持
法門、曰○唵引阿蜜哩二合帝引阿蜜哩二合帝引阿蜜
哩二合覩捺婆二合吠阿蜜哩二合多尾訖㘓二合帝引阿蜜
哩二合多誐引彌你去阿蜜哩二合多驗哩那二合彌誐誐
曩計哩帝二合羯哩引薩哩嚩二合吉梨引二合舍乂演羯
哩曳引娑嚩引二合賀

若人用此法門、加持淨土作塔、又復書此總持、安在
塔內、香華供養、延於壽命、又增智慧、若人於此塔前
倍與供養、日日誦持滿八百徧、發自利利他平等之
心、如是依法消除八難、是人命終不生地獄畜生餓
摩羅界、如蛇蛻皮、卽生極樂、獲大果報、受勝妙樂、
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云、觀世音菩薩說一字眞言
曰、○唵喉中擡聲引呼下三咒唵字並同　如是眞言、大悲心觀觀世
音、如法受持、善修行者、能除過現重罪、一切垢障、盡
皆消滅、當得一切諸佛菩薩天仙龍神悉皆歡喜、當

捨命後、往於西方極樂國土、住歡喜地、蓮花化生、又
云、爾時觀世音菩薩、卽於佛前諦觀一切、說溥徧解
脫心眞言曰○唵没二合囉欿麽一廢灑陀匕囉二駄
囉駄囉三地利地利四度嚕度嚕五縒曼彈入縛擺
六蔽佉鉡七莎縛二合訶八又說溥徧解脫心一字眞
言曰○唵惡輕呼一莎縛二合訶去二若人六時倍復精進、
如法嚴治身器、依法持誦滿一落叉、是業成熟、觀世
音菩薩、現金色身、當滅無始一切根本重罪、若不現
者、復倍精進、誦滿二落叉、或三落叉、是業成熟、則觀

世音定當現身執手指示西方淨土、阿彌陀佛、坐寶蓮華師子之座、復得阿彌陀佛、手摩其頭、謂同彼土一切菩薩、福命功德、捨此身後、往於西方安樂國土、上品蓮華、具諸相好、識宿命智、得不退轉、

不空羂索神變經云、爾時釋迦牟尼如來、卽伸右手、摩清淨蓮華明王頂、時大千世界、六變震動、所有十方刹土、過現未來、一切如來、毘盧遮那如來、一時皆現、亦同授與清淨蓮華明王灌頂三昧邪、爾時十方三世一切如來、毘盧遮那如來、各伸右手、摩清淨蓮

華明王頂、同說不空大灌頂光眞言曰、○唵（喉中擡聲引呼）一　旃暮伽（上）廢（無計切）嚕者娜（二）摩訶畝捺（能荅切）囉麽捉（三）鉢頭（二合）麽入縛攞（四）跛囉（二合）韈彈野吽（五）

若有過去一切十惡五逆、四重諸罪、得聞此大灌頂光眞言三七徧、卽得除滅一切罪障、若諸衆生、具造十惡五逆四重諸罪、猶如微塵、滿斯世界、身壞命終、墮諸惡道、以是眞言、加持土沙一百八徧、屍陀林中、散亡者屍骸上、或散墓上塔上、彼所亡者、若地獄餓鬼、修羅傍生中、以一切不空如來毘盧遮那如來眞言、加持沙土之力、應時卽得光明、及身除諸罪報、捨所苦身、往於西方極樂國土、蓮華化生、乃至菩提、更不墮落、

石芝曉法師云、秀州海鹽普照院釋智圓、母喪以遺骨盛於小匣、日誦毘盧灌頂咒、加之沙土、覆于骨上、殆至盈尺、一日頂骨忽涌於土面、初不以爲然、仍舊覆之、翌日復爾、衆皆驚駭、時武夷公權作記、以廣其事、大智律師作讚以美之、見芝園集、

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云、若人誦此鼓音聲王大陀羅

尼、十日十夜、六時專念、敬禮彼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念念不絕、十日之中、必定見彼阿彌陀佛、幷見十方如來、及所住處、唯除重障鈍根之人、所不能覩、（咒廣不錄）

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云、西方有無量壽佛、說此陀羅尼、令夭壽者、而得長壽、（云云）（此咒卽禪林中嘲望祝聖者）

無量功德陀羅尼經云、誦此咒者、滅千劫罪、得見慈氏觀音無量壽佛、（咒廣不錄）

無量壽大智光明陀羅尼（前後無經文咒亦不錄）

詳夫瑜伽五部之教俱係毗盧遮那一佛所演雖有三十七種化身而五智灌頂流出五方五佛爲五部主毗盧遮那如來自中央法界清淨智說灌頂部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閦毗佛說金剛部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佛說蓮花部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佛說　部成所作智流出北方成就佛說　部又化四菩薩四金剛等故華嚴云或見如來無量壽觀世音等共圍繞清涼判爲本師化身良有以也然則秘密之教須身口意三業相應始名瑜伽蓋瑜伽者相應之稱耳必手結梵印口誦眞言心存觀想一切行果理事廣大悉備而護國救世滅罪生福轉凡成聖尤爲神速要妙蓋我佛顯仁藏用神道設教之意自金剛不空無畏一行諸師東傳密教之後世道亂離經疏銷毀其法不傳蓋禪講律宗皆有文字可尋或者無師自悟而密教必須師授音聲句讀觀想儀軌有一差

悞解克獲益如往生淨土陀羅尼世本錯念句讀音韻者何怪靈應之無徵故千載而下唯龍樹耶舍鋳公珍公四人而已龍樹夢感珍公定勗咸獲生生耶舍三藏及鋳法師往生之事傳記不存咒其他哉今之海外日本琉球高麗諸國猶存秘密之教彼中未必無往生者我國夙稱文物之邦咸崇顯讚不務密修持經持名者多而專心結壇持咒者少然持咒持名其事則一而如來威德願力所加被者凡存乎咒能使三業肅清滅障生定唯咒爲然今檢灌頂諸部所說往生淨土之咒得十餘種或備存其法或但取其名俾修淨業者隨意擇取本文俱在大藏此中止爲接引之端耳由是觀之則秘密念佛一門實爲瑜伽五部之精要世人所求者長樂長壽而淨土如來能與之世人所畏者夙障怨業而淨土神咒能護之何況現前即見佛見菩薩臨終決定往生證無生不可思議秘密圓通正因執過於是雖秘密之教不行而往生之咒具在倘能一遵儀軌參致音韻句讀無差覩想不缺則滅罪獲福超凡入聖不可勝紀雖無其人猶有典刑故立秘密念佛門以法代人不無有望於後之來者且南山律宗尤重持誦咒非戒而不靈或非咒而不圓制止之儀修持之軌同一身心相應內外俱淨之行也律宗之與密教不期往生而自往生蓋身心既淨穢土之所不能罟行願廣大情界之所不能滯如楞嚴云心持禁戒衆身輕清心持咒印顧聆雄毅心存佛國聖境眞會若有福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能持首楞嚴咒命終之後隨願往生十方國土故知諸咒皆可回向西方況正說淨土往生之咒及淨土佛菩薩所說而不得往生邪在持之者一門深入必期證驗可以不惑也如靈芝清照思敬大智別宗用欽諸律師雖非密教往生實由密行西遍身口意三稱秘密門自淨其心不念自念自淨其土不生自生密宗又有密咒緣因往生集之書足見宗吉所在咒六字眞經原非顯語往生神咒不離聖號若顯若密同歸圓頓若持若

誦皆得往生顯字秖利人天密語能度六道華言唯遍一國梵音可傳萬邦三種淨業持戒爲先三無漏學攝心爲要持咒既稱圓因持戒亦是密行秘密一門義含二教烏可少哉

如來香卷之五目錄

蓮池海會列傳

往生高僧傳

晉盧山西林法師慧永　晉慧持法師
晉佛馱耶舍尊者　晉佛馱跋陀羅尊者
晉道生法師　晉僧叡法師
晉僧濟法師　晉慧恭法師
晉慧虔法師　宋曇鑑法師
後魏壁谷曇鸞法師　北周慧命法師

陳南岳慧思禪師　隋法智法師
唐法順大師　唐僧衒法師
唐道昂法師　唐惟岸法師
唐懷玉法師　唐善道法師
石晉志通法師　宋法智法師
宋慈仁法師　宋天衣義懷禪師
宋圓照宗本禪師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慈照宗主　宋宗坦疏主

往生高尼傳

宋法盛比丘尼　宋道馨比丘尼
宋法藏比丘尼　隋大明比丘尼
唐淨真比丘尼　唐悟性比丘尼
宋能奉比丘尼　宋慧安比丘尼
明袾錦比丘尼　明廣覺沙彌尼

往生童行傳

隋汶水沙彌　宋雍州魏氏子師贊
宋錢塘何氏子曇遠　宋越州大善寺童行
宋倪道者

往生王臣傳

中天竺國淨飯王　北天竺烏萇國王
晉叅軍劉程之　晉太尉掾周續之
晉中庶子宗炳　梁黃門侍郎庾詵
唐太子太傅白居易
宋龍圖閣待制鍾離瑾
宋朝請大夫鍾離景融
宋少師馬亮侍郎馬玗
宋司馬叅軍王仲回　宋尚書主客郎楊傑

宋禮部侍郎王古朝散大夫葛繁
宋宣義大夫胡闓　宋左司諫江公望
宋進士馮檝　宋禮部侍郎吳秉信
宋左丞相錢象祖　宋進士王日休
宋武功大夫李秉　明別駕王守熙

往生士庶傳

宋陸浚　明顏源
明楊嘉禕　明郝熙載
明孫稷　明黃承惠

明吳靖

往生女倫傳

頻婆娑羅王夫人韋提希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　唐上黨姚婆
唐溫靜文妻　宋荊王夫人王氏
宋廣平郡夫人馮氏　宋吳氏觀音縣君
宋蔡氏縣君　宋陸氏宜人
宋朱氏如一道人　宋樓氏慧靖
宋周氏妙聰　宋秦氏淨堅
宋鄭氏靜安　宋秦氏淨樂
宋四明黃氏　宋錢氏袁氏
宋錢塘陳氏媼　宋武林王氏
宋夫人王氏　宋四明孫氏
宋上虞李氏　宋安吉王氏女
宋錢塘盛氏　宋錢塘沈氏
宋汾陽約山翁婆　宋汾陽裴氏女
宋醴泉孟氏女　宋汾陽梁氏女
宋襄陽陳氏　宋吳興陳氏

宋會稽胡氏　宋錢唐孫氏
宋仁和郭氏　宋太平周行婆
宋錢唐龔氏　宋嘉禾鍾婆
宋湖山黃婆　宋雲川朱氏
宋四明項氏　宋四明沈氏
宋四明淨心女　宋嘉禾周氏
宋常熟陶氏　宋錢唐姚行婆
宋東平孔媼崔婆　元鄞縣周婆
明昌平于媼　明中官孫母

明杭郡許氏　明武塘薛氏
明桐城方氏　明長水陶氏
明嘉定朱氏　明嘉定徐氏
明休寧吳母余氏　明嘉興劉母項氏
明姑蘇沈氏大珍　明平湖張孺人
明徐氏女成聖　明蘇州鄭氏女
往生惡輩傳
唐長安京居者　唐同州張鍾馗
唐長安張善和　唐成都雄俊

唐荆州惟恭　宋瑩珂
宋仲明　宋會稽金奭
宋仁和吳瓊　宋上虞馮珉
往生禽魚傳
龍子戒殺生西　唐天寶羣魚念佛
唐貞元鸚鵡念佛生西
宋元祐鸜鵒口生蓮花
宋黃巖鸜鵒念佛立化
如來香卷之五目錄終

如來香卷之五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蓮池海會列傳

往生高僧傳

晉廬山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子、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既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公爲安師所留、永公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居之、師布衣蔬食、精心克己、容常含笑、語不傷物、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桓伊爲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鎮南將軍何無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恃名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脛、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斂衣求屣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塟於寺之西南、春秋八十

有三、唐玄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
塔、
廬山紀事、蓮宗寶鑑作繁氏子
雲栖贊曰、永初入道、既與遠師伯仲、而同創淨社、
為萬世法、亦遠祖而永宗矣、至於命終之際、見佛
來迎、先後如出一轍、證往生之瑞、當以二師為準
則焉、
晉慧持法師、遠公之同母弟也、度量冲深、風神俊爽、
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

徧學衆經、游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
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
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
雲聚、瑯琊王珣與范甯書、問遠持二公孰愈、甯曰、誠
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兄、誠未之有、況復賢
耶、羅什在關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
兄入蜀、遠公留之不可、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耶、
師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愛求道、正
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

大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
七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
籍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
天發、並能繼軌師蹤焉、後義熙十二年七月晦夕、遠
公於般若臺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
之中、無量化佛、觀音勢至、侍立左右、又見水流光明、
分十四支、洄注上下、演說妙法、佛言我以本願力故、
來安慰汝、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舍慧持
慧永劉遺民在佛之側、揖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耶、

既知時至、謂門人曰、吾始居此三覩聖容、今復再見、
當生淨土必矣、然則持公以西方為期、先兄往生、端
不妄也、
廬山紀事作後他適不知所終意其誤耳
考蓮社緇侶之西生、持公最在先、而臨終不現瑞
應、故雲栖集往生、而不敢錄、然則雲栖示寂、不現
瑞應、自以為不捏怪、豈一生行業、非西方之資根
乎、又或以宋嶶宗朝、嘉州風折大樹、中有一僧入
定、爪髮纏身、昇入內廷、命西域三藏法師以金磬

出其定、自云遠公之弟慧持、因遊峩眉、路出嘉州、入定於此、仍問遠公安在、不知人世之有七百餘年也、此時且云往陳留入定、則未嘗西生明矣、故雲栖不敢錄、亦以爲捏怪之甚歟、余謂持公龍淵示寂、猶達磨熊耳、藏身大樹入定、卽隻履西歸之類耳、遠公定起所見之身、卽持公定中覲佛之神也、定回宋闕、暫離西方、再入陳留、仍歸安養、其問遠公安在者、正以定中相傍、定起恍然、不許人知、故不明言耳、豈可以肉身入定、未必西生、龍淵示

寂、樹身爲妄耶、

晉佛駄耶舍尊者、晉言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族也、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毆之、遂手足攣躄、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卽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耶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耶舍曰、虎巳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爲憂、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爲人重、至三十猶爲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荅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巳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纔可使入棘林乎、羅什勸姚

主遣使迎師、既至長安、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巳、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目爲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四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白蓮社、後辭還本國、復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凉州、不知所終、

遠公義熙十二年七月晦夕、定中巳見佛陀耶舍在佛之側、是知耶舍還國未久西生矣、惜地遠未

知往生之瑞應耳、廬山疏云、梵僧佛馱耶舍、嘗至蓮社、舉鐵如意示慧遠、遠不悟、卽拂衣去、王子充曰、當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已見於此矣、蓮社之僧、此其最高歟、余謂此不過一時舉揚之事、未足以定二公優劣、旣入蓮社十八賢之列、豈拂衣之後更不入耶、觀遠公所著禪經序、乃深於禪者也、然廬山分水嶺之西有耶舍塔、並塔院、山疏云、西域僧佛馱耶舍建、或尊者藏經寶爪髮之處云爾、非瘞骨處也、

晉佛馱跋陀羅尊者、此云覺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王苗裔也、幼亡父母、出家爲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嘗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曰、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覩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吾諸同輩、未遇眞匠、將何發悟、卽諮詢於衆、孰能遂我祈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祗說得果中色空、未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典供飯僧三千、盛修佛事、而師禪淨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衆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茇舍而居、時會遠公結蓮社、遠公請師被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舶、於律無犯、卽遣弟子

曇邕致書秦主、爲共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就禪學、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下、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爲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爲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海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廬

山北嶺、賓王論謂遠公從佛陀三藏授念佛三昧、其觀佛三昧海經之類乎

廬山繙經臺南、有舍利塔、一名上方塔院、在平崗之巔、卽梵僧佛馱跋陀羅、自西域以佛舍利五粒來瘞於此、在東林上、故曰上方塔院、左有虎跑泉、皆當時社賢遺跡也、又南唐彭濆作上方塔記云、師初從祖鳩婆利出家、因智嚴、德觀等所要、卽慧嚴慧觀其人乎、其後宋武帝迎赴金陵、譯諸經論、以元嘉十七年乙亥歲、終於京師、春秋七十有三、然則元嘉六年其誤歟、又舍利塔、至唐開元十七

年、御史何光建與江州牧柳眞望重建、又感舍利十四粒、其尊者西生已後、復以神力示現者歟、五燈會元以師與羅什論色空語作與生公酬對、或生公同在東宮共談、或別是一事、荅語偶同耳、觀賢公生公、二俱被擯、則秦僧無識審矣、

晉道生洪師、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批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辯、雖夙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嘗謂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illegible]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輩以

爲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爲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爲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彌沙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頂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

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食而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把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麈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翌日塟於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

不受報等論焉

羅什之門有高弟四人生肇融叡是也其二已入蓮社肇公被難融公無聞唯生公踞師子座而化往叡公覩金蓮花而西生然則淨土之歸勝同學者多矣或云生公未有西生之瑞奈何入此余曰遠公蓮社豈有凡材矧其高賢者乎觀其忍死十六年待大經之至羣石點頭高座而化豈非去住自由者歟況彼三入廬山親預蓮社非西方之歸而何歸或又云生公嘗論佛無淨土豈復背生淨土耶余曰獨不見公有應緣論乎佛無淨土應緣則有淨土非有穢土自空無淨無穢即常寂光又嘗論善不受報則惡亦不受報即覩罪性空福德亦空無善無惡得心本體則佛性常有二諦常融闡提皆得作佛頓悟可以成佛況自性彌陀唯心淨土而不可生哉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如生公其人則時時親見彌陀在在皆成淨土例以蓮社高賢收歸淨土不亦可乎

晉僧叡法師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爲人

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禀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

加敬仰謝靈運篤好佛法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爲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卽面西合掌而化衆見卧内一金蓮華倏爾而隱五色香煙從其房出春秋八十有五

盧山紀事載蓮社十八高賢作曇叡或云觀經下品下生但見金蓮華而不見佛叡公慧業精深何亦同彼五逆十惡臨終十念帶業往生者耶余曰衆見榻前金蓮出没非叡公自見也觀其面西合

掌吾將行矣之語則必見佛來迎衆見金蓮尤爲希有況五色香煙從其房出又豈下品可比耶

晉僧濟入盧山問道從遠公學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後疾篤誠期淨土遠公以燭一枝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集衆諷淨土經至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弼令隨衆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徧至十方承事諸佛須臾歘然而覺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乃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忽起立目逆虛空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卽舉首西顧須臾還卧容色愉悅謂傍人曰吾行矣右脅而逝時方炎歊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

雲棲贊曰濟以聖師指示而生淨土然則臨終助念孰云無功乎而留龕溽暑體發異香梵行之精堅驗矣

晉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爲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

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鞞奏音樂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眛眛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翹勤雨淚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又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逝時義熙十一年也

一生忽畧淨業臨終勇猛得生西方者以讀誦大

乘可以迴向淨土加之善友提奬信願夙具故令少行而遂往生按蓮社十八賢外知名者三十七人唯濟恭二師有往生遺事光堪蘭三人附見惜傳記缺略無從考見其他耳

晉慧虔法師少出家戒行精確義熙年中投廬山居焉見遠公德業之盛歎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苦身率衆謂弟子曰願乘講導用奉彌陀後五年寢疾知時已至屬想安養祈誠觀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也矣其夕北寺有尼淨嚴者

宿德篤行假寐之頃夢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自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七寶莊嚴尼驚異作禮問大士何之荅曰往嘉祥迎虔公耳虔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師疾雖困神色如常泊然而化侍者皆聞異香經旬不歇

雲栖贊曰臨終見佛或疑純是自己想心今他人亦見之何也當知感應道交不可思議慎哉言乎

宋曇鑑法師居江陵履行尤謹常願身升安養面見阿彌陀佛故平生雖毫芒之善悉迴向西方一日定中見阿彌陀佛以水酒其面曰滌汝塵垢浴汝心念汝之身口俱致嚴淨又於瓶中出蓮華一枝授之定起乃於寺僧敘別夜漸深獨步廊下念阿彌陀佛通夕不寐將至五更其聲彌厲及明旦弟子依常問訊趺坐不動就而視之則亡矣同時有江陵道海法師淮南曇泓法師東轅道廣法師弘農道光法師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定中見佛兼蒙加被皆平生迴向之功通夕念佛趺坐而化所謂用力得着者也同時四師皆見金臺而傳記不詳附見於此古人往生而不得傳者

何限觀此可慨也

後魏璧谷曇鸞法師鴈門人也少遊五臺感其靈異自誓出俗三乘頓漸教典俱能涉覽具陶文理然其性嗜長生好爲方術之學聞江南陶隱居有長生法不遠千里就之陶即以所學仙經十卷授師師躍然自得以爲神仙可必致也後還洛下遇菩提流支三藏法師乃問支曰佛道有長生乎其能却老爲不死乎支笑而對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道家何有焉遂

以十六觀經授之曰、汝可誦此、依而行之、則捨穢土、取淨邦、壽命無量、獲一切勝妙功德、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盈虛消息、吉凶禍福、無得而至、其爲壽也、有劫石焉、有河沙焉、沙石之數有極、壽量之數無窮、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師承其語、驟起深信、遂焚所學仙經、而專修觀經焉、每於觀經、得其義理、深生解悟、修三福業、想像九品蓮邦、雖寒暑之變、疾病之侵、曾不懈於始念、嘗抱疾行至汾州、俄見雲陰陡盡、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師方瞬、疾乃隨愈、師於

是切心佛道、常如不及、開蒙誘俗、無間遠邇、後魏主憐其志尚、又嘉其自行化他、道業弘廣、號爲神鸞、勅住幷州大嚴寺、未幾移住汾州玄中寺、一夕師正持誦次、忽一梵僧昂然而來、入其室曰、吾龍樹也、所居者淨土焉、以汝有淨土之心、故來見汝、師曰、何以敎我、樹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而失、師以所見勝異、必知死生之期届矣、卽集弟子、盛陳敎誡、言四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

齊聲高唱阿彌陀佛、師乃西向瞑目、頓顙示滅而往、是時道俗數百人、同聞管絃絲竹之聲、由西而來、良久乃寂、魏主感之、勅葬汾西、條其行業、以立碑焉、

雲栖贊曰、黃冠者恒言、釋氏有死、神仙長生、今支公謂佛有長生、仙無長生、此論痛快簡當、高出千古、鸞法師捨僞歸真、如脫敝屣、豈非宿有正因者哉、

王龍舒淨土起信之六云、按楞嚴經有十種仙、皆壽千萬載、數盡復入輪廻、爲不曾了得真性、故與

六道衆生、同名七趣、是皆輪廻中人也、世人學仙者、萬不得一、縱使得之、亦不免輪廻、爲着於形神、而不能捨去也、且形神者、乃真性中所現之妄想、非爲真實、故寒山詩云、饒汝得仙人、恰似守屍鬼、非若佛家之生死自如、而無所拘也、近自數百年來、得仙者唯鍾離呂公、而學二公者、豈止千萬、自予親知聞、數亦不少、終皆死亡、埋于下土、是平生空費心力、終無所益也、欲求長生、莫如淨土、生淨土者、壽數無量、其爲長生也大矣、不知修此法門

而學神仙是捨目前之美玉而求不可必得之碔砆豈不惑哉或云淨土乃閉眼後事有何證驗答云淨土傳備載感應豈無證驗況仙者有所得則甚秘而不傳謂泄天機則有罪而佛法門唯恐傳之不廣直欲度盡衆生而後已是其慈悲廣大非神仙之可比也

北周慧命法師長沙人年十五誦法華纔七日便終一部長習禪觀深通教法與南岳睿思禪師俱行方等懺法悉願往生當命終時俱年八十三又與法音

法師爲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爲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竪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時衆見師跏趺面西唱佛來也合掌而蛻又見天神下降奇香異樂幢幡來迎唱言善哉西向而去後十日音亦亾祥瑞悉與命同

命公慧悟非常當由夙植般若緣種初與思公修懺發願繼與音公爲淨土友然皆刻期談笑而化可謂勝友矣又音公能預知於十日之前抑何所待而不得偕往耶或功行未圓天命有在不可超越乎命公許以相待二日抑何所迫而不可留耶或功行已圓願力有在不可稽遲乎俱有天人幢旛奇香異樂來迎其不能相待而偕往者此也然同以西方爲期是眞淨土之友矣

陳南岳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一夕夢梵僧勸出俗師乃辭親入道及受具戒日惟一食長坐不臥或夢普賢大士摩頂遂通文字誦法華等經至滿千徧聞北齊文慧禪師有徒數百其道盛行

乃往求法經三七日獲宿智通時復隱居南岳行方等懺法發願往生夢中感阿彌陀佛及彌勒佛與之說法感歎非常倍加精進晝則行務夜則坐禪夏滿自責豁然大悟得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於是陳主屢致慰勞目爲大禪師大建九年師將欲順世大集門人連日說法苦加訶責聞者寒心乃謂門人曰無常迅速汝等宜各勉之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及方等懺法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遠去

竟無荅者、卽屏衆歛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訶之曰、惡魔出矣、衆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耶、卽端坐唱佛來迎、合掌泊然而逝、異香滿室、顏色如生、時年八十三、（或作後周慧思禪師其傳畧同）

大師位登十信、猶切西歸、故智者示寂、見諸師友、侍從觀音來迎、所謂論受生處者、以彌陀彌勒皆嘗現夢、後侍觀音、則生西方必矣、然寶誌嘗勸師下山、化度衆生、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却、何處更有衆生可化、此乃入理深譚、對誌公則應爾、

觀其大蘇爲智者說四安樂行、南岳爲帝君授戒法、又爲海東玄光傳演教觀、何嘗不說法度生、但終日度生、不見有生可度、則於淨土、念而無念、生卽無生、其證鐵輪、不亦宜乎、

隋法智法師、髫年出家、游學於東越、有通大小乘經義者、智必師之、以故強學多聞、人罕儔匹、末年以徑直之門、莫如念佛、於晨興暮息、繫念不弛者七年、已而議曰、犯一吉羅、承其罪也、歷一中劫、入於地獄、此[illegible]可信、以其故而爲之也、我聞經中又言、一稱阿彌陀佛、而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予也切有疑焉、而未之信、或有明者告智曰、汝大邪見、無可疑也、教以念佛、久則成功、功成則化、化則三昧現前、今子之疑、是疑佛也、夫佛語豈有可疑者耶、釋尊出廣長舌、十方諸佛同讚淨土、正爲衆生信根難立、故勸發之耳、旣俱是佛言、何得不信、智斷其疑、乃於國淸寺、絕去諸緣、一心念佛、想念旣極、常感觀音勢至、現身來下、異日又感天冠寶瓶、光映其身、智謂所親道俗曰、吾生淨土蓋有日矣、誰能具食餞我、衆笑而對曰、惟恐

道人之不能耳、吾等不辭也、遂尅後三日衆爲具儲、食罷、智無他異、衆或疑其相侮、因宿其房、以俟候之、夜未央、智忽於繩牀上、安坐念佛而化、是夜有金色自西而來、照數百里、江上漁人誤謂已天曉、舳艫相望、率皆驚起、今國淸兜率臺、卽其晝夜精勤念佛處也、

雲栖贊曰、佛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悉宜信受、是故信少惡入地獄、而不信一念生西方、此誠可謂邪見矣、近世喜持呪者、見陀羅尼所說功德、能易

山海役鬼神求願必遂則躍然而信見淨土所說功德能直入聖階立超三界則恬然不介意其爲邪見等耳可慨也夫

唐法順法師萬年杜氏子年十八出家因師聖僧道珍受學定法凡世間聾瘂遇之者必能聞能語至於驅園圃蟲誡惡性馬德及異類所不可測唐太宗詔問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頒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

詠淨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貞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亾於南郊義善寺雙烏入房異香留室塔肉身於樊川北原有弟子謁五臺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今往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

帝心法師爲賢首宗始祖又爲文殊化身勸修淨土其誰不信今華嚴一宗莫不以法界觀爲標准惜五悔文不可見耳

唐僧衒法師幷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道綽禪師得聞淨土之法始回心念佛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行矣言訖而逝旣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共折楊枝置像手中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忻忭晝夜精心觀念淨土不捨後五月於觀想中忽同覺身臨七寶大池池間有大寶帳身入其中見觀音勢至坐二大寶蓮華下有蓮華彌滿千萬阿彌陀佛從

西來坐最大蓮華寶臺迸出光明相照互爲輝映芳等禮佛問曰閻浮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云如念我名者皆生我國無有一人念而不生者又見其國地平如掌寶幢珠網上下間錯有一梵僧乘寶車逐遠而來謂芳等曰吾法藏也以宿願因故來迎汝芳等乘車前往自覺其身坐寶蓮華及聞釋迦佛與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其前有大殿殿前復有三道寶階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華佛指之謂芳等曰此皆閻浮提念佛

之人得生此土也汝宜自勉芳果既痛歷與其徒言之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鐘聲他人不聞芳果共云鐘聲以我輩事也項刻二人俱卽化去（此傳宜在綽公之次）

雲栖贊曰髦耋之年始修淨業而尚得往生少壯可知矣彼芳果二公聞風與起終獲靈應見賢思齊其此之謂乎

按淨土善人咏云衍法師遇西河綽禪師講觀經始知觀心念佛法門遂捐文字建立道場日禮千拜專念阿彌陀佛名號五年功成報歸安養似卽

衍公乃名之誤耳但三年五年有異當以統紀爲正

唐道昂法師魏郡人少師靈裕法師嘗於寒陵山寺講華嚴十地論稽洽博詣志結西方願生安養後自知命極預期八月人未之測也至八月朔日無所患問齋時至未卽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引諸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至聽者寒心昂舉目高視見天衆繽紛雜沓而來管絃嘹亮遽揖而告衆曰彼兜率陀天衆何來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吾願我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果遂耶言訖天樂還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雲飛湧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因瞋目久之曰阿彌陀佛光明照我諸化菩薩又來會此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於是捧爐叩首陳慶但見香爐墜手卽於高座而逝足下有普光堂等字遐邇驚歎（或云於相州講法華經時也）

雲栖贊曰卻天宮而求淨土前有光公洪公今見昂公益三人焉而時迫須臾猶能導四衆以毘尼據高座而歸寂靈相紛然駭人心目嗚呼異哉

唐惟岸法師幷州人約心淨土爲眞歸之地行方等懺服勤無缺又常專修十六觀門曾因微疾出觀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遲久不滅岸頂禮雨淚而歎曰幸由肉眼得覩聖容所恨後世無傳焉倏有二人自稱善畫未展臂間聖相克就已而人亦不見弟子怪而問之岸曰此豈畫工哉乃謂弟子曰吾之西行此其時也有從我者乎當明言之有一小童子云願從師往岸曰必能從我可歸告父母小童曰惟師之命卽往白父母父母聞而笑罵之童子乃歸寺

香湯沐浴、於阿彌陀佛像前、趺坐而化、人或告岸、岸至撫其背曰、小子汝事吾者、何得先吾而行耶、遂索筆向所畫二菩薩前、焚香作偈云、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遥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中明、俱遊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因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無聲而長逝焉、

雲栖贊曰、岸公之事、無惑矣、彼童子非久積淨業、胡脱化之神異耶、噫爾不見十念成功乎、不然則宿世善根熟耳、修淨業者、或今身不克往生、觀此

可以自慰、

唐懷玉禪師、台州丹丘人、持律甚嚴、布衣一食、常坐不卧、注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號五萬聲、誦彌陀經三十萬遍、通誦淨土諸經三百萬、天寶元年、正念佛間、忽見西方、佛及聖衆、數如恒沙、滿虚空中、中有一人、手持銀臺來迎、前以示玉、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如我本願、必得金臺、何爲不然耶、言發而人臺俱隱、於是玉彌加精進、至三七日後、向之擎臺者、乃復現前告曰、法師以精苦故、得升上品、又曰上品往生、必先見佛、可趺坐以俟佛來、未旋踵間、忽異光照室、又越三日、異光再發、玉曰、我報身即盡、生淨土矣、次日書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偈畢香氣四來、弟子有見佛與二菩薩、共乘金臺、臺傍百千化佛、自西而下迎玉、玉恭敬合掌、含笑而終、郡太守段公懷然、見而異之、作偈贊曰、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惟有門前古槐樹、低枝只爲掛金臺、

雲栖贊曰、或謂銀臺至而復隱、金臺誓而重來、何得果報無憑、由人揀擇、通曰、此正謂萬法由心、隨感而應者也、且火車已現、十念而得往生、天衆來迎、矢心而歸淨土、善惡聖凡之相隔、尚可轉業須臾、況金銀幾希間耶、

唐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蹤、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覩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後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

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於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過以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長安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淨土善人咏云綽公嘗令善道入定觀已得生安養否佛言綽亾日當放白毫遠照東方此光現時來生我國果綽亾日三道白毫照於房內）

按統紀之傳善道與其所立蓮宗二祖光明法師善導和尚似是一人而大同小異故兩存之其所同者與道綽禪師爲友又皆行化長安其所異者善導不知何處人而此則云臨淄人善導登柳樹投身自絕此則示微疾掩室而逝善導因見九品道場講誦觀經而喜此則先修十六妙觀後從綽禪師遊然入定觀所生處非大聖示現不能也或此師與綽公同時而善導則觀綽公遺範而興起者先後行化長安何爲不可今杭州橫山有光明寺光明臺云是善導遺跡秦越相隔數千里不知何時至此或紀傳所略耳

石晉志通法師扶風人（或云鳳翔）遊天台因見智者大師淨土儀式不勝忻抃怡然會心自是不向西唾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念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於樹乃復整心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寺衆舁歸身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一夕見白鶴孔雀行列

西下又見蓮華開合光相現於前通云白鶴孔雀淨土境也蓮華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起禮佛趺坐而化荼毘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於身

雲栖贊曰唾必西避坐必西向繫念如斯何事不辦今以輕心淺心而欲往生難矣或曰不已着乎噫諦觀落日經有明文智者大師始生而面西趺坐乃至淨業諸賢西向坐脫者不着而能之乎就心濁境終世安然纔念淨邦便憂其着顛倒乃爾嗟乎異哉

宋法智法師知禮、字約言、姓金氏、四明人、從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出世承天、繼住延慶、道化熾行、學徒如林、力行法華般舟三昧、期生安養、晚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嘗與十僧結社修懺、約三載自焚其身、決取淨土、楊文公億以書勸請住世、傳法度人、師答以書、極譚法要、必欲如願、公再四勸留、始允其請、中興天台一宗、萬世之下、以師爲準的、稱爲四明尊者、著金光諸記指要諸鈔、講座譚麈、曾無虛日、後於天聖六年歲旦、結壇建光明懺七日、爲往生之期、至第五日、召大衆爲說法要、驟稱佛號數百聲、趺坐奄然而逝、趙清獻公抃銘其塔、闍維時、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如紅蓮華、

雲棲賛曰、師述妙宗、說淨觀、大弘台教、而臨終念佛坐逝、豈騰口說者、可同日語耶、

宋慈仁法師遵式、字知白、姓葉氏、台州人、二十受具學律於守初師、繼入國清、於普賢像前然一指、誓傳天台教觀、雍熙初、謁寶雲通師、智解秀出、學行高古、名冠兩浙、而專志安養、智者大師諱日、然頂誓力行四三昧、嘗於東山行般舟三昧、九十日、苦學嘔血、入道場兩足皮裂、以死自誓、忽如夢中見觀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數蟲、又指端出甘露注其口、覺身心清涼、疾遂愈、淳化初、衆請居四明寶雲、講說無間、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及居天竺靈隱、於寺東建日觀庵、爲送想西方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懺儀、爲杭守馬亮述淨土決疑行願二法門、又製大小本彌陀懺法、晨朝十念法、往生坐禪觀法、往生傳略、念佛方法、十六觀頌、念佛三昧詩等、行於世、師惟以淨土勸人、壽六十九、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草堂將化之夕、炷香禮佛、願諸佛證明、往生安養、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端坐念佛、奄然而逝、人見大星隕於靈鷲峰、時號慈雲懺主云、

雲棲賛曰、克勤懺法、自行而垂憲萬世、古今一人而已、至於寶手出蟲、甘露灌口、非精誠之極、疇能然乎、

宋天衣義懷禪師、溫州樂清人也、父以漁爲業、懷稚子時坐船尾隨父漁得魚即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捶罵樂而無悔、遂辭親出家天聖中依景德寺僧、試經得度、稟法于翠峰顯禪師、凡五住道場晚居池州棲山庵、化人念佛、有勸修淨土說、師嘗室中問學者云、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捨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修、衆無語復自荅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又云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及示寂之夕、其徒智才、問塁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師竪拳示之、推枕而逝、見淨土善人咏及淨土指歸

宗門密修淨業、自懷師始、觀生則決定生二語、則不離自性而登上品、復何所疑、

宋圓照宗本禪師、常州無錫人、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省、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契悟之後、住姑蘇瑞光、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淨慈懇請日、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留、師遂赴之、未幾、神宗辟相國寺六十有四院、師奉詔入東京、住惠林院、至則召對延和殿、問荅稱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師平居密修淨土之業、初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曦律師至惠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荅曰、吾定中嘗神遊淨土、見一金蓮華座、問彼土之人曰、此何人之座、對曰大宋國僧宗本之座、又小蓮華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委者、云是退墮之人也、有問師傳直指、何得蓮境標名、荅曰、雖在宗門、亦以淨土兼修耳、後居靈岩、閉戶密修淨業、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

沐浴告衆、右脇而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肉身于靈嵓、謚圓照禪師、

雲栖贊曰、昔中峰天如謂禪與淨土、理雖一而功不可並施、今日兼修者何、蓋兼之義二、足踏兩船之兼、則誠爲不可、圓通不礙之兼、何不可之有、況禪外無淨土、即土即心、原非二物也、安得更謂之兼、

宋大通善本禪師、潁州人、姓董氏、漢儒董仲舒之後、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後遷于潁、師幼試華嚴經得度、

遂能博通內外書、操履清苦、及參圓照本禪師、坐定
本公特頤之師、默契其旨、一時流輩、俱列下風、遂住
淨慈、繼圓照之席、衆輳如雲、時號大小本、神宗聞其
名、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所至凡見佛菩
薩立像、不敢坐、齋饌以魚胾爲名者不食、其防心離
過、專志淨業、蓋有所從來也、後歸杭州象坞寺、專修
淨業、定中見阿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
有三日、在至期趺坐、面西而化、光明甚熾、
自天衣圓照至師、蓋三世禪淨兼修矣、見佛菩薩

立像不敢坐、則視土木形儀、與相好莊嚴者不異、
故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也、且道與呵佛
罵祖者、是同是別、其亦破執之謂乎、
宋慈照宗主子元、別號萬事休、平江崑山茅氏子、母
柴氏夜夢佛一尊入門、次旦遂生、因名佛來、父母早
亡、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習誦法華經、十九歲落
髮、習止觀禪法、一日於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有頌曰、
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
叫、始信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發廣度願、乃慕

廬山遠公蓮社遺風、勸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念阿
彌陀佛、普結淨緣、令超五濁、乃撮大藏要旨、編成白
蓮晨朝懺儀、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祈生安養、後
往澱山湖、剏立白蓮懺堂、同修淨業、述圓融四土三
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四十六歲、障臨江州、隨方
勸化、即成頌文、目曰西行集、乾道二年、壽聖高宗皇
帝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特賜勸修淨業白蓮
導師慈照宗主、就錢塘西湖昭慶寺、祝聖謝恩、佛事
畢、回平江、嘗發誓言、願大地人、普覺妙道、每以四字

爲定名之宗、示導行人、專念彌陀、同生淨土、從此宗
風大振、師集彌陀節要、法華百心、證道歌、風月集、行
于世、三月二十三日、於鐸城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
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辭衆、奄然示寂、二十
七日荼毘、舍利無數、塔于松江力及市五港吳覺昌
宅、勑諡最勝之塔、師嘗有離相念佛三昧法門、見蓮
宗寶鑑、
觀師化導之盛、著述之富、可謂振古一人、惜文字
不少槩見、唯四土三觀圓融選佛圖、幷離相念佛

之說、禪淨兼修、教觀了徹、是誠白蓮導師矣、聞猊悟道、與見桃花聞擊竹者何別、孰謂參禪悟者不求生淨土耶、巳上略舉諸師甚顯甚著、其寄修淨土不可勝記矣、

宋宗坦疏主、潞州黎城人、姓申氏、幼年於本州延祥院出家、禮道恭爲師、年十六落髮授具、少通義學、爲時所稱、長訪名師、廣弘知見、自爾德譽垂五十年、以大藏爲遊息、以圓頓作門庭、先講圓頓等經、後集圓覺十六觀經等疏、晚年多於唐鄧汝潁之間、講淨土觀經、勸人念佛、求生安養、是時聽者如雲、皆稟淨業、後於唐州青臺鎮、誓求安養、念佛觀想、以爲常則、三業四儀、未嘗暫忘、大宋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忽於夢中見彌陀化佛、告曰、汝說法只有六日在、後當生淨土也、師覺白衆曰、吾修淨業、求生安養、似得因緣相應、適來化佛告我得生淨土、敢不信乎、次日雖覺不豫、講唱不輟、於五月初四日丑時、自知時至、乃鳴鐘集衆、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唯憑時刻、幸望大衆念佛助往、又告曰、享年七十六、四大分離處、淨土禮彌陀、永超三界苦、言訖坐滅、滿空雷鳴、白雲覆地、從西而來、三日方歇、師先有瑪瑙念珠一串、臨終盤於指上、衆人竟不能取、感應事繁、如別處說、見蓮宗寶鑑

雲棲贊曰、雷者法音之吼、雲者慈蔭之滲、手珠不脫、念力之牢强見矣、

往生高尼傳

宋法盛比丘尼、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款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曰、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絶、

宋道爰比丘尼、丹陽人、造於諸寺大像七軀、務極精麗、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捨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宋法藏比丘尼、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自遠公開導匡廬、淨土之教始傳、而南朝得三高尼、豈非密邇蓮社之化歟、

隋大明比丘尼、居西河、遇綽禪師講無量壽經、仰發願往生、凡入室禮誦念佛時、先着淨衣、口含沉香、文皇后甚重之、將終之夕、衆忽聞沉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沒焉、（見淨土善人詠并往生集）

雲棲贊曰、一尼造法華經、虔敬類是、後感報靈異、而二僧寘府誦經、致禮遇有殊、則無怪其然矣、今時念佛有幾人似明者乎、使人人如是念佛、而千不千生、萬不萬生者、吾弗信也、

唐淨眞比丘尼、長安人、住積善寺、衲衣乞食、一生無嗔、誦金剛般若十萬徧、莊嚴淨土、平居專志念佛、顯慶五年染疾、告弟子曰、吾於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華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無疑矣、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寺、（見龍舒淨土文、淨土善人詠并統紀往生集四書大同小異）

唐悟性比丘尼、洛陽人、於衡州遇照闍黎、教以發願念佛、大曆六年、入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染疾、聞空中音樂、謂左右人曰、我已得中品上生、何以知然、疇昔神遊極樂、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遂合掌而逝、身皆金色、時年二十四、（見統紀善人詠往生集、互有同異、今合之、）

宋能奉比丘尼、錢塘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諸尼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念佛聲甚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

矣、復聞異香滿室、樂音西邁、乃知奉語不誣、
宋慧安比丘尼、四明下水大魁姚頴之婦也、住小溪楊氏庵、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搖曳、戒衆人勿諠、移時曰、佛至矣、令衆念佛、倏然脫去、壽九十六、
明袾錦比丘尼、字太素、武林人、俗姓湯氏、父小江公、母朱氏、年十四爲母持齋三載、十八適庠生蓮池沈公爲繼室、逾年公奪愛出家、湯氏清修自矢、事庶姑而撫嗣子、後亦剃染爲尼、化家爲庵、名曰孝義、初詣

關中性天和尚、授優婆夷戒、法名袾錦、至四十七出家、受具足戒、亦以爲名、而遥師焉、皈舍焚修、以白法自持、爲女流宗仰、五十九而菴成、大司馬宋公爲文勒石、六十七而遘疾、彌月粒米不入口、忽云經稱十念往生、亟扶我起、起則正坐念佛而逝、時萬曆甲寅八月十三日也、平生戒行潔白、信施因果明愼、絲毫無所苟、其實行可爲尼僧楷式云、
庵主不可思議、秘密之行、與雲栖相表裏、詳見吳觀我太史塔銘、茲不繁贅、

明廣覺沙彌尼、崇明人、父龔一夔、號夢萱、鄕之碩德君子也、母施氏、生覺甫十二齡、即不茹葷、與從妹廣曜相伴、習經禮佛、自誓貞潔、二十八剃染、與曜同依孝義庵主、精持梵行、純一不雜、更五年得疾、臨終忽起趺坐、對彌陀像、怡然含笑、凝目諦觀、合掌皈命、已而索水盥手、着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衆環繞助念、曰吾自有主在、毋勞衆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微聲念佛、泊然而逝、世壽三十有三、

往生童行傳

隋汶水沙彌二人、失其名、居并州開元寺、同志念佛、經五六年、長者忽先亾、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卽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否、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方發心、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之後、當同來此、至期二人俱見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花飄舞、一時二沙彌俱化、

佛世說法、七衆圍繞、統紀於往生高僧、往生高尼、二傳之後、列往生雜衆、予更以童行、萃重出家清

淨之侶、故先之、二沙彌事、善人咏、及往生集、俱附高僧之列、今仍統紀別立、然汶水去并州遠、似不可合、疑是汾水耳、又唐初天下始立開元寺、則云隋者似誤、三書互有同異、考之如此、當作唐汾水沙彌二人則妥矣、

宋雍州魏氏子、師贊爲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宋錢唐何氏子曇遠、年十八爲行童、卽持菩薩戒、修淨土業、一宵四鼓、卽起念佛、師曰太早、荅曰、我見佛身金色、旛華滿空來迎、俄而化去、異香盈室、

宋越州大善寺童行、失其名、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卽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卽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卽座而化、

宋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庵、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窠、生卧榻前、謂衆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於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此出家而未去髮者、列行人類、然其事太奇、往生集不錄、以涉魔境、果何爲而自焚耶、

往生王臣傳

中天竺國淨飯王、有太子名悉達、出家成道、號釋迦牟尼、說種種法、普度人天、一日告其父王曰、一切衆生、皆即是佛、汝今當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常勤精進、當得佛道、王言一切衆生、云何是佛、佛言一切法無生滅、無動搖、無取捨、無相貌、無有自性、今可於此法中、安住其心、勿信於他、爾時父王、與七萬釋種、聞說是法、信解歡喜、悟無生忍、佛現微笑而說偈言、釋種決定智、諸法不可得、是故於佛法、決定心安住、人

中命終已、得生安樂國、面奉無量壽、無畏成菩提、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故世尊成道、四王八子、皆令出家、父母妻子、咸登覺岸、此其敎父王實相念佛之法也、七萬釋種、共生極樂、皆夙世善根成熟、惜六朝唐宋諸君、空慕聖諦、而不息心於此法、豈佛告父王、猶非切要哉、

北天竺烏萇國王、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朕爲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朕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日奉樂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躬自行膳、如是三十餘年不廢、臨崩神色怡和、親感化佛菩薩來迎、祥瑞不一、

雲栖贊曰、末世聞法信受、無位者多、有位者少、有位而極於尊貴者、倍復少、所以者何、位彌高則欲彌廣、欲彌廣則染彌重、勢所恒然、鮮克免者、今也享南面之樂、不忘西方之歸、非宿植勝因、何以致此、雖然、自古及今、帝王之留神内典者、奚不錄、曰玆傳淨土、意有所專主、故不泛紀云、

晉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少孤、事母

以孝聞、妙善老莊、旁通百氏、才藻絕羣、自負其才、不委氣于時俗、雖威福當前、泊如也、初釋褐爲府參軍、太傅謝安、丞相桓玄、太尉劉裕等、咸嘉其賢、欲相推薦于朝、縻以爵祿、程之皆力辭、即隱去、性好佛理、乃之廬山、謁遠法師、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爲、程之荅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遠公然其言、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時程之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畢頴之等、同依于遠公、公曰、諸君之

夾豈宜忘淨土之游乎於是謝靈運爲遠公鑿池種
蓮招一百二十三人共結蓮社行念佛三昧程之乃
鑱石爲蓮社誓文以志其事遂於西林北澗別立禪
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篤修淨業兼持禁戒宗張等
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二公揚確經義著念
佛三昧詩以見專志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
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
彌陀佛玉毫光照身紫金色垂手下接以臨其室程
之悲泣自陳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以衣覆我佛乃

爲摩其頂引袈裟以覆之又一日想念佛時見自身
入七寶大池蓮華青白相間其水湛湛照人眉目有
人項佩圓光胷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
之程之掬食甘美盈口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
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
遍後時盧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
我以釋迦遺教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
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
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是
日祝香罷即與衆話別端坐牀上面西合掌而逝先
勑子雍積土爲墳勿用棺槨令從之時義熙六年春
秋五十有九舉世高之稱遺民焉

雲棲贊曰觀經敘淨業正因以孝養父母爲第一
故知不孝之人終日念佛佛亦不喜今遺民少盡
孝養而復深入三昧屢感瑞徵其往生品位高可
知矣在家修淨業者此其爲萬代師法

晉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從父渡江因居豫章八歲
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年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

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研窮老易公卿交辟無
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
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復
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爲
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
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薦於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文
帝踐祚召至都門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
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異帝甚悅或
問身爲處士時踐王廷何也荅曰心馳魏闕者以江

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績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曰佛來迎我合掌而逝時景平元年春秋六十有七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敎授諸子皆有成炳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辟爲主簿荅曰棲丘飮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爲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閒居絶俗劉裕辟太尉掾

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致餼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卽腐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爲通直郎太子建徵爲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過甚旣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敎方能遣哀又生平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荅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九

少文淹貫名理深入佛乘而八辭徵辟視祿位如秋草三復至敎齊死生如旦暮澄懷觀道所觀者何道旣非經世之道亦非玩世之道乃出世無生之道耳親炙聖師高尚其事不歸西方而何歸耶

梁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經史百家無不該綜至於碁筭機巧並絶一時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

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生產一時乘舟從沮中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家寄者云君三十石我一百五十石詵默而不言恣其取足凡處事類如此也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至普通閒詔爲黃門侍郎皆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敎宅內建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日終一遍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大通四年因寢忽夢願公復來覺云不可久住言終而化年七十八舉室

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巳生彌陀淨域矣、武帝[illegible]而敬之、謚號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見南史

通慧機巧、而託性夷簡、饒有貲產、而布衣蔬食、帝王知巳、而甘處艸野、附載欺詐、而隱忍不言、此其所以爲上行先生、法華地涌之儔乎、

唐白居易、字樂天、京兆人、官至中大夫刑部尚書太子太傅、蚤年以文章詞賦風流藴藉、冠絕一時、然獨傾心內典、恬於進取、達去就之故、舉世稱之、既至洛中、盡遣侍妾、捨宅爲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勸一百

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患風痺、遂專志西方、祈生安養、出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無量壽經、畫西方世界一部、依正莊嚴、靡不曲盡、公日對之、修念佛三昧頂禮發願、以偈贊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又作偈曰、余年七十一、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聲阿彌陀、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日暮而途遠、吾生巳蹉跎、旦夕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多却阿彌陀、達又作麼生、不達又如何、普勸法界衆、同念阿彌陀、一夕念佛坐榻上、翰墨不御、倏然而逝、

雲栖贊曰、人傳蓬萊有樂天名、樂天辭以偈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須歸兜率天、今復捨兜率而求淨土、豈所謂披砂揀金、愈擇而愈精者耶、

宋鍾離瑾、字公瑜、會稽人、咸平三年、陳堯咨榜登第、歷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忠績顯著、見嘉祐名臣傳、公性至孝、幼事母任夫人甚謹、夫人精修淨業、

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予將行矣、及晨起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夫人既卒、公遂廬墓重修不輒、服除日、課二十種利益事、罔有缺失、初游宦宰吉水時、置一媵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令之女、乃報所親緩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安得獨爲高誼、予有猶子、請平分匳具、俾同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收錄、巳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遷浙西路提刑

憲副祓吉、修杭州北山、時下天竺爲慈雲懺主、道尊、公一見慈雲、相與究論往生西方指要、清修彌篤、自以先夫人有旃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詔知開封府、出則盡悴國事、入則不寐念佛、忽夜未央、促家人起、仍告以趨朝尚早、公謂之曰、昨夜太夫人報我往生安養之期已至矣、索香湯薰沐盥漱、峩冠振衣、趺坐而逝、舉家見公乘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衆迎之西去、計其年正一紀也、統紀往生集善人咏參合前後諸傳多倣此

如來香　卷五　二五二

以淨土誡子、而導引之、可謂慈母矣、以清修繼母而篤行之、可謂孝子矣、憐前令之女、而禮遣之、可謂義人矣、重國儀之事、而盡悴焉、可謂忠臣矣、慈義忠孝、萃於一門、信願精勤、終身靡怠、青蓮上品、不亦宜乎、或云前一日舉家同夢往生之祥、但於朝趨之諳相忤、故去彼從此、然舉家同夢、亦自希有、況親見親聞耶、宜其若子若孫若曾孫同趨安養如歸也、孰謂王事鞅掌、有礙清修、必掛冠林下、而後爲然哉、

宋鍾離景融、少師第七子也、官朝請大夫、嘗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不仕、結茅儀真東園之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奈何奈何、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秪在自已家、一夕延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公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夫人、少師、大夫、三世得生淨土、故曾孫朝請大夫、司封主事松、奉祠吳郡、與寶積實講師、東平李洎等、結社念佛、越十一載、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享壽八十有六、鍾離松寶積蓮社畫壁記見樂邦文類

如來香　卷五　二五三

少師出勤王事、入修淨業、而大夫必挂冠東園、始克成就者、如魯男子閉戶不納、乃善學柳下惠也、司封少預慈受深禪師法會、又與宗兄本誼首座、諄諄警策、唯能知有自性彌陀、惟心淨土而已、至年七十遇寶積蓮社、雖兵火飄零、晨昏不懈、其得力處蓋不少、又令社友吳克巳畫淨土九品及十法界圖、開覺見聞、厥功茂矣、

宋馬亮、官至少師、謚忠肅、初以侍郎守杭州日、慈雲懺主以安養佛事語之、公遂晴詣靈山、學淨土業、慈

雲爲撰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及淨土往生略傳、自是舉族遵奉、公臨終念佛而逝、其孫馬玗、字東玉、初官朝奉郎、元豐中有僧廣益（一作廣初）者、以天台智者十疑論授之、公大喜曰、吾得所依矣、復得慈雲十念回向法、行之二十五年不少懈、公既自幼篤志佛教、相繼祖訓不違、又得侍郎王古示以蓮社圖、決疑集往生傳、於是誦佛益勤、尤以放生爲佛事、勸導信入者不可稱計、及倅當塗、守淄川、新定、民皆化之、平日未嘗以私怒笞責一人、錢塘照律師勉以繫念法、其在官

閱教藏、誦經咒、皆有常課、成規、後以侍郎致仕、崇寧元年感疾、經夏、忽一日盥櫛易衣幘、念佛端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而上、家人長幼貴賤皆夢公往生上品者、前後約十數、日言之皆如符契之合、時現光相於几筵、後八月中有婢卧疾、亦念佛而逝、云荆王夫人神遊極樂、見公與楊傑、衣冠濟濟、坐蓮華上、夫人往生傳記甚詳、公之子永逸、字强叟、官敎授、行天竺十念、習十六觀、歷三十餘年矣、每誦觀音常覩其相、臨終之年、四月感疾、即命治後事、一日忽見彌陀觀音勢至三聖俱來接引、結印而化、頂熱有異香、舍利珠璣、其弟夢乃祖曰、某已生淨土、十日華開矣、柩上有五色金光華者數四、自後瑞應種種非一、自忠肅迨侍郎敎授、凡三世往生、如鍾離少師家世淵源、猗歟盛哉、然皆自慈雲開導、良友助成、淨緣詎可少乎、少師有慈母、侍郎有賢配、俱獲往生、允宜別紀、婢子何幸、亦得令終、附見傳內、宋皈心佛乘者、當以兩少師爲白眉焉、統紀作忠肅之子玗、孫永逸、官宣義、未知何據、樂邦文類有直閣黃

策、所撰馬侍郎往生記甚詳、善人咏大略取之、今參合三書、則世系名字官爵各有異同、乃爲訂正如左、

宋王仲回、無爲郡人、官光州司士參軍、因陳本郡圩旱水利、大司農考得其實、請于朝廷、推恩乃有是命、性信厚、未嘗與人較短長、頗通算數之學、而至老手不釋卷、天衣懷禪師住鐵佛道場時、亦常請問、而鄉里以善人稱之、楊次公以元祐初自省闈乞守丹陽待命次錦繡溪上、司士以同郡故老、時來相訪叩請、

未嘗拒也司士於淨土妙緣已能誠信嚮慕但未具深心是時乃問曰經典多教念彌陀生淨土祖師則云心淨卽是土淨不用更求往生西方其意不同何也答曰實際理地無佛無衆生無苦無樂無壽無夭又何淨穢之有豈得更以生不生爲心耶此以理奪事也然而處此界者是衆生乎是佛乎若是佛境則非衆生又何苦樂壽夭淨穢之有哉試自忖思或未出衆生之境則安可不信教典至心念彌陀而求生淨土以淨則非穢樂則無苦壽則無夭矣於無念中

起念於無生中求生此以事奪理也故維摩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正謂是也又問如何得念不間斷答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卽是不間斷也司士欣躍而去至元祐二年十二月朔旦之夕次公守丹陽忽夢司士云向蒙指示淨土今已得生特來相謝乃再拜而出次公翌日召丹徒令陳安止語其夢欲陳令深信淨土故也其後得司士之子衛哀訃乃司士未亡前七日預知時至與鄉舊告別而終是知司士決生淨土矣（詳見楊次公記中）

石芝賛曰次公此傳誠不可棄但論事理相奪未若台宗所謂圓觀事理一念具足也其言一信不疑卽是不間斷者司士轉身只此一則語昔善導化人有曰若人欲速得往生應起無間修所謂恭敬禮拜稱名讚歎憶念觀察迴向發願心心相續不以餘業相間故曰無間修又若貪嗔癡來間者但隨犯隨懺不令隔念隔日隔時常使淸淨亦名無間修若能畢命誓不中止決定往生此文出大藏集諸經禮懺儀羣字函次公閱藏以淨土緣舉

示司士者非若是乎

宋楊傑字次公無爲郡人因號無爲子雄才俊邁年少登科官至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事初徧歷叢林叅尋知識尊崇佛法悟明禪宗熙寧末年扶護母喪歸葬故里得以暇日閱大藏教典乃知江西臨濟下棒喝承當之輩猶是常流因舉淨土妙緣開發親故時時闡揚彌陀教觀接誘方來括其所談乃謂衆生根有利鈍其近而易知簡而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仗彌陀願力直超安

養更無他趨、決取成功、以龍樹所謂易行之道、依他力故也、公作天台十疑論序、王古直指淨土決疑集敘法寶僧監彌陀寶閣記、安樂國三十讚、備陳西方要津、誠爲萬世往生龜鑑矣、公有輔道集、專紀佛乘、東坡作序、其略曰、無爲子夙稟靈機、徧叅知識、凡所謂具爍迦羅眼者、次公目擊而道存焉、公晚年作監司郡守、乃畫丈六彌陀尊像、隨行觀念、至壽終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將終之日、作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

極樂、宜和中有荊王夫人神遊淨土、見公坐蓮華上、則往生必矣、

雲棲贊曰、讀無爲子頌、所謂叅禪見性、而復以淨土爲歸者也、至於將錯就錯一語、蘊藉不少、嗚呼、安得人間才士、咸就此一錯也、

宋王古、字敏仲、東都人、官至禮部侍郎、性至仁慈、寬弘愛物、初在京師與叢林尊宿論道、遂篤志佛教、及游江西、與黃龍翠巖晦堂楊岐諸師爲禪侶、深契宗旨、後作發運使、遂居儀真、因悟淨土法門之勝、乃與楊次公同志皈命西方、復博考諸經、深究諸論、備陳往生淨土要門、發明佛意、作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楊次公爲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並行於世、公平生修行、觀念之心、未嘗間歇、數珠持名、常不去手、行住坐卧、悉以西方淨觀爲佛事、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人夢公乘蓮華西去者、又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大夫、凡官居私第、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木訥首座、神遊淨土、見公與

葛繁大夫、同在淨土、隨佛行道、後聞繁無疾面西、端坐而化、此往生安養之大證驗也、

優曇贊曰、自廬山十八賢之後、能繼此道而洪贊淨方、開示要津、以助阿彌陀佛普化一切入正定聚者、獨次公敏仲二人而已、故著名於當時、流傳於百世、其弘通淨土之敎、廣度攝化之盛、無有窮盡、則晉代朝士之高致、唯二公獨得之、豈非天欲久其道、世必生其人者歟、乃能光顯前賢、克紹遺烈如此、詳見蓮宗寶鑑刪定成此傳贊

雲棲贊曰、士大夫信佛者、不無其人、然猶避世譏嫌、外護形迹、公署不忘設像、葛君其篤信不回者乎、坐脫往生、良非偶然矣、

宋胡闓、字達夫、乃侍郎胡公則之子、官至宣義大夫、性識聰敏、心地圓通、幼專書史、尤樂吟咏、晩年致政、笑傲西湖、日有遊從之樂、胸襟平夷、出處簡率、其於佛乘雖已信向、曾未專修、一日其子告清照律師曰、大人感疾、請師垂訪、師往見之曰、慧亨平生與達夫相善、未曾語及末後一着大事、豈可不知安身立命

之處乎、達夫曰、心淨則土淨也、師曰、宣義時中、曾有穢念染污否、答曰、既處世間、寧免穢念、師曰、若如此又安能心淨土淨耶、達夫即問一稱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阿彌陀佛、據法華經歷塵點劫修行、楞嚴經曰、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阿彌陀佛經爾許時成身成土、依正莊嚴、有大威德、有大誓願、光明神力、不可思議、以是一稱萬德洪名、衆生無始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猶如赫日消霜露矣、宣義快須念佛求生淨土、若不求生淨土、陰境現前、未知何往、達夫遂大省悟、方知彌陀願力功勛如是、衆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日中天、霜露何有、乃一心念佛、又累日請衆僧為之助念、律師宣白稱胡公宣義、達夫即言、須稱胡闓之名、次日再請其徒先至、律師後往、達夫問曰、此來何晩、巳荷觀音勢至二大士降臨甚久、師與大衆尤加鄭重、為之懺悔發願、稱佛之次、忽聞達夫厲聲念佛、安坐而化、享壽八十有四、統紀善人咏樂邦文類往生集合定

石芝贊曰、公平日以理障故、不曾修習、一旦病苦

逼迫、無所依投、纔聞彌陀法利、頓決疑情、便超樂國、所謂一念廻光、翻邪為正、即此人也、知此道者、善斷前轍、庶不辜於今世矣、

雲棲贊曰、闓之往生、得於清照、而致清照者子也、其斯以為大孝歟、世有執小愛而破父母之齋戒者、誤亦甚矣、

宋江公望、字民表、嚴州釣臺人、官至左司諫、智識高明、少年登科、蔬食清修、崇寧中為諫議、直言無諱、名著一時、初酷嗜宗門、叅諸知識、晩年專修淨業、悟入

念佛三昧、作念佛三昧詩、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刻石流布、以勸道俗、指導往生、有子早亡、託夢舅氏曰、欲稟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府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幽關、身必歸於淨土、宜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知其爲淨土歸矣、

宋馮楫、字濟川、西蜀遂寧府人、性好佛法、自稱不動

居士、由太學登第、場屋中文字、多用圓覺經語、明悟理性、士論欽服、初訪道禪林、徧叅知識、洞達五家宗旨、晚年篤行彌陀教法、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三卷、彌陀懺儀一部、在邛郡作淨土會、嘗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光明照室、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公捨俸積之貲、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旃檀像彌陀化導九品往生圖、隨身供奉、其功德回向莊嚴淨土、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公於老年、懷歸西方甚切、追和淵明歸去來詞一篇、及鎮長沙、於廳敷設高座、望闕肅拜、着僧衣登座、謝官吏、横拄杖於膝上而化、

雲棲贊曰、傳燈錄載公初叅龍門遠、次叅妙喜、各有證悟、臨終刻期陞座、拈拄杖按膝脫去、其自在顯赫、宛有宗門諸大老操略、然都不言念佛往生何也、良由著述家彼此立義、爲門不同、各隨所重而已、彼重直指人心、自應專取了明心地、而略淨土、如懷土金臺再至、圓照蓮華標名、皆不錄是也、此重指歸淨土、故詳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

明心性、自在其中、如所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喻如重德則顏子列德行之科、而不言政事、重才則顏子具王佐之器、而不言德行、亦爲門不同耳、淨業人願篤信無惑、

宋吳秉信、字子才、別號信叟、四明人、官至禮部侍郎、初登進士、方正忤時、尋致仕歸、築菴城南、禪坐自適、預製一棺、夜卧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子才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信叟聞唱、自棺中從而和之、卽起禪誦、後秦檜

亡、復召爲禮部侍郎、被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之聲、卽曰淸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旣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信叟生臥棺中、可謂達矣、聞歌禪誦、可謂勤矣、淸淨界中、何容失念、但自申歸歟之歎耳、至於天樂金臺、當由一生忠節、多年信願精勤而致、然也、脫是西方再來、乃乘悲願、何失念之有、

宋錢象祖、號止菴、天台人、官至左丞相、初守金陵日、嘗問道於保寧無用全禪師、尤以淨土眞修爲念、又

於鄉州建接待院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立高僧寮爲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淸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朶開、後三日有僧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爲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人曰、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爲慈濟菩薩、

眞修淨業、卽菩薩道、接待十方、卽慈濟心、解左相組、坐蓮華宮、安肯貪生怖死、求爲天爲人耶、然則西方人天、卽是菩薩、不畏生死故也、

宋王日休、字虛中、龍舒人、爲國學進士、端靜簡潔、博通羣書、著六經諸子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是念、年且六十、布衣蔬食、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遑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著淨土文十卷、凡修習法門感驗章著者、具有顚末、簡易明白、覽者無不

信服、張于湖孝祥爲之序、一夕三鼓、忽厲聲念佛、久之唱曰、佛來迎我、遂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青衣童子、引公西去者、又三日前徧別道友、勉進淨業、有不復相見之語、丞相周益公必大、覩君奇跡、爲製贊曰、惶惶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憫頹風之將墜、攬衆善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爲、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眞覺、又廬陵李彥弼病中夢公示以白粥、差病、復勸念佛、後刊像報德、自是廬陵家家供事之、又刊淨土文者、

鐵筆有礙、獲舍利數粒、又僧夢佛親授大彌陀經、令傳講焉、乃龍舒叅訂之本也、種種奇跡、別見感應志、茲不繁贅、

雲棲賛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爲激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塵垂手者耶、

宋李秉、官至武功大夫、自紹興末、補入內廷、歷任三朝、職至東門司監、三閱月卽上宮祠、再期宸命、差御藥院就職、僅五日、復伸前請、以公性好閒靜、志在釋

宗、故於駸駸榮顯汩如也、蓋自壯年喜聞禪悅、可以安神養性、往叅自得禪師有省、自得退淨慈歸、作拄杖頌見意以寄之、頌曰得來拄杖元無價、分付知音好受持、千里同風了無說、夜深月上珊瑚枝、公又不尊禪學、復自投誠安養、良知此道、橫截欲流、可以徑超生死、於是板行龍舒淨土文、以廣化導、迨乎自利、則殫極精進、朝課佛名、日味聖教、如是顯行密進、逾三十載、其子閣長元美乘父之志、偕殿長林公師文、率數十賢士、仰傚廬山遠公蓮社、結淨業會于傳法院、信者悅從、若衆流會海焉、公亦輸金入會、賢父子更相輝映如此、歲甲子公自秋染疾、初不伏枕、雖減食却劑、而神色愈警、正迨季冬朔旦、於寢臥中、忽感彌陀現相、以金圈戴于首、越七日凌晨、又見金華滿于房室、二子掖起趺坐、呼親屬盡囑後事、索筆書偈日、六十一年盡亂道、只有此見却也好、只將此見助西方、仗此竟免生死老、置筆整手端坐、結彌陀印、瞑目而終、詳見樂邦文類往生傳

石芝賛曰、偉乎超卓之化、自非精修力行、何以臻

此耶、予適寄崇壽纂錄斯文、聞公西行、嘉其善始令終、因摭要事、以傳不朽云、

明王宇熙、常熟人、官東昌府別駕、初叅雲棲、法名廣宸、歸改魚池爲蓮華池、於東塔結念佛放生社、手書法華經、及普賢行願品、病中發願、放生十萬、夢星宮迎復故位、謂卽第二十四柳宿也、壬戌上元、令其弟宇春、就榻前誦華嚴經、五日而生天之志移、十日而西方之願切矣、乃延諸山大德、共助往生、懸接引像、燃九蓮燈、侍疾者皆稱聖號、諸燈輝映、丈室莊嚴、畫

夜無歇，越三日見一蓮華，其色粉紅。次月諸師虔禮梁皇懺，恭施法食，公乃口占一偈曰，六道無招帖，一佛有慈光，投誠皈命地，決志向西方。初六日力疾書一紙，出呈諸師曰，我必要效法杜黃裳祝髮，季弟力爲主持，兒子輩違者，即大逆不道。我知有西方，不知有世法也。即日祝髮，禮雲棲大師像爲和尚，授沙彌戒，初七進具足戒，初八進菩薩戒，乃明誦手書行願品，留諸師守護念佛持咒，至十三日乃云，昨天宮如期來迎，幸已峻卻，今九蓮缸中開目閉目，皆羅漢出入矣。次日人報當壽七十二小劫，見阿彌陀佛身甚長大。十五日誦菩薩戒畢，厲聲念佛，遂側身右脇，縮一足而逝，世壽五十有六。

王季和居士，雲棲高弟也，能導其兄往生安養，其自行可知矣。作往生紀甚詳，茲不繁贅，採其明白簡易者著之略傳。或曰，雲棲護法宰官皈心西方者，不啻百餘人，乃獨傳臨終策發之一人可乎。予曰，是在其子弟不能傳之過耳。

往生士庶傳

宋陸淩，錢唐人，少遊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爲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交願相見道友，說淨土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開示西方，諷觀經至上品，淨謂之曰，此時好去，可以行矣。淩曰，衆聖未齊，姑待之。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刻化去。往生集作陸俊

雲棲贊曰，無量壽經云，聞說阿彌陀佛，淚即出者，皆夙世善根所致。淩之悲咽，本乎中心而達之面目，往生固其宜矣。今戲笑而談淨土，奚可乎。

明顧源，字清甫，別號寶幢居士，金陵人，幼能詩能文，善草書山水，名重一時，中年一志淨業，後微疾，集僧俗道友曰，念阿彌陀佛，唱和相續，語人云，我決定往生矣。人問其故，曰我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世界金色，佛以袈裟覆我，我身已坐蓮華中，時大衆聞蓮華香，諸子悲戀不已，居士曰，汝謂我往何處，何處即此處，此處若明，何處不了。乃屏人曰，毋多言，亂我心空

中、諸佛迎我、三鼓行矣、至期怡然含笑而逝、少宗伯
殷秋溟先生爲之傳云、
雲棲贊曰、身已坐蓮花中、生則決定生也、何處即
此處、去則實不去也、居士之生、當不在中下品矣、
明楊嘉禕、字邦華、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三、持不殺
戒、蚤虱無所傷、二十三肄業南雍、俄疾作、以萬曆乙
巳仲冬十九日卒、卒之先、夢遊地獄、見地藏大士於
冥陽殿、覺而放諸生命、延僧誦經念佛、謂人曰、吾將
逝矣、青蓮花現吾前、得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

輟、命息燭曰、汝輩假燭爲明、吾不須燭、常在光明中
耳、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
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問勢至、曰不見也、言
訖忽躍起、拈香連聲語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
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然而逝、
雲棲贊曰、邦華好學天植、於書無所不讀、已獨潛
心於內典、又獨加意於內典之淨土法門、其臨沒
也、謂彌陀經功德不可說、而三稱之、見之真、故言
之切也、仲兄嘉祚、傳其事、而矢之曰、予所游語墮
拔舌獄、其亦見真而言切歟、不信淨土者、可思已、
明郝熈載、錢唐人、法名廣定、生平忠信不欺、以德行
稱於黌校、晚年歸心佛乘、夙夜禪誦匪懈、萬曆辛亥
春二月得疾、每睡覺云、吾夢於山中求見佛、佛未見、
見百鳥叢集、如是累日、至二十七食時、忽舉首視窗
外、謂其子世輸曰、今日別是一乾坤矣、顧家人曰、爲
我置銀錢、俄而曰、吾向恐見冥官備用、今無用此、三
鼓云、有二童子來迎、佛坐蓮花臺現吾前、吾往矣、吉
祥而逝、

明孫稷、桐城人、鏡吾居士廣寓之季子也、其母余氏、
夢觀音大士、挾小龍以投之而孕、臨月方侍姑、欠伸
之間子生、三歲患風痰、復夢大士灌以甘露而愈、幼
不好嬉笑、而警敏有智、長而偕父兄入雲棲、受優婆
塞戒、法名大玗、歸營小室、奉彌陀觀音像、因斷葷血、
息交遊、罷呫嗶、一心念佛、每歲五修懺法、報君親恩、
書法華經、每字必持佛名禮拜而後加手、數行放生
救苦事、每夜徧警家人寢戶、誓取金臺往生、遂以爲
號、既以精進搆疾、母謂曰、汝不覲乃父之爲蓮社長

謀以時、禮以度、坐臥以節、和於天倪、遊於法喜、亦足矣、必使汝父瞠乎其後、奈遺體何、玗對曰、去火宅歸金地、寧患遠耶、幻身無堅、可以求堅、幻心無常、可以悟常、生滅念卽不生滅念、釋之一心不亂、卽儒之至誠不息也、盡形勇猛、猶懼不贍、敢以文字般若、與呼吸爭命耶、既而異香發於舌、襲他人鼻、根於戶外、又夢二緇衣、持蓮華合十而禮曰、安養之果熟矣、擬荅、忽不知所在、自後數現身室中、以一心淨土印可警策、臨終之夕、爲誦金剛經一晝夜、玗忽矍然起坐曰、

本師彌陀、及觀世音來迎我矣、鐘磬之聲聾耳、各聽左捧大士像、右掛數珠、結金剛拳印于項下、而說偈曰、生死微塵、彌陀慧命、四聖有緣、六凡無分、遂三誦讚佛偈、大呼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逝、時萬曆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後七日見夢於其女曰、爲我白大父、吾西生矣、惟一心念佛、可以了大事也、所作有淨土十二時歌、見吳觀我太史所撰孫叔子西生傳後、

盍春秋二十有九、而淨業之行十三年矣、

予親見吳太史自謂所著方外遊、多海內名衲、及志旣佛乘者之高行、不愧中郎之作、有道碑也、

孫叔子西生傳、亹亹數千言、奇跡甚多、僅錄少分、恐駭觀聽、太史旣秉雲棲菩薩戒、必不阿私所親、覽者幸毋是古非今、謂末法中無此大乘器也、

明黃承惠、字元孚、錢唐人、生而孤介、性不合俗、不治生產、居鄉多迕衆、每親友燕會、獨頹然瞠目而已、自山水翰墨外、澹無嗜好、父死無遺貲、僅能贍八口、性至孝、事祖母生母嗣母無二色、生奉甘旨、死治喪事、皆盡禮、嘗解衣衣人、傾囊給食、雖貧不恤也、其妻弟

聞啓初、導歸雲棲、法名大眼、別字淨明、年二十九得疾、三歲不瘳、移養城東邵氏園、聞氏兄弟、時往經畫其家計、而警策之曰、汝眼光落地後、卽今知痛知苦的、畢竟落甚麼處、生悚然起曰、將奈何、聞卽力勸念佛、生曰、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聞曰、汝將謂有二耶、生矍然有省、卽請慧文法師、爲說淨土因緣、設像觀佛、又得雲棲大師手書法語、生欣然請聞、主張剃髮、受沙彌戒、披法服、引鏡自照曰、吾今得死所矣、因屏家屬、囑曰、極樂是我家鄉、汝何苦爲乃

極力念佛、默觀蓮華經七日、衆家皆聞蓮華香、臨終忽破顏微笑、而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眞實意、乃命家人、作齋供佛、請法侶念佛回向、誦雲栖西方願文、至放光接引、垂手提携句、歡容可掬、乃掘起端坐、開眼諦視佛像、安然而逝、時萬曆乙卯年五月十五日也、

明吳靖、字安竟、新安人、母初懷妊、夢白衣大士頂上放光、抱一兒搴幃付之、生時復有紅光如霞、射燭庭壁、幼而秀穎、端重寡言、長嗜典墳、尤攻詞賦、交遊多

通人傑士、每見緇流、如水乳合、生平腹笥、最富竺乾之書、於淨土一門、似有夙契、爲雲栖菩薩戒弟子、法名大洲、且手書彌陀疏鈔付梓、工楷罕麗、足見注心、嘗與盛如林、蔡坦如等、結淨土交、往來雲栖鷲湖博山洞庭、參叩宗教、幾二十年、然於淨業、則勇猛精進、面西送想、殆無虛日、晚年跪誦華嚴、昕夕靡間、病中遂輟誦經、單提聖號、仲冬廿七夜、趺坐至五更、見佛身充滿虛空、坐大蓮華、已身在蓮華瓣上、齊於佛耳、時靖合掌讚佛、佛微笑放光、安慰、次日復夢與無數羅漢、經行七寶樹下、樹大如屋、葉作翠色、有光、羅漢以衣裓示之、皆有金字、十二月十二日、薙髮作僧相、次夜卽夢同六七梵僧、徘徊橋上、心意曠然、神氣爽朗、廿四日覺光明滿前、喜不自勝、春王正月二日忽合掌、念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十餘聲、卽高唱佛名、更令侍疾童子曰、汝可助我念佛、字字分明、同念良久、因索水漱口、嘿嘿作金剛持、便右脇吉祥而逝、觀者見其神氣若生、肢體如綿、莫不贊歎希有、盛如林居士先逝、臨終亦高唱佛號、合掌端坐

而化、不負淨土之交云、

往生女倫傳

天竺王舍城頻婆娑羅王夫人名韋提希，白佛言，我今樂生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惟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世尊爲說十六觀門，當時夫人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咸授記，一時同生極樂世界。

自韋提希請說觀無量壽佛經，遂爲萬世往生之要術，女倫尤所宗尚，豈止五百侍女而已，實古今第一導師也。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心敬大乘，常持佛號，求生西方，以八月甲子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然震響，異香滿室，從空而至，文帝怪之，問闍提斯那，是何祥瑞，對曰，西方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神生彼國，故有斯瑞。

雲棲贊曰，捨中宮之貴寵，志淨土而往生，古有韋提，今見之矣，於戲，世間之樂，莫越王宮，而后厭之，求生西方，草野窮民，鄙夫愚婦，衆苦熾然，交煎，而不思廻光返省者，亦愚之甚矣。

唐上黨姚婆，貞觀間，因范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菩薩來迎，乃告佛曰，未與范行婆相別，請佛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手執香爐與范握別，佇立而化。續紀作宋長安人誤善人宗作唐

唐溫靜文妻，并州汾陽人，久病在牀，靜文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一日謂靜文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囑父母曰，我今得隨佛往生，願專心念佛，他日西方相見耳，至期見金蓮花大如日輪，言訖而逝。

宋荊王夫人，恩封越國，姓王氏，厭五欲而傾心淨土，

躬率內外富貴之人，同修淨觀，夫人精恪端潔，不捨晝夜，給侍之人，無有異念，惟一庶媵，懈慢不勤，夫人訓之曰，我盡室皆勤，唯爾怠惰，不從人告，幻惑在會，恐失道心，不可居吾左右也，其妾悚悟，悲悔精進，思惟淨念，相繼久之，謂同事曰，吾其行矣，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明日同事之妾，告夫人言，夜夢化去之妾，託致起居，夫人訓責，勤修西方，今獲往生，感德無量，夫人曰，使我亦夢，乃可信爾，是夜夫人夢遇亡妾，敘謝如前，夫人曰，西方可至乎，妾曰，第隨某行，夫人

隨之見二池塘白蓮華、大小間錯、或榮或悴、種種不同、夫人問曰、何以如此、妾曰、此皆世間發念修西方人境也、纔發一念、善根已萌、遂成一花、唯其勤惰不同、是以榮悴各異、蓋精進者鮮榮、間斷者枯悴、若悠久不息、念定觀成、形消命盡、化生其中矣、中有一蓮花葉忽落、復有人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散滅、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夫人問曰、何人也、妾曰、楊傑也、又一華開、衣朝服而坐者、然其華悴而葉存、夫人復問之、妾曰、馬玗也、夫人曰、我當生何許、妾導夫人前邁、

約數里許、妾請夫人延望、唯見一壇、金壁照耀、光明交徹、妾曰、夫人化生之地、乃金壇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兼集、徐訪楊傑馬玗所在、則傑已死、而玗無恙、夫人始生之日、秉爐爇香、望觀音閣而立、頃時子孫左右、趣夫人受獻壽之儀、則已立化矣、荆王、即哲宗叔、夫人示滅、年八十一、時宣和初也、統紀作荆王枰徽宗之子未知孰是

雲棲贊曰、集至此、女人立化、蓋三人焉、金臺晃耀、亦上品之流矣、孰曰閨閣無人哉

宋廣平郡夫人馮氏、名法信、政和門司贈少師馮珣之女、年十六、適鎮洮軍承宣使令陳思恭、夫人少多病、體力尫孱、若不勝衣、及歸陳氏、病日以劇、數呼醫諾藥、殆無生意、時慈受深禪師、爲王城法施主、夫人徑造其室、求已疾之方、慈受憐之、教以持齋誦佛、默求加護、夫人耳其語、諦信不疑、即屏葷血、却膏沐、專念西方、起居食息、皆西方也、病既愈、十年精修、一日語侍人曰、吾已神遊淨土、面禮三聖、海衆慶我來生其國、境界勝妙、唯證方知、難語汝曹也、明日右脅吉

祥而逝、室中聞妙香、數日不散、

宋吳氏、觀音縣君、都官呂宏妻也、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吳氏閱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跡三雙、皆承金蓮花、數日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又數日見其面目、即西方三聖人也、及見殿閣境界清淨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天眼通、未得天耳、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嘗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咒、必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必

愈世因號爲觀音縣君、見統紀

宋蔡氏縣君、武林人、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禮像、踰二十年、忽見金蓮花現空中、遂索平時修行課日、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宋陸氏宜人、錢唐朝請王璵妻也、常誦法華經、晚年篤意淨土、每日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不輟、一日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卽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不解、其姪陸師壽感而續淨土傳、

宋朱氏、如一道人、乃欽成皇后、淵聖中宮兩世之姪

也、歸於四明薛君、視世故如塵泥、年二十餘、卽告其夫、清淨自適、道裝素服、潔齋如也、常以黃絹命經生書妙法華經、手以碧茸繡其上、蕭然林下、明窗淨几、線蹊鍼孔、去來綿密、無有間斷、如筆旣試、如墨新乾、至化城喩、針鋒綴舍利如粟、連獲數十粒、經一部閱十年而後有成、復繡彌陀觀音像、無異繪畫、自經首廼敬致八萬四千拜、一句一字、凡唱禮者三、蓋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也、又法華之文、幾數萬言、三月而能背誦、閱華嚴般若楞嚴圓覺諸大乘經、亦翻水千偈、猶如建瓴、餘經可知、常鋟木爲圖、勸人誦阿彌陀佛、學衆要書滿十萬聲而止、所化之數、僅二十萬人、道人則旦旦誦之、暮夜叩之、無一毫惰意、尤喜禪悅、結廬於墓、一室事佛、一室宴坐、一室書經、一婢供齋蔬、與同甘苦、雖烈丈夫、有所不能堪也、紹熙四年春、盡易故奩具、爲三日會、會道俗以萬計、飯千苾蒭、爲寶幢、貯所繡法華經、迎歸南湖寺懺堂供奉、而慶讚之際、藏同念佛人姓名於經函內、城內外歡動、傾士大夫之室、莫不聳觀、十

二月以微疾、命醫、醫以丹砂進、道人竟不服、臨暝日時、再起加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也、請就寢、後事卽如儀、道人右脅吉祥而化、年三十七、實紹熙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初醫進丹砂、道人曰、吾往生決矣、丹砂無爲、遂不服、唯請僧念佛助往、後家人夢朱氏乘采雲向西而去、樂邦文類統紀善人咏參合往生集不錄未詳

橋洲贊曰、道人之身、春容月影耳、以靈山最後之旨、廻向淨土、眞鐵心石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龐公云、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斯言有旨哉、

宋樓氏慧靖、四明揚師樓璹之孫、適寺簿周元卿、嘗披奉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爲真修、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項刻而化、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也、毋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逝、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諸經、無虛一日、晨昏修彌陀懺、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宋鄭氏淨安、錢唐人、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疾、禱之於佛、聞空中聲曰、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起、面西端坐、召其出家子、義修、諷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聞諸修師令知之、

宋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爲業、有男販私商、常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沉身于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皆宿世怨家、枉自沉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念佛、十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佛子、而人亦以于佛子稱之、一日請戒行人、諷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宋黃氏、四明人、早喪夫、因歸父舍、精修淨業、臨終稱佛來迎、結印履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化一朵、生於灰中、善人咏作黃長史女蚤適樂氏偕皓縣日擧作黃餘略同此

宋袁氏、錢唐人、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在前時、端坐而化、

宋陳氏媼、錢唐人、從靈芝律師、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於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宋王氏、武林人、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難升花臺、語畢而化、

宋夫人王氏、即馬玕侍郎妻也、行慈雲十念法、及誦破地獄真言、嘗夢獄主謝其爲地獄衆生持偈咒之賜、後因寢疾、修持不息、念佛而終、親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極樂國矣、夫人與娣姒方氏有報應往生傳、而其事略附黃子虛所撰馬侍郎往生記、其子馬永逸教授、亦得往生云、

宋孫氏、四明人、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韈、施僧不記其數、一旦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遶行懺室、已身掛縵衣、隨

僧行道、既覺、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之音、

宋胡長婆李氏、上虞人、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臨終七日前、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荅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期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白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數計、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罌粟、然

善人、咏作李十四娘、上虞永豐鄉西滸村人、適胡氏、人稱長婆、紹興初、夫死不再嫁、性剛烈、唯念佛、見僧則禮、

雲棲賛曰、諸根不壞、舍利無數、則世譏女人五漏之體、無乃不可乎、

宋王氏女、安吉州人、日課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亾、既斂、惡血流滴、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之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手攬觀音手中旛、寂然不動、繼

母飾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宋盛氏、錢唐人、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索浴、浴畢面向西坐、問家人曰、聞磬聲乎、淨土聖衆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來至此、觀音手執金臺、阿彌陀佛接我登座、遂奄然而化、

宋沈氏、錢唐人、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日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至座前、方執錦蓐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爲念佛、衆皆勇猛

厲聲良久、復曰、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
瞑目而逝、
宋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嘆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
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
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忽遷化、
宋汾陽裴氏女、專志念佛、以小豆爲數、積滿十三石、
報盡之日、索火焚香、口言佛以蓮華臺與我、今當往
生、已而天花飛墜、安坐而化、
宋醴泉孟氏女、久纏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謂夫

曰、可急報諸親、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衆念佛、
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旛華
排空、忽然遷化、
宋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
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旛蓋來迎、即日命終、
宋襄陽陳氏、宗賾禪師母也、師住廣平普會寺、迎侍
方丈東室、剪髮作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爲念佛
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
然而化、明日頂猶溫、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

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禪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
已見母坐滅、面色變白、至後果然、
長蘆慈覺賾禪師、結勝蓮華社、著勸孝文一百二
十篇、謂出世大孝、勸母念佛是也、靡徒言之、實躬
行之、而獲其報恩之驗、三種淨業、亦云孝養父母、
令生安養、較陳睦州尤勝、宜普賢普惠二大士、咸
附其蓮社、豈非近代大乘師乎、
宋吳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彌陀諸
經各一藏、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人問欲何所

須、荅曰、欲求見佛、言訖右脇而化、
宋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
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聞空中樂音、隱
隱西去、
宋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
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爲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
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
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華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宋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

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曰郭妙圓決生淨土清照亭律師即其兄嘗往寺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莊嚴淨土臨終之際請亭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宋周行婆太平州人蚤年念佛專注不忘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西去

宋錢唐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亭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

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淨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宋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年以爲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聳身而逝

宋湖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鄰庵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爲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宋雲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爲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惟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各執蓮花入室謂曰我先爲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衆念佛爲助即就座而化

宋項氏妙智四明鄞縣人寡居二女悉令爲尼精勤佛事同居楊氏菴見人惟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

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諷上品觀章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時紹定六年也

宋沈氏妙智四明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饑寒常誦彌陀經爲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纍纍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脅吉祥而臥凝然不動時端平二年也

宋四明淨心女不知其姓刺血自畫佛菩薩三聖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於人上有正信女淨心題

曰願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胎、化生蓮沼、後不
知所終、
宋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
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
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宋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華
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卽能誦、不假師授、
一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
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

宋姚行婆、錢唐人、老年惟念阿彌陀佛、無頃刻忘、一
日日落西嶺、行婆面坐想念、俄日輪中現佛像、妙相
畢具、後臨終時、化佛來迎、安然而逝、
宋東平梁氏、乳媼崔婆、淄川人、平生茹素極愚、與同
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誦
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徧、
年七十二得疾、洞泄不下床、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
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
不用着鞋韈、脚踏蓮花步步生、諷咏不絕口、人問何

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
時去、用僧法焚之、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元周婆、住鄞縣寶幢市、精修淨土、遇歲首、持不語、晝
夜常坐、盡月而止、遇暑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厭、一夕
夢大荷葉、徧覆一市、覺自身持數珠、行道葉上、既而
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來入其家、黎明問之、婆已
合掌念佛逝矣、
明于媪、北京昌平州、邵村民、于貴之母、久修淨業、積
誠念佛、一日浣衣甚潔、謂其子曰、予將生淨土、子未

之信、至期媪自取几置庭心、坐几上脫去、異香天樂、
鄉人皆聞之、
明中官孫名之母、一生齋戒念佛、年老微恙、自知時
至、告其子欲坐脫、子哀泣止之不得、乃爲作龕、至期
入龕、安坐化去、
明許氏婦、杭郡人、生平恭順質實、唯事念佛、無他務、
將卒、呼家人與決別、着淨衣、端坐、手執天目白花、白
簪之、安然而逝、
明薛氏、武塘世族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周

君生子五人而寡秉節自誓供觀音大士香烟結蓮花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丁亥五月得疾醫進乳粥確乎不許遂絕粒屏藥石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繫念囑諸子翊贊禁諸婦女毋入時正重九取淨衣默淨香水洒禪椅次早索水灌手誦甘露眞言著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燃香偈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三拜輪珠念佛一百八徧逮午趺坐結印而化神氣熙然較生存倍更開朗一

時在側者俱聞蓮華香滿室中諸子奉命入龕觀者數千人歡喜頂禮其詳載諸本傳墓誌云

雲棲贊曰母遺命具龕無棺槨無迎煞神無燒紙錢無殺牲以祭諸子隨順不二吾聞昔有臨終坐脫者子恐乖名教拽其足伸之父忽躍臂捶子子懼曰助父坐脫耳視今日周氏諸子爲何如先是母以殘息待子至授戒子適稽緩母曰時至不可待矣即化去人以爲恨寧知子未下船舷搦磨已竟噫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周氏之母子不其然歟

明吳母方氏桐城諸生吳應道室也三十而寡守志念佛專修淨土一老媼亦齋戒相隨逐二十年萬曆乙酉時年五十矣小疾呼老媼相對念佛不輟無一語及他務卒前一日沐浴更衣明晨然香禮佛還坐一榻而逝有子用先第進士開府越中

明張母陶氏爲長水守約居士繼室居士奉佛母化之日課誦無間居士出禮普陀母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成殮俄而棺上出青蓮

花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恒常與俱不知其道行如此遠近見聞靡不歎慕

明陳母朱氏吳郡嘉定人滄川居士室也孝慈天植素向三寶年八十一其子參雲棲歸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越二載示疾卒之前三日堂前大呼母名者三母云有二青衣在此時病久孱困忽躍起竪脊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而逝迎尸中堂仰臥之尸自轉西向一時駭異以爲精誠所感

明陸母徐氏嘉定人孀居刻志淨業夫昔有千金獄

貸、焚券不取、奩具罄以施人、恒于佛所、禮誦不輟、如
是者十載、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
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遂高聲合掌而逝、
明吳母佘氏、休寧人、其夫吳漢、禀戒雲棲、名廣掫、弟
名廣就、佘氏遙禮爲優婆夷、名廣惟、自皈信後、并解
華飾、淨掃蒲團、閉戶焚修、專心淨土、不復關家政矣、
晨昏課式、覆誦無闕、飯僧虔禮、雖貧病不恒也、一夕
感異僧現夢、指金剛經謂曰、授汝般若、爲淨土資根、
惟驚喜、即日加誦金剛、終身無缺、餘時斂目枯坐、澄

心念佛、凡女伴相謁、不及他語、但告以女身衆苦所
集、當樂遠離、問何以得度女身、則曰、西方故無是種
也、念佛求生、是永永遠離義、歲乙卯九月既望、示微
疾、至十月八日異香滿室、謂家人曰、若等皆聞異香
乎、其長女輒聞之、猶趨佛室、覘咢內香則故未煙也、
乃誡其夫若子曰、期至矣、却後七日、吾當往生、家人
不遽信、至期從容起、沐浴更衣、合掌仰視曰、觀音大
士來迎我矣、亟旋足趺坐、而左不恭、命侍者强旋之、
挪曰、西方大士臨汝左跏右脇、寧有勝劣乎、惟乃高

聲念佛、吉祥而逝、世壽六十有五、
明劉貞母項氏、嘉興人、年十四適海鹽劉生世芳、生
子祖錫、歲餘而寡、年二十一、遂屏跡小樓、侍大士像、
一燈熒熒、日與姑錢淑人、保母柴氏廣忠、學習內典、
棲心簡靜、不知身在娑婆也、撫孤子成立、同謁雲棲、
法名廣信、領念佛三昧之旨以歸、手書法華經、回向
西方、禮誦之殷、寒暄一致、氷霜之操、益爲凛然、由是
譽播鄉評、旌榮帝錫、計從子問道雲棲者三、萬曆戊
午仲夏、以其夫四稔諱辰、復至山中追修佛事、別居

一室、隨聲禮懺、因聞法華講義、忽有省、歸而志行彌
厲、迎秋示疾兩月、踵息綿綿、正念靡間、九月聃母誕
辰也、命子就其邑慶壽寺禮懺三日、甫訖、於十月朔、
漏下二鼓、身津津微汗、子侍榻下、因進曰、母覺有不
寧處否、荅曰、無諸痛苦、不受惡纏、子復爲勸進、則曰
汝勿多言、此皆我所記憶、我自徑直念去矣、因稱彌
陀名觀音名、手承接引佛像、及雲棲像、泊然而逝、世
壽六十、命以遺髮入雲棲普同塔、
明沈氏大珍、姑蘇蔡居士善道室也、伉儷同志、皈依

雲棲秉五戒專修淨業每相對莊誦諸大乘寒暑靡間乙丑新正其弟文學邀歸寧辭之復以秋請笑曰無常迅速我豈復能食新弟宅哉弟與居士咸訝之然謂此或達生語未足爲讖也不一月而病作猶手製錦袱十餘方莊嚴法寶始伏枕荅完其夙志恐侍婢誤用耳臨終前三日即囑居士爲整龕造緇衣取雲棲病堂警策語朝夕誦其旁頓息萬緣一心念佛以遲蓮臺之至見侍疾人不睡則諭曰爾慮不及見我往生乎我行定以相報決不暗別汝也一日忽自

稱樂者數四婢問故荅曰床褥債已得脫離豈非快事婢遽白居士居士趨視則問今爲何日明後日有凶咎乎居士曰今日吉祥明後日皆俗所忌重喪也珍即應曰念佛人若以惡日死不幾退信心乎吾行矣遂令人請尼師暨同念佛諸媪既集即索湯盥沐着衣趺坐手執彌陀接引幡亟呼取觀音兜戴於首乃同衆念佛且囑衆念佛聲毋太急毋過高於是異口共念和適如平時先一夜有老媪夢菩薩數人幢旛天樂迎珍往西方旦即探問見珍端坐欲化衆知媪夢大異之來觀者環列疑信相半即居士亦私念言預知時至談何容易惺然若此倘娑婆尚有一日緣如人疑誚何少選念佛未千聲珍已安然而逝目瞑唇動蓋平時所習金剛持到此猶能不亂煖氣自足捨至頂而盡其召衆在巳初捨煖纔亭午也扶入龕顏色不變儼坐如生遠近聞之莫不歎仰珍止生一女孝且敏年十四日誦金剛經稟菩薩戒持齋念佛出閣踰年先珍卒卒時亦念佛安詳而往則珍所薰習其同爲西方之歸乎

已上三人皆親稟雲棲戒法或遥禮或面謁篤行淨土之教雖後雲棲而往其西生諸驗詳見慧文仁安古德諸法師所紀茲皆略錄平生行願終時祥瑞以爲皈心三寶者勸

明趙母張孺人大年精嚴齋戒深解禪理四十餘年皈心淨土其父平湖人字心宇爲海陵令母沈氏吳興人其外祖建山沈公夜夢一女入室坐紗厨中面紫金色寤而語曰予舍必誕女女亦非常人將現婦女身而說法者令人覘之而孺人生矣年甫七齡岐

疑端正根器聰利善誦諸書尤喜內典常持彌陀聖號及笄歸同邑孝廉趙君瞻巖樸素自如奩中已攜金像晨昏頂禮年三十遂嚴持齋戒誦華嚴諸經寒暑不廢歲除則炷香於臂以報四恩手書法華金剛各一部航海登普陀者二參天竺大士遂謁雲棲授名大年及歸屏跡小樓內奉旃檀聖容及璟函寶笈人不得褻孺人秉戒益虔誦經益勤悲憫好施內外感之然而百八在手默然內觀參究念佛是誰恍若有得自記諸偈年七十七仲秋示微疾屏去藥餌命

其子以賡曰我用力數十年今日方得圓滿疇昔之夜夢紅日初升蓮房半吐所適勝境頗爲佳妙不似娑婆苦濁命賡爲我擇歸期舍笑述偈云塵劫多端方成大道究親幻聚抽身須早時恙未遽篤賡等聞命驚痛不知所出精揀後閏月初十日巳時催督再三不得巳報命孺人聞竟喜極曰我今得全歸矣呼褒云吾有遺金百鍰爲我走雲棲作水陸普度大齋以完夙願復命老婢曰速請吾導師來則雙節庵堂貞師是貞師名大秩全受雲棲大師記莂功行甚高平日所供養最崇信者也語畢遂命具浴是日衆猶懷疑孺人則刻指定時須貞師至謂衆曰可盡稱佛號送我西歸左執接引長幡右手結三昧印衆等稱念之次漸聞陀字聲低而孺人逝矣通體巳寒頂際如火迴計所擇歸期不爽漏刻云

靖節自哂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今張氏四十餘年精修淨業笄齡學道皓首成功刻期西歸可謂奇矣諸子若孫森森玉立敬述行業附西生傳則校匍匐而請訣墓文者不啻天淵矣

明徐氏女成聖須江道人徐智逢女也生稟夙慧甫能言乳母懷抱向火郎曰我在懷中煖野外禽鳥有衣乎母曰羽毛亦煖曰一切羽毛如此苦作何度之一日鄰家失火延燒其屋值家無人女端坐念觀世音菩薩火應聲滅十歲隨父學經受戒通法華楞嚴金剛諸經三十餘部觸目契旨宛如宿習依本邑童女鄭成真同修淨業成真者女中大善知識也針芥互投兩相策進早晚念佛不輟麗空法師白之雲棲大師歎曰此二童女娑婆界中未曾有也萬曆戊午

春辭眞曰、吾世緣盡於五月中、今欲歸省、永別姊矣、至四月微疾、父請醫、止之曰、四大假合、緣盡則散、藥何能留、五月十五日蚤、謂父曰、吾心空無礙、今日離膝下矣、父曰、此中有何吉祥、荅曰、吾生平無愛心、此時止是寂常境界而已、父請僧念彌陀經、曰、彌陀自性、何用外助、遂索香湯澡豆沐浴、淨衣趺坐而化、容顏如生、頂心煖氣、後盡觀者歎慕、

仁安法師贊曰、生禀夙慧、其隔陰不昧者乎、純一童眞、末後分明、其證聖果而上品者乎、或曰世壽二十有三、恐念力未深耳、曰、僧祇一念、其以化身而示短促者乎、夫如此來、如此去、如此修、如此證、此道人家本分事也、亦何必傳、第不敢爲化者嶄一法施、亦不敢爲將來嶄一榜樣云、

明鄭氏女、蘇州人、年七歲、遂持齋戒、既長、誓不適人、日誦金剛經爲業、寒暑不輟、嘗夢執金剛神謂曰、汝持經甚篤、誠爲精進、淸泰花中、有汝名矣、言訖作神光而去、女覺則欣然合掌曰、我持經有驗矣、而更加精進、不食五穀者僅十年、隨時樹果接命而已、一日忽謂宗親曰、執金剛神、扶金色蓮華至、我當歸也、遂瞑目趺坐而逝、異香終日不息、見金剛證果錄

女子貞不字、自七齡迨終、不變厥志、十年茹果、不食五穀、尤爲特異、誦經精誠、感通神明、奉方等之敎、以資淨業、不期而合矣、

往生惡輩傳

唐京屠者長安人京姓以屠爲業因善導和尚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見統紀）

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今京屠本欲殺善導及見淨土相乃能自殺天童即其識神也往生集不錄豈以墮樹同善導耶

唐張鍾馗同州人初販雞於長安遂以殺鷄爲業永

崴九年臨命終時見屋南羣鷄畢集忽一人着緋衣驅羣鷄至唱言啄啄其鷄即四向交相上啄兩眼出血叫嘷痛苦在牀不能堪忍至酉時值善光寺僧弘道見之爲設聖像勸令念佛少頃忽覺香氣滿室羣鷄散去即端坐而化（統紀善人咏叅合）

怨報相逼念佛而解彼此兩盍非故令逃避也弘道誠仁人哉

唐張善和長安人殺牛爲業臨終之時見牛無数頭作人言曰汝殺我命當償我善和於是大怖喚其妻而告曰急請僧來救我僧至爲言十六觀經云若有衆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臨終地獄相現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不暇取香爐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滿十念乃曰阿彌陀佛從西來迎我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

雲栖贊曰觀其地獄相現手作香爐蓋勢迫情急懇苦精誠更無第二念矣雖云十念寧不遠過悠

悠者百千萬億念決定往生理實如是或疑菩薩示現者容有之而不盡然也

唐雄俊成都人大曆間出家爲僧膽勇過人不守戒律而善於講說所得施利非法而用嘗罷道從戎尋逃難又復僧相守名節者多畏避之因聞經說一稱佛名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乃大喜曰賴有此耳自後雖爲惡而念佛不輟丁未二月忽暴亡經宿復甦言至冥司冥官曰悞追汝也然汝罪惡不少可略經塗炭令吏卒驅入獄中俊厲聲大呼曰雄俊若入地

獄、三世諸佛、即成妄語、以觀經云、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一稱佛名、滅無量罪、俊雖造惡不作五逆、況平日念佛、罔知其數、若當至此、豈佛語無憑耶、獄卒不敢陵迫、即以其語報王、王召至語之曰、汝之念佛、本無深信、可還人間、精進修之、毋復放逸、更厲初心、俊既甦、屢以語人、時人聞其說、嘲之謂曰、此地獄漏網之人也、俊乃入城南之西山、齋戒念佛、專意淨土、越四年辛亥三月、同輩訪之、緇素駢集、俊喜曰、吾時至矣、爾輩還城、見吾親知、爲吾語

曰、雄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毋以爲地獄漏網人也、語笑之間、端坐而化、俄頃見俊乘華臺西往、

雲棲贊曰、薰蕕不同器、寧有且造惡且念佛、而得往生者、噫、觀賴有此耳之一言、其於稱佛滅罪之語、益信入骨髓矣、即此一念、力重萬鈞、臨終轉業往生、又何疑哉、

唐惟恭、荊州人、出家法性寺、性惰傲、慢上凌下、親狎非類、稍暇則誦經念佛、祈生安養、然酒徒博侶、交集於門、虛誑之爲、嘗無實際、寺僧靈歸、同惡相濟、其行竹之里、人譏之曰、靈歸作盡業、惟恭繼其迹、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恭聞之曰、我既造業、罪無所逃、然賴淨土教主、憫我愆尤、拔我塗炭、豈復墮惡道耶、乾寧二年、恭病將亡、歸從外而還、見伶人六七輩、少年麗服、手執樂器、若龜茲部、問所從來、荅曰、來自西爾、惟恭上人所居何處、歸指示之、一人於懷中出金瓶、瓶中出一蓮華、其合如拳、俄頃即開、大如盤盂、葉葉之下、迭出光明、望寺疾馳、而忽不見、歸至寺聞鐘聲、衆咸集、乃知恭已死矣、異光籠罩其室、聞天樂之音、

歸因言所見、衆皆驚異、歸亦守名節、遂成高德云、

宋瑩珂、受業霅川瑤山寺、初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瑤山、酒炙無所擇、忽自竊念、戒業有闕、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往生淨土傳、對牀讀之、凡讀一傳、爲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及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升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汝、至期令衆誦彌陀經、乃曰、佛及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宋仲明、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曰、但隨息念佛爲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已上四人、統紀列往生高僧、而雲棲列往生惡人、葢示懲勸於千古、意各有在、若憍傲凌慢、不守戒律、酒炙無擇、素無戒檢、則誠惡人矣、若四年齋戒念佛、三日絕食、七日不亂、非高僧耶、

宋金奭、會稽人、網魚爲業、因天華寺、利行人、結蓮社、

勸令念佛、奭一旦猛省、頓棄前業、持戒精進、日課阿彌陀佛萬聲、無有間斷、久之無疾、語家人曰、我已見西方三聖佛菩薩在我前、以金蓮華來迎我、我今歸淨土矣、索香爐安坐竹牀、結印而化、鄉村遠近、聞天樂妙音、異香不散、時政和六年也、

雲棲贊曰、奭之事、與善和鍾馗不同、彼則生平造業、臨歿輸誠、此則預革前非、久修善業、往生品位、必過於二人矣、

宋吳瓊、仁和人、先爲僧、因家務退道返俗、前後兩娶、婦生二子、屠沽庖膾、無所不爲、遇造食殺鷄鴨等、以手提起唱曰、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連稱佛號、乃施刃、每切肉時、口常念佛不輟、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後忽眼上生肉瘤、如鷄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庵獨居、旦夜繫念依普賢行法、發露懺悔、分散其妻子、晝夜念佛、禮懺不怠、紹興廿三年無病、往諸親友家告曰、瓊今言別、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及晚將布衫換酒飲畢、書頌曰、似酒皆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月清風、遂合掌端坐念佛、忽

大叫云、佛來也、即便化去、

瓊之踪跡、大有過度處、令人可疑、似正似邪、似顛似朴、葢非常人也、

宋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爲鄉民害、珉持槊往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爲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罪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馮珉事見統紀往生集不載或以珉少事遊獵殺巨蛇屬惡律儀耳既四高僧以不守戒檢降爲惡輩則珉以少事遊獵附惡輩往生傳不亦宜乎其事與金奭改業同也

雲栖總論曰無邊苦海岸在回頭積劫幽宮明存一炬淨土之不遺惡人無惑也雖然悟遷善之有門而痛自怨艾可也恃帶業之往生而安心造惡僥倖於萬一不可也古之惡人以此爲藥今之惡人執此成病是故古之惡人惡人之善人也今之

惡人惡人之惡人也悲夫

往生禽魚傳

菩薩處胎經云有一龍子謂金翅鳥曰我自受龍身未曾殺生觸嬈水性壽終之後當生阿彌陀佛國

雲栖贊曰慈心不殺淨業正因龍受佛言往生固其宜矣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李暉劉成載魚往丹陽泊舟浦中李他往劉遂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以已財償之明日於

荻中得錢萬五千題曰還汝魚直見統紀往生集不載

流水長者囊水救魚而爲說法遂成十千天子觀音大士現身蛤殼開悟明主今萬魚念佛亦爲劉成說法矣就中大魚或亦菩薩示現開導同類者乎舊列往生禽魚而不及龍子雲栖集畜生往生類而首龍子然龍能變化經標人畜龍仙則龍亦神之類也爲鱗甲之長故攝入魚中

唐貞元中河東裴氏畜鸚鵡能言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狎而敬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之

食、遂終夕不視、或敎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俛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卽鳴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忽一日悴爾不懌、其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者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殁有舍利、遂命火闍維之、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

耀目、瑩然在掌、時有高僧慧觀、詣五臺山巡禮聖跡、聞說此鳥、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以旌異也、成都尹韋皐爲記其事、有曰此禽存而由道、殁而有徵、了空相於一念、留眞骨於已斃、云云、時貞元十九年七月、而文成於八月十四日也、見唐文粹及樂邦文類

宋元祐中、潭州長沙郡人、養一鸜鵒、俗呼八歌兒者、隨言倣傚、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卽隨口稱念、旦暮不絕、因捨與僧、久之鳥亡、僧乃具棺以葬之、俄而口中生蓮花一枝、有人爲頌曰、有一靈禽號八歌、解隨僧口念彌陀、死埋平地蓮華發、人不回頭爭奈何、

宋黃巖正等寺觀法師、畜一鸜鵒、能言語、纔聞念佛則隨之、其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化籠中、乃穴土以葬之、未幾於舌端生一紫邑蓮華、靈芝大智律師頌、有立亾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華也太奇之句、見自信錄

雲棲贊曰、鸚鵡鴝鵒、人教以念佛、葢常事耳、今胡不見往生者、噫、譬諸世人、均聞念佛之教、有信心念者、有輕心念者、是以念佛人多、往生者少、彼鸚

鵡鴝鵒、何獨不然乎、

或謂人靈而物蠢、云何禽魚而得往生、是不知凡厥有情、皆具佛性、迹有厚薄、而分人畜、非靈蠢之不侔也、雉聽法華而再世爲僧、牛覩金容而死超天上、歷歷載諸傳記矣、況地獄鬼畜皆生我刹、固法藏比丘之本願乎、所恨人見禽魚之往生、而恬無警悟、茸心五濁、束手輪迴、一息不來、易形於鱗羽、而不自知也、獨何爲哉、

如來香卷之六目錄

論辨

理惑論　牟融　漢

神無形論　竺僧敷　晉

奉法要　郗超　晉

喻道論　孫綽　晉

更生論　羅含　晉

附 孫盛與羅君章駁更生論書

附 答孫安國書

沙門不敬王者論 并序　釋慧遠　晉

明報應論　釋慧遠　晉

三報論　釋慧遠　晉

西方辭體論　鳩摩羅什　後秦

釋駁論 并序　釋道恒　後秦

宗本義　釋僧肇　後秦

物不遷論　釋僧肇　後秦

不真空論　釋僧肇　後秦

般若無知論　釋僧肇　後秦

涅槃無名論 并表　釋僧肇　後秦

如來香卷之六目錄終

文佛之大略亦其是矣

如來香卷之六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論辨上

○理惑論

牟融 漢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化曾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飯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

母右脅而生、墮地象行七步、以手指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爾時天地震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犍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

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遲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

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乎、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怳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

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

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卻道萬年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曰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猶且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缺佛不見

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駱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頨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

合孝子之道也牟子曰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顚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顚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

漢書解北辰漢人以為北也

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往、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哲、瞽瞍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躭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牟子曰、公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

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

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于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齎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何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

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方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泊世人學士多議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耶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

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釐之分而刺仲尼皆躭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

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窺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五經如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狐貉雖煴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商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蚉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躭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

墻之士數仞之夫因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
釆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
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
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
僕譏刺頗得疹中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
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
滅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
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

也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
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
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
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
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
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王石同
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
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
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
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佛法初來而辨難剖悉不墮膚俚亦佛法之功臣
也

○神無形論　竺僧敷 晉

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 高僧傳

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止瓦官寺盛開講席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敷乃著論愜然信服

○奉法要　郗超 晉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現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覺也、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得欺、不可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爲

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爲藥、當推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爲深戒、不殺則長壽、不盜則長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

鞭撾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爲先亡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應此至誠、玄想感發、心旣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誦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爲應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

當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利己。凡衆生危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爲己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爲盜、凡取非己有。不問小大、及蒞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爲婬、一切諸著、普爲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妒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代之歡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爲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爲皐、亦爲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爲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撿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能全五戒。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上。全一戒者。亦得爲人。人有高卑。或壽天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突强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狥私

欺紿、則墮畜生。又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癢。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爲色。失之則憂惱爲痛。得之則懽喜爲癢。未至逆心爲思。過去追憶爲想。心念始起爲生。想過意識滅爲死。曾關於心戢而不忘爲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嶽。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蓋、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

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爲貪耽著爲婬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癡生死因緣癡爲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鬬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亦心也凡慮發乎心

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爲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安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懇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釁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亦云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物夫

愆著則毀至毀至而耻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釁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

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其鯀殛禹興、鮌鮒異形、四皋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姪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帑之刑、猶以犯者爲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釁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典、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

乎已、所及彌廣、則誡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韜積、每申近以斂麤、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踰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準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懲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寄影響之難誣。廢事証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一

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遠華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脾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偈云、菩薩所行、忍辱爲大、若罵詈者、嘿而不報、若

撾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閫。地及門閫、蓋取其藏垢納汚、終日受踐也」成具經云、彼以四過加已、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嘗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

喜護也何謂爲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已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爲悲博愛兼拯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爲喜歡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爲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無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惱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爲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入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

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理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畢之精勤增道息諸妄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玄應孰有爲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已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情求此乃胷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已而已固

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蓋所以悟夫求已然求已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教旨忘懷欣想將以已引物自周乎衆所以勸新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該以數塗則

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戚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夷維摩詰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兆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閡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懼生於心則釁乘於外外釁既乘內懼愈結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內扃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萬有無以纓衆邪不能[illegible]四非常一曰無常二

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爲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爲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或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蓋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爲一大獄佛

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保便就後世是爲無常佛言眞佛弟子夫無常顯証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睫則每事殆懈功無覆簣墮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强於鞭後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

閑邪以誠戒也犯而不校常善下人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生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忘蓋弱喪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絶緣報既絶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

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生不死心爲種本行爲其地報爲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遏也種十善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諦背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滯有爲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爲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無爲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爲道從

是師者爲住諸見爲墮邊際爲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執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淡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忮心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爲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巳有行無乃失

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失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爲有則空中行空旨斯見矣

修行名相指露明悉而歸本於慎獨而實於五度四等又令入門者有下手處

哥吉佛道之爲大孝這一段還可觀前喻猶肩

喻道論

孫綽 晉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皋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官得于陷穽者、則惟遊濵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纒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眞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

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履殃、放酒者罹刑、婬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蒞、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餓、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

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證、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之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

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於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昆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如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言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治、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於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疏、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榦、而言不殞碩

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黙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貴、子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

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飾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屆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

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難縶故釋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胸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燿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群有神足無方於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儛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拚無往不通大範群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

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與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記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

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誇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芸原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為辨、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更生論　羅舍　吾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真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古人宜慰內人宜思）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

文理向來想問豈可駁羅君章論乎

所習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

附　孫盛與羅君章駁更生論書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喩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頹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矣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益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并序　　釋慧遠 晉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

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敍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起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論一

五論中唯薪火譬形神一段要熟誦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與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愼。以天堂爲

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卽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

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論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

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蹟。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

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

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論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以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

如來香　卷六　四三

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撿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乎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

如來香　卷六　四四

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

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孔堯、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論 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彼徒、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

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稀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

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旨於大
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羈死爲
反眞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
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
無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
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
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
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
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

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
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
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
化無端因緣密搆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
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
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
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
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
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
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
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邪爲受之於神
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
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
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
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
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
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

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
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
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
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
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
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
譏邪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
此奉先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
糇糧錫以輿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

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蠛蠓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撥無因果者可爽然自失矣問得細

○明報應論并問

釋慧遠晉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卽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絶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荅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

釋始涉之流或因玆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

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鉞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

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爲形聲報以罪福爲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

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癢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癢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癢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癢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

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爲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讐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

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旣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滯之所達哉

○三報論　　　　晉　釋慧遠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卽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爲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爲蓍龜博綜内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

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

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蹟，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爲輿，優遊卒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開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舛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

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爲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爲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卽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顔冉對聖哲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爲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聖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絶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唯出世可以超越三報

西方辭體論　鳩摩羅什 後秦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

釋駁論 并序　釋道恒 後秦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横之論，而沙門無事很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束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沖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絶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

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咏，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濯塵垢於胸心，脱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貞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顔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覩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頴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

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雝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其栖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營求孜汲、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横、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强切

勸、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餚饍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眞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承去其滯矣、主人憮然有間、慨爾長嘆、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淸、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變、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粃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

然豈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吝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凶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其剃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

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識拙者之傷手眞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拔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冦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

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豈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

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

翹楚皦潔栖寄淸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絶境或敷演
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
落髪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
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
帝釋之重蔑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
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眞素
略擧玄黄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釁
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因
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脛全解不亦濫乎云

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
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
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畏
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
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入難幽嶮
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
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
周孔之教理盡刑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麤升降
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境

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世
有五横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横者以其志無業尚散
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
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
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
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荀悅奮筆而
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横理
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
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潁專有傲世

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
方外之士覩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
嶮術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
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嗷然
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
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
國靜民不意隄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
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
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

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合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餚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植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

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己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鴆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

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蕃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主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羣儁川無抑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須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匱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

之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真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實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沖虛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頹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暫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稀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與

之隔、子執迷自畢、没齒不悟、盍有以也、夫日月麗天
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
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
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跂開聽於後緣、子何辜之
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先、
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説、彌貫
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
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
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

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盍而悟真慧、僕誠
不敏、敬奉嘉誨矣

發明佛教弘慈利益人天尚未刻露

宗本義

釋僧肇　後秦

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何則、一切諸法緣
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真有、
有則無滅、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
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
故曰實相、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言不有
不無者、不如有見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若以
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無也、夫不存無
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是謂雖觀有而無所取

相、然則法相爲無相之相、聖人之心爲住無所住矣、
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謂諸法實相也、見
法實相、故云正觀、若其異者、便爲邪觀、設二乘不見
此理則顛倒也、是以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爲
差耳、漚和般若者、大慧之稱也、諸法實相謂之般若、
能不形證漚和功也、適化衆生謂之漚和、不染塵累
般若力也、然則般若之門觀空、漚和之門涉有、涉有
未始迷虛、故常處有而不染、不厭有而觀空、故觀空
而不證、是謂一念之力、權慧具矣、泥洹盡諦者、直結

盡而已生死永滅故謂盡耳無復別有一盡處耳

肇京兆人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後秦主姚興命入逍遙園與僧叡等詳定經論從什諮稟所悟更多弘始中終長安實爲典所害肇因羅什出大品之後著般若無知論以呈什什稱善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劉遺民見此論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與遠公披尋玩味往復致書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于世及什亡後肇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表上秦主姚興興答旨殷勤備加讚述班諸子姪　案此梁慧皎高僧傳所載四論般若無知最先次物不遷次不真空次涅槃無名開元釋教錄亦然而並無宗本義陳釋慧達有夾科肇論其義序則今本也與傳錄小異

見是法住法位二句中流出

物不遷論

釋僧肇　後秦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余則謂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惑者不同緣使真言滯於競辯宗途屈於好異所以靜躁之極未易言也何者夫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撫掌而弗顧

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然而不能自已聊復寄心於動靜之際豈曰必然試論之曰道行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真而莫覺既知往物而

不來而謂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動乎然則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噫聖人有言曰人命逝速速於川流是以聲

聞悟非常以成道緣覺覺緣離以即真苟萬物而非化豈尋化以階道覆尋聖言微隱難測若動而靜似去而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是以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豈曰去而可遣往而可留耶故成具云菩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訶衍論云諸法不動無去來處斯皆導達羣方兩言一會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是以言常而不住稱去而不遷不遷故雖往而常靜不住故雖靜而常往雖靜而常往故往而弗遷雖往而常靜故靜

而弗留矣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是以觀聖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見得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是以如來因羣情之所滯則方言以辯惑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

動之說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可至昔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也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然則羣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哉是以人之所謂往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

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
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
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於一世有何
物而可去來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毫微雖
速而不轉是以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
彌固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托至於初步果以功業
不可朽故也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不化故
不遷不遷故則湛然明矣故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
湛然信其言也何者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

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
致明矣復何惑於去留踟躕於動靜之間者哉然則
乾坤倒覆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苟能契神
於即物斯不遠而可知矣

不真空論

後秦　釋僧肇

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有物之宗極
者也自非聖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是以
至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極耳目於視聽聲
色所不能制者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
累其神明者也是以聖人乘真心而理順則無滯而
不通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
能混雜致淳所遇而順適故則觸物而一如此則萬
象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象非真象象非

真象故則雖象而非象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
微幽隱殆非群情之所盡故頃爾談論至於虛宗每
有不同夫以不同而適同有何物而可同哉故衆論
競作而性莫同焉何則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
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即色者明色不自
色故雖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色
色而後爲色哉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
本無者情尚於無多觸言以賓無故非有有即無非
無無即無尋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

無非真無耳、何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此直好
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卽物之情哉、夫以物物於物、
則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雖物而非物、是以物
不卽名而就實、名不卽物而履真、然則真諦獨靜於
名教之外、豈曰文言之能辯哉、然不能杜默、聊復厝
言以擬之、試論之曰、摩訶衍論云、諸法亦非有相、亦
非無相、中論云、諸法不有不無者、第一真諦也、尋夫
不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
後爲真諦者乎、誠以卽物順通、故物莫之逆、卽僞卽

真、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
雖有而無、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
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於何而可
物、故經云、色之性空、非色敗空、以明夫聖人之於物
也、卽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是以寢疾有
不真之談、超日有卽虛之稱、然則三藏殊文、統之者
一也、故放光云、第一真諦、無成無得、世俗諦、故便有
成有得、夫有得卽是無得之僞號、無得卽是有得之
真名、真名、故雖真而非有、僞號、故雖僞而非無、是以

言真未嘗有、言僞未嘗無、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
故經云、真諦俗諦謂有異耶、答曰無異也、此經直辨
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豈以諦二而二於物
哉、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無、有其
所以不有、故雖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
非無、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雖有而非有、有者非
真有、若有不卽真、無不夷迹、然則有無稱異、其致一
也、故童子歎曰、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
瓔珞經云、轉法輪者、亦非有轉、亦非無轉、是謂轉無

所轉、此乃衆經之微言也、何者、謂物無耶、則邪見非
惑、謂物有耶、則常見爲得、以物非無、故邪見爲惑、以
物非有、故常見不得、然則非有非無者、信真諦之談
也、故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中觀云、物從因緣故
不有、緣起故不無、尋理卽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
真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譬彼真無、無自常
無、豈待緣而後無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緣而後有者、
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雖有不可謂之有矣、不無
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之無、萬物若無、則不應起、

起則非無以明緣起故不無也故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一切無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有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尋此有無之言豈直反論而已哉若應有卽是有不應言無若應無卽是無不應言有言有是爲假有以明非無借無以辨非有此事一稱二其文有似不同苟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同然則萬法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不可得而無何則欲言其有有非眞生欲言其無事象既形

象形不卽無非眞非實有然則不眞空義顯於茲矣故放光云諸法假號不眞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眞人也夫以名求物物無當名之實以物求名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實非物也名無得物之功非名也是以名不當實實不當名名實無當萬物安在故中觀云物無彼此而人以此爲此以彼爲彼彼亦以此爲彼以彼爲此此彼莫定乎一名而惑者懷必然之志然則彼此初非有惑者初非無既悟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哉故知萬物非眞假號久矣是以成具立强名之文園林託指馬之況如此則深遠之言於何而不在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履萬惑而常通者以其卽萬物之自虛不假虛而虛物也故經云甚奇世尊不動眞際爲諸法立處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卽眞也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

舜無爲孔無知大禹行無事一以貫之矣

○般若無知論　釋僧肇　後秦

夫般若虛玄者、葢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眞一之無差、然異端之論、紛然久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少踐大方、研幾斯趣、獨拔於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齊異學於迦夷、揚淳風於東扇、將爰燭殊方而匿耀涼土、所以道不虛應、應必有由矣、弘始三年歲次星紀、秦乘入國之謀、舉師以來之意也、北天之運數其然矣、大秦天王者、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游刃萬機、弘道終日、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

之所仗也、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其所開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余以短乏、曾厠嘉會、以爲上聞異要、始於時也、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爲、試罔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所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所以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然其爲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乎、何者、

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照不失虛、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渝、虛不失照、故動以接麤、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故寶積曰、以無心意而現行。放光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所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眞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卽而靜、聖應可無而爲。斯則不知而自知、不爲而自爲矣、復何知哉、復何爲哉、

涅槃無名論 并上秦主姚興表

後秦　釋僧肇

僧肇言、涅槃之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漭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殆非羣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閒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雖衆經殊致、勝趣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肇謁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爲永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城侯姚嵩書、問無

爲宗極、夫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無復生死、既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德、是名涅槃矣、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斯乃窮微言之美、極象外之談者也、自非道參文殊、德侔慈氏、孰能宣揚玄道、爲法城塹、使夫大教卷而復舒、幽旨淪而更顯、尋玩殷勤、不能暫捨、欣悟交懷、手舞弗暇、豈直當時之勝軌、方爲累劫之津梁矣、然聖旨淵玄、理微言約、可以匠彼先進、拯拔高士、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庶擬孔易十翼之作、豈貪豐文、圖以弘顯幽旨、輙作涅槃無名論、論有九折十演、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論末章云、諸家通第一義諦、皆云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實如明詔、夫道恍惚窅冥、其中有精、若無聖人、誰與道游、頃諸學徒莫不躊躇道門、怏怏此旨、懷疑終日、莫之能正、幸遭高判、宗徒懽然、扣關之儔、蔚登玄室、眞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今演論之作旨、曲辨涅槃無

名之體、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條牒如左、謹以仰呈、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

泥日泥洹涅槃此三名前後異出蓋是楚夏不同耳云涅槃音正也

九折十演

開宗第一

無名曰、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其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是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良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

假名耳、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窅窅、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反其愚、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萬累都捐、故與道通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存、與道通洞、故冲而不改、冲而不改、故不可爲有、至功常存、故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絕

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焉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牓、標其方域、而語其神道者、不亦邈哉、

覈體第二

有名曰、夫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自起、有餘者、謂如來大覺始興、法身初建、澡八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積萬善於曠劫、蕩無始之遺塵、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仰攀玄根、俯提弱喪、超邁三域、獨蹈大方、啓八正之平路、坦衆庶之廣途、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至能出生入死、與物推移、道無不洽、德無不施、有餘緣不盡、餘迹不泯、業報猶魂、聖智尚存、此有餘涅槃也、經云、陶冶塵滓、如鍊眞金、萬累都盡、而靈覺獨存、無餘者、謂至人教緣都訖、靈照永滅、廓爾無朕、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然則智以形倦、形以智勞、輪轉修途、疲而弗已、經曰、智爲雜毒、形爲桎梏、淵默以之而遼、患難以之而起、所以

至人灰身滅智、捐形絕慮、內無機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超然與羣有永分、渾爾與太虛同體、寂焉無聞、怕爾無兆、冥冥長往、莫知所之、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竭、此無餘涅槃也、經云、五陰永盡、譬如燈滅、然則有餘可以有稱、無餘可以無名、而曰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無異杜耳目於胎㲉、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之異、辨玄素之殊者也、

位體第三

無名曰、有餘無餘者、蓋是涅槃之外稱、應物之假名

耳而存稱謂者封名志器象者耽形名也極於題目形也盡於方圓方圓有所不寫題目有所不傳焉可以名於無名而形於無形者哉難序云有餘無餘者信是權寂致教之本意亦是如來隱顯之誠迹也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維摩詰言我觀如來無始無終六入已過三界已出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無言無說心行處滅以此觀者乃名正觀以他觀者非見佛也放光云佛如虛

空無去無來應緣而現無有方所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譬猶幽谷之響明鏡之像對之弗知其所以來隨之罔識其所以往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動而逾寂隱而彌彰出幽入冥變化無常其爲稱也因應而作顯迹爲生息迹爲滅生名有餘滅名無餘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於何不名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圓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其爲治也故應而不爲因而不施因而不施故施莫之廣應而不爲故爲莫之大爲莫之大故乃返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乎無名經云菩薩入無盡三昧盡見過去滅度諸佛又云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又曰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動靜者乎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燋心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動紜紜自彼於我何爲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患寧復痾癘中逵壽極雙樹靈竭天棺體盡焚燎者

哉而惑者居見聞之境尋殊應之迹秉執規矩而擬大方欲以智勞至人形患大聖謂捨有入無因以名之豈謂採微言於聽表拔玄根於虛壤者哉

徵出第四

有名曰夫渾元剖判萬有參分有既有矣不得不無無不自無必因於有所以高下相傾有無相生此乃自然之數數極於是然則有無之境理無不統經云有無二法攝一切法又稱三無爲者虛空數緣盡非數緣盡數緣盡者卽涅槃也而論云有無之表別有

妙道、妙於有無謂之涅槃、請覈妙道之本、果若有也
雖妙非無、雖妙非無卽入有境、果若無也、無卽無差、
無而無差卽入無境、總而括之、卽而究之、無有異有
而非無、無有異無而非有者明矣、而曰有無之外別
有妙道、非有非無、謂之涅槃、吾聞其語、未卽於心也、

超境第五

無名曰、有無之數誠以法無不該、理無不統、然其所
統俗諦而已、經曰眞諦何耶、涅槃道是、俗諦何耶、有
無法是、何則、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有無所以稱

有、無有所以稱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
無、離無無有、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
有下必有高矣、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
言象之所以形、是非之所以生、豈足以統夫幽極而
擬夫神道者乎、是以論稱出有無者、良以有無之數
止乎六境之內、六境之內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祛
之、庶悕道之流、髣髴幽途、託情絕域、得意忘言、體其
非有非無、豈曰有無之外別有一有而可稱哉、經曰、
三無爲者、蓋是羣生紛繞生乎篤患、篤患之尤莫先
於有、絕有之稱莫先於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明其
非有非謂無也、

搜玄第六

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旣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不在
有無則不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
無求之矣、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復不無其道、其道
不無則幽途可尋、所以千聖同轍、未嘗虛返者也、其
道旣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異旨可得聞乎、

妙存第七

無名曰、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無相無名、
無名無說、無說無聞、經曰、涅槃非法非非法、無聞無
說、非心所知、吾何敢言之、而欲聞之耶、然雖善吉有
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
言之、庶述其言、亦可以言、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
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
妙悟在於卽眞、卽眞則有無齊觀、齊觀則彼已莫二、
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拔玄根於未始、
卽羣動以靜心、法無有無之相、聖無有無之知、無心

於內無數於外此彼寂滅物我冥一怕爾無朕乃曰涅槃涅槃若此圖度絕矣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耶

難差第八

有名曰涅槃既絕圖度之域則超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玄道獨存斯則窮理盡性究竟之道妙一無差理其然矣而放光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佛言我昔爲菩薩時名曰儒童於然燈佛所已入涅槃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獲無生忍進修三位若涅

槃一也則不應有三如其有三則非究竟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殊衆經異說何以取中耶

辨差第九

無名曰然究竟之道理無差也法華經云第一大道無有兩正吾以方便爲怠慢者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三車出火宅卽其事也以俱出生死故同稱無爲所乘不一故有三名統其會歸一而已矣而難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此以人三三於無爲非無爲有三也故放光云涅槃有差別耶答曰無差別但如來結習都盡聲聞結習不盡耳請以近喻以況遠言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寸無寸修短在於尺寸不在無也夫以羣生萬端識根不一智鑒有淺深德行有厚薄所以俱之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豈異異自我耳然則衆經殊辯其致不乖

責異第十

有名曰俱出火宅則無患一也同出生死則無爲一也而云彼岸無異異自我耳彼岸則無爲岸也我則體無爲者也請問我與無爲爲一爲異若我卽無爲

無爲亦卽我不得言無爲無異異自我也若我異無爲我則非無爲無爲自無爲我自常有爲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然則我與無爲一亦無三異亦無三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

會異第十一

無名曰夫止此而此適彼而彼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我適無爲我卽無爲無爲雖一何乖不一耶譬猶三鳥出網同適無患之域無患雖同而鳥鳥各異不可以鳥鳥各異謂無患亦異

又不可以無患既一而一於衆鳥也然則鳥即無患無患即鳥無患豈異異自鳥耳如是三乘衆生俱越妄想之樊同適無為之境無為雖同而乘乘各異不可以乘乘各異謂無為亦異又不可以無為既一而一於三乘也

詰漸第十二

有名曰萬累滋彰本於妄想妄想既祛則萬累都息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結縛既除則心無為心既無為理無餘翳經曰是

諸聖智不相違背不出不在其實俱空又曰無為大道平等不二既曰無二則不容異二不體則已體應窮微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

明漸第十三

無名曰無為無二則已然矣結是重惑而可謂頓盡亦所未喻經曰三箭中的三獸渡河中渡無異而有淺深之殊者為力不同故也三乘衆生俱濟緣起之津同鑒四諦之的絕偽即真同升無為其所乘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夫群有雖衆然其量有涯正使智猶身子辯若滿願窮才極慮莫窺其畔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盡也書不云乎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為道者為於無為者也為於無為而曰日損此豈頓得之謂要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耳經喻螢日智用可知矣

譏動第十四

有名曰經稱法身已上入無為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體絕陰入心智寂滅而復云進修三位積德彌廣夫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好尚則

取捨情現涉求則損益交陳既以取捨為心損益為體而曰體絕陰入心智寂滅此文乖致殊而會之一人無異指南為北以曉迷夫

動寂第十五

無名曰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不有者不若有心之有不無者不若無心之無何者有心則衆庶是也無心則太虛是也衆庶止於妄想太虛絕於靈照豈可止於妄想絕於靈照標其神道而語聖心者乎是以聖心不有不可謂之無聖心不無不可謂之有不

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無不契、經云、心無所行、無所不行、信矣、儒童曰、昔我於無數劫、以國財身命施人無數、以妄想心施、非爲施也、今以無生心、五華施佛、始名施耳、又空行菩薩入空解脫門、方言今是行時、非爲證時、然則心彌虛行彌廣、終日行不乖於無行者也、是以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爲之爲、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聖旨虛玄、殊文同辨、豈可以有爲便有爲、無爲便無爲哉、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即其事也、而以南

北爲喻、殊非領會之唱、

窮源第十六

有名曰、非衆生無以御三乘、非三乘無以成涅槃、然必先有衆生、後有涅槃、是則涅槃有始、有始必有終、而經云、涅槃無始無終、湛若虛空、則涅槃先有、非復學而後成者也、

通古第十七

無名曰、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理而爲聖者、聖不異理也、故天帝曰、般若當於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以色中求、亦不離色中求、又曰、見緣起爲見法、見法爲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効也、所以至人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總六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終始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浩然太均、乃曰涅槃、經曰、不離諸法而得涅槃、又云諸法無邊、故菩提無邊、以知涅槃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本乎冥一、然則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玄會、歸乎無極、進之弗先、退之弗後、豈容終始於其間

哉、天女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

考得第十八

有名曰、經云、衆生之性、極於五陰之內、又云、得涅槃者、五陰都盡、譬猶燈滅、然則衆生之性、頓盡於五陰之內、涅槃之道、獨建於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復衆生得涅槃也、果若有得、則衆生之性不止於五陰、必若止於五陰、則五陰不都盡、五陰若都盡、誰復得涅槃者耶、

玄得第十九

無名曰、夫眞由離起、僞因著生、著故有得、離故無名、是以則眞者同眞、法僞者同僞、子以有得爲得、故求於有得耳、吾以無得爲得、故得在於無得也、且談論之作、必先定其本、既論涅槃不可離涅槃而語涅槃也、若即涅槃以興言、誰獨非涅槃而欲得之耶、何者、夫涅槃之道、妙盡常數、融冶二儀、滌蕩萬有、均天人、同一異、內視不已見、返聽不我聞、未嘗有得、未嘗無得、經曰、涅槃非衆生、亦不異衆生、維摩詰言、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一切衆生

本性常滅、不復更滅、此名滅度、在於無滅者也、然則衆生非衆生、誰爲得之者、涅槃非涅槃、誰爲可得者、放光云、菩提從有得耶、答曰不也、從無得耶、答曰不也、從有無得耶、答曰不也、離有無得耶、答曰不也、然則都無得耶、答曰不也、是義云何、答曰無所得故爲得也、是故得無所得也、無所得謂之得者、誰獨不然耶、然則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以得之、妙智存乎物外、故不知以知之、大象隱於無形、故不見以見之、大音匿於希聲、故不聞以聞之、故能囊括終古、導達羣方、亭毒蒼生、疎而不漏、汪哉洋哉、何莫由之哉、故梵志曰、吾聞弘道、厥義弘深、汪洋無涯、靡不成就、靡不度生、然則三乘之路開、眞僞之途辨、賢聖之道存、無名之致顯矣、

如來香卷之七目錄

論辨

喻疑　釋慧叡 後秦
在家懷善　蕭子良 南齊
三界內苦　蕭子良 南齊
出三界外樂　蕭子良 南齊
極大慚愧　蕭子良 南齊
大忍惡對門　蕭子良 南齊
勸請增進門　蕭子良 南齊

淨土十疑論　釋智顗 隋
釋智通論　釋行友 隋
神不滅論　鄭鮮之 宋
明佛論　宗炳 宋
捧心論　馮袞 北齊
議生滅論　杜弼 北齊
疑夷夏論　朱廣之 南齊
神明成佛義記注　沈績 梁
均聖論　沈約 梁
述僧中食論　沈約 梁
究竟慈悲論　沈約 梁
智者大師傳論　梁肅 唐
原人論 并引　釋宗密 唐
萬善同歸集揀示西方問答　釋延壽 宋
明智法師碑論　晁說之 宋

如來香卷之七目錄終

如來香卷之七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論辨中

喻疑　　釋慧叡後秦

夫感有精麤、應亦不一、影響理也、若以方期之、非徒乖其圓、乃亦喪其方、故以備聞之悟、喻其所疑、昔漢室中興、孝明之世、無盡之照、始得輝光、此壤、當是像法之初、自爾已來、西域名人安矦之徒、相繼而至、大化文言、漸得淵照邊俗、陶其鄙倍、漢末魏初、廣陵彭

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下至法祖孟詳法行康會之徒、撰集諸經、宣暢幽旨、麤得充允、視聽、至苻并龜茲持法之宗、亦並與經俱集、究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三藏集自罽賓、禪師徒衆尋亦並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後興、興之盛也、叡才常人鄙、而得厠對宗匠陶譯玄典、法言無日不聞、聞之無要不記、故敢依准所聞、寄之紙墨、以宣所懷、什公云、大教與世、五十餘年、言無不實、實無不益、益而爲言。無非教也、實而爲稱。無非實也。實

以如意爲喻。教以正失爲體。若能體其隨宜之旨、則言無不深。若守其一照。則惑無不至。今此世界、以雜爲名、故大聖隨宜而進、進之不以一途。三乘雜化、由之而起。三藏祛其染滯、般若除其虛妄。法華開其究竟。泥洹闡其實化。此三津開照、照無遺矣、但優劣在乎人、深淺在其悟、前五百年也、此百年中、得道者多、故曰正法、後五百年、唯相是非、執競盈路、名爲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由人之失、乃有非跋真言、斧戟實化、無擇起於胸中、不救出自脣吻、三十六國小乘

人也、此亹流於秦地、慧導之徒、遂復不信大品、既蒙什公入關、開託真照、般若之明、復得輝光、尋出法華開方便門。令一實究竟、廣其津途。欣樂之家、景仰沐浴。而曇樂道人、以偏執之見、而復非之、今大般泥洹經、法顯道人、遠尋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揚都、大集京師義學之僧百有餘人、禪師執本、參而譯之、詳而出之、此經云、泥洹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顯發可知、而復非之。經言闡提真不虛也。此大法三門、皆有成證、昔朱士行既

褻貞式、以大法爲已任、於雒陽中講小品亦往往不通、乃出流沙尋求大品、既至于闐果得眞本、即遣弟子十人送至雒陽、出爲晉音、未發之間、彼土小乘學者乃以聞王、云漢地沙門乃以婆羅門書、惑亂眞言、王爲地主若不折之、斷絕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時朱士行乃求燒經爲證、王亦從其所求、積薪十車於殿階下以火焚之、士行臨階而發誠誓、若漢地大化應流布者、經當不燒、若其不應、命也如何、言已投之、火即爲滅、不損一字、遂得有此法華正本於于塡

大國、輝光重壤、踊出空中而得流此、此大般泥洹經既出之後、有嫌其文不便者更改之、人情小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寫之、備書之家忽然火起、三十餘家一時蕩然、寫經人於灰火之中、求銅鐵器物、忽見所寫經本在火不燒、及其所寫一紙陌外亦燒、字亦無損、餘諸巾紙寫經竹筒皆爲灰燼、此三經者如什公所言、是大化三門無極眞體、皆有神驗無所疑也、什公時雖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經、明佛法身即是泥洹、與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聞此

佛有眞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便當應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潤其四體、無所疑也、今疑大般泥洹者、遠而求之、正當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不通眞照、眞照自可照其虛妄、眞復何須其照、一切衆生既有僞矣、別有眞性爲不變之本、所以陶練既精、眞性乃發、恒以大慧之明除其虛妄、虛妄既盡、法身獨存、爲應化之本、應其所化能成之緣、一人不度、吾終不捨、此義始驗、復何爲疑耶、今但知執此照惑之明、不知無惑之性、易惑之徒則將爲之所染、蝮蛇螫手不得不

斬、幸有深識者、體其不默之旨、以求自淸之路、此文出三叡既云慧叡又注長安叡法師以指僧叡也

在家懷善

蕭子良 南齊

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將意。意不獨往、其應筐篚、筐篚之用、非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無窮、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擁積腐壞、靡知分散。是爲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爲惡者衆、雖曰止惡、要由意瞋起。是爲欲不瞋恚、亦不能得。爲此資生校計、

馳求萬方、以利縈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天身命、殘殺無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爾、飲噉之後、暢快莫思。是爲欲不起癡、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曰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危、艱辛纏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脩六齋、年三長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內外眷屬、迴向宗善。建菩提因、或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餚果、窮其所有、敬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翹注、或爲病患危急縣官牢獄、或親族崩亡、祈福魂路、或生善滅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無別、由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切佛刹、隨所感見、應接羣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無障、盡虛空際。

大誓莊嚴

王融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曜幽石、香蘭挺叢芻、四民不爲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染、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途。萬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

蕭子良　南齊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爲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無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無常是苦、何其沈迷、頓此顛倒、纏縛身、郎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唯苦、若謂飲食爲樂者、則應多所餐進、身和心悅、何意小乖分度、便成疹患、若謂衣服爲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若謂妻子眷屬爲樂者、則應

長相歌笑、何意俄爾無常、悲號哽噎、若謂妙色爲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顏貌變改、傷痛少年、若謂好聲爲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觀聽無厭、何意小久昏倦、耳不樂聞、若謂酣酒爲樂者、則應適意遣憂、長無惱患、何故神昏心悶、骨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夭命、破家亡國、若謂用遊爲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相攜、無復行意、若謂婬佚爲樂者、則應血氣剛強、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困、抽腦徹髓、頭眩眼亂、心驚氣迫、筋骨緩縱、口燥脣焦、四肢振掉、抽拔五藏、由此夭命、若謂榮位爲樂者、則應始終不變、無耻無辱、何意黜陟之間、憔悴立至、已上諸條、大略而言、六塵五情、遊心之處、無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王融頌曰、心怨動紛遶、情怡輒遷互、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旨。夭伐寔修嫭。慾網必虧生、繁罝或全兎、眇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

蕭子良 南齊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總是苦聚、非唯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爲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勵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萃小無知、謂之爲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爲苦。故引諸行相

用簡有心、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明洞徹、行住坐臥震動大千相、若禮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法相、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項出日光相、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眴相、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密相、若說慈善志意堅强、得佛四牙白淨相、若絕口四過、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若行施平等、得佛果時七處合滿相、若忍苦行決定無亂、得佛師子臆相、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修臂指長相、若視地行不踐蟲命、得佛行不蹈地相、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內外握相、若行四攝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若以淨心供養善人、得佛手足輪千輻理相、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陰馬藏相、若說除患死法、得佛鹿膞腸相、若善莊嚴不解衆生肢節、得佛鉤鎖骨相、若柔和順荅右遶從人、得佛右旋毛相、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輭相、若掃塔除

穢、得佛身不受塵相、若修萬行常願具足、得佛胸卍字相、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若常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總持口香氣相、若說法引接衆生、得佛面無飢渴滿口光辯才相、若持戒無缺、得佛法身圓備相、若在山間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行之、菩薩志意堅强、所期者大、不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爲顛倒惑纏之所致也。故當

勤加精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王融頌曰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雨、八苦若浮雲、輸心仰圓極、罄質委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山羣、燈祗開遠照、香宇薦嘉薰、俛首睇人俗、信矣靜爲君、

極大慚愧

南齊　蕭子良

今據叔世、設法開化、以此爲高、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無畏座、開廣笑謔之端、飾詞自麗之美、高言興色、誹謗往還、儀容傲佷、初無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唯詰諮者、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爲利養名譽、我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說、若利於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臥伏臥、左右脇臥、各九百

萬億歲、爾後更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爲難、其善則致福無量、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須繪纊皮革、無不損生幾命、著他皮肉、還養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軟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何有智者於食

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王融頌曰冬狐理豐毳、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爲阻、心
識還自欺、華容嚮卯日、生平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
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
與情愛辭、

大忍惡對門　蕭子良　南齊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故經云
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礙、故以其在苦則多礙、
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礙者、良由在礙而修無
礙、故礙而不爲礙、既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
致乎、經云娑婆世界五濁之刹、五痛五燒、具諸惡報、
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爲資糧、以拔惱爲
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萬劫、所以
爾者、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苦之中、卓

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
爲希有、他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淨
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
假持戒、攝毀禁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
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頭然、不假翹勤
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
不假寂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瀟、不假才巧說攝
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惡
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薄、惡

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氷霜、嬰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無此惱、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為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恥辱、忍撾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

辱矣、

王融頌曰春山之下玉抵禽、漢水之陽璧千金、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已愚侶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習、榮華芳旨世所欽、鴻才巨力萬夫敵、誰肯制此方寸心、逆驥狂兕獷不御、繁羈密柙儻能禁、遺情遺事復何想、寂然無待恣幽尋、

勸請增進門

蕭子良　南齊

勸請者、慇懃之至意也、由發慇懃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慇懃勸請增進、令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衆生說法久住、十方四惡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勸請、令脩十善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人、我今悉勸請、登立正定聚、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證無學地、十方阿羅

漢、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唯有一佛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教化諸衆生、人天二乘衆、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羣生、菩薩智未明、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真實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慇懃心、是故稽首禮、

王融頌曰、俟河之清、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遊、白日既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塞宇宙、馨八遼、德光業遂、升至覺、寂寞常住、獨能超、煎灼欲火、愚雲露、沈汨使水、望舟橋、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驅、

○淨土十疑論　釋智顗

第一疑、問、諸佛菩薩、以大悲為業、若欲救度衆生、秖宜生此三界、于五濁三塗之中、救衆生、苦、因何求生淨土、自安其身、捨離衆生、是無大慈、障菩提道、○答、菩薩有二種、一者久修行菩提道、得無生忍、自不待說、二者未得不還、及初發心凡夫、要須常不離佛、忍力成就、方堪處三界、于惡世中救苦衆生、故智度論云、具縛凡夫、起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惡世界煩惱強、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塗、焉救衆生、故維摩經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疾人、又智度論云、譬如二人同行、見人為水所溺、一人性急、直入水救、為無方便力、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為此常須近佛、得無生已、方能救衆生、如得船者、又論云、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離母、或墮坑穽、渴乳而死、又如鳥子、翅羽未成、秖得依樹傳枝、不能遠去、翅翮成就、方能空飛、自在無礙、凡夫無力、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以念成故、臨

經歛念得生決定無疑
第二疑問諸法體空今乃捨此而求西方豈不乖理
○答釋有二義一者總答二者別答總答者汝若言
求生西方彌陀淨土則是捨此求彼不中理也汝若
執住此不求西方是捨彼著此此亦成病亦不中理
也又轉計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則斷滅
見故金剛般若云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
發菩提心者于法不說斷滅相二別答者夫不生不

滅者于生緣中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生體亦不
可得此生生時無所從來故名不生不滅者謂諸法
散時不守自性言我散滅此散滅時去無所去故言
不滅非因緣生滅外別有不生不滅亦非不求生淨
土與作無生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
假名亦名中道義又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
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宮室若
依空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成諸佛說法常
依二諦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智者熾然求生淨

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
愚者為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
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想是非嗔他
求生淨土幾許誣哉此則是謗法罪人邪見外道也
第三疑問十方諸佛一切淨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
行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淨土今乃偏求一佛淨
土與平等性乖云何生淨土○答一切諸佛土實皆
平等但眾生根鈍濁亂者多若不專繫一心一境三
昧難成專念阿彌陀佛即是一相三昧以心專致得

生彼國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問佛十方悉有
淨土世尊何故偏讚西方彌陀淨土專遣往生佛告
普廣閻浮提眾生心多濁亂為此偏讚西方一佛淨
土使諸眾生專心一境易得往生若總念一切佛者
念佛境寬則心散漫三昧難成不得往生又求一佛
功德與求一切佛功德無異以同一佛法性故為此
念阿彌陀佛即念一切佛生一淨土即生一切淨土
故華嚴云一切諸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
無畏亦然又云譬如淨滿月普應一切水形像雖無

量本月未曾二。如是無礙智成就正等覺。應念一切剎、佛身無有二、智者以譬喻得解。若能達一切月影即一月。一月影即一切月影。月影無二故、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法身無二故、故爍然念一佛時。即念一切佛也。

第四疑、問、既求生一佛淨土、何不於十世佛土內、隨念一佛淨土、何須偏念西方淨土耶。○答、凡夫無智、不敢自專、專用佛語、只知偏念阿彌陀佛。云何用佛語、釋迦大師、一代說法、處處聖教、惟勸衆生專心偏

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如無量壽經、觀經、往生論等、數十餘部經論文等、殷勤指授、勸生西方、故偏念也。又彌陀佛、別有大悲四十八願、接引衆生。又觀經云、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有八萬四千好、一一好、放八萬四千光明、偏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若有念者、機感相應、決定得生。又彌陀經、大無量壽經、鼓音王陀羅尼經等云、釋迦佛說經時、皆有恒河沙佛、舒其舌相、偏覆三千大千世界、證成一切衆生念阿彌陀佛、乘佛大悲願力、決定得生極樂、當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偏有因緣。何以得知、無量壽經云、末世滅法之時。特駐此經百年在世。接引衆生往生彼國、故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極惡衆生、偏有因緣。其餘諸佛一切淨土、雖一經兩經、略勸往生、不如彌陀佛處處經論殷勤叮嚀、勸往生也。

第五疑、問、具縛凡夫、惡業厚重、一切煩惱、一毫未斷、西方淨土、出過三界、具縛凡夫、云何得生。○答、有二種緣、一者自力、二者他力。自力者、瓔珞經云、始從具縛凡夫、未識三寶、不知善惡因之與果、初發菩提、以

信爲本、住在佛家、以戒爲本。受菩薩戒、身身相續。戒行不缺、經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初發心住。如是脩行十波羅蜜等無量行願、相續無間、滿一萬劫、方始至第六正性住。若能增進、至七不退住、即種性住、此約自力、卒未得生淨土也。他力者、若信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念佛衆生、即能發菩提心、行念佛三昧、厭離三界身。起行施戒脩福、于一一行中、迴願生彼彌陀佛土、乘佛願力、機感相應、即得往生。故十住婆娑論云、於此世界修道有二種、一者難行道、二者易行

道、難行道、在於五濁惡世、於無量壽佛時求阿鞞跋致、甚難可得、此難如塵沙、說不可盡、略述三五、一者外道相眩、亂菩薩法、二者無奈惡人、破他勝德、三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四者聲聞自利、障于大慈、五者惟有自力、無他力、譬如跛行、一日不過數里、極大辛苦。謂自力也。易行道者、謂信佛教、念佛三昧、願生淨土、乘彌陀願力攝持、決定往生、如人水行。藉船力故。須臾千里。謂他力也。又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自力。輪王力也。

第六疑、問具縛凡夫、得生彼國、邪見三毒等常起、云何即得不退、超過三界、○答、得生彼國、有五因緣不退、云何爲五、一者、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受、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進不退、三者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苦空、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國純諸菩薩、以爲良友、無惡緣境、外無鬼神魔、内無三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國、即壽命永劫、共菩提佛齊等、故不退也

第七疑、問彌勒菩薩、一生補處、即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處、見彌勒菩薩、隨從下生、三會之中、自然得聖果、何須求生西方、○答、求生兜率、一日聞道見佛、勢若相似、實有優劣、且論二種、一者縱持十善、恐不得生、彌勒、上生經云、行衆生三昧、得入正定、方使得生、且無方便接引之義、不如阿彌陀佛、本願力、光明力、但有念佛衆生、攝取不捨、又釋迦佛說九品教門方便接引、殷勤發遣、生彼淨土、但衆生能念阿彌陀佛者、機感相應、必得生也、二者兜率天宮、是欲界退位者多、無有水鳥樂樹風聲樂響、起衆生菩提之心、

伏滅煩惱惡業、又有女人、長諸天愛欲、天女微妙、諸天躭玩、自不能捨、不如彌陀淨土、水鳥樂樹、風聲樂響、衆生聞者、皆生念佛念法之心、伏滅煩惱、又無女人、及與二乘、純一大乘清淨良伴。爲此煩惱惡業畢竟不起、遂至無生之位、如此比校優劣顯然、何須致疑、今觀釋迦佛在世之時、大有衆生見佛、不得聖果者恒沙、彌勒出世亦爾、何如彌陀淨土、但生彼國、悉得無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爲生死業縛者也、又西國傳云、有三菩薩、一名無著、二名世親、三名獅子覺、

此三人發願同生兜率見彌勒若先亡者得見彌勒誓來相報師子覺先亡一去數年不來後世親臨終之時無著語云汝見彌勒必來相報世親已去三年始來無著問曰何意如許多時始來世親云至彼天中聽彌勒說法一坐旋遶即來相報不曉此處已經三載又問師子覺今在何處世親云師子覺爲受天樂在外眷屬從去已來總不見彌勒諸小菩薩生彼（菩薩尚尓何況凡夫）尚在五欲何況凡夫爲此願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兜率也

第八疑問衆生無始已來造無量業今生又復無惡不造云何臨終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過三界法業之事○答釋云衆生無始以來善惡業種多少强弱並不得知但能臨終遇善知識若惡多者知識尚不可逢何況十念成就又汝以無始來惡業爲重臨終十念爲輕者今以三種輕重較量不定在時節多少云何爲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緣三者在決定在心者造罪之時從自心虛妄顛倒生此心初不知其爲罪業也念佛者從善知識聞說阿彌陀佛真實功德名號生此心方知其爲勝因實福也一虛一實豈可相比譬如萬年暗室日至而暗頓滅豈可以久來之暗遂不滅邪在緣者造罪之時從虛妄痴闇心緣虛妄境界顛倒生然真心未嘗不惶愧有時而掩飾也念佛之心從聞佛清淨真實功德名號緣真實覺悟踴躍奮迅心生唯恐其不得一旦見佛也一真一僞豈可相比譬如人被毒箭中箭深毒慘傷肌破骨一聞滅除藥鼓即箭出毒除豈肯以箭深毒慘而不去乎決定者造罪之時初不信其有佛也及至念佛之時

又唯恐其有罪也念心猛利如日再明又譬如十圍之索千夫莫制童子揮劍須臾兩分如千年積柴一豆之火少時即盡故一心念佛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爲念佛時心猛利故伏滅惡業決定得生不須疑也

第九疑問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又往生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當知女人及根缺者必定不得生彼○答爲對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說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耳但使衆生淨業成

者臨終在定之心卽是淨土受生之心動念卽生淨土也觀經云彌陀佛國去此不遠又云業力不可思議一念卽得生彼不須愁遠如人在夢身雖在牀而心意識徧至他方一切世界生淨土亦爾動念卽生不須疑也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者但論彼國無女人及無盲聾瘖瘂人不道此間女人根缺人不得生彼也卽如韋提夫人是請生淨土主及五百侍女授記悉得往生但此處女人及盲聾瘖瘂人一心念阿彌陀佛悉生彼國已更不受女人身亦不受根缺

身耳二乘人但回心願生淨土至彼更無二乘執心故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云設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稱我名號厭惡女人捨命之後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覺况生彼國更受女身復有根缺耶

第十疑問欲決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業以何爲種子又凡夫俗人皆不斷淫欲未知得生彼否○答決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種行一者厭離行二者欣願行厭離行者凡夫無始已來爲五欲纏縛輪廻五道備受衆苦不起心厭離五欲未有出期爲此常觀色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故涅槃云如是身城愚癡羅刹住止其中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又經云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不淨上至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當觀此身唯苦無樂深生厭離縱使妻房不能頓斷漸漸生厭作不淨觀若能如此觀身不淨者淫欲煩惱漸漸減少又發願願我永離三界五欲男女等身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謂厭離行二名欣願行者觀彼淨土莊嚴等事欣心願求常不離佛得無生忍此謂欣願行也

釋智通論

釋行友 隋

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厭亡是非故須廻向願求標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足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寥廓經途夐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覩斯

上人雖稟性溫柔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能自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搖神象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豈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脩行止觀察微塵之本際訊一念之初源便可荊棘播無常之音梟鏡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槃桓弊執營生未厭逐物已疲摧百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良可悲夫

通姓程河東人大業中卒見幢蓋塔廟曰吾生淨土矣行友爲傳因著論

○神不滅論　　　　　鄭鮮之　宋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旣以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

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兹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邪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爲分夫所以爲有（難得妙）則生爲其本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答曰子之難辯則辨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謝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

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爲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難得又妙）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

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而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怳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

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邪爲是神邪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

照不爲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邪

難曰神即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廻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末孰有在末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非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

吾向疑楞嚴緣何忽生山河大地今始知皆自末徹本也

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峰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

無間、周孔之教、自爲方内、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玆而謂佛理爲迂、可不悟哉、

時時飽讀一迴塵心自遠

○○○明佛論 一名神不滅論

宗炳 宋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

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典喪及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淸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

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

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略於爲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麤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

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

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嶽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嶽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

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土木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機窮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卽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

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齊三日必見所爲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雁龍蛇飆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

釁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

所會亦必循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蓂莢無栽而敷玄珪不

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爲烏鴟之輕重大小皆翕欻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

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

迢遰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爛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

故妙績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
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
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顔子知其如此故
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顔子
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已降喪真彌遠
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
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貿昧聲色復是情僞
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
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

以爲有乎甚矣僞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
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朏然彌厚則照而昧
矣質具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
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
於此僞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
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
是以至言雲雷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
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
淸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

三問妙寫衆人之心

我輩之疑

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
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
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答曰今神
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
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
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
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
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

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
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
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
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
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
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
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
至於人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
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

可歎我輩妙明遺性

正爲我輩而發

陋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以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

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聖人何以不爲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閑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遠疑於想

緣何忽生山河大地之妄見矣弟既言無始誰倚貪癡慈悲導師能無闢宗

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始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勉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斂衽者方將長淪惑網之蕃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愼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

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蔽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顔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

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潛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遇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

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縉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數也、失吾道者、

上見光、下見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摭、若曉而昧。又縉紳之儒。不謂雅馴、遂令徇世。而不深於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

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或没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潜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

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覲於灞上、比丘今見存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寃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慭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横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冶鑄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

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别、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在

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
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
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嚮與翼善交言有微遠
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巳輪身遂相承
於不測而勢無止溥乎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平謂
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
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
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
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

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横濟也葢衆生無
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
水四凶暫頑衆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
各依其崖洚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
也者非他也葢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敷化於
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况夫靈聖以神理爲
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
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

妙絕

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我能見矣至若今（又見奇論）
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
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
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况今之所謂或自斯巳還雖
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
之君子而貫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
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
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
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麤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巳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
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
地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
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
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至於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
也民之叩命充身暴同蛛蝥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
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巳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
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

說戒殺無如此痛快

惡殄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于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巳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巳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

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豚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廻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寃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獮胎孕燔菹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令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廚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滅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以爲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綱明含氣之命重矣

孟軻擊賞於釁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兎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寃精神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界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釁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寃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

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横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廻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卽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巳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神通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鴿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奇安得

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隔傳嚴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苦力策觀傾資夐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

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爲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于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明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禍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

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

端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嶶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羣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唯佛凡自能樹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

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微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曖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巳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

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得報事固昭然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蚤晩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也夫人理飄紛存歿若幻龕

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閲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淸遐之實矣何爲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顚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

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邪爲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遣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舞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嶽猶

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况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
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
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
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遜志清遐、
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
身、非我。蓋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
已。夫風經炎則瘟。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
朋得喪。亦存所託。資此明信。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
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硋。明

之盡矣、發軫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
必逕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
長往。而永没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
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
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
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
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
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譁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
智也。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即六合

可以枉我緣何忽生山河大地之想矣

之外存而不論者也。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
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
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
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
佛法。亦猶此也。人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
人在胎孕。至于孩齠。不得謂非精神矣。同一生之內
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
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
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

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
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
之本、雖日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
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
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
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
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夫人之生也、與憂
俱生。患禍發於時事。菑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
擁徒百萬、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

俄復淪爲惚怳。人理曾何足恃。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遝將作佛。佛因言爾。而人侮之。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巳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

丘。並含清眞。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今無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捧心論

馮　袞　北齊

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疎。勿迷自他。我過常起。嶽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自巳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謗詎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常爲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

也。續高僧傳

冀人通解經史齊時奉貢入臺皈依鄴下大覺寺釋惠光道俗來諮日隨說法終于光門

生死透快至極至朋

〇議生滅論　杜　弼北齊

邢以爲人無還行恐是爲蛇畫足弼荅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荅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卜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使北辰降光龍宮韜牘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則眞教何爲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

也小雅曰無（引死字透項）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猶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無爲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離朱之明所能睹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生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此以方之意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其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通於形仲尼發習禮之嘆美夫神與神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孰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未至思之者不篤竊有末見可以核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形不係於神形小神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邢顒神之與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

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失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嘆況乎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化爲鴽黃母爲黿皆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燃於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未有爲鼠未化爲鴽則以無論若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二哉邢云從欲使土化爲

亦甚得妙

人木爲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生蝎造化不能爲其然也其後别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誥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但取於適中何貴於得一逸韻欲高管懷未諭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疑者破疑也

疑夷夏論 諮道士顧歡

朱廣之 南齊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于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原以狐尊之肅杜束華人杜絕外法舟事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育望兹土六度之津于今長訣披經翫理悵怏良深謝生貶没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眞之文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風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貪來多務研敎沉潛緘卷巾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遥夜輙啓且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沉無主轉墮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不道語罪過

疑曰夫邪殊用隔久自難均至于各得所安由來莫
辯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緩不勁爪）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
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
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
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于此矣平原遠陸豈
取于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
若夫廢祀于上不能絕棄于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

者之遇也寧可見犂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于牢
餼之具耶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
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
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饍行道非徵凶之宅服晃素餐
非養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絕于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劾
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耶
俗則夫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

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
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
是聖化唯照所惑惑盡民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
捨教之際耿介于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也說得巧）
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如反
寔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著降故優劣相懸
者則（當其）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
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麗人所信博非
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廣遠孰脩善行
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
則精博同功相爲利用博猶精也豈麗人所能信精
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
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屆
虛故爲鑽賞所業陶業有序者爲質昧耶爲待明耶
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

咏俱得何須抑引妙况難章所宜更辨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歸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善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窅然復會未知殘

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做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做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今根惡則于理何破使其純善則于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于善有善可興未免于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踞之儀婁羅之辨猶蟲讙鳥聒何足述做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立蓋以極傾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袪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

能語受蚩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指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賊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做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方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爲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于相非想茲

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誼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辯、
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齊、兩若兼除、不甚通乎、
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
傾心遥佇、遲聞後裁、

○神明成佛義記注　　梁 沈績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明不歘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爲本、四信以不違爲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

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邪莫擾。

臣績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

信立則內識無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寔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句也

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解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惟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滅後生刹那不住者也
臣績曰刹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嘆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
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寔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于妙果矣

經云心爲正因終成佛果
臣績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
臣績曰陶沭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

也若前去後來非變之謂
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本暗即故以無明爲因
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績曰太虛無情故不明愚知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在乎有心愚知在乎有識既謂無明則義在心矣
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
臣績曰明爲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

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盲空也哉
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
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者也
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
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

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
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喻也
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天懸而前後想去甚迴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
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顛續為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
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
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本也
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
臣績曰若善惡反起豈謂偶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
故知生滅遷變酬于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

臣績曰生滅由于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于今境非本業令其爾也
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
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臣績曰成佛皎然扶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吳典流稽序曰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非聖知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辨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可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嘗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

設化將恐支離詭辨構義橫流徵敘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間情難曉觸理多疑至于佛性大義斷迷心路既天詰遠流預同撫覩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險之疑朗然俱徹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敢以膚受詳爲註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釋焉

均聖論　　沈約　梁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其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

如來香　卷七　仝

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蔥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指要寧與四方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

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慇懃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

如來香　卷七　仝

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刳周

公孔子俱入冉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
斯證可以有悟矣

述僧中食論

梁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

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究竟慈悲論

梁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夭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

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枲妾登絲蠶衣共頒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槃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闕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

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墨

訓、採渠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惓、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蘭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鸞肉之因、固蔬臬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南方絲帛誠訓昭然何待辨乎

、智者大師傳論　　梁　肅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于發心、成于妙覺、經緯于三乘、導達于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于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鵠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

宗圖異、各權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別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桎梏于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于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而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于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體神、

暨龍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物于一心、開十乘于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于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于普門示現、降德于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

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佛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不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于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原人論 四篇并引

唐 釋宗密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人爲三才之最靈、而本無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自知其所從來、曷能知他世所趣乎、曷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然今習儒道者、祇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渾混一氣、剖爲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之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爲本、

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世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爲身根本、皆謂已窮其理、而實未也、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羣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原始終、推究萬法、彰生死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權有實、二教惟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于理、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于本源、則佛教方爲決了、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于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余今還依內

皆前人所已言

外教理惟窮萬物之初從淺至深于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死之義會偏令圓而至于末文有四篇名原人也

斥迷執第一

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于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貴賤貧富苦樂皆稟于天由于時命故其死後即歸天地復其虛無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爲

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之爲了今略舉而詰之所言萬物俱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紂夭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又言萬物皆是自然化生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藉丹藥太平不用賢良仁義不由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爲軌則乎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欻生之神未曾習慮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若言欻有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秇悉皆應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欻有死是氣散而欻無則誰爲鬼神乎且世有鑒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欻有又驗鬼神靈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欻無故祭祀求禱典籍有文況死而蘇者說幽途事或死後感動妻子讎報怨恩今古皆有耶外難曰若人死爲鬼則古來之鬼塡

塞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答曰人死六道不必皆爲鬼鬼死復爲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欻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豈有貧多富少賤多貴少乃至禍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在天天何不平乎況有無行而貴守行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夭暴壽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既皆由天天乃興不道而喪有道何福善益謙之賞禍淫害

盜之罰焉又既禍亂反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刺亂政書讚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是奉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斥偏淺第二

佛教自淺之深略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一佛爲初發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鬼下品畜生故佛教且類世五常之

教令持五戒得免三途生人道天中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故名天人教也據此教中業爲身本今詰之曰既由造業受五道身未審誰人造業誰人受報若此眼耳手足能造業者初死之人眼耳手足宛然何不見聞造作若言心作何者是心若言肉心肉心有質繫于身內如何速入眼耳外辨是非是非不知因何取捨且心與眼耳手足俱爲質閡豈得內外相通運動應接同造業緣若言但是喜怒愛惡發動身口令造業者喜怒等情乍起乍滅自無其體將何爲主而作業耶設言不應如此別別推尋都是我此身心能造業者此身已死誰受苦樂之報若言死後更有身者豈有今日身心造罪修福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據此則修福者屈甚造罪者幸甚如何神理如此無道故知但習此教者雖信業緣不達身本

二小乘教者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爲我寶此我故即起

貪瞋癡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故受五道苦樂等身三界勝劣等處於所受身還執爲我還起貪等造業受報身則生老病死死而復生界則成住壞空空而復成劫劫生生輪迴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不是我者謂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爲相今推尋分析色有地水火風之四大心有受想行識之四蘊若皆是我即成八我況地大中復有衆多謂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知是諸心數等

亦各不同、見不是聞、喜不是怒、展轉乃至八萬四千
塵勞、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爲是、若皆是
我、我卽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復無別
法飜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但是衆緣似和合
相、元無我人。爲誰貪瞋、爲誰殺盜施戒、遂不滯心于
三界有漏善惡、但修無我觀智。以斷貪等。止息諸業。
證得我空眞如。乃至得阿羅漢果灰身滅智。方斷諸
苦、據此宗中以色心二法、及貪瞋癡爲根身器界之
本也、過去未來、更無別法爲本、今詰之曰、夫經生累

世爲身本者、自體須無間斷、今五識因緣不起、意識
有時不行、無色界天。無此四大。如何持得此身。世世
不絕。是知專此教者、亦未原身、
三大乘法相教者、說一切有情、無始已來法爾有八
種識、於中第八阿賴耶識是其根本頓變根身器界
種子轉生七識、皆能變現自分所緣、都無實法、如何
變耶、謂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第
六七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爲實我實法。如患夢者。患
夢力故。心假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爲實有外物。寤
來方知惟夢所變。我身亦爾。惟識所變。迷故執有我
及諸境。由此起惑造業。生死無窮。悟解此理。方知我
身惟識所變。識爲本身。
四大乘破相教者、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密顯後眞
性空寂之理。將欲破之、先詰之曰、所變之境既妄、能
變之識豈眞、若言一有一無者、則夢想與所見物應
異、異則夢不是物、物不是夢、寤來夢滅、其物應在、又
物若非夢、應是眞物、夢若非物、以何爲相、故知夢時
則夢想夢物、似能見所見之殊、據理、則同一虛妄、都

無所有、諸識亦爾、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故中觀
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
空者、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起信論云、一切
諸法、惟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卽無一切境界
之相。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相、卽名諸佛、
是知心鏡皆空、方是大乘實理、若約此原身、身元是
空、空卽是本、今復詰此教曰、若心境皆無、知無者誰。
又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物
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如無溼性不變之水、何有

虛妄假相之波若無淨明不變之鏡何有種種虛假之影又前說夢想夢境同虛妄者誠如所言然此虛妄之夢必依睡眠之人今既心境皆空未審何依妄現故知此教但破執情亦未明顯真靈之性故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上之四教展轉相望前淺後深若但習之自知未了名之爲淺若執爲了即名偏故就習人云偏淺也

真顯真源第三

五一乘顯性教者說一切有情皆本覺真心無始以

如來香　卷七　卆六

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只是此際不得明白）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愍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真心清淨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便舉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塵况衆生經况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以聖道令

微甚了甚皆從唯識　論真入識場知中來

其永離妄想自于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真宗不解反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甘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反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真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

○○會通本末第四

真性雖爲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不可無端忽成身相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節節斥之今將本末會通乃至

如來香　卷七　卆七

儒道亦是謂初唯一真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衆生無始迷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衆生從何處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爲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但從自心妄現執爲定有名爲法執執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愛潤嗔嫌違情諸境恐相損惱愚痴之情展轉增長

故殺盜等心神乘此惡業生于地獄鬼畜等中復有
怖此苦者或有性善者行施戒等心衆乘此善業運
于中陰入母胎中稟氣受質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
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即
我等今者身心是也故知身心各有其本二類和合
方成一人天修羅等大同于此然雖因引業受得此
身復由滿業故貴賤貧富壽夭病健盛衰苦樂謂前
生敬慢爲因今感貴賤之果乃至仁壽殺夭施富慳
貧種種別報不可具述是以此身或有無惡自禍無

善自禍不仁而壽不殺而夭等者皆是前生滿業已
定故今世不同所作自然而然外學者不知前世但
據目覩惟執自然復有前生少者修善老而作惡或
少惡老善故今世少年顯貴而樂老大貧賤而苦或
少貧苦老富貴等故外學者不知惟執否泰由于時
運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
心展轉窮源即真一之靈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的無
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見之境是阿
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爲心境之二心既

闕所未闕

從細至粗展轉妄計乃至造業境亦從微至著展轉
變起乃至天地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二氣與物和
合成就人身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
即與心識和合成人一分不與心識和合即成天地
山河國邑三才中惟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外
四大與內四大不同正是此也哀哉寡學異執紛然
寄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明粗細本末方能棄末
歸本反照心源粗盡細除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
報身應現無窮名化身佛

隱覆何以名如來藏○當一靈真性不滅此時未
有造業之物何由有衆生

○萬善同歸集揀示西方問答　　釋延壽 宋

問唯心淨土周徧十方何得托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與取捨之念豈達無生之門忻厭情生何成平等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極樂佛土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著境秖墮所緣境中既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即仰教生信其柰力量未充觀淺心浮境

强習重須生佛國以仗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起信論云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娑婆不常值佛信心難成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若人專念西方阿彌陀佛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往生論云游戲地獄門者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國教化地獄救苦衆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十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即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

問一生習惡積累因深如何臨終十念頓遺答那先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犂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便入泥犂中又智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

終身行力答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是後心名爲大心及諸根事急故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爲健人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升沉事分優劣真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爝火微光爇萬仞之積草

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徧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

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
作即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亡而
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礙即無去來不妨普
見見即無見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
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衆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
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爲逼害事故皆是罪人
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
法亦復如是然彼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
習累俱殄理量雙親

問龎居士云事上說佛國此去十萬里大海渺無邊
動即黑風起往者雖千萬達者無一二忽遇本來人
不在因緣裏如何通會而證往生答若提宗考本尚
不說有佛有土莫言達與不達乎所以天真自具不
涉因緣匪動絲毫常冥真體若約事論故非一等九
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覩
佛真體或一夕而便登上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
利根鈍根或定意散意或悟有遲速根機不同或華
開早晚時限有異今古具載凡聖俱生行相昭然明

證日驗佛梵音聲終不誑人稱讚淨土經云十方恒
沙諸佛出廣長舌相徧覆大千證得往生豈虛言哉
問維摩經云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
土何等爲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
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礙於諸
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
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
己過不說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如何劣行微善
而得往生答理須具足此屬大根八法無瑕成就上

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決志無疑亦得下品
問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好諦了
圓明方階淨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答九品經文自
有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定習觀上
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衆善資熏迴向發願得成
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
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
念如就刑戮若在狴牢怨賊所追水火所逼一心求
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

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爲業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故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廻向此時念念不虧即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即地獄業慳貪不捨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

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即香臺寶樹淨刹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又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華嚴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見衆生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刹大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趣下火性騰上勢數如此何足疑焉

推尊台宗

專破不立文字四字使學者以經教爲鼻祖

○明智法師碑論　　晁說之　宋

世尊鶴林法付迦葉、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于達摩、摩在梁時、始來東土、于六度中、特以禪名。雖云頓示、豈無方便。雖云不立文字、初傳則有楞伽。後五六葉、則尚般若。覽教照心、不在茲乎。自迦葉十三傳曰龍樹、著大智度論、譯傳震旦、則有北齊文禪師、一覽斯文、即悟中觀之旨、以傳南岳、岳傳之天台、天台悟法華三昧、始開拓義門、定而三止、慧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其所歸宗、曰法華。則華

嚴阿含方等般若。攝六度、融萬行、開而顯之、無非法華佛慧之道。暨傳之章安、縉雲、東陽、左溪、至于荊溪、于是智者之教、悉載于書、而一歸于正矣。荊溪傳滿、滿傳脩、脩傳外、外傳琇、琇傳竦、竦傳寂、寂傳通、通傳禮、是爲四明、于時此教特盛、異同亦多、龍象重望、未易柔服、一言之辨、勤乎十返、如不觀真心、唯觀陰妄。至今稱之爲是。後世何爲而欲異其說乎。仰唯智者之爲智也、大矣哉。三觀單複之旨、實著乎圓覺。十境互發之論、方見乎楞嚴。智者先言之于隋、此經後譯之于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瑩公清話、楞嚴本在西域、智者聞之、忍死以俟、既而入滅期遺記之曰、此經入漢、吾不得見之矣、當有宰官身菩薩、以文章翻譯佛語、又數百年、當有肉身比丘、以吾教判此經、歸中道、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獨歟、故其教東及日本、西返天竺、未之與抗也、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別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以何者、爲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尊其教者、曰梁傳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尊而贊之者、曰南山律師、韶壽諸師、密弘而取証者、永嘉真覺、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

賢首藏師也、或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也、公爲異同而自立己意者、慈恩基師也、惟圭峰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者德、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爲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囂昏、放乎淫荒、吾將合馬鳴龍樹之道焉、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于躬、無辦于彼、將自屈服、我言則光顧予、何者輙與斯事、竊少闢

大道于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後三十年果遇明智獲聞一家性具之旨視彼暗証禪師文字法師乘壞驢車無力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

如來香卷之八目錄

論辨

原教論　明　沈士榮
觀心辨　明　沈士榮
內教外教辨　明　沈士榮
執迹解　明　沈士榮
儒者參禪辨　明　沈士榮
論禪近理辨　明　沈士榮
作用是性解　明　沈士榮
名儒好佛解　明　沈士榮
自私辨　明　沈士榮
老莊異同辨　明　沈士榮
錯說諸經解　明　沈士榮
較是非得辨　明　沈士榮
三教論　明　沈士榮
諸師人物雄偉論　明　沈士榮
淨土疑辨論　明　釋袾宏
攝受十方一切有情淨土論　明　袁宏道

顯果德論　袁宏道　明
堅忍力論　袁宏道　明
稱法行論　袁宏道　明
卽心卽相論　袁宏道　明
非心非相論　袁宏道　明
疑城胎生論　袁宏道　明
菩薩生三界外論　袁宏道　明
見網門論　袁宏道　明
淨願門論　袁宏道　明

刹土遠近釋　袁宏道　明

如來香卷之八目錄終

如來香卷之八

西吳唐　時宜之父　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論辨下

○原教論

沈士榮　明

論曰人之爲類不同故聖人立教不一此教之迹所以異也然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窮其至妙不出一心此教之理所以同也此心也此理也天下未嘗有異也迹之雖異若推而極之必當致其同也且聖人之生豈擇中國之與他方哉至于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亦莫不有上智者出出則各隨其品類順其土俗以行其教化良由爲類之不同故教迹不容于不異也其流之弊紛爭違忤執迹迷真宗旨訛謬可勝言耶若得本忘末不爲迹之所惑研窮心性之原直超至善之地則殊途同歸無有彼此之間矣原夫四海之內不啻數千萬國民俗不同不啻數千萬類隆禮義者稱中華咀聲教者爲要荒因其識見有大小正偏之殊故其爲教有淺深權實之異隨機順俗者爲權爲淺得本窮源者爲實爲深迹之異者如百川匯之

同者爲大海順俗之教不過行于一方窮源之道乃可被于萬類智者不局于一方之權淺必求理之極致以造乎實行甚深之地此教于是乎明矣夫立教之道豈易言哉所以然者聖人將取信而後立教非有證驗不敢自爲說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且畫卦明疇聖人豈不能哉非有河圖洛書之證則道統之源無自而來矣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無所證而言之則疑惑者衆而諍論起又何取信而行之

乎故陰陽造化之理三綱五常之道聖人得以備言者賴其文有證而信者篤行有驗而教化成今之經傳已顯然矣惟變而不動之性死而不滅之心以理推之則可知欲詳言之則無證必待吾佛之書而後明矣或有儒者徵諸夫子之所未言而佛言之于是驚疑惑亂詆毀排斥終莫證其理之所從出徒自蔽而已矣然詆之爲寂滅者非佛說動而不變之理斥之以亂倫者乃權迹流蔽之末故佛之徒聞之帖然而不怒默然而不辨知理在人心信者自悟不可誣

也迹流于世久則必弊孰爲吾累哉是心也變而無動死而不滅斯理之明昭如皎日且安得而自蔽歟若人識此心悟此理在儒爲真儒在僧爲聖僧矣心昏理迷莫之所往本之既失諍論復何益哉今儒者或謂人死卽滅亦無輪迴再生之理甚非聖人之意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靈知也氣形氣也二者合而爲生魂卽精也游往也靈知去則形氣變二者離而爲死死而不滅則有鬼神故知鬼神之情狀死生人鬼之道若陰陽晝夜日月寒暑之往來誰能自

滅同于草木乎或言人物但稟氣而生不知精魂爲靈知也但氣無知則草木而已豈可謂人歟人之神曰魂睡則爲夢卽有知之心耳或謂魂爲氣氣非有知也若視聽言動皆曰氣之所爲必由心帥之以應事是亦精與氣合而爲用也豈可謂魂爲氣乎庸常之人素無修心養性之功一隔生死不復知有前身之事是不足以爲證故聖人不及詳言也蓋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甚則撥無因果廢滅天理以

造物歸于無知善惡皆無果報至若仁天暴壽敬慎蒙禍淫泆獲福小人僥倖君子無辜不明前因曲爲之說理則不通障正知見惑亦甚焉今略以此一端辨之餘說自當解矣但比丘之法以出俗離倫斷煩惱生死爲對治凡夫貪者之病此小乘權教有沈空滯寂之偏故復立大乘菩薩教以破斥其非何待儒者譏其寂滅耶然佛之爲教自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以至天龍鬼神一切品類佛皆隨類化身說一切善法究竟皆至如來之地非但出家一門之爲至也又

何待儒者譏其權迹爲無父無君以亂倫哉況此土乃南洲東隅偏近東海三界隔别人鬼異途至于因緣果報無以爲證故夫子未及詳言者必待中土聖人之教始盡其義中土者中印度之地東西去海遠近得中古今諸佛咸降生于彼佛生之時三界相通幽明互現凡佛言教一一可証衆三世則知因識果立諸教而究竟佛乘乃能法被十方化行萬類所至之處教文義理咸出彼教之上莫不歡忻踊躍信受奉行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者也又非但文字而已至如日月雲霞飛潜動植色聲香味而咸臻妙理此教之體也得失違順生死苦樂事物遷流而常住真性此教之相也文音語默食作動息威儀典章而隨機普應此教之用也具是三者其道大行矣孰能排而毀之拒而絶之乎智者體吾佛之理觀孔子之道性理之學益加詳焉而勸善戒惡之文尤爲緊切大有功于名教豈可自生違背蔽吾心之良知也哉

口不能齕口、目不能視目、以其爲物也、心之所以異於口目者、以其爲神而靈也、如晦翁所言、得無辨心與口目一視乎

、觀心辨　　沈士榮 明

晦菴先生曰佛有觀心之說、夫心者人之所主乎身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命物而不命于人、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于心、則是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蓋如此也、○又曰佛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若有相似者、而其實不同、蓋如此也、然非

審思明辨之君子其孰能無惑于斯耶、

解曰心該萬法、法法徹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証得、蓋人由迷此心體、不知返求、外爲六塵所惑、內生沈掉二病、是以局促無知、偏僻異見、惟佛如來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于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無礙、廓徹無違、故號三界大師、十方慈父、今儒者尚不自識本心、豈能以心觀物哉、所謂人之主乎身一而不異者、卽今出入六根緣染之識神也。命物而不命于人者、卽取著六塵而妄生我相者也。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者、卽周徧計度、似是而非。如夜見枯株、疑以爲人之類。蓋不識自心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其所謂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者、如古德云、境無心外、境見境卽見心是也、其所謂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者、非也、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一心尚無、豈復有二哉、吾佛之徒、本無如是之見也、又謂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

順理以應物、惟此言得之矣、但儒者錯解其義耳、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著顚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議之所能及。故微。精者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爲故不雜。乃能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者卽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子思但以情識未動卽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止欠悟耳、儒者釋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

也便違子思之意矣葢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又分釋曰未發之中不偏不倚已發之中無過不及亦非也子思未甞指已發爲中此又擅改經旨者焉及解允執厥中皆曰已發之中是儒者不知中之爲義而妄釋之也君子時中者言守此未發之中心常不妄動也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亦中和之義也由無思無爲未發之中精一固執則寂然不動故能感物應機而通變無窮矣若此可謂

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者也若未能造思慮未發之時終不識心之本體如是之人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説則茫然罔措且不知聖人之道何所謂中不識聖人之言則曲爲之解曰聖人無心則釋曰無私心曰聖人無爲則釋曰無所作爲是皆以有心有爲度聖人也且得畀于堯舜周孔矣何謂佛哉彼旣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偏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譬如塵鏡未磨水漩未止擬求鑒物未之有也是不知此理在内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益遠矣惟吾

佛觀心之道不住六塵頓息思慮了悟本性名爲反觀水潦和尚有云如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今日被我一毫端識將去了此反觀之妙也一日觀心証理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貫通焉夫子亦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亦求其在内者矣今儒者未甞用力于此輙妄議之謂以心求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者嗚呼其可謂迷之甚矣楞嚴經云吾見之時人皆見吾之見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地以心求心此

語明矣若思慮未息生滅宛然若見若聞皆爲塵相須是離聲離色聞見常真即是見吾不見之處真聞真見全顯本心愚者自生迷悶故有如是顛倒果能審明思辨于此必有得焉譬如百鍊真金又何憂火試者歟以心使心吾佛本無如是之說也

沈公主張俱是但筆舌未快此亦悟門未闢之故也

內教外教辨　　沈士榮 明

或問晦翁曰只爲佛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作有知此事只做一場說話過了所以輸與他答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却勝儒者多○程子曰釋氏之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于易備言之又曰佛有一個覺之理可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

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晦翁曰今說求放心却似釋氏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佛法豈不做事業）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說答曰決無此理釋教云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葢他意謂六根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于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

辨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于內心性是也求之于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著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其視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大儒深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爲有本是當敦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而復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爲矛盾與本既不是何謂却勝儒者乎此其不能窮心學之理于吾佛之道深自惑亂而不能取決也觀伊川之言亦然夫既愍吾道爲有內無外矣果能以內爲本得本何憂于末哉繼言枯槁恣肆又愍吾教之隘是

未見其大者矣既曰佛有覺之理爲敬以直內復云要之亦不是皆反覆自惑之言豈真知此理也哉若率性之說亦不出吾心上工夫必取証于易易乃心上之妙理先儒不窮本心之體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謂有氣而後有知乃推性命之源于氣指性爲氣中之理以氣循理爲道故隨事隨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氣皆生于覺性之中而吾之本心妙明徧照已在思慮未發之時若有得于此卽時中之義也失此不能少存于內徒追求于事物之末謂之

義以方外豈有是哉取証于易者易言至神至聖皆指不可測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無思無爲爲感通之本則易所証固非外矣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故在養于不睹不聞之間以無聲無臭爲至則率性之道果在外乎昔者聖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于外後世文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而有實踐之迹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

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于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或以孟子求放心比釋氏入定者非也若小乘之定固以灰滅更無求放心之意佛乘之定卽動常寂何用求放心耶其說到此便死了則說法度人者又復生耶不知佛所謂定只是妄念不起而應機接物允合其宜儒者莫知此境輒妄議之又解反流全一爲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于本體而使之不行非也若人不緣六塵無所染著反觀自心明明不昧寂寂常知名曰圓照卽了悟之地非學解能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于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踐履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蓋因疑佛氏之迹爲無父無君遂不究盡其說使孔聖之道不明乃毁佛之過也惜哉

、、執迹解　　　　　　　　　　　　　　　　明　沈士榮

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源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爲佛矣（譯何容易）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其正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而不取迹有是心則有是迹○晦翁曰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他便了他既迯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足以斷之矣

解曰德山云窮諸玄辨似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誠哉斯言也今人欲以文字學解

著述經書以窮佛理不過增益知解終不能入法性之海惟法華開權顯實乃明因緣譬喻等文皆非實義實則非言詞思議之所能及也故不退菩薩且不能知況世智乎而程朱大儒涉獵佛書不究其旨乃以其迹斷之其不信也宜矣程朱氏既往今之學者惑焉乃爲之解昔釋迦世尊迯父母捨王位逾城出家毀形壞服取異當世以名教論之以爲不忠不孝無父無君者是大不然且輪王七寶之榮天帝五欲之富泰來運合賞閱暫時報盡沈淪悲哀永久此有漏之因暫處人天心生貪著惡業便起不久當墮惡道如來于寂光土中佛眼所照見諸衆生輪迴六趣長劫受苦于是發大慈悲假諸方便降神母胎八相成道上救君父下濟眷屬以及一切衆生出離生死苦海俱登菩提彼岸其爲功德廣大難量豈可執其方便權迹妄生誹謗者哉今以譬喻更明此義譬如有一長者財富無比止有一子鍾愛甚篤子又至孝省視無闕并諸眷屬顧念莫捨凡有所適必與之俱而此長者依海而住船舶甚多僮僕無數採取珍寶

往來海上他日長者欲適他國遂以巨舟載其眷屬經汎海洋復逾歲月檣櫓桅櫛各有損壞船之根底亦有罅隙若值風濤將見沈溺其子有智察知斯事又知其父別有堅固大船尚在他岸所乘之舟人物繁重意欲往彼不可速去設以此難告于父母請往取船知必不許其餘僮僕不堪所使亦不知彼大船所在其子有智密思方便不告父母夜半逾出將二童子駕一小舫疾行至彼既得大船心甚安穩天色且明父乃覓子忽聞迯逝驚泣嗟怨四望求索連日

不得方擬行舟風濤大作檣摧柁折漏水入舟大衆恐懼知必沈溺爾時其子駕彼大船乘風而至甫及敗舟急扶父母及諸眷屬數千百人咸免溺死得以全歸設若此子先作思惟我若逃逝使父憂惱是爲不可當全忠孝義同溺死爲此至德與私自逃逝取船救父孰爲優劣儒者因疑其迹不究其道所以爲義者不過甘同溺死而已豈不哀哉先儒不信生死輪廻之說任運業識不計沈浮于佛出世之理重有惑焉不知世間常道有出世之道具焉所以爲大忠大孝者非但服勞奉養而已欲盡爲人之道必常深究佛道也其可忽諸

○儒者參禪辨　沈士榮 明

晦翁曰韓退之接引僧徒要他歸儒不過文暢靈師惠師之徒皆破賴底僧及晚年見大顛說得濶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又曰某年十五六時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語其僧只相應和了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某遂疑此僧更有妙處遂去叩問見他說得煞好及去赴試便用他意思胡說試官被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禪來倚閣意中謂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讀讀來讀去一日覺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辨曰佛之法門多矣東流此土者四曰講曰禪曰律曰祕密皆大行于天下惟講與禪繼述尤多又爲名士大夫之所宗尚雖入門不同而証理則一專之則

斷數公亦公道

有得兩可則無成若無思入講不能通貫諸經知解叅禪無由超悟至理故習講者觀諸經論文義玄微苟不深思莫能通解解終趨行乃絕言思能所兩忘名爲入位古德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是也叅禪者則異于是惟单提直指不尚多聞但悟一心萬行斯備故祖師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又云思而知識而解盡是鬼家活計必也六根不動一念無生于此等時頓見本性了悟至理然後應機接物自然頭頭合道處處圓通此叅禪之大略也若

當時大顛和尚實與退之說禪退之豈能即悟至理亦不過以名相開諭之而已此晦翁所謂淵大勝妙正名相邊事也退之果能悟禪則後來見識必當與前不同其答張籍等書豈肯自爲晦匿之辭既疑似若此則胸中所見可知矣唐宋諸儒如白樂天柳子厚蘇東坡黄山谷等雖曰叅禪亦不過知解而已非徹悟者也至如裴休楊大年張商英張九成數人悟則悟矣保養受持則又未可知也此段大事不是說了便休必要在塵勞裡不埋没了方名解脫中人昔

圓悟和尚得法之後在五祖演禪師會下最爲上首偶然流注不在即轉語參差上上根人專志此事猶有未盡豈有身居名利之場又非果位菩薩安得不失念者哉今儒者輕易論禪誠可歎也况朱晦翁所遇之僧又非大顛之比必小有學解妄稱證得尚不識禪爲何事烏足爲晦翁師問哉夫禪悟門也悟則轉凡成聖轉識成智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如鑛成金不重爲鑛豈有疑貳進退反復生謗者乎且晦翁弱冠之時未曾親見智人而杜撰叅禪不出情識

境界若急與辨斥剪其枝蔓尚恨其遲此僧不能如此便當歛手而退却將昭昭靈靈引之此則偏悟醒醒認賊爲子及其再來叩問添得知解轉多故云說得煞好晦翁由是錯解禪意反將其說爲應舉之資久久破綻豈不宜哉晦翁如此保認是將禪爲知解邊事及見李延平遂有倚閣自在二說顯然生滅流注議論横生遂用心以著述爲事其分别事理字義最爲詳盡至于性理未達道體之妙于是旁思熟慮任情起見則去聖人之道爲有間矣其論禪謂曹洞

有意味

宗說得細故法嗣中絕臨濟說粗枝大葉禪故久遠此强辨也故洞山密傳寶鏡三昧又勘辨諸方言句有三種滲漏其所立宗旨漸涉知解而義路不絕正是粗處以晦翁所見頗彷彿其影像是故謂之細臨濟門風峻拔超情離見非上上根人一聞千悟者無能窺其蹊徑正是細處晦翁于此罔然故謂之粗然佛法流傳如乳益水水味漸多乳味自絕絕者非深妙而絕也乃久而弊弊而壞乃事物之常也臨濟之禪久遠非粗而能遠也蓋授受之際不苟與人見亦

于師方傳師旨故其法嗣皆佛門梁棟足以繼志述事此其所以久遠而繁盛也儒者之論反之知其不識禪也

大有領悟

○論禪近理辨　沈士榮　明

中庸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晦翁云釋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又云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礙正知見今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

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如此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話是如何曰他說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緊要處于此曉得時便都曉得

亦自有味而沈以為錯

辨曰舉知解門則以為近理舉証悟門莫契其當機不入悟階何由與辨如人偏身是病不知痛癢所在則難治也今欲治其不治之病姑即其說論之如近理亂真者譬莠之類禾必當辨其非禾石之類玉必當辨其非玉其所謂甚相似者必似是而非者也今

舉而讚之竟未有以非之旣未有以非之則不應以
近理目之不能辨其非眞則不應以亂眞斥之夫知
其識見之高愍小儒爲其揮下則當詳辨其近理非
理之處亂眞非眞之事使學者了然知其謬妄何恨
眞僞之不分也歟若如泛說以僻之何以服天下後
世乎此段偈頌乃第二門知解中意可以聞解信入
非契証門也故云有理路落窠臼若契証門如禪者
問答機鋒相接離言顯智離智顯體爲人解粘去縛
其間間不容髮少有失機各有話墮若圓智相對機

如轉丸針芥相投昭如皎日豈可謂之黑如漆乎儒
者罔知其意隨語求解豈有曉得之理又禪門文字
性離思惟路絕意不在言唯機所適儒者于此罔措
乃云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尤爲可笑雲門曰我若
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裹草須深一丈若向上事非但
儒者不會而僧門鈍置者多矣若諸宗匠肯爲人說
義理邊事儒者必無疑謗然終不爲說者吾解脫之
中無一字可得若有可得依前流浪逊逝又何益于
世哉論至此豈但爲儒者憂正爲吾僧門之深憂也嗚呼

○作用是性解　　　　沈士榮 明

晦翁曰上蔡云佛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所謂
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
認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是性如視聽言貌
思聖人則各有其理佛氏只認得能視能聽能思
能動底便是性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作性最怕
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問釋氏作用是性曰
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彼說視聽言動

底是誰便是這個故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嗅香在舌談論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
魂他也說得好所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
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做見得無不是此性也
說存心養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
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一
家又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他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裡
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

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
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則只是見得個
渾崙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也是竪也是直底
曲底皆是非禮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
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
只是一個真實道理他亦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
非真他只說得一邊只認得人心無所謂道心所
爭處只在此吾儒說無不周無不徧他亦說無不
周無不徧然人倫上不能周徧更說甚周徧

解曰大覺無思乃徧知于法界識情有著徒妄起于
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途佛性
只在眼耳鼻舌之間妙用不離見聞覺知之際直是
一塵不受一法不舍名爲直至道塲頓見本來面目
今以生滅垢心見輪迴見翳目生花又求實花生處
徒勞分別妄費精神者也古德云中間些子請訛處
千聖那能著眼窺真性現時若擊石火閃電光急著
精彩認得依前不是此處正是迷悟關子得則速証
真常失則速入塗炭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

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只如視聽言動皆真性發現若
無心體會即森羅萬象一鑑昭然此按指發光所謂
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即是認着影子使毫
釐繫念瞥爾情生業相宛然仍相迷倒此舉心塵起
所謂六根纔動被雲遮也到此着力不得嫲斧所謂
差處正是大疑惑也仁義禮智皆是就人事立名乃
事物軌則豈可謂本性便是此理本性乃一念未起
事物未形即是明覺之體若常覺不昧不爲六塵所
惑養成聖胎佛門號曰如來儒者稱爲神聖只是本

無私欲純一之天理也以此應事接物乃可不思而
得不勉而中無爲而成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是無心于仁智而仁智由是出生也此
天理者未見仁智之名發之于外乃有仁智之用故
本性即是天理天理即是明覺非在外也若以五常
之理爲性不可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庸常之人
也情發未必中節豈能日用五常之理耶若以本心
明覺爲性百姓曷常不覺哉然覺性在視聽言動日
用之間而不自覺常被塵勞所惑自昧共明故曰知

道者鮮矣由是言之周孔以上聖人亦皆以本覺爲性也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本性明覺在天地之先兩儀未判豈便有仁義禮智之用及兩儀既判資始資生萬物化成則此本性明覺之理乃偏于萬事有五常之名也三代而上未有佛可名惟聖帝繼天立極推本于天言人得此明覺之理于天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者言人皆以此明覺爲體也率依此覺性而常不眛謂之道修者卽養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者私欲未起之時純乎天理者也私欲未起則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寂者誠也至誠無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繼之以戒懼不睹不聞之際不使隱微之或動皆是養此未發之中常覺不眛故發爲中節之和則仁義禮智之理不待思而中矣斯所以爲教後章言誠者寂也明者覺也寂而覺曰天之道覺而寂曰人之道皆修道之義也乃至大學之明德明命皆是指此本覺之理我所謂佛儒者所謂天其體一也如云卽心卽佛亦可言卽性卽天若如此體會相去亦不甚遠但聖人得此理乃立世間治教之法吾佛得此理乃立世間出世間解脫之法儒門但明天人之道吾佛則明四聖六凡之道若盡天人之道則可以趨佛道矣其于性理不悟則天人之理有所不明又安能究佛氏之理乎其所謂全體之中自有許多道理非也葢全體之中無一物一事可見豈有許多道理耶若謂發用中有許多道理有分別是非則可安得以用爲體乎言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不知所用者復是何物若言所養者乃未發之中道明覺之天理發而中節者乃仁義禮智之用事物之當然豈

不明且盡與孔子曰爲仁由己孟子曰由仁義行皆已發中節之用也葢克己復禮體也天下歸仁用也由體可以發用故其要在明心體也彼不知心體之妙說爲渾崙物事是不見明鏡止水之中森羅萬象無壞無雜不生分別之心而妍醜了然安得有非禮顛倒之事歟六塵不緣則私欲淨盡安得只有人心與夫周徧者佛言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理自徧周非因修得儒者務用心觀物以求徧豈能周徧乎吾佛于七情未發之時已空其惡故惡自不生儒者于惡

亦有濁

如此洗儒

念已形之後擬欲斷之其用力固不同矣若有所得則賢者之學宋儒有焉聖人之道未之或知也其差者以有爲之心爲體故自見得有許多道理又各自有分別有是非只此三有存之于心我相旣立而卷枝錯節膠固莫解不知天下事物之理變通不窮欲以斯須之明造次之聰略加忖度若有得焉卽自滿曰吾分別詳矣是非辨矣人或異已則曰我明識道理必如是爲當也幸一二之偶中則眼空四海無復他人若王介甫之徒是也此謂之我相我相立而公

心亡矣凡作此見者或見用于世其不敗者鮮矣良由認事理爲性理求外學以資于內倒持本末源委失真其流之弊以作爲爲事有以起禍亂之階可不愼歟心學不明世教之不幸也吾安得而黙然哉

名儒好佛解

沈士榮　明

程子曰學者于釋氏之說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則駸駸然入其中矣○或問朱子曰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人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學力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又云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淸潔所以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

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學他○道夫問龜山答陳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他那個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于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忽無所準則之物此類甚多如此類則似禪曰固是其徒蕭子莊李西山陳黙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此等皆不可曉○又云游定夫晚年亦學禪○又云此個道理纔理會

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却又與禪不相似學者只是不曾到深處纔到深處定走入禪去了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如程門高弟游氏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立游游漾漾終是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也須疑著他有個好處○尹和靖日課金剛經拜觀音菩薩

解曰夫理學君子既造聖賢之域得盡心養性之道豈詖辭淫說邪見僻行之所能惑所能動哉然爲所

動者必非詖淫邪僻之謂也且聰明才智出倫之士早讀聖賢書積德立身功名節義昭昭出人之表綱常之道弗虧但嫌其有學佛之差是果悖道如是耶非也乃惑者之妄議耳如李沆王旦楊億呂公著德義行業爲盛宋名臣彼固不耻于學佛亦未嘗得罪于名教顧可輕議其非歟劉安世陳了翁文章節義冠世豈不悅周程之道然好佛之篤未有以加之也其處患難臨死生不測之禍恬然莫能動其心而害之者或嘔血而亡豈非學佛之驗歟此數君子未嘗因好佛而虧行業傷彝倫也何謂佛氏爲害之尤甚哉至于程門高弟未有過于游楊尹謝而皆有學佛之癖豈信道不篤晚年遂改節如是耶二程道南之語亦誤許之耶不然則其父師拳拳之心唯恐學者流入其中如四子者肯遽忘之耶嗚呼是深有得于周程之意燭理之精遂知禪學之妙不覺趨入其中矣朱子論佛氏由義學變入于禪卽解終趨行之道也程門高弟造理之深固不能遏其入禪矣然考之五燈未有深許之者蓋信解而未契悟耳其所著述

未出儒氏之說謂之曰類禪則禪學固如是乎禪固非彼所及然因其有得于此遂于儒書之理益加詳焉後學耻其歸佛故矯揉其說凡聖人之書有近于佛者皆故違經旨別立異說惟恐其類禪理學之差皆由于此其誤世豈淺淺哉

○自私辨　沈士榮 明

晦翁曰近理亂真處、程子自私二字、得其要領、明道答横渠書云人患在自私用智此大凡人之任私意耳下文云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便是不自私不用智也、○又云佛氏自私昧道（如何說得上）今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索照也亦是絕外物而求定之意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欲是不能以有爲爲應跡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都不如此上不淪于空寂下不累于物欲○問明德

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舌皆不愛、要天下人各成佛、豈得是自私、先生笑云、待度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是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云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游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一理可遺于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識是何心、見是何性、

辨曰私莫私于物欲、公莫公于至理、私欲勝則其見昧、至理徹則其見明、况所謂道乎、道者古今賢聖之所共由、非自私求利之地也、若謂佛以自私求利爲道不可也、謂佛用智尤不可也、人之所愛莫甚于利、佛則捨愛矣、所利莫甚于生、佛則捨生矣、自私爲利必歸于巳、佛無我相、利將誰歸、今以佛厭生老病死

而脩出苦之道、謂之自私爲利、則儒者不厭苦、而自甘沈溺、乃謂之大公合義乎、夫用智必陷人于險、佛以方便之智濟度一切衆生、反以爲陷之歟、吾佛之道周徧十方、于一切法平等無二、自不以爲公、普濟六道衆生、猶如一子、自不以爲利、智入三世十方徧知一切衆生若干種心、隨根與法、增長愛護而無失時、雖知衆生界不可盡而不暫忘一念捨衆生意、此名佛智、豈世間智術之事乎、彼所謂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者、如厭動求靜、避諠趨寂、諸經屢有

破得盡

彈斥之文不待辨也然有形之物可以鑑喻反鑑則不能照物心無形相無有背面反求則息妄歸眞內外洞徹非反鑑之比也若謂自私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欲者吾佛以慈悲喜捨勇于向道尚有過于世人嗜欲也孔子亦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也古德云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如來若不勇猛求道安能普濟夫羣生哉今儒氏以有爲爲應跡又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斷無是理設以周徧計度之心而志在有爲必先有我相我相旣立自私則甚焉于是塵

如來香　卷八　三四

勞紛動惡覺競起至于應跡豈能廓然利害關心有如市驟何謂太公事物之來機如逐電造次顚沛反費多矣安能順應此由自私之爲患也故私莫私于有我私留執著則不能虛心以容物豈能公于天下乎若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有戒懼愼獨之功不爲私欲所蔽則天理昭明雖倉卒發動之際無能惑亂之者故發必中節而和矣又言吾儒見得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二理可違于物不知本末之論也理尊無對一而不二者也隨物之差殊不同而各當其可如衡之秤物物有輕重不同而衡之錙銖不異故能爲天下之平其言無一物不是此理者是也其言無一理可違于物非也夫理本無名必隨事立名故理之當長者必違于短當短者必違于長當厚必違薄當薄必違厚又如理不當用此物則違物以從理豈可謂無一理不違于物乎理本也物末也但聞末根于本未聞本根于末言理因事而有萬名則可言有萬物則不可事可分而理不可分也理無名相徹底惟空故能徧萬物而各得其宜若有實體卽有名相不可

如來香　卷八　三五

與物作則可謂理乎言識心見性者可識者是塵可見者是境非心性也如眼能見物不能自見若有可見決定非眼雖不自見非是無眼心性亦然先儒盡心養性只在已發處存養但見得心性發用之處其于思慮未起聖人允執之中則昧然而莫識其去孔子子思爲有間矣指佛氏爲自私豈知佛理者哉吾佛以染淨和合爲心純淨無染爲性非眞悟者莫知心性之體可輕議歟至若公私義利之分非識心見性者固莫及也

莊老與同辨　　沈士榮 明

或問晦翁曰、佛與莊老不同乎、曰、老莊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絕盡、至禪則義理滅盡、○又云、至如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僞說耳、如遠法師文與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方始教人自去做、後來禪學、其傳亦如是、○達磨初至、見梁武、不契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而附益之、其說愈精妙、然只是

不是、○庚桑子一篇都是禪、其他篇亦有禪語、然但此篇首尾都是、○又云、佛氏將（如何這等說）老莊文飾其教、○儒者要得順性命之理、佛氏也只理會這物事、老氏便要把住這氣、不要散、便會長生、佛氏只見（既如此）個物事便放得下。（如何不起敬）所以生死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

辨曰、儒者謂老莊絕滅義理人倫者、老子憤當時文過其質、將漸入于浮僞、乃著書、述上古治民之道、贊無爲之化、反淳朴之風、莊子雖推本其意而矯激過之、其欲去毀譽、則以堯桀同倫、欲泯善惡、則以曾跖並稱、乃至齊彭殤、一生死等說、皆祖述老子之意、老子曰、智慧出、生大僞、莊子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謂世之尊賢尚智、必有假仁義以爲盜賊者、人不之覺、故謂之大盜、言雖過而意有在也、老莊之說、其要歸于無心無爲安于自然、以爲極致、其道足以救飾詐作爲之弊、抑狡計奔競之風、亦未可遽以滅絕義理人倫而加之也、昔夫子問禮老子、退而贊重之、則夫子之所尊、亦已存其教矣、後學未識夫子之意、豈宜遽

非之歟、若謂佛棄父母出家、爲絕滅人倫、非是實事、乃應化之迹、實未嘗離親側也、至如隨類化身、普度萬品、非但出家一事而已、華嚴經云、孝養父母、當願衆生善事于佛、愛護一切、豈滅人倫者哉、又謂禪則義理滅盡、非也、禪悟門也、人由六塵而迷、必捨六塵而悟、義理窠臼者、法塵也、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故絕解以趨行、行起之時、無量妙義、亘古今以常說、且不窮也、况絕滅乎。儒門明理、如執火照物、照一處、止見一處、又且不能了了、禪門明理、如雲散日出、大地

山河無不徧照又且了然謂迷解爲雲散頓悟爲日出也又言佛氏成片用老莊意文飾而附益之亦非也佛說諸經理深事廣文博義繁此土諸師極口贊述未能盡其旨趣何能假老莊之說耶益傳譯解說必用此方經書之文以釋之使讀者易曉故或取老莊文句用之其意未嘗同也夫禪非言語文字思量分別所及故說禪者機鋒相接而已意不在言也彼所謂庚桑子一篇是禪不知禪者也莊子之言可以義解豈與禪同日語哉又莊子以無心爲道未免灰

滅之病與見性成佛之旨懸隔遠矣晦翁如此論禪則是少年初見之僧誤之也孔子不毀老子知其言有補于世矣若生今之時必不毀佛也又言老氏爲長生之術固非老氏本意言佛放得下生死禍福都不動其所以然者非彼之所能知也

○錯說諸經解　沈士榮　明

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個艮卦○朱子曰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會說道理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末後二十五輪與夫誓語可笑○楞嚴經是房融說得如此巧佛當初也不如此說如四十二章最初傳來中國的文字其說却自平實○有學者讀法華經晦翁問曰此經

要在何處答曰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及一句晦翁曰吾儒正要思量分別所以不同也○晦翁看金剛經曰釋迦快說走輒語

解曰或者未識經之宗趣以生滅垢心妄議如來境界而生毀訾如取螢火燒金剛山一何損耶昔如來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及諸佛神妙智用徹諸法性相理事盡修行心數門戶窮理盡性者也曰不如看個艮卦是何言歟益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之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之止也不過十波羅蜜門禪定一

門而已豈能該一部之義乎若以佛理觀之背者居心之頂表無思之地止于無思則無我相是不獲其身也庭者應事接物之處行者舉動應用之時謂動而常寂起于法起則無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是不見其人也若如此解說與般若經意有少分相似亦未見本心之理也必曰但止心不動如山則心境自然明現由定可以發慧也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卽原始反終之義明生死之說而已若圓覺經言四大各有所歸卽今妄身了不可

得乃卽色明空不待滅也與列子人死卽滅是滅色方空理正相反鬳齋林氏曰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佛生西方豈來剽竊其說文公詆之太過是不公也又圓覺十二菩薩欲明圓覺之旨故展轉設疑與佛論辨皆相因互見該攝上中下三根因其惑有輕重故其言有淺深適當其機而已豈可以淺言哉二十五輪單複圓脩隨其根習順利故有道場修証儀式至弘誓流通諸經法則如是何必見笑若楞嚴經則徵心辨性顯密雙融選擇圓通應根立教略陳階地廣說禪那明諸陰銷脩分異見與圓頓諸經互有顯發豈房融能巧說乎其結集之人以灌頂密因集爲一部說有前後不在一時非附會也四十二章乃佛法初來未宜深旨譯者姑從乎淺之文使易曉耳豈佛語但如是乎如法華舊譯有燈日視世尊之句甚爲粗鄙後譯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比舊文藻多矣房融之譯楞嚴亦不過潤釋其文安敢巧說佛意哉法華歎佛智甚深非言思所及其爲宗要但顯佛乘而世人欲以思量分別求道文辭知解而已非

心學也心學則誠而已至誠則無思而得純一不雜是也金剛經乃破相離塵心無所住而佛語略無留滯圓變無窮豈走軛之語乎葢佛語如王寶印非有異文若潛心讀之必有得焉切勿輕議也

〇〇較是非得失辨　沈士榮　明

横渠張先生曰、佛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用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其不能究所從也、〇又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以人生爲

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談要歸、必謂生死流轉、非得道者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愚智、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二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〇晦翁曰、詖者是他只見得一邊、于那邊都蔽塞了、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說得周遮浩瀚、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于偏而不能返、是淫辭

知其所陷、邪者、他見得偏了、于道不相貫屬、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他已離于道、而不通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言道之精妙不在乎此、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遁而後窮、要之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于大本不立、

辨曰、天性者、吾佛謂之本覺、卽一念未起、寂而常照之心也、儒門乃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一毫私欲之累、純乎天理者也、二教之迹雖異、本性之則同也、佛

由此本覺、發爲六度萬行、乃至圓滿佛果、儒、亦從此天性、發爲仁義禮智、以成聖人之道、佛則兼四聖六凡而治之、儒者但治人道而已、豈佛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歟、若人六根塵念不生、則理自徧周、明照法界、非六根能緣天地也、孔子亦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則亦以七情未發者爲性、感物而動者爲情欲也、以迷者言之、則自身與天地萬物皆無常幻妄也、以悟者言之、則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皆一眞之境也、豈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

其志于虛空之大乎、語大語小乃依正二報、情器二界、體自含容、固世智所不能知、非佛言流遁失中也、知大小無體、則攝入互容、而塵含六合、芥納須彌矣、知延促無時、三世不遷、則世界成壞、有如空花矣、此一心之體相也、以相卽體、則古今萬劫不出刹那、以體卽相、則一毛孔中現十方界、皆性分之常也、所謂窮理者、擧一卽明、多理擧多不出一理、非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爲窮理也、所謂盡性者、自十住初心歷五位而入佛位、乃無明盡而智慧圓也、天地

世界成住壞空、循環無已、以成壞言之則有窮、以循環言之、則無窮也、非明心性之源、孰能究其所從哉、言人死爲鬼、古有其說、非佛始爲此言也、孔子曰、祭則鬼饗之、古之祭宗廟皆是饗已死之鬼也、受生循環者、聖人雖未顯言其事、以理則可見矣、人性雖曰明覺、因染六塵而起妄見、豈可謂人而無妄乎、然三界惟是一心、萬法隨識所變、豈分天人、是一是二、而生取舍乎、佛亦未嘗指天曰道、此皆張子駕說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豈非人死爲鬼

乎、聖人繫易、以生死鬼神對說、正輪迴之義也、易言知幽明之故、幽則鬼神之道、明則天人之理、皆一而不異者也、論語夫子荅子路之問、言事人所以明事鬼、言知生所以明知死、死生人鬼亦一而不異者也、張子不循聖經之旨、欲別爲無稽之言、以破佛說、反自眛焉、又引天德破輪迴之說、尤爲迂遠、聖人與天合德者、至誠而已、言知聖人可也、言知鬼神則惑矣、鬼神乃幽靈之動物、有吉凶邪正之殊、非純一至誠者也、聖人但言至誠可以感神、至誠可以前知、至誠

如神者、言至誠能前知吉凶、如神靈也、佛氏言悟道
者、明本心也、本心乃一念未起、無生死可得、知此則
日了生死、非言得道免生死也、了生死者、不沒于生
死、亦不出于生死、不沒不出、故能化身萬類、說法度
人、治世出世之道矣、儒門聖人窮理盡性、原始反終、
故知生死、知生死則樂天知命、而生順死安、處治世
之道矣。且人鬼二物、皆有形氣、以幽明異途、各不相
見。若反常為怪、則人亦見鬼、鬼亦見人、三尺之童、亦
能備曉此身。豈謂明理君子、惑反甚焉、謂佛法熾傳

中國、而儒者之英才間氣、皆爭先崇尚、至于愚賤、莫
不尊奉者、蓋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乃異其
名。今聞佛說、以心照心、信而行之、即聰明了其趣之
也、何足怪歟、若明五位階漸、圓極佛果、皆多劫積修、
非但儒者一生之修、豈不修而至乎。六度萬行、止觀
熏習、佛佛道同、豈不求其迹乎、三乘四教、問答論議、
祇隨讚誦、盈卷累牘、豈不求其文乎、在家出家、戒儀
不等、治世典章、生產作業、皆是實相、豈人倫不察、庶
物不明乎、尊卑品類、人物鳥獸、華戎異俗、語言異教、

佛皆徧周。隨機普應。不壞彼相、入我正法、何謂治忽
德亂、異言滿耳乎、是不知佛理之妙、遂疑為異言也、
然直指人心、在其自証、自肯非誘之使入、何論偽與
弊哉、又以佛言為詖淫邪遁者、豈有是歟、佛離斷常
顛倒異見、具正徧知、豈有邊見及蔽塞之虞、是未嘗
詖也、其經書則文富義博、而宗旨了然、使人雖終身
讀誦而繹之無厭、雖一句染神、而千劫不朽、終為解
脫之因、未嘗淫而陷也、諸經宗趣、性相互融、行解兼
備、如王寶印、無有異文、豈有不相貫屬者乎、不可謂

邪辭、知其所離也、教有權實不同、故有三車之喻、而
出家之迹、事屬權門。圓滿報身。始明實理、其言先淺
後深、如世間訓蒙之法、豈可謂遁辭有所窮哉、言道
之精妙、不在君臣父子者。非佛氏之言也、如來具足
萬善、豈忠孝之有缺耶。理之虛實、已見前篇、今或者
執有為之常見、耳目所不及者、不信別有境界、地理
可考者、自流沙以東九千里、南北萬餘里、古今可考
者、自堯舜至今三千七百餘年、自此之外、東海至西
海數十萬里、金輪王至淨飯王數萬億年、更有遠遊

之士邁古之書其所言者便指為異說況佛說微塵數世界微塵數劫乎如人居環堵之內不信天地之大豈非蔽乎本心之理不明向外著物窮理困于見聞之穿而終身莫出豈非陷乎聞佛道而不信篤浮言以謗之豈非邪乎既不能求其本議其迹以排之豈非遁乎一言論佛即具四者之差又能獨立不懼精一自信以較是非計得失歟

三教論　沈士榮明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佛老言甚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晦庵先生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然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肇論有四不遷之說乃動中有靜即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此齋戒之學一變遂說出這一般道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又高妙于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如來香　卷人　兕

悟其言禍福報應足以鉗制愚俗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有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釋道之教皆一再傳而侵其本真有國有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舉措之方既不出于言語文字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

論曰三教聖人其言雖不同然皆足以開人心之天理救世俗之澆漓成帝王之治功也昔孔子祖述堯舜之道故能窮心學之源推性德之用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垂後世曾子述大學子思作中庸而其言詳矣自漢以來法而宗之雖未能盡行其說而所以致治效也亦不少矣漢明帝崇儒敬老風俗為之一變當時名節相尚非後代所及唐太宗用河汾之學而致太平繼以狄仁傑姚崇宋璟張九齡李泌陸贄裴度皆用儒術稱為名相宋初四朝專用儒者

而天下治雖未有三代之盛而其效亦可見矣其弊也漢末諸儒嫉惡太甚而有黨錮之禍唐末諸儒結交權勢而有朋黨之實宋元豐諸儒作為生事乃成新法之患亦莫不因之以亡國然後世史臣論之不過成敗是非而已孰能究其源哉使王介甫不為元豐之政則學者尊之必不在周程之下矣若揣其源實心學不明之罪也心學不明又以為為盡性不能養中以誠明之道當時大儒不能斥其學術之差但以執拘目之執拘者謂之我相故有為之心莫不自

破相
難辨

我相起至今儒者雖學程朱之道我相甚為以周徧計度之私臨事物紛動之際堅存已見莫肯信人各以分別之心橫起是非之論上不懼神明之照察下不畏民物之相違著書則妄解聖經處事則失機背理良由不知堯舜之道精一執中正已而百姓自化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自平又不知古者帝王皆稟天為教國有政令先告于天故有肆類上帝之文三代之書動輒稱天則王者事天此臣事君不敢專也先儒釋天曰理釋鬼神曰氣則是無所主者矣雖釋

帝曰主宰又不言實有神聖之靈則祭天即是祭理饗鬼神即是饗氣如此見解豈能真起至敬耶又議佛氏不應以禍福戒人則小人為非謂無禍福可降無所不至是教之為亂也又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何不公之甚耶楊墨學術雖偏尚不失為善人申韓之術刻深殘忍商鞅李斯行之壞先王之法制焚先聖之詩書反乎周孔之教莫斯為甚至今猶吏效之流毒未已未聞楊墨如是之甚也又以佛老言近理而害尤甚則悖理者其害小近理者其害大更不知

何說也。往往儒術、乃以申韓輔之、亦不自覺其非矣、良由心學不明、故名世之士、文章記誦而已、淳謹者執古非今、昧適時通變之道、狂肆者有爲任術、或生事爲亂之階、所以不能述天理順人心、爲治世教民之本、使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不行矣、若此其弊也、豈佛老之說能害之哉、昔老子述上古爲治之道、列子稱黃帝之政、由是世尊黃老者、其道尚清淨無爲、以慈儉不爭爲行、以寬廉不擾爲治、故爲華胥國之說。佛經言上古之時、三界相通、天人相接、故治人與

治天之道相若、則老子所述、乃治天之教也。是以兼有養生之言、使有國者依而行之、足以反古還淳、漸華華僞者也、且伯陽仕周、而仲尼在魯、其聲聞相接、亦已久矣、至于問禮、又親炙焉、伯陽著書、雖爲關尹而發、而其放言、豈專爲尹喜者哉、使其非禮、則夫子退而贊之、必不若是其重矣、歷子思孟子、又未嘗非之、由是有專門之學、曰道家者流、至漢有蓋公河上公、表章其說、曹參用之齊國、大治起爲漢相、漢民安之、文帝景帝、躬行其意、而天下大安矣、但未有深造

之者、若盡其道、其治效豈若是而已哉、唐韓昌黎不解其旨、始非毀其說、宋儒又甚焉、蓋不知孔子子思之所存、則其理也、深非淺識之所知矣、其弊也、或爲長生詭異之說、或行符藥咒禳之方、故漢武帝遭方士之誣、唐憲宗中金丹之毒、宋道君有失國之憂、此非老氏之過、乃怪誕之士、託其名耳、至若三武滅僧、聽其邪說、此等未嘗知黃老之學、但習妖異之術而已、故不旋踵而敗、佛道由斯愈盛、此其流之爲弊也、又何待儒者之議、佛氏之辨哉、釋迦出現西乾、舉古

佛度人之教、與無量劫諸佛同因、及無量刹諸佛同說、兼世出世間之法、窮心性之源者也、故能偏法界而咸被、亘古今而常存、佛未滅時、五印度國、無量億衆、咸得三乘聖果、至今未絕、東流此土、又化無數億人、上士聞之、則明心見性、入聖超凡、下士聞之、則亦識果知因、改過遷善、輔翊王政、使不煩刑罰而治矣、故世之名儒英才間氣、無不尊奉、道門高士、亦或兼通、至唐而禪學大行、教理亦著、宗通講貫、心要粲然、不亦盛乎、其弊也、或偏行枯寂之宗、或作有爲之福

則有獨善而不能及人、乃至貪著而爲供養、若左谿有居山之癖、梁武有捨身之愚、觀達磨聖諦之言、永嘉勸友之書、有以規之深矣。然法流已久、其弊必臻、世道汚隆、此亦常理。自五代至宋、而禪分五燈、各立宗旨、解悟異途、心學微矣。而諸方大匠、力拯頹風、傑出叢林、人亦不少。至四燈與宋運俱終、獨臨濟一宗尚留今日、然自中峰撤席、未知道隱何方、尚賴教有明文、與心爲証、慧命未絕、有若懸絲。作者弗起、予將何述。其衰也、亦非儒者毀之也。嗚呼、三教之弊、由人

致之、三教之興、由人作之、不有明哲、何以繼其緒餘。且世人之習性不同、好尚不一、故教分三等、各有專門、使並行于世而不相悖、則人不歸儒、必歸于老、不歸于老、必歸于佛、各隨機以率之、則世無不化之民、而爲惡者鮮矣。爲惡者少、爲善者多、則天下大治、心學于是乎明矣。柰何自相排斥、必欲獨立而全化、豈有是理哉。且教門如網、漉衆生魚、雖于一目而得魚、必以萬目而成網、固不可以一門而爲教也。葢萬法惟本一心、推原此心、三教一理而已、曷相妨礙哉、必欲毀二教而獨行、正所以自滅也。幸隱君子、知時而興、作而起之、必有盛于古矣。葢三教之書、備而是非可辨、大言者無驗、則狂肆之諍息、諍息理明、故學者不尚言而敦乎行矣。三教聖人在天之靈、豈不爲之睟然哉。

、諸師人物雄偉論　沈士榮　明

晦翁曰梁會通間達磨入來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當時儒學廢弛佛老之流又淺陋所以横說竪說没人奈何人纔聰明便被他引誘去嘗見畫底諸師人物皆雄偉宜其傑然有立如此妙喜贊臨濟云當初若非這個定是作個渠魁觀之信然氣貌如此則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無足動其心者

論曰達磨之來正佛法盛行之時也譯經自漢至姚

秦鳩摩羅什教文粗備而疏義始行固非淺陋老氏之流亦不乏人達磨雖是单提直指未有根基之士所傳不過數人惟粲可得其要領五傳至黄梅曹谿始大行于唐乃偏于天下講經莫盛于陳隋天台之教既興而佛道備矣至唐又益之賢首慈恩二宗則講與禪並盛著當代今但言禪門之盛蓋未考爾然佛之為教義理深玄造詣殊特非上智之資不能入其閫奥故諸師氣貌出羣則才智可知矣至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雖古今豪傑功業蓋世者莫不被其籠絡至死不悟惟佛門諸師其中有英雄之略具上智之資者多矣其心豈不知事業可以昭當時德澤可以被四海聲名可以垂後世富貴可以及子孫而棄之有若敝屣略不少顧其介如此奈何信誑淫邪道之辭而引惹之深繫縛之固反有過于富貴利達哉吾知其必不然矣有生于數百年之下見其氣貌如此不覺歎服則亦當知其心必非自私為利之徒何故毁之若是其深也聞其言既知其意也徵見其貌又知其志也人然終却行而莫入退則與諸後學

深閉固拒若將滅之豈非惑歟或曰先儒真信聖人之學躬踐而篤行之欲比德于周公孔子未必惑吾佛之甚也亦不過欲立其教恐中衰而不吾若又慮其徒或趨入佛門而弗返姑為障蔽而已非實不知也愚曰不然若禪講諸門而學者各有所尚其術既專遂不相下故諍論亦多矣然皆足以利世化民而不妨礙使儒釋道亦並行而不戾雖各以其道自尊終不為排毁之言或兼學而互通之則心學豈不益明歟必諍論而優劣之非世教之福也孟子曰予豈

好辨哉不得已也不得已恐性理不明而無以爲教也故曰道不虛行存乎其人今聖朝興隆三教必有其人出焉故于終篇之論乃拳拳而望之也

○○淨土疑辯論

明　釋袾宏

或問淨土之說蓋表法耳智人宜直悟禪宗而今只管讚說淨土將無執着事相不明理性歟答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曉得此意禪宗淨土殊途同歸子之所疑當下氷釋昔人於此遞互闡揚不一而足如中峯大師道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而修之者必貴一門深入此數語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故大勢至菩薩得念佛三昧而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普賢菩薩入華嚴不思議解脫而曰願命終時生

安樂刹是二大士一侍娑婆教主一侍安養導師宜應各立門戶而乃和會圓融兩不相礙此皆人所飫聞習知那得尚執偏見且爾云淨土表法者豈不以淨心即是淨土豈復更有七寶世界則亦將謂善心即是天堂豈復更有夜摩忉利惡心即是地獄豈復更有刀劍鑊湯愚癡心即是畜生豈復更有披毛帶角等耶又爾喜談理性厭說事相都緣要顯我是高僧怕人說我不通理性聰汝若真實理性洞明便知事外無理相外無性何須定要捨事求理離相見性

況土分四種、汝謂只有寂光眞土、更無實報方便同居等耶、若一向說無相話、以圖玄妙、卽心爲淨土之說、新學後生看得兩本經論、便能言之、何足爲難。且汝旣心淨土淨、隨處淨土、吾試問汝、還肯卽厠溷中作住止否、還肯就犬豕馬牛同槽而飲噉否、還肯入丘塚與臭腐屍骸同睡眠否、還肯洗摩餇脯伽摩羅疾膿血屎尿諸惡疾人、積月累年否。於斯數者、歡喜安隱、略不介意、許汝說高山平地總西方。其或外爲忍勉、內起疑嫌、則是淨穢之境未空、憎愛之情尚在。

而乃開口高談大聖人過量境界。撥無佛國、蔑視往生、可謂欺天誑人、甘心自昧、苦哉苦哉。又汝若有大力量、有大誓願、願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行菩薩行、更無畏怯、則淨土之生、吾不汝强。如或慮此土境風浩大、作主不得、慮諸佛出世難値、修學無由、慮忍力未固、不能於三界險處度脫衆生、慮盡此報身、未能永斷生死、不受後有、慮旣在捨身受身、前路茫茫、未知攸往、則棄淨土而不生、其失非細。此淨土法門、似淺而深、似近而遠、難而實易、易而復難、但當諦信、速宜謹言、毋恣口業、自禍禍人、貽苦報於無窮也。

要常常看

○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淨土論

明　袁宏道

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淨土者、卽阿彌陀佛西方淨土、其中所有大功德海、大悲智海、大願力海、若具說者、假使盡十方世界諸佛菩薩聲聞辟支天人鬼畜下至蜎飛蝡動及一切無情草木瓦礫鄰虛微塵之類、一一具無量口、口中一一具無量舌、舌中一一出無量聲音、常說倍說、熾然說、無間說、經百億萬塵沙阿僧祇劫、亦不能盡、今且略釋、一身土不思

議義、二性相不思議義、三因果不思議義、四往來不思議義、五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一身土不思議義者、阿彌身中、有無量衆生。衆生身中、有無量阿彌國土亦然。是故一衆生念阿彌。一阿彌見。衆衆生念阿彌。衆阿彌見衆生念念阿彌。卽念念阿彌見。若衆生身中無阿彌者、阿彌不見、如陽燧身中、不能得水、非本有故、阿彌身中無衆生者、阿彌亦不見、如石女求生兒、必不可得、以非應得故、是故身中合身、身身中含、身土中含土。土土中含土身土交含。重重無盡。是身土不思議義、二性相不思議義者、若離性言土、土卽心外、是幻化、故幻化者卽斷滅相、衆生不生、若卽性言土、性是有形、是一定、故一定者卽無變易、無變易、衆生亦不生、卽性卽相、非性非相、存非非亡、存卽卽壞、是性相不思議義、三因果不思議義者、有二義、一因先果後義、如念佛是因、見佛是果、見佛是因、成佛是果、成佛是因、度衆生是果、二因果無前後義、卽念卽見、卽成卽度、一時具足、如人三十至四十歲、三十是因、四十是果、然三十四十無間斷相、若無四

十、三十不立、無三十者、四十不成、是故當知非離三十至四十、故若離三十至四十者、中間卽有分限相、而我此身無分限故、若由三十至四十者、中間卽有相續相、而我此身乃至相續不可得故、念佛因果亦復如是、是因果不思議義、四去來不思議義者、若阿彌佛因念而來、此衆生因憶佛而生、彼卽有去來、有去來卽有程途、有程途卽有險易、如人近京師則覲君易、遠則難、果爾念佛求生、應有難易、而阿彌僕僕道途、亦無說法之日已、故般舟三昧經曰、不於是間

妙義詩此亦全

終生彼聞佛剎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至又先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如天鼓鳴遠近齊聞非去來故如水中月東行則東西行則西非去來故是去來不思議義五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者如澄潭山影如春暘百草如衆生業力如日月光相如胎中根如身中我如齒堅舌柔如眉横鬢長是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所以十方諸佛吐心吐膽亦只道得個希有難信而已雖有遍覆三千大千舌相豈能分疏其萬一哉孔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

聖人不知至哉言也無量法門一以貫之矣

所以修行者要發弘願

此喻未切

○顯果德論　袁宏道　判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云諸佛如來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花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是故當知一切諸佛取佛果者依于衆生若無衆生佛果不成譬如漢祖以救民故而有百戰以百戰故登大寶位登寶位故百姓衆

業若無百姓即無如上等事究而論之凡行一德一事一利一名者若無衆生皆悉不成是故我無衆生即不成我衆生是依我即是正衆生是正我即是依人我平等依正無礙是法爾故法爾者即自然果德故若向外建立即不成果義

堅忍力論

袁宏道　明

龍樹菩薩曰童子過四歲以上未滿二十名爲鳩摩羅伽地若菩薩初生菩薩家者如嬰兒得無生法忍乃至十住地離諸惡事名爲鳩摩羅伽地故得如是地當學般若波羅蜜常欲不離諸佛問曰菩薩當化衆生何故常欲不離諸佛答曰有菩薩未入菩薩位未得阿鞞跋致受記莂故若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如人乘船中流壞敗欲度他人反自沒水又如少湯投大氷池雖消少處

反更成氷菩薩未入法位若遠離諸佛以少功德無方便力欲化衆生雖少益利反更墜落以是故新學菩薩不應遠離諸佛問曰若爾者何以不說不離聲聞辟支佛聲聞辟支佛亦能利益菩薩答曰菩薩大心聲聞辟支佛雖有涅槃利益無一切智故不能教導菩薩諸佛一切種智故能教導菩薩如象沒泥非象不能出菩薩亦如是若入非道中唯佛能救同大道故故說菩薩常欲不離諸佛復次菩薩作是念我未得佛眼故如盲無異若不爲佛所引導則無所趣錯入餘道設聞佛法異處行者未知教化時節行法多少復次菩薩見佛得種種利益或眼見心清淨若聞所說心則樂法得大智慧隨法修行而得解脫如是等值佛無量益利豈不一心常欲見佛譬如嬰兒不應離母又如行道不離糧食如大熱時不離涼風冷水如大寒時不欲離火如度深水不應離船譬如病人不離良醫菩薩不離諸佛過於上事何以故父母親屬知識人天王等皆不能如佛益利佛益利諸菩薩離諸苦處住世尊之地以是因緣故菩薩常不

離佛問曰有爲之法欺誑不眞皆不可信云何得如願不離諸佛答曰福德智慧具足故乃應得佛何況不離諸佛衆生有無量劫罪因緣故不得如願雖行福德而智慧薄少雖行智慧而福德薄少故所願不成菩薩求佛道故要行二忍生忍法忍行生忍故一切衆生中發慈悲心滅無量劫罪得無量福德行法忍故破諸法無明得無量智慧二行合和故何願不得以是故菩薩世世常不離諸佛復次菩薩常愛樂念佛故捨身受身恒得值佛譬如衆生習欲心重受

婬鳥身所謂孔雀鴛鴦等習瞋恚偏多生毒蟲中所謂惡龍羅刹蜈蚣毒蛇等是菩提心不貴轉輪聖王人天福樂但念諸佛是故隨心所重而受身形

○稱法行論

袁宏道　明

稱法行者法界海中無量無邊菩薩行海亦無量無邊虛空着彩粉墨徒勞法界無方轍跡安用是故菩薩自性行者非有非無非行非不行唯是稱法自在之行一者菩薩度一切衆生究竟無餘涅槃而衆生界不減如登場傀儡悲笑宛然唯一土泥空無所有是稱法行二者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如淫女離魂逐所歡去乃至生子而身常在父母前是稱法行

三者菩薩自身入定他身起定一身入定多身起定從有情身入定從無情身起定如猛虎起屍跪拜作舞唯虎所欲而屍本無知是稱法行四者菩薩于一小衆生身中轉大法輪燃大法炬震大法雷魔宮摧毀大地震動度無量無邊衆生而此小衆生不覺不知如天帝樂人逃入一小女子鼻孔偏率不得而此女子不覺不知是稱法行五者菩薩欲久住世即以念頃衍作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欲少住世即以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縮爲念頃如小兒看

燈中走馬計其多寡首尾了不可得是稱法行是故若證如是不思議行者一念之中三世諸佛淨土攝入無餘是謂菩薩莊嚴淨土之行以無思智照之可見非是情量所能猜度何以故以自性超一切量故

神通變化五譬尤是醒人

○即心即相論

袁宏道

若謂諸法畢竟空故則有諸法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一切不立般若經曰若諸法不空即無道無果法句經曰菩薩于畢竟空中熾然建立華嚴經曰菩薩摩訶薩了達自身及以衆生本來寂滅而勤修福智無有厭足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知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莊嚴佛刹以是義故菩薩樂修淨土羣疑論問曰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觀衆生如第五大何得取著有相捨此生彼答諸佛說法不離二諦經云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成就一切法

者世諦諸法也離諸法者第一義諦無相也又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常修淨土行教化諸羣生汝但見說圓成實相之教破偏計所執畢竟空無之文不信說依他起性因緣之教即是不信因果之人說于諸法斷滅相者是爲邪見外道又十疑論曰夫不生不滅者于生緣中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於生體亦不可得此生生時無所從來故名不生諸法散時不守自性此散滅時去無所去故言不滅非因緣生

滅外別有不生不滅亦非不求生淨土與作無生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又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宮室若依空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成諸佛說法常依二諦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想是非嗔他求生淨土幾許

誣哉長蘆曰以生爲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生爲無生者斷見之所惑也生而無生無生而生者第一義諦也永明曰即相之性用不離體即性之相體不離用若欲讚性即是讚相若欲毀相祇是毀性天如曰性能現相無生即生相由性現生即無生是則無聲聲中風枝水響非色色裏寶樹欄干豈同灰飛煙滅之頑空與撥無因果之魔屬哉

總是一個無生忍心雖不能到亦當時時体味想其境界

非心非相論

袁宏道　明

非心非相門者婆沙論明新發意菩薩先念佛色相相體相業相果相用得下勢力次念佛四十不共法心得中勢力次念實相佛得上勢力不着色法二身偈云不貪著色身法身亦不著善知一切法永寂如虛空寶性論曰依佛義故經云佛告阿難言如來者非可見法是故眼識不得見故依法義故經云所言法者非可說事是故非耳識所聞故依僧義故經云所言僧者名無爲是故不可身心供養禮拜讚歎故

微甚

摩訶般若經曰菩薩摩訶薩念佛不以色念不以受想行識念以諸法自性空故不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念不應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而念不以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而念何以故是諸法自性空故自性空則無所念無所念故是爲念佛智度論曰若菩薩于過去諸佛取相分別回向是不名回向何以故有相是一邊無相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諸佛實相是故說諸過去佛墮相數中若不取相數回向是爲不顛倒佛藏經曰見諸法

實相名爲見佛何等名爲諸法實相所謂諸法畢竟空無所有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念佛乃至又念佛者離諸想諸想不生心無分別無名字無障礙無欲無得不起覺觀何以故舍利弗隨所念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舍利弗隨無所有無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爲念佛如是念中無貪無著無逆無順無名無想舍利弗無想無語乃名念佛是中乃至無微細小念何況麤身口意業無聲口意業處無取無捨無諍無訟無念無分別空寂無性滅諸覺觀是名念

佛舍利弗若人成就如是念者欲傳四天下地隨意能轉亦能降伏百千億魔況弊無明從虛誑緣起無決定相是法如是無想無戲論無生無滅不可說不可分別無暗無明魔若魔民所不能測但以世俗言說有所教化而作是言汝念佛時莫取小想莫生戲論莫有別分何以故是法皆空無有體性不可念一相所謂無相是名真實念佛又止觀明念佛三昧者當云何念爲復念我當從心得佛從身得佛佛不用心得不用身得不用心得佛色不用色得佛心何以故心者佛無心色者佛無色故不用色心得三菩提佛色已盡乃至識已盡佛所說盡者是癡人不知智者曉了不用身口得佛不用智慧得佛何故智慧索不可得自索我了不可得亦無所見一切法本無所有壞本絕本若如是念者是名實相念佛之門亦名絕待門

大爲宗門吐氣

○疑城胎生論　袁宏道 明

元魏譯曰若有衆生墮于疑悔積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不思議智無等智威德智廣大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由聞佛名起信心故以此因緣於五百歲處花胎中猶如苑觀宮殿之想不見佛不聞法是名胎生魏譯曰不了佛智然猶信罪福修習善本願生其國是故胎生宋譯曰衆生所種善根不能離相不求佛慧妄生分別深着世樂人間福報是故胎生王氏本曰若有衆生修諸功德願生彼刹後復疑悔不

信有彼佛刹不信作善得福其人雖爾續有念心暫信暫不信臨命終時佛乃化現其身令彼目見以心悔故其過差少亦生彼刹是謂胎生今按前二譯但不信自性不了佛智名胎生故宋譯則直言修善求生人天者爲胎生極樂國中無胎生故若王氏則又以不信佛刹不信罪福暫信暫不信爲胎生與前譯中間名起信及修習善本二種往生大約淨土中略言九品廣言千萬品亦不能盡如今生人中者種種福報種種罪業各各不同是故諸譯雖互異皆爲實語就中元魏譯旨趣尤奥以不信自善根故依他起信即是疑城信自善根者即頓了自心不從他得以入悟方能脫疑是故未悟而修終隔疑胎胎以裹蔽爲義未悟之人諸障未徹合得是報此等當在中下下上品攝何故下品後二種經歷六劫十二劫方得花開此但五百歲故若如王本則信佛猛烈未若最後二種又所生在其刹邊地不應五百歲得見佛故

菩薩生三界外論

袁宏道 明

菩薩生三界外者有二種一二乘三種菩薩折伏現行煩惱捨分段而生界外悲智狹劣于嚴土利他不生喜樂為如來所呵若不迴心行六度等行畢竟不入大乘智海二法身菩薩如般若經佛告舍利弗有菩薩摩訶薩得六神通不生欲界色界無色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舍利弗有菩薩摩訶薩遊戲神通從一佛國至一佛國所至到處無有聲聞辟支乃至無二乘之名舍利弗有菩薩

摩訶薩所至到處其壽無量釋曰菩薩有二種一者生身菩薩二者法身菩薩法身菩薩斷結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薩不斷結使惑離欲得五神通得六神通者不生三界所至世界皆一乘清淨壽無量阿僧祇劫菩薩生彼為樂集諸佛功德故當知菩薩具六神通方得生彼甚為希有凡夫往生者以佛力故又則念佛不可思議以念念中具六神通故

菩薩初發心時生如來家者為上上根人頓示本智初心創發十住位上即與佛同如華嚴經有一類菩薩經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生佛家猶是假名菩薩以雖見佛性未張智業長者決疑論云初發心生明以從禪定顯得根本空智慧門無明始謝智慧始明初生如來智慧之家名住佛所住故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以此見道無古今中邊等見經歷五位鍊磨習氣增長慈悲名為修道故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方可修道如善財南行求諸勝友皆云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不云增長佛道為根本

智以定顯得無作無修但學菩薩行根本智自明自顯若不得正覺之體諸行并是無常皆是人天有生死業報也又云經此現生一生發心相應時得以正智于分段身觀行心成兼修善業來生入變易身以今生分段之身是過去作業今身以智修觀行業來生得神通變化生也如十善業尚生天上得業報神通如龍大力鬼尚以無明惡業猶有神通何況道眼開敷慈善根力使智神用一生作意而于來世不獲大用神通者也

見網門論

袁宏道 明

夫一切迷情依諸見起履之則爲稠林溺之則爲熱海如蠶作繭即住處爲受縛之因似蛾赴燈依光明作喪生之本故先達云行起解絕所以將趨聖室先入普賢之門欲修正因首剗邪見之網今約諸家負墮略分十則無法可捨是見必訶拋家蕩子慣憐羈旅之人落第寒生備識窮途之苦幸順佛言莫依魔教

斷滅墮

斷滅墮者有二種一諸儒生滯現在身疑未來斷滅二新發意學人執空相疑一切斷滅此等尚不信有生云何信往生及淨土等事今爲略釋一釋儒生等者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于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言此身死後全滅智度論問曰人死歸滅滅有三種一者火燒爲灰二者蟲食爲糞三者終歸于土今但見其滅不見更有出者受于後身以不見故則知爲無答曰若謂身滅便無者云何有衆生先世所習憂喜怖畏等如小見生時或啼或笑先習憂喜故今無人教而憂喜續生又如犢子生知趣乳猪羊之屬其生未幾便知有牝牡之合子同父母好醜貧富聰明闇鈍各各不同若無先世因緣者不應有異如是等種種因緣知有後世又汝先言不見別有去者人身中非獨眼根能見身中六情各有所知有法可聞可嗅可味可觸可

知者可聞法尚不可見何況可知者有生有死法亦可見亦可知汝肉眼故不見天眼者了了能見如見人從一房出入一房捨此身至後身亦如是若肉眼能見者何用求天眼若爾者天眼肉眼愚聖無異汝以畜生同見何能見後世可知者如人死生雖無來去者而煩惱不盡故于身情意相續更生身情意身情意造業亦不至後世而從是因緣更生受後世果報譬如乳中著毒乳變爲酪酪變爲酥乳非酪酥酪酥非乳乳酪雖變而皆有毒此身亦如是今世五衆

因緣故更生後世五衆行身相續不異故而受果報
又如冬木雖未有華葉果實得時節會則次第而出
于是因緣故知有死生復次現世有知宿命者如人
夢行疲極睡臥覺已憶所經由又一切聖人內外經
書皆說後世復次現世不善法動發過重生瞋恚嫉
妬疑悔內惱故身則枯悴顏色不悅惡不善法受苦
如是何況起身業口業若生善法淨信業因緣心清
淨得如實智慧心則歡悅身得輕軟顏色和悅以有
苦樂因緣故有善不善今定有善不善故當知必有

後世但衆生肉眼不見智慧薄故而生邪疑雖修福
事所作淺薄譬如藥師爲王療病王密爲起宅而藥
師不知既歸見之乃悔不加意盡力治王復次聖人
說今現在事實可信故說後世事亦皆可信如人夜
行險道導師授手知可信故則便隨逐比智及聖人
語可知定有後世汝以肉眼重罪比智薄故又無天
眼既自無智又不信聖語云何得之身後如宜聖言
費隱則言鬼神德盛明明說道武周達孝唯在識鬼
神之情狀事死如事生處而考亭先生曲爲解說歸

之二氣其何敢于誣先聖疑後來耶且稗官野史不
足論如彭生爲豕伯有爲厲劉聰爲遮須國王蔣濟
之子乞官于泰山今則正史也玄鳥生商帝武夅周
則正經也雀化蛤田鼠化鴽鷹化鳩則正令也一微
塵識所知幾何擬欲蛙嫌海量螢掩日光傷聖褻天
當得何罪又談者恒言非人所經歷及道理不可信
者即不足憑如日月度數及五星往來非人所得經
歷也天不來此人亦不往彼何以推測皆驗又天何
爲高地何爲卑風何爲起雲何爲行春何爲生秋何

爲殺此有何道理可憑胎中之根無知而轉字母之
乳無因而出此有何道理可憑微而至于一毛一塵
一草一木若有毫頭許道理可憑幸爲指出不過常
見故則常之此常見者亦復無理是故不應以不見
故而疑往生二釋學道執空相者論曰學人聞說空
于生死業因緣中生疑若一切法畢竟空無來無去
無出無入云何死而有生現在眼見法尚不應有何
況死後復生餘處不知佛法中諸法畢竟空而亦不
斷滅生死雖相續亦不是常無量阿僧祇劫業因緣

雖過去亦能生果報而不滅是爲微妙難知若諸法
都空佛不應說往生何有智者前後相違若生死相
實有云何言諸法畢竟空但爲除諸法中愛著邪見
顛倒故說畢竟空不爲破後身又爲遮罪業因緣故
說種種往生佛法不著有不著無有無亦不著非有
無亦不著不著亦不著如是人則不容難如以刀斫
空則無所傷是爲畢竟空相畢竟空不遮生死業因
緣是故說往生此疑甚淺少有知者皆能斷之以世
間人作此見最多故首破之爲是求往生者之第一
障難故

隨語墮

隨語墮者六祖言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
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龐居士云毒上說佛國此去
十萬里大海渺無邊動卽黑風起因此一葦無知傳
虛接響謂淨土不足修自障障他深可怜憫夫論宗
門提唱尚不言有佛何況佛國爲欲破相明心是非
俱剗如吹毛利刃執則傷手金剛栗棘豈是家常茶
飯且宗門中此等語句甚多若一一執之釋迦老子

出世將眞以飼雲門狗子乎又古德云如何是佛乾
屎橛果爾則凡見糞車糞担溷廁應當一一禮拜供
養彌陀疏鈔曰西方去此十萬億土壇經言十萬八
千者是錯以五天竺等爲極樂也此語近是爲六祖
未閱大藏聞人說西方卽以爲五天竺者有之教中
分明言極樂國三毒不生得不退轉今言西方造罪
求生何土此亦一証也然宗門中此等一期之語最
多亦不足辯噫學人果能頓悟頓修解行相應如六
祖投金漢水遊戲生死中如龐老雖不求生亦何害
于生哉

○狂恣墮

狂恣墮者有等魔民專逞狂慧不肯持戒修行妄引
經中相似語言如煩惱卽菩提婬怒痴卽梵行之類
隨語生解隨解發毒果如彼說迦文悟道應親寶女
阿難婬舍何須提獎六祖初隨獵人尚未受戒何苦
但食肉邊菜也經云尚無不殺不盜不婬何況更有
殺盜婬事豈有聞人阿沉水香便謂應住坑廁者也
昔五天有僧達磨達者有辯慧師事師子尊者尊者

知其悟解、對衆稱之、至傳法嗣祖、則以授婆舍斯多、磨達心恨之日、尊者葢知我之深、何故嗣位、不以見授、一日獨行渡水、有女子浣露其足、磨達念曰此歷白皙、乃爾尊者忽在旁曰、今日之心。可授祖位乎、磨達于是攝念禮足求哀。即一婬戒。餘行可例。般若經曰、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羅波羅蜜。釋云罪不罪不可得者、非無邪見粗心言不可得、菩薩深入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觀故。罪不可得、罪無故不罪亦不可得。若人貪着無罪、見破戒罪人、則輕慢、見持戒

善人、則愛敬、如是持戒、是名起罪因緣、不名具足、故知住戒即破。何況棄毀戒。執亦戒始名持戒。諸大經言、梵行不可得等、皆即此義。永明曰、帶習尚破境牽、現行豈逃緣縛。猶醉象無鉤、痴猿得樹、奔波作擁生鳥被籠、是故菩薩禀戒爲師、常懷大懼、又曰末代宗門中學大乘人、多輕戒律。所以大涅槃經、扶律談常、則乘戒俱急。故號此經爲續常住命之重寶。何以故若無此教、但取口解脫、全不修行、則乘戒俱失、故乘謂悟第一義、戒謂止一切黑業、祖師于此分四料簡、

一戒急乘緩、以戒急故、生人天中、如箭射空、力盡還墜、以乘緩故、雖聞大法、如聾若啞、二乘急戒緩、以戒緩故生惡趣中、以乘急故、常聞大法、如華嚴會上八部鬼神是也、三乘戒俱急、則生人天中、而常聞大法、四乘戒俱緩、則墮三惡道、而永不聞法、是故乘戒三法、如車二輪、廢一不可得、故龍樹曰、破戒之人、如清涼池而有毒蛇、不中澡浴、其家如塚、人所不到、失諸功德、譬如枯樹、如田被雹、不可依仰、如大病人、人不欲近、譬如吐食、不可更噉、菩薩如是苦口呵責曾許人破戒。不是故千日學解、不如一日持戒、何得貪悟

道之虛名、受泥犁之實禍、欺巳誑人、枉遭王難、夫狂咲之人、無所不破、今獨言戒者、以邪見惡火首燒戒寶故、又則戒是淨業之基、一切白法、由戒生故、

支離墮

支離墮者、多有法師涉獵教典、記注章句、執法身之假名、析名相之分齊、東緝西補、竟月窮年、弄毘盧之畫面、坐法界之排塲、貢高我慢、得少爲足、聞人念佛、則曰此小乘中攝妄想之一法、或云教海義深爾輩

鈍根、念此亦可、或云此三藏中、爲某藏攝、或云此屬
何教、似坊上小兒鬭曲、以多爲勝、各爭巳見、無實行
履、如長爪梵志、以論議力摧伏諸師、搪突蹴蹋無能
制者、後至佛所、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執可轉、是
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何者性、何者相、
不顛倒、作是思惟巳、白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佛
問梵志、爾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梵志答曰、瞿曇、一
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與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
見亦不受、則無所受、與衆人無異、何用貢高而生憍

慢、如是、梵志不得答、自是服膺、是故當知飢兒過屠
門大嚼、止益饞心、無救枵腹、昔在江南、有一靈峯座
主、爲余辯析惟識、及示所得教中與義、于諸名流注
疏、多肆評駁、余問曰、是可敵得生死不、僧傲然曰、有
何生死可敵、余曰、是即是、但恐閻羅殿前、無譯字生
不會座主語言三昧也、此雖一時戲笑、亦大中講席
之病、奉勸少年開士、長篇短章、牽藤引蔓、戶誦心憶、
腦昏眼眯、究其效驗、不過上幾回座、講幾期經、受幾
倒瞎漢禮拜、若無直實功行、唯添業債、何若一聲阿

彌、直登不退、事一功百、如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
千人、爲閻羅所訶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
丘中第一麤行、即押付司、可爲明戒、然有義解高流、
因參教典、悟此西方不思議大事、以此自利利他、轉
益未來、燃長夜炬、功德無量、又何必懲噎廢食、見蹶
停驂哉、

癡空墮

癡空墮者、學道之人、稍窺法空、聞人念佛、即曰法離
名字、若徇假名、轉益虛妄、何故文言尚空、何況名號、

答、法句經曰、佛告寶明菩薩、汝且觀是諸佛名字、若
是有、說食與人、應得充饑、若名字無者、定光如來、不
受我記、及于汝名、如無受者、我不應得佛、當知名字、
其巳久、如以我如故、備顯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無、
華嚴經曰、譬如諸法、不分別自性、不分別音聲、而自
性不捨、名字不滅、羣疑論曰、若言名字無用、不能詮
諸法體、亦應與水火來、故知筌蹄不空、魚兔斯得、稱
斯弘名、生實淨土、何得言虛、天台智者曰、世間有空
行人、執其癡空、不與修多羅合、閉此觀心而作難言、

觀心是法身等應觸處平等何故經像生敬紙木生慢敬慢異故則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義不成答我以凡夫位中觀如是相耳爲欲開顯此實相恭敬經像令慧不縛使無量人崇善去惡今方便不縛豈與汝同耶上都儀曰夫皈命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尚乃不得况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法華經曰汝証一切智十方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實滅南泉大師曰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祇是不許分剩心

是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百丈和尚曰行道禮拜慈悲喜捨沙門本事宛然依佛勑祇是不許執着淨土指歸曰圓頓行人語默動靜皆遵聖教盡合佛心若以念佛生心動念成妄想者則息心無念亦成妄想首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若以念佛着有爲患則執空之人其患尤甚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漭漭蕩蕩招殃禍若以外求他佛爲未達則內執己心不達尤甚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若以別求淨土爲偏見則執目前爲淨土者其失尤甚楞嚴經說落魔道者都指現前即爲佛國無別淨居及金色相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爲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弟子與師俱陷王難迷惑無知墮無間獄若以執有修証爲權說者執無修証墮落外道其禍尤甚楞嚴經曰若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謂三祇劫一念能越心中上輕十方如來何况下位聲聞緣覺

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華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爲顛倒疑悞衆生入無間獄是故當知執空敵相皆是魔屬智度論曰譬如田舍人初不識鹽見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言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其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味美自味必多便空鈔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而問言汝何以言鹽能作美人言癡人此當籌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無智人聞空解脫門斷諸善根亦復如是恩之

思之、任爾一切空、生死空、爭奈閻羅大王空不得何、

隨緣墮

隨緣墮者、謂古人云隨緣消舊業任運着衣裳、但順天眞、萬行自圓、舉足下足誰非淨業、何用種種作爲、答、先德問曰、卽心是佛、何假修行、答、祇爲是故、所以修行、如鐵無金、雖經鍛鍊不成金用、賢首國師曰、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首法融轉而行、由衆生心中有眞如體大、相大、用大、今日修行。引出法報身等、由衆生心中有眞如、法性自無

慳貪、今日修行順法性無慳引出檀波羅蜜等。涅槃經、佛告師子吼菩薩、一切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暗冥、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饑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樹林、寶積經曰、若無正修者、猶兎等亦應成佛、牛頭融大師曰、若言修生則造作非眞、若言本有、則萬行虛設、長者論曰、若一槩皆平、則無心修道、應須兼修以至無修、慈愍三藏錄曰、若言世尊說諸有爲定如空華、何如勑諸弟子勤修六度萬行、妙因當証菩提涅槃之果、豈有智者讚乾闥婆城堅實高妙、復勸諸人以兎角爲梯、而可登陟乎、由此理故、雖有漏修習。是實是正。如達摩對梁武之言、爲彼貪着有爲、因病發藥、何得以一期之語、廢佛道業。且諸經中、所謂不住相戒施等者、謂有而不住耳。有而不住。故作而無作。今以本無爲不住、如下里乞兒向人言、吾不以富貴驕人、豈非夢語、又復執言無作

者、將須槁心枯體如鑄金像等邪、抑猶酬酢應對如常人邪、若酬酢應對者、應非無作、若言不乖無作者、觀佛禮念、本自天眞、豈應獨乖、二義不成、卽大妄語、是故當知隨緣任運非是無作、若無作是隨緣者、蚓壤蛙泥。亦是隨緣。何不成佛。錯認祖機。執礫爲玉。與市井見之所宗之無爲教。何以異哉。

唯心墮

唯心墮者、謂自性淨土、卽俗恒眞、七寶瓦礫、一道平等、但淨自心、何須分別、答、汝言心淨土淨、不須分別

者引汝入厠室中能久住不入死屍塲穢氣熏灼不掩鼻不與疥癩膿血之人能同食器及床褥不若不能者此相即是厭五濁相若居住尚須淨室同遊尚宜淨侶者此相即是忻淨土相忻厭熾然何謂平等縱汝難忍能忍如上所說種種濁穢不求遠離則諸蜣蜋鴉犬亦能親近此種種物豈皆得道脫汝淨穢俱離依然取捨于唯心義亦不相應是故當知諸佛以唯心故忻厭不生以唯心故說名平等以唯心故莊嚴佛土若不唯心豈能隨念若非平等凡夫無分

如來香　卷八　　蕅

穢　尚不捨何獨捨淨捨既是心取亦何乖皆由不了佛旨致斯妄執但識惟心疑義斯遣

淨願門論

袁宏道

淨願者智度論曰諸菩薩見諸佛世界無量嚴淨發種種願有佛世界都無衆苦乃至無三惡之名者菩薩見已自發願言我作佛時世界無衆苦乃至無三惡之名亦當如是有佛世界七寶莊嚴晝夜常有清淨光明無有日月便發願言我作佛時世界常有嚴淨光明亦當如是有佛世界一切衆生皆行十善有大智慧衣被飲食應念而至便發願言我作佛時世界中衆生衣被飲食亦當如是有佛世界純諸菩薩

如來香　卷八　　奎

如佛色身三十二相光明徹照乃至有無聲聞辟支佛名亦無女人一切皆行深妙佛道遊至十方教化一切便發願言我作佛時世界中衆生亦當如是如是等無量佛世界種種嚴淨願皆得之以是故名願受無量諸佛世界問曰諸菩薩行業清淨自得淨報何以要須立願然後得之譬如田家得穀豈復待願答曰作福無願無所標立願爲導御能有所成譬如銷金隨師而作金無定也如佛所說有人修少施福修少戒福不知禪法聞人中有富樂人或聞欲天色

天心願樂者命終之後各生其中菩薩亦如是修淨世界願然後得之以是故知因願受勝果復次莊嚴佛界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須願力譬如牛力雖能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世界願亦復如是福德如牛願如御者問曰若不作願不得福耶答曰雖得不如有願願能助福常念所行福德增長以是義故修淨佛國土者當發大願一者不爲福闘故願願爲一切衆生蔭生淨土故二者不爲眷屬故願願治一切如來家生淨土故三者不爲病苦故願願醫

一切世間無明等瘡生淨土故四者不爲轉輪王故願願轉諸佛如來法輪作大法王生淨土故五者不爲欲界故願願離一切微妙五欲生淨土故六者不爲色界故願願離一切禪着生淨土故七者不爲無色界故願願盡種種微細流注證無量相好身生淨土故八者不爲聲聞辟支故願願以福智二嚴饒益一切衆生生淨土故九者不爲一世界千世界故願願代無央數世界苦拔一切世界衆生生淨土故十者不爲一阿僧祇劫千阿僧祇劫衆生故願願代無無量無數阿僧祇劫衆生苦拔一切衆生生淨土故若能如是發大願者最後刹那決定當如普賢願中所說是故當知願爲截苦海之舟航導極樂之明師故

要講究方明

刹土遠近釋　　袁宏道 明

刹土遠近者問大小本經皆云西方去此十萬億刹、
觀經獨云阿彌陀佛去此不遠二說誰正釋以遠近
無定故故言亦遠亦近何故凡言某方者某方至某
方至某方幾城幾刹者是從色身建立身相虛故是
故所計方向道理亦皆不實不得言誰近誰遠如滇
人言燕地遠是從滇計故燕實無遠齊人言燕地近
是從齊計故燕實無近又如十步之地蟻子即遠大
象即近不應言遠是實何故是地不當從蟻計故亦

不應言近是實何故是地不當從象計故又則計十
步者亦非是實何故是地既不從蟻不從象亦不當
從人計故智度論曰隨世俗所傳故說有方方實不
可得問曰何以言無方是方亦有亦常如經中說日
出處是東方日沒處是西方日行處是南方日不行
處是北方日有三分合若前合若今合若後合隨方
日分初合是東方南方西方亦如是日出行處是無
分答曰不然須彌山在四域之中日繞須彌照四天
下鬱怛羅越日中是弗婆提日出於弗婆提人是東
方弗婆提日中是閻浮提日出於閻浮提人是東方
是實無初何以故一切方皆東方皆南方皆西方皆
北方汝言日出處是東方日行處是南方日沒處是
西方日不行處是北方是事不然問曰我說一國中
方相汝以四國為難以是故東方非無初答曰若一
國中日與東方合是為有邊有邊故無常無常故是
不徧以是故但有方名而無實則方所皆不可得豈
有程途然亦不廢方所及程途故何故以不當從閻
浮提計亦可即閻浮提計故如日雖非東西出沒亦

可言東出西沒故。

身城大小

身城大小者問聲王經曰阿彌陀佛與聲聞俱其國
號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觀經曰佛
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右旋
宛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今計一海八萬
四千由旬四海合三十三萬六千由旬身過其眼五
百六十萬由旬計所住城尚少于眼三十二萬六千
由旬何況其身不應身城懸絕如是釋海東疏中亦

有此問疏曰彼佛有衆多城隨衆大小城亦大小大
城之中示以大身小城之中現以小身聲王經言十
千由旬者是與聲聞俱住之城當知佛身相當而住
觀經所說身高大者當知其城亦隨廣大與諸大衆
俱住處故先德云法華中淨光莊嚴土唯演頓故淨
名中衆香佛土純菩薩故所以彼佛但現高大之身
若安養土頓漸俱談聲聞菩薩共爲僧故故使佛示
生身法身二種之相三十二相通于生法大小共見
若八萬相局在法身大乘賢聖方得見也是故應以

藏塵尊特之相得四益者佛爲稱機現藏塵尊特身
應以八萬尊特之相得四益者佛爲稱機現八萬尊
特身應以三十二尊特之相得四益者佛爲稱機現
三十二尊特身如毘盧遮那聲聞視聽隔于對顏不
妨菩薩更見大身何故佛身隨所被機大小如日光
隨隙分大分小而是日光無大小故

壽量多少

壽量多少者經云彼佛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又
云彼佛至般泥洹時觀世音菩薩乃當作佛既當入
滅即是有量釋先德云藏通補處彰佛有量別圓補
處顯佛無量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更無彼此通相
見故同一法身一智慧故菩薩機忘如來應息名補
佛處實異藏通前佛定滅後佛定生故金光明四佛
降室疏乃釋云若見四佛同尊特身一身一智慧即
是常身弟子衆一故若見四佛佛身不同即是應化
弟子衆多故故知全法界身非生非滅豈得豎分當
現橫論彼此既非生滅無量義成且淨佛刹中塵刹
水樹皆是佛身故經中云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
變化所作智度論曰衆生甚多若佛處處現身衆生

不信謂爲幻化心不敬重有衆生從人聞法心不開
悟若從畜生聞法則便信受如本生經說菩薩受畜
生身爲人說法人以說法希有故無不信受有人謂
畜生是有情之物以樹木無心而有音聲則皆信受
以是故水樹禽鳥皆是佛身變現故若爾壽量有盡
者道場國土及諸水鳥音聲亦應有盡若有盡者不
應有補若不盡者不應言滅如虛空分齊非有分齊
亦無分齊以不思議智照之可得

身心虛僞

唐相國裴休曰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爲我身者是地水火風假合之身旋聚旋散屬無常法非我身也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爲我心者是緣慮客塵虛妄之心乍起乍滅屬無常法非我心也我有眞身圓滿空寂者是也我有眞心廣大靈知者是也空寂靈知神用自在性含萬德體絕百非如淨月輪圓滿無缺惑雲所覆不自覺知妄惑旣除眞心本淨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此卽菩提心體也捨此不認而認臭身妄念隨死隨生與禽畜雜類比肩受苦

爲丈夫者豈不羞哉

萬劫沉身

發引曰佛過瓜田顧阿難言瓜上之土大地之土孰爲多少阿難對言瓜土至微大地無盡佛言得人身者如瓜上之土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又須達爲佛營立精舍蟻子在地佛告須達此蟻毘婆佛時已在此地今經七佛恒受蟻身尚未能脫由此觀之人身難得如爪上之土寧不信然所以者何經云五戒堅持方得人身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持戒難則人身不易明矣況作十習因又甚於五戒之不持臨終墮無間獄受六交報又不止於人身之難得而已萬劫沉身不亦宜乎

如來香卷之九目錄

書啓表答

遺釋迦牟尼佛書　迦葉佛
報波羅奈國金色女書　釋迦佛
謝世親書　迦遲彌羅國衆賢論師
臨終裁書　毘末羅蜜多羅論師
與支遁書　謝安 晉
與桓太尉論求沙門名籍書　釋支遁 晉
還東山上哀帝書　釋支遁 晉

答丹陽尹書　竺道壹 晉
答支遁書　竺道潛 晉
答桓南郡書　釋慧遠 晉
附 桓玄與遠法師勸罷道書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晉
附 桓玄與遠法師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
與鳩摩羅什書　釋慧遠 晉
答慧遠書　鳩摩羅什 後秦
重與羅什書　釋慧遠 晉
遺曇摩流支書　釋慧遠 晉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晉
答妻苕華書　竺僧度 晉
答秦主苻堅書　竺僧朗 前秦
附 苻堅與朗法師書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竺僧朗 前秦
附 慕容德與朗法師書
答劉遺民書　釋僧肇 後秦
附 劉遺民致問僧肇條般若無知論書

答後秦主姚興書 三則　鳩摩羅什 後秦
與安成侯姚嵩述佛義書　姚興 後秦主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姚嵩 後秦
答安成侯姚嵩　姚興 後秦主
重答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後秦
重答安成侯姚嵩　姚興 後秦主
答秦主書　釋道恒 釋道標 後秦
附 姚興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重答秦主表　釋道恒 釋道標 後秦

附 姚興詔恒標二公
重答秦主表 釋道恒 道標 後秦
附 姚興詔恒標二公
答秦主奏 釋僧䂮 後秦
附 姚興與鳩摩羅耆婆書
重答秦主書 僧䂮等 後秦
附 姚興又報僧䂮等書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宋
附 宋范泰與謝侍中書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宋
附 王弘問謝永嘉 并書
附 謝靈運答王衛軍問 并書
附 重答謝永嘉書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何尚之 宋
答何衡陽書 宗炳 宋
又答何衡陽書 宗炳 宋
答李交州書 淼 釋道高 宋
附 宋李淼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宋
附 李淼重與道高法師書
答李交州書 釋法明 宋
對宋文帝問 求那跋摩 宋
與孔中丞釋疑惑書 蕭子良 南齊
答蕭司徒書 孔稚珪 南齊
謝竟陵王示法制啓 王融 南齊
門論致諸賢書 張融 南齊
附 周顒難張長史門論 并問

答周顒書 并問 張融 南齊
附 周顒重答張長史書
與何胤勸止殺書 周顒 南齊
奉阿育王寺錢啓 簡文帝 梁
謝賜放生錢啓 簡文帝
謝敕賚納袈裟啓 簡文帝
答湘東王書 元帝 簡文帝
與廣信侯述聽講事書 簡文帝
與劉智藏書 元帝 梁

戒子書　徐勉　梁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眞觀　梁

致慧可書　向居士　北齊

答向居士書　釋慧可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後周

附 戴逵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如來香卷之九目錄終

讀此書者一見付衣之深重二見佛戒之嚴

如來香卷之九

西吳唐　時宜之

書啓表答

遺釋迦牟尼佛書　迦葉佛

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非是繰𦆅、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置祇洹中、若轉毗尼時、當爲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

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爲五部、從百年後、分汝修多羅、當爲無量部、諍論由興、令法速滅、由彼愚僧不聞三藏、聞開著緇衣、卽謂殺𦆅、汝若成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付樹神、今轉付汝、此函中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法、

迦葉佛見在賢劫第三尊、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柰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釋迦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名悉達多、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年十九爲太子出家、初于檀特山中修道、六年、又至象頭山經于六年、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說法住世、四十九年、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入涅槃、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日也、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力、往祇洹中堂西寶樓上取我珠玉函、將示大衆。我初踰城、離父王宮門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怠、權時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為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珠函并絹僧伽梨、令我轉付囑汝。我語神言、汝絹僧伽梨、非我所用、我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今我修道、如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輒發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絲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開中有字、我歸開函、具見諸奇特事、有大毗尼、及修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此中、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迦葉佛書云云、既讀書已、地即六種震動、樹函自開、又放大光、樹神又告我言、可將此衣函置汝左肩上、常起恭敬、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伏外道、令速成佛、

報波羅柰國金色女書　釋迦佛

人。苦皆從恩愛生。生當復老。老當復病。從病致死。從死致憂哭。天下苦者。皆從恩愛生。

國王欲以金色女娶佛

佛辭之女即得五通達

謝世親書　迦濕彌羅國衆賢論師

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年、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期將至、菩薩宜暢徵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爲幸矣、死何悔哉、

衆賢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毘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求解言外、破毘婆沙師所執、作阿毘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衆賢積十有二歲、作俱舍雹論、窮幽洞微、遂斥世親、世親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聞即治行、往中印度、衆賢追從至秣底補羅國大伽羅藍、自覺氣衰、裁書謝咎、世親以垂終之託、遂改題爲順正理論、

臨終裁書　毗末羅蜜多羅論師

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無得懷疑、

無垢友、迦濕彌羅國人也、游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撫歎衆賢、謂當制論、令諸學人、絕大乘稱、滅世親名、語已、心亂血流、知命必終、裁書自悔、

與支遁書　謝安　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釋支遁 晉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宜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爱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無心增慨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閒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神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厲慮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簡禮於止觀微進禪息

還東山上哀帝書

釋支遁 晉

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盜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游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高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鍾鼓宸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形弘公器以厭神

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
野逸東山與世異榮釆蔬長阜漱流清壑襤褸畢世
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
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游
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揚新不足對揚
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襲四翁赴漢干
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
理游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
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

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
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褁糧望路伏待
慈詔

哀帝頻遣兩使徵遁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
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詔即資發一時名
流餞離征虜

○○答丹陽尹書　竺道壹晉

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
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
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
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
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游不滯方自東徂西惟
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
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
徒卓長往而不返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具荒

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
詳而後集也

壹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學爲簡文帝知
重及東止虎丘學徒苦留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

○答支遁書　竺道潛 晉

欲來便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日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日道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潛字法深瑯邪人丞相王敦弟出家師中州劉元眞爲道俗標領寧康初終岬山潛遠剡岬山通致書潛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潛答

、答桓南郡書　釋慧遠 晉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素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草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眞卞和號慟於荊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

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通之貧道以垂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柰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眞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宜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

甚久但多之卷

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娆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附 桓玄與遠法師勸罷道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勞躬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間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

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答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且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

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者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

流衣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其惠與夫尸位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跡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

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況是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韶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垂西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吝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

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矣

附桓玄與遠法師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游謝中書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占付之

○與鳩摩羅什書　　釋慧遠　晉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爲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宜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

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

遠太元中來至尋陽孜孜爲道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什入關遣書通好

、答慧遠書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譯來貺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麤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

、重與羅什書　　釋慧遠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

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

○遣曇摩流支書　　釋慧遠　晉

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項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行者賚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梁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其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

如來香　　卷九　　八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晉

每尋疇昔游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而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于此雖言生于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

如來香　　卷九　　九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邃足以往而不返遇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于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閒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閒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羣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書于是山居之侶皆加策勵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不及

慧遠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少爲諸生與弟慧持受業道安義熙十一年終于廬山

初桓玄篡立劉裕興義兵攻之玄挾安帝走江陵劉毅何無忌破江陵奉帝東還無忌勸師迎候師稱疾詔書勞問敕江州二時給米資奉遠上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感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諭詔答曰塗中感懷知所患未佳情甚耿耿去月發

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但增其歎悵耳

宋宣和間嘉州暴風折大木中有定僧焉其鬚髮蔽體爪甲繞身一匝矣事聞詔輿至京師有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問其世族曰遠法師弟慧持也問遠公在乎持曰遠公死七百年矣問今將何之曰陳留遂復入定詔送歸陳留賜以三頌

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子髮縝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笑而不答

慧遠送客不過此溪過則虎輒鳴吼嘗送陶靖節陸脩靜不覺過溪虎鳴吼相顧大笑世傳爲虎溪三笑

○答妻茗華書　竺僧度　晉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膳、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茗華、未及成禮、茗華父母俱亡、度父母亦卒、度睹世代無常、乃捨俗出家、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茗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心佛法、披味羣經、後不知所終、

答秦主苻堅書　竺僧朗 前秦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栖心
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
慇懃、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
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
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

附 苻堅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膺期、靈權超逸、蔭蓋
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

物、養存生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
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廻
蓋京邑、今并送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疋、
奴子三人、可備灑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
鑒見朕意

附 尊朗法師詔

朗法師戒德氷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

高僧傳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竺僧朗 前秦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
善逢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
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
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有歸、僧朗頓首頓首

附 慕容德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菑禍屢臻、昔在
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
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菑、武王即

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
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統、幸
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今使使者送絹百匹、并假東
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建典
乃後燕主慕容垂廣弘明作建熙誤武王爲垂孫
盧[illegible]廣弘明寡作無統作祿

答劉遺民書　釋僧肇 後秦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風屆節、頃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服像雖殊、妙斯不二、江山雖緬、理契即鄰、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君既遂嘉遯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歎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幽然、清散未期、厚自保愛、每因行李、數有承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為

欣慰、雖未清承、然服膺高軌、企佇之勤、為日久矣、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養徒幽巖、抱一沖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岸、無由寫敬致慨良深、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即此大眾尋常、什法師如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方遠而至、靈鷲之風萃於茲土、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毗婆沙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雝雝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曇胡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奇新、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話之際、常相稱詠、中途還南、君得與相見、未更近問、惘悒何言、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

興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聽次、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為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詳試可取看、來問婉切、難為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詶來旨耳、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以此為懷、自可忘

言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聖心
之異乎、疏曰談者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
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
之應、固以幾乎息矣、意謂妙盡冥符、不可以定慧爲
名、靈怕獨感、不可稱羣數以息、兩言雖殊、妙用常一、
迹我而乖、在聖不殊也、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理極
同無、既曰爲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極、而有定慧
之名、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稱也、若稱生同內、有稱非
同、若稱生同外、稱非我也、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

無不應、會無不通、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羣數之應、亦
何爲而息耶、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有不自有、故
聖心不有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無
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何者、夫有
也無也、心之影響也、言也象也、影響之所攀緣也、有
無既廢、則心無影響、影響既淪、則言象莫測、言象莫
測、則道絕羣方、道絕羣方、故能窮靈極數、窮靈極數、
乃曰妙盡、妙盡之道、本乎無寄、夫無寄在乎冥寂、冥
寂故虛以通之、妙盡存乎極數、極數故數以應之、數
以應之、故動與事會、一以通之、故道超名外、道超名
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因謂之有者、應夫
眞有、强謂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經云聖智無知而無
所不知、無爲而無所不爲、此無言無相寂滅之道、豈
曰有而爲有、無而爲無、動而乖靜、靜而廢用耶、而今
談者多卽言以定旨、尋大方而徵隅、懷前識以標玄、
存所存之必當、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
謂等太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
乎、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

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卽眞、是以
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
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非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
不捨故妙存卽眞、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靡因、非有
知也、妙存卽眞、非無知也、故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
無捨、無知無不知、此攀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
無詰者、不亦遠乎、請詰夫陳有無者、夫智之生也、極
於相內、法本無相、聖智何知、世稱無知者、謂等木石
太虛無情之流、靈鑒幽燭、形於未兆、道無隱機、寧曰

無知且無知生於無知無無知也無有知也無有知
也謂之非有無無知也謂之非無所以虛不失照照
不失虛怕然永寂靡執靡拘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
無耶故經云真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
示於人何則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
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非謂是非無非有非非有
非無非非非無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
此絕言之道知何以傳庶參玄君子有以會之耳又
云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爲當唯照無相耶爲

如來香　卷九　卄

當咸覩其變也談者似謂無相與變其旨不一覩變
則異乎無相照無相則失於撫會然則卽真之義惑
有滯也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
色若如來旨觀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若一
心見色則唯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唯空非色然則
空色兩陳莫定其本也是以經云非色者誠以非色
於色不非色於非色若非色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
色何所明若以非色於色卽非色不異色非色不異
色色卽爲非色故知變卽無相無相卽變羣情不同

故教迹有異耳考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真偽殊心
空有異照耶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覩變動不
乖無相之旨造有不異無造無不異有未嘗不有未
嘗不無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以此而推寂用
何妨如之何謂覩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恐談者脫
謂空有兩心靜躁殊用故言覩變之知不可謂之不
有耳若能捨己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
一虛曉至虛之非無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
移乘運撫化未始爲有也聖心若此何有可取而曰

如來香　卷九　圭

未釋不取之理又云無是乃所以爲真是無當乃所
以爲至當亦可如來言耳若能無心於爲是而是於
無是無心於爲當而當於無當者則終日是不乖於
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當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
無當所以爲患耳何者若真是可是至當可當則名
相以形美惡是生生奔競孰與止之是以聖人空
洞其懷無識無知然居動用之域而止無爲之境處
有名之內而宅絕言之鄉寂寥虛曠莫可以形名得
若斯而已矣乃曰真是可是至當可當未喻雅旨也

恐是當之生物謂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夫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尋迹所不能迹至理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所示轉遠庶通心君子有以相期於文外耳

附劉遺民致問僧肇條般若無知論書

遺民和南頃餐徽聞有懷遥佇歲末寒嚴體中如何音寄雍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艸澤常有弊瘵耳因慧明道人北遊裁通其情古人不以形疎致

淡悟涉則親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於企懷風味鏡心象迹佇悅之勤良以深矣緬然無因瞻霞永歎順時愛敬冀因行李數有承問伏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常休納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遘茲淵對想開究之功足以盡過半之思故以每惟乖闊憤愧何深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厲禪隱之餘則惟研惟講恂恂穆穆故可樂矣弟子既以遂宿心而覩茲上軌感寄之誠日月銘至遠法師頃恒履宜思業精詣乾乾宵夕自非道用潛流理

爲神御孰以過順之年湛氣若茲之勤所以憑慰既深仰謝逾絕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無知論才運清儁旨中沈允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而悟懷絕冥之肆者矣若令此辯遂通則般若衆流殆不言而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然夫理微者辭險唱獨者應希茍非絕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乎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爲精巧無所間然矣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一兩今題之

如別想從容之暇復能麤爲釋之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又云用即寂寂即用神彌靜應逾動夫聖心冥寂理極同無不疾而疾不徐而徐是以知不廢寂寂不廢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但今談者所疑於高論之旨欲求聖心之異爲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耶

爲將心體自然靈怕獨感耶、若窮靈極數妙盡冥
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
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夫心數既玄、
而孤運其照神淳化表、而慧明獨存、當有深證、可
試爲辨之、疑者當以撫會應機、覩變之知不可謂
之不有矣、而論旨云、本無惑取之知、而未釋所以
不取之理、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爲當唯
照無相耶、爲當咸覩其變耶、若覩其變、則異乎無
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既無會可撫、而有撫
會之功、意有未悟、幸復誨之、論云無當則物無不
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
不當、故當而無當、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以爲
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爲真是、豈有真是
而非是、至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耶
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蓋悟惑之言本
異耳、固論旨所以不明也、願復重喻以袪其惑矣、
論至日、即與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
但標位似各有本、或當不必理盡同矣、頃兼以班

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

婉而高僧傳作婉然題作條想作願〇陳耀文天中記載遺民書云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詩詠彼蒼近在遠望之色洛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

偈而盡矣而姚嵩之對又出一地　如此妙諦而嵩對又　出其上可見妙諦無盡

○荅秦王姚興　鳩摩羅什 後秦

通不住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粗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興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如來香　卷九　吴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君臣商議佛法千古快事

與安成侯姚嵩述佛義書　姚興 後秦王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矣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如來香　卷九　毛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姚嵩 後秦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

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緊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卽眞兩冥有不卽眞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眞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如來香　卷九　三八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綱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乎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

如來香　卷九　三九

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眞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汴二苟無汴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姚興後秦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萬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

如來香　卷九　早

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逮大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

如來香　卷九　早

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後秦

臣言奉賜還詔誨諭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

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啟、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敷、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墊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姚興 後秦王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答秦主書　　釋道恆 道標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慚惶、無地自厝、恆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不取也、先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

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恆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附　姚興與恆標二公勸罷道書

姚興此舉豈所稱素通佛法者耶

卿等樂道體閒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陛沉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抱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並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蓋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重答秦主表

道恒 道標

如來香 卷九 四四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餘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吉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附姚興詔恒標二公

可憐

古人辭祭

生死以之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慇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重答秦主表

道恒 道標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介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恨屢紆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如來香 卷九 四五

姚興詔恒標二公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答秦主表　僧䂮等　後秦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鬚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縉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爲卓異何足拘於文綱也

附　姚興與鳩摩羅耆婆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項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蹟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

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

○重答秦主書　僧䂮等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䂮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

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介守所見爲小異然在羅網之內即是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今古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

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穎之賓復見今日矣詔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詔等言

附 姚興又報僧詔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取介之士耳何足以闚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

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横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澗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别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巖綵竊望不絕卽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

先繼以音告儻値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附 宋范泰與謝侍中書

卿常何如屢覲高士頗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有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

此絕筆范泰敬謂

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又爲佛讃以書示靈運靈運答書兼和其讃〇此二書與靈運答二書今刻弘明並混爲一

答王衞軍書　竺道生　宋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照耶、

生姓魏鉅鹿人居彭城依竺法汰受業又遊長安從什公還都止青園寺爲時法匠終盧山

附王弘問謝永嘉并書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

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轉理暫爲用者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

辨故難於曆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眞不可言王弘敬謂

附謝靈運答王衛軍問弁書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

闕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

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吉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議耳譬

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作居然已辨但無滿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尚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游嶠岨迴披叙

無斯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正當爾耳已造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其造盡脫有居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何尚之　宋

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剎誇尚、甲第顯宅於玆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與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佛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詆呵釋教、永嘉太守

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校二論各萬餘言、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

蔽、獨秉愚勤、前代羣賢、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
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
王恭王謐韶氣貞情、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
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其餘范汪孫綽張玄
殷覬略數千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
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上、護
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爰逮漢魏、奇才
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失性靈、淪惑於幻妄之說哉、
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

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獎其驗實、與皇
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
可奇哉、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
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
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
矣、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
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
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理理
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又五胡亂華已

來、生民塗炭、寃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蘇息
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澠池
塔放光、而符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
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
面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且觀世大
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
相繼、勸戒深切、而愚闇之徒、怨重殉輕、滯小迷大、恚
僧尼之絕胖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
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埋瘞之勞、有觸而詆慢、慧

琳承天蓋亦然耳、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
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强兵之術、孫
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
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
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
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答何衡陽書　　宗　炳

所送慧琳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陰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

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猶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豪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又以放神光無徑寸之

明，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没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

希擬，亦可爲增耽逸之慮，舉好奇之心，若誠餐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入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諱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

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足下籍其不信遠
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
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興衰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
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宗炳白

又答何衡陽書

宗炳　宋

披覽來論覩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
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夫靈化超於玄
極之表其故糺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詔
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
寒心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
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
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横流舉
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

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
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蔑
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
旋浮屠之化應焉夫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
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
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
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無復異者非
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
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

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
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
言斥之、誠難朗然、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
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
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
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
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麤、苟有識向、萬劫不
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況在神明理陰
寶積之蓋、昇鐙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

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悋俄頃神光、不以
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
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
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
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
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
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
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
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
之類、不可稱說、卽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
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圓治世君王
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
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
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
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
苦、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豈非
世物宿緣所萃邪、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澄神於
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弘哉、幸勿據麤跡

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
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
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玗琪之樹、欽朱
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
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
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
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
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
麤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彌升、　神背心

毀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邪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一辯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宗炳白

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宋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猷辭義雅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牆崇邃得門自難輒罄愚管因彖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儴佉之宮辟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爲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聞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鄹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宜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附 李淼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沙門妙出羣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真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尚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淼和南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宋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今謹率常淺麤陳所懷夫大聖蔴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遽以不覩形迹長迷於大夢橫沉淪而溺生死然亡身投誠必感而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

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羣生何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爲虛設伍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塗同歸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謂其繩準耳貧道學業麤淺彌慙簡札上酬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霡霂謹白

附 李淼重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與時傒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閒然緣大受悟之由必謂靈觀聞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資言象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明將亦謗誤增釁得不取證於示現印記以自罔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爲恪昭昭之明稱倍尋之器絕羣埊於泥洹之後與罪垢於三會之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

權實莫辨今如來執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羣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途即事而談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默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

答李交州書　釋法明 宋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復若幽蘭、清若惠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開、獨躓疑駭、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蹐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絕、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衆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卽言求旨、何怨於十號哉、夫羣生長寢於

三有、衆識永惛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廻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慰之賓、往來三惡、經離八難、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羣書滿腹、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遲廻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自有棲志玄宅、下探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非虛、縱轡清眞、斂控濁僞、植德耘邪、而薈蔚樹福、灌正而扶疎、苦節競辰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豈不親覩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目所不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帝主傾誠、以歸德、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卽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初疑佛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鑪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奉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卽今見在吳郡北寺、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逸羣、

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情學業、孤陋寡聞、直言朴辭、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　弘明集

○對宋文帝問　求那跋摩 宋

求那跋摩宋言功德鎧本剎利種元嘉八年達于建業文帝引見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

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撫几歎曰開悟明達謂達天人之際矣

與孔中丞釋疑惑書　蕭子良 南齊

覽君書每患浮言之妨正道夫眞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夫仁人之行非同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暫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者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理没通路就卽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

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絓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運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今相與去憍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汎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儁異復何慚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欺詭諂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

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君正應規諫其弊開發未達云何於邑有懷非所望也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是放勛須四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之嫿色其餘飾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翰迹易煩中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

答蕭司徒書

孔稚珪　南齊

稚珪啓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思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靜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仰攀先軌自絕秋塵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明公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袪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蚤自

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始私追尋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

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輙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率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謝竟陵王示法制啓　王融南齊

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攢滓五書糠氛百氏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汙登太山而小天下

門論致諸賢書　張融　南齊

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不礙三皇之聖時殊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

本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烏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爵幾氣況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覛陸之間雖寸每遲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晏弟姪故為門律敢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融昔諦澤之論甚各

少子

融字思光暢之子司徒左長史齊書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附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并問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想製來班示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賜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曆言耳途軌垂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世異又非吾所

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

好難得

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
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

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耶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雖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顒於鍾山立山茨精舍與張融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答周顒書并答所問　張融 南齊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畱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楯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

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于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爲予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起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譪所以倒心下灌邪膈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

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罔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㒵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

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騖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蘘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

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㒵則乙、答彼周曰、非㒵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

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
壹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奇卽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儒墨閒鬪、從來
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
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况夜戰一鴻、妄巾梟乙、
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譴於道

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
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
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
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
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
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
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

[illegible]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
湊出、
附　周顒重答張長史書 并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
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快快
失路在我矣、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
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

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
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
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
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
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
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
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
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
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

而有性昧明矯有之家因祟無術有性不明雖則
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徵、是道家之所以有墐
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
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
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
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
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
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朙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
爝火宜廢、無爚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

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祟於日月、
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
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
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
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
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
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
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

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
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
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
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
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
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
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
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
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

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
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
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
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
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
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
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

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贍餘慮，惟足下其昞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皂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

跡，謂之皂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蹟，旨蹟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閡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諍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鬭，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艮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

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關，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弘明集

釋僧祐云，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何胤勸止殺書　周顒 齊

丈人之所以未及遐蹈者，或在於不近全菜耶。脫灑離析之升，禺俎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申，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歡

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撓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枝剁，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廻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膳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

不通之甚　可笑之甚

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

周顒淸貧寡慾，終日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

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周妻何肉，（說得趣）後胤亦斷食肉，猶欲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竟陵王見學生鍾岏議，謂可食，大怒，顒與書勸令菜食，胤納之，遂絕血食。○附鍾岏車螯蚶蠣議

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奉阿育王寺錢啓　　簡文帝 梁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藴理備於湧泉故牙淋白繖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内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勤寂非已行住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照景蜜瓶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値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櫃豐十藏寶陳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忭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荷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鄰空輕以塵聞伏啓悚汗謹啓

如來香　卷九　卆

謝賜放生錢啓　　簡文帝 梁

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被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禾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效彼薄枸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謝勅賚納袈裟啓　　簡文帝

臣諱啓蒙賚鬱泥納袈裟一緣苟鍼奉縷因製緝而成文魯縞齊紈藉馨桀而受彩初開篋笥便覩舍衞田疇不出戶庭坐視南山隆陌竊以三銖輕順稱美服於淨居千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湛恩特被萃此窮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喜溢心崖如從空中所墜忽不自知更謂寶支所出禾穟四色事非離世鉤蘭兩葉殊澤實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如來香　卷九　卆

答湘東王書 元帝　　簡文帝 梁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恒日、差可怡悅、時有樂事、游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甚饑慾、吾蒙受菩薩禁戒、造預大士、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懺、十七日旦、蚤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匝霧、紅泉含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羣、金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會中後、無礙受持、

天儀臨席、睟容親謚、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剃項之時、此心特至、心口自誓、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遺蝨之談、不辭應氏赤壺之諷、僧璡典儀、不異昔日、竟日問璡、殊均子路、探鉤取名、名日因理、皇情印可、今便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摛庾吾羌恒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不得倜儻、殊異盤下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爾伸欵對臨汝侯、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間信使差得、其簡嗶兼詹亊睞爲洗馬時伸話言、數語論辯、句之矦東撫、復成離潤衡山九巖、尋應引邁、臨岐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巳來、意志忽悅、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知著爻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遵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蓄術、異葛仙、形均荀序、弟復資其糧餼、特爲經營、轉禍爲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郵、事同撫髀、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闕、懷勞之深、未常弭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綱疏、

與廣信侯述聽講事書　　簡文帝 梁

王白、仰承比往鷹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游心人外、青松白露、處處可悅、奇峰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幽閒貞靜可愛可對

○與劉智藏書　　元帝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遊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嘆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蓋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誦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于馮翊周黨傳芳于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

飡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雙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于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溆浦尚想彊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爾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抱旋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詡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末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夢在郢示弱水難航猶致書于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于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元帝小字法車字世誠武帝第七子湘東王荆州刺史討誅侯景正位江陵西魏來伐見害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爲論音響若鐘自序六歲解爲詩因爾稍學爲文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年十二患疥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恬酒時

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讀史書一日二十卷年十四便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畨次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巳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睡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聚書四十年得八萬卷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兼攻書畫及星象卜筮諸術常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集五十卷又小集十卷

初武帝夢眇目僧托生王宮及舉元帝遂眇一目此書皈向佛乘甚切度是宿因也

癡懷千古

眼前事人自不信

〇戒子書　徐勉　梁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

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植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仕寔欲歌哭于斯（帶、天、字、卷）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娱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惟功德處小
以爲好所以內中遏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
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
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
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
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塍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
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茭湖裏殊富芰蓮
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
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
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
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
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可安所以
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
家理事可移于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
貽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

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
令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緝人無間言先
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
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
所勅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
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
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履

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
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
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
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
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勉雖居顯職不管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
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

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爲它有嘗爲書戒其子孫云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真觀　梁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衣開士匡正法于將頹十地高人秉玄文于已絕能使蝸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紲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勉恭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于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

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羅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胖白足連肩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峰山竪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頞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

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因脩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游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眞僞難辨忽使崑崙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

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衞如其一朝而散便濫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咎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錢

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倘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衞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

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衞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餱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哎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絓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巳離法

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
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
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
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于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
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
芳草。于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餔糟之客、六時翹請
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
踴躍、人鬼欣歡、寘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
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

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倘復疆埸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
領軍檀越、外則探賾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
寄重鹽梅、必須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意研詳、薄垂
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經論、無使蘭艾同勦
薰蕕具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
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
而共廣。橫此忓煩、彌增悚惕。
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塘人、住靈隱山天竺寺沙門
洪偃稱觀有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棊是也。宣
帝大建十年、征周失利、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充
役。觀歎曰、欲茂枝葉、反尅根本、其或甚矣。人皆惜
命偷生、我則亡身存法。乃致書徐陵、陵封書令奏。
帝凜然動容、其事遂寢。至隋大業終、

、、

致慧可書　向居士 北齊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如來香　卷九　頁

答向居士書　釋慧可

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後周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彰。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擧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振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

如來香　卷九　頁七

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入正以味一真，解十纒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貪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慚華水，戒

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慚
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
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魄至乃夜聞山鳥仍
代九成晝覩遊魚聊追二子華戶弊衿既在原非病
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猨難靜勞
想鷲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
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
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蕪膺多愧雖識謝
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
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附 戴逵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仙城命師座下竊以渭清
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
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理
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
葢限茲一世豈如典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牛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
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
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
秘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
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
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
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
踵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
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梳杖龍泉仍爲
精舍廻車馬谷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

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衲徵華陰
法侶朋衢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
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
與孫琴而齊韻紫葢貞松仍庵上辨洪崖神井卽
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峰景行牆仞
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
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
乘遺蕩胸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
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韋編構

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晉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栖會稽。賦鵜鶘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郢城。訊脩隗館。屈膝情欣。繫韈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遺宙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雁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

彌軫襟帶。餘辭戔簡。望回金玉。

如來香卷之十目錄

書啓表答

重述天台復晉王書 釋智顗 隋
訓知事人 釋智顗 隋
啓文帝 釋道林 隋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徐陵 陳
貽書與晉王 釋智顗 隋
遺臨海鎮將軍述放生池書 釋智顗 隋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後周

請施莊爲寺表 王維 唐
山中與裴秀才廸書 王維 唐
與大慧禪師書 曾開 宋
答曾侍郎書 釋宗杲 宋
與大慧禪師 李邴 宋
答李參政 釋宗杲 宋
復大慧禪師 李邴 宋
答李參政 釋宗杲 宋
答李參政別紙 釋宗杲 宋

答陳少卿　釋宗杲　宋
答江給事　釋宗杲　宋
答富樞密　釋宗杲　宋
答趙待制　釋宗杲　宋
答許司理　釋宗杲　宋
答劉通判　釋宗杲　宋
答汪內翰　釋宗杲　宋
答夏運使　釋宗杲　宋
答呂舍人　釋宗杲　宋

答汪狀元　釋宗杲　宋
答李叅政　釋宗杲　宋
答曾中丞　釋宗杲　宋
答劉侍郎　釋宗杲　宋
答李郎中　釋宗杲　宋
答李寶文　釋宗杲　宋
答林院判　釋宗杲　宋
答黃知縣　釋宗杲　宋
答向侍郎　釋宗杲　宋

答嚴教授　釋宗杲　宋
答徐顯謨　釋宗杲　宋
答張侍郎　釋宗杲　宋
答楊教授　釋宗杲　宋
答樓樞密　釋宗杲　宋
答曹太尉　釋宗杲　宋
答榮侍郎　釋宗杲　宋
答張狀元　釋宗杲　宋
答湯丞相　釋宗杲　宋

答樊提刑　釋宗杲　宋
與喻貢元書　釋克巳　宋
與王隨書　釋唯淨　宋
寄蘇子瞻書　釋了元　宋
與明智法師書　陳瓘　宋
復楊文公請住世書　釋知禮　宋
答楊文公書　釋知禮　宋
答瀋王書　釋明本　元
與嗣瀋王　釋明本　元

答高麗白尚書　釋明本　元
與海粟居士　釋明本　元
與陸五臺病中　釋眞可　明
與方幻輿書　釋眞可　明
答穉登李將軍　釋觀衡　明

如來香卷之十目錄終

如來香卷之十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書啓表答

重述天台復晉王書　釋智顗　隋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爰逮報示不然夙志棲霞乃言咫尺非關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囑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禽鳥焚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修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赴義門多慚匆淺發心既重輒

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恩促政言天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爲已昔年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絕故欲遣修葺冀憑方便同途梭具淨人得蒙勝舉并祈一吉事並前諮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懽多煩香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住許垂恩爲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遙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仰關頻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

訓知事人

釋智顗　隋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荊揚雍豫，唯著一衲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入衆已後，尚不希念，況故侵之。所以然者，衆寶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減損，即疾棘園，自飽自傷，因倒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夫人發心，隨有所作，爲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即起，脩業不成，令生現障，後彌

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度。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每揚簸洮汰，繫念有習，謂以淨心揚簸不善，以禪淨水洮汰不淨。隨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蹲踞竈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懼廢衆粥，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所，具陳所證，敘法轉深。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頗知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爲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前世之時，乃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衆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客，恒制約不敢侵衆。忽有急客，輒取小菜，忘不陪備，由此譴責，今爲衆奴。前習未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斯，豈可不慎。同學照禪師於南嶽衆中，苦行禪定，最爲第一，輒用衆一撮鹽作齋飲，所侵無幾，不以爲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

至數十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非久，亦非傳聞，宜以爲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隔剡嶺，難爲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疇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爾。國清百錄

啓文帝　　　　釋道林 隋

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追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續高僧傳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徐陵 陳

竊聞出家開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皆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纍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儕、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深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

欲集留侯、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併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惟見不逢、中閣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僻女歌姬、空勞反顧、見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偹紉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朓筆蓉詩論情頓足
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稿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
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强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
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
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
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

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拔
寶軸剎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
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
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纖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聞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
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
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
一心人悕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遐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摘

瑠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留知
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没溺之悲下先浮糞則
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
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咏貴賤顒仰法師令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
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巳榻席懸異從來
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
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肩如
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
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
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如面焉若論繾
綣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遷返
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没弟子今日横諮必
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啻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擲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共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

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娆、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當即便莫棄、匆莬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眞誠懇切之語、讀之悚然、不識仁公作何領會

、、遺書與晉王　釋智顗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召虛譽、學徒强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闕、利物

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與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于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于湘潭功德、纔展微心、雖結緣者衆、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于荊州法集、聽衆一千餘僧、

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衆用惱官人故剪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此五根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衆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根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爲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應有追呼束裝

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此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徧自治皆未搜簡經論僻謬尚多不堪流布既爲王造寧羞其拙囑弟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灰壤雖謝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徧行徧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文

義不同悵然自慙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爲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行以答王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爲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惟當謹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惟一人樂去齊主

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持孤房獨宿瞪覗四壁自債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貫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脩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首貫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衆熾然佛法得無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脩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法衆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

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追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爲期

沙門某白

可見近日兵戈皆是殺業所感

遺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書

隋　釋智顗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囂塵微悟苦空得從閒曠是以去西陜之舊里將領門徒游憩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溪接江源連亘海際魚捕滬業交橫塞水煞戮既多煮炙無算非直天傷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衆頻遭沒溺以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願言拯濟仍率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茲滬業永作放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之水

故臨海內史計尚兒敬法心重仍請講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賀等聞斯妙句咸捨滬業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人蟲荷澤蓋聞雨花滿室答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隋矦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脩播芳風於末代福不唐捐善無虛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陳勅云此江若無烏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爲福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兼美聞斯積善請樹高碑冀此洪基與嶽同固願茲勝業將日月俱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慕善忘懷仰

何等徽切

惟皇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軒羲、加復躬行十善、等赤子于羣分、自運四弘、總下生而普濟、且不麑不卵、著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富有天下而恡惜一江源、恩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花之池、與燒羨之業。使軍民恣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身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貪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江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於

山西、英聲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貪道不肖、曲垂禮接、躬膺世範、謬荷人師、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勅符、毀所樹之碑、復民滬業者、貪道即振錫拔衣、擔簦躡履、遠遊京輦、詣闕上書、殞首碎身。以全物命。況今上旨、總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魚、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毀壞放生、典殘害業、當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若恣軍民收羅採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盜、若以至尊、欲令軍門

豐沃、不許放生者、昔貪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結香火、稟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曇捷請講、遂即停罷、一州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以事表臺、降勅開許、自是岳州頻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賞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應、豈容為軍民口味。奪人善業。縣尉此啓、恐成僻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海族、至尊以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偏加委任、江南藩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聽

者則是是非由于縣。裁斷不關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於王耳、且大王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貪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為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為案行江溪、修營福會、共諸檀越、遠建菩提、爰被存亡、莊嚴承願、一人有慶、保磐石之基、使十千之魚、恣相忘之樂、貪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遡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三異之德、民謠五袴之歌、飡味高風、誠深隨喜、但君臨稍畢、旋反非賒、惟希善始令終、以全嘉

何等衜數

譽攣轅臥轍無媿昔賢貧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齡東海民庶多夭殤漁獵所以短命貧窶乃是世間現見可爲鑒誡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陰之身斯則廢淨土之華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邊江海既處高原採捕無地未聞亡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以資身命直令採捕尚乃非宜況有毀他放生以給軍士明府在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犢方畱噲參養鶡卒獲寶珠

孔愉放龜終佩金印檀越若不逆晉王符旨不乖貧道之言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報玉珮彤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今遣弟子普明賫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之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以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爲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爭信人口具不復委陳沙門智顗白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後周

僧曇積自皇帝大檀越德振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感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哉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

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

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縣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者、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咬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白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

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過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乍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部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慈、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與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遺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忏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請施莊爲寺表

王維 唐

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何堪永思然要欲强有所爲自寬其痛釋教有崇樹功德弘濟幽冥臣亡母故博陵縣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于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行之所臣往丁凶舋當卽發心願爲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請終日常積懇誠又屬元聖中興羣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謝生將何答

施願獻如天之壽長爲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効微塵于天地固先國而後家敢以烏鳥私情冒觸天聽伏乞施此莊爲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唐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童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

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與大慧禪師　　曾　開　宋

開頃在長沙得圜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惟切景仰某自幼年發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爲婚官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淺知見之間以爲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方爲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圜悟老師老師

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舉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因緣令下純工常自舉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他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塗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愍也至扣

眞切儼到有下手有究竟每日讀一過可也

不補功夫又不着工夫何等圓妙

答曾侍郎書　　釋宗杲　宋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官參禮諸大宗匠中間爲科舉婚官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既爲士人仰祿爲生科舉婚官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智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

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脚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未來現在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于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脚下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須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于諸佛前發大誓願

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忘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善財童子從文殊發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末後于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善知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覲文殊于是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于一善根心生住著于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

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于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于一念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念智莊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刹于一毛孔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與普賢等

應前作受 俱幻 迷覺 俱幻

諸佛等刹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同等無二無別當憶歷時始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爲菩提回無明爲大智如上遮一絡索只在當人末後一念真實而已（應文殊信根）善財于彌勒彈指之間尚能頓忘諸善知識所證三昧況無始虛僞惡業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爲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既是實則地獄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所證底法門亦實若作遮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

有人趣佛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爲妄語矣（又印訂共信根）承公發書府焚香對諸聖及遙禮菴中而後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得面言信意信手不覺忉怛如許雖若繁絮亦出誠至之心不敢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菩薩于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既與竹倚蒲團爲侶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門書對諸聖遙

禮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如此做工夫將來于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只叙華嚴善財一則略加虛字點提便當杲公自家說法觀其大意只重真實誠信而已

與大慧禪師　　李邴宋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何其容易）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着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何其融合之）仍舊（[illegible]）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别丁寧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于法席矣

答李參政　　釋宗杲

示諭自到城中着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夙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于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

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即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出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

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

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于採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攔胸一蹋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于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他雪峰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驀胸擒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亡只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峰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雪峰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趂盧行者至大庾嶺

奪衣鉢、盧公擲于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時玄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說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說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于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麽、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

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于座右、此外別無說、總有說、于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復大慧禪師　　李邴 宋

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相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何等真實

○答李參政　釋宗杲　宋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于仍舊處無走作否于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忘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如黃面老子所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証處真修証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惟一真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落盡惟真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于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如來香　卷十

答李參政別紙　字漢老　釋宗杲　宋

當極密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落草不少尚爾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于日用中看話頭不先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四攝法中以同事攝爲最強左右當大啓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窟也

好熱腸　何等真切

如來香　卷十

答陳少卿字季壬　　釋宗杲宋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攛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遮攛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着力點檢、則又却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攛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龎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如夢、切記取攛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會鈍、總不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事、正當攛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爲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爲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詆之

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

○答江給事 字少明　　釋宗杲 宋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慚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着手脚冷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叅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覷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

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廝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廝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痴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頻與叅政說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言教胡亂穿鑿如馬大師遇讓和尚說法云譬如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師聞之言下知歸這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峰書尾杜撰解注山僧讀之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底一狀領過一道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却勝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叅政相似渠豈不是會做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懼耳間或露一毛頭自然抓着山僧癢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面欺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不必山僧注破也某近見公頓然改變爲此事甚力故作此書不覺縷縷

○○答富樞密 字季申　　　　釋宗杲 宋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緣爲念勇猛精進純一無雜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熾然作爲之際必得相應也未寤寐二邊得一如也未如未切不可一向沉空趣寂古人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之期昨接來誨私慮左右必已躭着靜勝三昧及詢直閣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于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黙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着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眞正寂滅現前必須于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作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游戲門無盡藏如意解脫門豈非眞大丈夫之能事也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常分耳願左右快着精彩使期于此廓徹大悟胸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思慮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于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于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

[illegible] 卷十 [illegible]

○答趙待制字道夫　　釋宗杲　宋

不論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難爲無決定信故也佛又言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示諭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便肯心必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却急急處却放緩龎公云一

如來香　卷十　三十八

朝蛇入布袒襠試問宗師甚時節昨日事今日尚有討不得者況隔陰事豈容無忘失耶決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信具決定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始可說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無有是處某每爲信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力處也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中未嘗相捨爲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塵勞事時不用着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省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

如來香　卷十　三十九

地自悟去參政公想日日相會除圍棋外還曾與說著遮般事否若只圍棋不曾說著遮般事只就黑白未分處掀了盤撒了子却問他索取那一著若索不得是真箇鈍根漢姑置是事

答許司理字詩源　　釋宗杲　宋

黃面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竪起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没量漢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他人口頭辨永劫無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跳在聲色裏却向裏許求出頭轉没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知識徧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又有多少乍入叢林一撥便轉千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當便千了百當嘗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但從脚下崖將去死便休不要念後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

○答劉通判字彥冲　　　釋宗杲宋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于開眼應物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個徑截得力處方始不孤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爲要支遣個鬧底正鬧時却被鬧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勝工夫一般耳遮個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便剌着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

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你用心處遮個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個墮在得失解路上謂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些子得力底來看則個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故却向鬧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撑亦不作無支撑解矣

○○答汪內翰字彥章　　釋宗杲宋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臥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銷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氷歸水

還我個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滅天性逆天理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

名爲邪覰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意無
智人前莫說
不禁其煩惱思量正從煩惱思量中討我分曉可
謂単刀直入
煩惱塲中此爲要藥

○答夏運使　釋宗杲　宋

示諭道契則胥壞共處趣異則覿面楚越誠哉是言
郎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
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他日耶
此個道理惟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
闊嶺佳處左右能自調伏不爲逆順闗捩子所轉便
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闗捩子日用活潑潑地
拘牽惹絆他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自然無一
毫毛于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懶融云恰恰用心時恰
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
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懶融如是
妙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
默默相契是也

字字金針

〇〇答呂舍人 字居仁　　釋宗杲 宋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鬧。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個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

〇〇答汪狀元 字聖錫　　釋宗杲 宋

左右妙年自立。便在一切人頂顙上。不為富貴所籠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夫所能。老瞿曇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不可忽。世間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的是何道。到這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卻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卻不見卻不悟者。老瞿曇指為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子無佛性話。遮般說話。卻成妄語矣。而今不可便作妄語會。呂居仁比連收兩書。書中皆云。夏中答隆禮書。常置座右。以得為期。又聞嘗錄呈左右。近世貴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公說遮般話。見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囫地一下。爾若得囫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

覷得見猶未得入手此是何故眼見魚游水中未入吾手網餌未具耶

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一味缾盤釵釧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這箇田地由我指揮所謂我爲法王于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强爲法如是故也此個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覷得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入手時不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凡庸更無階級次第永嘉所謂一直超入如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誤

如來香　卷十　貝

○答李參政字泰發　釋宗杲宋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汨其心以是較之智不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那時不容僞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于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

如來香　卷十　見

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于寂寞之濱結當世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須下個注脚即今遮一路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一笑

○答曾中丞 字天隱　　釋宗杲 宋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他緣作障。只這一段。誰人能及。又能行住坐臥。以老僧所示省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麼崖到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十里。始得。何以故。爲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爲地水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學道。此是無妄想

中真妄想也。但放教自在。然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麼做工夫。省無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自然不著枯心忘懷。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去。覺得沒巴鼻沒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切忌隨他去。只這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答劉侍郎 字季高　　釋宗杲 宋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知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消殞矣。塵勞之心既消殞。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個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

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答李郎中 字似表　　釋宗杲 宋

士大夫學此道不患不聰明患太聰明耳不患無知見患知見太多耳故常行識前一步昧却脚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已以現量境界爲心地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簸兩片皮談玄說妙甚者至于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而可知也冲密等歸領所賜教讀之喜慰不可言更不復

叙世諦相酧酢只以左右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德山臨濟之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帖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顊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遮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所作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拖泥帶水納這一塲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寶文 字茂嘉　　釋宗杲 宋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個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

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曰諾諾古來幸有恁麼榜樣謾向遮裏提撕看是個甚麼只遮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遮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應病與藥不得已畧爲居士指個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個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個甚麼只向遮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

杲公諸書只用一照字

、答林院判 字少瞻　　釋宗杲 宋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所自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常頌之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歸去但與冲輩相親遇。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辨者。祝祝。

如來香　卷十　三六

○答黄知縣 字子餘　　釋宗杲 宋

收書知爲此一大事因緣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爲。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菩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趁色力强健早回頭。比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爲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時時覷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爲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個門中不容費力。老漢常爲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却問他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話已寫在空相道人書中。請同此書不揀一看。便了得也。

如來香　卷十　三七

○○○答向侍郎 字伯恭　　釋宗杲 宋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此解大是奇特）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于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

如來香　卷十　三八

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于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某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癢處亦嘗以此問圜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某復曰如某未睡著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

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乎上床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遮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

如來香　卷十　三九

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遮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喜于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過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顧居士試將老

慮者圖經師指教

麗語謾提撕但顧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日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答嚴教授 字少卿　　釋宗杲 宋

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直饒千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如不見况于此作奇特殊勝道理邪昔藥山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遮裏作甚麼藥山云一物不爲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他古人一個閑坐也柰何他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此尚不許）又有一種脚跟元不曾點地認得個門頭戶口光影一向狂發與說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似遮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亦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遮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著問

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吃飯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蘗問百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只據坐黃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將謂汝是個人這個便是爲人底樣子也但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信底消息絕則自然不取他人口頭辨矣臨濟云汝若欲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

排處著一星見外料不得數年前有個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只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靜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于聖眼不須頻禱禳偶晨起稍涼驀然記得子卿道友初得個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舉從來所疑公案掩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不覺信筆葛藤如許

○答徐顯謨 字稚山 釋宗杲 宋

左右頻寄聲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捏殺遮猢猻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識只貴于一言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遶爾據實而論間不容髮不得已說個直截已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猢猻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水牯牛自調伏猢猻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得處看個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沒交涉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個甚麼且置是事

無垢是臨濟宗

○答張侍郎 字子韶 釋宗杲 宋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其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真可惜耳故某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言陽春寡和也）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某豈不曉瞥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躁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溈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

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若左右書來云決定可闢覷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麋頭睦州烏臼汾陽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峰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正傳者諸公豈是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無垢悟徹如此然此書亦所以教無垢也

答楊教授 字彥侯　　釋宗杲 宋

左右强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閒于强項中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諭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遮無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遮話又承需道號政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眞淨老人云快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某只在長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釋宗杲　宋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個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于現前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這個道理。逆境界易打。順

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只是無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卻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個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為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強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為增上慢人說離淫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于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趁色力強健。亦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驀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

○答曾太尉 字功顯 釋宗杲集

某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强力，以此事與衲子輩激揚。一日粥後擊牌子，輪一百人入室，間有負命者上鈎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喜禪悅為樂，殊不覺倦。亦造物見憐耳。左右福慧兩全，日在至尊之側，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有勢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遮信得及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只向信得及處覷捕，

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若著意，則蹉過也。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思議佛。又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習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觜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為建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遮般底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不可不知。某與左右雖未承顏接論，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

敬。故不暇入善思唯三昧，只恁麼信手信意，不覺葛藤如許。聊謝不敏而已。

○答榮侍郎字茂實　　釋宗杲宋

示諭鐘鳴漏盡之譏。為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有聞絃賞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順境。正好著力。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國恩。平昔學道。只要于逆順境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請于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老大

大著甚來由之說。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以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節。今日仕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閑。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却有閑時道理。閑時却有忙時道理。政在忙中。當體主上起公之意。須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念。則鑊湯爐炭。刀山劍樹上。亦須著向前。況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不留情。盡淨吐露。

示狗子有佛性也無

○答張舍人狀元字安國　　釋宗杲宋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物來即應。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矣。不見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聞此說。便差排向頑然無知處。硬自遏捺。要得心如牆壁去。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這箇便是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底樣子也。縱未得啐地折嚗地破。亦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情識未

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時。但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于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

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于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示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麼又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多塗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為禪者（笑、得、好）或以古人入道因緣聚頭商確云這裏是虛那裏是實這語玄那語妙或代或別為禪者或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

惟心萬法惟識上為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亦謂之黙而常照為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誑謼人以悟為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常謂衲子輩說世間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以口頭說靜便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為可憐愍者教中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雖是

老實 評

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這漆桶始得切忌被邪師順摩捋將冬瓜印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之輩如稻麻竹葦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這般惡毒然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他染污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覷見一場敗闕千萬相聽只以趙州一個無字日用應緣處提撕不要間斷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為則若說得天花亂墜不悟總是痴狂外邊走耳勉之不可忽

○答湯丞相 字進之　　釋宗杲 宋

丞相旣存心此段大事因緣缺滅界中虛妄不實或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撕莫求速效研窮至理以悟爲則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轉急轉遠矣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絕則是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麼處了自然透得古人種種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謂絕心生死伐心

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于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轉時亦無轉動底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緣處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不撥而自轉矣得到遮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說法有所得是爲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見便見眞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亦嘗面言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耳不同謀之說卽是相欺便好摸住劈面便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若不向此事上了却卽是虛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作痴福是第三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作痴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痴福無慚愧不作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痴福盡不做好事脫却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得佛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卜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持住作得主宰嬾融所謂設有一法過于涅

槃吾說亦如夢幻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爲決定義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得其便處般若上無有棄底工夫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

古人之病亦有坐此者

、答樊提刑 字茂實　　釋宗杲 宋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籮裏坐叫饑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這裏覓同覓別則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如却行而求前轉急轉遲轉疎轉遠矣要得徑截心地豁如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他方世界却向不可

如來香　卷十　夫

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矣

推尊台教

○與喻貢元書　　釋克已 宋

佛道不東華幾二千載矣吾儒攘斥甚力者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惟知堅執周孔立教者以詆之故雖攻之而愈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謂之詖淫邪遁者亦不過指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有老莊也苟以拈椎豎拂誇誕之談而疑釋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修身齊

神[illegible]　卷十　志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奚可哉去佛愈遠異端並起惟天台大師爲得其正傳此唐之梁敬之柳子厚我朝晁以道陳瑩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實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廻厭德而咸底于極誠未易遽爲足下言惟足下它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僕非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援世之旨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同則不應與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

寫得痛快

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真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輙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況乃見者乎今足下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言之諄諄而僕邈然不聽也

拈椎竪拂毒遍海內豈是達磨子孫得此書大快人意

與王隨書

釋唯淨宋

近蒙新製首楞嚴經疏序特賜寵示者鴻儒大士嘉讃寶乘淺學緇流叨窺法句身心適悅種智增明頂奉焚歸不任慶幸竊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者菩薩行門諸佛心印開有爲即塵沙妙用歸無相即法界真源不有不空絕名相於言象之外現因示果分階位於神化之中境不礙心惑不礙智七大之性大無所待八還之法還無所從所以了真如心息虛妄本起方便慧宣祕密言

萬法以之圓融諸佛以之自在入不二之二諦悟不空之三空偉矣真宗不可思議聿有高士著述疏章煥決祕詮簡談佛旨恭惟中丞入佛知見解法因緣學佛修行袪拂有空之病宣法性相融明起滅之端爲護法城作不請友高製序引恢闡教乘永代作程長冥示炬惟淨夙承道顧忝翫奇文佩戴恩私不任忭躍不宣惟淨頓首

根氣　痛切　不作　影語

寄蘇子瞻書　釋了元　宋

昔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于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盻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在、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没理没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卯辰集　卷十　仝

鋪叙　淨土

與明智法師書　陳瓘　宋

瓘頓首再拜上啓南湖延慶堂上講主明智法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恙、下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妙旨、以袪愚蔽、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有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諭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為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為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以有名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義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于此有門、不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惑亡、則有門豁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然則有之一門、純妙無粗、具足萬善、豈非三千之

如來祚　卷十　仝

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爾
茲乃古師詮其之微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未易解此
夫三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
而復即即而復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
而三千此不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若觀若智
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理此境即
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一切一切
法耳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法性則本
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三千性也

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爾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
執一也有無自爾者開離執之一妙也于有爲妙有
于無爲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
無自爾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
中具無不在則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
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今乃設有
待之言讚嘆妙假之說豈免爲巧度之所訶乎且一
念心起則有三千世界之相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
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衆生世
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
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念外無一毫法
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遷者中
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爲念其壽無量非得命根亦
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樂國名
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修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之
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其具如是是體
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衆生具乎若有能知具
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要在不

往而往于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機熟緣深定須
成辦此瓘之有得于祖意者也瓘屏迹丹丘老病待
盡千里相望淨願不隔更祈慈蔭以師法見攝而終
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瞻嚮之切瓘
頓首再拜上啓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
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真蹟及與明智講主論此
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
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

有門一日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須叅請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秪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生死如旦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

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珦了怡二沙門之名云、時慶元二年中秋四明樓鑰題

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于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須其于佛有所得歟、政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爲四明學子可登題于月桂峰下

、、復楊文公請住世書　釋知禮　宋

知禮謹於講懺之隙、依本宗教觀寫書奉答秘監大檀越、知禮伏奉載垂眞翰、曲賜重言、俾知禮畢此懺期、更留講訓、仰承尊旨、合敀先心、但以專誠久趣此門、鄙志莫能易轍、况良時難遇、勝事易差、故欲且副夙心、不果恭遵嚴命、其如傳法之務、利人之功、蒞此身所爲、其益叅寡、俟淨土却至、其化方隆、所言知禮洞三觀之指歸者、稱之太過也、又云極樂本由示權、修道須忘忻厭者、誠哉是言也、而知禮今忻淨土特

厭患身、亦有其由、輒伸於後、若其一心三觀、雖非洞達、敢不依凭、知禮僅四十餘年尋其筌罤、學其去就、神根既鈍、遙入無由、而於戶牖關房行用時節、多所游歷、亦略諳知、今者蒙索報音、故難杜口、粗陳梗槩、希賜否臧、三觀者、一念即空即假即中也、恢揭肇自於如來、妙悟近推於智者、全由性發、實匪修成、故於一心宛有三用、所謂空者、一切皆空、即三觀悉彰、破相之用也、假者一切皆假、即三觀悉明、立法之功也、中者一切皆中、即三觀悉是、絕待之體也、是則終日

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纖塵必盡終日絕待而二諦熾然故般若談空八十法門得顯維摩立法三界見愛皆忘法華一乘世間之相常住皆由三觀相即致令諸法無遺故三即非三一即非一非次第而入非並顯而觀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中邊取故云不並不別非縱非橫蓋三一圓融修性冥泯豈識心之所測何言說之能詮故強示云不可思議之妙觀也說即非說無說而說能知此已對一切境以此觀照了之立一切行以此觀導達之辦一切事以此

觀成就之設一切教以此觀敷暢之修此觀者能所必忘取捨斯泯故真如無念向則心絕終日說示不異無言捨此則必同衆魔離此則未超諸外故龍樹云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迦葉云未聞大涅槃前皆是邪見大矣哉一心三觀之妙宗也故知體所求安養生而所欲燃燼而死憑此三觀遺彼百非也言極樂之界蓋覺皇示權者經論既以淨土之教爲勝方便驗知是如來善巧權用也但權名不爲實理亦通是要甄分方知去取體外之權須破體內方便須修

離事之理則麤即權之實方妙故小乘無他佛之說大教有剎海之談蓋心性徧周法界無外理極故令事廣華大故香池深剎如帝珠出現重重無盡方顯寂光之理身類天僎感報彼彼不同乃表遮那之性豈應極樂不預唯心故如來藏中涅槃具足隨緣發現應量而知既能彰地獄天宮豈不造穢邦淨國本性雖具由心發明彌陀以無緣之慈取極樂之土釋迦以樂說之辯示往生之門斯皆善巧之權方攝彼沉淪之品蒙令懼退轉者不退使不善觀者能觀淨

土權相蓋多今且略論此二故起信論云初學大乘正信以在此土不常值佛懼謂信心缺緣退失當知如來有勝方便令其不退但當專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真如法身必生彼國住正定故專念真如法身者豈異大乘正信以依彼佛爲境故能牽生淨方斯是如來權巧也又觀無量壽佛經云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遠觀諸佛如來有異方便令其得見此蓋釋迦神力彌陀願心若有諦觀必能覩見斯亦覺皇異妙方便也此之權巧方便既約圓論即與法

華微妙方便、無二無別、故諸天及人聲聞緣覺、事度菩薩、漸修大士、充滿世間、數等河沙、盡思度量、不能知覺、雖佛與佛、乃能究盡、圓信圓解、方能造修、知禮雖是鈍根、濫沾圓教、不離當念。願達彼方。庶即下凡。便階不退。復聞大通佛世、結緣之徒、已經塵點劫來、尚在聲聞之地、皆由退大故涉長時、身子大心、退落五道、況悠悠學佛者乎、蓋由此土、多值退緣、故云魚子菴羅華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若求生安養、即於博地。能藉勝緣。纔獲往生、永無退轉、

聞茲利益、得不忻求、乃用一心三觀為舟航、復以六時五悔為檣棹。求往唯心之淨土、願見本性之彌陀、然後運同體之大悲、度法界之含識、順佛權巧、求生樂邦、其意略爾、所言儻存忻厭、即起愛憎、既萌取捨之心、乃生能所之見者、起過之相、誠如所言、立德之緣、今當略說、蓋以忻厭取捨、善能起過成功、故馬鳴立為始覺之基、智者稱為淨土之漸、維摩以見愛為侍者。文殊以貪恚為功能。斯皆用之在人。乘之有法。且眾生曠劫、住此娑婆、貪於麤弊色聲、著於下劣依

正、既無厭離之念、但增繫縛之緣、縱有熏修、鮮有克遂、以此土法門多障、致道行難成、故涅槃經云、得人身者、如瓜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是故諸佛愍此眾生、以願行功、取清淨土、令取忻慕、作受生因、以苦切言、說垢穢相、令其厭惡、成出離心、若非此心、不成始行、故非厭離。捨此無由。不起忻求。生彼無分。蓋受生之法。以愛為緣。始自初心、終至等覺。變易未盡。忻厭叵忘。況始行耶。今求淨土、不為身受諸樂。心希妙塵。蓋欲托彼淨緣。速增勝道。以彼壽命無盡、依報自

然、無有女人、及以根缺、雖聖凡共處、而無惡道之名、雖聲聞無邊、且離執真之見、彌陀為良導、觀音為勝友、一生補處甚多、十地聖人無數、風吟寶葉、波動金渠、皆出妙音、盡詮至理、既無違順、永息貪瞋、凡有見聞、悉資寂照、皆住正定、功在於斯、今之衆圖尚須求預、彼之寶剎、寧不願生、但知淨土唯心、穢邦即性、即厭無厭、即忻無忻、是則正助合修、解行兼運、順佛正教、非已由情、況觀經說上品生因、須大乘妙解、加修六度、兼勸衆生、故知禮今以三觀攻心、五悔助道、仍

恐淨因未備、故以畢命自要、庶憑最後之强緣、以作往生之定業、而又若不燒身臂指、非出家菩薩梵網之誡明然、捨身命財、是真法供養、法華之文煥矣、楞嚴然香一炷、宿債俱酬、輪王剜身千燈、妙果斯克、故知初心後位、上聖下凡、皆可遵修、並彰至教、但存正解、自免邪修、以知性火真空。豈有能燒之相。所燒自心也、又知佛體圓妙。豈存所供之人、則能供亦寂矣。而重能所既泯、一切功德斯成、是名苦行法門、所謂火光正受、四土淨境、頓現此心、諸佛道場、咸彰此處

如來香　卷十

但隨所願、必遂往生、故智者云臨終在定之心、即是淨土動念即是往生淨土時。如此捨穢身、則盡垢穢之際、何理不彰、如此取淨土、則極清淨之源、何惑不遣、是以舉提忻清淨業報之處、即證無生薩埵捨癰疽瘵疾之身、云求常樂、此之取捨、與不取捨、體無二種、用亦同時、得名三種法門、謂取法門、捨法門、不取不捨法門、亦是三毒法門、具一切法、故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恚癡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功德、文殊云、我是貪欲尸利、我是瞋恚尸利、我是愚癡尸利、

與文殊云未見先發廷明處容罰人

深得此意、即一心三觀、導一切行、辨一切事也、以一切法空、故捨穢必盡、一切法假、故取淨無遺、一切法中、故無取無捨、此之三法、一切如來同證、一切菩薩共修、故知禮今捨穢身、忻求淨土、輙敢仰効也、然則修心萬行、入道多門、隨樂隨宜、隨修隨悟、敢將測管、局彼太虛、但以知禮爰自少年、便存此志、今已衰朽、多歷事緣、此心常自現前、對境彌加增進、信由宿願、敢不恭酬、年來建立道場、衆信共營供具、三載資緣粗備、數僧行願偶同、此者遭逢秘監、知乎姓名、察其

如來香　卷十

始末、敢請俯爲檀越、運以力輪、使片善之有成、俾淨願之克遂、然後庇我宗教、廣見流行、令未聞者聞、使未悟者悟、更冀佐治功成之後、期願報滿之時、隨願求生極樂世界、冀得同會一處、同叙宿因、同化長生、同登大覺、知禮素無文學、元是野僧、發語麤浮、顯理疎曠、蓋奉讀前書云精修懺之規、臻乎本淨、次書云淨土匪虛、先佛所證、仰惟秘監深洞苦行、可以窮源、復知淨邦、由來即理、蓋欲知禮廣援誠教、傍示未聞、是致敍附本宗少述愚見、有黷台聽、不任悚惶、不宣、

○答楊文公書　釋智禮　宋

今明大乘復有三種、一者三乘通教、此則門雖通大類、稱二乘、又當教菩薩雖復化他淨佛國土、化畢還同二乘、歸於永滅、淨土深理、非彼所知、非了義也、二者大乘別教、此明大乘獨菩薩法、雖談實理、道後方成、因果不融、淨土則理外修成、萬法乃不由心具、雖塵劫修道、廣游佛刹、指彼淨土因果、但是體外方便、斯亦未了、三者佛乘圓教、此教詮旨圓融、因果頓足、佛法之妙、過此以往、不知所裁也、經曰、十方諦求、更無餘乘、唯一佛乘、斯之謂與、是則淨土一門、是大乘中大乘、了義中了義、十方淨穢、卷懷同在於刹那。一念色心。羅列徧收於法界。並天真本具、非緣起新成、一念既然。一塵亦爾。故能一一塵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塵復互周。重重無盡無障礙、一時頓現非隱顯。一切圓成無勝劣。若帝珠之頓含衆寶、猶帝網之交映千光。我心既然。生佛體等。如此則方了迴神億刹、實生乎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逃乎刹那際內。苟或事理攸隔、淨穢相妨、安令五逆凡夫、十念便登於寶土。二乘賢輩。迴心即達於金池也。誠信此圓談、則事無不達、昧斯至理、則觸類皆迷、故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十六觀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乃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又般舟三昧經云、佛是我心、是我心見佛、是我心作佛、等談斯旨者、大乘卷中、粲然可舉、至若法華妙部、如來親記往生、華嚴頓談、普賢躬陳迴向、是知彌陀因地、觀此理而大誓普收。釋迦果成、稱此理而廣舌深讚。十方三世、莫不咸然、一問如上所明、妙理圓極、為世人須盡觀行、然始生耶、答、此不然也、今但直決疑情、令知淨土百寶莊嚴。九品因果。並在衆生介爾心中。理性具足。方得今日往生事用、隨願自然、是則旁羅十方、不離當念、往來法界、正協唯心、免信常流、執此非彼、其行願之相、正在次門、非此所問、況九品生相、各有行類、上輩三品、須解須行、

故文云汝行大乘解第一義即其人矣若今之學者見賢思齊企金座而高升唯妙觀而是託若其中下之流六品生因只是精持禁戒行世仁慈乃至下下品生本是惡逆十念精誠便生彼國但能知有淨土盡可廻心苟不然者寧容九品之差降也

傳燈大珠和尚云捨垢取淨是生死之業龐居士云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以此句偈輕篾淨土者固未可也且不淨不垢之言即心即佛之義凡禀釋教者孰不知之安以真如平等之談便廢因緣修證之法六住大士尚存分段之生四果真人亦有變易之死云何狙落永謂泥洹須知菩薩未證妙覺以還常以空心徧修萬行終日觀佛無佛可觀歷劫度生無生可度暫趣於空華淨土權依於幻化彌陀破昨夢之塵勞入乾城之地位乃至成佛雖自得冥寂而利他宛然故諭之以明鑒之身現之以隨類之像世人弗詢大義惟忻頓悟直入無生而不思永嘉一宿覺云若實無生無不生既豁達而取空恐莽蕩而招禍此類乎

越人習射不踰數步之間隴西學游都没洄波之內如斯知識未可參尋

○○答瀋王書　　　　　　　　釋明本 元

某爲學旣昧于道無聞厠影僧園濫叨田服耔心揆巳夙夜恐惶伏惟閤下位冠百辟爵居名王天孄懿親爲國尊巳性海巨筏爲佛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愧簡冊顧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叅軍與奇長老冒塵觸暍徒步登山出王鈞緘侑之厚幣辭情懇懇自敵以下有不敢當者而况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盥沐熏香對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愧悚何覩信使之聰明

有以知大王之貫通無礙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于二千年外將過去諸佛巳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爲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袪情遣妄指瑕摘玼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迨今無所加損王亦于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巳嘗啓于彼而乃應于今日也豈惟應于今日將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涘者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

正得　妙闡　示得　妙

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即其所有而離是爲功德惟其所離而有是謂莊嚴如是至理在王巳分有自來矣兹承示諭于禪門向上一着予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向下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記昔僧問古德曰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曰我言恐你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德曰即你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德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後有尊宿舉此公案乃云古德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負驀直便行更不回顧可

謂有力者也此說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決定不退轉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管見若此又承諭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爲過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于人而獨擅其退休閒佚之計不思法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當退遁豈有它哉惟王諒之聞王駕有江南遊覽之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照能徧涉法界于不動神情之頃恐不待走輕車策駿駟然後爲得也信筆覼縷山野無文下情不勝媿汗之至伏幸矜悉

○○○與嗣濬王　　　　　釋明本　元

其一介魯鈍、分守窮山、頗知佛祖之道爲濟世舟航、以其自救未能、焉敢濫膺主法者之任、不謂過情之譽、上干尊王海印大居士之聽、遠賜寶緘、委洪參軍奇長老冒暑入山、焚香展誦、感愧奚文、因話次奇長老宣傳王旨、俾書法語一篇、以資玄路、切謂一國之主、遊刃羣機、以寧海宇、何暇存神內典、以親方外之學乎、教中有言、菩薩夙乘般若智力、示爲人主、以夙習濃厚、不爲富貴之所籠絡于六波羅蜜四無量心、

念念策勵、念念成就、未嘗斯須暫忘者、殆非一生兩生爲人主也、何以知其然、十金之家、沉酣五欲、不暇他顧、而況富有國土、乃爾孜孜于聖賢之道、非夙植德本、何能若此、惟是富貴易于移人、故佛許之以生生修證、成熟菩提、然禪宗門下、以無修而修、絕證而證、無修故直見自心、絕證故見心即佛、心不可見、以悟爲見、佛不可即、忘悟爲即、故古宿謂學以悟爲難、悟以忘爲難、忘以行爲難、如是三難、初無定論、在信根之深淺、志願之重輕耳、惟王之信根、決定是深、志

一言以蔽　法門　了然

願天然其重、若夫信根不深、志願不重、則應念爲諸欲因緣所移、安肯寄音于無似野僧、需入道之語耶、教中有天鼓怒鳴、謂諸天子曰、諸法苦空、無有眞實、勿貪五欲、以快一時、當力求道果、以求本來、然本來既悟、回觀天樂、特夢幻爾、學道有三種正見、第一要念得生死無常大事眞切、畢其形命、不肯放過、第二要識破一切世間憎愛是非緣境、不使一塵爲障爲惑、第三要辦取一片長遠決定身心、歲月愈久、而志願益精、假使久無所入、雖三生五生、亦不知其疲倦、

久之更無有不成就者、或者謂道在一切處、道在平常中、只要人一切時中、忘思絕慮、當念無心、無心即道、舍此復有何實法與人、自取纏縛、然此說亦未嘗不是、殊不知未盡善也、何則、只如說箇無心、且心既曰無、復教何人知其爲無耶、苟存所知、則不得爲無心矣、或無所知、則又同木石、所以宗門中事、須求妙悟、謂悟者何、悟此心耳、此心既悟、則日有日無、俱成剩語、前代諸尊宿與國王大臣酬酢此道、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後來法

久成弊、但欲會禪、多將情意識穿鑿解會、但說得相似、蓋不曾忘心契悟生死岸頭、了無交涉、近代師僧、不奈何、將箇無義味話頭、置之學人懷抱、令其力參、久究起大疑情、參到心空念泯之際、不覺不知、以之悟入、惟此一門、最為允當、聞王興隆三寶、備作佛事、獨不知于此事上、曾究竟不、如未留意、因記得僧問古德云、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日用中不妨舉此話、默默自看、如何是須彌山、且須彌山之意作麼生、道但與麼舉起來參取、政當參時、都不妨

治國齊家、營福修善等事、于此等事上、亦不妨參此話頭、久久純熟、忽爾開悟、翻思老釋迦棄王宮、入雪山、見明星、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鳳池淵底龍床角頭、離去二千年、曾無一髮少間、然後以此道治國、則國無不治、以此道理民、則民無不安、崇福則福無不資、祈壽則壽無不永、豈特此為然、以至莊嚴真法界、成就佛菩提、無所施而不可、管見若此、惟王諒之

○○答高麗白尚書　釋明本　元

二使者至、捧出珍翰、兼出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閣下篤信正法、何以得茲、蒙以四疑下問、謹依來問、一一奉答、一來問坐禪、或云不在坐、但四威儀中、令心無放逸、此可信乎、答梵語禪那、此名思惟修、亦名寂滅、乃指一心之極致也、教中有四種禪、皆人天聲聞沉空滯寂、用心偏向、故少林不取焉、今之叢林稱禪者、遠宗少林單傳一心之要旨也、此心遍在行住坐臥之間、不局于一隅也、雖不在坐、亦不離坐也、今之人

但知不在坐、而不知不離坐也、苟知不離坐、則終日坐、又何傷焉、或不了此心、謂不在坐、則近狂蕩、謂不離坐、則近執縛、二俱異見、非至理也、謂坐禪者、必欲以悟心為本、此心既悟、則四威儀皆是坐時、此心未悟、雖不離坐、實未曾坐也、二來問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口常讀、于理上亦有小功德否、答佛說一切經教、為破執遣疑而設焉、以世尊真實之說不虛、凡執卷即獲勝利、其言獲利者、一以如來真實願力所致、二以自己信心所成、凡閱經教、獲之途非止一端、隨

其信向之淺深所蒙利益之優劣俱不能外乎信心也且如展卷信云獲福即得福信云獲慧即得慧信云滅罪而罪即隨滅或不以信雖但口誦亦沾利益蓋聖人之至言非鄙俗游談之比曰功曰德云胡不具哉三來問別法謂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何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天之法耶答教中有總別二義總者諸佛所致之一心也別者乃諸佛隨宜演唱之方便事也須知總不異別即一心現萬法也別不離總惟萬法皆一心也法無心外之法心非

法外之心但迷悟之自分耳心迷故但見別法無總名心悟故惟知一切皆總名佛法更無一物非總也但除却佛法大總持相不問生天生人生十法界中皆是階級也四來問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道之本何名爲菩薩此疑妄說答昔維摩居士謂無住爲家舍大慈悲爲父隨順菩薩母柔和忍辱妻智慧名爲子方便即奴婢如是而受者名在家菩薩雖未獲如是解脫使置身于五欲塵勞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心念念欲遠離塵勞雖未即清淨亦可稱菩薩蓋菩薩之稱乃梵語耳華言道心但有向道之心則菩薩亦可通稱也極理言之佛法無二無別總因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一念決定信心參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參究

久遠不退廓悟自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爲分別也某雖未克聽對其體道之論不過如此古人云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與海粟居士　馮待詔子振　　釋明本 元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奬，何以得此哉。尋聞閤下奉旨入覲，而某亦理孱游之棹，走淮泝汳，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閤下于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肯將胸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斷，

俾之如牆壁，一回忽爾于牆壁處孔竅豁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迷悟之有，異同耶。或孔竅不即開豁，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針芥相投于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閤下于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于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蒙閤下許我以賤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

與陸五臺公病中　　釋真可 明

昨日見門下頹然抱疾而臥，及客至，復能强起支應。噫，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安有閒精神周給人情哉。直當痛念無常，視自身爲罪藪，知自心爲惡源。苟罪藪未空，惡源未竭，外則形骸爲桎梏，內則識火焦靈根，一刻萬劫。且念佛持呪并參機緣，既言皆不得力，則臨行一着，有何憑據。貧道雖不敏，實爲門下大痛，豈門下思此，寧弗自痛。如果不痛，或再來菩薩，則非鄙人可思議矣。若非菩薩，安得不謂之癡愍乎。昔

龐蘊初見石頭，便能頓融前境，前境既融，則何物爲吾敵。敵既不立，則能有之根曷可獨存。根既不存，則身尚不有，誰爲桎梏。蘊次見馬祖，則命根俱斷，聖情永釋，況凡情耶。凡情既洗，識火潛消，則靈根窨固，誰爲焦爍。若然者，則罪藪未始非功德之林，惡源未始非菩提之路。惟善用其心者，逆順皆爲解脫之門。貧道誠不作詔語，願門下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爲

○與方幼輿書　　釋眞可　明

邇來祖風凋弊，法道荒涼，無分黒白，凡在此門，孰不以爲生死爲言，及問死生所以，十個到有五雙罔措，此皆最初發心不真實，見地不透徹，所以一逢逼拶，自然手脚忙亂。且道真實心如何發？善財初見文殊，即獲根本智，然後徧參知識，雖則門頭次第不同，要且摸他鼻孔不得，何以故？有本者如是耳。今時人雖說發心學佛，大都如瞎公雞相似，他也不知天明不明，但聽得他雞鳴，亦隨胡叫一聲，撞着個孟嘗門下

會假雞鳴的賊，冷地叫一聲，亦即隨他鳴去。學佛的人，見地不透徹，見人嘴皮動，他心上開知開解，即搬出許多來，殊不知總是意根上的影子，此點影子，熟睡的人，熟睡去了，或被跌的人，跌悶去了，或臨卒然利害關頭，意識照管不到處，都總用不着。這三個境界較之臨命終時，孰險孰夷，想其輕重好惡，幼輿必定辨得出，既辨得出，必知活時此點影子，尚支吾不來，臨命終時，豈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反聞聞自性做工夫，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真得。我且問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自性。若在性外，性非有外，謂性外有聲塵，決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謂之真性，殊不知此是由塵發知，應境影子，前境遷謝，此亦隨沒，以此當本來面目，此所謂與奴作郎，皆非佛旨。若要真實會得眼根圓通的消息，我拈個榜樣你看。古德問僧：隔壁聞釵釧聲，即爲破戒。且道作麼生持？其僧云：好個入路。幼輿會得這

僧入路處麼？若會得，方見善財見文殊的境界，方可參天下善知識。若會不得，也須猛着精彩，向這僧入路處討個分曉。無常迅速，時不待人，珍重。

入路處終不說破

答塀隆李將軍

釋觀衡 明

衡寢疾滄江一十七載過容雖有而不以病僧見棄者唯執事一人而已衡自知沈寘不能啓悟執事一語有孤慈愛甚多別後一切謝絕唯執事一念常在遺命忽至拜讀慈旨及覩佳惠奇品感荷殊勝喜不能禁來諭云漳臘僻處絕徼觸目塞草黃沙絕無漢人之跡萬里孤征形影相弔兼之餉絀兵單番部環錯意欲求去此數語不知是足下套語是實語如套語則不合寄病僧如實語大不當執事所發今日敵

人屢犯邊疆奇男子多不見立名于世者皆爲輭暖淸好之氣柔弱剛骨在內不真其仁在外不真其勇在儒不真其學在武不真其技皆此輭暖之風釀成一時之弊執事既禀剛毅之骨豈可爲時氣所奪耶人之去就不一總之死生一念不決耳死生一念看破古人未死今人未生生死既空又何所慮哉奇男子視天下如掌中方外道人視十方如毛孔豈可以鄉關萬里爲孤絕耶塞草黃沙多爲古戰場正是將軍舊游之處餉絀兵單無乃久積之弊正是將軍着力之時處此境當此時氣不剛而自剛機不發而自發豈非執事稱意之境舒志之時耶心在此見智在此出身在此用名在此立乃至立地成佛亦在此際見分曉外此別求詩酒笑談以爲淸尚閉門閒處以爲逃禪以彼爲樂爲得衡不知也苟無益於世諸有所作皆爲魔業如肯有益於世不向此處不於此時又待何處何時如向安處安時益又何施成佛成祖爲聖爲賢大抵都從苦難中發起如將此身作一有益事雖七歲而夭即永世之壽如爲輭暖自安雖外

包以金玉內塡以酒肉縱百歲千歲實若未曾生也衡言此執事豈不踴躍哉此語出衡鄙見不知執事以爲何如縱不當高明所鑒亦衡犬馬之心幸勿爲罪䔥復

如來香卷之十一目錄

碑

頭陀寺碑　王巾　南齊
并州寺碑　邢邵　北齊
鍾山飛流寺碑　元帝　梁
攝山棲霞寺碑　元帝　梁
荊州放生亭碑　元帝　梁
金陵攝山棲霞寺碑并銘　江總　陳
玉泉寺碑　皇甫毗　隋

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岑勛　唐
岳州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唐
六祖能禪師碑并銘　王維　唐
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并序　劉禹錫　唐
法智大師行業碑　趙抃　宋

銘

佛影銘并序　釋慧遠　晉
佛影銘并序　謝靈運　宋
湘宮寺碑銘　簡文帝
信心銘　釋僧璨　隋
寶人銘　釋曇積　後周
心王銘　傅弘　梁
秦州天水郡麥積岩佛龕銘并序　庾信　後周
佛衣銘并序　劉禹錫　唐
卓錫泉銘并序　蘇軾　宋
蝶夢亭銘并序　釋德洪　宋
明極亭銘并序　釋德洪　宋
明極堂銘并序　釋德洪　宋

昭昭堂銘并序　釋德洪　宋
要默堂銘并序　釋德洪　宋
宜獨室銘　釋德洪　宋
藏六軒銘并序　釋德洪　宋
俱清軒銘　釋德洪　宋
解空閣銘　釋德洪　宋
宜獨巖銘并序　釋德洪　宋
座右銘　釋德洪　宋
延福寺鐘銘并序　釋德洪　宋

五老硯銘并序　釋德洪　宋
王裕之硯銘　釋德洪　宋
石塔銘并序　釋德洪　宋
明白菴銘并序　釋德洪　宋
圓同菴銘　釋德洪　宋
覺菴銘并序　釋德洪　宋
如菴銘并序　釋德洪　宋
蓼菴銘并序　釋德洪　宋
朴菴銘　釋德洪　宋

癡菴銘并序　釋德洪　宋
豎菴銘　釋德洪　宋
懶菴銘　釋德洪　宋
喧寂菴銘并序　釋德洪　宋
破塵菴銘并序　釋德洪　宋
甘露滅齋銘并序　釋德洪　宋
雲居菴銘并序　釋明本　元
懶禪室銘并序　釋明本　元
如來香卷之十一目錄終

詞詩華時無同佛法

如來香卷之十一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碑

、○頭陀寺碑　王巾　南齊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

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

尊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蔣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栝邊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没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

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曾二莊覩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擢錫來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没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橑毁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

區九譯沙場一候粤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費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

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湔金資寶相承雍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屆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周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渫池祥

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靈闕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柢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巾字簡栖瑯邪臨沂人齊朝起家郢川從事後爲輔國錄事參軍偶遊頭陀以諮佛遂鐫碑文以記勝天竺言頭陀即華言斗藪言其斗藪煩惱也

并州寺碑　邢　邵　北齊

夫至道沓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照、而大夜莫曉、香雨時流、而滚塵未息、曠劫悠緬、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汎汎慾綱、孰敢解其三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塡踊波屬、恒沙未足爲言、積塵所不能喻、皆去出没生死之河、浮沈愛慾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脱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汎寶船而利涉、藝文類聚

鍾山飛流寺碑　元帝　梁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髗、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歌連甍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聚峰高、清風鐘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遊遶、

、攝山棲霞寺碑　元帝　梁

金池無底、已通寶壍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缘埳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苔衣翠屋、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

○荆州放生亭碑　元帝　梁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捻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鉤、失雲失木、莊子懸竿、吞鉤吞餌、詎復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嘗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鷁逐兔、詎識扛罻、方前北海之餐鷗鵡未使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化生、欲使金粥之鳫、更及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苹之宴、

、金陵攝山棲霞寺碑并銘　江　總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桑欽博記、始叙西衛之扃、
金朔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峰、形龍、累岫、勢、堂、密。
亦烏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
狀、如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藥、草、可、以攝、養、
故以攝爲名焉、南瞻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
屆謙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褒荊
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災、萬善開宗、遂變四禪
之境、條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

遺榮軒冕、遁蹟巖穴、宋太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
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曰、山多猛虎毒蛇、所以久絕
行蹊、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
獸、亦何能爲、乃刊木駕峰、薙草開逕、披拂蓁梗、結構
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擾篋無意、皆用誠
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游白社、梵行礭苦、
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於山舍講無量壽佛
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止一、
念、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對不工）八未曾有、淵石朗其夜宅。於

是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卽齊永明七年正月三
日度上人之所搆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檐峻絕、
澗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彫、綺、煙霞舒卷、五色
成其藻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
稀目見、昔寶海梵志、睡覩花臺、智猛比丘、行逢影窟、
故知神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
其第二子仲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
西峰石壁、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
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

瓌奇、刻削宏壯、蓮花瑩目、石鏡流暉、藕、絲、縈、髮、雲崿
失彩、頂目流影、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
成暉、大同二年、龕頂復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
間、樹、下、施、如、火、殿、禪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
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
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
宣王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
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閨內德、齊雍州刺史田
奐、方牧貴臣、深曉正見、妙識來果、並於此巖阿、廣抽

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惠王道邦
眞如心弘樹寄見此山製置疎闊功用稀少以天監
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繢以丹靑鏤之銑盪
五分照發千輪啓煥排天堂廡玉露分色接岫軒墀
翠微布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徒挹飛
泉而動色喜圖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玄虛非懸
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梯
蹬陟阜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罪瑕
井直心之砥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

心力精確度上人將就遷神深相囑付法師聿修厥
緒勸助衆功基業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
師者去鄉遼水問道京師淸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
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闢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
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將涉三紀梁武
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
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令
等十僧詣山諮受經論大義賈誼曰學聖道如日之
明孫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賾其此之謂南

岡陵蕭彤幽棲抗志獨法絕羣遁世茲山多歷年所
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符田孫託西門之塚更似
梁鴻偶要離之塋又按搜神錄云楚靳[illegible]在今臨沂
縣齊永明初神蒨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卽楚
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現形著菩薩
巾披袈裟閒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崑嶺之
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騶並驅未有修淨界之品
諳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山大
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勞律

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衒楷模七衆無
所訾訶曩日靜憩鐘巖余便覯止餐仁飲德十有餘
年頃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
引之勞且[illegible]仰於報効矣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凋固
比河山莫如金石凡諸徵應幷預隨喜並勒於碑左
乃爲頌曰
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論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
十智難周盡纏癡愛豈離瘡疣敬仰鷄足恭聞鷲頭
斯風可羨其路可由我開梵宇面壑臨丘我圖靈跡

東植因修、兼金畫績、渺石彫鋟、連雲出沒、湛雨沈浮、
経行松磴、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溜懸擶、花臺似雪、
夏室疑秋、名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筏、六度爲舟、
金幢合蓋、寶駕驅軿、地祇來格、天衆追游、五時無爽、
七處相侔、辭題翠琰、字勒銀鉤、賢乎樂餌、過客宜留、

、、玉泉寺碑　皇甫毗 隋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資生、萬物動形于地、皇王於是建國、賢聖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如畫卦觀爻、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織緯、會通爲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土治民、移風易俗、斯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問知、仲尼弗語、縱使絳雪縈空、玄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乘雲駕九色之玄龍、游漢控三山之素鵠、逍遥瑪臺之上、容與琳闕之間、未窺解脱之門、終趣滋

纏之境、唯正覺淵冲、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假色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示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體、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悟入、歸依者盡發菩提、廻向焉普登常樂、是以獼猴建塔送生忉利之天、野鴈啣華、復往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游正道、月光童子、偏見如來、四生因茲度脫、六道藉此昭蘇、實火宅之高車、昏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奪恒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如日、使

旋西寓化漸東都置像南室傾心北面自摩騰入洛
羅什游秦名教更弘道風期集經臺像閣寶塔香山
麗溢巖阿綺盈都邑豈期後魏真君之歲後周建德
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糜毀文字散遺響落
瓔鍾聲沉寶鐸修禪耆舊卷其舌而不談護戒先賢
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途無出
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大隋皇帝乘乾御宇握
鏡披圖父愛蒼生君臨赤縣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
其重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

四維朝萬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爲區寰有
截闢泥洹之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流四千
年之法又精勤耆舊捨俗歸僧淨住初童持心秉戒
非直法輪再轉天鼓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同而
有賴委羽乘毛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龜嘉貺之祥
應圖書而萃苑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
詠而能盡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顗禪師之卜居也
勅旨正名著額其山嵬崿嵯峩崎嶇崩疑峯疑偃蓋
巒似覆船巨力寄奇之象洪崖譎詭之形崗曲抱而

成垣水縈迴而結乳青楓動葉遠照金霞翠柳摇枝
低臨玉沼猨吟白雲之上鷽啼碧樹之間日月爲之
蔽虧霄液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卻望荆岑左帶昭丘
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潁川人也少稟生知童眞
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才之響非直播於
江南知機妙辯之聲固亦聞於河朔皇帝外子太尉
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隱惻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
機神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風偃生民之草往
以僞陳納叛受律行師策妙指縱威稜江海遂剋定

金陵化平銅柱三吳霧卷百越塵清師乃因王利涉
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頭陁王奏聞而起寺於是
異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雲臻他鄉練行之僧味其
風而雨集師乃精言導理盡意談玄語證禪支心開
定本幽宗博義若挹海而無窮辯句淸辭似懸河而
自瀉居朋之友雖盈量而爭歸處少之徒從窮崖而
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
遽茲衆力事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飾矣經時而就
層臺迴閣複殿連房寒暑異形陰陽殊制雕簷繡栱

與危岫而爭高、鑿礎鎸基、共碧巖而等固、風光出其
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炫燿於金盤、氣芬芳於玉樹、
工圖相好、湛若金山、匠寫眞容、疑如滿月、殿起三層
之柱、懸於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飛來之座、
燈光不滅、灌海踰明、刹柱俱低、承幡自舉、吉祥柔滑
之草、爛熳依庭、逆風和氣之香、氛氳滿院、斜通洞穴、
直注疑泉、色似瑠璃、味同甘露、波投碉、冎浪、瀉階堂、
飲腹消痾、洗軀愈疾、石柱銅梁之狀影、、蓮池桃源
菊浦之華、香浮奈苑、可謂山類耆闍、寺同離越、似龍

宮而出現、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闕、唯論體國
之功、今共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屬城、寺居山
部、文雖寫意、書不盡言、

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岑勛 唐

粵妙法蓮華、諸佛之秘藏也、多寶佛塔、證經之踴現
也、發明資乎十力、弘建在於四依、有禪師法號楚金、
姓程、廣平人也、祖父並信著釋門、慶歸法胤、母高氏
久而無姙、夜夢諸佛、覺而有娠、是生龍象之徵、無取
熊羆之兆、誕彌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絕於葷茹、髫齔
不爲童遊、道樹萌牙、聳豫章之楨幹、禪池畎澮、涵巨
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
法華在手、宿命潛悟、如識金環、總持不遺、若注瓶水、

九歲落髮、住西京龍興寺、從僧籙也、進具之年、昇座
講法、頓收珍藏、異窮子之疾走、直詣寶山、無化城而
可息、爾後因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身心泊然、如入
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行勤
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如雨、遂布衣一食、不
出戶庭、期滿六年、誓建茲塔、既而許王瓘及居士趙
崇、信女普意、善來稽首、咸捨珍財、禪師以爲輯莊嚴
之因、資爽塏之地、利見千福、默議於心、時千福有懷
忍禪師、忽于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流注千福、淸

澄泛灧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卑
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燈光
遠望則明近尋卽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舟泛表於
慈航塔現兆於有成燈明示於無盡非至德精感其
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雜然歡惬負畚荷挿于橐
于囊登登憑憑是版是築灑以香水隱以金鎚我能
竭誠工乃用壯禪師每夜于築階所懇志誦經勵精
行道衆聞天樂咸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
寶元載剏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帝

夢七月十三日敕內侍趙思偘求諸寶坊驗以所夢
入寺見塔禮問禪師聖夢有孚法名惟肖其日賜錢
五十萬絹千匹助建修也則知精一之行雖先天而
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記昔漢明永平之日大
化初流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建同符千古昭有烈
光於時道俗景附檀施山積庀徒度財功百其倍矣
至二載敕中使楊順景宣主上及蒼生寫妙法蓮華
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又寫一千部散
施受持靈應既多具如本傳其載敕內侍吳懷實賜

金銅香鑪高一丈五尺奉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弘濟
之願感達人天莊嚴之心義成因果則法施財施信
所宜先也主上握至道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
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宸衷非主上至聖文明無以
鑒於誠願俾彼寶塔爲章梵宮經始之功眞僧是葺
克成之業聖主斯崇爾其爲狀也則岳聳蓮披雲垂
蓋偃下欻崛以踴地上亭盈而楣空中晻晻其靜深
旁赫赫以弘敞礌礈承陛琅玕綷檻玉瑱居楹銀黄
拂戶重簷疊於晝栱反宇環其壁璫坤靈贔屭以負

砌天祇儼雅而翊戶或復肩拏摯鳥肘擐脩蛇冠盤
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有奭其容窮繪事之筆精
選朝英之偈贊若乃開局鏑窺奧秘二尊分座疑對
鷲山千帙發題若觀龍藏金碧炅晃環珮葳蕤至於
列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羅方寸千名盈尺
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卑須彌之容欻入芥子寶蓋
之狀頓覆三千昔衡岳思大禪師以法華三昧傳悟
天台智者邇來寂寥罕契眞要法不可以久廢生我
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華之教

也闡玄關於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爲妙門顯塵勞爲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教門總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爲最雄譬猶滿月麗天螢光列宿山王映海蟻垤羣峰嗟乎三界之沈寐久矣佛以法華爲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貌也岳瀆之秀氷雪之姿果脣貝齒蓮目月面望之厲即之溫覩相未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護衡台之祕躅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帝選或行容衆師共弘開示之宗盡契圓常之理門人苾蒭如

嚴靈悟淨眞眞空法濟等以定慧爲文質以戒忍爲剛柔合朴玉之光輝等旃檀之圍繞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廣起因者相相遣則慧深求無爲於有爲通解脫於文字舉事徵理含毫强名偈曰

佛有妙法比象蓮華圓頓深入眞淨無瑕慧通法界福利恒沙直至寶所俱乘大車其一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弘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昭帝夢福應天人其二輪奐斯崇爲章淨域眞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瞻眺飛簷翼翼薦臻靈感歸我帝力其三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夜杌還懼眞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其四大海吞流崇山納壤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知見法爲無上其五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聖胎染生迷轂斷常起縛空色同謬薝蔔現前餘香何嗅其六形形法宇緊我四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無垢慈燈照微空王可託本願同歸其七

、岳州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牖、慧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

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愨、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于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閾者五十祀、和尚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其銘曰

道本于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意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近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

無忘真宅、寫是昭銘、刻茲玄石、

〇六祖能禪師碑 并銘　　王維 唐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傳、周萬物而不殆、鼓洩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于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有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本貫范陽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于兒戲、利根發于童心、不私其身、臭味于耕桑之侶、苟

適其道、擅行于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刳其心、獲悟于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已、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于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于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眞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于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于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于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于十方、本覺超于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舉手、

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道、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于龍象之姿、忘身于鯨鯢之口、駢立于戶外、趺坐于床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

奉迎顧乂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喩、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于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于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畢而敷坐沐浴、訖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燄、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于曹溪、安坐其所、擇

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脩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鴆知非、多絕羶腥、効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爲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問道于中年、廣量出于凡心、利智踰于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乃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柳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着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喩、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并序　　劉禹錫 唐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由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聰爽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睹白日自達磨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眞宗者所謂頓門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之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着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法智大師行業碑　　趙抃　宋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人梵相奇偉性悟而器閎初是父母禱佛求息夜夢神僧携一童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云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受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几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入

文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迁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訊法要師荅之咸臻其妙真宗皇帝久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同修金光明懺以爲禱三日雨未降徹席伏地自誓以告曰茲會佛事倘未應禱當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嘗與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爲書設問往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悉傳于世嘗偕十僧修法華懺三年約共焚身以起精進翰林學士楊儀駙馬都尉李遵勗薦以紫服師號心尤敬仰知欲自焚致書勸止復委天竺式師自杭自明面沮之皆不聽郡守李夷庚密戒隣社常察之師願既莫遂乃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年後于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方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經月發龕以視顏肖如生爪髮俱長既就茶毘舌根不壞舍利不可勝數三主法席

專事講懺四十餘年脇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全覺琮尚賢本如崇矩仁岳慧才梵臻之徒三十餘人當時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師之道其于開人之功亦既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余謝事多暇自衢抵温法明院忠法師者頃嘗遊衢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斂袂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釋門之木鐸也繼忠實爲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逵宦之士言可信于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既而狀其行請碑于予予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而靜本

原缺第二十八葉

銘

佛影銘 并序

晉 釋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綱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閒夜。理契其心。爾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

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蹟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蹟、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

凝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蹟絕兩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

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昬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巨軌、映彼玄流、敷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蹟以

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訶城南古仙人石室中、會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乃于匡廬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暖、若隱而顯。

、佛影銘并序　　宋　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滮澗、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

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誄心許、微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鶚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已、四緣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誠、以我神明、成爾靈智、

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袪其僞、僞旣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實匪空、莫思莫頌、倚巖焯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寶漢、白亳幽曖、日月居諸、胡寧斯饌、曾是望僧、摧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槩、敬圖遺縱、疏鑿峻峰、周流步櫩、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窗、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旣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聳視洗覺、若滅若無、在、聚、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乎、

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闢提之役、反路今覩、發蒙茲覿、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湘宮寺碑銘

梁 簡文帝

自真人西滅、洎羅漢東遊、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能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祀神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陀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綱、自昔藩邸、便結善緣、躬臨銀藻、金地多闕、有虧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之罘之石、嶧山作鎮、猶銘刻璧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

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棲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仙掌、樓疑鳳凰、珠生月魄、鍾應秋霜、烏依交露、幡承杏梁、窗舒意蘂、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信心銘　　釋僧璨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者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緣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寶人銘

釋曇積

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厭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

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所以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又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無多慮、無多智、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知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樸、躭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途永泥、莫貴才能、是曰惛懜、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徒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

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翫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跡、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跡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長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貴、何辱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心王銘　梁　大士傅弘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大有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能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刹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并序　後周　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坻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遥來，英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容從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

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鎭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兎假道，陽烏飛翼，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糺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闇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石，吹塵石牀，集靈眞館，藏仙丹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冰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

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
慧日無窮、方欲芥盡、不變天宮、

○佛衣銘 并序　　劉禹錫 唐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長、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狠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何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

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于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卓錫泉銘 并序

蘇軾 宋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偵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溢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灌，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

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問于祖師，有何不可。

蝶夢堂銘 并序

釋德洪 宋

龍舒陳顒仁，和粹而喜客，慈祥而樂善，宗族朋友皆稱之。余以怡然居士之齋爲夢蝶，而爲之銘曰：

浩蕩之春，萬物發飾。淮山花開，麗其風日。蛺蝶何爲，栩栩自適。朱門青幕，群色恭布。富貴鼎來，賓客鴛鷺。居士欠申，邈然而寤。歲時獻壽，舉杯怡然。隱幘一醉，其樂也天。紛紛萬緒，成我日用。睨而視之，開睫之夢。

明極齋銘 并序

釋德洪 宋

太原王健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婿，方壯

年，則能棄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歎曰：此如來之調，而余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于余。銘曰：

有而尋求，痴暗所困。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曉譬生，明發寄根。斂曉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眞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榜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明極堂銘 并序

釋德洪 宋

明極室二銘共非覺師得意之作獨此叙有致

道人法太少年追隨輸臺所與游多一時顯人晚居衡岳一衲窮年垂涕搰蝨猥衰坐睡守糞爐煨芋直名其所居為明極取首楞嚴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義欲以道人坐進此道為之銘曰

見明之時此見明者緣明開達則見暗時此見暗者不明自發見則常明寄根成就見豈明生暗能昏否我觀明暗尚難掩藏豈生死門乃欲存亡惟道人太以璧為口金機現前不落滲漏

昭昭堂銘 并序

釋德洪 宋

如來香　卷十一　畧

虎城永上人游方晚館漳水上藍余適還太原見之語臨川舊游累日不厭時方解王事縱望雲山神魂若飛動而亦有落葉之興曰欲于崆峒之下作室昭昭名之而乞言于余為之銘曰

維塵勞海是無明窟眾生以之生死出沒而此昭昭首出萬物廓然十方寂湛徧周目雖可見而不可求倚汝名之為物之尤一堂收身丈尋之潤斂目大千都寄毫末乃欲見見如鹿方渴大哉此法明自坦夷昧者迷失智者得之故甘露滅為作銘詩

寶生乃曰叢語

要默堂銘 并叙

釋德洪

南楚山水湘西為甲湘西法席保寧為甲余既幸館于其中無別職事一堂窅然終日臥聽樓鐘而已則又以今寂為甲乃名其堂曰要默為之銘曰

此無比法如難信珠雖曰得之非實非虛默而未說豈有說乎虜中吾趾矢貫其膺即烹汝父遺我杯羹（奇神要妙可謂化工之筆）直中有曲令爾當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定當作佛普告來者而常不輕乃遭詬罵其珠圓徹內外俱定自牖見子呼之聽瑩顧其糞除則肯受命自是而覩

如來香　卷十一　畧

則有綱宗以火觸火鍛凡聖銅縱使自返室使求通面壁而坐理鈕而扃要使求者鼻直眼橫是為大智破滅無明提婆祖以無所嗜好祈神求信自貶其道校此兩士則為顛倒湘西之麓古屋數椽臥聽樓鐘餞吾華顛謂終不說夫豈真然

宜獨室銘

釋德洪

金沙僧道明勤道如智海事師如小朗機陪清泉于宿德寮之後別開小室僅可容膝日宴寂其中昔偉禪師在黃檗親老積翠其靜住政如此人問其故答

藏六軒銘 并序　　釋德洪

輪首座從吾磊苴兄遊有年方埋光彩靜林而學者已相仍矣開軒于室之後乞銘于余余爲名曰藏六且以諷後學事虚名爲實効者耳銘曰

寡欲養心以直養氣抱其德全龜以蟬蛻情緣崢嶸欲犬怒吠端方藏六攫搏無地學者闖門佇思擬議如大火聚不宿蚊蚋我觀此老非愚非慧人趨所爭師取其棄

俱清軒銘　釋德洪

曉雲滅盡羣山蒼然倚杖凝睇如開青蓮夜籟以寂繞除流泉曲肱而聽如鳴朱絃有大禪衲不礙見聞以雲門印印空成文對是淨境深炷爐熏人牛兩亡蓑笠具存

幾幅妙畫

解空閣銘　釋德洪

以色礙眼鏟其雲山以聲聒耳惡禽閒鬧有大開士倚欄微笑以眼聞色以耳覩鳥石屏玉立泉以珮鳴乃知解空不離色聲

畢竟自家得意事與了筆果信不同

宜獨巖銘 并序　　釋德洪

余性喜笑傲不了人之愛憎比坐講衆人所鄙棄飯餘曳杖山行路窮則反會意植杖莞然一笑響應山谷谷之西崦幽奇可愛有岩西向洞如側磬中有石礁僅容坐卧而附巖左右偏生脩竹余每至此終日忘歸既久因名其巖曰宜獨乃爲之銘曰

幽巖如磬側立山腹中有石牀砥平而綠我來忘歸卧聽風竹夫物得宜如眉映目幽居情閑乃名宜獨一頃之波清飲兩鵠得其所哉此詩可錄

座右銘　釋德洪

行與邪分途居與正爲鄰于中有取舍此外無疎親此爲朝市者言之肥家以忍順全交以簡恭好學如不及求名如儻來此爲山林者言之大丈夫當期出生死生死皆由心所造心滅生死乃壞心滅則髑髏是水心生則爪皮是罪淵乎妙哉一念不生卽入無垢三昧

記取此銘書於座右

在患難恐怖中尤宜時時念誦

延福寺鐘銘 并序　　釋德洪

梁武帝假寳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寳公曰、
衆生定業、不可卽滅、惟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于
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苦也、宜豐
李元與弟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周氏壽祺
且雪夙障、余以謂李氏知所施矣、昔許遜白日仙去、
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
夫施藥呪水、脫人于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
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壽、囚繫殺戮、置人于苦者
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于苦、則損、夫
如來香 卷十一 與
鐘之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爲施、周氏之皐滅壽
延、理有固然者矣、因爲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鐘、與開曉、功德之大、吾敢
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亙、卽超越、孝哉伯仲俱
勇決、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劵牒、願壽慈母
春在頰、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爲銘
之甘露滅、

、五老硯銘 并序　釋德洪

杜季楊奉使湘南、過九江、見廬山而愛之、得拳石于
九嶷山之下、類五老峰、有坳其痕、如硯、季楊欣然置
几案間、名之曰五老硯、余觀之于南楚門舟中、爲之
銘曰
廬山五老、寒翠倚天、公嘗過之、望見垂涎、揭來幽夢、
時歷其顚、九嶷之下、得石如拳、二三君子、聚首比肩。
豈其游戲。分身、則然。下有坳處、形如玉淵、娗、有神龍、
風、雷播、掀。以當吾硯、刷其芳鮮、酔中落筆、粲然雲煙、
我作銘詩、擘窠爲鐫、袖歸中朝、爲好事傳、

、、王裕之硯銘　釋德洪 宋
如來香 卷十一 兒
吾聞大梁之東郭、有硯臺焉、而自然成坳、淵、挽、九、江、
之、亦、以、爲、滴。聚、桐、柏、之、色、以、爲、烟。借、温、江、卓、筆、之、峰、
以、蘸、其、尖、展、青、天、以、爲、紙、書、吾、餞、君、之、詩、情、與、曠、野、
以、相、連、吾輩留滯南楚、思上國而未得以還轅、雖然
會、當、與、君、握、手、州、橋、踏、月、以、語、湘、川、是時君必折蟾
宮之桂、我亦腰金紆紫、揖讓于人主之前、此言蓋理（和尚爲、何出此熱鬧話）
有固然、非狂且顚也、

石塔銘 并序　釋德洪

潙山空印禪師軾公、與余登芙蓉、謁長老從公于潮

音堂同遊東澗、道人師粲法欽文顯預焉、空印使同遊者、以石纍塔于澗之曲、從笑曰、連日羣鴉翔鳴、豈此勝緣之祥耶、空印請卄露滅其銘曰

萬峰之巔、乃有流泉、迸兩石間、雪渦回旋、嶮于三峽、下臨玉淵、上有危石、其大如屋、可坐百夫、薜封蒼玉、同來六僧、五七童僕、妍鄙俱笑、響荅山谷、唯大士軾、約束長幼、壘石爲塔、團團層秀、於一食頃、談笑而就、其願伊何、天子萬壽、山禽、何知、羣飛、和鳴、物不虛應、勝事克成、吞、爾、東、阿、地、祇、山、靈、護、持、此、塔、使、長、聽、經、

明白庵銘 并序

釋德洪 宋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于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于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菴中不著毗耶生。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于是堤岸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寬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菴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難而著。隨孚于嘉。

圓同庵銘

釋德洪

空印之菴。圓何所同。睨而覗之。同太虛空。弗設戶牖。無。南。北。東。而庵中人來無所從。廓然現前。以道爲容、我此法界、遇緣即宗、自受用境、出生無窮、使令服玩、地獄天宮、各各無礙、如空行風、我非文殊、齒豁頭童、以問法來、磬折其躬、而師應機、如隨叩鐘、聊觀此老、游戲神通、不起于座、瞬兩漆瞳、以大千界、置于針鋒、以香水海、藏于睫中、一切人天、之與魚龍、不覺不知、如盲如聾、萬像僅呼。聲摩蒼穹。天魔外道、以手擣胷、欲折困之、面爲發紅、如環輪上、尋其始終、于是雌伏、師此法雄、我雖衰退、氣猶如虹、未卄見刪、終依禪叢、斯文之作、蕩除執封、當以理勝、文則非工、潙山之陰、

文字亦妙絕今古今文人何處下手

磐石可磨書以刻之昭示童蒙

○○○覺菴銘 并序　　釋德洪

道人聞公以四威儀爲庵而以覺名之（趣絕）遁身叢林之
別名也余游此菴中微塵數劫適今始讀其號如人
靜坐（趣絕）忽見鼻端（趣絕）心知之而不可以語人名之所解又
如風中鼓橐雖有神禹之知莫能分別特相視一笑
而已銘曰
明暗色空成住壞卽大寂滅究竟覺居以名庵是增
語而我銘之添注脚如湯消氷無別氷氷湯之相未

全脫何如睡足百事懶軒納林光鳥聲樂當知今在
衡岳中門外今無覺衡岳道人撫掌笑軒渠注經不
必居牛角

○○如庵銘 并序　　釋德洪

吾鄉日公謂余日吾以經行坐卧爲庵以分別塵勞
爲如且求銘銘曰
日用現前隨眠煩惱去之卽生如石下草益其妄覺
取舍顚倒小根怖之氷炭懷抱我以慧眼（金針）燕坐默觀
一切異相如珠走盤是時日公非内非外是非死生

逼一叙三四行中多少奇態風雲

合成一塊

○○夢庵銘 并序　　釋德洪

弛擔假寐入大槐之宮嘗王者樂覺來欠申炊未及
熟耳輟薪得鹿翳諸隍中俄而忘之（奇哉）意以爲夢（幻矣）且行
且詠（尤幻）路人用其語而得鹿一以爲虛一以爲實（好指點）此世
間之論也夢中無女色而欲成辨非實非虛此出世
間之論也衡岳素公高行著叢林寄傲一庵而以夢
名銘曰
一境圓通而法成辨五根不行而意自幻晝思夜境

塵劫無間而睫開斂（誰能眼前拈出）初不出眼知誰妙觀鏡于心宗
以世較夢乃將無同爲魚泳波爲蝶翔空在素曲肱
吉祥止躬卽庵是夢問井得水卽夢是菴緣飯識米
于一意地無能無二若見主人夢庵俱棄

○○朴庵銘

履長老禪而色貴白老禪布終白不受色道人游方
學至無學如役六用則思返朴有山可看有飯可飽
乃笑諸方何必百巧鱸煙未殘跏趺袖手雪窗無晴
鳥啼清晝

痴人遂落想昞窻啼鳥之間矣

痴菴銘 并序

釋德洪

衆生以貪瞋癡爲三毒三毒之過能致生死諸佛以戒定慧方便觀照而用治之余至龍山翊道人引余坐于明窻淨室之間曰此吾癡菴也翊頎然秀發論議精到余不見其癡之相山雲朝升壁月夜挂翛然無營余不見其癡之理禪者方以精嚴黠慧自矜機辨逸羣勝物其肯甘爲癡哉顧虎頭之癡於畫王逑之癡于不言率爲世傳是好名之癡也上人泯泯與衆卧起不知人間是非榮辱貴賤功利如三世諸佛之白牯可謂之癡雖以自志然余以謂其未能絕對余爲之銘又可乎上人之癡不事于名則余之銘于義未失銘曰

導師黠慧出三界癡于無癡中致衆生疑未若翊禪淡然無爲以癡爲庵聊以戲之亦有癡侶論癡要訣若見大智紅爐片雪

隨庵銘

釋德洪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葢言不言俱名汚染飲光華笑智海簞卷非言不言驚如掣電異哉曹山法幢特建以墮一字雪諸情見在聖非貴在凡非賤維之不藏著之難辨二乘骨驚十地魂戰而解空子乃圓笑靨善乃藏之不露鋒鋩不動聲氣降伏魔怨

懶菴銘 并序

釋德洪

放似狂靜似懶學者未得其眞而先得其似山林雲壑之人狂放一致靜懶同用然胷次涇渭笑時眞率瞭然得于眉睫之間融懶亦能負米瓚懶亦能拭涕安懶亦能牧牛未能眞懶也者南州仁公以勃窣爲精進以哆和爲簡靜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然則結菴自藏而名以懶殆非苟然甘露滅爲作銘曰

惟融與安品坐客瓚于禪林中是謂三懶秀娟精進辨慧擔板惟道人仁俱透此患（近乃知水能洗水）水不洗水眼不見眼以之名菴葢亦泡幻鳥啼華笑日用成辦睡起客傳露芽一盞

喧寂庵銘 并序

釋德洪

高安居士王詢溫甫、和易寡欲、靖專無營、特刻意事佛、精嚴弗懈、雖年運往矣、而視聽聰明、惟履無玷、故聲稱閭里、雲菴道價、傾天下、元豐間游金陵、舒王捨第爲寺、以延叢林、號內外護、元祐初、退休來歸、說法于洞山九峯、溫甫忘冠巾而師事之、其法嗣佛照禪師惠泉者與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刹、士大夫有稀見之者、而與溫甫日親、法喜偈語、酬唱不絕、豈所謂千里同風者乎、政和七年秋、結制對其所居、名曰喧寂、余適以事至、訪之、溫甫方負暄閱經、置卷坐語、語

少而理多、于是自媿、羈官四方、畏首尾、思蟬蛻垢紛、縱浪閒曠、而不可得、乃銘其庵而去、銘曰

孰談無生、惟老居士、孰爲聽徒、團欒妻子、以諸塵勞、而作佛事、視其家風、老龐是似、名聞諸方、流輩追崇、餘四十年、一節保躬、老則結屋、置闤闠中、即喧而寂、蓋將無同、賢哉斯人、不二于物、蹇寓于世、莫知歸宿、我覞而視、亦見彷彿、出生太虛、陶鑄魔佛

破塵菴銘 并序　釋德洪 宋

道人堪師、菴于水西南臺之下、名曰破塵菴、爲之銘曰

取大經卷、破此一塵、何以破之、智爲斧斤、塵非斷空、可破非有、了然而知、空亦不受、異哉湘麓、菴此老堪、視其菴名、如車指南、堪雖可即、語默弗及、如指自解、如眼自覿

甘露滅齋銘 并序　釋德洪

政和四年春、余還自海外、過衡岳、謁方廣譽禪師、館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余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于少林、隱于皖

山、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撿、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余寔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璨逃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雲居菴銘 并序　　釋明本

天地之氣凝而爲雲，動則彌布十虛，静則卷歸無所，物其似之。三界如雲也，萬法如雲也，卷舒不定，開合無時，推而窮之，則道人之心亦如雲也，道人所居亦如雲也。無意而行，隨處而寓，曾何有爲于世哉。乘月二禪素屏杜多行，鑿巖闢址，縛屋于七寶山之陰，扁曰雲居，乃有得于理也。乞銘于幻住道人，乃屬其銘曰，

八荒一雲，天地一廬，寥寥四壁，孰與同居，以雲之舒，

彌綸十虛，以雲之卷，收入無餘，道人住處，豈同舒卷，隱闊不局，戶庭深遠，清風徘徊，明月繾綣，雲開僧閑，水流石轉，萬法不到，衆關自捲。

○懶禪室銘 并序　　釋明本

余嘗譏世之尚懶者，謂處俗必盡其義，入眞當盡其道，盡義則務四民之役，盡道乃嘗六度之勤，聖賢不能免也。苟尚懶，則二途俱失，豈道人之所用心哉。或者謂禪者之學，乃懶之尤者也，何則，其忘形骸于休歇之地，滅情妄于空寂之門，泯見聞于解脫之淵，絕去來于不動之域，收視而色不惑其目，返聽而聲不亂其耳，忘緣而境不入其心，息慮而事不遷其念，則其混世之跡，飄然若行空之雲，廓爾如流澗之月，得非懶之尤者乎。余曰，據爾之言，似非懶者之能事，徒見其四體不勤，宴休閒逸，政恐勤勞于事者莫之能及也。南屏書記恭行巳需余以懶禪室銘，因以或者之言告之。恭曰，非也，世有不爲者，有無爲者，不爲之者，雖强使其爲而不肯爲也，無爲之者，雖欲爲之而無所爲也，二者皆似懶而非懶也。吾之懶禪異于是，

非不爲也，非無爲也，才涉名言，則不得爲懶矣。欲知吾懶之至要，雖成佛亦有所不願，又何禪之願焉。余乃爲之銘曰，

吾之懶卽禪兮，聖眼莫窺，吾之懶非禪兮，凡心那知，雪嶺之六載高臥兮，徒自勞疲，少室之九年壁觀兮，妄自驅馳，濟北之金剛王兮，亂鳴熱碗，德嶠之木上座兮，何異蒿枝，總不入此行戶兮，自遊自嬉，三界無事兮，萬法何羈，既非不爲兮，尤非無爲，毘婆尸佛早留心兮，罔逃達者之譏，習懶成癖兮，舉世莫醫，千七

百人之豪唱絕叫兮徒自鍼錐我慵我禪兮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從教門外打之遶者吁嗟其已而已而

如來香卷之十二目錄

贊

薩陀波崙贊 王齊之 晉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贊 王齊之 晉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贊 王齊之 晉
曇無竭菩薩贊 王齊之 晉
諸佛贊 王齊之 晉
七譯金剛經贊 鄭覃 唐
七譯金剛經贊 王源中 唐

七譯金剛經贊 許康佐 唐
七譯金剛經贊 路羣 唐
七譯金剛經贊 宋申錫 唐
七譯金剛經贊 崔鄲 唐
七譯金剛經贊 李讓夷 唐
七譯金剛經贊 柳公權 唐
畫阿彌陀佛像贊 蘇軾 宋
無量壽佛贊 釋元照 宋
釋迦出山畫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漣水觀音畫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旃檀四十二臂觀音贊并序　釋德洪　宋
華藏寺慈氏菩薩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泗州院旃檀白衣觀音贊并序　釋德洪　宋
靖安胡氏所蓄觀音贊　釋德洪　宋
潭州東明石觀音贊并序　釋德洪　宋
小字華嚴經贊并序　釋德洪　宋
小字金剛經贊并序　釋德洪　宋
臨川寶應寺塔光贊　釋德洪　宋

東坡畫應身彌勒贊并序　釋德洪　宋
出檀衣贊二首　釋德洪　宋
傳衣閣贊　釋德洪　宋
慈明禪師真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栽松道者真身贊　釋德洪　宋
疎山仁禪師贊　釋德洪　宋
郴州乾明進和尚舍利贊并序　釋德洪　宋
雲菴和尚舍利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死心禪師舍利贊并序　釋德洪　宋

空生真贊并序　釋德洪　宋
祐勝菩薩贊并序　釋德洪　宋
繡釋迦像并十八羅漢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放光二大士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李伯時畫彌陀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漣水觀音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印上人持伯時畫像贊　釋德洪　宋
衡山南臺寺飛來羅漢贊并序　釋德洪　宋
第十五祖真贊并序　釋德洪　宋

六世祖師畫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寶公畫像贊　釋德洪　宋
棗栢大士畫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永嘉真覺大師真贊并序　釋德洪　宋
百丈大智禪師真贊并序　釋德洪　宋
大達國師無業公畫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赤眼禪師畫像贊并序　釋德洪　宋
破竈墮和尚贊并序　釋德洪　宋
陳尊宿贊　釋德洪　宋

玄沙真一禪師真贊　釋德洪 宋
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宋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像贊 并序　釋德洪 宋
毛氏所畜巖主贊　釋德洪 宋
長沙岑大蟲真贊　釋德洪 宋
觀音贊　成祖 明
自題畫像　姚廣孝 明
唐宜之居士贊 并序　釋道盛 清
偈
釋華嚴賢首贊佛偈　釋遵式 宋
依修多羅立往生正信偈　釋遵式 宋
寫彌陀經正信發願偈　釋遵式 宋
唐宜之居士偈　釋智旭 清
唐宜之居士偈　釋讀體 清
唐宜之居士偈　釋大然 清
頌
生老病死門頌 并序　蕭子良 南齊
檢覆三業門頌 并序　蕭子良 南齊

石恪畫維摩頌　蘇軾 宋
三千有門頌　陳瓘 宋
文
西方誓文　劉程之 晋
千佛願文　簡文帝 梁
六根懺文　簡文帝 梁
懺悔文　沈約 梁
初夜文　陶弘景 梁
發願疏文　釋智顗 隋
蓮華勝會錄文　釋宗賾 宋
念佛迴向發願文　釋宗賾 宋
結蓮社普勸文　張掄
臨行自餞文　釋有嚴 宋
勸修淨土文　鄭清之 宋
惟心淨土文　釋守訥
西方願文　釋袾宏 明
四願文　釋智顗 隋
書紳文　釋遵式 宋
終

如來香卷之十二

西吳唐　時宜之纹手輯

贊

○薩陀波崙贊　王齊之 晉

密哉達人、功玄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末接、運通其會、神疎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因書般若臺 隨變立讚等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贊　王齊之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

百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贊　王齊之

歸塗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歎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探玄策、

○曇無竭菩薩贊 初學記作慧遠　王齊之

亹亹淵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塗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諸佛贊　王齊之

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鄰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鏡此羣麤、

因常唸念佛 爲現像靈

七譯金剛經贊　鄭覃 唐

曠哉經說、悟彼心知、理超言象、逈出希夷、把之莫測、迎之莫隨、乘茲般若、乃達精微、涅槃真性、妙極無爲、研窮至矣、竟絕思議、

又　王源中 唐

釋尊傳旨、化導迷聾、五蘊何有、萬象歸空、嗤嗤凡夫、愛惡相攻、塞嗜慾源、摧人我峰、垢淨平等、生滅同風、

如如不動、乃悟真宗、

又　許康佐 唐

金仙世尊、顯示妙門、無我離相、日照氛昏、筌意喻筏、入流本源、衆生誰度、諸法誰論、寶乘津梁、玉毫靈根、知見信解、因文寄言、

又　路羣 唐

百千劫內、十二部中、我四句偈、實爲真宗、假利喻堅、破昏開聾、能降衆魔、大濟羣蒙、布金之地、刊石之功、昭示正法、流傳無窮、

又　宋申錫 唐

六譯佛言旨歸一致言亦是空了奚以異金口所說經之奧秘我本無著行之則至若觀色相詎見心地得其密微錯綜精義

又　崔鄲 唐

釋氏經典莫非真正惟茲至言了得佛性義極幽隱理歸清淨如觀水月似拂塵鏡泡喻知促色身悟病導彼羣蒙朗然心瑩

又　李讓夷 唐

佛性無著佛言有歸猗歟此經得歸之微外忘空相內泯是非乃與經義終日不違有能信嚮或善發揮髻珠心印其殆庶幾

又　柳公權 唐

昔須菩提見佛請益闡大般若信解開釋不有不空非言非寂以如立義以筏喻跡揣磨一經前後六譯今之而七畢竟斯獲

○畫阿彌陀佛像贊　蘇軾 宋

蘇軾之妻王氏名潤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句何由了口稱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况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金身不爲大方寸千

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無量壽佛贊　釋元照 宋

八萬四千之妙相得非本性之彌陀十萬億剎之遐方的是唯心之淨土淨穢雖隔豈越自心生佛乃殊寧乖已性心體虛曠不礙往來性本包容何妨取捨是以舉念即登於寶界還歸地產之家鄉彈指仰對於慈容實會天真之父子幾生負德枉受沉淪今日投誠必蒙拯濟三心圓發一志西馳盡未際以依承歷塵剎而稱讚

○釋迦出山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宋

秦越人之于豎。望見知死生。老潘之于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耳。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義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主名。然非道子莫能作也。以其筆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沉信痛徹所致。像之寄寓。決非苟然。拜手稽首贊曰

偏大海味。具于一滴。盡法界身。足于纖埃。佇思則蹙王之座不能入毘耶之室。斂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即開。惟我鼻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即示此像。以百千億微塵數身。九十七大人之相。頓入毫端三昧。而幻此一幅之上。垂手跣足。頂螺含絲。超然靜深。出三界之癖。如浩蕩春。寄於纖枝。如清涼月。印于盆池。鏤冰琢雪。我作贊詞。關空鎖夢。夫子其肆蓄之。

漣水觀音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德洪。纍然卧縲緤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間。然有僧導入室中。舉燭觀壁間有鐘山寶公菩薩之像。意欣然欲得之。而像輙自隨手中。復展視之。則化為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心大驚異。遂覺。已三鼓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遺僧詣漣水。畫觀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德洪追憶前事。問其遣僧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歎。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恩何德以報之。惟以筆舌言詞。盼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首為之贊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勝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任寶陀落伽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軒軨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遐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瞭然欲瞬衆生好。譬如欲坼青蓮花。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炙。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淨。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

知見香願我常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
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
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旃檀四十二臂觀音贊并序　釋德洪

予菑四十二臂觀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今以授友
人李天輔又爲之贊曰

汝意有言枯几作鬼我心不生髑髏則水乃知妄覺
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
隨其小大如谷荅身千臂執持千眼觀照以無心故

受用俱妙臂如青春藏于化身隨其枝葉疎密精神
惟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華嚴畢備清涼寶月
或慈或威如欲舉足花輪乘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
如蟭螟蟲巢蚊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
不擇清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由聞思入甘露滅地
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
萬象合掌何以無礙敲空作響

○華藏寺慈氏菩薩贊并序　釋德洪

金陵華藏禪院旃檀慈氏菩薩像相好之工妙天下
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舒王
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
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眞有淚零因大
驚異即迎至華藏之大殿俄景德寺火一夕而燼嗚
呼三災彌綸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
髀兒爲此兒戲疾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
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其不可以不辨稽首爲之
贊曰

何人寄遐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旃檀像

坐令衆妙好秀發千花中天冠束紺髮銖衣絡華鬘
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種感極則悲號
樓觀出談笑秘護百寶攢如登覩史天如集龍華會
嗟哉像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薝蔔林龍神爲悲慟
王臣定外護異夢非意思願推明月輪出此蓬勃烟
願回紫金山安置清涼處至今百福相儼然臨人天
神力叵莫測拜起涕洟潤我諦觀十方定無心外境
自然離依他及與徧計執即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
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像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

于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稽首大慈尊證我如是說

○○泗州院旃檀白衣觀音賛 并序　釋德洪

筠州太平泗州院僧元鑒所蓄觀音菩薩之相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鑒曰常有客舟載歸象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余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谿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住景德而現夢于舒王永居華藏今此像乃獨樂寓于鑒是皆與菩薩有大因緣不然聖心豈有所

擇而避就之耶爲之賛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入悟心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遣令人罔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遣豈理哉彼于異類昧劣中而亦精妙不間斷况我白在慈忍力無畏解脫獨不然鐘鼓俱擊聲不同如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憫我心明力不逮（學人通病）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戒飲輒復逢佳醞願滅顛倒癡暗障願獲辯才智慧藏游戲十方微塵剎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日有心能聞者同入圓通三昧海

○靖安胡氏所蓄觀音賛　釋德洪

稽首淨智甘露門稽首無礙悲願海稽首紫金光聚山稽首心精遺聞地願賜威光加被我摧滅一切夙障山令我一切剎塵中見此百福如月面菩薩常念諸衆生譬如慈母憶怜子子若晝夜常念母母子百

劫必相見如針之莽諸磁石如雷之文于象牙皆即自然如是應非諸心識可思量鷹巢現形蚌中出化爲畫女并魚師皆隨衆生心所變一一成辨無遺餘妙哉三十二應身一十四種無畏力願于一念淨心現譬如秋月現止水一切衆生見者聞皆入圓通三昧海

○○潭州東明石觀音賛 并序　釋德洪

長沙馬氏時一夕東城雉堞間光屬天達旦不滅州人按其處有石卧古井旁半爲土所呑其色青瑩相

六句一系清見其根境之界

與發之卽大悲觀音之像把水灌沐妙容慈相忽然顯露如蓮花之出泥大衆歡呼愛慕之極又如嬰兒之見母于是建寺號東明初以律典餘百年民恃以爲福田元祐初長老遷公以禪易之未幾棄去今海禪師自溈山來宴坐于室不蓄粒米倚此像以飯四方來者崇堂邃宇又加麗焉余聞菩薩之悲願于濁惡世一切衆生之用處化身爲魚米爲肉山以足其欲心今夜半光耀乃其一戲遂與無窮之衆園林花觀飲食卧具充足耶謹拜手稽首對像說偈曰

大悲智光本無礙于一切處常發現豈特夜半瓦礫間始復爛然上霄漢此邦衆生共勝業時節成熟故如是譬如日月行虛空水無穢潔皆照臨灰沙若沉波自寒圓影于中迴殊特稽首妙智觀世音是娑婆界眞教體應機而現爲說法信心起處說法竟我今見境得成就亦同皆聞獲圓通六根遲速雖不齊要是一精明所現我知暗相不能昏與彼心精遺聞處衆塵隔越妄分別常眞寔中無是事死生之變尚不改豈有根塵乃能蔽願令持此妙法門于此剎土爲佛事一切聲色熱惱中與衆生作淸涼處假命救世大悲者願賜威光加被我令我獲無作妙力令我亦名無所畏令我具無礙辯才令我入一切種智我及一切諸有情皆如觀音得自在

○小字華嚴經贊 并序　釋德洪

蜂房于梁間以漆液固其蔕鶴巢于木末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挽之神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劣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況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

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歎曰是與忉利天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余竊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憫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于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蠧熟視之其橫斜曲直重交反仄曲盡其妙不翅如擘窠大書觀者塡門歎未曾有余欲稱贊是無作之功乃說偈曰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妙塵妙章

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于五天及震旦爲熱惱中甘露門惟道人栖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于方策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于蝸舍巢庵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説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定有了此兩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卧纖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念圓古今眞實際中法如是一微塵妙不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

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蠹侵毗藍風吹須彌盧刼火焚燒大千界爲攤此經一切處使其凉暴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是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爲作證

○○小字金剛經贊 并序　　釋德洪

先賁其書使見小字之妙

瓊上人以鮑霜兎毫數莖束爲筆其鋭如麥芒臨紙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于兼寸環輪中望之團團如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如人挽髮作煙鬟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哉爲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則是色欲顯空色不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惟道人瓊思精奇能觀色性即是空視此纖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于兼寸環輪中備足廣大言説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覩崖蜜我于此經能證入初

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由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羣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臨川寶應寺塔光贊　　釋德洪

維寶應寺律師寶覺大士慕寂修大殿之崇成妙天下之壯麗有光夜現于塔萬衆爲之作禮光蹤不言而意傳蓋旌功德之殊異客疑余之言曰光不言則是光嘗言塔意傳則是塔有意寧有是理余曰佛以光爲舌説華嚴之法門又以塔爲耳聽法華之妙義

所以明根塵之同源而情與無情之不二也嗟衆生之顛倒分色身之臭味苟返流而證眞遺六用而俱棄非特塔光而已一切諸法皆如是故葵藿向日而回旋磁石與針而冥契空桑能孕賢聖山岳解呼萬歲夫豈不然哉客曰塔廟之在震旦者不知其幾胡爲皆無光見而此塔獨爾耶于是甘露滅笑曰譬月之在天影落衆水水濁則月隱水澄則月現月故常明而以水之淸濁故見不見爾吾以是知此邦民信心淸淨所以致此奇瑞我作贊辭非止見聞隨喜又

以爲翰墨之遊戲也

○東坡畫應身彌勒贊并序　釋德洪

東坡居士游戲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飾萬像又爲無聲之語致此大士于幅紙之間筆法奇古遂妙天下殆希世之珍瑞圖之寶相傳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于少游之家二老流落萬里而妙觀逸想寄寓如此可以想見其爲人余還自海外見于湘西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唯老東坡秀氣如春游戲翰墨攄雷霆雲偶寄逸想幻此沙門了無一事荷囊如奔憨腮膨腹行若不聞衆生狂迷以利欲昏如一器中鬧萬蚊蚋吾未暇度駝卧猿蹲傲睨一世隨處乾坤

、、出檀衣贊二首　釋德洪

古佛身上衣佛佛相付授慈恩愛兒心針針自成就是故吾雙峰自少至白首護惜如鏡奩一塵不敢受何以出檀名此時無別慮如持油鉢行如履獨木渡永懷毘尼藏一旦成萬古紛紛五葉衆來觀不須禮平時放逸心化作額間泚將見衣匣前泚流似江水

咨爾淮山神守護當奉職無使塵涴侵無使雲潤濕諦觀不敢瞬心折三歎息

此出檀衣慈母授我不敢手撲矧敢覆卧五十餘年儼臨淸衆寒暑不易盡形受用師後當知商那和老于母腹中披九枝草

○○傳衣閣贊　釋德洪

達磨信衣轉相傳付四傳至今今以付汝受授惟艱命如懸絮法徧法界此衣乃住想見峯前父子相語惟僧行月以閟其處坐令朱欄環達雲雨

○慈明禪師真贊 并序　　釋德洪

鍾山僧遠庵居五十年而二十年掬潤而飲長安窺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截逍遙羅什戶析妙義而畜靡嫚之倩曰吾有欲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糞且以十願律身是四比丘者與人類精奇風流相映何其制行乃爾相戾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無權時之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特為教者為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

施亦然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南之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精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平等逆順嬉戲垢汚甚于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與日月爭光真不纏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為之贊曰

緣生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木魚迹是無相門緣寂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于是中如法船泛然出沒無所畏使諸游者心泰定種種驚怖成虛空平生神兵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宴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鈍根阿師終聽瑩法味逃醉如惺惺瞿然奮迅為一戲句裏明人楔出楔紫金鎖骨瞑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覿當知其聲如雷霆稽首慈明常出現

○栽松道者真身贊　　釋德洪

生死變滅如漚在海無有處所浩然茲昧而此老人游戲自在出死入生初無限礙譬如壯士脫袍著鎧令鎧與袍儼然相對是故山中兩身具在凡夫眾生為眼所蓋為抉其膜使生光彩

○踈山仁禪師贊　　釋德洪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紫胡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峰歸宗西院皆握木蛇故雪峰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余元符間至踈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問者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荅曰是曹家女因歎其孤韻超拔能清涼熱惱為作贊曰

三支習氣其毒熾然熏蒸識心盤屈糾纏眾生不明橫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空花世間本離生滅

廓然十方露其窟穴惟蛭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郴州乾明進和尚舍利贊 并序　釋德洪

余觀崇進和尚舍利于南岳福嚴寺炷香臨盤以箸㸃之隨箸而升如露之將零投于瓶瓶彷徉而行如魚之在淵又觀其畫像方願揖口神情靜深若不可犯干者門弟子惠覺謂余言吾師衡陽伍氏子早依南臺正悟然禪師落髮焉受具游方餘三十年所至以荷衆稱福嚴長老保宗新其寺殿閣宏壯妙天下

師寔董其事郴州以乾明寺命師居之而弗演法或問之曰我第與衲子作粥飯主人耳其敢荷此事而天姿直亮寡言笑道具余不置一錢牧衆以公攝物以慈以故道俗歸之如雲退客香山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顧寂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有五臨終謂衆曰我即死達旦便當火之以灰投江中勿稽留也魔事將戲汝曹矣言訖而寂衆不忍留兩夕梵唄郡吏遽至責以慢禮悉拘系其衆因相視驚異魔事之言有徵也荼毗之日天地清寧燼餘得舍利甚多觀者爭分之至漬汰所焚之地有得之者筠谿曰生有志行神化不亂可也火風壞滅殊異發生可也而一官吏至乃能前知豈偶然也哉乾明所養至此弟子又能事之如生久而不忘有古高僧之風爲之贊曰

李廣射虎石爲之穿耿恭祝井涸爲之泉忠孝所至如響答焉公亦何爲飢飡困眠人初莫測公豈自言戲爲火浴朽者明鮮舍利粲粲玉碎珠圓乃至所養蓋其云全天全之妙非粗不傳如春在花如意在弦嗟嗟横目氣變雲天死未及寒化爲腥膻剜投于火

不作腥烟安有萬手收此精堅維德之一亟所拳拳生死之大卒莫能遷公初設心唯此是專不祈人知人趨如川終必有驗理之固然我作贊詞豐碑以鐫

〇雲庵和尚舍利贊 并序　釋德洪

政和七年五月戊申法侶集于寂音堂佛鑑大師淨因以小玉瓶旋注于盤鏘然有聲璀粲五色謂余曰此汝師舍利也于是瞿然再拜悚觀小大如米豆瑩明淨圓然其色多如玉者因嘗親見其火浴道俗觀者數千人皆得之哀慕之聲震山谷後月餘兒稚汰

其灰猶有舊者自近世南州大士之化其靈驗奇瑞彰大殊異如雲庵者以一二數嗚呼尚忍言之將畢世護持作隨身叢林依歸老則求有道而能文者銘之藏名山使後世知臨濟九世之孫傑大偉奇如此因之志可佳也門人德洪謹再拜稽首爲之贊曰

是身夢境一塵垢分段苦業所成就折旋俯仰謔使之皆汝一念顛倒想若言此身非念倫云何想中可傳令乃知妄想融通趣如幻如露如雲影念清淨則身光明念雜想則身垢穢君看火力初無情聖凡僞

眞俱發夢雲庵偏得老南道粹然一出支臨濟平生慈悲喜捨力及樂說辨智慧光大願所熏精進幢上契佛祖超情見至妙要非粗不傳惘世狹劣示小者稽首作贊示同學千載叢林有耿光

、死心禪師舍利贊 并序　釋德洪

余不識禪師靈源以爲法門畏友山谷以爲禪林奇秀以靈源山谷之慎許可而詩詞禪偈相多如是則叢林未識未見者何敢疑哉雅尚座出舍利爲示謹爲之贊以結他日法會歡喜之緣贊曰

地水火風動暖堅濕是中何從出此堅實益衆生心引大法力化爲光明圓粹五色稽首死心罵人老賊

、、空生眞贊 并序　釋德洪

潭南僧慎修游吳中得此畫于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靜溪如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余爲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依倚而捉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舍色聲而證眞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于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所妨礙但離二執

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祐勝菩薩贊 并序　釋德洪

祐勝聖容菩薩僧也航海而至自北天竺頓息此山爲邦人福田其靈感如呼谷響應捷而至是其善慈力稽首爲之贊曰

雷發春曉象牙有花是何因緣而使然耶一切幻物感以無心不思而合如磁石針况我大士慈善根力不起于座沛然甘澤千峰青碧環如長城經今幾時殿閣崇成咨爾邦士肸蠁薦拜稽首眞慈是甘露海

青猊過而師視空几可想定際

繡釋迦像并十八羅漢贊并序

吾友羅彥勝之室鄒氏嘗得重疾幾死夢羣沙門來慰之已而少瘳乃發心繡十八大士像則頓愈彥勝以武洞清模本爲之格凡五年而成夫人天思精巧曲盡其妙可以目識不可以言諭也政和五年秋七月余卧病石門彥勝室携十八軸并釋迦如來像來求贊余自顧貧無以爲世尊諸大士供乃以筆語爲之供名曰筆供養云

釋迦佛

指以心運茸以針通針針是佛佛佛皆茸十分月滿萬國春同稽首眞慈生女巧中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霜筠雪竹石磴下安青猊妥尾徐行仰看師則跏趺顧視空几吐辭如雷侍者如耳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蒼髯紫鱗上有懸錫玉像金瓶層疊立石蠻王跪看鑪烟上直手搯菩輪心境俱寂

第三跋釐墮闍尊者

神觀靜深合爪欽視誰設華輪前置淨几髯王捧塔自何而至中有全身勿安舍利

第四蘇頻陁尊者

石牀之外老松挺拔玉瓶之中山花自發手持如意默而說似梵帙不看知離文字

○第五諾距羅尊者

樹亦求法身當木坐鹿有施心供以山果雪眉許長舒縮在我默而識之未用驚破

○第六跋陁羅尊者

兩兒投書與僧聚語師竊聞之抱膝回顧我心均平等視諸趣一念捨心卽離五怖

○第七迦理迦尊者

身如蕉虛心如兎止師慈如和侍者笑視毒龍難降我試彈指便升鉢中喜見脊尾

○第八闍羅弗多羅尊者

坐依胡牀手把笻竹偏袒右肩而收一足小僧滌器師視而笑主伴則殊日用同妙

第九戍博迦尊者

此瑠璃瓶中迸五色是功德聚善慈根力僧俗儼然
殊迹同道卽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十牛託迦尊者
手雖有拂境以無塵出三毒夢乘五色雲霜露果熟
慈忍現身以空爲地立處皆真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開提數珠背坐危石捉錫山童越樹而劇象銜藕花
來獻法供六根妙同鼻能致用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苾芻捧塔示空寂身於莬對我示心境真手把寶書
而不展死又示解空文字不斷
、、第十三因羯陀尊者
情無住著祖而凭几侍僧擊磬狻猊卧戲石屏倚天
下迸流水水聲觸耳石光倒耳
○第十四伐那波斯尊者
縱倚箕踞莫不是定毒既止息邪亦自正鉢花自香
蒲扇開把目現雲霄我相未捨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奇在蕐之不已而光之不已

蠻奴鶴立盆花置前倚杖屈足頷髭蚪然了世間空
獨遊理窟石上軍持是吾長物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心花開敷行象明潔儼然宴坐秀目豐頰萬象之語
六根之功以手捋取置不言中
○第十七難提密多羅慶友尊者
風度疑遠支頤而倦看此寶塔至身出現戲蠻弄毬
引此稱歎萬用不藏如日之晝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夷奴碾茶愚中有慧走鹿卧地動中有止而師持麈
開坐俯視曾見佛來法法如是
○放光二大士贊 并序　釋德洪
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皆梵帙相好上有
化佛下布雨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沒如日在蒼蒼涼
涼之間于是大驚自失德莊曰始僧繇畫于漢州德
陽善寂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
僧摸之亦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
覆他舟而紀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

觀音勢至

前身乃文佛之受記

有商婦孕踰兩年不乳聞之從紀求塑像禱之一息而乳垂拱三年則天迎置内道場光尤猖狂中宗嘉歎此爲我家瑞唐祚其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舉爲湖州獲之作贊藏爲家寶政和六年春獻于京師有詔摸傳禁中而光猶益奇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爲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攝耶余日是觀世音得大勢至像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偈發願而釋迦

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意寶上也于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緜殆非畫師也德莊撫手笑曰當爲我贊之

人趣可學道乃爲婬事苦生那落迦中方無婬欲樂衆生如犛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于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証色身三昧我亦于今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不斷貪欲心是則爲滅絕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殞壞衆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于刹刹塵塵證我作是說

李伯時畫彌陁像贊 并序　釋德洪

政和八年五月十五日宜春黃先之携李伯時所畫阿彌陁佛像來東山爲示余觀伯時畫多矣大率領略之意意不盡態故不施五色而伯時知之耳問其所得曰李仲元仲元中爲袁法官以遺所厚善者先

之苦求得之余諦親其筆迹非今輩所能爲其爲伯時之筆審矣稽首爲之贊曰

以慈爲室以忍爲衣法空爲座示同體悲四十八願爲世所歸如日暮時鳥接翅飛大哉甘露妙法總持今我觀門洞開坦夷諦見自心妙絕知思是皈依處真不思議律我意馬使不妄馳光明現前見白蓮池不假中陰屈伸頃時欣然化生如八歲兒何以至此請審思之皆我精進想力所持稽首妙湛不動巍巍令一切衆絕癡瞻疑有同巖者但瞻導師脫然蟬蛻

衣祖譜本此

出五濁泥、
○漣水觀音像贊 并序　釋德洪
世傳漣水賀生所畫觀世音像、不減唐吳道子、既以法授其壻陳守安、守安遂以其畫名世、政和七年五月初吉、佛鑑大師因公出其畫示余、精深之工、曲盡其妙、可以目追、心數、其巧要不可以言得也、謹拜手稽首贊曰
聲音語言形體絕、何以稱爲光世音、聲音語言生滅法、何以又稱寂靜音、凡有聲音語言法、是耳所觸非

眼境、而此菩薩名觀音、是以眼觀聲音相、聲音若能到眼處、則耳能見諸色、法若耳實不可以見、則眼觀聲是寂滅、見聞既不能分隔、清淨寶覺自圓融、以無執故則有光、雖有千臂如兩手、以無分別故寂滅、雖有千手如一身、既無分別亦無執、雖有千眼兩目同、故稱光音寂靜音、及觀世音三種異、稽首對現妙色、身、徧一切處如虛空、妙哉此像非筆畫、厥足佛子欣慕心、藕絲銖衣春霧白、覆此隨好光明聚、一切衆生熱惱滅、我手方捨甘露枝、雖佛子因心清淨、如水澄

菩薩試入如此

徹、月清亮、借于畫工百巧伎、如暗室眼以燈見、了知此畫非工有、謂燈能見其可哉、我無此像乃能贊、如眼見物不自見、自能說偈不蓄像、眼有見矣燈亦可、願持此大解脫門、施衆生作無所畏、世世得無礙辯才、稱贊觀世音功德、
、、印上人持觀音像來乞贊、余曰、李伯時畫也、爲作此贊　釋德洪
稽首淨勝光明聚、無礙慈忍精進幢、清淨圓滿萬星月、分身如影分千江、佛子心如涔蹄水、隨其清濁現

影耳、從來但聞一月眞、是影何從有非是、寒松瑟瑟哀霜風、愛此贊辭章句同、佛子正當以身讀、即滿追求顛倒欲、
、、衡山南臺寺飛來羅漢贊 并序　釋德洪
舊說太平興國初、武牢沙門惠了游廬山、宿于雲居寺中、夜聞呻吟甚苦、及旦視之、有僧雪眉而癯、卧腥臭中、見了涕泣、指其瘡曰、當柰何、了惻然憐之、爲留五日、洗摩傳藥、甚有恩惠、踰年瘡愈、謂了曰、我家南岳、子他日游湘中、當過我于石崖峰下、探懷出紙裹

付了了送至西嶺訣別而還視界中乃瘡痂爲屏除臥處亦皆瘡痂也心惡之俄成熏陸投諸火中有異香了心駭異之明年春南來果逢雪眉于國清山路間倚杖而笑曰來何暮也相與坐青林之下語笑歡甚了問石崖峰安在雪眉以手指之俄失所在于是了乃悟其爲聖賢也悵恨彌日至方廣寺入羅漢堂而雪眉乃在十六像中了殊大驚喜躍逗留久之後至南臺見昔同學道普者爲敘説其事有童子方掃除聞之停箒參立曰今日添香殿廡間羅漢輒剩一

身了亟往視之即方廣所見雪眉塑像自是號飛來羅漢了後還雲居以瘡痂塈西嶺爲壇其上今號羅漢壇如來世尊曰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羅漢所住持故世間祖人所不能見夫豈不然哉皇祐間泉南僧谷泉隱居芭蕉菴有異跡嘗自後洞負石僧像至南臺而像無慮數百斤後人誣此僧爲飛來羅漢非也余不可以不辨宜和元年春余與大梁郭中復彦從來遊彦從問像所從得因爲序之而長老昭公請爲書之贊曰

惟毗尼藏稱性之印印一切法無有少勝而此尊者跏趺不瞬外寂中空幻滅都盡諸佛子等無故起奕于是像中作去來想昔本不來今亦焉往即一切法離一切相如一月真無二無別于衆水中同時見月像非異同月豈生滅以應緣故光影清絕鍾山泉井石井異味靈隱衆山小嶺異翠此嶺此泉皆飛而至示根境法其寔同體如此大士諸法成就南嶽廬山宴坐馳走而事藏界隨處而有雖證無生亦不滅受

第十五祖真贊并序　釋德洪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訴于大自在天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贊曰

石虎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部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迹可尋粲然現前傳之以心穴像之目我豈慢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物我如是所立皆真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真慈爲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清凉向以衆生不信爲傷

葢盲者咎非光掩藏

六世祖師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余竄海上三年而還館于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師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世祖師贊錄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初祖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烟花開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啝之中

語意俱捐

二祖

頂峰朝露神光夜生堪任單傳荷擔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鬥履瘦知肥婬坊酒肆盡其塵機雪中斫臂願續佛壽兒孫聞之（邢打落末世宗門溫膝矣）竪毛呵手

三祖

六道暗昏不凝明潔毫厘弗差証其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名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谿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披褐懷寶精一其誠聲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四祖

破頭峰下龍象雜遝衣付小兒道傳嬾衲乃爾相違求人爲法天書至門堅卧不荅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猶未蘇醒師發笑曰何必眩瞑但勿强名自然無病

五祖

覩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

增金以黃昔非今是謗沉無香巳絕死生豈纏老少全機現前常明而妙江夜作舟吾今度汝句中之眼如水有乳

六祖

是風旛動眼自遮護非風旛動心則顯露是謂曹谿顯及要言欲證之者勿留汝意暫時斂念妙寂了然汝自受用客非我邊負石舂粮趁獐逐鬼鏡中之空欲尋無路

寶公畫像贊

釋德洪

千佛心傳和盤付與

水月道場嚴淨久空華人世落殘餘骨埋龍阜誰名
寶却在鷹巢不姓朱
寶公姓朱明高帝亦姓朱其葬地後先相同追龍
與適應其籤謂其是先後身然乎哉
○○棗柏大士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道之深妙不可以義得故設象象以盡其言心之精
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傳其妙惟棗柏大士深
入此三昧故謹稽首爲之贊曰
鬚眉如畫頎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北

方長勞動中寂而止翛然既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
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受使令
心境空女爲伴助憎愛棄冠巾傳心即俗眞方隅示
法即事理只將棗柏薦齋鉢我來閻浮非著味自然
光明生齒牙我談辭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訣一
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有離異
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
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事徧塵刹華藏界中容
頓轡以空爲坐襯十身以願爲舌說千偈如以花說

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願常淸
淨出泥滓
○永嘉眞覺大士眞贊 并序　釋德洪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
谿印可于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余讀
其歌辭究其履踐如尺圍鑰合未嘗不置卷長歎息
公之爲人頎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
瑣細紛紛蠢蠢教興衰于此可知矣贊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形

光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
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谿撾之
聞者僵仆以椎授公萬像驚縮光明之語氣如日星
精嚴之行淸如玉氷惟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
如握與拳晚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
百丈大智禪師眞贊 并序　釋德洪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旁旣
久衲子相尋日增于是厭山之淺乃沿馮水而上至
車輪峰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席

讀之有目擊道存之想

余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獲瞻遺像雖朱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氣峻邁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以定問答空可青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不測脫略陰界青黃撰畫果因不昧我有大機佛無寄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分叢林如以妙指發和雅音嗣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謚曰大智

○大達國師無業公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余初讀公之語悚然異之及考其行事若尺圍鑰合然于是自恨不生公時與之游又恨公不並生于今以見大法將季之際其徒有大可愍笑者拜其像而贊曰

以如是觀覺知見聞性等太虛卓然而存示其身世如空忽雲應緣上洛寄名李氏在齠齔中儼大乘器坐必跏趺行必直視十二落髮二十受具能于諸佛（四句連）放身命處（讀不如味）解衣磅礴從容笑語江西指佛即心最的初亦不然回首乃識如眼照物了諮無惑燕坐并汾聲動天壤有所開詰戒莫妄想兩朝致敬累召不往終不得已別道以行蓋視死生洞若戶庭出入去來

豈非異人我輩胸中烏可無此想

物莫能嬰衆生拘囚如蠅吐汚公如香象卓立回顧擺壞韁鎖自在而去公之所養一至于茲人英儕傑龍章鳳姿謚曰大達憲穆之師

、、赤眼禪師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士之學必有功名之羨方其銳于立也平居議論展拓所學若可以唾手而取及其臨事能卓然不外其言者鮮矣豈天下之事論之必易而成之必難也哉蓋中人之情喜榮樂而厭勞苦惟其如此故其志不足以經遠功名難事也勞苦易厭者也遭易厭之勞苦而取難事之功名又非上智之姿而成之鮮蓋亦無足怪者傳曰志者事之竟成也士不足以知此故疑眩敗亡如此赤眼禪師志于道者也初人視師目有重瞳其貴不可言師大懼因眯其目遁逝岩石間如禍之在已嗚呼從事于功名者咸以榮樂勞苦爲異而忻惡交战于胸中禪師以從事于道故不知榮樂勞苦爲異而得失擲之于身外自非眞誠以大悲智爲衆生依者疇能及之吾故仰其風而恨與世不得與之游乃爲之贊曰

寶有
至情

叢森禪林公特秀出輕世急道不可跂及遺風至今
秋霜烈日我初瞻像再拜稽首一室嚴冷如虎方吼
嗟余寡助乃生公後忍視大法陵夷末運奴婢小人
利欲迫窘巽公一叱腦破膽隕嗚呼公乎再見無由
冗穢方熾何時云休願起公死從之以游

破竈墮和尚贊 并序 釋德洪

余閱傳燈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
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遊廬山見其像而贊
曰

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烹師與門人偶經
行即而視之因歎驚此惟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
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為我
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
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
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乳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
安憐兒為作名金屑雖貴翳眼睛

陳尊宿贊 釋德洪

雲門臨濟一龍一夔嗣存參運皆公使之叢林米嶺
衆不滿百食一典客覺有難色即袖手去古寺閒房
織屨養母自含其光欽其遺風秋滿鬚髮唯不必貶
是真弘法

玄沙宗一禪師真贊 釋德洪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換機則是問時有荅
問荅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
超出兩途亾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須畔光自照珠
衲僧不識如井覰驢

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贊 并序 釋德洪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匡真禪師像僧元靜移寫其本
藏于鍾山大觀三年六月余獲拜觀稽首贊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捭其狂瀾可望而却
不可覽攀犀顱虎胁美髯繞頰雲辭電機霹靂為舌
邪宗墮傾魔膽破裂須臾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
蹴踏龍象不可系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泯
忽然現前清機歷掌

又贊

阿羅漢有三毒捺落迦沒欄柄咄哉黃面淛子一生

學著不盡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像贊 并序 釋德洪

僧彥珣自汀州來出示定光化身木刻像平生偈語百餘首皆稱性之句非智識所到之地真雲門諸孫也珣求贊辭力甚謹再拜爲之贊曰

秦時轆轢如刀口希廓然見前石火莫追法于是中不著思惟舉既不顧咦之而往天中函蓋目機銖兩久雨不晴清機歷掌孰傳其要絕塵逸羣深明二子詳豁諸孫惟定光佛出豁之門以真如用使令萬象

反易黠嚕縱奪雨暘洗痴瞎目回顛倒想示汝語言一切智畏如月入水如風行空無所妨碍贈以之中又復憐汝生之未識方其死時謂是生日如光照珠如甜說蜜

毛氏所蓄巖主贊 釋德洪

此像爲誰天中之尊道傳雲門爲四世孫白帽蒙首鬚髯繞頰見之清涼洗煩惱熱以偈爲檄指撝造化詩乃辨兩出于咄嗟以境惟心往復無間是故死時亦生之旦恐猊乳虎亦生敬虔何以致之真慈則然

南宰古 形如側錾稽首定光千江月影

長沙岑大蟲真贊 并序 釋德洪 宋

余遊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爲人昔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龍樹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辨談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可疑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于所習之

境譬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開法于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倔強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爲岑大蟲爲之贊曰

長沙大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見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你如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勃

觀音贊

成祖 明

大聖自在觀世音、百千萬億應無盡神通無礙無所住、大慈大悲愍衆生、六根互用智慧深、聞思修入三摩地、濟度隨機而顯現有如一月印千江、一江有月一江明、明照惟一本無二世人但以眼觀色。菩薩乃以目觀聲彼惟有所窒於觀是故不能神妙用大士有目寘不覩耳鼻舌身意亦然能以此觀如是觀、終不顛倒成妄想熏習見聞既寂滅、亦復無是妙色身、有能洞此十方空同證無生三昧海、身心無量偏沙

界不動本際應所求、譬如萬卉遇春風種種萌芽自生發敷榮暢達各長茂、或爲枝葉結果成、酸鹹甜苦及青紅一切皆令如願足現前是法不思議、不著諸相乃爲眞、一毛偏量法界空、洗淨五濁諸熱惱、摧裂障山悉消蕩、無邊苦趣總脫離、娑婆世界爲樂成、妙相恒沙俱顯露、以太虛空爲體相寶髻攢聚五須彌、以四大海爲口門、曜日月光爲兩目森羅萬象爲瓔珞發無上願具辯才、引施十四無畏功、妙顯三十二身應普爲衆生之瞻仰、廣運諸佛慈悲心身與衆生爲一身。隨感而應觸處動、爾以正見能見我、我以無見觀自在。如鏡照鏡谷答響。合攝朗徹皆自然證此三昧即超凡、一法具足一切佛、開啓慈悲功德藏、溥示善功方便門、賢劫未來諸衆生咸證菩提登正覺

自題畫像

姚廣孝 明

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

唐宜之居士贊并序

釋道盛 清

予愛陶靖節詩有云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想見

五柳先生、風教關心如此、處士唐宜翁、默持風教、不辭落草入尼于性命指歸、焚舟破釜、視其身世已如薪盡而火將別傳持其風教又似薪傳而火愈不盡無乃將娑婆極樂。打成一片。就中以金針玉線而彌縫之亦可謂汲汲欲使其淳也。乃爲之贊云

烏龍之有潭兮何潛見之不可以變通其能用九用六兮何亢戰之不可以始終朝晝夕夜以知其故兮妙乎環中之道、以應無窮吾以是知唐翁之無不可以西以東。

偈

釋華嚴賢首讚佛偈　　釋遵式 宋

又放光明名見佛、此光覺悟將終者、令隨憶念見如來、命終得生其淨土、

見有臨終勸念佛、及示尊像令瞻敬、俾於佛所深歸仰、是故得成此光明、

此二偈者、前四句讚佛放光、其光名爲見佛、能令臨終者見佛往生、後四句讚佛修此光明之因、其因者只是勸臨終人念佛、并示其佛像、故成佛時、得此光

明、今廣施此偈者、蓋勸深信者、凡遇眷屬及一切人、臨命終時、先於牀前安置佛像、令彼眼見、及勸令念佛、若痛苦所逼、或先無信心、不肯念佛者、亦須種種方便勸令稱佛、下至十念、得滅重罪、生佛淨土、此一利益、不可思議、若勸得一人生淨土、縱自不修行、亦合得生佛國、况當來成佛、能放光明、照一切衆生、臨終見佛也、多見世人、爲恩愛故、聚頭哭泣、不思救度、苦哉苦哉、名爲惡知識也、恩愛所牽、墮落惡道、無解脱期、世間有五種人不肯念佛、一者先無信心、二者戀着財寶、三者不捨妻子、四者自惜身命、五者罪業所障、死墮地獄、願早覺悟、

依修多羅立往生正信偈　　釋遵式

稽首西方安樂刹、彌陀世主大慈尊、我依種種修多羅、成就往生決定信、

往大乘者清淨心、十念念彼無量壽、臨終夢佛定往生、大寶積經如是說、

五逆地獄衆火現、值善知識發猛心、十念稱佛即往生、十六觀經如是說、

若有歡喜信樂心、下至十念即往生、若不爾者不成佛、四十八願如是說、

諸有聞名生至心、一念廻向即往生、唯除五逆謗正法、無量壽經如是說、

臨終不能觀及念、但作生意知有佛、此人氣絕即往生、大法鼓經如是說、

一日一夜懸繒蓋、專念往生心不斷、卧中夢佛即往生、無量壽經如是說、

晝夜一日稱佛名、殷勤精進不斷絕、展轉相勸同往

生大悲經中如是說
一日二日若七日執持名號心不亂佛現其前即往
生阿彌陀經如是說
若人聞彼阿彌陀一日二日若過等繫念現前即往
生般舟經中如是說
十日十夜六時中五體禮佛念不斷現見彼佛即往
生鼓音王經如是說
十日十夜持齋戒懸繒旛蓋然香燈繫念不斷得往
生無量壽經如是說

若人專念一方佛或行或坐七七日現身見佛即往
生大集經中如是說
若人自是常經行九十日中不坐卧三昧中見阿彌
陀佛立經中如是說
若人端坐正西向九十日中常念佛能成三昧生佛
前文殊般若如是說
我於衆經頌少分如是說者無窮盡願同聞者生正
信佛語眞實無欺誑
疑者曰觀此偈有十念下至一念生信樂者乃至但

作生意知有佛亦生彼國又有七七日至九十日念
佛方乃得生豈非淨土是一何故修因頓異釋曰淨
土雖一生者自殊無量壽經總分三輩十六觀經開
作九品若更細分亦應無量又疑曰下品等輩修因
既淺應有退墜釋曰不然得九品華開有遲速去佛
有遠近得道有利鈍而生彼者例皆不退經云其有
生者悉住正定之聚又云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
此言不退十疑論中有五種因緣故不退一者阿彌
陀佛大悲願力攝持故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

心常增進不退三者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苦空
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國純
諸菩薩以爲良友無惡緣境外無鬼神邪魔內無三
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國即壽命永
刼共菩薩佛齊等故不退況此惡世非但關此五緣
抑乃惡友知識聲色醉亂魔鬼藍眞壽命短促五種
皆惡妨惱修道浩刧空過願熟思之願熟思之或曰
一切法本無生無滅平等空寂何用强勸捨此求彼
釋曰若云求生西方以爲取捨乖平等理者汝還非

彼執此，豈不乖理耶。若轉計云我亦不求生於彼，亦不求生於此者，則是生斷滅見。金剛般若經，豈不談空，佛誡須菩提云，汝莫作是念，發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真解空者，卽於因緣法中，了生無生，性滅無滅，性非謂斷無爲不生滅也。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不云滅無後空也。維摩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諸群生。或曰，淨土在心，何須外覔，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豈用迢然求生他方淨土耶。釋曰，子又不善心土之義也，將謂我心

局在方寸，便見西方，夏在域外，苟如此者，又云何說心淨則佛土淨耶。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佛法既徧，心法亦徧，若各有方面，何謂無差。又云遊心法界，如虛空，虛空豈有分隔，若了一念心徧一塵，亦徧十萬億刹咫步之間，豈有心外。世人若談空理，便撥略因果，若談自心，便不信有外諸法，豈唯謗法，亦謗自心，殃墜萬劫，良可痛哉。妄造是非，障他淨土，真惡知識也。無量壽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諸天人等，無量壽國聲聞菩薩功德智慧，不可稱說，又其國土微妙安樂清淨，若此，何不力爲善，念道之自然，宜各勤精進，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絕去，往生安樂國，橫截五惡道，惡趣自然閉，升道無窮極，易往而無人。其國無違逆，自然之所牽，何不棄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極長生，壽樂無窮極。

若人能誦持此偈，得三種利益，一得常扶諸大乘經首題名字，二得增長淨土信心，三令聞者深信淨土，若遇臨終者，高聲誦一遍二遍，然後勸令念佛。

、寫彌陀經正信發願偈　釋遵式

稽首十方佛，彌陀聖中尊，方等修多羅，一切法寶藏，

觀音及勢至，大地菩薩僧，我以誠信心，刻板印造阿彌陀經卷，及以正信偈，旋造各一萬，施四衆受持，偈以發信心，經以資讀誦。若有每日中，至少誦三卷，年誦千八十，十年萬八百，況復多誦者，及歷多年數，如是積功德，自然生佛前。我此萬卷經，隨所流布處，極少得一人，誦持生淨土，我願承此力，決定生彼國，況復於多人，人亡經復在，展轉相傳授，是名無盡燈，燈燈相照耀，破生死長夜，顯出佛菩提，究竟悉同生，常寂光淨土，持此清淨福，迴向奉君親，我國聖帝王

及聖后聖位仁壽各萬年覆育羣氓類我父母眷屬
怨親非怨親咸承勝善根同生安養國

唐宜之居士偈　　釋智旭　清

昔堂名有臾今菴名妙意四微本不殊一任安名字
真俗信唯心由來諦無二但從一念轉萬法隨玄契
摘取極樂國權向龍潭置攝此龍潭人向歸極樂地
此是唐宜翁念佛真實義錫類廣孝思垂慈普受記
事理自渾然誰能更疑貳

唐宜之居士偈　　釋讀體　清

我羨唐宜翁少入雲棲室長現宰官身寶山種陰隲
逢人引放生到處勸念佛老至悔浮名修行貴老實
神馳七寶蓮夢謝千華筆永痛劬勞思百千難報一
遂將有臾堂化作獅子窟求佛但求心求僧但求律
同來住菴人六根無漏泄所以鐘磬聲盡是彌陀舌
鬼神聞之喜魚龍聽之悅況汝七世祖生西何必說

唐宜之居士偈　　釋大然　清

宜之居士生平以文章風雅鳴世宗雲棲大師以法
飲人以放生念佛開六度門收攝羣品近來捨宅爲
妙意菴不啻麗老子以破笊籬撈西江月獨是風流
也到這裏更須別具隻眼看透他始得
東方入定西方起北方入定南方出無鬚鎖子兩頭
搖靈機發樞無不入

頌

○生老病死門頌有序

蕭子良（齊竟陵王）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沈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爲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厭、高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常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迮、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飽急塞。母急悶絶。食冷如氷。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鎮窄。立久如懸厠屋。下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履刃。叫聲震烈。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川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耆相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

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爲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飲食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乖扶。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絶、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爲之改容、形骸不攝、傍人爲之變色。況單衣寄病、誰肯提携、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爲大苦、次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絶神逝、形體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

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幽冥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爲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誓斷貪源。絶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王融頌曰、穠華易遷。繁蕉不實。星髮鮐背、燐光惕日、二豎潛言、十巫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即化翻靈、從緣墜質、噬臍有羨、嗟然何汨、

○檢覆三業門頌有序

蕭子良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挍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惡、何謂檢挍、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滅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念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辦所難辦。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羣生。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卷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過歎佛功德、已得幾過稱菩薩行。已得幾過稱讚隨喜。已得幾過回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過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過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過燒香散華然燈。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已得幾過遶佛恭敬幾百千帀。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

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閡碍轉集。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間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王融頌曰、渾風緬沒、旅俗膠加、競文內疾、誑醜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貧懾豪奢、遁廻六蔽、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䍐、

○石恪畫維摩頌　　蘇　軾　宋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

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三千師子座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栗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毘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三千有門頌　　陳　瓘　宋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惟一空門門一一爲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止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迷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

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著不圓則不具唯一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文

○○西方誓文　劉程之　晋

維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奥霜懷特發乃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摧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道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抑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懽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暉景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數來萃者矣可不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神慮哉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夫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冥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警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

雲嶠兼忘於淵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而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大息以爲期究斯道也豈不弘哉

劉程之者彭城聚里人也字仲思宋高祖號之曰遺民云少孤事母以孝聞體貌冲遠虛心方外周覽百氏得老莊要旨邁往自負不靡於俗雖餒瘠在躬鐵斧當前意湛如也嘗爲柴桑令已乃棄之入匡山依釋慧遠居西林北澗上與雷次宗輩同修西方力辭薦辟專心禪思安貧守素研極幽渺纔半歲即於定中見佛光煥映天地如黄金色後二十年庚戌正月寢疾六月初見阿彌陀佛以手接引心甚喜私念欲得摩頂佛即又爲摩頂覆以金伽梨衣已又見身入七寶池飲八功德水既寤覺身有異香二十七日西向端坐而逝

千佛願文　　簡文帝　梁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隊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醠戶宣，斜光頂入，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啓心燈，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辨，非空非有，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六根懺文　　簡文帝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無明，易傾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因見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此肉眸，俱瞬佛眼，如抉目王，見淨名方丈之室，多寶踊塔之瑞，牟尼鷲嶽之光，彌勒龍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耳根闇鈍，多種衆惡，悅染絲歌，聞勝法善音，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聳身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聰，聞開塔關鑰之聲，彈指

舌根罪有二端

謦咳之響，諸佛所説，悉皆總持，香風淨土之聲，寶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怳然入悟，鼻根過患，彌復須罪，耽染六蘭，流連百和，鬱金易著，薝蔔難排，雖復一薰一蕕，叶性難遺，空中海上，彌不自覺，至如彫鑪在彼，翠霧飛烟，識染相牽，彌生纖累，所以蝍蛆甘帶，自謂馨香，烏鴉嗜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鼻根，得彼天受，振裳躧步，跨栴檀之迴林，提囊拭鉢，捧香積之寶飯，長離穢濁，永保清昇，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興，惡虵競起，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

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鱗，黿鼉不斟，有染指之過，羊羹不及，致入陣之苦，雖復鴨䐗鹿胃，猶不稱甘，夙肺龍胎，更云不美，雖羅羽俎，未必皆甞，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間朋亂友，破俗傷眞，變紫奪朱，反白爲黑，所以讒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説，越霸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駟馬既出，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清淨境，既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寂默之致，餐禪悅之六味，服法喜之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身根頑觸，唯貪細軟，[illegible]塵礙，不重戈矛，莫不愛我

輕、他陵人斂物、縱此、裸蟲、不、羈、醉、象、六塵四創、自此而生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以象篳清潤、遨遊於夏室、重衾狐白、温燠於冬房、結駟廣廈、動靜必安、羇首翠、樓去、來、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關、四大假成、豈有眞我、願捨此畫、瓶、得彼金色、淨寶珠之法飾照瑠璃之慧體、長歸五分、永等十身、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譬若、猴、猨、懸、鏡、高堂。一、念、難、靜。走、丸、索、上。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九十八使、鷙鷙無已、所以灰心滅智、行拔於三乘、風禪露飲、道高

於六度、今願斷此意根、袪累斯盡、心當恬泊、洞照無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異途、歸之眞域、懺悔已竟、誠心作禮、

○懺悔文 沈約 梁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前、至于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算、識昧往緣、莫由證學、爰始成童、有心嗜欲、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爲毛羣

懺殺

鱗品、事允庖廚、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爚、亘月隨年、嗛腹塡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夭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相逢値、橫加剿撲、却數追念、種彙寔蕃、遠憶相間、難或詳盡、又暑月寢卧、蚊虻嗜膚、忿之於心、應之于手、歲所殲

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驪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隸寅遊、恣

懺盜

昔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偷人芻豢、弱性蒙心、隨喜讚

雅人乃有此病

悅、受分吞賦、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志廉、取非其

懺妄

偸書

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

懺淫

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拔、灌志修舒、性所同

稟。遷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謔
行止、曾不尋硏、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薄暮
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波
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
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尅己、追自悔責、收遜
前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
八微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
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
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卽成

後緣。若不本諸眞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卒不可
磨。今者與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卽。空。成。性。其。
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
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
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不滅此重緣則來惡
彌遘當今斷絕永息來緣、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
今誠、要之咸達、

、初夜文　陶弘景　梁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鶩、塵縶莫之比、明脂
遁來薪火不能譬。逝木弗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荏
蠹喜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非他召、爭
寶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
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
鶩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
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淫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
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蹲烏顧兎、升

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
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蠶縈
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
非險。轘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
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
壅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
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尋境、言則
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
之日後、稱爲八關、以八正綸、爲法關楗、斯實出世之

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
歸命敬禮 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
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
巧幻而不惑、彊魔莫能嬈、逐修舒而適體、隨暄涼而
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膺衡之道、得六神通力、具
四無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
靜志怡、璧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
鐘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
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合映、珠柱洞色、况復天尊端

凝、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
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應集應真之侶、清梵合
吐、一唱三歎、客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
敏、斉入神之微、抱德合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
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谷、照如懸鏡、忘晉衛之尊高、
略柎蕚之華重、逮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
五體歸命敬禮 云云 仰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
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德聲、與八風而共遠、
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
甘味、衮服璪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而
常然

發願疏文

釋智顗 隋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修聚合復、鄮縣阿育王塔寺頹毀願更修治、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右三處功德、乞修、沙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不毀人衆見燒混瀆浮來靈塔地涌剡山天樂通夢深歲曩聖跡凌遲諸佛影像若淪衆生善根無寄其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爲道俗

所知顧影羞躬無以自處、上慙三寶無與顯之能、下愧羣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明時、棟梁佛日、願賴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先爲與願三世佛法、次爲擁護大隋國土、下爲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則紹隆不絕、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率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赴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坏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行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以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場已發此願、今重于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蓮華勝會錄文　　　　釋宗賾　宋

夫以念爲念、以生爲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念爲無念、以無生爲無生者、邪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總攝諸根、葢有念佛三昧、還源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所以終日念佛而不乖於無念、熾然往生而不乖於無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應道交、東西不相往來、而神遷淨剎、此不可得而致詰也。故經云

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乃至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夫如來世尊、雖分折攝二門、現居淨穢兩土、然本聖之意、豈直以娑婆國土、丘陵坑坎、五趣雜居、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以是爲可厭、極樂世界、黃金爲地、行樹𠫭空、樓臺七珍、華敷四色、以是爲可忻、葢以初心入道、忍力未淳、須託淨緣以爲增上、何則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爲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撓亂、女色妖婬、極樂世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正敎淸淨、實無女人、然則修行緣具、無若西方、淺信之人、橫生疑謗、竊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喧煩、慕蘭若之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衆苦、何止俗舍之喧煩、極樂優游、豈直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爲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葢以發明大事、決擇死生、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洪深、一演圓音、無不明

契、願𠫭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衆、皆樂棲遲、少衆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旣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淸淨海衆、其惑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耄、疾病相仍、昏沉睡眠、常居大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尚昧出胎、則尺璧寸陰、十喪其九、而未登不退、可謂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託蓮苞、更無死苦、相續無間、直至菩提、所以便獲阿惟越致、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景而迷於淨土長年、其惑四也。

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
與無緣慈、運同體悲、廻入塵勞、和光五濁、其有淺聞
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高超十地、詆訶
淨土、躭戀娑婆、掩目空歸、宛然流浪、並肩牛馬、接武
泥犁、不知自是何人、擬比大權菩薩、其惑五也、故經
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則不信諸佛誠言、不願往生
淨土、豈不甚迷哉、若夫信佛言而生淨土、則界繫之
所不能拘、劫波之所不能害、謝人間之八苦、無天上
之五衰、尚無惡道之名、何况有實、唯顯一乘之法、決

定無三、歸依一體三寶、奉事十方如來、佛光照體、萬
惑潛消、法味資神、六通具足、三十七品助道法、應念
圓成、三十二應隨類身、徧塵剎土、周旋五趣、普被諸
根、不動一心、徧行三昧、灑定水于三千、引衆生于大
寳、自利利他、皆悉圓滿、然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蓋
解脫之要門、乃修行之捷徑、是以了義大乘、無不指
歸淨土、前賢後聖、自他皆願往生、凡以欲得度人、先
須自度故也、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失人身、萬
劫深悔、故率大海衆、各念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

聲、廻向同緣、願生彼國、竊冀蓮池勝會、金地法明、綺
互相資、必諧斯願、操舟順水、更加櫓棹之功、則十萬
之遙、可不勞而至也、

元祐四年冬、宗賾夜夢一男子烏巾白衣、可三十
許、風貌清美、舉措閑雅、揖謂宗賾曰、欲入公彌陀
會、告書一名、宗賾乃取蓮華勝會錄秉筆問曰、公
何名、白衣者云、名普慧、宗賾書已、白衣者云、家兄
亦曾上名、宗賾問曰、令兄何名、白衣云、家兄名普
賢、白衣者遂隱、宗賾覺而詢諸耆宿、皆云、華嚴離

世間品有二大菩薩名、宗賾以爲佛子行佛事、助
佛揚化、必有賢聖幽贊、然預此會者、亦豈小緣、普
賢、變名易號、不知誰何、今更以二大菩薩爲首云、

念佛防退方便文　釋宗賾

普勸道友曰、念阿彌陀佛、或百聲千聲、乃至萬聲、廻
願往生西方淨土、各於日下、以十字記之、念佛之時、
一心專注、不得異緣、常念娑婆衆苦、五濁煎熬、况乎
一失人身、何時可復、幸諸道友、終始精勤、寶蓮華中
決定見佛、

、念佛迴向發願文

釋宗賾

願弟子某甲普及四恩三有、法界衆生、從今已去、安住第一義諦、修行淨業、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念佛法僧、解第一義、以至誠心、稱佛名號、觀佛依正、十六妙境、念佛本起四十八願、善量三輩、深入五門、隨順三種菩提門、信受十方諸佛教、或以散心定心而修散善定善、依經起行、畢命爲期、惟願阿彌陀佛、法力冥加、神通顯

益、令我等凝神覺路、瞻蹈大方、進止威儀、不離見佛。如執明鏡、自見面像、及於夢中、得見彼國衆妙樂事、慰悅我心、令生增進、承佛威神、遠離魔事、所有無量劫來業惑塵勞、皆爲梵行善根功德、同入性海、積集諸緣、併用迴向、臨命終時、無諸障難、七日已前、預知時至、身無痛苦、心不顛倒、身心安樂、如入禪定、遇善知識、教稱十念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放大光明、授手迎接、自見其身乘金剛臺、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生彼國已、見佛色身衆相具足、光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卽悟無生法忍、住正定聚、永不退還、究竟至於一生補處、化身自在、周徧十方無量國中、成等正覺、極重苦處、游戲設化、念念之中、令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衆生、發菩提心、念念之中、令不可說不可說衆生、住普賢行、福慧資糧、悉得圓滿、同成無上正等菩提。各各莊嚴淨土、各各攝化衆生、如我世尊等無有異、所有虛空世界盡、衆生及業煩惱盡、如是一切無盡時、我願究竟常無盡。

結蓮社普勸文

張掄　宋

如是我聞、西方有佛名阿彌陀、一名無量光、一名無量壽、又有觀音勢至二菩薩、助佛揚化、皆以大願力濟度諸衆生、其國以七寶莊嚴、淸淨自然、無諸雜穢、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華化生、壽命無量、衣食受用、隨念而至、更無諸苦、亦無輪轉、故又名極樂世界、以此返觀我等見今所受之身、所處之世、較彼國土淨穢壽量苦樂生死、豈止天地之相遠耶、而昧者不知、或知而不信、自作障礙、顛倒執迷、不思解脫、捨此生彼、

豈不哀哉、故我今者勸諸有緣、結此蓮社、假使難知難辨、猶當勉力精勤、況佛號甚易持、淨土甚易往、八萬四千法門。無如是之捷徑。但能輟淸晨俛仰之暇。遂可爲永劫不壞之資。是則用力甚微。而收功乃無有盡。衆生亦何苦自棄而不爲乎、噫夢幻非眞、壽夭難保。呼吸之頃。卽是來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時不悟、佛如衆生何、願深念於無常、勿徒貽於後悔、淨樂居士張掄勸緣、

臨行自餞文

釋有巖　宋

吾聞西方有無上正徧知、壽命無量阿僧祇、光明徧照沙界兮無邊際、慈悲普覆羣生兮無盡期、聞名稱念者、皆不退轉、歸命發願者、衆苦皆脫離、黃金爲地或瑠璃、晝夜六時天華飛、樓閣幢幡、千萬兮徧空界、寶林珠網音樂兮微風吹、莊嚴美妙不思議、土無日月常光輝、是故繫念者神魂西馳、父母之邦兮常思歸、性無苦域兮今順性而捨、性有樂邦兮今順性而取之、去去過十萬億佛土、不是遠路岐、內憑願力、外

仗佛威、一剎那間、便到七寶蓮華池、

植菴老、生平學佛、守戒律、一節如冰霜、事文翰、高談如珪璧、講練有餘力、而繫念無暇時、其淨業旣成、一夕見在金池上、執樂者數人、似欲舉音以迓其來、不數日而終、先乃成自餞一篇、是知決定爲西方游矣、聞者莫不歎慕其不可及也、嗚呼、惟心本性、人人皆具焉、何羨魚多而不結網而有獲耶、子雲所謂蜾蠃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安有不修而能證者哉、此自餞之意、固足以爲來者

勸也門人元祐持其文示予因跋其尾云隱菴左
知微謹題

○勸修淨土文　鄭清之 宋

人皆謂修淨土不如禪教律余獨謂禪教律法門莫如修淨土夫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凡在智愚皆具此性根塵幻境相與淪胥生死輪迴窮劫不斷故釋氏以禪教律假設方便使之從門而入俱得超悟惟阿彌陀佛獨出一門曰修行淨土如單方治病簡要直截一念之專即到彼岸不問緇白皆可奉行但知為化愚俗淺近之說其實則成佛道捷徑之途今之學佛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

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則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淨表裏一如則未免自纏縛之苦總而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唯淨土之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惟諸惡莫作豈非戒繫念淨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華湛然豈非慧人能屏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不垢

不淨無縛無脫當是時也孰爲戒定慧孰爲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淨土之極致也八功德水金蓮華臺又何必疑哉淨土樞要之作勤矣

唯心淨土文

釋守訥

佛說極樂淨土普勸娑婆衆生應當發願生彼國土然學頓者拂之爲權說不通理性者泥之於事相吾嘗學唯識唯遮外境識表自心心外無境境全是心心法徧周淨土豈離乎當念生佛同體彌陀全是於自心總攝有情誠無凡聖之異融通法界寧有遠近之區首楞嚴經心存佛國聖境冥現唯闡提無信根者則十萬億佛土遠隔他方之外矣天衣懷禪師一生廻向淨土問學者曰若言捨穢取淨厭此忻彼則

取捨之情乃是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夫修淨土者當如何修復自荅曰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若明此語則唯心淨土昭然無疑論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願諸同志決定求生政和三年癸巳比丘守訥叙

禪師姑蘇鄭氏子其族顯官少依圓照禪師得大徹悟倡道宣城緇素欽敬先自天衣懷禪師以下專用淨土法遞相傳授皆遂往生各有明驗具載寶珠集師有唯心淨土文今錄于此

西方願文　　釋袾宏 明

稽首西方安樂國　接引衆生大導師

我今發願願往生　惟願慈悲哀攝受

弟子（某甲 衆等）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故、專心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期生淨土、又以業重福輕、障深慧淺、染心易熾、淨德難成、今於佛前、翹勤五體、披瀝一心、投誠懺悔、我及衆生、曠劫至今、迷本淨心、縱貪嗔癡、染穢三業、無量無邊、所作罪垢、無量無邊、所結寃業、願悉消滅、從於今日、

立深誓願、遠離惡法、誓不更造、勤修聖道、誓不退惰、誓成正覺、誓度衆生、阿彌陀佛、以慈悲願力、當證知我、當哀愍我、當加被我、願禪觀之中、夢寐之際、得見阿彌陀佛金色之身、得歷阿彌陀佛寶嚴之土、得蒙阿彌陀佛甘露灌頂、光明照身、手摩我頭、衣覆我體、使我宿障自除、善根增長、疾空煩惱、頓破無明、圓覺妙心、廓然開悟、寂光真境、常得現前、至於臨欲命終、預知時至、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諸聖賢衆、放光接引、垂手提携、樓閣幢幡、異香天樂、西方聖境、昭示目前、令諸衆生、見者聞者、歡喜感歎、發菩提心、我於爾時、乘金剛臺、隨從佛後、如彈指頃、生極樂國七寶池內、勝蓮華中、華開見佛、見諸菩薩、聞妙法音、獲無生忍、於須臾間、承事諸佛、親蒙授記、得授記已、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無量百千陀羅尼門、一切功德、皆悉成就、然後不違安養、回入娑婆、分身無數、徧十方刹、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種種方便、度脫衆生、咸令離染、還得淨心、同生西方、

入不退地、如是大願、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業及煩惱、一切無盡、我願無盡、願今禮佛發願、修持功德、回施有情、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衆生、同圓種智、

○四願文 煬帝欲奉天台爲師天台辭不免乃求四願 釋智顗 隋

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

、、二

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撙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

、、三

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

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面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

○四

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

○書紳文 釋遵式 宋

如白汝知日之所爲害善之法偏宜遠之損惡之道益其用之口勿自伐心無自欺勿抱內蠹勿揚外儀欲人之譽畜己之私殺義之始陷禍之基自恃其德必有餘議自務其達必有餘非眷屬集樹汝宜去之利養毛繩汝宜畏之自行之際擇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清香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輟誦心勿他思安禪禮像其則勿虧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如佛誡之說人長短如法護之從對賓侶口勿多辭

頻驚光景坐勿銷時芭蕉虛質非汝久期蓮華淨土是汝眞歸俾夜作晝勤而行之

如來香卷之十三目錄

說

東海若說　柳宗元 唐
觀心十法界圖說　釋遵式 宋
唯心淨土說　釋道珍 宋
勸修西方說　釋可觀 宋
淨土略因智者四土說　晁說之 宋
般若說　釋明本 元
觀蝦蟆說　釋明本 元

真心直說 并序　釋古德 元
真心正信說
真心異名說
真心妙體說
真心妙用說
真心體用一異說
真心在迷說
真心息妄說
真心四儀說
真心所在說
真心出生死說
真心正助說
真心功德說
真心驗功說
真心無知說
真心所住說
卓吾天臺說　釋真可 明
三界說　釋真可 明

寄聚光洞徵作時文說　釋真可 明
解易說　釋真可 明

記

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　釋僧祐 梁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記　庾信 後周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翻譯記　失名
隋開皇建舍利塔纂記　王劭 隋
舍利感應記 并表　王雄 隋
釋迦如來成道記　王勃 唐

龍興寺淨土院記 柳宗元 唐
畫西方淨土幢記 白居易 唐
法性寺菩提樹髮塔記 釋法才 唐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皐 唐
黃石岩禪院記 劉軻 唐
天台山國清寺三隱記 釋志南 唐
開先寺記 馮延巳 南唐
止觀坐禪法要記 陳瓘 宋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 蘇軾 宋

如來香卷之十三目錄終

此喻慘無

如來香卷之十三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stamp]

說

東海若說 柳宗元 唐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刳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踰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于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

四果者

此喻修西方者

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孰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

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雜於十二類之蟯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毘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守一而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孰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倆闢

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人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觀心十法界圖說　　釋遵式宋

其廣不可涯、高不可蓋、長不可尋、將盈而虛、將晦而明、雖邊而中、微妙深絕、叵得而思議者、惟心也。天台師聞之于靈山、證之于三昧、知其寂默、非數所求、而强以數數於非數、依法華作十界百界三千、權實以明諸性、非合也、非散也、自然而然、曰諸法實相、使人易領也。然後示之一念空。三千皆空。一念假。三千皆假。一念中。三千皆中。成圓三觀、觀圓三諦、以明諸修、大智也、大行也、不運而速、曰白牛大車、使人頓入也。

故得自因至果、不移一念。坐道場成正覺、降魔說法、度衆生。入涅槃、而能事畢矣。用龍樹偈因緣、即空即假即中、會而同之十法界者、何也、十統諸法也。三諦爲界也。何者、謂佛以中爲法界者也。菩薩以俗爲法界者也。緣覺聲聞、同以空爲法界者也。地獄鬼畜修羅人天、同以因緣生法爲法界者也。空假中者、雖三而一也。十界者、亦一而十也。故使互合、一復具九、如帝珠交映、成百法界也。一因緣、一切因緣、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良由于此。三千者、復何

菩薩亦在無明中耶

妙喻

謂也。成界之法者也。有其十、謂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斯總也、十法在佛爲中、爲實、爲常、爲三智、爲五眼、爲十力、爲四無畏、爲不共法。在菩薩、爲假、爲權、爲榮、爲常、爲萬行、爲四攝。在二乘、爲空、爲權、爲三脫、爲四枯、爲無漏、爲涅槃。在凡夫、爲倒、爲惑、爲漏、爲蓋、爲纏、爲集惱、爲生死。斯別也。統彼百界、乃成千法、復播諸百界、爲三世間、成三千法耳。百界三千、一也、與夫一念非前後也、非相合也。統之有宗、會之

有元、必歸乎不思議、三諦無量三法、三德寄藏矣。噫、一念心法、既然、引而同之、彼彼佛法、彼彼衆生、法咸然也。經曰、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斯之謂歟。既如是、已當觀日用。凡起一念、必屬一界、即照此界爲九、爲佛、九則隨情徧起、謂之無明、佛則稱理圓觀、謂之大慧。九界之念、并非佛界之心、方是是非鑑矣、非則照之、令是是則護、令成行。經曰、諸佛解脫、當于衆生心行中求、行于非道、能達佛道、斯之謂也。然則目雖在面、反臨鑑以照容、心實

由中要藉緣以薰慮，神靈潛密，照之或難，識想紛馳，檢之非易，故令引心於外，緣彼升沉之像，志存於中，觀我是非之變，然後策心內照，正道由明。題爲圓頓觀心十法界圖，於一心字派出十界，復引墨迭貫，方之聯珠，表一法界展轉具九，成百法界，仍以日起行相書之左右，覽者欲深于性，請詳諸序，欲熟於佛，當觀諸圖狀。

佛界，若人因讀圓滿修多羅，及聞善知識所說，起淨信心，信已一念三道之性，即三德性，苦道即法身，煩

惱即般若，結業即解脫，法身究竟，般若清淨，解脫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般若解脫亦究竟，一清淨一切清淨，法身解脫亦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法身般若亦自在，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非縱非橫，亦非一異，法身常住，餘亦常住，樂我淨亦如是，是則常樂四德秘密之藏，徧一切處，一切諸法，悉是佛法。既信是已，以境繫心，以心繫境，心境念念相續不斷，必見法性，設未相應，當依一實無作四諦，起四大誓，無可求中吾故求之。依前苦道即苦諦，發一誓願，未度者令度；煩惱及業即集諦，發一誓願，未解者令解；苦道即法身，即是滅諦，發一誓願，未涅槃者令得涅槃；煩惱即菩提，即是道諦，發一誓願，未安者令安。四弘不入，當巧安心，如是次第具修十法，必入五品六根及分證位，名佛法界。

菩薩界，若觀根塵一念爲迷解本，迷故則有十界苦集，悟故則有四聖道滅，緣此無量四諦，起無量誓願，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善巧度生，慈眼視物，所集福業與衆生共，如

是起一念者，名菩薩法界。

緣覺界，若根塵念起，則了之從無明生，生故有行，行招名色，乃至老死，三世相續，如舞火輪，因緣本空，幻化不實，求自然慧，樂獨善寂，觀空心重，耽住寂定，雖得道果，不慕化人，復有觀物榮落，悟世非常，聞空得道，名爲獨覺，如是行者，名緣覺法界。

聲聞界，若根塵因緣，隨有一念，依色心故，苦由煩惱故集，厭苦斷集，非對治如何，遂依四諦修十六觀，三十七道品，如救頭然，由四善根得入無漏四沙門果，

證二涅槃會偏真理不得佛法不慕化人如麞獨跳不顧後羣如此一念名聲聞法界
天界若其念起多忻天樂篤其善心希于來報齋戒純淨飯食沙門造立塔寺及佛形像書寫大乘濟惠貧病於十善法止作具修自然成性或關禁六根使六情不蕩六塵不入得欲界禪及色無色定身心寂靜三業調良如此一念名天法界
人界若其念念以五常立德五戒修身於國惟忠于家惟孝謙損居衆中正存誠推德於人引咎向已尊

上恤下給孤濟貧慚愧是懷慈和爲性深信因果崇重三寶精修齋戒建立塔寺但希世樂無升出心貪惜自身戀着眷屬如此一念名人法界
阿修羅界若其念念雖好修善布施齋戒而多猜嫌狐疑進退所修福業多爲勝它見人修善情多嫉忌貢高我慢珍己輕人欲彼歸從不耐謙損如鵄高飛下視外揚仁義內無實德衆前談論引長於我不循理正不媿賢能如此行心是阿脩羅法界
餓鬼界若其念念無慚無愧貪求無足慳恡鄙惜不施一毛尅削于人哀歸於我見人布施旁起遮障見人得利心生熱惱性多諂曲常起邪見人前正容屏處放恣破齋犯戒恣貪飲食不信罪福不信因果不信三寶不孝所親是名餓鬼法界
畜生界若其念念躭湎五欲貪多眷屬日增月盛而無厭足曲理枉物斷不以公非法取財動不以義秖圖利已不恤孤貧明負他財曾無抵突市易貿直公行刼奪不忠不孝無賢無愚不信因果不信三寶癡騃無恥現同畜生是名畜生法界

地獄界若人親近邪惡友及性自作惡起增上心念念相續造上品十惡謂殺盜婬妄言綺語兩舌惡罵貪嗔邪見及五逆罪犯四重禁汙梵行人沽酒醉亂不思君父師長恩德橫生熱惱挫抑賢能黨比不肖破塔壞寺燒毀經像謗毀大乘斷學般若謗無諸佛破戒受施用三寶物偷僧祇物起于外道斷常諸見破正因果三世之法習十二種惡律儀法如上等輩死墮阿鼻大熱大寒諸大地獄是名地獄法界

○○唯心淨土說　　釋道琛　宋

或問、唯心淨土、本性彌陀、爲當往生、爲卽心是、若往生者、何謂唯心、若卽心是、何故經云、過十萬億佛土耶、或荅事理有異、約事須當往生、據理卽心而是、今議曰、國家事理一體無殊、何得抗分而通此義、當知十界四土、若淨若穢、不離我心、此心全是妄念、以本具足具故、百界千如依正等法、此但直具而已、若達全具爲徧、徧彼此徧、彼彼生佛、互徧亦爾、趣舉一法、是法界之大都、互具各具、互融互攝、叅而不雜、離亦

不分一多、自在不相留礙、夫如是者、豈有娑婆釋迦、樂邦彌陀、而離我心耶、故輔行曰、又復學者縱知內心具三千法、（各具義也）不知我心徧彼三千、彼彼三千互徧亦爾、（互具義也、一彼彼生一彼彼佛心佛衆生彼彼皆具也）苟順凡情、生內外見、（今疑心唯心淨土遠過十萬億刹者、正是內生外見也）應照理體、本無四性、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能知此者、依稀識心、（文）準此、則知三千本是融妙之法、任運具攝依正色心淨穢國土、既曰三法無差、則唯心本性、無復致疑、今更以譬喻顯之、如彼帝釋殿上千珠寶網、衆珠之影、映在一珠、一珠具足衆珠、彼彼千珠、互映亦爾、現前一心、卽是千珠中一、彼彌陀佛土、亦是千珠中一、所有十界衆生趣舉一界、皆是千珠中一、既我一珠、能映衆珠、我心之內、無復衆珠、則離我心外、無別淨土、何故爾耶、以釋迦亦是一珠、既舉一全收、豈心外有法、故曰唯心淨土、本性彌陀也、然則唯心之言足矣、又何謂云過十萬億佛土耶、當知經旨、乃是以理揀情說之、何者情生則十萬迢遞、唯心乃一念理是、若爾唯心而已、何云淨土、須知體非因果、一念唯心、迷悞既

殊、因果宛爾、彌陀果悟、我等因迷、忻厭心生、順佛勸往、故云唯心、又稱淨土矣、然則既有取捨、忻厭莫成虛僞耶、曰、當知圓人、捨則捨穢、究盡三土九界、皆捨取則取淨、窮源直取上品寂光、故妙宗曰、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良由寂光不離三土、十界只是四土耳、若以四眼種智觀之、則萬象森羅、三土九界須捨、若以佛眼種智觀之、則真空冥寂、非離三土九界、別有寂光、非寂光外、別有娑婆、如古德曰、只緣卽心是佛、須假修行者、乃此義也、會得唯心、則不妨十

萬之程、以理揀情、其旨深矣、又復須知此約順、謂了性爲行、以說若論逆則背性成迷、亦可談於唯心地獄、以地獄亦是千珠中一、亦是全具爲偏、此地獄外、無復餘法、一切趣地獄是趣不過、六即三千俱皆地獄、如是則鐵牀非苦、變易非遷、一切皆是性德本具性惡法門、由世而知、若逆若順、因果迷悟、事理修性、若了唯心本心、只一三千融妙之法、十萬迢方、皆不爲礙、何以故、一心具故、以三千故、以融攝故、故得如斯、以上畧提便槩、若欲深談此理、須除情想

、勸修西方說　釋可觀宋

吾佛釋迦、出現娑婆、統化大千、應迹中天、八相成道、垂慈爲物、在諸大教、或因而及之、如華嚴法華、或專爲一緣、如十六觀、無量壽經、稱讚淨土經、什譯、即小本佛說阿彌陀經、鼓音王經、偏讚西方、勸修念佛、一切大教正宗所詮、修行門戶、若欲依經所說行之、自非大根大性、宿世緣熟、必難造詣、速得發悟、出離三華九品、爲欲攝授能念佛人、一心不亂、繫念彼佛、時至壽盡、恬然命終、見佛光明、不落魔境、決定高超

無際苦輪、此一段事、若非釋迦出現世間、何由得之、固非小緣、須知偏讚西方、乃急救法、何翅中流失舟、一壺千金。

○○淨土略由智者四土說　　　晁說之　宋

智者大師承聖賢之後振法華之音大教始大備而行之益遠法華之前有維摩經首以淨土起教法華之後有起信論終歸證於淨土探觀其旨蓋有十種佛土二十七品佛土其合之爲四土則復自吾智者始是四土之名散在法華華嚴維摩仁王普賢行願及大智度論唯吾智者合而次第之其在維摩之空室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華法華之衆皆是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

華之聲聞菩薩共爲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國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菩薩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積長者子言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居穢土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義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苟非吾智者出之則如之何嗟夫遠公於教典未備之時根機未熟之際率羣賢而創導之智者欽波瀾而淵澄開隱秘而震燿終成此教以貽來者顧豈不來自淨土而欲斯穢土淨耶然法華於藥王品示安樂世界生蓮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兜率天生彌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後有慈恩法師復捨乎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深知四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盡矣三身三觀四教萬法悉無遺矣

○般若說　　釋明本　元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
不礙衆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所有形器、嬰之
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
者莫不遭其壞、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
而無不容、般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
不照、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博、
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
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叅玄上士、

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
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
測其狀。以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
而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其髣
髴不可得也、嗟夫衆生迷背、其來舊矣、轉爲無邊生
死、曠劫迨今、於此般若體上、念念遷流、念念起滅、念
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
光、雖未嘗少間。其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任雷霆
之窟、終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

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
若融爲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
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
聾、壅不自壅、依般若而壅、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
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聾瞽
壅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其聾
瞽壅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時而弊、其深密
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孰能與於此、所以云
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于火燄、衆生心、處處能

緣、獨不能緣于般若。蓋知般若誠非心識所可緣也。
故般若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
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離故、以
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融。然含般若無
衆生心。含衆生心無般若。即衆生心是般若。青出於
藍、即般若是衆生心。冰生於水。苟非見忘執謝。甚不
可以言通而意達之也。所以永嘉謂惟證乃知難可
測、昔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兎子懷胎、又問
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于昏蟄、驪

杲日於幽衢、展鷲峰無作之機、啓少室不傳之妙、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直下承當。劍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庵妙公梵名般若舍利、命余中其義、乃因引前說、併爲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相、非曰無相非無知、有無知見二俱遣、了般若體常無爲、無爲之體即無作、百草頭邊光爍爍、已忘詮者名醍醐、見病未祛名毒藥、般若非良亦非毒、般若之機離背觸、喚作般若沉悟坑、謂非般

若遭迷局、般若非悟亦非迷、迷悟俱忘復是誰、玉雞啄破瑠璃殼。鐵牛觸碎珊瑚枝。法身解脫即般若、觀體離容分別者、般若解脫即法身、三事何曾隔一塵、法身般若即解脫、如珠走盤活鱍鱍、一三三一相容攝、水底蝦蟆吞卻月、三一一三相互容、半夜金烏海底紅、三既遣兮一不立、虛空爲紙須彌筆、擬書般若兩箇字、已是抱贓重叫屈、一不立兮般若空、龜毛繫住毘嵐風、滿菴歡喜著不盡、張起東南般若宗

、觀蝦蟆說　釋明本　元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蝦蟆趨伏踵間、驚畏喘息、似依人者、方疑其爲異、俄而蛇至、遇人而返、蝦蟆驚喘猶未定、忽有小蟲至其前、亟起張口吞噬、略不少貸。於戲。方畏蛇之噬已也、其驚懼若此。能推已畏死之心而及物、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于此洞見衆生迷昧之情、曉如黑白。嗟夫、人之逐妄處心積慮、有甚于蝦蟆、不能推已者、遂述觀蝦蟆說、

○真心直說 并序　　釋古紀

或曰祖師妙道可得知乎曰古不云乎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想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地猶如太虛寬廓豈可強是非耶或曰然則諸祖出世無益羣生耶曰佛祖出頭無法與人只要衆生自見本性華嚴云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是故佛祖不令人泥著文字只要休歇見自本心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已是探頭太過何更立語言哉或曰昔聞馬鳴造

起信論六祖演壇經黃梅傳般若皆是漸次爲人豈得獨無方便曰妙高頂上從來不許商量第二峰頭諸祖略容話會或曰敢祈第二峰頭略垂方便曰然哉是言也奈何大道玄曠非有非無真心幽微絕思絕議故不得其門而入者雖檢五千之藏教不以爲多洞曉真心者但出一言之擬比早是剩法矣今不惜眉毛謹書數章發明真心以爲入道之基漸也是爲序

○真心正信說

大乘經中何者不如是說

華嚴云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又唯識云信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是知萬善發生信爲前導故佛經首立如是我聞生信之所謂也或曰祖門之信與教門信有何異耶曰多種不同教門令人天信於因果有受福樂者信十善爲妙因人天爲樂果故有樂果有樂空寂者信生滅因緣爲正因苦集滅道爲聖果有樂佛果者信三劫六度爲大因菩提涅槃爲正果祖門正信非同前也不信一切有爲因果只要信自己本來是佛天真自性人人具足涅槃妙

體箇箇圓成不假他求從來自備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誌公云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故知衆生本來是佛旣生正信須要解茲永明云信而不解增長無明解而不信增長邪見故知信解相兼得入道疾或曰初發信心未能得道有利益不曰起信論云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是人定紹佛種必爲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

於一念頃正思惟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又般若經云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是知欲行千里初步要正初步若錯千里俱錯入無爲國初信要正初信旣失萬善俱退故祖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是此理也

、、眞心異名說

或曰已生正信未知何名眞心曰離妄名眞靈鑑曰心楞嚴經中發明此心或曰但明眞心別有異號耶曰佛教祖教立名不同且佛教者菩薩戒呼爲心地

發生萬善故般若經喚作菩提與覺爲體故華嚴經立爲法界交徹融攝故金剛經號爲如來無所從來故般若經呼爲涅槃衆聖所歸故金光明號曰如如眞常不變故淨名經號曰法身報化依止故起信論名曰眞如不生不滅故涅槃經呼爲佛性三身本體故圓覺經名曰總持流出功德故勝鬘經號曰如來藏隱覆含攝故了義經名爲圓覺破暗獨照故由是壽禪師唯心訣云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備在衆經不能具引或曰佛教已知祖教何如曰祖師門下杜絕名言一名不立何更多言應感隨機其名亦衆有時呼爲自己衆生本性故有時名爲正眼鑑諸有相故有時號曰妙心虛靈寂照故有時名曰主人翁從來荷負故有時呼爲無底鉢隨處生涯故有時喚作沒絃琴韻出無心故有時號曰無盡燈照破迷情故有時名曰無根樹根蒂堅牢故有時呼爲吹毛劍截斷塵根故有時喚作無爲國海宴河淸故有時號曰牟尼珠濟益貧窮故有時名曰無鑰鎖關閉六情故乃至名泥牛木馬心源心印心鏡心月心珠種種異名

不可具錄若達眞心諸名盡曉昧此眞心諸名皆滯故於眞心切宜仔細

、、眞心妙體說

或曰眞心已知名字其體如何耶曰放光般若經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起信論云眞如自體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據此經論眞心本體超出因果通貫古今不立凡聖無諸對待如太虛空徧一切處妙體凝寂絕諸戲論不

生不滅非有非無不動不搖湛然常住喚作舊日主人翁名曰威音那畔人又名空劫前自巳一段平懷無纖毫瑕翳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高象森羅染淨諸法皆從中出故圓覺經云善男子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圭峰云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焕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故永明惟心訣云夫此心者衆妙羣靈而普會爲萬法

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實大道源是眞法要信之則三世菩薩同學蓋學此心也三世諸佛同證蓋證此心也一大藏教詮顯蓋顯此心也一切衆生迷妄蓋迷此心也一切行人發悟蓋悟此心也一切諸祖相傳蓋傳此心也天下衲僧參訪蓋參此心也達此心則頭頭皆是物物全彰迷此心則處處顛倒念念癡狂此體是一切衆生本有之佛性乃一切世界生發之根源故世尊鷲峰良久善現巖下忘言達磨少室壁觀居士毘耶杜口悉皆發明此心妙體故初入祖門庭者要先識此心體也

○眞心妙用說

或曰妙體巳知何名妙用耶曰古人云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乃妙體起用也眞心妙體本來不動安靜眞常眞體上妙用現前不妨隨流得妙故祖師頌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故一切時中動用施爲西行東往喫飯著衣拈匙弄筯左顧右盼皆是眞心

妙用現前凡夫迷倒於著衣時只作著衣會喫飯時只作喫飯會一切事業但隨相轉所以在日用而不覺在目前而不知若是識性底人動用施爲不曾昧却故祖師云在胎名神處世名人在眼觀照在耳聽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知之者謂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所以道吾舞笏石鞏拈弓秘魔擎杈俱胝竪指忻州打地雲岩師子莫不發明這箇大用若於日用不迷自然縱橫無礙也

○眞心體用一異說

或曰眞心體用未審是一是異曰約相則非一約性則非異故此體用非一非異何以知然試爲論之妙體不動絕諸對待離一切相非違性契識者莫測其理也妙用隨緣應諸萬類妄立虛相似有形狀約此有相無相故非一也又用從體發用不離體體能發用體不離用約此不相離理故非異也如水以濕爲體體無動故波以動爲相因風起故水性波相動與不動故非一也然波外無水水外無波濕性是一故

非異也類上體用一異可知矣

、、眞心在迷說

或曰眞心體用人人具有何爲聖凡不同耶曰眞心聖凡本同但凡夫妄心認物失自淨性爲此所隔所以眞心不得現前但如暗中樹影地下流泉有而不識耳故經云善男子譬如清淨牟尼寶珠映于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牟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于身心隨類各應諸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性亦復如是肇論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此乃眞心在纏也又慈恩云法身本有諸佛共同凡夫由妄覆之有而不覺煩惱纏裹得如是藏名裴公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故知眞心雖在塵勞不爲塵勞所染如白玉投泥其色不改也

○眞心息妄說

或曰眞心在妄則是凡夫如何得出妄成聖耶曰古云妄心無處卽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經云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

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永嘉亦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此乃出妄而成眞也

或曰莊生云心者其熱燋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其俯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者其惟人心乎此莊生先說凡夫心不可治伏如此也未審宗門以何法治妄心也曰以無心法治妄心也

或曰人若無心便同草木無心之說請施方便曰今云無心非無心體名無心也但心中無物名曰無心

如言空瓶瓶中無物名曰空瓶非瓶體無名空瓶也故祖師云汝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是此心旨也據此則以無妄心非無眞心妙用也從來諸師說做無心工夫類各不同今總大義略明十種

一曰覺察謂做工夫時平常絶念隄防念起一念纔生便與覺破妄念既覺後念不生此之覺智亦不須用妄覺俱忘名曰無心故祖師云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偈云不用求眞唯須息妄此是覺察息妄功夫

也

二曰休歇謂做功夫時不思善不思惡心起便休遇緣便歇古人云一條白練去冷秋秋地去古廟裏香爐去眞得絶廉纖離分別如癡似兀方有少分相應此是休歇息妄功夫也

三曰泯心存境謂做工夫時於一切妄念俱息不顧外境但自息心心忘已息何害有境卽古人奪人不奪境法門也故有語云是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又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此是泯心存境息妄功夫也

四曰泯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諸境悉觀爲空寂只存一心孤標獨立所以古人云不與萬法爲侶不與諸塵作對心若著境心卽是妄今既無境何妄之有乃眞心獨照不礙於道卽古人奪境不奪人法門也故有語云上園花已謝車馬尚駢闐又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定太平此是泯境存心息妄功夫也

五曰泯心泯境謂做功夫時先空寂外境次滅內心

既內外心境俱寂畢竟妄從何有故灌溪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洒洒卽祖師人境兩俱奪法門也故有語云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又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此泯心泯境息妄功夫也

六曰存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時心境相對則心不取境境不臨心各不相到自然妄念不生於道無礙故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卽祖師人境俱不奪法門也故有語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又云山花千萬朵遊子不知歸此是

存境存心息妄功夫也、

七日內外全體、謂做功夫時、於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內身外器一切諸法同真心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異。大千沙界打成一片。更於何處得妄心來。所以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此是內外全體息妄功夫也、

八日內外全用、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身心器界諸法及一切動用施爲悉觀作真心妙用。一切心念纔生便是妙用現前。既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甚麼

處安着、故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誌公十二時歌云、平旦寅、狂機內隱道人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此是內外全用息妄功夫也、

九日即體即用、謂做功夫時、雖冥合真體、一味空寂、而於中內隱靈明、乃體即用也、靈明中內隱空寂、用即體也、故永嘉云、惺惺寂寂是、亂想惺惺非、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寂寂中不容無記、惺惺中不用亂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體即用息妄功夫也、

十日透出體用、謂做功夫時、不分內外、亦不辨東西南北、將四方八面只作一箇大解脫門。圓陀陀地、體用不分、無分毫滲漏、通身打成一片、其妄何處得起、古人云、通身無縫罅、上下忒團圞、是乃透出體用息妄功夫也、

已上十種做功夫、不須全用。但得一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真心即現。隨根宿習曾與何法有緣。即便習之。此之功夫乃無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此箇休息妄心法門。最爲緊要、故偏多說、無惜文繁也、

○真心四儀說

或曰、前說息妄、未審但只坐習、亦通行住等耶、曰、經論多說坐習、以易成故、然亦通行住等、久久漸成純熟、故起信論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收來、住於正念、是正念

者、當知惟心、無外境界、卽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純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眞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惟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據此、則通四儀也、圓覺經云、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此初學也、永嘉曰、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據此亦通四儀耳、總論功夫、坐尚不能息心、況行住等豈能

入道耶。若是用得純熟底人。千里興來驚不起。萬般魔境不迴頭。豈況行住坐中不能做工夫也。如人欲讎恨于人。乃至行住坐臥、飲食動用、一切時中不能忘了。欲愛樂于人。亦復如是。且憎愛是有心中事。尚于有心中容得。今做工夫。是無心中事。何疑四儀中不常現前也。只恐不信不爲。若爲若信、則威儀中道豈不失也。

○眞心所在說

或曰、息妄心而眞心現矣、然則眞心體用、今在何處、曰眞心妙體、遍一切處。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經云、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大法眼云、處處菩提路、頭頭功德林、此卽是體所在也。眞心妙用、隨感隨現、如谷應聲、法燈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遙天。所以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故知體則徧諸處、悉能起用、但因緣有無不一、故妙用不一、非無妙用也。修心之人、得入無爲海、

度諸生死、莫迷眞心、體用斯在也

○眞心出生死說

或曰、嘗聞見性之人、出離生死、然往昔諸祖、是見性人、皆有生有死、今現見世間修道之人、有生死事、如何云出生死耶、曰、生死本無、妄計爲有、如人病眼、見空中花、或無病人、說無空花、病者不信、目病若無、空花自滅、方信花無、只花未滅、其花亦空、但病者妄執爲花、非體實有也、如人妄認生死爲有、或無生死人告云、本無生死、彼人一朝妄息、生死自除、方知生死

本來是無只生死未息時亦非實有以妄認生死有故經云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乃至如衆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據此經文信知達悟圓覺眞心本無生死今知無生死而不能脫生死者功夫不到故也故教中說菴婆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被生死之所流文殊云

其力未充故後有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修云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得麼所以知無生死不如體無生死體無生死不如契無生死契無生死不如用無生死今人尚不知無生死況體無生死契無生死用無生死耶故認生死者不信無生死法不亦宜乎

○眞心正助說

或曰如前息妄眞心現前且如妄未息時但只歇妄做無心工夫更有別法可對治諸妄耶曰正助不同也以無心息妄爲正以習衆善爲助譬如明鏡爲塵所覆雖以手力指拭要須妙藥磨瑩光始現也塵垢煩惱也手力無心功也磨藥衆善也鏡光眞心也起信論云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略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直心正念眞如法故二者深心集一切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惟一念眞如復假求學諸善耶答曰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以

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如是眞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眞如不以方便種種熏習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眞如法故據此所論以休歇妄心爲正修諸善法爲助若修善時與無心相應不取著因果若取因果便落凡夫人天報中難證眞如不脫生死若與無心相應乃是證眞如方便脫生死之要術兼得廣大福德金剛般若經云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

思量、今見世人有參學者、纔知有箇本來佛性、乃便自恃天真、不習衆善、豈只於真心不達、亦乃認成僻息惡道、尚不能免、況脫生死、此見大錯也、

○真心功德說

或曰、有心修因、不疑功德矣、無心修因、功德何來、曰、有心修因、得有爲果、無心爲因、顯性功德、此諸功德本來自具、妄覆不顯、今既妄除、功德現前、故永嘉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乃是體中自具性功德也、古頌、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

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故知無心功德、大於有心也、洪州水潦和尚、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被馬祖一踏踏倒、忽然發悟、起來撫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據此則功德不從外來、本自具足也、四祖謂懶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據祖師語、無心功德甚多、但好事相功德者、於無心功德、自不生信耳、

○○真心驗功說

或曰、真心現前、如何知是真心成熟無礙也、曰、學道之人、已得真心現前時、但習氣未除、若遇熟境、有時失念、如牧牛雖調、到牽拽隨順處、猶不敢放了鞭繩、只待心調步穩、赶趁入苗稼中、不傷苗稼、方敢放手也、到此地步、便不用牧童鞭繩、自然無傷苗稼、如道人得真心後、先且用功保養、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驗此真心時、先將平生所愛底境、時或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愛心、則道心未熟、若不生憎愛心、是道心

熟也、雖然如此成熟、猶未是自然不起憎愛、又再驗心、若遇憎愛境時、特然起憎愛心、令取憎愛境界、若心不起、是心無礙、如露地白牛、不傷苗稼也、古有訶佛罵祖者（的確說話）、是與此心相應、今見纔入宗門、未知道之遠近、便學訶佛罵祖者、太早計也、

○○真心無知說

或曰、真心與妄心對境時、如何辨別真妄耶、曰、妄心對境、有知而知、於順違境、起貪嗔心、又于中庸境、起癡心也、既于境上起貪嗔癡三毒、足見是妄心也、祖

師云逆順相爭是爲心病故對知於可不可者是妄心也若真心者無知而知平懷圓照故異於草木不生憎愛故異於妄心即對境虛明不憎不愛無知而知者真心也故肇論云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動不可爲無乃至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于聖人心也又妄心在有著有在無著無常在二邊不知中道永嘉云捨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爲子若是真心居有無而不落有

無常處中道故祖師云不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肇論云是以聖人處有不有居無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不捨於有無所以常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泊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此說聖人垂手爲人周旋五趣接化衆生雖往來而無往來相妄心不爾故真心妄心不同也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或曰何名平常心耶曰人人具有一點靈明湛若虛空遍一切處對俗事假名理性對妄識權號真心無分毫分別遇緣不昧無一念取捨觸物皆周不逐萬境遷移設使隨流得妙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乃真心也或曰何名不平常心耶曰境有聖與凡境有染與淨境有斷與常境有理與事境有生與滅境有動與靜境有去與來境有好與醜境有善與惡境有因與果細論則萬別千差今乃且舉十對皆名不平常境也心隨此不平常境而生隨此不平常境而滅不平常妄心對前平常真心所以名不平常妄心也真心本具不隨不平常境生起種種差別所以名平常真心也或

曰真心平常無諸異因奈何佛說因果善惡報應乎曰妄心逐種種境不了種種境遂起種種心佛說種種因果法治伏種種妄心須立因果也若此真心不逐種種境由是不起種種心佛即不說種種法何有因果也或曰真心平常不生耶曰真心有時施用非逐境生但妙用遊戲不昧因果耳

○○真心所住說

或曰未達真心人由迷真心故作善惡因由作善因故生善道中由作惡因故入惡道中逐業受生其理

不疑、若達真心、人妄情歇盡、契證真心、無善惡因、一靈身後何所依託耶、曰、莫謂有依託者、勝無依託耶、又莫將無依託者同人間飄零之蕩子、似鬼趣無主之孤魂特爲此問求有依託耶、或曰、然、曰、達性則不然也、一切衆生迷覺性故妄情愛念結業爲因、生六趣中受善惡報、假如天業爲因只得天果、除合生處餘並不得受用、諸趣皆爾、既從其業、故合生處爲樂不生處爲非樂、以合生處爲自己依託、以不生處爲他人依託、所以有妄情、則有妄因、有妄因則有妄果、

有妄果則有依託、有依託則分彼此、分彼此則有可不可也、今達真心契無生滅之覺性、起無生滅之妙用、妙體真常本無生滅、妙用隨緣似有生滅、然從體生用、用即是體、何生滅之可、有達人即證真體、其生滅何干涉耶、如水以濕性爲體、波浪爲用、濕性元無生滅、則波中濕性何生滅耶、然波離濕性別無、故波亦無生滅、所以古人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雙正眼、盡大地是箇伽藍、盡是悟理人安身立命處、既達真心、四生六道一時消殞、山河大地悉是真心、不可離此

真心之外、別有依託處也、既無三界妄因、必無六趣妄果、妄果既無、說甚依託、必無彼此、既無彼此、則何可不可也、即十方世界、惟一真心、全身受用、無別依託、又於示現門中、隨意往生而無障礙、故傳燈云、溫操尚書問圭峰曰、悟理之人一期壽終何所依託、圭峰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靈明覺性、與佛無殊、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

則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此即前真心身後所往者也、

卓吾天臺說　　釋眞可

聞卓吾有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始心見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卓吾以未發之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始化其自敘如此。夫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爲至、固非矣、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艮以已發外未發、則已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已發、則未發似可取、殊不知已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舍者也。如已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可取、何異離波求

水也。已發未發、既皆不可取、又皆可舍乎、故曰、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執而不化、洎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末蟲、自取自舍、於火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水亦豈藏龍之所、蓋就假龍言耳、如眞龍則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木、觸火、皆不旋尾而化、即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剩矣、謂空可舍、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尚不可以取舍彷彿之、況其大於此者乎。卓吾

卓吾果眞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畫者耶。

三界說　　釋真可 明

夫一天地之間，有四大洲，東曰神洲，西曰賀洲，南曰部洲，北曰盧洲，而其疆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嗟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賀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即西州較北俱盧州，又天淵之不同也。蓋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醯雞之匹大鵬耳。乃

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命之與富貴崇高，辟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涕唾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己，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忉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為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寄聚光洞微作時文說　　釋真可 明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產百穀，泉不可見，而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花可見者也。如水中鹽味，水可見而味不可見，惟飲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而青不可見。如日出銜山，月圓當戶，一半可見，那一半雖不可見，決知非無也。如空生處，即是色生，此真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等作時文，既謂之

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為之紹介，如雲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偽不掩真，真亦不掩偽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青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

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解易說　　釋真可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爲乾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爲坤矣坎自何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也窮矣此就遠取

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總手與足而數之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得復爲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爲器也唯情無常則器可復爲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即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即性而攝情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便

（此喻尚未快）

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不復也然易有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與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夬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獨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爲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爲既生之矣以其不肖

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强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記

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　　釋僧祐　梁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諦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

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樓爲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雖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之變體乎案蒼頡古文沿世代變古移爲籀籀遷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草鍼殳名實雖繁爲用蓋尠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爲敎則莫要於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於梵音爲語單複無恒或一字以攝衆理或數言而成一義尋大涅槃經列字五十總釋衆義十有四音名爲字本觀其發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脣末以長短爲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傳意豈不艱哉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旣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爲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爲體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卽滿之例也言字單立卽

半之類也半字雖單爲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奧皆此類也是以宣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遺謬漢史音字猶然況於義乎案中夏彝典誦詩執禮師資相授猶有訛亂詩云有兎斯首斯當作鮮齊語音訛遂變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禮記云孔子蚤作蚤當作早而字同蚤虱此古字同文卽浮屠之例也中國舊經而有

斯蚕之異、華戎遠譯、何怪於屠桑哉。若夫度字傳義。則置言由筆。所以新舊衆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稱維摩詰、舊譯解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淨即無垢、名即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舊經稱衆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云乹沓和。新經云乹闥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於執筆。或善梵義而不了漢音。或明漢文而不曉梵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梵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後宣述經奥。於是乎正。前古

譯人。莫能曲練。所以舊經文意致有阻礙。豈經礙哉。譯之失耳。昔安息世高。聰哲不羣。所出衆經。質文允正。安玄嚴調。既亹亹以調理。支越竺蘭。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數賢。並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梵。譯文傳經。不愆于舊。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奥。大乘微言。於斯炳煥。至曇讖之傳涅槃。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明踰日月。觀其爲美。繼軌什公矣。至於雜類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來。或自晉出。譯人無名。莫能詳究。然

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爲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矣。祐竊尋經言異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梵漢分音。義本不二。則質文殊體。雖傳譯得失。運通隨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譯。始緣興於西方。末譯行於東國。故原始要終。寓之記末云爾。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記　庾　信（後周）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熈連禪河，質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淸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景遙傳，竺蘭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若夫人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

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共捨爲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㥾，衣裘之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鬱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耿，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法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見成三

百餘部，雷書雲書，金繩金撿，削葉栗之簡，裝酸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差非湘水之神，綵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冉氣常浮，爐煙咸起，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實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定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檄。虞公星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凋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

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爲銘云爾。

舍衞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度，衹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鳥。心避騰猿，禪樓卻月，義殿翔鵾，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

河鳴、陽硤山嚮、蘇門翔會、歌轉流凋、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爟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鍾襲莒、有雨圍原、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枉、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翻譯記　失名

出世智道、亦名爲印、此經印義、或然不然、私情有指、未許官用、何者私情、今且當向、發心修行、證會名入、所、乘、強、劣、有定不定、聖說定入、說不定入、言義如是、決定名印、說如是故、名如是經、其門要密、通必有寄、魏尚書令儀同高公、深知佛法、出自中天、翻爲此典、萬未有一、秉揀集人、在第更譯、沙門曇林、瞿曇流支、與和四年、歲次降婁、月建在戌、朔次甲子、壬午之日、出此如左、九千一百、九十三字、

隋開皇建舍利塔纂記

王劭　隋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茲茲萬宇、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髆、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之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髆

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璨圖此雙樹之象、置於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橛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鐘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

巖、地又動、八日興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

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闕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華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德巖寺最多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

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於巳後日乃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荅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滯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允天尼寺僧寫得歷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變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雰雨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翔翔而下乃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

四面懸旛無風而一時內向

泰州於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開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

急轉終不廻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遶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鄉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暎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甎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自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

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

蕃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主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直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王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㩧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王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亦如此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蜆敕令審視之各於蜆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未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窜而無損

舍利感應記 幷表

王雄 隋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甖、體散吹塵、猶興寶剎。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震、區宇之內、咸爲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吉、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

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爐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闕、山峰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嵒寺者、卽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卽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拜表陳賀以聞、

恒州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卽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暎日、時卽將衣承取、復在地

拾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俱獲、又剎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麤、如烽火煙、龍形宛轉、廻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卽遣行參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幷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

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
出、六日午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至六日申時、
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
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
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
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時漆龕內板
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
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
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

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
移日恒聞、
徐州表云、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
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騏驎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
似山水之狀、
趙州表云、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
或似形像、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又見一佛
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挾侍、長一
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

瞻仰、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
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
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雨
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櫻櫚莖幹上、人皆拾得、大小如
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
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栿、衆僧覩
見、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枇杷葉上及
餘草頭上落地、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

門使還宮所見、吉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爲
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旋遶行香、欲食、空裏微雰復
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內勝光寺
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
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巳後、在寺日日放光、城治
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如市、其城
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絹素模將去者、或上舉放光、或
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斯光、光色別、隨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

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無比。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四度放光、光内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烏石函、變八娑羅樹、樹下有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内見鳥、三枝金華與雲成輪相、自然旛蓋、函内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惟善法寺所見光内、有兩箇華樹、形色分别、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内、物皆

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烏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閿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钁下忽見一鳥、青黄色、大如鶉、馴行塔内、安然自處、執之不恐、五色雲再見、四月五日、石函内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石函外東面石文亂起、更向北面、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

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黄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初見一鳥、仰臥、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内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内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脣上有

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内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巳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甚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映徹、周廻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内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清欲向上、至於日所、即遶日變成一暈

猶如車輪、内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月光漸卽微闇如小蓋許、在輪外周匝次第以雲爲輻、其輪及輻竝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卽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卽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内而出、其雲甚香、廣弘明集

○釋迦如來成道記　王勃 唐

觀夫釋迦如來之垂迹也、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洎兜率陀天、爲護明菩薩、降迦毘羅國、號一切義成、金團天子選其家、白淨飯王爲其父、玉象乘日、示夢于大術、胎中金輪作王、創誕於無憂樹下、八十種隨形之妙好、粲若芬花、三十二大士之相儀、皎如圓月、四方而各行七步、九水而共沐一身、現優曇花、作師子吼、言胎分之已盡、早證常身、爲度生以還來、今垂化迹、於是還羈襁褓、示類嬰兒、爲占

相也、悲悵于阿私陁山、往郊祠也、驚起於大自在廟、或爲童子、或學聲明、爲講武也、箭塔箭井猶存、爲捔力也、象跡象坑仍在、受欲樂于十歲、現遊觀于四門、樂沙門身、厭老病死、于是澡缾天子、以警覺彰伎女之醜容、淨居天人、以捧持躍車匿而嚴駕、逾春城于八夜、棲雪嶺于六年、人辭愴戀王之心、馬舐落連珠之淚、揮寶刀而落紺髮、塔起天宮、將袞服以貿皮衣、形叅山鹿、扣林仙之所得、了世定之非眞、食麥食麻、降苦降樂、且瑶琴奏曲、必自中而曲成、佛果圓因、亦

假中而果滿由是擇其處也過龍窟浴其身也入蓮
河示其食也受難陁之乳糜示其座也受吉祥之茆
草以最後之勝體詣菩提之道場圓解脫之深因登
金剛之寶座一百四十功德不共二乘八萬四千法
門高超十地由是魔軍威懾於慈力愁怖旋歸媚女
敗毒于定心媸羸變質於是堅牢地神踊躍而作證
虛空天子展轉而報知類蓮華而出水赫煥無方若
桂月以懸空光明洞徹經七日受提謂之麨蜜以
少小之言垂一音授賈客之戒歸賜與人天之福既

成佛已觀所化緣悲二仙而不遇雷音喜五人而堪
從法化然以塵根殊劣聖智淵深順其法則法不應
根順其根則根不達法莫不爲愛河之長溺緣癡樂
之所盲苟不利于當聞仍假言而入滅于是忉利帝
釋雲驅于三十三天堪忍界王霧擁于一十八梵頭
面作禮致敬精專請轉法輪勸隨宜說如來尋念善
逝通規順古佛之嘉謨應羣機之鄙欲于時十方佛
現同與贊美之詞一法乘分共創塵勞之域由是起
道樹詣鹿園三月調根五人得度憍陳如悟慈尊之

首唱搦解標名舍利弗逢馬勝以傳言於途見諦採
菽氏纔踵以師事率門屬以同歸迦葉氏棄迹以降
心領火徒而廻席莫不甘露洪澍末尼普應天界人
界鷄林尸林或鷲池或鷲嶺或海殿或菴園或獮猴
江或火龍窟或任波羅柰或居摩竭提或依堅固林
或止音樂樹或海濱楞伽頂或山際補陁巖或迦蘭
陁竹園或舍衛國金地或應念而空現或没山而出
宮或說法假于六方或化身變爲三尺或掌覆而指
變或光流而佛來或一身普集于多身或此界便明

於他界或變淨而以淨覆穢或隨俗而即俗明眞若
空谷之荅響洪鐘之待扣矣其間所說阿含四有般
若八空蜜嚴華嚴佛藏地藏思益天之請問楞伽山
之語心萬行首楞嚴一乘無量義大悲芬陁利法炬
陁羅尼無垢稱之說經須達拏之瑞應本事本生之
別諷頌重頌之殊象馬兎之三獸渡河羊鹿牛之三
車出宅或謂之有空守中也或謂之無轉照持也或
謂之頓也漸也或謂之半也滿也或無說而常說或
不聞而恒聞或保任而可憑或加被而不忘無小而

不大無邊而不中。三乘同入一佛乘、三性同歸一法性、眞可謂父母孩孺。導師險夷。懸日月于幽宵。布舟航于幻海。爲雲爲雨、使枯槁以還滋、爲救爲歸、指窮途于壽域、曁乎所作已辦、功成不居、將返本以還源、類薪盡而火滅、由是指力地、詣金河、光流面門、相驚塵刹、山搖地動、俱興苦痛之聲、異類變容、同現奇花之血、受純陁之後供、納毘夜之審言、唱四德以顯三伊、指萬有而歸一性、詶多羅迦葉、四十二請問已周、度須跋陁羅、八十一化緣將畢、破十仙之橫計、使獲

朝聞、建四塔之崇規、遐滋末葉、將欲明有爲之有滅、表無相以無生、上升金剛身、往復虛空界。日月其猶墮落。螢光如何久留。誠有常身、使無放逸、於是還登玉座、首卧鶴林、遍遊三昧之門、將復一眞之性、逆入順入、全超半超、依四禪之等持、湛三點之圓寂、是時也、人天叫躃、鳥獸哀號、飄風驟雲、山吼波逆、案輪王之古式、方俟荎儀、命力士以捧持、竟無能動、由是金棺自舉、遶拘尸之大城、寶炬不然、駐闍維之盛禮、未生怨在于王舍、創結夢于十號慈尊、大迦葉遠下雞峰、獲瞻禮于千輻輪足、畢以兜羅緻氎、聖火自焚、爇王衆旃檀之薪、注帝釋金瓶之水、彼願力猶在、悲心尚熏、碎金剛之勝身、爲舍利之遺骨、於是八國嚴衞、四兵肅容、各自捧于金罌、竟歸興于寶塔、於是若牙若髮、迦葉波禮于忉利天宮、或炭或灰、無憂王建于贍部洲界、若乃金言道在、塵刧法存、象王去而象子隨。一燈滅而一燈續、大迦葉雲迎千衆、阿難陁雷吼三輪、商那表定于未來、毱多化籌而盈室、始自壞梁之感、終乎流乳之徵、缾器異而水必同、燈點殊而光

終一、是以大乘之眞空妙有、文殊彌勒異其宗、小乘而分氎析金、上座大衆元其部、或十支宏闡、或千部鬱興、馬鳴龍樹繼其芳、無著天親播其美、或提婆鑿腓而作器、陳那吼石以飛聲、或百偈齊祛于外宗、或十師翊贊於遺頌、或聞經而夜升兜率、或待佛而窟寄修羅、或劒誓首以要期、或象馱金而請釋、或賞能而食邑、或得勝而建幢、或論般若之理也名燈、或究俱舍之非也名雹、莫不殊途異轍、終會一源、自有及空、咸歸萬德、自商周見虹貫、炎漢夢金人、教及神州、

聲流華夏、勃叨生季世、獲奉真譚、雖錄續而以敘金
言在飄零而不逢、玉相見聞盡耳、宗致昭然、蓋委遺
文、不復備而言也、乃爲銘曰、
化起從本源、功成應賢劫、萬行顯真宗、三祇積鴻業、
爲法出於世、降靈示分脇、眉橫天帝弓、目帶青蓮葉、
仙師相垂淚、天神爭捧接、灌頂當在宮、飛輪化彌帖、
宗承天日貴、象貫師子頰、善教誰與傳、杆彈獨豪俠、
遊觀驚老死、逾城棄臣妾、落髮親寶刀、貿衣遇羣獵、
奇跡御麋鹿、苦身示羸怯、食糜人盡知、坐草魔方懾、

潔若蓮出水、明逾鏡開篋、山海類高深、雲雷等辭捷、
三時教彌闡、萬類根自愜、四問聊欲酬、十仙度相躡、
補處記慈氏、遺文囑迦葉、卧樹徒載春、香薪已焚氎、
悲心及綿遠、舍利光煒燁、獨我生後時、餘波幸霑涉、

○龍興寺淨土院記　柳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漢書音乾篤、即天竺也、釋迦牟
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
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
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
界之外、其于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
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大師
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

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
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
餘三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
柳集余學陵零重巽求其道積三十年吾獨有得焉
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
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
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
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
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

繪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如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端宇使觀者起信焉

畫西方淨土幀記

白居易　唐

我本師釋迦如來説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其佛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紋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

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未來現在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華鳥七寶嚴飾五彩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

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廻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贍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讚曰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法性寺菩提樹髮塔記

釋法才　唐

佛祖與世、信非偶然、昔宋朝求那跋陁羅三藏、建茲戒壇、預讖曰、後當有肉身菩薩、受戒於此、梁天監元年、又有梵僧智藥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來菩提樹一株、植于戒壇前、且立碑云、吾過後一百六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之法主也。今能禪師正月八日抵此、因論風旛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宗踴躍忻慶、昔所未聞、遂詰得法端由、於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祝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受具足戒、既而於菩提樹下、開單傳宗旨、一如昔讖、法才遂募衆緣、建茲浮圖、瘞禪師髮、一旦落成、八面嚴潔、騰空七層、端如踊出、偉歟禪師、法力之厚、彈指卽遂、萬古嘉猷、巍然不磨、聊叙梗槩、以紀歲月云、儀鳳元年歲次丙子吾佛生日謹識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皐唐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四方有珍禽翠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佛。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真際。緣生不荅。爲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或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辛酉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焖爾燿日。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沒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illegible]羅。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成都尹南康郡王韋皐記

荊南居客麻城忠、淳熙間有一鸚鵡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僧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嫌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

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庵。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鸜鵒也。荷方便令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脇下。尚有翅毛。夫鸜鵒且有後身。則胡僧謂羣卑爲孔明再世。當不妄也。

○黃石岩禪院記　劉軻　唐

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贖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東炙。生落之榮瘁。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舄。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

練。冷冷。偃語。如在耳右。兕叉聳麥競上。寘寘焉如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灝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牒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鉤也。餌也。名爲利鉤。利爲名餌。否鉤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幾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任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濤。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天台山國清寺三隱記　釋志南　唐

豐干禪師唐貞觀初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巖以是得名拾因師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問之云孤棄於此乃名拾得攜至寺付庫院後庫僧靈熠令知食堂香燈忽登坐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聖僧前呼曰小菓熠告尊宿等易令廚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即負之而去寒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廚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噪望空謾罵或云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即撫掌大笑一日問師古鏡不磨如何照燭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拾俱作禮師謂寒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汝去五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

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不見回天台而化寒因衆僧炙茄以茄串打僧背一下僧回首寒持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寒覷傍僧曰你道這箇師兄費却多少鹽醬趙州到天台行見牛跡寒曰上座還識牛麼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作牛去寒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寒曰笑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寒曰這小厮兒却有大人之作溈山來寺受戒與拾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溈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于今還相記否溈亦無對拾拈拄杖曰老兄喚這箇作什麼溈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拾掃地寺主問姓箇什麼住在何處拾置掃叉手而立主罔測寒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問汝作什麼寒曰豈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因作舞笑哭而出又于庄舍牧牛歌詠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別者衆僧說戒拾驅牛至倚門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僧怒呵云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

汝今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呼前世僧名牛即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于何人佛力雖然大汝辜于佛恩護伽藍神僧廚下食每每爲烏所耗拾杖杖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杖我詰且說夢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縣牽謂賢士遯跡菩薩應身號拾得賢士初閭丘胤將牧丹丘頭疾醫莫能愈遇禪師名豐干言自天台來謁使君告之病師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

水索器咒水噀之立愈閭丘異之乞言此去安危之兆師曰記偈文殊普賢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閭丘到任三日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址在經藏後今闃無人矣寒山拾得尚處僧廚閭丘入師房止見虎迹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負舂供僧問對諷詠入廚尋訪寒拾見於竈前向火撫掌大笑閭丘致拜二人連聲呵叱執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彌

陀不識禮我何爲相攜出松門自此不復入寺閭丘歸郡送淨衣香藥到岩寒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岩石縫中且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忽合後有僧採薪南峰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儀持錫入岩挑鏁子骨曰取拾得舍利乃知入滅于此因號岩拾得閭丘俾道翹尋訪遺跡于林間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野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數十首題石壁間云

開先寺記

馮延巳　南唐

皇上即位之九年、詔以廬山書堂舊基爲寺、寺成、會昭義軍節度使馮延巳肆覲於京師、上賜從容於便殿、語及往事、顧謂曰、廬山書堂已爲寺矣、朕書堂之本意、卿亦與知、頗記憶否、對曰、陛下眞誠懸日月、微臣固陋、何敢忘之、昔在吳邦、唐運中缺、陛下齡方志學、龍潛鼎司、洪惟聖心、邈焉高蹈、咳唾權攻、疵贅經綸、慕崆峒之師、幾勞軒拜、聞富壽之祝、亦固堯辭、注念煙蘿、每懷宴息、因尋爽塏之境、以備華胥之遊、匡廬天下之名山、江表之勝槩、圖誌具載、僊靈咸棲、果有潛夫、來獻茲地、已酬善價、遽覩重基、纔俾芟除、未遑畚築、旋則中興在運、夏物重歸、陛下位屬元良、移須監撫、寢門鷄唱、方視燠寒、嵩高鳳鳴、寧諧好尚、逮乎出震、嗣服、雖欲從之、巢父之蹤、其可繼耶、堯舜不得已而治天下、豈虛言哉、方今陛下、日照天臨、風行草偃、勤儉以化、焦勞思理、求賢草澤、盡善於百王、推公友于邁德於千古、蟲蝗殞于靈雨、旱歉轉爲豐年、大信既孚、四方徯后、威惟取亂、仁實懷柔、所以建水

僭稱、肉袒而詣吏、楚邦亂略、俛首而來朝、矧彼長沙、恃險與固、隔絕聲教、五紀于茲、一旦砥平、易於反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拓土宇於數千里、復正朔於四十州、可大之功、冠乎史冊、猶且納陛軫慮、馭朽兢懷、物暢皇猷、民知王度、洋洋焉、蕩蕩焉、混一車書、豈遠乎哉、言未及終、上曰、皆然矣、抑朕又聞古先哲王、握圖御宇、惟德是務、與善同歸、俯仰抑揚、不失其正、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恒沙如來、出世濟俗、依空詭性、性外無空、信則修崇、悟則解脫、始乎正法、終乎象教、使人趣清淨之域、息貪競之心、民用以淳、理道何遠、是則菩提之教、與政通焉、朕以此寺基、是朕思欲遯世之地、棄之則草莽可惜、構之則棟宇無名、不若建與伽藍、以居僧衆、示人至理、亦助化之一端、其搬置之規、奢儉之度、續用之費、卿復知耶、延巳對曰、起置之始、適已上奏、摩乎程土工、度山木、豫章之材間出、般輸之藝屢獻、運斤若雨、荷鍤如雲、力不勞於中民、財不傷於外府、歲月未幾、厥功已集、駭多寶之湧出、疑化城之突然、邃殿正門、重軒複檻、高牆、虬、轉、修、廊、

蕢舒香厨、旁開僧房、内闢法筵、清淨宛是祇陀之圍、方丈精嚴、更類維摩之室、擁菩提之地位、儼如來之相好、功成斂手、則塑像如生、妙屬良工、則丹青若活、而況依林附麓、左峕右壑、瀑布懸呂梁之勢、凌雲挺閣崛之形、溪徹溢江、表法流之不斷、峰開石鏡、同慧日之長明、其或寥泬雲收、戸庭雨霽、鐘鳴谷響、猿啼樹深、仰止則峻巘連空、寫望則長川無際、僧閑境寂、似出世間、信有爲之勝因、實安禪之嘉所、足使遊者得于陸之漸、達者得不二之門、苟非聖人用心、其孰能與於此乎、上曰、卿知其始也、既如彼、其末也、又如此、則文以記其事、非卿而誰、延巳對曰、臣才學本空、筆硯久廢、雖然盛德之事、固願歌詠、慚匪當仁、易符不朽、乃跪而進頌曰、彭蠡之陽、廬山峻峙、積純和氣、竦揷天勢、峰連奇秀、谷藏靈異、鶯洞之前、勝復爲最、懿乎我后、河漕運昇、仁聖文明、肅恭敬畏、堯舜其心、巢父其志、思憩大廷、因開福地、帝出乎震、龍飛在天、梯航合運、符瑞駢闐、推公固本、舉正求賢、九功既敘、七德俄宣、貞師一奮、建人來庭、神兵再發、楚邦蕩平、威震四海、疆開百城、日新之盛、無得而名、恢恢睿謨、游刃多餘、乃思是境、昔擬華胥、夙心不獲、締搆猶虛、改名梵宮、俾奉眞如、榛蕪既闢、棟楹崛起、雕甍綉栭、重欄疊砌、後倚崇崖、前臨無地、屈曲延袤、高低迤邐、炳煥丹青、端嚴塑像、表上乘法、示人天相、清衆晝閑、禪關夜敞、十二類生、孰不瞻仰、聖君吉趣、古佛因緣、致化之本、治平之原、其功莫量、其福無邊、皇圖帝齡、永永萬年、保大十二年正月日立石

止觀坐禪法要記　陳瓘　宋

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大悲故，無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然其文義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復作方便，使嘗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漚，見全潮體。故于大經之外，又爲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

如來香　卷十三　廿四

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如鳥雙翼，如車兩輪，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嗚呼，不知則已，知止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于世，明智大師中立鏤版以傳，師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　蘇軾　宋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知衆生了然見知，不

如來香　卷十三　廿五

生不滅，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貧

令人求以悅故舍者亦難

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己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

地千柱、浮空三層、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如來香卷之十四目錄

記

延慶寺淨土院記　陳瓘　宋
淨慈七寶彌陀像記　楊傑　宋
建彌陀寶閣記　楊傑　宋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釋元照　宋
西慶寺淨土院記　釋清詰　宋
南嶽山彌陀塔記　釋法忠　宋
寶積蓮社畫壁記　鍾離松　宋

刋往生行願略傳記　吳克己　宋
廣平夫人往生記　王以寧　宋
荆王越國夫人往生記　黃策　宋
大覺寺無盡燈記　釋明本　元
寂寂菴記　釋明本　元
空明軒記　釋明本　元
大同菴記　釋明本　元
平江幻住菴記　釋明本　元
弁山幻住菴記　釋明本　元

報恩懺院記　釋明本 元
旅泊室記　釋明本 元
有叟堂爲妙意菴記 增　唐時 明

疏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　蘇軾 宋
密州請臯長老疏　蘇軾 宋
懺經疏　蘇軾 宋
惠州薦朝雲疏　蘇軾 宋
葬枯骨疏　蘇軾 宋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蘇軾 宋
延慶募衆念佛疏　釋知禮 宋
修白蓮堂疏　謝枋得 宋
修諸天閣疏　謝枋得 宋
修白蓮社經堂疏　謝枋得 宋
募重刻五燈會元疏　陸光祖 明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鍾惺 明
勸請流通受持悲華經疏　唐時 明
武林西湖湖心寺淨業放生疏　唐時 明
閶門放生會疏　唐時 明
惠應寺放生會疏　唐時 明
報恩寺三藏殿募田飯僧疏　唐時 明

祭文
祭龍井辯才文　蘇軾 宋
祭覺林山主文　釋德洪 宋
祭瞿運使文　釋明本 元

附紀事
明州陳生遇裴丞相事　葛長庚 宋

宗門尊祖議　釋志磐 元
巾馭衆所書所刻所輯佛法諸書目錄 增
募刻如來香引捐資姓氏 附
晷銘 附
緣起 附

如來香卷之十四目錄終

西吳唐　時宜之父手輯

記

○延慶寺淨土院記

陳　瓘　宋

明州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為宗，自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其同行比丘惠觀仲章宗悅曰：我

等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延慶西餘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為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為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合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惠觀等答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為利益之事，四衆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為，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然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己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敘九品，以至誠為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

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忘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他，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繞，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名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

方扶教、專設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爲最勝、乃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强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濕薪如山。豆火能爇。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間、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樣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覲無量光、親覲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然後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于茲刹。棲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爲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荅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以不記其事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立法智之曾孫也、行業完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併書之大觀元年八月初一日延平陳瓘記、

、淨慈七寶彌陀像記　　楊傑（宋）

杭州南山淨慈道場比丘法真大師守一結同志洎檀越用金銀真珠珊瑚琥珀硨磲碼碯造彌陀佛像聖相姝妙感應非一無爲子瞻仰讚歎碎七寶以爲微塵聚寶塵以爲佛身見寶塵卽見佛佛無不是寶見佛身卽見寶寶無不是佛七寶世間寶也衆生貪取無有厭足不得卽瞋癡不能悟此惡道之因也七寶旣已爲尊像矣則非世間所用乃出世之寶也遇寶像者應生恭敬嚴奉禁戒純固定力了達智慧此

淨土之因也佛身等于太虛故不設五藏以衆生心爲心故會中之人各書彌陀一願每四十八人而彌陀之願周矣悉以藏于身中示願願不忘衆生也（安得許多奇哉）髻螺千有二百一一實以舍利堅固願力也像成之日以八種香湯灌沐如來表八功德水也人隨意以飲之均甘露味也一身清淨則一切身清淨一念清淨則一切念清淨然則不離娑婆頓超極樂一見寶像成就大緣豈思議之可及哉乃作偈曰

和聚七寶　成如來身　寶卽是佛　佛外無寶
佛卽是寶　寶外無佛　于不二境　現諸淨土
讚嘆巡遶　念念彌陀　當與有情　同超極樂

淨土 必堪 柳株

建彌陀寶閣記

楊傑 宋

不願生淨土則已，願生淨土則無不得生。不生則已。一生則永不退轉。世尊所謂阿鞞跋致，阿惟越致者與。夫具縛有漏凡夫，初憑信念得生彼土，而三毒邪見未能頓忘，何以知其不退轉耶。蓋以彌陀願力，常所攝持，大光常照，上善常聚，壽命永劫，水鳥樹林，風聲樂響，演暢妙乘，聞其聲者，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未嘗間斷故也。衆生病之，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視病人，三者現前，病不得而萌矣。以是而言，則一生淨

土何從而有退轉哉。錢唐僧監法寶大師從雅，平生修舉彌陀教觀。參究宗風，樂爲偈頌，頗得其趣。又精于醫術，多施藥以濟人。人或以貨資酬之，則曰非我能也，三寶之功。必轉施三寶，乃造寶閣，立彌陀大像，環以九品菩薩，海藏經典在其後，清淨蓮池在其前，定觀奧室，分列左右，誓延行人，資給長懺，以緣淨土之緣。豈獨以比丘身慕佛大醫，用法良藥而已者哉，實能運慈施療，利與衆同也。其于念三寶之心，可謂不敢間斷矣。入是道場者，觀一切相爲非相，則能見彌陀之全體，觀一切法如幻法，則能入淨土之真境，觀我身之無我，則能具比丘之正見。故從一如來而見無量如來，入一淨土而周無量淨土，悟一法身而融無量法身矣。無念而念，無證而證，無修而修。淨土果海，豈易量哉。法寶僧監建立寶閣淨土道場，誘集淨業之侶，以其安養，則報緣之至，必果遂其所願也。

元祐元年上元日，左朝散郎尚書主客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無爲楊傑述

欲權造佛功德入微

好甚點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釋元照　宋

三聖立像見于觀無量壽佛經、釋迦世尊、無緣大慈、深悲堪忍未得度者、大啓淨土法門、曲示念佛三昧、將使神棲淨域、故令繫想聖緣、十六妙觀、于是乎設、也、或曰、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今刻木爲像、世物所成、用此爲佛、不知其可乎、對曰、佛身無相、亦不離相、以其無相故、世出世間、無有一法而是佛者、雖八萬四千三十二相、亦即非相、況他物乎、故曰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以其不離相故、世

出世間無有一法而非佛者、況相好乎、故曰、當知一切諸法、即是佛法、如能達此相即非相、非相即相、則山河國土、草木微塵、四生六道、翾飛蠕動、莫非諸佛法身之體、而況範金合土、刻木繪塑、莊嚴相好、而獨非佛乎、諸有智者、當觀此像、材木灰布、膠漆金彩、假彼衆緣、和合而成、求于衆緣、皆世間之物、各有名體、孰爲佛乎、然緣無定相、物無定名、既號爲佛、一切衆緣、莫非佛體、豈可捨此別求佛乎、故華嚴云、色相不是佛、聲音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若此觀之不住于相、亦不離相、理事一如、眞俗不二、雖復對像是眞見佛、經云、若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淸淨三昧、是知末法住持、像設爲勝、上中下根、莫不沾益、是以紫檀琢削、優闐瑯啓于西乾、白氎丹青、迦竺始流于東夏、傳模既廣、瑞應尤多、生靈覩相以知歸、佛化承風而久住、其有誠心達本、直造上乘、至于舉手低頭、終成緣種、克論博濟、詎可勝言、凡到道場、宜加兢謹、

西慶寺淨土院記

釋清喆

真常寂光、本來明妙、忽然念起。受此飄零、大覺聖人欲令返妄歸真、須在假緣成覺。是故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獲善利者、在依勝境、將使神棲淨域、必令深結聖緣、修西方之法、境界勝妙、則助發真常、所以聽風柯而正念成、升寶樓而三昧顯、不假方便、自然得道、此淨土法門、爲還源之捷徑也、天台智者大師初到大蘇山入授與普賢道場、修法華三昧、因

而發大總持入佛境界、坐而不臥。每以三年爲期。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成就不知其幾何人也、比丘惠觀仲章宗悅曰室不增多、後來之身不廣也、乃于西隅隙地、構屋六十餘間、始燃指以冀成、終燃指以增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依經以十六觀名之、朱欄屈曲、碧沼澄明、狀樂邦清淨之境也、像刻栴檀、池栽菡萏、繼廬山蓮社之風也、懺室精嚴、禪堂深寂遵大蘇道場之制也、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念俱寂、了無異緣、觀士槁坐、人音斷絕。一涉其境若、道心百倍、澄神內照、豁然明悟、自心寂光之境、蓋有不離跬步、而神超十萬億刹之外者矣。建院之功其大矣哉、

南嶽山彌陀塔記

釋法忠　宋

於戲生靈之苦莫苦于殺戮也爰自數年以來寇盜四起兵火交作其遭非理殞亡橫屍墮首塡于溝壑者蓋不可勝數也加復疫氣流作民亦苦之有信士鄭子隆者夙懷善種悲念特發覩斯罹難之苦知怨業之有對也以怨報怨安能已矣哉斷惟佛力可以拯濟也乃運精誠結同志者萬人共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尊號八萬四千藏願旣圓滿復化檀越同出淨財僦工礱石建窣堵波一所凡三級高三丈

有二立于南嶽羅漢洞妙高臺之右藏念佛人名于其中萃茲勝利願國泰民安品物咸亨凡陣亡疫死者竝脫幽淪之苦趣生淨方偉哉皇覺之道有折攝二門調機濟物故釋迦現穢土以折之令起厭苦之念彌陀現淨土以攝之俾發忻樂之志穢土者丘陵坑坎之高低刀兵饑疫之苦惱淨土者寶池金地之莊嚴法喜禪悅之安樂故天台云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升沉行開善惡覩二方之麁妙因斯以論則知穢淨在此而不在彼也體正觀之者達彼刀兵等苦是亦遊化之一端也然履茲痛惡而凡情迷夢猶尚以苦爲樂倒置之甚亦可悲夫或曰忻淨厭穢取捨未忘豈聖人以二見之道而化人耶曰經不云乎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敎化於衆生蓋欲然忻厭不見有忻厭之想斯爲得矣窣堵旣成于紹興癸丑歲仲夏日牧菴苾芻法忠爲紀其事遂稽首讚曰

劫石可消　惟是窣堵　不傾不搖　同茲壽嶽

天長地久　不磨不朽　遭兵疫者　既脫幽苦
高蹈淨土　惟斯社人　旁及羣靈　與其彙征
善哉佛子　與斯盛事　讚何能已

寳積蓮社畫壁記　　鍾離松　宋

宣和初、慈受禪師住慧林、每苦口語人曰、修行捷徑、莫越淨土、時魏居士展轉化導、亡慮萬人、江民表左司公望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世、予未弱冠、肄業上庠、叅預斯社、又因僧兄木訥首座、諄諄警策、知有自性彌陀、惟心安養、迨今年姝七十、雖兵火飄零、晨昏不懈、其得力處、蓋不少、剏予曾高異驗、寶珠備載、若王敏仲尚書古、葛仲忱大夫繁、馬仲玉提刑玗、皆先世懿親、事蹟烱烱、在人耳目、予家有此淨緣尚矣、乾

道庚寅夏、予蒙恩奉祠僑寓蘇臺、解後寳積實講師、遐想蓮社清風、擬追東林高躅、會東平李侯、洎諸名德、俱刻意薰修、多歷年所、遂莫逆于心、相與爲社、同聲稱佛、協誠篤願、率載閱月一集、咸知此生不負稟賦之靈、報盡決有歸眞之所、豈不休哉、一日社友吳君喟然嘆曰、發菩提心、必具悲智二行、審欲求生聖域、正須啓迪羣迷、安得寫十界九品、俾萬目瞻敬、知所省覺、爲廣大無窮之利耶、言未既、諸君翕然稱善、于是同社捐金以成之、聞者隨喜以助之、選工施彩幻出二圖于門廡、復攟摭教藏、發明旨趣、一以示萬法唯心、一以指西方徑路、較餘功德、眞所謂百千萬億分不及一者歟、噫、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倚壯而廢日、勿肆情而造愆、瞻玆簡易法門、能卽廻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諸佛境界、悉現前矣、吳君名克巳、字復之、東陽佳士也、少年頴悟、窮經博古、尤邃于易、内典淵奥、靡不究通、嘗論瞿曇出世、一大事因緣、發吾覆多矣、繪事告成、往來改觀、可不紀諸檀侶以垂不朽、予因序其梗槩云、越四載癸巳九月朔左

朝請大夫前主管台州崇道觀鍾離松書

先君司封頃時奉祠吳門、因蓮社可以歸心、迺糾率復爲之、會者幾百人、綽有廬阜之風、繪二圖二壁、併書其事、立石寶積精舍、越十一載而先君無疾而化、享壽八十有六、距今又十五載矣、四明曉師會稡樂邦文類造門求之、于嘉其至、且欲斯文不朽、遂出以授之、

慶元巳未十月旦男廸功郎監行在草料場鍾離憙謹志

刊往生行願略傳記　吳克己　宋

余嘗考前代士夫學出世法、能知如來設教本意、不爲空有所陷者、在晉則有若劉仲思、在唐則有若柳子厚、在我朝則有若楊次公、仲思入遠公蓮社、臨終唯請僧讀無量壽法華二經、子厚作無姓和尚碑、稱其止讀法華經、且指極樂土正路爲生物所歸、次公作天台無相院碑、亦稱智者大士建化天台、以法華三昧爲極致、以安養國土爲依歸、蓋不讀法華則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生安養則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諄諄示誨、智者懇懇弘經、乃知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今代士夫棲心佛乘、力求出離者、固不爲少矣、然爲異見所奪者、尚未免焉、印公法師、勸發信士捐金鏤木、流布慈雲懺主淨土行願法門、及略傳、其殆有意救斯弊乎、余聞之喜而不寐、

如來香　卷十四　二十三

廣平夫人生西得瑞之方

○廣平夫人往生記　王以寧　宋

余嘗聞道於正覺禪師、覺請余讀起信論、時方多事、奔走戎馬間、未遑省察、及謫官天台、始得起信論於鄰僧、翻閱再三、竊有疑焉、是書爲大乘人作、破有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而末章以繫念彌陀求生淨土爲言、吉何也。曉過雪峰、問淸了禪師、了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世間相、棄有著空、然後證菩提耶。余曰、寧有是、了曰、如是則淨土之修、於道何損、余始豁然有慰於其心、此經行福淸聽遠近知識談馮夫人事、益契了老之說、可信不誣、夫人名法信、政和間司贈少師諱詢之女、生十六年、嫁爲鎭洮軍承宣使令狐明居士陳思恭之妻」夫人少多病、體力尫孱、若不勝衣、及歸陳氏、病日以劇、數呼醫謀藥、殆無生意、醫辭曰、夫人病非吾藥能力、於時慈受深禪師爲王城法施主、夫人徑造其室、求巳疾之方、慈受憐之、教以持齋誦佛、默求初心、夫人耳其語、諦信不疑、齋居未逾月、忽語所親曰、晨夢善矣、雜以腥葷、徒亂人意、盍蠲徹之、自此屏葷血、摒鉛華、

如來香　卷十四　六

膏沐之奉衣掃塔服專以西方淨觀爲佛事、行亦西方也坐亦西方也。起居食息亦西方也。語黙動靜亦西方也酌水獻花亦西方也。翻經行道亦西方也。刹那之念秋毫之善一以爲西方之津梁自壬寅迄壬子十年之間亡倩容亡矜色心安體胖神氣昌王人皆尊高之一日忽提筆書數語云隨緣認業許多年枉作老牛爲耕田打疊身心早脫去免將鼻孔被人牽族黨怪之夫人曰淸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適我願兮何怪之有壬子九月示疾久之

氣息纔屬十二月壬寅夕、矍然而寤、語侍旁者曰吾已神遊淨土面禮慈尊觀音左顧勢至右盻百千萬億淸淨佛子。稽首慶我來生其國若夫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華嚴佛化及十六觀經中。所說無二無別惟證方知非所以語汝曹也侍疾者亟呼妙明語其故乃相與合掌策勵俾繫念勿忘又明日甲辰安卧右脇吉祥而逝三日而後斂家人輩往往聞妙香芬馥不類人間及茶毘舉尸如生凝然不壞夫人享年三十六以妙明顯仕恩封廣平郡夫人以寧老且病

於無量壽國方且問途聞夫人事樂爲之記非徒信覺了二禪師之語亦以爲將來熏修者之勸云紹興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阿彌陀佛弟子正信菴主以寧待制記

說盡世間病痛

荆王越國夫人往生記

宋 黄策

我觀衆生顛倒妄想，耽着五欲，不求出離，未有能發決定願生西方極樂世界者，至於寃惛會遇，恩愛別離，老病死相，危險逼迫，顛沉痛毒，不可堪忍，然後悲涕號呼，歸依佛寶，以冀脱死，故凡心念口言歸命慈尊，願賜接引，往生淨國者，唯越國夫人王氏則不然，夫人荆王之妻，宜其耽着五欲，不求出離，而獨傾心約已，歸依無量壽佛，願生西方，與夫衆苦見前不可堪忍，始求出離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世謂夫人宿植

德本，受佛記莂，却來人間，代佛設教，爲唱導師，躬率内外富貴等人，同修淨觀，悉歸佛土，理或然乎，夫人事西方，精恪端潔，不捨晝夜，給侍奔走之人，無有異念，惟一庶媵，懈慢不勤，夫人訓告之曰，我盡室皆勤，惟爾怠惰，不從人告，幻惑在會，恐失道心，不可居吾左右也，其妾悚悟，悲悔精進，思惟淨念，相繼久之，謂同事曰，吾其行矣，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明日同事之妾，告夫人言，昨夜化去之妾，託致起居，感夫人訓責，我勤修西方，今獲往生，感德無量，夫人曰，使我亦夢，乃可信爾，是夜夫人夢遇亡妾，夫人曰，西方可至乎，妾曰，第從某行，夫人隨之，見二池塘，白蓮華，小大間錯，或榮或悴，種種不同，夫人問曰，何以如此，妾曰，此皆世間發念修西方境人也，纔發一念，善根已萌，遂成一華，惟其勤惰不同，是以榮悴各異，蓋精進者，鮮榮間斷者枯悴，若悠久不息，念定觀成，形消命盡，化生其中矣，中有一蓮華，花葉忽落，復有人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散滅，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夫人問曰，何人也，妾曰，楊傑也，又一華開，衣朝服而坐者，

此際亦不必朝服矣

然其華悴而葉存，夫人復問之，妾曰，馬玗也，夫人曰，我當生何許，妾導夫人前邁，約數里許，妾請夫人延望，唯見一壇，金碧照耀，光明交徹，妾曰，夫人化生之地，乃金壇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兼集，徐訪楊傑馬玗所在，則傑已死，而玗無恙，夫人始生之日，秉爐爇香，望觀音閣而立，頃時子孫左右，趣夫人受獻壽之儀，則已立化矣，嗚呼異哉，富樂之人，嘗於佛事不暇而有暇者，失於不信，能信之者，又患於不能斷疑，至於困苦發心者，多失於遲暮，因知聞正信發正念修

善緣、豈易事哉。楊傑次公洞明宗說、而人不知其密修淨觀。臨終乃有將錯就錯之偈。余聞夫人軼事、乃銓次之、以助發信受往生者、而未信之士、必將感發于斯文、而歸向於淨觀佛國也。宣和五年季冬、隨緣居士黃策子虛記　荊王即哲宗皇帝之叔

大覺寺無盡燈記　釋明本　元

心法徧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悟歸智體。于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眞實地上、撥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了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總貫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見局因緣、位標獨覺、辟支佛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二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聿修百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偏求福果、純執勝心、修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癡愛溺心、噬呑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于芥中、擲大千于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栴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

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剎、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然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之寶絲網也。原夫燈無意于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于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吞、虛空口吹、毘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峰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

而為無盡之佛事。或者遽以燈為心、鏡為法界、以燈為理性、鏡為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烏出暘谷、羣幽以之而亡、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眞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于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復為說偈。偈曰

一燈穿十鏡、非法亦非心、理極空何廣、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應念絕追尋、物物彰無盡、垂光照覺林。

○寂寂菴記

釋明本 元

太寂混于衆響之門太虛隱乎羣有之府非知道者孰能辨之或背響而執寂棄有而襲虛常情烏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孫悟眞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溪嘗遊天台一旦棄所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寂二字文菴之楣實延祐丙辰歲也遠來取證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名之旨乃曰杲日麗天盲者莫覩疾雷震地聵者無聞不待收視返聽而聲色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目不睹其蹤二聽絕聞其響不待去聽黜明而耳目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亦寂寂也此亦寂寂也而僕不取焉吾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居乎外矣寂寂之義聊寓于斯審如其說但無心無物耳眞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徵問不已乃辭以似之辭曰

天地一蘧廬萬物一屏几中有無位人太虛藏兩耳聲來空合空聲去水投水靈驗亘星壇光芒射衣裓百鳥不飛來琴鶴自相委寂寂復寂寂如是而已矣

○空明軒記

釋明本 元

人昧自心久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爲色空明暗執縛于遷變不常之域故聖人哀矜之不暇乃起而示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爲邊際者是也何謂暗長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長夜黑月相爲表裏者是也以斯四者倏遷忽變窮劫迨今動搖心目由是無頃刻不與生滅相對有人于此猒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投明自以爲臻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明乃暗之媒安有基存而色泯媒在而暗去者乎故聖人哀之謂非至理也空菴居士盛鎬以空明二字扁其軒或曰爾將舍吾色背吾暗耶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非即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暗而明亦非即暗而明我嘗于二千載前觀毗耶老人以一默荅諸開士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于萬象之顛麗杲日于羣陰之表于斯時也不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與明亦不可得而覩矣何則眞空爲空非大明而不空大明爲明非眞空而不明即明之空混萬有而不

雜卽空之明處羣幽而不遷吾嘗啓吾軒之牕倚吾軒之檻敞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上下一色表裏混同不知爲空惟天地萬物窮劫不能礙不知爲明惟長夜黑月亘古不能昏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吾亦未嘗有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空菴訪于無聞見之地請筆其說爲空明軒記于是乎書

○大同菴記　釋明本

南嶽石頭詰老龐日用事荅以日用事無別且語時不是黙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之理哉葢神心頴悟見越常情一道虛融萬緣絕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炳然獨存千聖不能掩也大同菴乃丹陽龔菴居士蔣公善秉爲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公世居桐村菴距村之北三里許素有結庵之志今適遂焉實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旣命名而復爲之記乃記其所謂大同者也原夫迦文之鷲嶺飲

光之鷄足達磨之熊峯懶融之牛首雖後先千餘載其步驟標致詳略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祖然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至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長岡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朱扃一榻危坐青燈不夜古鏡無塵耿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寂無自無他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毘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嘗以一默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道

今間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栩毘耶之不二證斯菴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于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菴中主人門外垣牆不翅三十丈之高且遠也

○平江幻住菴記　　釋明本　元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琊瑯琊返是語以荅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底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蠢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閶門之西地曰雁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承

中與董菴務一日衆集請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睹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于

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于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氷消之誠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于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値于吳松江之舟中從容敘舊亟請筆以爲幻住菴記擬相傳于久遠云爾

弁山幻住菴記

釋明本　元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已亥冬憩吳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于斯著明年庚子徙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上人訪余天目謂幻廬既墜幻木儼存主精嚴院沙門森公容遷于院山之麓明然上人奮力與俱已而珂

月來從之至大己酉際菴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穴積年不稔然月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貿以施尋而市土填築頓成膏腴食覲方充禪侶亦集採樵之山植蔬之圃運載之舟楫掩藏之窐堵悉備焉惟棟宇陋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淨以病革復議然正而月副之終爲甲乙之傳一日衆曰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旣有

也師之闢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味話堅豎脊梁緊握空拳慎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閒忙動靜之相猛策痛鞭以悟爲則如是受者雖碁天席地誰無此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牆誰有此菴當知明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以觀報君親師以報佛恩矣

報恩懺院記　釋明本

佛廬徧天下其弘麗莫甚于蘇杭秀水之間鶴沙距松江僅三舍地接海壖民居既鮮伽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慕義之風逮今運使公霆發及其從弟雲巖居士震發慨然以爲非伽藍無以營善而聞道乃卜地得吉于先塋之側傾金捐田命里僧某董之不几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廡靚室講堂凡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門十員晝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幢幡象設華鯨清梵宣流法音互爲佛事運使公喜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以報恩懺院爲額大德間天子降璽書以護之謁余文爲記余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于君親報莫越于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不從化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爲禪照萬法爲觀其爲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詮舒之則萬法即之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刹海十世古今未有不由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回

遷謝苦樂昇沉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覺以三觀互推爲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于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一輪見諦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真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千光聚而絕能收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淨願王白毫亘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金聚巍巍堂堂殊特相好徧界光明化爲香雲寶樹樓殿臺沼車服器玩

諸莊嚴具是時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黙一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脗然混合者矣然後即斯妙觀于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彊之永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漏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過現未來寃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纎恩則于功德亦相須而無盡噫公之志尚矣遂援筆直書以爲記

○○旅泊室記　釋明本　元

老莊譏孔氏旅泊于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泊于芒乎天運窅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説益甚爲二乘發機覗三界爲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于其間了證本空于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之皆非了義之旨焉昔真翁居士洪君證不二法門于吾先師笑談之頃嘗矚俊用二上人搆山舟一區于師子巖之景疎菴舟成則君逝矣實至大戊

申九月十一日也越二年上人徙山舟于谷川之西來菴又五年盡撤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客有以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犂旅泊于十惡天人旅泊于衆善聲聞旅泊于四諦辟支旅泊于十二緣菩薩旅泊于六度如來旅泊于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惑蓋不能出于三界諸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界旅泊于太虛其十方虛空旅泊于大圓鏡而大圓鏡獨（靈知與圓鏡何分別問）旅泊于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無所不泊

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于諸佛心海之中諸佛旅泊于衆生識田之内大法輪旅泊于微塵裏寶王剎旅泊于一毫端五須彌旅泊于芥心四大海旅泊于毛腹百千華藏境旅泊于蟭螟之睫無邊世界種旅泊于藕絲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于吾方方一丈之室是可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旅泊于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其旅泊者無不受其旅泊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悟明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不待思而知慮而解也

有叟堂爲妙意菴記

唐時明

人家子孫生供甘旨沒則以時祭祀掃其墳墓亦人子尋常之事吾生於西吳旅泊江寧十年以來路爇家貧年衰病衆不能上先人之丘隴荅中子弟會逢衰運享祀闕然惟有叟堂中一炷清香金經數卷遥通冥漠而已吾久欲以此堂爲妙意菴因一二眷屬別無容膝之地又爲菴宜供十方師而薄產蕭條糊老幼之口尚憂匱乏勢不能並行以故逡巡未果然懸懷久矣獨居深念我無子息一晝之後此堂轉眼

屬之他人吾祖宗父母無棲神之地矣無煙祀之期矣婉轉籌躇欲奉吾之先人常有一炷之香非以佛法守此堂不可禮兄之長子不以繼弟言有尊也今長兄之次子通慈已落髮爲僧二兄之次子溈安貧有守長齋奉佛年少絶欲雖在青衿與僧無異此二子者與序合又與意合者也但人間菴觀所以不能長久者以師弟相傳雖出世而行世俗之禮或師賢而弟子不類則菴復爲民居夫袈裟之院尚不能久況以本家主菴其能安十方賢聖乎吾平生敬事諸

流必以戒爲先楚中語幻師戒行嚴淨向欲迎之共住幻師得寂中之樂閉關匿影三年巳竟又復三年吾年踰七十旦夕人耳不於此時親見行人翹勤行道而遥望於身後豈不愚哉適幻師道友慧展諸師專修淨土余旣欣然慰心諸師亦惠然臨止惟此時眷屬尚存未能一併作菴茲以堂屏之外供佛供僧屏內數椽權住老人牆內之屋權安眷屬俟老身一盡則一牆之外二姪可與師等同居矣俟眷屬一盡則內外之室合爲一菴矣所歉然慙愧者空室延僧

而道糧未備我西歸之後膳老口之食可移以膳眷屬眷屬之食可分以膳二姪眷屬旣盡則秋毫皆入菴中常供十方師矣非止爲奉佛奉僧而巳也所以奉吾之祖宗父母也二子其善承吾之意也哉鴻有母在堂又妻子年幼無託此時未可剃髮但協力共守此數椽以奉我先人俟母氏西歸兒子成立或仕宦歸來爲僧於斯菴與慈共親近知識究明生死之事但二姪所生子孫各自生涯弗擾常住卽住菴之師賢賢相授惟人是擇亦不付孫徒使數間茆舍常住苦行高人使我之先人常聞佛法庶不負老人一念血誠也常讀范益謙座右戒云一不言時政利病二不言官吏長短三不言衆人過惡四不言世路繁華五不言干求假貸六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七衣食不可過求精美八羣居不可詆人富貴凡此數事有一於此顯則招尤隱亦損德嗚呼此先輩格言也每書以自警居家尚然何況出家子眉毛廝結只有衣帶下事匡床趺坐惟有淨土蓮華世間之事一語莫及江湖遊客一人莫交不得罪於佛門則可以承

祖宗之香火矣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中具言人子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更使便利背上猶不足報父母之恩必教授父母奉行佛法乃爲報恩痛我父母得子也遲又痛我身失怙恃也蚤十七喪父廿一喪母爾時巳尚無知安能以佛法勸進父母哉更思我父我母教我兄弟迫望成名殺生奉師往往有之又是爲人子者重父母之累也雖晨朝禮佛發願自三世父母以至法界君親自今生所殺所食之衆生多生所殺所食之衆生以至十方世界苦難衆生

咸代爲祈求同生淨土而性地未開禮拜無力無窮弘願矚累後人凡登斯堂者見斯記者更願及時孝養以佛法度其雙親其以余朽人爲炯鑒也哉

附爲上下二機預說

父母教我學做好人若想人財必致違訓劾承父業聊足資生長而客遊惟貪教讀學淺命滯勉效微官所蒞編氓如吾骨肉訟獄幽隱最是盜情盜所攻扳多由夙怨或是捕役恐赫教唆若不行拘不能成獄一槩拘執中捕詐謀審宜細心察言觀

色幾分可據然後添名李四張三詳其地里又圖相貌防其借移拘到平民盜捕俱治懲前毖後免累善良人命到官虛多真少題目甚大易破人家狀准即拘拘到即審審明即放以慰驚冤事在可疑方行相驗若無的據重治告誣江北破家無如走馬至如編審一境沸湯若屆此期審宜神速照糧簽定以杜騙端聽訟之時若爲原告狀多害衆百姓俎刀田產違年慎勿准狀訟師得志溫飽災殃金作贖刑古聖方便比較不已苦甚流徒我媿才疎恐民受害必公必速一念在懷既恤窮民尤護富室起贓典舖代償本錢惟恐皂差藉口需索何忍起念染指其中非慕虛名實畏罪過所以微祿差娛暮年豈謂播遷消磨略盡僅存薄產支持亦難眷屬鶉衣衰年節口豈猶聚斂來路孔艱安得餘貲藏于不涸若有誑語地獄在前俟我歸西二姪來此團欒念佛薄粥共嘗一爲祖宗薪傳伊始二爲遺眷未盡首丘兩端用中世兼出世匪純世俗抱螟爲兒更匪便家有財可守若因淡泊或

有他疑不知我心非吾法乳貪瞋尚熾豈佛之徒遠界生涯任從所便弗驚淨侶惱亂道場使我先人相看淚眼又或曠懷希蹤佛步但存道念即是報恩父祖香燈既仗三寶定有加被不必過拘吾酌吾言而行而志各成其是道可並行至於老身矢志西方一炬之餘骨按古塔世緣盡斷不足掛懷現此戲場不嫌詳說

湘山錄載宋王文公旦遺命剃髮着壞色衣用火葬禮古名臣尚然何況散人自身自主佛制是遵

一往卽焚不必俟人
附　無可道人弘智題
宜之老居士以有叟堂爲妙意菴括記示後天界棲霞在旁舉唱西方東土有半邊鼻孔知不妨通一消息也
烏龍有潭龍無形不妨激浪掀清寧東西出沒大滄溟噴沫收入楊枝瓶有叟居此堂不爲亥豕唖玉楷雲屏亭苑柱壁皆惺惺半生牙齒茘檀馨忽吹紙燭證明星剪出妙意燈熒熒更囑如來翻孝

經世世滴乳爲典型蓮池畱得千歲苓到此甘露朝夕零一門種發如荚蓂換人眼作蓮花青傲叙襄陽拋洞庭西江一口吸不停鐵船點水如蜻蜓金沙五色如浮萍千言萬語說不醒木魚一下轟雷霆故添此段維摩銘驚起三界龍天聽拄杖兮生羽翎飛度葱嶺莫伶仃不如倒在此潭上風璘播弄靈山靈

疏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　蘇軾 宋

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謫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普覺大鑒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蒙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全家瞻禮飯僧設浴以致感恩念咎之意爲種實集福之因具疏如後

伏以竄流嶺海前後七年契闊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今茲北還

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愍出普光明憐幼穉之何辜除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閒軾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報佛恩

○密州請皐長老疏

安化軍推霍郎中陳郎中褚郎中宋駕部傅虞部喬太傅及莒縣百姓侯方等狀乞請沂州馬鞍山福壽禪院長老惠皐住持本縣石城院開堂說法伏

伏以山東耆宿言不足而道有餘膠西士民信雖深而悟者少當有達識爲開羣迷長老皐上人德宇深

醇慧身清淨一瓶一鉢本來自在隨緣萬水千山所至皆非住處願體衆心之切毋辭數舍之遥翻然肯來慰此勤想謹疏

○懺經疏

如來大藏起於四十二章過去妙心流出萬五千卷前言俱在後句分明總有古佛六通難轉老婆一半念我夙昔見此本原悟萬善之同歸豈一法之敢捨徧叅重譯盡發秘函全見摩尼珠悉證貝多葉作此大事示諸有情稽首雙林之輪不負三聖之偈

○惠州薦朝雲疏

千佛之後二聖爲尊號曰樓至如來又曰師子吼佛以薄伽梵力爲執金剛身護化諸方大濟羣品爲倜海隅之有罪久住河源之棲禪屢顯神通以警愚濁今茲别院實在豐湖像設具嚴威靈如在軾以罪責遷於炎荒有侍妾王朝雲一生辛勤萬里隨從遭時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託棲禪之下故營幽室以掩微軀方負浼瀆精藍之愆又虞驚觸神祇之罪而既塟三日風雨之餘靈跡五蹤道路皆見是知佛慈之廣大不擇衆生之細微敢薦丹誠躬修法會伏願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沙界湖山安吉墳墓永堅接引亡魂早生淨土不論幽顯凡在見聞俱證無上之菩提永脱三界之火宅

○葬枯骨疏

諸佛衆生皆具大圓覺天宫地獄同在一刹塵是故惡念才萌便淪苦海善根暫起已證法身要在攝心易同反掌竊見惠州太守左承議郎詹君範與在州

官吏奉行朝典支破官錢埋葬無主暴骨數百體既掩覆其形骸復安存其魄識使歸泉壤别受後身軾因覩勝緣輒隨喜事以佛慈悲誓願力以我廣大平等心遵釋迦之遺文修地藏之本願起焦面之教法設梁武之科儀伏願諸佛子等乘此良因離諸苦趣沐浴法水悟罪性之本空鼓舞梵音知道場之無礙三飯已畢莫起邪心一飽之餘永無饑火以戒定慧滅貪嗔癡勿眷戀於殘軀共逍遥於淨土伏乞三寶俯賜證明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見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延慶寺衆念佛疏　釋知禮 宋

原夫一念本融，諸法無礙，迴熏既異，感報成差。是以順性而修，則顯諸佛淨土；隨情而作，則循五趣苦輪。所以處娑婆者，升出尤難，墮落者衆。故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直待三乘行備，方免四趣受生。蓋境界麁强，煩惱熾盛，自力求脫，實難其人。若夫生安養者，國土莊嚴，身心清淨，直至成佛，不墮三塗。經云：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又云：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若欲生彼，但當稱彼佛號，修彼佛慈，必爲彼佛本願攝取，捨此報身，定生彼國。具如經說，實非虛談。今結萬人以爲一社，心心繫念，日日要期。每歲仲春，同集一處，同修供養，同聽法音。會彼萬心，以爲一志，俾成定業，誓取往生。况報得命光，其猶風燭，一息不至，三塗現前，何得自寬，不思來報。當依佛語，無順人情，頓息攀緣，唯勤念佛。

○修白蓮堂疏　　謝枋得　宋

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祝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場、天燈已放光明、鬼火豈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無窮、請看紅日出山、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林宇修崇、五十三參華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千寶座殿堂、非一處安排、居士辦心、諸天著力、豈無長者捐火宅之金銀、恐有名賢捨鍾山之屋宇、且須餘財餘粟、便歌美奐美輪、一日圓成、八方讚歎、七寶布施、好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盡道是君家福德

○修諸天閣疏

蓮社虎溪、是法雲地、善慧地、華嚴龍海、化忉利天、兜率陀天、此非一蜃氣吹噓所得成、須五丁手經營之、乃可。鉤心鬬角、共看抱地之縵迴、佩玉鳴鑾、不是飛雲之歌舞。俯視千大千世界、上有二十二天、人、世出世間、漢來漢現、希有希有、西方天竺國、飛來眞如眞如、昨夜妙高臺、夢見吾爲治施、汝辦肯心

○修白蓮社經堂疏

盧山一條瀑布、流到東林。華峯十丈藕船、種成淨社、從此枝枝葉葉。處處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盡入龍宮藏。此爲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而得圓明、任地栽火裏凡紅。看我出泥中青白。從聞、修竟悟色、香空

○○募重刻五燈會元疏　　陸光祖　明

夫佛道東來而至晉宋齊梁之間學佛者以名理禪觀相高莫竟本心妙明之實自達磨大士始唱直指傳至能公斯宗大振厥後五宗並立門風峻甚其圓機密義不可以隨言而解用智而求至于揚眉瞬目或喝或棒所以闡呈眞體愈出愈奇有省者如痛處喫拳不會者如聾人聞鼓而膚識之士乃或病其難通訾其詭異葢由鈍根之無入則謂聖言之有隱大抵然也開元之後宗教大明上至冕旒簪紱下及販

如來香　卷十四　三三

樵孺婦往往能響答玄言亦游道妙當斯時也見性知心超凡入聖上下數百年內先後幾千萬人自兩儀分奠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何儒門淡泊寥寥如此釋教流通林林如彼良以道喪多岐智分穿鑿仲尼沒而時乎不再顏淵死而今也則亡官失而求之四野學絕而傳諸方外一噏一明有由然矣至宋巨儒周元公程伯子乃能旁尋墜緒密闡心宗伯子歎曰我於天壤之間眞自孤立伊川覽閱內典遇異人始明此學考亭暮年亦曰達磨盡翻窠臼尤爲高妙

乃知齊佛老爲異端非程朱之定論也由是言之縱釋與儒自唐及宋曄然其兩盛矣自茲而降去聖時遠儒昧通方釋拘義學由是西來妙旨東土希聲所幸教外之單傳具載傳燈之五錄濟禪師以其書浩博擬爲會元斯固莊生所譏聖人已往而糟粕徒存焉者然而求道之人有能因言筌窮理窟玩其要妙言暗其無義語日由繹之夕鑽劘之忽焉而綆窮木斷水到渠成所謂因指以見月假筏而渡海亦易易焉則是此土此書之不可一日無矣近者書殘板燬

如來香　卷十四　三四

教末風微有徑山大慈上人苦行薰修發心弘濟欲復募緣刻梓以惠後人不遠千里而來謀因乞一言而爲倡賤子幼慕神仙每符瑞夢既聞魯訓知反求于六經載遇竺墳時泛觀乎三藏稍能通其一貫會其殊塗祇自討論無誰告語嗟乎五千退席慨增慢之難後四十無聞嗟寓形之易盡願與同懷之士共底得道之因敢以此書請同戮力昔在先覺有聞半偈而明心或識二字而證果矧二十卷之話句誠百千劫之奇遇入此法門皆當作佛儻有通微之彥慈

徹高賢盡捨牀頭阿堵物，成就世間希有事，庶開來而繼往，亦自度而度人，幸無膠泥曲儒談曰非吾孔氏之書也。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明　鍾惺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七月十五日盂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犍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燄口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盂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此非佛事。慈孝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於水際作盂蘭盆會、持尊勝呪、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

慳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慳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述二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勸請流通受持悲華經疏　　唐時明

向于淨土書中聞阿彌陀佛取淨土釋迦佛取穢土君臣弘願攝授兩土衆生而未詳也及讀悲華尊經始知阿彌陀佛爲轉輪聖王時供養寶藏如來黃金爲地七寶爲樓自然身燈竟夜供養然猶迴向爲忉利大梵天王統領四天下也爾時賴釋迦佛爲寶海梵志乞夢陳白輪王感悟乃於寶藏如來前取西方淨土是則西方淨土成自彌陀而開導由釋迦也不惟是爾時輪王千子與八萬四千小王無一人不由

寶海開示發心者太子即觀世音二王子即大勢至三王子即文殊八王子即普賢也不惟是爾時寶海有八十子與三億弟子無一人不由寶海開示同時發心者凡賢劫千佛與當來彌勒尊佛皆寶海弟子也祇因諸菩薩皆發心取清淨佛土而此娑婆世界厚重煩惱爲諸佛諸菩薩之所擯棄於是寶海憂愁憔悴發願久在生死忍受諸苦不捨如是衆生願入阿鼻願爲畜生願爲餓鬼願爲貧窮鬼神願爲人中卑賤願施恒沙七寶願施恒沙身命以度衆生恩也

嘗讀至此追憶昔年讀金剛經至恒河沙七寶布施恒河沙身命布施妄認爲讚歎般若之文字惟讀此經方知皆是釋迦如來一一親身實行之事凡其財施身命施非徒自滿功行正於布施中表無我之法調伏衆生發其無上正等正覺而已故於千歲萬歲於無邊國土恒爲身命之施而不倦以本願故化爲肉山山邊自生人頭諸頭中各各有聲勸一切饑餓衆生恣意取用皆令滿足然後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安住於三乘其悲心至于如此夫今日大

地衆生朝夕頂禮彌陀觀音勢至以爲大依怙若不讀此經安知三聖證果之因至念我輩衆生於千生萬劫之中沉湎道惡醉夢貪瞋勞我釋迦如來施足施手施目施耳施鼻舌施血肉施髓腦調伏我等豈能不慟哭乎悲華會上如來入定意三昧攝一切大衆皆從如來毛孔入如來身中聞如來說法爾時如來腹內八十億恒河沙等菩薩得不退轉不可數菩薩得甚深法忍以是義故普請大地善信盡受持此經爾向者衆生入如來之腹今日如來又入衆生之腹由此入無畏城拔苦惡道其少釋世尊之悲痛矣乎

○○武林西湖湖心寺淨業放生疏　唐　時　明

世俗第以財施爲布施耳、觀世音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三途八難、皆令解脫、故其施最大、今放生者以錢財贖衆生之命、是財施也、俾衆生脫刀几鑊湯之難、是無畏施也、爲之授三皈、爲之說十二因緣、是法施也、而好生之心、油然暢遂、則心施亦具矣、是故布施之大、未有過於放生者也、昔永明禪師、捨身放生、感動錢忠懿王、捨西湖爲放生池、從來放生、未有如此之暢者也、國朝蓮池大師、欲繼永明之志、而方

伯吳用先鄉先生虞德園、黃貞甫、葛水鑑、羅元甫、諸先生、築三潭於西湖之上、則永明之再生也、大師雖示寂、而其大弟子聞谷、古德、同聞于將、嚴印持、諸居士每月一集、放生於玆地、則雲棲之未墜也、頃以人亡世亂、一切寢閣、於是居士嚴忍公、江道闇、諸道友、感雲棲之弘誓、悼永明之遺蹟、延禪師新伊、汝航、徹因諸上人、振其墜緒、擴其始願、予聞之、而不勝今昔之感也、夫古今之爲放生池者多矣、其心皆發於不忍之心、其事皆爲利濟之事、然衆生之受其賜者、則

有淺深之別焉、大凡放生、非其地與護之非其人者、但能緩衆生頃刻之死、以是存其心則可耳、而其事未能無憾也、至如放生之時、未有不爲之持咒、未有不爲之授戒者、然吾見夫儼然耳目口鼻之人、尚有聞大悲咒、而茲然者、尚有聞三皈五戒、而不能記憶者、安敢謂魚鱉之業識、反輕於人道、魚鱉之聰明、獨過於人類乎、然則即其放生之心、亦未能盡、而況於事乎、予猶記四十年前、曾於湖心亭中、見古放生池之碑、過雲棲而問焉、蓮大師云、環西湖而居、不下千

家、皆倚湖以糊口、此事安可盡爲、然未幾而湖心寺有放生之道場矣、其制、於蓮華池中、設一壇、供西方之三聖、放生於四週、池與湖不相通、漁人不得而網捕、此事妙也、而放生優婆塞與護生之比丘、晨夕念佛於其中、或念於壇之內、或繞池而念、使經聲佛聲迴環於蓮池碧沼之間、以積日累月之久、此大衆之念佛、豈無一人兩人、念一心不亂之佛者乎、即此衆人之念佛、豈無一聲兩聲之佛、能徹入異類之聞根者乎、則此之放生、也所謂心與事而俱妙者也、昔佛

與舍利弗同立。有鷹逐鴿。鴿就舍利弗影中。鷹雖不敢下。然鴿猶戰慄。入佛影中。遂不驚怖。可見感通微妙。不可思議。是故均之放生。而衆生之得度與不得度均之。得度而度之有淺與深。皆原本於放生者之願力。放生者之規制。而尤在放生者之道德。古人弘願度生而先求自度。正爲此耳。且念佛於蓮寺者。但入此道場。不須閉目作觀。眼前即是觀門。其身意清淨時。同體大悲。躍然呈露。豈無一聲佛號。念着自性彌陀者乎。此又雲棲老人喫緊爲人處。見於放生之

表矣。然則此一道場也。即指爲此方之淨土。雲棲之普門亦無不可。願生西者往焉。

○閶門放生會疏　　唐時 明

自俗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說。悞入人耳。生於其地者。坐臥於飲食宴樂之中。不知物命之苦。四方之人至於斯者。皆指以爲行樂之地。買游船。延歌妓。訪精厨。置酒高會。謂人生不可錯過。樂則樂矣。抑知雞鴨魚鱉之屬。神識有知。有不望閶門而腸斷。怖一死之無時也哉。傳稱有虞氏馴百禽。夏后之世民始食卵。鳳凰乃去。夫食卵足以遠鳳。則殺生之業。其氣類正與虎豹相通矣。恐世上靡麗場中。將來刀兵之禍

尤烈也。楞嚴經中。佛說味報。招引惡果。臨終時。先見鐵網猛焰等相。神識乘之。下透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舌以吐吸二習。吸則結爲寒氷凍冽身肉。吐則飛爲猛火焦爛骨髓。地獄業盡。則爲餓鬼。鬼業既盡。方與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爲畜生。酬其宿債。經中又言。若用錢物。或役其力者。償足自停。如殺彼身命。或食其肉者。彼此昏迷。不悟夙因。經微塵劫相食相誅。不可停寢。殺生之重如此。然則好殺生之人將來即欲爲今日之雞魚。爽爽快快一刀一斷。以圖

命終正自難得然則此嗜味一端世上自作等閒看耳推及物命則哀痛惻然推及感召則刀兵熾然推及因果則地獄又凜然矣然則杭之西湖蘇之閶門自智人視之合下便作苦因看愼勿以歌舞盈街妖冶充巷鮮肥之味朝夕唱送於門衢戶牖之間以爲眼前好受用也譬如世界業海中人造業者多而就中富貴人有造業之勢力順意揮霍其積業必多於貧窮之人譬如人生百年中保惜元氣之日少而就中少壯時有斫喪之血氣一生病患多種於少年之

日杭之西湖蘇之閶門即是人世中之富貴人人生中之少年日易於起業生於斯遊於斯者當以爲懼不當以爲樂也佛言娑婆世界行善一日勝于西方爲善百歲蓋西方人純善無惡無布德之地娑婆世界惡多善少一人爲善挽回非細一日爲善救拔不少至于杭之西湖蘇之閶門則又是娑婆世界中之娑婆純是殺業儻有一人倡之爲善其爲德豈可思量乎譬如富貴人心欲造福隨有造福之勢又豈貧賤人所可及哉可見靡麗場中造業恒於斯造福亦恒於斯也今朱吳二君於閶門市上行放生業放生之日必能與同會善侶講論殺生之業報會中善侶當無既放生而又殺生者從此展轉勸化會見以殺生之業地變爲極樂之道場異日蓮華會上娑婆世界人以善業得見如來者必閶門放生善侶爲前列而朱吳兩君爲前列之首座矣

○惠應寺放生會疏　唐時明

今夫几上肥羋盤中血肉自人視之以爲此異類也自上帝視之則皆上帝之所生也夫我輩以下界凡夫一當飢苦輒呼天而冀上帝之憫憐者夫固謂我爲天之所生也其哀苦之情可以相通也我爲天之所生其哀苦之情既可以相通則異類亦爲天之所生其刀几之慘豈但一餓之苦反不得通於上帝乎且今日之異類衆生非遽而異類也固往昔因中之人也而今日之人非遽而人也寧非往昔之異類衆

生乎今日之豚魚爲我輩之刀几而不能動我輩之惻隱亦猶我輩爲夙昔之豚魚受夙昔人之刀几而不能動其惻隱彼時之辛苦無聊政堪轉憶耳且夫異類之衆生上帝生之上帝憐之而不能禁人之刀几者何故以異類之衆生夙世不戒殺故異類之衆生與我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哀苦之情不足以感我輩即雄悍有力之衆生爲人網捕執縛含怒以就刀刃而不能解脫者何故以夙世曾殺我故夫異類之衆生秖爲往因不肯戒殺以致有今日之殺然則殺生者所以自殺殷鑒不遠日後因緣即在今日異類衆生受苦之時也若羅閱城多魚村人捕之一魚名鰹一魚名多舌二魚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殺我後世當報後鰹魚爲毘婁勒王名流離多舌爲王相師名惡舌捕魚之村人後爲釋種流離舉兵伐釋種流血成河目連取知識五千人盛鉢中舉置虚空流離軍退佛令取鉢視之人皆死盡當村人捕魚時釋迦佛爲小兒見魚跳而喜以杖打魚頭流離伐釋種時佛亦頭痛定業之難逃如此然則謂佛法爲無

轉移乎則又不然葢此九千九百九萬之釋種雖死於流離而佛爲說無常法得須陁洹果五百釋女雖死於流離而佛爲說法得說法眼淨命終生天祇陀太子雖死於流離而命終生忉利彼流離者肆行殺戮七日之内與兵衆盡爲雷霆水漂命終入阿鼻地獄此則聞佛法與不聞佛法之異也第其果報成熟固不能以佛法而倖免耳譬如家貧負債催逼盈門或受囚執或受拷掠彼既不能還又不肯還故受苦而還富貴之家少人財物相索者不敢以無禮相加

還債者取諸宮中而與之裕如也如九牛拔一毛了不介意彼既能還又肯還故雖還而不苦不聞佛法而償殺報如家貧還債是聞佛法而償善報如富貴家還債是等還也第爭苦與不苦之分債則未有不還者也若謂聞法得道可以不酬夙業是富貴之家可以賴人債也天下豈有賴債之佛法哉可見殺業之重雖以上帝之悲田而不能出衆生於刀几雖以如來之慈力而不能免九千九百九萬人之流血雖以目連之神通而不能救五千知識於虛空之際雖

以我佛世尊之福德莊嚴而不肯不示現一時之頭痛然則殺業成熟時天不能救佛不能救唯有今時可以自救云何自救曰戒殺放生不戒殺不能斷將來之殺因不放生不能表心中之懺悔而又必虔誠諷大乘經典者為自身迴向往生為一切衆生迴向往生也既得往生必聞大法無始劫來受殺衆生雖不向我索取而我可以隨意酬償爾時方說得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所謂還債而不苦者是也此曇公於放生會中諷誦大乘之意也所以救衆生也所以自救也

報恩寺三藏殿募田飯僧疏

唐時　明

讀菩薩本行經佛論布施之道固重至心尤貴得快士而施之所謂快士者佛及辟支沙門正見是也施非快士如耕於薄地播種雖多而收實少施得快士猶治良田種雖少而收實則多大江以南飯僧接衆之所無過於長干之三藏禪堂十方賢聖之經遊殆無虛日而飯僧之資闕焉於是堂主七淨發願齋三藏衆因三藏禪堂之名而為顧名思義之舉也一藏為五千四十八衆是三藏乃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

衆矣每齋一衆以六分為率總三藏而計之約銀九百八兩六錢四分而齋僧之衆寡各隨善信之願力自多衆以至二衆一衆皆無不可此堂主之願也而佛法中大長者陳昊昭迺言取資于六分之少供衆至一萬伍千之多守約施博詎不善乎但九百餘金非旦夕能募也募資于時日之久而結齋于俄頃之間終是有限之數豈不匱之因乎何不以辦供之資買田于堂中則源源而飯食沙門豈止三藏而已哉其流澤之廣遠如江河之不可窮竭其募施于人豈者

則仍照堂主之本意家皆一口可設一僧人減一匙可滿一鉢非强人以所難也昔舍衛城清信女以一鉢飯上佛佛咒云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乃至生萬生億得道見諦其夫疑焉而以問佛佛舉拘類樹高四十里收實萬斛原其種不過纖芥耳土壤無知報力尚爾何況歡喜以鉢飯供佛僧者哉此田既成有辟支羅漢之聖賢混跡應供日日得快士而供之其快心孰甚就使流離窮窘之餓夫客路無依到此得一宿一飯其爲悲田又孰過于此遂吾歡者

遂歡[illegible]吾爲尤快也悲敬二田具在此田凡我佛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祭文

祭龍井辯才文

蘇軾　宋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河海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辨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辨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松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杯往吊井龍我去

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胷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名曰二老　東坡

、祭覺林山主文

釋德洪 〔宋〕

惟靈簡易似放閒靜似懶以法爲林滴水爲限夜歸
村落投枕再鼾竈黔無烟童僕啼飯而兄直視爲一
笑莞然三十年事事成敗我愚且鄙少去故鄉豈不
懷歸路阻且長遂成永隔死生相忘念俱事師落髪
游方如宿逆旅各夢同牀聞訃一年乃奠靈几觸目
悽惻語訖酸鼻嗟乎人生有恩有義薦此鉢飯淚墮
如洗

○○祭瞿運使文

釋明本 〔元〕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者雖貧
而富賤而貴貧賤尚爾况富貴而知道者乎其濟斯
時澤斯民猶壯士屈臂不借他力信然也公嘗于不
惑之年扣吾先師于巖穴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
而侍坐達旦公爲道之勤見于此矣已而掣施鑰于
空諸所有之海搆禪宮于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于
詩書禮樂之門蒞仁政于博愛簡易之域修孝慈于
寛厚高明之府履違順于安舒靜默之途閑身心于
鏡像水月之表處死生于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
餘事也公其自得于心之旨既不可以意測復不可
以語言道也某凡一會公公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
大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輟乃出紙筆書進
道之語置之座右于此益見公向道之志二十餘年
不問然也自爾去公于淮漢之表者三載聞公復以
寺事見逼遽移棹而他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間於
戲公福德人也而知道焉吾西竺聖人謂三界無別
法惟是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

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田也建寺建心寺也不滞乎心而滞物者吾道之所不取也苟會于心則心無施不施之與心無建不建之殊卽寺與田皆公心外之影事而我住不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以此二其心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園也心外無寺遍十方一刹也此田不待別有所施而檀波羅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別有所建而大圓覺海處處成就于此雖彌勒釋迦無住持分況其他乎審如是則知公于不思議解脫心中宴坐丈室獲正住持三昧現前入未來際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者也某賴公知道之詳故匍匐千里敬持是說以告之非巧辨以惑公之聽也由是薦園池之花果列萬象之盤飡括法界之鑪熏瀹海門之晴雪奠公于不動眞際之室公必以我說爲然也尚享

卽以辭住持一事默悟運使語語宗意

裴休敎人淸楞嚴

附紀事　議

紀事

明州陳生遇裴丞相事　　葛長庚　宋

張邦基曰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乃止忽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春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溆遂維可近岸陳生驚悸少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讙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龎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餽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

事與佛說同狀

裴丞相他心通能知陳生未言奈何以不知中原天下

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内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于峻極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三山神藥爲

可笑也二人遥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乃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别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吾當助汝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瞑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虚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暈飛雲外迫非人

力之所爲俱不見有人居之惟瑞霧葱籠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惟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葠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愼勿卧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

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悟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議

○宗門尊祖議　釋志磐元

如來聖人、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之道化天下、後世者謂之佛、佛弟子以次傳道、爲世宗主者、謂之祖、其實一道爾、故如來之將息化也、以無上大法付之飲光、飲光任持二十年、以付慶喜、慶喜持法宣化、亦二十年、以付商那、下而至于十三世曰龍樹、始以文字般若、著所證三觀之道、曰中觀論、罽譯傳東夏、于是北齊以宿悟已證立爲觀法、以授南岳、南岳承其旨、

悟法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立五時、張八教、用明法華開顯之妙、而大暢乎境觀之旨、時則有章安執筆、載爲疏論、其道遂大明、法華天宮繼世講演、嗣其法者惟左溪、左溪門學、獨荆溪能承正統、述諸記以贊祖謨、則清涼異議、爲之寢息、以文字廣第一義諦、則莫若茲時之盛、以故世之學者、取龍樹至侀爲九祖、以奉清祀、其有由矣、自荆溪以來、用此道以傳授者、則有興道至行、講道不絕、會昌多難、教卷散亡、正定妙說、高論三世、惟傳止觀之論、迨乎螺溪、法運將泰、天假吳越、求遺書于海東、于是教籍復還、寶雲嗣興、敷揚二紀、而四明法智、以佛所生子、垂迹海隅、一家教部、毘陵師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斯慈雲之極言也、當是時、有爲異說者、如昭圓諸師、世方指爲山外、而法智獨擅中興教觀之名、自興道訖四明、凡八世、所以紹隆正統、而顯揚大教者、有在于是、是宜等而上之、用陪臣于九祖、以尊大其道、爲可爾、然則今之宗門列剎、凡所以講天台四明之道者、有能起龍樹至法智、通祀爲十七祖

以並爲之位、誠有見于後學尊祖重道之心也、謹議、

附巾駁乘所書所刻所輯佛法諸書目錄

余荏苒浮生，媿不聞道，三十以後，勉攝念書經，兼輯古德句言，附於宣流法音之末，曰，將來藉此微因，爲頻迦共命之鳥足矣，道友丁菡生囑予自紀所書所刻所輯之目錄，附於巳集之後，庶將來之可考，予謂世尊弘宣大法，然曰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況我輩凡夫書寫經典，譬如學士家中傭書侍史之流，方之孔門，不足當洒掃應對之事，何以紀爲，菡生謂予，予書經初意，意在流通，今聽其散失無稽，後來或有好

樂者，欲覽觀而不可得，豈宣流之初意乎，予聞古有爲劈窠圖，勸人念佛，以他人念佛，得生淨土者多，乃歸功於施圖之人，亦生淨土，而如來又分功於裱圖之人，蓋善量之弘遠如此，予慧福淺薄，焉知不藉所書所刻所輯之佛法，因覽之誦之而有證道者，以是因緣，得爲頻迦共命之鳥也乎，與日月朽，人上下，於華池翺翔，於德水奏和鳴哀雅之音，倪可道侶之耳，其將識此勝因也哉

巾駁乘手書經咒懺法

妙法蓮華經　爲先父母書大字梵本〇常熟沈雨若刻於長干報恩寺禪堂

觀無量壽佛經　爲先父母書大字梵本刻於金陵聚寶門外能仁寺禪堂

金剛般若經　臨王右軍大字梵本刻於報恩寺三藏殿禪堂〇臨蘇子瞻三色套印梵本板存北京愍忠寺〇一本山東黃鶴齡刻於長干報恩寺禪堂〇一本自刻於鳳陽府正陽鎮塔坊寺禪堂〇爲姪女忍善書繡本在巾駁乘〇〇爲李門丁令宜書繡本在心太平庵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臨王右軍大字梵本板存報恩寺禪堂

圓覺經　爲金壇王觀宗書梵本板存金壇〇一本刻於正陽鎮塔坊寺禪堂

大彌陀經　爲先父母書大字梵本姜馬氏刻於石城門內濟生庵求生淨土

彌陀經　爲溧水武劍卿書梵本板存濟生庵

地藏經　爲先父母書梵本板在大功坊應龍山經坊

法華經普門品　爲馬遠之書板在平湖

楞嚴經觀世音圓通品　爲吳武平書板在震澤

大悲菩薩像咒　大悲菩薩是坐像咒是拙書爲先父母石刻於能仁寺禪堂木塔下之靜室任人印刷

彌陀懺法　爲淮安杜勝則母氏書臨帖梵本勝則鏤刻板在糙桶巷剞劂陳思塘家任人印刷

慈悲水懺　爲沈雨若書梵本雨若刻板施西華門茶庵

巾馭乘所刻經書　一

觀世音菩薩全經　宋字梵本刻於報恩寺禪堂

護國仁王經　梵本刻於襄陽府鐘樓寺禪堂板未知在否

華嚴經第四卷　大字梵本刻於鐘樓寺禪堂板未知在否

如來香　附卷十四　八十三　批點書本刻於鐘樓寺禪堂板未知在否

文昌化書

道律　太微無上經○赤松子中戒經○洞真上品大戒○板在朝天宮白道士房

巾馭乘所輯之書

金剛經修行會義　經會秦魏二譯旁引各譯異同以備參考西域解違彌勒菩薩偈會無著天親功德施三菩薩之論以釋偈此土解宗圭峰疏以長水記解疏包括天台青龍無聞暨近代名宿之妙解又引各經以證經意○衆道友刻板在陳思塘家任人印刷

心經修行會義　一載三譯同異二以佛經解心經畧集名解三全載賢首畧疏以連珠慧燈精意釋疏○目嵩少刻板在陳思塘家任人印刷

蓮華世界書　勸修淨土板在大功坊陳龍山經坊

蓮華世界詩　勸修淨土板在巾馭乘

詩意法旨十卷　自周秦至元明禪門有韻之精語七卷公案頌之近詩者三卷○板在巾馭乘

頻迦音　小本板在巾馭乘

金剛果報　一段成式鳩異二太平廣記三續集○小本板在巾馭乘

如來香　附卷十四　八十四

如來香　惟佛經不敢擬議選入自釋迦佛至今緇素所談佛法精義在焉

募刻如來香引

蓋聞真空無相而非相無以譯真實際無言而非言無以詮實此宜之先生如來香之所由纂也先生秀出禪林淡探慧海闡三乘之妙指發五蓋之遊蒙猶慮義學繁興漸至瓜分而蠅襲究竟辟支無學誰為薙草而開林疑蓋時飛智燈欲晦非綴緝釋文旁蒐說苑據五演以發揮盡四流而提挈欲使五時八教之傳昭如鏡象三藏十二部之義燦若掌珠豈可得乎先生惆茲蓋縛大布津梁博稽魏晉而下流傳之

文撥紀唐宋以來義味之勝控引天地錯綜古今潔身口意之妄源裂貪嗔癡之迷網俾披覽者若獲如意之珠食善見之果淺者聞持佛佛深者流入中中啟方便之禪門闢圓明之妙利蓋非徒安石之碎金實以當覺路之轍影云爾乃書甫脫稿而先生棄後學矣與其藏諸名山孰若公諸震旦誰使晦雲老子無隱之香鬱而未散并致楊蕭兩先生壽傳之意久而益虛欲成剞劂之功端借贊襄之力仰祈善信共演真筌後學王仕雲拜譔

原缺第八十六葉

妙意老人唐長史宜之先生塔銘

於乎前賢唐宜之以明經薦諱日時起家別駕有令辭歷官襄藩王者師族姓吳興家所基金陵山水愛其奇烏龍潭上買屋炊忽然捨之出家兒妙意老人長兩角千卷萬卷梵夾隨宰官名士僧總持世出世間無不知何必有子不餒而萬曆甲申嶽降期厄于乙未爾遁思正月六生念一墮少之一歲肩宣尼此中葬者知為誰老人笑曰某在斯撩天鼻孔螺髻垂關空鍊夢無壞虧祖堂春風日夕吹如來香中四威

儀龍天八部鑿所綏樵乎牧乎慎勿窺洗眼視此卯塔碑孫子命余銘以詩有識字者或過茲

康熙辛亥嘉平月臘八日虞山錢陸燦撰

宜之先生無子姪為嗣鰥于旅食久歸苕上矣墓在祖堂山下馬鬣蕭然樵牧者且縱尋斧焉十年冬丕璨稍稍修葺乞吾友錢予湘靈銘刻之陷于塔間俾後之過者瞻禮云先生罷官金陵栖

心禪悅瑑侍杖屨最久易簀之夕握瑑手曰平生
世諦文字無足流布惟手輯如來香一書所關佛
乘至宏鉅卷帙浩繁未克行世子共爲我卒業我
死不恨瑑受命唯唯自乙未迄今二十年矣二十
年間募刻貲于同人得二百一十兩不足瑑實損
饔飧之需佽助焉書版送貯祖堂常住剞印流傳
爲香燈久遠之資先生常寂光中實式臨之書成
附刻二事緣起于後

新安孫丕瑑識

如來香　卷十四　夨